曹文集

曹文集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六七册目錄

先秦史——尚書

古文尚書考　一卷……清　惠　棟撰

今文尚書經說考　三十二卷　敍錄　一卷……清　陳喬樅撰

史地類

昭　代　一

小嫏嬛館　三五

古文尚書攷

古文尚書攷

卷上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秝班固作律秝志鄭康成注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于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十六篇內九篇與伏生同二十九篇爲備伏生二十四蓋漢重家學習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主故古文出而西漢諸儒莫有見者東京時惟亡武成一篇而已劉向別錄又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劉向別錄五十八篇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于晉世若兩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大甲說命諸篇漢儒羣目爲逸書與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賾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三 古文尚書攷 一 世楷堂藏板

昭代叢書 二集 卷第三 古文尚書攷 二 世楷堂藏板

之之書非壁中之文也贖采摭傳記作爲古文以紿後世後世儒者靡然信從于是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孔氏之書不特文與梅氏絕異而其篇次亦殊愚既備著其目復爲條其說于左以與識古君子共證焉

孔氏古文尚書五十八篇

堯典 梅氏分出舜典 舜典 汩作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共六 九共八 九共九 大禹謨 皐陶謨 梅氏出益稷 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誥 咸有一德 梅氏大甲 典寶 梅氏湯誓 伊訓 肆命 原命 盤庚上 盤庚中 大誓上 大誓下 牧誓 武成 建武之際亡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當作 畢命 冏命 梅氏大文 侯之命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
篇蓋賈馬尚書三十四篇益以孔氏逸篇二十四
篇爲五十八內殷庚三篇同卷大誓三篇同卷顧
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篇逸書九共九
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
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案傳先述逸書後稱百
兩明逸書非百兩其疑一也經典序錄曰百二篇文
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夫校古
文者向也豈有向撰別

錄仍取張霸僞書者乎其疑二也成帝之時百篇具
在向歆父子領校祕書皆得見之歆撰三統秝述伊
訓武成畢命諸篇悉孔氏逸書之文也觀歆移太常
文具在其後武成亡于建武之際至東漢之末闕征伊
訓猶有存者故鄭康成注書闕一引之注禹貢引嗣
訓若百兩篇傳在民閒王充論衡曰百二篇書傳在民閒
文眞僞顯然當時學者咸能辨之論衡十八卷引百
日發三豈有識古如劉子駿篤學如鄭康成以民閒僞
書信爲壁中逸典者邪其疑三也律秝志載伊訓篇
孔沖遠以孔氏十六篇爲張霸僞書其說之可疑者
卷除八篇故爲十六

日惟元年十有一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武成篇
日惟十月壬辰旁死霸古文皃霸通若翌日癸巳武王遘
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畢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
朏云云案其文與梅氏所載略同後人席之爲張霸
僞書者也愚攷王充論衡曰霸造百二篇成帝出祕
尚書以校攷之無一字相應者夫霸書不與百篇相
應何從出古文獨與之同其疑四也孔沖遠又言僞
書無一字相應安得如沖遠所見
書皆本三統厤子駿親見
古文豈可以僞書絀之

辨正義

正義曰伏生本二十八篇殷庚出二篇加舜
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
增二十五爲五十八

案漢元以來尚書無所謂三十三篇者二十八篇者
伏生也三十一卷者歐陽也蓋殷庚出二篇加大誓
十八篇之外加一篇故三十一說二
太誓析爲三篇二十九篇者夏侯伏生篇數三
十四篇者馬鄭也般庚大誓皆析爲三篇分顧命王
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故三十四
梅氏去大誓三篇梅既去大誓則
止有三十一篇而分堯典皐陶謨
爲舜典益稷二篇于是有三十三篇之文是其謬耳
且五十八篇既四千別錄其中增多二十五篇又不
與班氏藝文志相應藝文志止十六篇出九共八
篇爲二十四此鄭氏書也進
退皆無據也

正義曰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
孔傳遂有張霸之徒于鄭注之外僞造尚書
凡二十四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
案霸所僞有百兩篇無僞造二十四篇之說二十四
篇之文實十六篇劉歆班固皆以爲孔安國所得逸

書非張霸書也自東晉二十五篇之文出始以二十
四篇爲僞書信所疑而疑所信後儒所以不能無辨
也梅氏僞書吳才老朱晦菴陳直齋吳草廬趙子昂
皆能辨之但不知鄭氏二十四篇爲孔氏眞古文

正義曰鄭氏于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般庚
二篇康王之誥又大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
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以此二十四
篇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
十六首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

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竝云此言不見孔傳也

秘壁中尚書安國家獻之劉向從而校之故知見行之書文字與者七百有餘增多之篇舜典已下一十有六康成傳次篇目皆仍孔氏之舊如以十六篇爲僞書則當日祕府所藏亦難深信而梅氏五十八篇之文又何所據以傳于後耶

正義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謂之今文則今疑古撥弃內學抑而不宣至康成注書嗣征伊訓大誓後得二十八篇由西漢俗儒夏侯勝師丹輩信

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貫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元書贊云百年古文經師之力也迄乎永嘉師資道喪二京逸典咸就滅亡

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材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令疾此蔽冒盡若拾遺秉而作飯集孤陋以爲裘一朱錫鬯雖于大義無乖然合之鄭氏逸篇不異百兩之與中書矣蓋

孔氏既有古文而梅復造之鄭自與梅異非與孔異

也

證孔氏逸書

孔君伏生傳書雖有古今之異皆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相契合如伏生書有堯典無舜典有咎繇謨無疑默相契合如伏生書有堯典無舜典有咎繇謨無弃稷以二篇本闕也而孔氏逸書別有舜典弃稷二篇正可補伏生之闕又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云三子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薛宣曰伏生稱九共以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云今逸書亦有是篇伏生見之孔氏傳之此信而有徵者

書正義云鄭氏注禹貢引嗣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詩鹿鳴云承篚是將鄭箋曰承猶奉也書曰厥篚元黃與周建安本作正義云今禹貢止有厥篚元纁愚案墨子言禹如豈朱均管蔡之比比于朱均管蔡愚案墨子非樂篇云于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啟乃當作啟子濫與泆同于野飲食將將銘莫貽罄以力湛濁于酒湛與耽同耽淫濁亂也俞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耳愚案孔氏逸書有嗣征篇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即書序之五子也周書嘗麥曰其在夏之五子今本夏訛殷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孔氏逸書有湯誥篇司馬遷從安國問采入殷本紀漢末猶存故鄭氏引之孔沖遠必欲黜鄭扶梅使梅氏僞書得以行世豈非弃周鼎而寶康瓠與

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今梅氏別僞一篇如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云云此湯誓之文也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亦言
墨子載湯誓其辭若此明湯誥無此文也湯誥之文
安國尚不得而知之況馬鄭乎
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注云吉當
爲告古文詰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告也書序以爲
咸有一德今亡逸書有此篇當
康成時已亡　緇衣又引云惟尹躬
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注云天當爲先
字之誤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
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時

就湯矣鄭爲此言者據孔氏逸書爲說蓋古文書序
咸有一德次湯誥後書正義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大
第三十二殷本紀于湯誥之下鄭以爲在湯誥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
德咎單作明居鄭傳賈逵之下即云伊尹作咸有一
得其實今僞孔氏以咸有一德次大甲後者妄也　故鄭以尹告爲伊尹告咸
湯即書序之咸有一德也又當克夏之後故云始仕
于夏此時就湯皆古文說也今梅氏以尹吉一篇之
文分屬大甲又以咸有一德爲陳戒大甲之辭失之
遠矣

劉歆三統秝載伊訓篇曰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
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大
丁外丙仲王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
上帝歆以方明爲明堂配天越茀者祭上帝越茀行
事也方明見覲禮篇汲郡古文曰大甲十年大饗于
大廟祀方明此商家一代祫祭大典惜其書不與
堯典並傳周因殷禮故覲禮有方明康成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
在亳又云征是三朡則此篇漢末猶存也　崔實政論
謨而唐虞以典伊箕作訓而殷周　皇陶陳
用隆則伊訓之篇子眞曾見之矣
劉向別錄云古文尚書經五十八篇數文志作五十

七篇康成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案康成書序
注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即謂所亡之篇也劉歆
三統秝云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
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三月既死
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
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
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案其文皆見周書世俘
篇蓋史官所記伐紂歲月略同而其文則異
旅獒序云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獒馬融作豪酋豪

也康成曰葵讀爲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于周此孔氏逸書之說馬季長傳古文而得之康成受學于馬故述其說如此

孔沖遠據梅氏旅葵爲大高四尺之葵斥馬君爲不見古文妄爲此說何言之悖與

逸書有冏命愚謂冏當作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秠云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一云作策豐刑康成畢命序注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爲說

梅氏增多古文二十五篇

大禹謨 五子之歌 嗣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葵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案觀文志古文尚書出孔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二十六篇內九篇故分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今梅氏增多篇數分之爲二十四合之爲十六今梅氏增多篇數分之爲二十五合之爲十九與觀文志古文尚書出孔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二十六篇內九篇故分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今梅氏增多篇數分之爲二十四合之爲十六今梅氏增多篇數分之爲二十五合之爲十九與

錄古文尚書有五十八篇乃遂分堯典愼徽以下爲舜典分皐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爲益稷以合別錄之數于是見行之書爲三十三篇漢魏以前未有此目且如征苗誓師禹誓文也往見田號泣于明天舜典文也而皆以爲大禹謨葛伯仇餉湯征文也而以爲仲虺之誥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皆湯誓文也而以爲湯誥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咸有一德文也而以爲大甲皆與

書傳不合

辨梅氏增多古文之謬

左傳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離騷經云啓九辨與九歌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辨九歌則九歌乃啓樂猶九鼎爲啓鑄也伏氏尚書虞夏傳云惟十有四祀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康成注四章皆歌禹獨無九歌明九歌乃啓樂也今後出古文以爲禹告舜之詞則似虞時已有此歌恐未然

墨子兼愛篇載禹誓云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惟一作台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羣猶君也周書王子晉云矣能成羣謂之君堯典言羣后又作郡古文通淳子長夏承碑兼覽郡覬義作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據此言之夏書當有禹誓之篇荀卿子曰詰誓不及五帝傳同誓始于禹則舜時未有也皋陶謨言苗頑弗即功則舜陟後禹當復有征苗誓師之事今梅氏采入大禹謨屬之虞書僞孔氏以益稷顯然與先儒相悖其說非也百篇文荀子猶及見之說當有據荀子議兵篇曰舜伐有苗此梅氏所據也案上下文

云堯伐讙兜禹伐共工云云此卽堯舜誅四凶事國語所謂大刑用甲兵故稱伐不必有誓師逆命之事也

顧氏棟高尚書有苗論曰案經言有苗凡七見舜典言竄三苗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皋陶謨言何遷乎有苗禹貢言三苗丕敘益稷言苗頑弗即功此亦見皋陶謨非竄也呂刑言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與僞經禹徂征之事凡七元儒王耕野耘之言曰謂之分北則非止一遷謂之遏絕苗謂之遷有苗謂之遏絕苗民則不特遷徙其君長必并其國人俱徙之又何來徂征逆命之事邪三苗既非在廟之臣舜必將執其君而竄之舜執其君而無所難禹征以六師而反不服迨至來格既革心向化矣又從而追其既往而分北之豈敢則討之服則舍之之義又曰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禹豈宜舍朝廷之事而親征有苗舜又安能以倦勤之餘而誕敷文德若果能之則亦不必授禹矣案耕野之言深合事理竊意僞經勦襲孟子以訾瞽一世益贊之言尤多謬戾瞽瞍爲舜之父而禹益皆其臣也以瞍爲天子之父而斥之爲有苗之不若此在後世爲大逆不道豈宜竄入經典愚因耕野之言類聚所書有苗之事謹以上言斷之曰若說竄與分北在徂征之後則苗以逆命而班師以來格而遷竄則有苗當自悔其來若說在徂征之前則三苗已丕敘于三危流竄之地卽有不卽功者亦使皋陶施象刑威之足矣不煩興師動衆也

荀子君道篇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韓詩外傳云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

無赦荀子所引乃周書也梅氏載之嗣征又以爲先代政典之言僞造三墳者遂以政典爲三皇時書矣史記夏本紀云帝大康失國兄弟五人須于雒汭作五觀且與梅氏相刺謬然則謚所據之古文安可盡信乎帝王世紀曰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修敎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其說本韓非子與大禹謨不合謚既以子歌雖復依倚唐卷註作牸紀雜引傳記初無定見也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曰臣案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言咸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愛救于後無益于事矣尚書所以愼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蓁允矣掌六師以討義和不識兵法安能制勝且垂諸訓典以誤後人必不然矣衛公不知書之爲僞故不

直斥其非然則左傳作事威克其愛一語乃臨戰制勝之語非如僞尚書所云也

湯誓非全書也湯誥非古文也何以知之以湯誥多采湯誓之言而古文別有湯誥之篇也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今在兼愛篇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又墨子昭代叢書 三集 古文尚書攷 卷第三 九 世楷堂藏板尚賢篇云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今湯誓皆無此言而湯誥有之以此知湯誓非全書也史記殷本紀云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子民勤力廼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隩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種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一作土者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此

孔氏所傳十六篇之文也今湯誥之詞與史記絕不
相類以此知湯誥非古文

朱氏彝尊曰墨劓則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
皐陶若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象以典刑五者是
已甫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斯則劓刵椓黥之謂肉刑之始矣荀卿云治古無肉
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愚攷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
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出梅氏尚書未足深信
至周官分職乃掌之司刑則肉刑其昉于周與

周禮滅大辟也康成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
七廟之制始于晚周周公制禮以前未之有也喪服
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
廟鄭注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漢承始四年詔議
毀廟事丞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皆主小記之說蓋
周公制禮時文武尚在四廟之中穆共以下二廟當
毀以其爲受命之主而不毀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竝
云七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晁虞喜干寶之
徒咸以爲然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皆晚周之書荀卿
法後王又穀梁之徒故主七廟劉歆三祭不毀之

說班氏父子从而和之王肅又从其說以駁鄭于是
造僞古文者改呂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
世孔晁虞喜干寶皆在僞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
廟之說而不知其畔經而離道也

朱氏彝尊曰武丁未祀于周廟之後乃云越三日
庚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
日一代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于武成也

禮記中庸曰壹戎衣壹讀爲殪戎大也衣讀爲殷言
周殪滅大殷也康成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
七廟之制始于晚周周公制禮以前未之有也喪服
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
廟鄭注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漢承始四年詔議
毀廟事丞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皆主小記之說蓋
周公制禮時文武尚在四廟之中穆共以下二廟當
毀以其爲受命之主而不毀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竝
云七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晁虞喜干寶之
徒咸以爲然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皆晚周之書荀卿
法後王又穀梁之徒故主七廟劉歆三祭不毀之

今兗州謂殷氏皆曰衣蓋古衣字作身从反身殷从
殳月聲故讀爲衣是則中庸之壹戎衣即康誥之殪
戎殷也梅氏不知衣即殷字而于武成篇仍用中庸
之語云壹戎衣天下大定斯爲贅矣國語引大誓曰
即戎
衣也

朱氏彝尊曰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
違王命也見于春秋左氏傳而梅氏書增益其文云
率乃祖文王之遺訓異哉斯言也殷庚曰古我先王

堅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辭則然若成王命康叔則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與吾不能不疑于蔡仲之命也

杜氏預注左傳凡引書在二十九篇之外者曰逸書見逸周書者則云周書惟襄二十五年傳云書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此周書常訓篇文也杜氏偶不照而云逸書于是梅氏遂采入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意自謂二十九篇外之逸書也徐幹中論云書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周書漢人皆見之

顧氏炎武謂相之名不見于經而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外傳止云升以爲公墨子亦云傅說相殷乎周官冢宰公無作相之事劉氏敞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而周官有論道經邦之作論或作倫皆梅氏之誤耳明邵氏寶謂立政圖任人而未定官制此未攷古文書序而妄爲之說也

顧氏炎武曰詩云虛業惟樅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爾雅大板謂之業左氏學人舍業禮記大功廢業竝謂此也縣者常防其墜故借爲敬謹之業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爲事業之業易傳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竝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于梅氏古文尚書其不可信也明矣

蔡邕石經論語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何晏集解引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華嶠漢後書劉平江革等傳序云引見御覽此殆所謂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自晉世君臣出始以惟孝二字屬下讀後之傳論語者改孝于爲孝乎以書云孝乎絕句陸氏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唐石經从定爲乎益依君陳爲說非論語本眞也朱氏彝尊云書正義屯象君子以經論詩大雅於論天下之大經是也公食大夫禮注云古文

謂古文尚書鄭沖所授梁沛間儒生所傳與孔氏壁中科斗書同何晏共集論語訓訓法今論語題孔安國注其時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壁引書即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矣竊疑沖亦未見古文尚書也

漢書谷永傳永上疏引經云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案君牙出于晉世永安得見之唐石經及宋本尚書皆云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無先正之字蓋俗作之鄭氏尚書文侯之命云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永蓋據此篇之文師古不攷而引君牙以證之貽誤後學不可不辨今世所傳馬融鄭玄

忠經一卷宋晁文志著于錄其書闕引侍氏古文案馬季長東漢人安知晉以後書此皆不知而妄作者

辨尚書分篇之謬

伏生尚書無舜典自粵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尚書原書亦如此故司馬遷傳史記鄭康成王子雍注尚書皆以愼徵五典已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于愼徵五典已下別爲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巧于藏拙也不知與孟子相刺謬乎經典序錄曰晉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于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傳伏生

不斷不容于此斷章顧氏炎武舉此三事以爲書序之妄夫漢世百篇書序別爲一卷自梅氏上書始以序分冠篇首豈知舜典棄稷別有成篇康王之誥實斷自王若曰始不始于王出在應門之內也

附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

癸亥春得太原閻君古文疏證其論與予先後印合大氏後出古文先儒疑者不一弟皆惑于孔沖遠之說以鄭氏二十四篇爲僞書遂不得眞古文要領數百年來終成疑案耳

後

梅氏所上之孔傳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儒並指為逸書者此書皆采輯掇拾以為證驗而其言率依于理世無劉向劉歆賈逵馬融輩之鉅識安得不翕然信之以為眞孔壁復出哉

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歆嘗典校秘書得古文十六篇傳聞民間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父徽實為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受父業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冊確然可信者也孔頴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見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為張霸之徒所偽造不知張霸所偽造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偽林傳云文義淺陋篇或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曾謂馬融鄭康成諸大儒書序明云某篇亡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牴牾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所措手邪此其避難趨易雖自出于矛盾而而信此等僞書哉

張霸晉見于王充論衡所引者尚有數語曰伊尹死

有所不恤也

近代鄭曉亦疑古文泰誓謂僞泰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人遂不之信安知好事者不又取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以竄人之以圖取信于人乎其見與余合從來後人引前無前人引後獨此乃前人引後非後人引前

閻氏若璩之大誓也案西漢之大誓也案西漢之大誓即是指謂壁所出與之符閻是孔子所定之舊文也自東晉別有僞大誓三篇喜宋以來諸儒僞閻氏既知東晉之大誓是僞作何并疑西漢之大誓亦僞不知

凡晚出之古文所謂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

惜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耳

左氏春秋內傳引詩者一百五十六引逸詩者十引書者二十一引逸書者三十三外傳引詩者二十三引逸詩者一引書者四引逸書者十蓋三百篇見存故詩之逸者少古書放閻既多而書之逸自倍于前也何梅氏二十五篇出向辜杜二氏所謂逸書者皆歷歷具在其終爲逸書僅十四年夏書曰晉墨賊殺皐陶之刑也一則而已夫書未經孔子所刪不知凡幾及刪成百篇來爲伏生所傳謂尚六十九篇其

逸多至如此豈左氏于數百載前逆知後有二十五篇而所引不出于此邪此必不然之事也

安國古文之學一傳于都尉朝朝傳膠東庸生生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塗惲惲傳桑欽惲又傳賈徼徼傳于逵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解古文之說大備康成雖云受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原于安國明矣

東晉元帝時汝南梅賾奏上古文尚書其篇章之離合名目之存亡絕與兩漢不合賾自以得之臧曹

得之梁柳皇甫謐亦从柳得之而載子帝王世紀愚嘗以梅氏晚出之書自東晉迄今一千三百餘年而屹與聖經賢傳竝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有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經其片語競相讚述況得孔書載于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于世者皇甫謐也賾雖奏上得立于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竝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于世者孔

穎達也朱子分經與序爲二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而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于世者蔡沈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趣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之尚書敘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矣

吳文正謂舜典汨作九共等篇爲張霸僞作不知此乃孔穎達之妄說也

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趙岐注曰堯典釐降二女嬪于虞觀厥刑于二女是也又曰堯老而舜攝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是也又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所能爲也天也是也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文趙岐注曰堯典釐降二女嬪于虞觀厥刑于二女是也又曰堯老而舜攝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是也又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所能爲也天也是也

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堯典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事而在禮者雖篇目僅存單辭斷語奕代猶知寶之欲輯爲經而在尚書者雖卷篇次弟確有原委甚至明指某句出某篇如載孚在亳征是三朡厥篚元黃昭我周王皆以爲僞朡以禮未爲諸儒所亂而書則爲僞朡而書則爲僞朡之孔傳所詘厭也

晚出之孔傳所詘厭也

許愼說文解字序云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愼子沖上書安帝云臣父故太尉南閻祭酒愼本從賈逵受古學考之于逵作說文解字是說文解字所引書正東漢時盛行之古文而非今古文可比

古文傳自孔氏後唯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眞今文傳自伏生後唯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之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

朱子于古文嘗竊疑之至安國傳則直斥其僞不知
經與傳固同出一手也

卷下

舜典連叢子孔叢與侍中從弟安國書曰堯典與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雜有舜與今果如所論後此以僞扶信訂分析者果壁中本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御覽八十一卷引尚書中候重華敦敏與皇象史記曰文舜名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商頌濬哲維商若璇曰蓋倣篇首文明思温恭允塞商頌温恭朝夕三字而不譬其重複也詩王肅元嘉元德升聞淮南泛論訓曰舜以元德升聞乃命以位陸氏釋文引作元德升聞乃命以位曰若稽

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本馬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集注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洛誥文明溫恭朝夕與此下更有位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疑出之于王注無施也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孟子親見百篇亦其述堯典與伏生合乃知梅氏分篇之謬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夏禹名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孔傳祗敬若順也順敬天道敷布德教于四海而貢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祗承于帝孔傳承天施教而敬行之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孟子敬賢能敬承天之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詩語乃君臣相戒之辭黎民敏德康誥丕則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荀子正論曰堯舜之時天下無隱士無遺賢萬邦咸寧萬邦咸寧易萬國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虐無告壯于堯舜不虐無告不虐無告見序疑美帝功萬世藏之帝曰咨汝禹用堯命舜語時乘四載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孔傳奠定也定高山大川史記夏本紀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暨益奏庶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孔傳烝衆也衆民乃粒謂教之耕稼萬國治也萬邦作乂史記夏本紀萬國咸寧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孔傳錫賜也堯賜禹玄圭以告成功史記夏本紀禹乃遵帝之明命告厥成功帝曰俞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矜故天下莫與汝爭能

朕師上皐陶邁種德德乃降茂哉見孔疏云杜謂德乃降爲莊公之語僞作古文者荒然不察并竄入大禹謨中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襄廿一年引夏書云汝作士閻若璩曰堯典命皐陶刑期于無刑典曰汝作士五刑有服引商誓書曰明刑之猶至于無刑也民協于中時乃功閻若璩曰民協于中見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時乃功見皐陶謨而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論語晁錯以臨其民又曰寬則得衆罰弗及嗣賞延于世閻若璩曰二句用孟子罪人不孥仕者世祿有服刑期于無刑遍典

兼有過無大刑故無小見王充論衡引夏書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閻若璩曰哀公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也帝曰來禹汝亦昌黎陶謨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襄二十六年對曰其政好生而惡殺所謂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也帝曰來禹汝亦昌黎陶謨篇舜曰維予從欲而治荀子大略帝曰來禹洚水儆予見孟子滕文洚水儆予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惠迪厥德從逆凶服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見禹貢書云五年引不識字訓爲下水洚讀爲洪梅賾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論語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閻若璩曰夏本紀稱禹爲人敏給克勤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易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荀子君子篇語天之曆數在汝躬見論語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荀子解蔽篇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閻若璩曰荀子此篇前又有精于道壹于道之語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陳梁荀子言堯舜中庸之旨獨

也殷猶中庸之至誠也荀子言一故能精非先精而後一也其殷則已造至極不須更言精又言一也梅氏誼漏多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荀子正名篇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國內史過引夏書云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見論語墨子先王之書術令之禹曰枚卜功臣哀十七年王與葉公枚卜道曰惟日出好興戎哀十八年引子良以爲令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夏書云朕見論語汝則有大疑謀及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洪範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表記卜筮不相襲注禹襲因也金縢一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堯典禹拜稽首固辭儀禮敢固辭帝曰毋惟汝諧堯典往哉汝諧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汲郡古文帝舜三十三年帝舜薦于神宗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上卷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汲郡古文帝舜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墨子引禹誓云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桑扈見詩隰桑序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鄭語史伯曰君以成天道棄頑嚚以從饑渴之利而賞罰之以信明之以務訓之以德導之以禮使之以忠臨之以敬行之以嚴奉辭伐罪之衆奉辭伐罪三旬苗民逆命閻若璩曰本左傳文王開崇德亂而伐之罪三旬而不降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虧盈而益謙漢易盈爲滿僞古文蓋本之此帝初于秩山尚書大傳舜耕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

見瞽腰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見孟子趙岐曰尚書逸篇棟案此當作舜典中史臣所記如此若益贊于禹無直斥天子父之理此僞古文之謬也至誠感神閻若璩曰孝經通于神明句出日治兵人日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何皇甫謐帝王世紀亦云益稷舞于兩階之閒而三苗服皇甫謐帝王世紀亦云益泰漢之人皆有是說但僞書既稱有苗格何皇陶謨稍云苗頑弗即工乎

五子之歌

乃盤遊無度無遵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畋于有洛之表汲郡古文帝太康元年畋于洛表

有窮后羿襄四年夏訓有窮后羿之日有窮后羿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民可近不可下也國語單襄公曰書曰民可近也非可上也韋昭曰上陵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而不可上也韋昭曰猶城也閻若璩曰淮南泰族訓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木固基長則土寧愚夫愚婦中庸夫婦之愚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晉語引夏書云云

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說苑子貢問治民于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召誥曷其奈何不敬奈何不敬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越語出則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戰國策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左傳宣元年晉靈公厚斂以彫牆戰國

策云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國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見哀六年賈逵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賈傳古文而言如此則梅賾之謬也至誠感神閻若璩曰誠字古文而言如此則梅賾之誕可知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詩貽厥孫謀以燕翼子閻若璩曰邦之六典入則見天官大宰乃敘大得曰有典有則和邦國都鄙乃施則首閭石和釣王府則有見周語單穆公引夏書云云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張超誚青衣賦有夏取仍覆宗絕祀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閻若璩曰孟子象曰鬱陶思君爾此象之辭忸怩則敘事之辭今竄入五子之歌中以鬱陶忸怩并爲一人口氣不失鄉孟子之文義乎梅鷟曰顏厚取諸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哀十六年王命劉定公引夏書曰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嗣征

嗣侯命掌六師鄭注書序云嗣臣名棟案古文義和廢厥職序云義和湎淫廢時亂日酒荒于厥邑越語人曰嗟予有衆湯誓今爾有衆汝悉聽朕言非爾有咎比于有洛之表汲郡古文帝太康十一年祁奚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閻若璩曰襄廿一年祁奚曰書曰聖有謨訓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注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晉人乃改勛爲訓每歲孟春陸奎勳曰每歲二字鄙俚之甚漢人所不道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襄十四年引夏書云云其或不恭邦有常刑閻若璩曰周禮小宰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顛覆厥德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

夫馳庶人走汲郡古文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胤侯帥師征羲和昭十七年夏書日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閻若璩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惟陽以臣侵君先王忌之瞽奏鼓等禮夏侯陽以臣侵君先王忌之瞽奏鼓等禮夏家正未嘗用之于九月也梅氏據竹書非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見荀子君道篇奉將天罰湯誓致天之罰王石俱焚闕若璩曰晉書袁宏三國名臣贊云滄海橫流玉石同碎烏乎咸克厥愛允濟見昭二十三年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魯語桀奔南巢惟有慙德見襄二十九年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襄二十二年公孫僑曰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惟天生民有欲周書文酌曰民生而有欲民墜塗炭孟子坐于塗炭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濟蒸民于塗炭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墨子非命篇三引仲虺之告一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嚚喪厥師一曰帝伐之惡用闕師一曰帝式是增用爽厥師爽闕若璩曰墨子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僞作古文者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訓喪為明不與簡賢附勢寶繁有徒昭二十八年司馬叔游曰鄭書曰惡惡惡其聚恐其徒讎正寶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孟子惡莠恐其亂苗也左傳孔子曰用秕稗也小大戰戰詩戰戰兢兢惟王不邇聲色月令仲夏止聲色克寬克仁魯語湯以寬治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帝王世紀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告出盤庚萬方出逸湯誓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降衷于吳若有恒性韓非說林曰孔子曰寬裕者人之所取諸夫差曰寬哉遙遙兮吳其亡乎故曰若有恒性不被于刑梁啟超曰墨子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湯誓非執有命而桀民性有恒德作威左傳臧哀伯曰湯德立德作威故告無辜于上下神祇閻若璩曰晉語韓宣子曰上下神祇無不福也哀十六年叶天無辜祇祇國語單襄公曰天道賞善而罰淫降災于夏左傳士貞子曰神福仁而禍淫降災于夏閻若璩曰微于天毒降災荒殷邦肆台小子湯誓非台小子敢用元牝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見論語聿求元聖與之戮力畢引湯誓云以

與爾有衆請命 閻若璩曰淮南氾論云高皇帝云云以與百姓請命于皇天 若將隕于深淵 哀十五年芊尹蓋曰猶隕于深淵則天命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國語引單襄公曰先王之令有之云先王之令文武之教也夫單襄公周臣也以周臣而對周天子而述周令可信無疑而僞作古文者乃竄入湯誥中不足信矣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 崔駰曰蔽隱也 厥罪惟朕 孟子引伊訓云 代虐以寬 閻若璩曰禮記緇衣湯誥曰作虐以逞民人寬治民而除其虐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閻若璩曰召誥有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爲初即位告戒之辭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閻若璩曰禮記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孝經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先王肇修人紀 揚雄解嘲上世之士人綱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商頌先民有作 居上克明爲下克忠 荀子臣道 克明克忠以交其上 荀子臣道 以長其下 荀子臣道 其交也以故 荀子臣道 其事上也忠 荀子臣道 其使下也明 荀子臣道 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敷求備語 敷求哲人以輔相君 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輔而身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 論語侮聖人之言 逆忠直遠耆德 逸周書有逆順童窮逼韋昭曰順童童昏時謂亂風維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墨子非樂篇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其或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言孔章上帝常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不順降之日災其家必喪臣下不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漢書律曆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 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 唐書王元感傳張柬之曰書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日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太甲即位故祀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門矣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周因于殷也棟謂加張柬之說則知梅賾竊顧命之文明矣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見論語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商頌我烈祖 以訓厥后 孟子非樂篇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其或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言孔章上帝常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不順降之日災其家必喪臣下不敢易辭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

匡其刑墨辨見上卷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大甲云本墨子而有詳略互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降之百祥詳略互見上文若瑤曰易文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爾雅釋詁慶賜也墨子作曰祥假傳寫之訛詳見上文若瑤曰周語內史興曰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后即冕服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表記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以小惡傷而弗去也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

大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詩商頌玄鳥維阿衡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大學引大甲云以承上下神祇論語堯曰文同上下神祇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緇衣引尹吉云尹吉尹誥也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坊記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昭代叢書王集古文尚書卷第三 望 世楷堂藏板

慎乃儉德儉德之共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緇衣引太甲云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與也愼乃儉德左傳御孫曰儉德之共也無越厥命以自覆緇衣引大甲云無越厥命以自覆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孟子太甲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閻若璩曰周語內史興曰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后即冕服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表記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敗禮昭十年子皮曰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緇衣引大甲云既往背師保之訓左傳楚芋尹申亥曰先王曰未習師保之教訓尚賴匡救之德左傳匡救其災先王子惠困窮淮南修務曰湯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後我后后來無罰見孟子閻若璩曰子燕章宋小國章兩引書后來其蘇后來其無罰奈何后來其蘇既竄入伸之誥中后來其無罰復竄入大甲中耶代叢書王集古文尚書卷第三 望 世楷堂藏板

聽德惟聰論語視思明聽思聰楚語伍舉曰臣聞國君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

大甲下

惟天無親左傳周書曰皇天無親與亂同事罔不亡韓非子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克配上帝見詩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梅賾曰取諸中庸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鳴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閻若璩曰禮記稱世子今入伊尹曰以訓長君非也又云禮記作一有元良改爲一人蓋見釋詁曰元良首也遂以此語實之郭璞曰元良未聞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設周策商
誥命靡常周若稟曰訓天難諶斯言之不
恒其厥德匪常伊易不
德中庸庸
德之行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作
神主大甲百神
禹十矣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見孟子以有九
有之師商頌烈
有夏革夏正多士乃命
厥命又曰今王嗣受
厥命又曰王乃祖服終始惟新
昭代叢書 三集 古文尚書攷 卷第三
篇終始惟一夫是之謂大
德無常師
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
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日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
生諒律謂王滿生七廟以服
民非后罔事國語引夏書衆非
意而變
其詞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
宅宗
弗言論語書云高宗
諒闇三年不言明哲實作則
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命王寧作書以誥曰以
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俾
曰以尒一人正四方尒恐言之不
類也茲故不言高宗曰
時惟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
獨居思道詳見下夢帝賚予良弼
年夢求傅
說得之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
歲之野
俾百工營求諸野得傅巖
紀舉以爲相
臣也傅說說之舌靡也
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
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俱見下
弗暝眩厥疾弗瘳見孟子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若藥
昭代叢書 三集 古文尚書攷 卷第三
子張曰書武丁能聳其德至于
徂亮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
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
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
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
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
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
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惟木
后從諫則聖說見孔子曰木受繩
則直人受諫則聖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汲郡古文王元年
命周文公總百官明年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
以亂民揚休烈泰誓曰予
王之書相年之通曰天建邦設都乃作后王

君公名用秦也語大夫師長名用侯也維旃使治天
均又云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辨士師
長此非欲用說也惟若而使助治天助明也惟天聰明法言聞明篇惟天
爲聰惟天爲明
惟臣欽若欽若出惟日起堯典
筒惟干戈省厥躬編衣引允命云云鄭注曰允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爵
罔及惡德惟其賢見下有備無患本五傳無敢寵納侮左
士彌牟曰敬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
神則雜褻則慢慢生不敬禮以體政政以正事事以制物是謂三順
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離鄭注云
純或說乃言惟服詩我言惟服
爲煩皮曰非知之實
難將在行之
昭代叢書 三集古文尚書 卷第三 世楷堂藏板

說命下

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
徂亳暨厥終罔顯殷都古文小乙六年命世于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
于甘盤非既學之後復入于學于河也故楚語白公子張學入
云昔武丁能儀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入
于河往就學也白
河徂亳入即位也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商頌亦有
詩頌殷申宋士傳和羹注云
水火酸鹽鹹海出焉魚肉子張曰若武丁王年然以
使以象賢象賢人既得以寘
子張曰若武丁王年然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
爲軸又恐其荒失道忘故
使朝夕規諫以輔台德
必交修予無余棄也人求多聞周書書序長夫曰古
事史記秦始皇本紀博士
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龍子注生生也後漢書劉陶曰臣聞人非
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梅氏以陶遍古文故附會其說爲
庸聰明足以有臨也元后作民父母洪範天子
我友邦冢君見牧誓越我御事越自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普本書序惟十有一年較異耳王曰嗟
惟天地萬物之父惟人萬物之靈龍子注生生也後漢書劉陶曰臣聞人非
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龍子注生生也後漢書劉陶曰臣聞人非
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梅氏以陶遍古文故附會其說爲
靈梅氏以陶遍古文故附會其說爲
庸聰明足以有臨也元后作民父母洪範天子
昭代叢書 三集古文尚書 卷第三 世楷堂藏板

以世稱篇曰尚子君子篇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梅鷟
以族論罪以世稟賢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梅鷟
曰淮南子云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所謂
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焚忠良所炮烙
之刑剔孕婦墨子尚鬼曰昔者殷王紂剔
刖孕婦庶者鰲窳虓無告觀政于商
即今文大誓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
祀墨子天志曰大誓曰紂越厥夷居不事上帝棄
祀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僨務天下天亦
棄紂而不葆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竊神
祇之犧牲牲圂若璩曰
墨子非命篇曰于大誓曰紂越厥夷居不事上帝棄
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僨務天下天亦縱之
昭代叢書 三集 卷第三 古文尚書攷 毘 世楷堂藏板
弃而弗葆此言武王
所以非紂執有命也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
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見孟
子趙岐曰尚書逸篇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隱十一年不度德
年萇宏曰
同德度義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
心管子大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
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商罪貫盈左傳申行
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雖
桓子曰使疾莫民以必盈其貫將可殪也周
見論語孔安國注曰親而不賢不忠謀誅之管蔡
人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梅賾傳與之相
書曰惡惡子兼愛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
反棟案墨子
山有道曾孫周王有大事云云雖有周親不若仁人
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四語相
連今梅氏斷章取義何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孟子引大誓云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見論語
必從之周語引者二章昭曰今周
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爾尚弼予一人湯誓格爾衆
惟戊午書序一月戊午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湯誓悉聽朕言
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吉人出
凶人出左傳易大傳
詩惟日不足播棄黎老尸子昔商紂有
墨子尚鬼曰昔殷王紂播棄黎老之言而
弃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昵比罪人
崇是長是信是使朋家作讐梅鷟曰億兆年邰苟曰
是昵比罪人之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
此因微子方興降黜夏命書序成王既黜殷命謂已有天命謂
相爲敵讐言之
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
昭代叢書 三集 卷第三 古文尚書攷 毘 世楷堂藏板
王墨子非命曰子去發曰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
有命謂敬不可行謂暴無傷詩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周語單襄公曰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吾聞之大誓故
日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左傳萇宏曰同
韋昭曰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受有億兆夷人
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萇宏曰同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
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雖有
見論語孔安國注曰親而不賢不忠謀誅之管蔡
人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梅賾傳與之相
反棟案墨子兼愛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
山有道曾孫周王有大事云云雖有周親不若仁人
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四語相
連今梅氏斷章取義何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孟子引大誓云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見論語
必從之周語引者二章昭曰今周
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爾尚弼予一人湯誓格爾衆

大誓中

書序一月戊午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湯誓悉聽朕言
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吉人出
凶人出左傳易大傳
詩惟日不足播棄黎老尸子昔商紂有臣日王子須
墨子尚鬼曰昔者殷王紂播棄黎老之言而
弃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昵比罪人之誅而用始息之誅
崇是長是信是使朋家作讐梅鷟曰億兆年邰苟曰
是昵比罪人之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
此因微子方興降黜夏命書序成王既黜殷命謂已有天命謂
相爲敵讐言之
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
昭代叢書 三集 卷第三 古文尚書攷 毘 世楷堂藏板
王墨子非命曰子去發曰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
有命謂敬不可行謂暴無傷詩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周語單襄公曰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吾聞之大誓故
日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左傳萇宏曰同
韋昭曰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受有億兆夷人
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萇宏曰同德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
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雖有周親不如仁
見論語孔安國注曰親而不賢不忠謀誅之管蔡
人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梅賾傳與之相
反棟案墨子兼愛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
山有道曾孫周王有大事云云雖有周親不若仁人
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四語相
連今梅氏斷章取義何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孟子引大誓云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見論語
必從之周語引者二章昭曰今周
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爾尚弼予一人湯誓格爾衆

往闢若璩曰今朕必往此是湯初興師告諭亳衆之言今入武王口中其時武王師已次河朔羣后畢會何必爲此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孟子引大誓云云趙岐曰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時大誓也今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勖哉夫子見牧誓 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懷懷若崩厥角見孟子罔若璩曰無畏寧伐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皆以爲武王口氣不愈失孟子之文義乎

大誓下

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罣子非命曰于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見孟子罔若璩曰無畏寧伐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皆以爲武王口氣不愈失孟子之文義乎

德其行甚章自絕于天漢書霍光傳光謂昌邑王曰王行自絕于天 晉皮

朝涉之脛淮南主術曰紂斬朝涉之脛而萬民叛淮南俶眞曰夏桀殷紂播生人毒諫者爲炮烙金柱剖賢人之心折才士之脛崇信姦回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摘取崇信二字宣四年王孫滿曰商紂暴虐其下又有奢姦回昏亂之句

技淫巧以悅婦人閻若璩曰王制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月令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漢書禮樂志書序殷紂斷棄先王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

崇信姦回朋剖賢人之心閻若璩曰牧誓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墨子非命曰子去發曰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書紂執有命而不信天用剿絕其命用乂厥讎

今商王受狎侮五行怠棄三正淮南俶眞曰夏桀殷紂播生人毒諫者爲炮烙金柱剖賢人之心折才士之脛而萬民叛

天用剿絕其命曰予有大罪于天

爾尚弼予一人恭行天罰皐陶謨予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牧誓古人有言曰淮南道應訓伊佚曰四海之內善之則善者也不善之則善者也

善則吾讐也獨夫受荀子議兵曰湯武誅桀紂若誅獨夫紂之謂也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左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

迪果毅左傳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周書商誓曰斯用顯我西土墨子大誓曰文王若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又云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

惟我有周見上誕受多方顧命誕受羨若多方尹爾多方予克受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坊記引大誓云云鄭注曰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漢書律秝志周書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律秝志武成篇曰若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周書世俘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

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

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律秝志武成篇曰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于征伐紂周書世俘篇曰時四月既旁生魄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樂記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勿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用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大傳既受命而追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復服

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律秝志武成篇曰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

記于天位甲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臧于周廟周書世俘曰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若翌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臧于周廟周廟者文王武王所以發揚光烈者也昔我先王世后稷自大王興其勤王家衛康叔之鼎銘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左傳周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汲郡古文竹書三年王踰于畎西伯得專征伐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此發武成所據又逸周書文傳亦謂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專征伐之命予小子其承厥志閻若璩曰此所謂志欲集大統之志也語頗而志荒矣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周書商誓曰上帝弗順乃命賦文考周語曰以大毖之下宮予小子發弗敢忘天命朕考周公之多罪紂書底紂之多辜

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墨子兼愛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祓周禮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閻若璩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登泰山隧祀之禮非伐紂時事也宗禱之辭非伐紂時事也在武王不得稱王大明之詩王牧野臨敵猶稱王之事也誓師伐紂以前無稱王日維予侯興則知伐紂以前不以王制明不以禮曰暴天物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見上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墨子貊東夷譯路閩若璩曰左傳北宮文子曰蠻夷戎狄服虔注王制曰戎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而土三等周爵五等之國漢書地理志曰周爵五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論語所重民食喪祭

允荒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新子有放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趙岐曰從有放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左傳又曰無作神羞又曰尚輔相予既戊午師逾孟津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至庚申二月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周語王以二月癸亥陳未畢而雨漢書律曆志序曰一月戊午師度孟津至庚申二月癸亥至牧野陳甲子昧爽而合矣牧誓時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其大誓如林矣于朝至于商郊易大有象傳曰順天休命牧誓王曰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高祖之丕烈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羆如豼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茲武王之誓師也孟子曰以大統之下宮之藏板

一戎衣天下大定孟子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史記紂師皆倒戈以戰血流漂杵孟子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案武王克商之後即偃干戈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周公制曰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爵惟王三等之國漢書地理志曰周武王始人殷表其子之閭哭比干之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御覽通典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周公制曰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爵惟王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論語所重民食喪祭垂

拱而天下治管子任法篇垂拱而天下治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見魯語四夷咸賓爾正釋詁賓服也畢獻方物左傳諸侯官受方物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時庸展親魯語仲尼曰肅慎氏貢楛矢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又曰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今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左傳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玩侮君子閻若璩曰表記子曰不貴異物賤用物若侮君子也不貴異物賤用物若璩曰淮南子云不貴難得之貨而棄無用之物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閻若璩曰左傳曰

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寶惟賢張衡東京賦所貴則遍人安左傳遠至邇安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梅鷟曰爲山取諸論語九仞取諸孟子閻若璩曰井可言九仞山當以百仞計且孔子爲譬語如書言則正語矣允迪茲皇極迪厥德

微子之命

殷王元子左傳陽虎曰微子帝乙之元子也惟稽古見今文大誓崇德象賢閻若璩曰文二年謚之類也十王閻若璩曰乃冠禮繫世以立諸侯象賢之義也用虞賓在位字出盤庚克齊聖廣淵左傳大史克曰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閻若璩曰見周書作雒撫民以寬除其邪虐祭法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踐修厥猷閻若璩曰文元年踐修舊好予嘉乃德曰篤不忘左傳王謂管仲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謚法建爾于上公漢書董賢傳上以賢爲上公冊曰朕承天序恢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以蕃王室左傳子展曰堅事晉楚以蕃王室無替朕命漢書王莽傳莽策命孺子曰往踐乃位毋廢予命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左傳祝佗曰周公爲大宰汝都古文尚書攷王元年命冢宰馬融曰冢宰天官卿也見金縢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周書作雒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鄰閻若璩曰左傳曰

蔡叔卒以車七乘左傳祝佗曰管蔡啟商慫閻若璩曰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見周禮七十人三年不齒見周禮大司寇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左傳祝佗曰其子蔡仲改行祗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也亦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率德改行見上爾尚蓋前人之愆閻若璩曰爾尚二字見論蓋前人之愆見曾子問語王之舜訓舜見上卷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率德改行爾德是輔左傳引周書云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閻若璩曰書常談曰慎始而敬終乃不困以蔡王室見微子之命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葦昭注周語云聘問也王見萬國存省之　巡侯甸下
四征弗庭左傳以王六服羣辟孔疏曰周禮九歸于命討不庭　服此惟言六
宗周董正治官汲郡古文成王十九年王巡守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梅鷟曰老子爲之于未有圖之于未亂　內有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見堯典　見商誤　高國厎寧見易履卦
象昭明　又六年王乃時巡周禮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會而盟以　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壯預日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　令出惟行弗惟反
也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　向封事中語
人官議事以制左傳子產曰儀閻學而後入政叔向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
侵官冒以公滅私閻若璩曰夷駢曰以私害公學古
學瀋面論語正牆　業廣惟勤辨見上卷位不期驕祿不期
面而立　侈閻若璩曰戰國策平原君引公子與應侯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
與驕奢期而驕奢至恭儉惟德左傳儉德之共也閻若璩曰恭儉出孟子　無載爾僞
左傳詩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　弗畏入畏太元禮次七日出禮不畏
違出其表未有所畏故曰不畏　推賢讓能見荀子非十二子
庶官乃和不和政厖閻若璩曰亦用劉向封事中語

君陳

惟爾令德孝恭閻若璩曰周語單襄公曰驩此孝恭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惟孝
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古文論語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包咸曰孝于惟
之天神人鬼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周禮乃立夏官司馬
地示之禮　

孝美大孝之詞梅賾讀惟孝連友于非也命汝尹茲東郊
兄弟俗本遂改孝子爲孝乎汲郡古文成王十一年王命畢
治東郊序云命君牖分正東郊成周平公
民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
伯舅大公股肱周室師保萬民
惟釋左傳引周書云惟日孜孜舉陶謨予凡人未見聖若
惟草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出入自
云庶言同無荀子亦見緇衣
則繹二字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
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
時惟良顯哉見坊記閻若璩曰禮有嘉謀嘉猷等語
出于臣工之相告誡則爲愛君出于君
耶代叢書王集古文尚書卷第三
之告臣則爲導誘導誘中主所不爲而謂三代令辟
如成王爲之乎棟謂坊記所引必別有所指後儒不
疑後出古文而遂咎成王過矣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辟爾惟
爾惟勿有梅賾曰文王三德世楷堂藏板
曰有之有司咸勑公無求備予一夫木論語
必有忍其乃有濟國語富辰曰書有之曰惟民生厚
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惟民生厚
罔若璩曰成公十六年申
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漢書律曆志康王十二年
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
周則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東
于若曰嗚呼父師師父閻若璩曰父師見微子惟周公
若璩曰襄十四年劉定公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紹殷頑民華陶謨予
天亦用勤紹我民序曰克勤小物晉語君子能勤小物故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
無大患韋昭正色率下公羊傳孔父正色而立于朝
日物事也
仰成愼子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力以
君無與焉仰成而已閻若璩曰漢書薛宣傳馮
胡乘共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太公六韜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彰善癉
蒙成
惡緇衣有國家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陳滿不知好惡改從等語
出于臣工之相告誡則爲愛君出于君
典左傳文六年竝建聖哲樹
之風聲又云告之訓典殊厥井疆古文尚書
昭代叢書王集卷第三
辟辟疏云韓非子稱紂使
師延作靡靡之樂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
惡終閻若璩曰襄二十七年叔
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雖收放心閑之維艱
王應麟曰孟子不剛不柔則禮大司徒六德智仁聖
求放心之說也義忠和節注和不剛不柔故部古
澤潤生民荀子臣道篇
澤被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
文成王
都四夷來賓論語被髮左衽

君牙

惟乃祖乃父見殷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周書嘗麥曰用大正順天思
于王之大常周書嘗麥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
紀于大常今作大帝梅賾所增猶是善本
周則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東
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閻若璩曰惟予二字見康王
之誥小子嗣守文武見顧命

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文侯先正
而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
于春氷易履虎尾詩如履薄氷今
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閻若璩曰予翼見皐陶謨周
語大命繼乃舊服無忝祖考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
肱心膂命契爲司徒爾雅乃思考無忝乃舊
宏敷五典舜命契爲司徒爾雅
以正飭百敬敷五教
敢不正夏暑雨小民惟曰怨
咨予思其艱以圖其易海寧
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
人咸以正罔缺見孟子

冏命

惴惴惟厲中夜以興祭義必有惴惴之
聰明聖知詩心易夕惕若厲聰明齊聖中庸
人之齊聖惟予一人無良
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
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
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
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
逮閻若璩曰禮記引大誓曰惟予小子無良孟子曰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楚語引衛武公曰朝夕
以交戒我史老引武丁曰交修予無予弃也賈子曰
修予無予弃道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
道術者以備翼前後左
右皆正人也後又
曰太傅匡其不及巧言令色
見皐陶謨便辟側媚便辟見
論語
耳目見
皐陶謨
其惟吉士吉士見詩充耳目之官

古文尚書攷跋

文尚書劉歆移太常博士云古文尚書在天漢後獻之不知武帝在位五十二年魯共王卒于武帝十一年則得古文非在末也又謂天漢後正值遷救陵禍繆紱受孱發憤不暇豈太史公報任安書亦未讀邪松厓先生是編首述孔氏古文五十八篇次列鄭氏逸書二十四篇次辨孔氏正義三十三篇次及梅氏增多二十五篇末又郎二十五篇之文疏證之後之論眞古文者可以無遺憾矣壬寅仲春吳江沈楙悳識

書之厄起秦火孔子篹焉上斷自堯典下訖於秦誓凡百篇而爲之序斯固歷虞夏商周歷代之典而百王之大經大法所昭垂於萬世者也秦燔書禁學伏生獨抱遺編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僅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孝文帝時欲求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矣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授沛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世世相傳謂之歐陽氏學夏侯都尉從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是爲大夏侯學勝又傳從兄子建是爲小夏侯學三家之學皆伏生今文尚書也武帝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置爲博士始尚書惟有歐陽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宣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博士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三家竝立迄漢東京相傳不絕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於壁中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多十六篇天漢之後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平帝立古文尚書不久旋廢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晉世秘府所存

尚有古文尚書經及永嘉之亂遂與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大歐陽夏侯立學四五百年忽遭蕩滅故牛宏歷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覆滅爲書之四厄然攷新舊唐書藝文志均載馬鄭所注尚書之本是宋南渡以前馬鄭本固存也如使當日有信而好古者網羅散佚列之國學俾學者肄業及之則馬鄭所注之古文二十九篇卽伏生所傳今文二十九篇雖文字不無異同訓詁不無殊別然參觀互證猶可得其緒餘則三家之學雖亡而不至盡亡也何意僞傳一出江左崇尚於前唐人尊信於後馬鄭之注遂卽湮沒而歐陽夏侯之學乃絕無可尋矣我

朝崇儒重道經學昌明士之稽古者皆知旁搜遠紹扶微學而爭堅緒不以諛陋自安而漢儒之經學遂隆於時近儒如閻徵士若璩之古文尚書疏證惠徵士棟之古文尚書攷江處士聲之尚書集注音疏證以叔重說文輔以季長傳誼皆以鄭學爲宗取僞孔之傳辭而闕之黜其贋而存其眞古文尚書之學藉以不絕於一綫孫觀察星衍尚書古今文注疏段大令玉裁古文尚書撰異閻編今文與古文異同然於歐陽大小夏侯緝門之學三家師說之異同者又不暇致詳也曩者 先大夫傷古經之淆亂閔今學之淪亡撰伏生尚書大傳定

本稽覈羣書揭所據依而爲之案三卷首爲序錄一卷其所芟隙別爲訂誤一卷又載漢書五行志綴以他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三卷總爲八卷序而行之又欲著歐陽夏侯經說攷而未果爲也嘗謂喬樅曰孔安國得壁中古文多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終漢之世獨傳二十九篇而已何則二十九篇今文具存文字異者不過數百其餘與古文大恉略均足相推據逸十六篇既無今文可攷遂莫能盡通其義凡古文易書詩禮論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爲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古春秋左氏傳賴張蒼先修其業故傳禮古經五十六卷傳士禮十七篇與后蒼同而三

十九篇逸禮竟亡書亦猶是也向微伏生則唐虞三代典謨誥命之經燼消灰滅萬古長夜夫天爲斯文篤生名德期頤之壽以昌大道豈偶然哉尚書三家今文各守師法皆傳伏生之業者尚能鉤攷伏文得其單辭片義以尊三家今文千數百年不傳之緒使百世之下猶知當日幸有三家今文賴以維持聖經於不墜則豈徒足以延絕學而廣異義云爾哉爲樅敬承庭訓識之勿敢忘曩嘗搜討羣書稽求伏義綴緝頗具梗概巍陳願以臣海浮沉日月逾邁恆以不克繼志爲懼今春免官送杜門下帷迺錄舊藁重復研尋成歐陽夏侯經說攷一卷今文尚書序錄一卷

堯典第一　虞夏書一　今文尚書一
舜典第二　虞夏書二　孔氏逸書一
汩作第三　虞夏書三　孔氏逸書二
九共一第四　虞夏書四　孔氏逸書三
九共二第五　虞夏書五　孔氏逸書四
九共三第六　虞夏書六　孔氏逸書五
九共四第七　虞夏書七　孔氏逸書六
九共五第八　虞夏書八　孔氏逸書七
九共六第九　虞夏書九　孔氏逸書八
九共七第十　虞夏書十　孔氏逸書九
九共八第十一　虞夏書十一　孔氏逸書十
九共九第十二　虞夏書十二　孔氏逸書十一
槀飫第十三　虞夏書十三　孔氏逸書十二
大禹謨第十四　虞夏書十四　孔氏逸書十三
皐陶謨第十五　虞夏書十五　孔氏逸書十四
益稷第十六　虞夏書十六　孔氏逸書十五
禹貢第十七　虞夏書十七　今文尚書二
甘誓第十八　虞夏書十八　今文尚書三
五子之歌第十九　虞夏書十九　今文尚書四
胤征第二十　虞夏書二十　孔氏逸書十四
湯誓第二十一　虞夏書二十一　孔氏逸書十五
典寶第二十二　虞夏書二十二　孔氏逸書十六
伊訓第二十三　虞夏書二十三　孔氏逸書十七
肆命第二十四　虞夏書二十四　孔氏逸書十八
徂后第二十五　虞夏書二十五　孔氏逸書十九
太甲上第二十六　虞夏書二十六　今文尚書五
太甲中第二十七　虞夏書二十七　今文尚書六
太甲下第二十八　虞夏書二十八　今文尚書七
咸有一德第二十九　虞夏書二十九　今文尚書八
盤庚上第三十　虞夏書三十　今文尚書九
盤庚中第三十一　虞夏書三十一　今文尚書十
盤庚下第三十二　虞夏書三十二　今文尚書十一
說命上第三十三　虞夏書三十三　今文尚書十二
說命中第三十四　虞夏書三十四　今文尚書十三
說命下第三十五　虞夏書三十五　今文尚書十四
高宗肜日第三十六　虞夏書三十六　今文尚書十五
西伯戡黎第三十七　虞夏書三十七　今文尚書十六
微子第三十八　虞夏書三十八　今文尚書十七
泰誓上第三十九　虞夏書三十九　今文尚書十八
泰誓中第四十　虞夏書四十　今文尚書十九
泰誓下第四十一　虞夏書四十一　今文尚書二十
牧誓第四十二　虞夏書四十二　今文尚書二十一
武成第四十三　虞夏書四十三　今文尚書二十二
洪範第四十四　虞夏書四十四　今文尚書二十三
旅獒第四十五　虞夏書四十五　今文尚書二十四
金縢第四十六　虞夏書四十六　今文尚書二十五
大誥第四十七　虞夏書四十七　今文尚書二十六
微子之命第四十八　虞夏書四十八　今文尚書二十七
歸禾第四十九　虞夏書四十九　今文尚書二十八
嘉禾第五十　虞夏書五十　今文尚書二十九
康誥第五十一　虞夏書五十一　今文尚書三十
酒誥第五十二　虞夏書五十二　今文尚書三十一
梓材第五十三　虞夏書五十三　今文尚書三十二
召誥第五十四　虞夏書五十四　今文尚書三十三
洛誥第五十五　虞夏書五十五　今文尚書三十四
多士第五十六　虞夏書五十六　今文尚書三十五
無逸第五十七　虞夏書五十七　今文尚書三十六
君奭第五十八　虞夏書五十八　今文尚書三十七
多方第五十九　虞夏書五十九　今文尚書三十八
立政第六十　虞夏書六十　今文尚書三十九
周官第六十一　虞夏書六十一　今文尚書四十
君陳第六十二　虞夏書六十二　今文尚書四十一
畢命第六十三　虞夏書六十三　今文尚書四十二
君牙第六十四　虞夏書六十四　今文尚書四十三
冏命第六十五　虞夏書六十五　今文尚書四十四
呂刑第六十六　虞夏書六十六　今文尚書四十五
文侯之命第六十七　虞夏書六十七　今文尚書四十六
費誓第六十八　虞夏書六十八　今文尚書四十七
秦誓第六十九　虞夏書六十九　今文尚書四十八

帝告第二十一　商書一　孔氏逸書十九
釐沃第二十二　商書二　孔氏逸書二十
湯征第二十三　商書三
女鳩第二十四　商書四
女房第二十五　商書五
夏社第二十六　商書六
疑至第二十七　商書七
臣扈第二十八　商書八
湯誓第二十九　商書九

今文尚書五
仲虺之誥第三十　商書十
湯誥第三十一　商書十一
咸有一德第三十二　商書十二　孔氏逸書十六
典寶第三十三　商書十三　孔氏逸書十七
明居第三十四　商書十四　孔氏逸書十八
伊訓第三十五　商書十五
肆命第三十六　商書十六　孔氏逸書十九
徂后第三十七　商書十七　孔氏逸書二十
太甲上第三十八　商書十八
太甲中第三十九　商書十九
太甲下第四十　商書二十
沃丁第四十一　商書二十一
咸乂一第四十二　商書二十二
咸乂二第四十三　商書二十三

咸乂三第四十四　商書二十四
咸乂四第四十五　商書二十五
大戊第四十六（據史記文）　商書二十六
伊陟原命第四十七　商書二十七　孔氏逸書二十一
中丁第四十八　商書二十八
河亶甲第四十九　商書二十九
祖乙第五十　商書三十
殷庚上第五十一　商書三十一
今文尚書八合二篇爲一卷

般庚中第五十二　商書三十二
般庚下第五十三　商書三十三
說命上第五十四　商書三十四
說命中第五十五　商書三十五
說命下第五十六　商書三十六
高宗肜日第五十七　商書三十七
高宗之訓第五十八　今文尚書七
西伯戡耆第五十九　商書三十八
微子第六十　商書三十九
太誓上第六十一　今文尚書八
太誓中第六十二　周書一
太誓下第六十三　今文尚書九
牧誓第六十四　周書二
武成第六十五　周書三
洪範第六十六　周書四
分器第六十七　今文尚書十
旅獒第六十八　周書五
旅巢命第六十九　孔氏逸書二十三
大誥第七十　周書六
金縢第七十一　今文尚書十一
微子之命第七十二　周書七
歸禾第七十三　周書八
嘉禾第七十四　今文尚書十二
康誥第七十五　周書九
酒誥第七十六　周書十
梓材第七十七　今文尚書十三
召誥第七十八　周書十一

今文尚書十四
周書十九
今文尚書十八
周書二十
今文尚書十九
周書二十一
今文尚書二十
周書二十二
今文尚書二十一
周書二十三
今文尚書二十二
周書二十四
今文尚書二十三
周書二十五
今文尚書二十四
周書二十六
今文尚書二十五
周書二十七
今文尚書二十六
周書二十八
今文尚書二十七
周書二十九
今文尚書二十八
周書三十
今文尚書二十九
周書三十一
今文尚書三十
周書三十二
今文尚書三十一
孔氏逸書二十四
周書三十四
今文尚書合顧命爲一篇
周書三十三
今文尚書二十七
周書三十五
今文尚書二十八
周書三十六
今文尚書二十九
周書三十八
今文尚書三十
周書三十七
今文尚書三十一
周書三十九
今文尚書三十二
周書四十
今文尚書三十三
今文尚書三十四
今文尚書三十五
今文尚書三十六
今文尚書三十七
今文尚書三十八
今文尚書三十九
今文尚書中亦稱二九篇而敘在外

漢書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二家　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　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歐陽說義二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事昭曰閣各也於此論書　劉向稽疑一篇

又曰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猶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師古曰壁中書多以考見行世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敵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伏生

史記儒林傳伏生名勝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故頗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千乘兒寬

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案漢書儒林傳同顏師古注引衛宏定古文尚書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焉以其意屬讀而已師古注又云嘉者賈誼之孫也

伏生女

伏生孫
鼂錯
史記列傳鼂錯者潁川人也以文學爲太常掌故孝文帝
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
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於是遣鼂錯受伏
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
夫家令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
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爲中大夫景帝卽位以錯
爲內史遷御史大夫

案漢書鼂錯傳言錯由門大夫遷博士則錯爲學官時

當是以所受伏生尚書教授弟子員也

倪寬
貢嘉均見史記漢書儒林傳
歐陽生
漢書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
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
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迺從寬問
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
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師古曰名高字子陽高孫地餘長賓以
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卽位地餘侍
中貴幸至少府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
世有歐陽氏學
歐陽生子
歐陽高
歐陽地餘
歐陽政以上均見前
孔安國
兒寬
漢書列傳兒寬千乘人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
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時行傭作帶經
而鋤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

文學卒史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郤矣廷尉張湯上寬
所作奏卽時得可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
之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
大夫遷左內史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儀拜寬爲御史
大夫從東封泰山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厤紀壞廢漢興
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大初厤居位
九歲以官卒
孔延年見漢書孔光傳
司馬遷

案遷嘗從孔安國問尚書孔氏家世傳業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得壁中書後始治古文先賈逿今文尚書則遷之兼習古今文從可知矣

閒卿 見漢書藝文志及頁侯勝傳

林尊

漢書儒林傳林尊字長賓潛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琊殷崇楚國龔勝崇爲博士勝右扶風而平當授九江朱普文公上黨鮑宣普爲博士宣司隸校尉徒衆尤盛

知名者也

平當

漢書列傳平當字子思少爲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爲順陽長枸邑令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附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遷丞相司直系遷長信少府光祿勳左遷鉅鹿太守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師古曰尚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經故使行河也爲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卽位徵當爲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

平晏 均見前

朱普 均見前

鮑宣

漢書列傳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舉孝廉爲郡哀帝初大司空何武薦宜爲諫大夫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拜宣爲司隸坐距閉使者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滅死一等髡鉗平帝卽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

州郡以舉法案誅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世祖卽位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陳翁生

殷崇 均見前

龔勝

漢書列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爲郡吏舍不仕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皆爲諫大夫勝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

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爲先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王莽秉政勝乞骸骨歸老於鄉里王莽拜勝爲講學祭酒稱疾不應徵死時七十九矣

案勝舍同族相友本傳稱治尚書兼通五經以尊詩教授不言其與勝同受尚書然舍以勝舊恩復徵爲博士其於尚書當亦與勝同習歐陽之學也

張生

夏侯都尉

夏侯始昌

夏侯勝

夏侯建

漢書儒林傳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

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

詔羣臣大議廷中勝獨曰不宜爲立廟樂於是丞相御史大夫劾奏勝非議詔書勝及丞相長史更言霸倶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霸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咸山崩壞城郭室屋因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年九十卒官太后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也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

而得之　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掌引以次章句具文俳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卒自顧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爲左曹太中大夫孫壽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會孫普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爲梁內史子定國爲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爲少府太子少傅

夏侯兼

夏侯堯

夏侯普

敘錄

夏侯賞

夏侯定國

夏侯千秋　已見前

黃霸

漢書列傳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武帝末以待詔補侍郎謁者以廉稱爲河南太守丞宣帝即位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閱冬積三歲廼出勝出復爲諫大夫霸論於上擢揚州刺史三歲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

敘錄

第一徵守京兆尹坐劾之軍與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前後八年都中愈治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五年代鄭吉爲丞相封建成侯

周堪

孔霸

漢書儒林傳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爲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

敘錄

上愍之廼擢堪爲光祿勳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前書爲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二千石師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琅琊炔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指爲博士徒衆尤盛

孔光

漢書列傳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

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鯛鯛爲陳涉博士鯛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經還授事高密相元帝卽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如淳曰爲帝師教令給事中上欲致霸令就故曰褒成君）霸稱疾不應詔弗用以是敬之相位稱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聽許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

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明年未二十舉爲議郎光祿勳轉爲僕射尚書令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甯合拜丞相博山侯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年七十元始五年薨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秘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謚曰簡烈侯子放嗣光兄子永爲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

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爲故霸還長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弈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爲列侯食邑各二千戶弈更封爲褒成侯後避王弈更名均

孔福
孔捷
孔喜
孔放
孔永
孔房

孔均 均見前

案霸有四子傳言光經學尤明則其三兄亦通經可知也漢人最重家法大夏侯尚書有孔許之學則自放及永以下皆世傳尚書又可知也

牟卿
許商
唐林
吳章
王吉
炔欽 均見前

張山拊

漢書儒林傳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尊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為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為城陽內史倉以論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尊善說災異為騎都尉寬中有儒才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以為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諡曰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甚賜寬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章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

李尋

漢書劉傳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亦善為星麻除尋為吏數為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陂會之象策勑以官祿託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

鄭寬中見漢書儒林傳

張孺即張無故字孺子者見前

秦恭

假倉

趙玄

唐尊

馮賓以上均見漢書儒林傳中

漢書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勑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初書唯有歐陽至孝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尚書至元帝世
復立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世祖光武
許子威
後漢書光武帝紀世祖之善受尚書通大義
東觀記曰世祖受尚書於中大夫盧江許子威資用之絕
認同舍生韓子合錢令從者齎以給諸公費
後漢書帝紀顯宗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
孝明
孝章

後漢書帝紀建初十一年詔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
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
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
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今白虎通
案桓郁傳言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數進忠言多
見納錄是章帝於尚書習歐陽氏之學也
孝和
後漢書帝紀永元十三年春帝幸東觀召詣林閣籍籍博
選善術之士以充其官
案桓郁傳和帝即位當於春秋侍中竇憲欲令少主顓

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郁授先帝經行篤備宜令郁入
教授由是郁復入侍講教授二帝恩寵甚篤是和帝於
尚書亦習歐陽之學也
孝安
後漢書帝紀永初四年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
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案桓焉傳言永初元年焉入授安帝是安帝於尚書習
桓君大小章句也又本紀云元初六年春始立六宗祀
於洛城西北續漢志亦云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
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

申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非
也乃更六宗祠於戌亥之地禮比大社也是亦用歐陽
尚書說定六宗之祀
孝順
後漢書帝紀陽嘉元年夏召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
弟子增甲乙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
案桓焉傳言永甯中順帝立為皇太子召焉為太子少
傅月餘遷太傅順帝即位拜太傅復入授禁中是順帝
於尚書亦習桓君大小章句也
孝桓

案楊秉傳言桓帝即位秉以明尚詩徵入講禁中延熹二年以師傅之恩
傳言和平中瓊以選入講禁中延熹二年以師傅之恩
封爲祁鄉侯是桓帝於尚書習歐陽學可知也
孝靈
後漢書帝紀熹平四年春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
太學門外光和元年春始置鴻都門學生
案楊賜傳言建甯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
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
中是靈帝於尚書通桓君章句也
後漢書儒林傳敘曰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

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
教授置弟子員設科射策以觀其能其有茂才異行通
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案今本詩
齊魯韓下有毛字攷傳中載前書魯齊韓三家皆立博士劉四
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光武立五經博士劉四
家尚書三家詩三家禮二家春秋二家凡十四博士如有
毛詩博士則凡十五矣其數不合故知毛是衍字也今刪
去之不列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帝正坐自
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而觀聽者蓋
億萬計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廼罷
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
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

擢高第爲講部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
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熹平四年靈帝廼詔諸儒正定五
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
使天下咸取則焉
歐陽歙
後漢書儒林傳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
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歙既傳業而恭謙好禮
讓王莽時爲長社宰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
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世祖即位始爲河南尹封
被陽侯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

推用賢俊政稱異迹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
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
人平原禮震上書求代歙死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歙掾陳
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廼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
匹子復嗣後卒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歙受尚書
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
陳留陳含字叔明亦受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爲斷長
禮震
謝承書曰禮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
事左遷淮陽王殿長

曹祉

陳弇以上均見儒林傳

司馬彪續漢書曰弇以尚書教授鄉里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翊翊

桓榮

後漢書列傳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普卒榮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饑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

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中郎將呂尚書授皇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令說尚書善之拜為議郎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鄉里稱為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拜榮為博士引閎宏為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辨明經義每召禮讓相厭不已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恩賞常令止宿太子宮

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面已二十八年拜博士張佚為太子太傅而呂榮為少傅賜呂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榮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呂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太子報書曰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音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淫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愼疾加餐重愛玉體三十年拜為太常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南設几杖會百官驃騎

將軍東平王蒼呂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迺封榮為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於首山之陽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子郁嗣

桓雍

華嶠書曰榮長子雍早卒少子郁嗣

桓郁

後漢書列傳郁字仲恩少已父任爲郎教厚篤學傳父業
已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據爲上書讓於兄
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
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門已政事稍遷侍中
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永平十五年
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肅宗
建武二年遷屯騎校尉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
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昔五更
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召校尉入
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

宜令郁入教授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頃之轉爲侍
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爲太常明年病卒郁教授
二帝恩寵甚篤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初榮受朱普學
章句四十萬言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
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子普嗣傳
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孫彬竝知名

桓汎

桓普

桓延

桓焉

桓俊

桓鄧

桓良

華嶠書曰郁六子普延焉俊鄧良普嗣侯傳國至曾孫絕
鄧良子孫皆博學有才能
後漢書列傳焉字叔元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
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遷爲侍中步兵校尉永甯中順帝立
爲皇太子以焉爲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踰
年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順帝即位拜
太傅錄尚書事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建言宜引三公尚

書入省事帝從之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爲吏免復拜
光祿大夫永和五年代王龔爲太尉漢安元年以日食免
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最爲顯貴焉
孫典傳其家業

桓衡

桓順

桓典

華嶠書曰焉長子衡早卒中子順順子典
後漢書列傳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以尚書教授潁川門
徒數百人舉孝廉爲郎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史

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號曰驄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黃門跋扈橫陽與奉使督軍賊破還呂強宦官實不行在御史七年不調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與與同謀議三遷將作大匠帝即位三公奏與忠義烱著詔拜家一人爲郎從西入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遷光祿勳建安六年卒於官

桓鸞

桓曄

東觀記曰鸞父長龍舒侯相也鸞貞亮之性著乎幼沖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賢狹於養

己第清大布襜袍糲食醋餐也

後漢書劉儁字始春焉弟子也少立操行襜袍糟食不求盈餘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恥不肯仕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廼舉孝廉還爲膠東令後爲已吾汲二縣入甚有名迹諸公並薦須徵辟拜議郎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牾內豎故不省以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卒於家子曄

睦字文林一名嚴東觀記嚴作巖尤修志介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於人仕爲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阯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爭訟

桓麟

桓彬

華嶠書曰鄧生麟

後漢書列傳彬字彥林馬少元孫也父鳳早有才惠桓帝初爲議郎入侍講禁中日直道指左右出爲許令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二篇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所著七說及彬廣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所著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曰爲彬有過人者四夙

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雅宏深也案後漢書傳論言伏生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謂伏生以後至伏湛也呂取爵位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足見桓氏一門皆世傳家學習歐陽尚書桓君大小章句之業也

彭閎

續漢書曰彭閎字作明

皇宏

皐徽
謝承書曰皐宏字奉卿吳郡人也家代爲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子徽至司徒長史

何湯
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桓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爲高弟以才明知名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建武十六年拜虎賁中郎將以明經當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

胡憲 均見前

丁鴻

後漢書列傳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緅字幼春世祖時封陵陽侯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襜不遠千里及緅卒鴻當襲封讓國於弟而逃去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迺止而讓之鴻感泣迺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

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廣平王羨明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也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焉使王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難侍中淯于恭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遂代成封爲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倀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和帝即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爲司徒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

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夔

丁湛
丁浮
丁夏

華嶠書曰榮弟子丁鴻學最高

鮑駿
劉愷
巴茂
朱倀 均見前
楊寶
楊震

後漢書列傳楊震字伯起宏農華陰人也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博士諸儒俱徵遂迯逃不知所處光武聞其賢乃遣使者求之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徵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元初四年徵入爲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

諸儒稱之永甯元年代劉愷爲司徒震五子長子牧富波

相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奇子亮追封爲陽成亭侯

楊波

楊奇

楊亮

楊秉

震中子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荊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以廉潔稱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爲諫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以病乞退出爲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宜外

遷留拜光祿大夫遷太常延熹三年免官歸田里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八年震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

楊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爲志博聞篤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苟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甯初靈帝嘗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相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二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遷少府光祿勳熹平二年代唐珍爲司空以災異免復

拜光祿大夫五年代袁隗爲司徒光和元年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四年以病罷居五年冬復拜太尉封臨晉侯邑千五百戶初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竝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舜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非決家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爲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賜東園梓器襚服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謚

文烈侯子彪嗣

楊彪

楊修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
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
中徵還爲侍中五官中郎將遷頴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
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冬代黃琬爲司徒明
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
難惟明公慮焉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
詔聞卽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興平元年代朱
雋爲大尉錄尚書事建安元年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
彪與術婚姻奏收下獄將作大匠孔融往見操遂理出彪
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

子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操忌修且以
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
爲太尉先遣東平王蒼詣彪遂固辭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於
家

黃瓊
黃琬

後漢書列傳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陵人魏郡太守香之子
也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永建中公卿多薦瓊
者卽拜議郎稍遷尚書令出爲魏郡太守和平
中以選入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延熹元年以日食免
以爲博士道物故

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
獄死時年五十二

牟長
牟紆

後漢書儒林傳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長少習歐陽
尚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年大司空宋宏特辟拜博士
稍遷河內太守自爲博士及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
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
氏章句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
以爲博士道物故

宋登

後漢書儒林傳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郡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僕射順帝召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郟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祀祠之

尹敏

後漢書儒林傳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

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免官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張馴

後漢書儒林傳張馴字子僑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旨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甚見親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牟融

後漢書儒林傳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各稱州里以司徒掾舉茂才爲豐令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爲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許上其理狀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爲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融經明才高善議論朝廷皆服其能十二年代伏湛爲司空肅宗即位以融爲太尉建初四年薨

王良

後漢書儒林傳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

又本傳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徵拜大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爲大司徒司直後以病歸詔以元纁聘之遂不應光武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吳良

後漢書列傳吳良字大儀濟國臨淄人也東平王蒼辟署爲西曹上疏薦良曰竊見臣府西曹掾濟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朗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補聖政願宗以示公卿以

良爲議郎後遷司徒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時譽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於官

東觀記曰吳良習大夏侯尚書

伏孺

伏理

伏湛

伏隆

伏瑗

伏翕

伏光

伏晨

伏無忌

伏質

伏完

後漢書列傳伏湛字惠公琅琊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也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天下擾亂人懷危懼湛獨晏然教授不廢郡內以安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使與舊制建武三年遣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徙封不其侯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卒子完嗣初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鬬云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建武二年拜爲大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帝嘉其功比之酈生使於張步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陰不聽步遂殺之五年張步平詔隆中弟威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琊作冢以子瑗爲郎中

朱寵

後漢書鄧騭傳曰朱寵字仲威京兆人也篤行好學從相榮受尚書位至太尉

張禹

後漢書列傳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性篤厚節儉永平八年舉孝廉建初中拜揚州刺史永元六年入爲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七年卒於家

東觀記曰禹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

張充

張酺

後漢書列傳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也少從祖父充受[illegible]何書曰[illegible]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召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酺為人貞直守經義每侍講問隲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及肅宗即位擢為侍中郎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為東郡太守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酺

前入侍講屢有諫正閭閻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吏會庭中帝先倚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和帝初遷魏郡太守徵入為河南尹永元五年遷酺為太僕數月代丹陸為太尉數上疏以疾乞身十五年代魯恭為司空月餘震乘輿縞素臨弔賜冢塋地贈賄寵異於他相子蕃以郎侍講會孫濟好儒學光和中至司空病罷及卒靈帝以舊恩賜車騎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潛侍講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為司空

張蕃

張磐

張濟

[illegible]習典訓為侍講

張喜

張根

鄧宏

鄧廣德

鄧甫德

後漢書列傳鄧訓子宏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諸儒多歸附之女弟貴人立是為和熹皇后宏為黃門侍郎安帝立遷虎賁中郎將永初元年封西平侯元初二年卒太后服齊衰帝絲麻封子廣德為西平侯後以母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鄧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鄧鄉侯建光元年太后崩宏廢為庶人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訓甫德更召徵為開封

劉寬

後漢書列傳劉寬字文饒宏農華陰人也桓帝時大將軍

令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

辟五遷司徒長史再遷出爲東海相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嘉平五年代許訓爲太尉靈帝頗好學親每引見常令講經以先箕黃巾逆謀吕事上聞封逯鄉侯中平二年卒論曰昭烈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是官風隅算厤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未嘗與人爭勢利之事也

鮑永

後漢書列傳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特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光武即位徵永詣行在即拜諫議大夫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拜兗州牧視事三年病卒子昱

鮑昱

鮑德

後漢書列傳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後爲汝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在職奉法

守正有父風後拜汝南太守十七年代王敏爲司徒建初四年代牟融爲太尉六年薨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爲南陽太守吏人愛悅號爲神父時郡學久廢德繕修起學舍備俎豆禮容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悅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

杜喬

後漢書列傳杜喬字叔梁河內林慮人也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梁冀大鴻臚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爲太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於帝梁冀遂誣有司劾

喬及李固請逮案罪繫死獄中喬故掾陳留楊匡詣闕上書迎乞李杜二公骸骨成禮殯殮送喬喪還

續漢書曰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擔步求師

楊仲續

楊春卿

楊統

楊厚

陳壽益都耆德傳楊統字仲通會祖父仲續舉河東方正拜祁令甚有德惠人爲立祠樂益都風俗因留家新都代

修儒學以夏侯尚書相傳
後漢書列傳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
誡學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袍表中有先祖所傳秘記雲漢字
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爲周循學習先
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建初中
爲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自是朝廷
災異多以訪之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年九十卒厚少
學統業精力思述永初二年除爲中郎免歸復習業犍爲
永建二年順帝特徵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宜變法改
憲之道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拜議郎三遷爲侍

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稱病求退歸家教授門生上名錄
者三千餘人年八十二卒於家門人爲立廟祠之
賈逵
後漢書列傳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弱冠能誦左氏
傳及五經本文召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
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諸儒爲之語
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永平中臨邑侯劉復薦逵博物多識
帝廼召見拜爲郎與班固竝校秘書建初元年詔逵入講
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
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
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
解詁遷逵爲衞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
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永元三年
以逵爲左中郎將八年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
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十三年卒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
兩子爲太子舍人
宋京
宋意
後漢書列傳宋意字伯憙南陽安衆人也父京以大夏侯
尚書教授至遼東太守意少傳父業顯宗時與孝廉以召

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建初中徵爲尚書遷司隸校尉
何比干
何敞
後漢書何敞傳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於汝陰
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
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
濟活者以千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平陵敞通經傳以
高第拜侍御史後拜爲尚書遷汝南太守
徐穉
徐胄

後漢書列傳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延熹二年尚書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桓帝乃以安車元纁備禮徵之不至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胄字孝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

謝承書曰穉少爲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官算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矯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以相還道無拾遺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屑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瘁嘔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勸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固不受

徵於人也

傅燮

後漢書列傳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少師事太尉劉寬寬奇舉孝廉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書奏宦官者超恩冕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以爲安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出爲漢陽太守燮善撫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中平四年金城賊王國韓遂等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臨陣戰歿論曰壯節侯

張奐

後漢書列傳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時牟鄉受書於張堪爲博士故有牟氏章句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正身絜己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延嘉元年徵拜大司農秋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建甯元年振旅而還又拜大司農轉太常司隸校尉王寵出於

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奐獨拒之寵怒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

張芝

宗資

謝承書曰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爲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

廖扶
謁煥
後漢書方術傳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
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攜扶子弟固不肯年八十終於家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廖孟舉
廖偉舉
孔昱
後漢書劉盆子傳盆子兄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更始封爲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
劉恭
後漢書宗室列傳順陽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與伯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秋建武三年拜爲千乘太守十三年封爲順陽侯
劉嘉
後漢書列傳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侯七人昱少習家學章懷注云家學尚書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
李生
案章懷注云案前書孔霸字次儒即安國孫世習尚書
賈復
後漢書列傳賈復字公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宣帝時爲太中大夫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霸以帝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謚曰烈君今范書事無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因鄧禹得召見光武署復破虜將軍遷都護將軍光武即位拜爲執金吾封冠軍侯建武十三年定封膠東侯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及謝承書皆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喬樅謂孔霸與眾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吕
周堪均師事大夏侯勝受尚書子光亦事平卿卿者周堪弟子也事具見漢書儒林傳大夏侯尚書有孔前之學則孔氏世習家學皆爲大夏侯今文尚書可知矣又
孔融傳云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至侍中則昱傳言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成字自是傳寫之譌當據孔融傳訂正之

刻侯就第加位特進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三十一年卒謚曰剛侯

馬續

後漢書馬嚴傳嚴七子唯續融最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覽羣籍善九章算術

魯丕

後漢書列傳魯丕字叔陵性深沉好學孳孳不倦遂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嘗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餘人唯丕

在高第除為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期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元和元年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十三年遷為侍中再為三老年七十五卒於官

桓譚

後漢書列傳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諷誦大義不為章句世祖即位徵待部大司空宋宏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書奏不省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為榮

馮允

後漢書馮緄傳曰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弟允清白有孝行能埋尚書善推步之術推步謂究日月五星行度順逆之差拜隆慮校尉終於家

周磐

後漢書列傳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燮之宗也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學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

案洪範五行是今文尚書之學則磐於尚書兼通今文

可知也

寒朗

後漢書列傳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好經學博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建初中拜為易長遷濟陽令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永初三年卒

蔡邕

後漢書列傳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性篤孝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建甯二年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

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洛陽市賈雇人寫書及碑者車乘日千餘兩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元和四部本碑凡訛十六枚西行尚書閻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元和元年遂置鴻都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荀爽

後漢書列傳荀爽字慈明潁川潁陰人也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

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奏聞即弃官去以著述爲事遂稱爲碩儒獻帝即位徵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事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會病甕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爲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辯讖并它所論敘題爲新書凡百餘篇兄子悅彧並知名

荀悅

荀彧

索盧放

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

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年七十餘卒於家

韓說

後漢書方術傳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害遷侍中爲江夏太守年七十卒於家

井丹

後漢書逸民傳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論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劉陶

後漢書列傳劉陶字子奇一名偉頻川定陰人游太學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尚書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古文尚書拜侍御史靈帝徵陶未名數引納之詔陶次第春秋條例三遷尚書令以數切諫爲權臣所憚徙爲京兆尹稱疾不聽政徵拜諫議大夫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官事急共讒陶下黃門北寺獄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虞詡

後漢書列傳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年十二能通尚書卓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太尉李修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爲朝歌長政稱神明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永建元年代陳禪爲司隸校尉遷尚書僕射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

盧植

後漢書列傳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元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建寧中徵爲博士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文字

植上書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得失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轉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植上封事陳八事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復爲尚書董卓議欲廢立植獨抗議不同卓怒免植官植以老病求歸初平三年卒百姓追思爲之立祠

王渙

後漢書列傳王涣字稚子廣漢郪人也敦儒學習尚書讀
律令畧舉大義州舉茂才除温令遷充州刺史糾正部郡
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
五年從駕南巡還爲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元
興元年病卒

劉珍

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
學永初中爲謁者僕射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
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
是正文字永寧元年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

明年轉衛尉卒官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云

案章懷注云諸本時有作秘孫者其人名珍與秘義相
扶而作秋者多也蓋樣謂今世所傳釋名題爲劉熙作
而珍之釋名亡佚無傳案熙字成國北海人漢末公車
徵士著有孟子注見隋志而釋名一書不著錄隋志惟
韋昭所上辯釋名一卷有云伏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
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因作辨釋名
及禮記左氏春秋

王朗

三國志魏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
菑邱長師太尉楊賜薨弃官行服除孝廉辟公府不應

徐州刺史南謙舉朗茂才爲治中孫策渡江畧地朗浮海至東治魏太祖表徵之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遷少府奉常大理文帝卽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改司空明帝卽位進封蘭陵侯

景君

洪适隸釋刻令景君闕銘君治歐陽尚書傳祖父河南尹戈步兵校尉業門徒上錄三千餘人

案景君三世傳歐陽尚書之學高弟編牒三千餘人公卿皆以爲明經舉首亦顯門之耆儒也碑既不載其名惜哉

郙閣

洪釋部中郙閣碑閣字伯堅著君元子也初受業於歐陽永叔以爲卽

諸儒究於典籍

爲君

隸釋繁陽令楊君碑君少傳祖業兼包載籍靡不周覽

案碑逸其名楊君太尉震之孫富波相牧之子太尉

案之猶子沛相統之親昆弟高陽令著之從昆弟也

都尉後去官年八十一卒於家

熊朗

隸釋綏民校尉熊君碑高祖父鑄缺祖父昇曾祖父範治

歐陽尚書六日七分祖父師缺君缺喬字漢舉

虞夏書堯典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也春秋桓公六年正義引

許愼五經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

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

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曰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姓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得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賈疏名服小記字今刪喪服小記

之子皆緦麻非所謂母之昆弟爲二族乎斐服從母小功從母之子緦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斐服妻之父母皆緦麻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乎然則族之言湊聚也者實乃生相恩愛死相哀痛先王因別其親疎貴賤之節而稱情立文爲之制斐服以飾羣焉使人觀於外而有見其心爲隆爲殺弗可損已烏乎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

欽若昊天○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

案毛詩黍離正義引如此周禮大宗伯疏引作欽若昊天阮氏元校勘記以爲賈疏所引欽若昊天下當脫春曰昊天四字阮校是也

五經異義天號第六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然古尚書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

昊天總敕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已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時非秋也以上見周禮大宗伯引小異又毛詩黍離正義駁異義云元之間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先大夫曰案遠大當爲造遠與正義周禮疏引並無大字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

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子卒稱旻天不弔無可怪耳以上見毛詩正義又爾雅伯疏引小異釋天疏引同又周禮大宗

先大夫五經異義疏證曰案爾雅釋天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正義引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正義又曰爾雅春蒼夏昊歐陽說春昊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

以春昊夏蒼者鄭爾雅與孫郭本異次許愼既載今尚書說卽言爾雅亦然明是許愼與歐陽說同蒙放白虎通義四時篇曰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一說春爲昊蒼俗作字誤天是也白虎通義並載爾雅書春有作春昊夏蒼者許君異義及鄭玄爾雅皆然說文馬七上曰篇旻秋天也從曰又聲廣雅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此用爾雅與今尚書說也所引虞書卽異義之古俗書說也第十下禾篇昊春爲昊天元氣昊昊從日亦亦聲此亦

宅嵎鐵○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

案尚書正義言鄭注尚書承衛賈馬等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是鄭注不同也今攷尚書釋文云尚書考靈耀作陽鋘樂鉞卽古文鐵字鐵黑金也古音通夷故从夷作鋘鋘鐵字同今文尚書或作嵎鐵或作禺鋘鋘皆三家之異字禹卽嵎之省文夷卽鋘之省文也

曰柳谷○夏侯等書昧谷曰柳谷尚書正義

案尚書大傳虞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秋祀柳穀聿山鄭注云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是作柳穀者實伏生今文如此谷與穀通莊子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是其明證史記五帝紀引堯典舊本亦作柳谷徐廣音義可證也史遷時書惟有歐陽之學然則知歐陽與兩夏侯本皆同矣

肆類于上帝○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盈於人故郊天並祭之

卷首　八

肆類于上帝○今尚書歐陽夏侯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見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七郊類引尚書說非時祭天曰類告也肆類于上帝肆上當有天字

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盈於人故郊天並祭古尚書說實達等云先大夫曰案禮記祭法正義引古尚書說下有實達等云四字今從之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先大夫曰太平御覽引此作星辰與此小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

之同許君義肆師注云依郊祀而為之亦用今尚書說蓋二說固不相牾也禮記王制正義云鄭於異義無駁與許同

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名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是星其中山川先大夫曰周禮大宗伯疏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周禮大宗伯疏駁五經異義曰元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

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周禮大宗伯疏又見禮記月令祭法正義御覽禮儀部七

漢書郊祀志王莽奏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于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薄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非天不覆非地

物也日月雷風山澤易者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六宗之屬也

續漢書祭祀志安帝即位元初六年已卯尚書陳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曰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風山澤者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北大社也○劉昭注引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汾陰天地亦禮六宗孝成之時匡衡

奏立南北郊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上從郃議由是遂祭六宗

案後漢書李郃傳郃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雖不言於尚書習何家然據郃奏請立六宗祀從歐陽家說則知其治歐陽尚書也

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又曰六宗之議自伏生及後代各有不同今並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

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禮于六
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
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
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
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
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
之謂也孔叢子曰昔宰我問六宗于夫子夫子答如安
國之說臣昭以為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
紛然案劉歆曰六宗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曰六宗謂
日宗月宗星宗伐宗海宗河宗也鄭元曰六宗星辰司

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
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為帝在于類則禮
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
伏與欽遠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
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為一分文
昌以為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為位元之失
也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于下
取其中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并水旱所宗者
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灾於是乎

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
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灾非天禜之所禳
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
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即禮天也望於山川禜所
及也秦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
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
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
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

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禮即祭法之所
及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
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
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
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
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
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得修而不瀆於理為
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禮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
六也何以言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
宜於社造於禰巡狩四方勤諸侯歸格於祖禰用特羣

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
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王制同
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
之廟六宗三昭三穆也猶如十一家之記既各異義上下
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
類于上帝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
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
於社之於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
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

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祖廟而百
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郊而百
縣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
義之修而禮之成也凡此者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
三代之教皆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
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
亦難偏折愿辨頗偏終未挺正康成已審已天命之定遂
各爾志宜尼所許頗其一說亦何傷乎竊惟祭祀之
敬莫大天地虞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舉者名盡所求
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爲六又
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
下而遍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
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
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與臣以十一家皆非
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禮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
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
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禮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
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並從郊祀故其餘爲六
宗也且文昌陰者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
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五星此爲不知
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其畢二
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
者范甯汪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
是以附之案六宗衆議未知孰是唐書劉禹錫論云地有五
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案經句闕
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義紛紜歷三起竟無全通
亦難偏折愿辨頗偏終未挺正康成已審已天命之定遂
各爾志宜尼所許頗其一說亦何傷乎竊惟祭祀之
敬莫大天地虞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舉者名盡所求
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爲六又

不通禮更成疑昧尊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稱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禮於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禮也者理祭之言也實整理之異稱非周禮之祭也夫豈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卽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爲非疑以爲可了豈六遍宗更爲帝祭乎

虞書十九禮志摯虞奏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禁正職曰春秋祭禁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禁正之宗文不聚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年于天宗則周禮祭禁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魏景初二年散騎常侍劉劭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

先大夫五經異義疏證曰六宗之義諸家參差歐陽大小夏侯與賈逵等說合許君獨異其偁續漢書祭祀志晉韋昭志孔晁子梅賾本尚書傳通典路史諸所稱引則有以爲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崔靈恩也以爲易卦六子之氣水火雷風山澤者孔光王莽劉歆顏師古也以爲月令祈來年於天宗卽六宗之神者盧植摯虞也以爲祭法之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孔讓子僞孔安國王肅也以爲太極冲和之氣六氣之宗者劉劭也以爲天宗地宗四方宗者司馬彪也以爲三昭三穆者幽州秀才張髦也以爲六爲地數

王祭地者虞喜劉昭也以爲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爲六宗者後魏孝文帝杜佑也以爲六代帝王者張迪也以爲天宗地宗河宗岱宗雩宗者羅泌也李郃孟康則從歐陽夏侯者也范甯張融則從鄭康成者也張融從鄭說見周禮疏唯尚書正義周禮疏皆謂魏明帝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家語六宗與孔傳同而言書禮志謂王莽以易六子違立六宗祠魏明帝疑其事以問王肅肅并以易六子違立六宗故不廢此爲互異諸志採肅說不詳耳鄭駁異義所據爲周禮未可以解虞書又去日月而取星辰未免分裂既列星辰不應更立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之位皆疑莫能明也

喬樅謹案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六宗之說本於伏生不可易也故高誘注呂氏春秋孟冬紀引此六宗以解天宗亦謂天地四時說與馬同歐陽及大小夏侯云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皆一而名六其說雖若不同而意實相符合蓋六者之間統上下四方即天地四時也陰陽變化即天統地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其所以覆載生長收藏實有主宰乎其間者總而言之一天之爲也分而言之其功用實各不同故曰實一而名六歐陽及大小夏侯三家之學皆出

於伏生故其六宗之說與大傳合據其說則六宗是明堂六帝六帝者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并北辰耀魄寶也其祀之皆於明堂故曰明堂六帝帝即天也亦稱六天天實一也故今文家言實一而名六也說詳惠氏定宇所著明堂大道錄其餘諸儒說六宗者紛紛不一皆不得實故無取焉

又案金榜禮箋云書禮于六宗說者釋爲上下四方之宗後代不聞祀六宗方明蓋其遺象方明之祀配以受命之王宗祀之名所由昉也古文尚書伊訓篇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後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考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殷周典禮相沿之行稽者如此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放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

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如其器之色其文次六瑞六贊下六瑞諸侯執以朝六贊諸臣執以見此六器則會同諸侯祀方明所設其事相因文亦相次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是皆六玉有琮與大宗伯文合覲禮不云上圭下璋而云上圭下璧者文誤耳又注中述學亦曰堯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臣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于

羣后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
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周公踐王前而導此至大之廻
因是而制爲會同以發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習禮
者傳釋其文以爲朝事義而豐之備者又因周書之
酒而增飾之爲明堂位以表周公之功然有虞郊堯
夏后郊鯀商人郊冥代爲一帝唐公以后稷對有
虞思文之德克配彼天而文王受命稱爲周太祖祭
之宗廟以人鬼享之不足以稱其德於是協之於義
制爲明堂配帝之禮然後尊親之道備焉故孔子曰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

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斯之謂祀方明
以禮天地四方之神故尚書大傳曰六宗天地四方
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
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于民故尊而祀之六宗之
禮與文王同地故曰宗祀四海九州之君咸在國中
不足以容之故爲壇于郊酒于登以爲三里之外七
里之內壝也堂有二名有宮室之堂有壇墠之堂說
文堂从土高省金縢爲三壇同墠爲一壇土堂
故爲壇得稱曰堂古有明堂之稱故素問云黃帝坐

明堂之上也周公既祀文王於明堂又營清廟於東
都以其同爲祀文王之地故亦曰明堂凡特立廟皆
異其名故姜嫄曰閟宮文王曰清廟以其禰爲先王
所未有故曰王肅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古之
爲政於天下者莫重乎率諸侯以祀其先祖天神不
可揩之廢故宗周之明堂壇而不屋廟不可巧於野
故雒邑之明堂在國中古者爲宮室都邑皆取法乎
天心三皇在赤道南中曰明堂宗周明堂所象也明
堂三星在太微宮西南角外東都明堂所象也爾雅
謂金汪兩君說六宗皆用今文家尚書義以殷周相

沿之典禮推之則知六宗之禮祀在於明堂之地矣
玆備錄之以爲互證參覩之助焉

女作司徒○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

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有師友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餘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

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大戴禮保傅篇注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古尚書及周禮與此文同盧氏此注當亦本異義案韓詩外傳卷八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周禮司徒序官疏引尚書大傳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禮記月令正義曰書傳三公領三卿此夏制也攷工記序官疏又引鄭夏傳注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是書三公乃夏制故與周禮異鄭注周禮保氏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

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用今尚書說注改
工記王公則以爲天子諸侯天作三公解
謹案尚書大傳云三年一使三公巡陟五年親自巡
狩見公羊隱公八年傳何休解詁徐彥疏云書傳文　又春秋西成傳云天子
以秋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
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舜在朔易傳云
以冬命三公謹蓋閉門閭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
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見太平御覽時序部是堯之官制有三
公矣又云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皆堯之官也故
使百官事舜知舜之官制亦如堯百三公矣舜陟帝
位後伯禹作司空平水土又誓師以征有苗曁子兼
受以征有苗與書大傳言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
征不義合是禹任司空公之事也後使禹宅百揆
則皆任司徒公之事以舜登庸時試之司徒納于百
揆百揆乃天官知禹之宅百揆是領太宰司徒爲司
徒公也舜由百揆遍而居攝今使禹升居此職亦欲
使之居攝故耳惟司馬之名不見於經然據論衡吉
驗篇云后稷之母履大人跡妊身怪而棄之知其神
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鄭君魯頌箋云后
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
天下猶以后稷稱焉又尚書中候及刑德放皆云稷
爲大司馬大司馬卽司馬公也是稷在舜時嘗爲三
公矣

虞夏書咎繇謨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風俗通過譽篇引歐陽歙敎曰書
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敎則不能者勉
案後漢書儒林傳言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
世皆爲博士則歙固家世傳業以歐陽尚書敎授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
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
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乘周官
禮記尚書舜典益稷皐陶謨虞夏傳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
夏侯說○又曰顯宗初復冕衣裳赤韍絇履以祠天
地衣裳元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
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又
曰乘輿刺繡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
先大夫曰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注引董巴輿服志
曰顯宗初復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元上纁下乘輿
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
以七爲節明矣尚書益稷正義引鄭元書注云

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至周而變之
以三辰爲旂旗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
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肅雖善賈馬之學而解處書作
服與大小夏侯說同蓋亦用今文家誼也大傳五服無
日月星辰又無粉米黼黻故知五服是采色非章數也
隋禮儀志大業元年處世基奏近代故實依尚書大
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繪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
以此相間而爲五采後周故事升日月於旌旗乃閱三
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就裘欲生分別故衣重宗彝
火赤巡天子服五諸侯服四大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

裘重黼黻合重三物以就九章爲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亚行衮服用九黼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據此虞世基既言近代服依書傳而後周於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之外仍有粉米黼黻此章數也大傳以山龍爲書華蟲爲黃作繢宗彝四字連讀爲黑藻爲白火爲赤陳祥道引云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分作繢宗彝爲二合藻火爲一非伏生本文由所見大傳本誤當從隋志更正又引云子男宗彝藻火山龍以次國服三梡之子男下宗彝亦誤衍宜刪陳氏反以是疑傳文自戾過矣說文十三系部繪會五采繡也引虞書山

龍華蟲作繪以後漢書明帝紀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攷之則大傳五服亦皆謂繡非畫也鄭康成注尚書始云繪讀爲繢凡畫者爲繢與伏許異見尚書正義左傳昭二十五年正義文選景福殿賦李注作繪何以爲黑色十二下女部嫇女黑色也繪之爲黑此其義與喬樅謹案論衡量知篇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綵庸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鏤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曰月又語增篇曰五服五章五服五采服也此傳寫者衍誤耳章采服也案舊引作弼成五服此今爲訂正章服五采之服畫日月星辰暈知篇以黼黻華蟲山龍曰

月爲繡語增篇又以日月星辰爲畫是今文家說本有二誼也說文糸部繪會五采繡也引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與論衡量知篇說合又云絲繡文如聚細米也然則粉米亦爲繡文其宗彝藻火黼黻等皆爲繡從可知矣唯黼部黻下曰衮衣山龍華蟲黻粉畫粉也从黼从粉省衛宏說黻訓畫粉疑是繢事然刺繡者必先以粉地爲質而後加繡故黻之字从黼从粉省是仍主繡爲誼也尚書大傳虞書咎繇謨作繪凡三見字皆從糸會聲則大傳五服皆繡也非畫也鄭君注尚書始云繪讀爲繢凡畫者爲繢此據放工記繢畫之事後素功以繢畫義爲長故王衣畫裳繡之是衣畫而裳繡也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命共工使作繢明五采之彰施卽用咎繇謨語是依鄭君所讀從作繢字鄭注周禮司服引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希讀爲黼或作絺字之誤也此所引是據三家今文尚書何以明之說文玉部璪

下引虞書曰璪火黼米此古文也鄭字下明稱衛宏說則璪字韻字確爲壁中古文無疑今鄭君引書但作藻火粉米則其爲今文亦無疑矣續漢書輿服志引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鄭所引書合其作絺繡即鄭所云希或作絺也段玉裁云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希讀爲黼黻絺也此與周禮注合鄭本尚書作希繡與周官希字同今說文無希字而稀晞睎欷等字皆以希得聲以虞夏書希繡周官經希絺斷之則希者古文尚字也从巾所紩也从爻象繡文也俗借爲希少字鄭君讀希爲黼是爲以今字易古字希黼古今字也說文當於黼下補之曰希古文黼字也段說甚允喬樅又案禮書引鄭注云璪水草色而以爲赤字當是白之誤大傳明言藻純白說文玉部云璪玉飾如水藻之文古文尚書璪从玉喿卽於衣上所繡亦爲玉飾如水藻之文玉以白爲貴故璪純白也禮書所見大傳本由轉寫者既誤藻火爲一遂并改白字爲赤耳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〇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

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方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尚書康誥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衛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當夷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蠻服相當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荒服今字易古字希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蔣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又鄭注周禮九畿云自王城以外五千里云皆與許君引古尚書說合又案許君所言漢地黑水在益州東海在會稽非東海郡衡山在長沙湘南東南朔方居并州漢書地理志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續漢書郡國志益州郡在雒陽西

五千六百里會稽郡在雒陽東三千八百里朔方郡志不言距雒陽里數據元和郡國志關內道夏州東南至東都一千八百五十里唐之夏州即漢朔方地唐之東都即漢雒陽地自長沙至朔方南北相距不及萬里止有五千六百五十里然則許君所云衡山之陽當包交州刺史部之南海等七郡言之矣 喬樅謹案漢書武帝紀元和郡縣志關內道夏州朔方郡北地郡上郡西河郡山名水名並則許君所云衡山之陽當包交州刺史部之南海等七郡言之矣 喬樅謹案漢書武帝紀元和郡縣志關內道夏州朔方郡北地郡上郡西河郡山名水名並

禹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昆侖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帝王居之則是古書禹服之內為九州州更方七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為圻內餘四十八州分而各有六卿秉承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御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為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案與以古通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

祖考來假羣后德讓虞賓在位○少府欧陽地餘等議曰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
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
其不易之道也
案此議見漢書韋元成傳攷儒林傳地餘歐陽高之
孫也元成父賢傳言賢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
鄒魯大儒元成少好學修父業本傳載元成與歐陽
地餘議云云然則元成父子當亦習歐陽尚書也

憂賢揚歷

尚書堯典正義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心腹賢腸爲憂
賢揚
案今正義本作憂賢腸此字之誤也文選左太沖魏
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劉逵注曰尚書盤庚曰優賢
揚歷歷試也左時未經永嘉之亂夏侯歐陽等書尚
存無恙也又三國魏志管甯傳太僕陶邱一等爲甯
曰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曰今文尚書曰優
賢揚歷詔揚其所歷試裴時夏侯等書已亡裴所引

當卽據魏都賦注故兼引賦語以足之又洪适隸釋
載咸陽令唐扶頌曰優賢揚歷揚字作颺或亦三家
今文之異字隸釋又載國三老袁良碑有云優颺之
龍漢碑多用今文尚書優颺之語亦是本於盤庚篇
說文云颺古文以爲賢字或三家尚書有从古文作
颺者未可知也

如豺如蜮○欧陽尚書說曰蜮猛獸也文選西都
賦李善注
說文內部嵩山神獸也从禽頭从內从卅欧陽尚書
猛獸也
案班固燕然山銘曰蜮虎元士杜篤論都賦曰娓怒
之旅如虎如蜮諸所引用皆今文尚書也欧陽尚書
唐初已不存李善注文選蓋於各家注記采得之與
說文引欧陽喬說合正牧誓箭解詁也史記周本紀
述牧誓云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音義曰離音訓
竝與蜮同班固典引曰虎離其師字亦作離太史公

時止有歐陽尚書也說文作禤者正字離蠵皆假借字攷工記鄭注云嬴者虎豹貔蠵爲獸淺毛者之屬左傳服注云蠵或曰如虎而皴虎此皆猛獸之說也攷漢書儒林傳歐陽和伯之曾孫高字子陽爲博士錄是尚書有歐陽氏學歐陽喬當卽歐陽高高喬字形相似音義又俱相近二字古得通用歐陽高句釋文序錄云歐陽高始爲之則說文所引歐陽喬說卽據歐陽尚書章句也

周書洪範

皇極皇建其有極○夏侯勝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謀上者

漢書夏侯勝傳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謀安世實不言酒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謀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將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

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奇立宣帝

案夏后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厥後李尋等事張山拊治尚書小夏侯之學獨好洪範災異楊子統孫厚均習先春卿代修儒學以夏侯尚書相傳子孫習先法善推陰陽及消伏災異朝廷多以訪之自古聖人受命而王莫不承天地法五行修五事而御宇宙養蒼生者也政教之所從出本於五行乃逼乎治道明陰陽五行之理所謂尚消息盈虛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也窮經致用之學此其是矣

今尚書貢侯歐陽說云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蕭吉五行大義

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愼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說同

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南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南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

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為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則有瘳也者反其術不死為劇禮記月令正義

先大夫異義疏証曰蕭吉五行大義引五經異義與此略同惟無醫病之法以下三十三字首句作尚書夏侯歐陽說云引月令冬祭腎下云皆五時自相得則古尚書是也

鄭元駁云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無言後者凡言先有後之詞春祀戶其祭也先脾後腎夏祀竈其祭也先肺後心肝季夏祀中霤其祭也先心肝後肺秋祀門其祭也先肝後心肺冬祀行其祭也先肝至其

祭也十一字舊脫去今為補之先腎後脾凡此之義以四時之位五藏之上下次之耳以下冬位在後迄故有先後焉文與此同唯云肝腎脾俱在高下既沙俱在高上與此異不得同五行之氣作此義不與五行氣同也禮記正義所引鄭駁詳正義引鄭駁下有脫字當云月令五祭以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

謹案淮南時則訓云孟冬之月其祀井祭先腎高誘注云井水給人故祀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腎水自用其藏也是冬時所祀或以為井或以為行本有兩說故誘亦兩解之又仲冬之月季冬之月祀井祭先腎均與孟冬同惟禮記月令皆

月並云其祀井祭先腎高誘注云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大夫皆祭五祀嚴蒙士祭其先鄭注云五祀戶竈作其祀行案禮記多言夏殷之制曲禮下云天子諸侯祀冬祀井當為虞夏之制矣故曰虎通五祀篇曰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

薄但祭其先祖耳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祭五祀所以歲一遍何順五行也故春祀山川五祀歲遍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遍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祭五祀所以歲一遍何順五行也故春即祭戶戶者人所出入春亦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深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故月令春言其祀戶祭先脾夏言其祀竈祭先肺

秋言祀門祭先肝冬言其祀井祭先腎中央言祀中霤祭先心春祀戶祭所以特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王剋土故以所勝祭之也是冬腎六月心非所勝者以祭何以為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不得用牛者用豚井以魚膏摩謂白虎通皆王冬祀井為說其所引月令與淮南時則訓同而與今禮記月令異然據高誘淮南注言井或作行疑禮月令本亦有不同

白虎通所據是作冬祀井鄭君所據是作冬祀行也竊以為殷以前並立五祀惟周制立七祀則改祀井為祀行當自周始殷立五祀仍當與虞夏同為祀井洪範篇作於周禮未制之先則其五祀當從白虎通祀井為是白虎通皆用今尚書說也袁準正論以為禮記冬其祀行是記之誤也井不輕於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冬祀井是也秦靜云今月令謂行為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高堂生云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儒家誤以井列於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傅元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

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竈而不祭井之說盡當時已行中間廢闕至魏武重修舊典而祭井焉又放白虎通情性篇曰五藏者何也謂肝心脾肺腎也肝之為言干也肺之為言費也情動得序心之為言任也任於思慮腎之為言寫也日寫萬也脾之為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之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

目爲之候何目能出淚即不能知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所內也肺所以藏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爲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亦有金石異聲亦有孔穴出雲雨以潤天下雨則鼻能出納氣也心所以爲聽何心火之精也南方離卦在上背卦中虛有通卓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爲之候何耳能遍內外別音聲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賢所以智何賢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通而不惑北方水故賢色黑

水陰故腎雙竅爲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洩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位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爲之候何口能啖嘗吾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包曰口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若能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陰者腎之竅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也訓與鄭合是知則爲則之

尚書歐陽夏侯說相合古尚書說以爲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解殊非是鄭君之駮其義精審矣

周書甫刑

爰始淫爲臏宮劓割臲卼劇

尚書虞書正義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劓則劓黥爲臏宮劓割臲卼劇

案說文支部云斀去陰之刑也从支臬聲周書曰刖劓斀黥此所傳書據古文也故以三家文異刖字乃則之誤尚書疏引鄭云則斷耳與被鼻若言其特深刻異黥謂鯨入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若今律文傳書當與之於皐陶之爲鄭所注書用古文本說文傳書當與之同故刀部則字云斷耳也訓與鄭合是知則爲則之

譌也又剠字云刑鼻也从刀臬聲亜文剠或从鼻是知作剠者古文尚書也作劓者今文尚書也椓者斀之假借毛詩亦以椓爲斀大雅曰昏椓靡共箋云椓椓毀陰也毛詩古文此用假借字也剠乃斀之或體庶剠者王鳴盛云庶煮也秋官庶氏注云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云墨黥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須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剠也

墨罰疑赦其罰百率〇夏侯歐陽說云古以六兩爲率

周禮秋官職金疏引異義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鍰

先大夫巽義疏證曰尚書釋文引馬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俗儒謂夏侯歐陽等也此卽指尚書大傳一鎰六兩及夏侯歐陽說古以六兩爲率之言也賈逵以尚書之鍰爲鋝者說文弟十四金部曰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爭聲

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又曰鍰鋝也从金爰聲周書曰劓百鍰是鋝與鍰義同也尚書釋文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尒疋同然則賈鄭解古尚書皆用今尚書說以鍰爲六兩矣釋文引尒疋乃小尒疋小尒疋曰二十四銖曰兩有半曰捋倍捋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此用六兩之說而以鋝鍰爲一亦本說文蓋合古今文家而一之也然說文自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之說而不用今文家說異義當與說文同又案史記周本紀載書甫刑其罰百率其罰五百率其罰千率此依今文尚書也集解引徐廣曰率音刷索隱云

率亦作選按漢書蕭望之傳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選卽率也是今文尚書有作選者歐陽夏侯三家之不同也史記平準書索隱引尚書大傳死罪二千鍰路史後紀卷十三引大傳甫刑傳一鍰六兩鍰卽選也率選鍰皆聲近應劭注蕭望之傳選音刷鄭司農注考工記冶氏鋝讀爲刷是其聲同故古相通用也

鄭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鋼與今書說金今改正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尚書舜典正義

先大夫異議疏證曰案鄭注尚書大傳云死罪出金鐵三百七十五斤則以一鎰六兩計之又與駁異義不同鄭不從古尚書說從今尚書說而以鋝爲六兩大半兩又微異舊世美云衡以斤法十六乘三銖兩之數四十有八兩以兩法二十有四乘四十八得鉄之數一千一百五十二爲實以百鋝爲法除之實如法而一得全鉄十有一不盡五二以分母二十五乘之得分子十三也大半兩者三分兩之二也鋝六兩大半兩卽說文所引周禮說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之說也

謹案此經鄭注已亡王鳴盛云以鄭考工記注及尚書疏引鄭駁異義攷之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既不從古文家而於俗儒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重九鋝爲證考工記又有冶氏戈戟重三鋝鄭彼注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重六兩大半兩爲鎰也今東萊稱戟以大半兩爲鎰十鎰爲鋝鋝重六兩太半兩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又弓人麋三鋝鄭彼注云鋝也彼疏云尚書其罰百鋝等言鋝此與冶氏言鋝鋝與鋝爲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鋝卽是鋝其數當爲六兩太半兩必與馬合也說文金部鋝字下引周禮曰罰百鋝說文鋝字徐邈所云鋝六兩者僅十六銖耳故陸以爲鄭亦同而不暇細晰也

虞夏書一　唐書

侯官陳喬樅學

案孔穎達尚書正義云馬融鄭元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鄭元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蔡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鄭元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先大夫尚書大傳定本曰困學紀聞卷二云大傳說堯典謂

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爲虞書也段玉裁云五家之教是今文尚書例也三科之條是古文尚書例也三科謂作三書之時代堯典皐陶謨禹貢是三篇者或曰虞史記之或曰夏史記之莫能別異故相承謂之虞夏書合商書周書而有三科之說喬樅謂段說未允說文心部引唐書曰五品不遜此古文尚書也與今文三家作訓者異又禾部引唐書曰稘三百有六旬此據徐鉉本也大徐本作虞書亦據古文尚書也與期者異然則謂古文尚書無唐書之目今文尚書無虞夏書之稱豈其然與

堯典第一　一之上

案堯典稱唐書據尚書大傳堯典之前題曰唐傳禹貢之前題後題曰虞傳咎繇謨之前題曰虞夏傳禹貢之前題曰夏傳有書而後有傳伏生說堯典而作唐傳則伏生所治尚書以堯典爲唐書明矣說文禾部引唐書曰稘三百有六旬心部引唐書曰五品不遜則古者稱堯典爲唐書此其確證歐陽生爲伏生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爲博士高者伏生六傳弟子夏侯勝爲伏生五傳弟子夏侯建卽勝之從兄子三家經文皆出於伏生宜無不同也鄭君尚書

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蓋以虞夏同科堯典亦虞史所錄多言舜登庸事故統稱虞夏書此三科之條也虞夏書中實兼有二帝之典故又分爲唐書虞夏書以三者并商書周書數之此所謂五家之教也觀論衡亦以唐虞夏殷周爲五家是其明驗矣

王充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

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湯湯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溶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尚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爲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案論衡書解篇云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迹不傳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傳喬樅謂仲任著書立說於詩三家獨稱魯申公書三家

獨稱千乘歐陽氏此其習魯詩及歐陽尚書之明徵也

今文尚書一

班固漢書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　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歐陽說義二篇

案顏師古注云此二十九篇伏生傳授者據志言兩夏侯卷同而歐陽經獨三十二卷者蓋以後得之大誓二篇增益之也伏生經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其一卷百篇之序也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矣歐陽經既增大誓立於學官故兩夏侯經亦從而增入特并大誓爲一篇而除序不數故仍爲二十九卷以合伏生篇數之舊唐歐陽小異尚書正義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此據漢石經拓本言之要是夏侯之本也

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尚書旋機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

又云書務以天言之

鄭元尚書贊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

案書緯皆用今文鄭君贊從書緯說亦用今文家之言也

論衡須頌篇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爲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矣

又正說篇尚書者以爲古帝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也

所書授事相實而爲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矣

又曰尚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求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使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完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平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又曰傳者或知尚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灰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鼂錯從之學

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

案漢書儒林傳泛引尚書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教鼂錯齊人語與頗川異錯所不知十二三略以意讀之而已

又曰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與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篇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逸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立法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正句句有數以連章有懼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通論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案文選王文考魯靈光賦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李善注引書曰粵若稽古帝堯又東都賦注引尚書文同尚書正義本作曰若後漢書班固傳李賢注亦作曰

與正義本同粵曰古今文之異今文曰若稽古古文曰若是古文作粵之證白虎通義聖人篇云何以言皆作粵若無作曰者逸周書武穆解粵若稽古曰昭天之道照帝之載逸周書本古文也據武穆解亦作粵若是古文作粵之證白虎通義聖人篇云何以言皆繇聖人以曰稽曰若稽古皆繇故云據白虎通引皆繇謨作曰若是今文作曰之證又桓譚新論云秦延君能說堯典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放秦延君傳小夏侯尚書見漢書儒林傳尤足爲今文尚書作曰之明驗也

鄭元尚書注稽同也古天也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

案陳壽三國志高貴鄉公幸太學講尚書帝問曰鄭元云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王肅云堯順放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乘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放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放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喬樅謂正義言鄭君解稽古爲同天用尚書緯說此今文誼也故與

賈馬古文說異高貴鄉公之言誠爲篤論矣

後漢書范升傳升遷博士奏光武曰臣聞王不稽古無以承天

又李固傳固所奏免百餘人共作飛章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

案李固傳解說稽古之義亦以承天言之與范博士同是皆以古爲天用今文尚書家之訓故皆述所聞言之也升爲建武博士時尚書令韓歆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帝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令范博士可前平說升獨持不可退而奏言云云則升非好古學者故知於尚書必習三家今文也

尚書大傳略說曰堯者高也饒也言其興隆炳煥最高明也○又曰堯八眉八眉者如八字者也

案鄭元注大傳敘曰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元始詮次爲八十三篇攷唐書藝文志有伏生大傳三卷暢訓一卷隋志則無大傳而有暢訓先

大夫尚書大傳定本云案尚書大傳有略說一篇諸經義疏每引之暢訓當爲略說蓋形近之譌也

大戴禮五帝德篇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夔龍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說夷

案漢書儒林傳云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攷張生與歐陽生俱伏生所教弟子

見史記儒林傳始昌爲伏生三傳弟子兼通五經后蒼事始昌亦通詩獨爲博士數德數聖皆其弟子大小戴禮記與大小夏侯尚書並出自始昌師傳既同則其所述師說宜無不同矣玆故備錄之以爲參覩互證之助焉

淮南子詮言訓曰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摛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焉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皐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已用不得其道

伎藝雖多未有益也

案詮言訓以天況堯即孔子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之意與鄭君所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天同功其誼正合然則今文家以稽古爲同天之訓夫有所受之矣是蓋孔氏之微言大義而秦漢以來經師相承舊說也

應劭風俗通義皇霸篇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禮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說伏羲燧人神農尚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

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諴案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又稱伏羲氏沒神農氏作唯獨敘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大具大傳之義斯近之矣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諴案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也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

厚也中和之色德施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

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文易之以質使天下崇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酌美舉然如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炳煥最高明也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堯緒也

案劉熙釋名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義即本之尚書大傳又尚書正義引譙周亦以堯爲號皆從今文尚書說

史記三代世表高辛生放勳放勳爲堯帝堯未起黃帝至

佶子五世號帝嚳
又五帝本紀帝嚳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
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淫黃玫純衣彤車乘白
馬
案漢書儒林傳孔安國以今文
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尚書滋多於是
矣逓巫蠱未立於學官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
堯典禹貢洪範皆古文說今攷史記
堯典禹貢洪範諸篇多古文說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攷史記
五帝紀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
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

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
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
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
不離古文者近是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
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未易爲淺見寡聞者道也
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者爲本紀書首遷之言
如此然則遷所采取軼說許擇其與古文尚書有合
者乃載之史記誠以尚書百篇伏生所傳僅二十九
篇而古文逸書得多十六篇較伏生爲詳備耳如堯
本紀言堯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至踐天子位焉云云
舜本紀言堯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及倉
廩使舜塗廩穿井至舜復事瞽瞍愛弟象象欲殺舜
舜使浚井旣入下土舜從他穴出而不危瞽瞍與象
言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至於是四門圖云云皆今文
尚書所缺時或散見於書傳而於古文逸書有合者
故云遷所載尚書多古文說也至其所錄尚書文字
則悉依今文段氏玉裁謂漢人援引尚書皆什見五
學官今文其說甚確橅閒諸先大夫曰五帝紀之
載堯與舜鄰居郁夷曰柳谷便在伏物黎民始飢五品不
訓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夏本紀之載禹貢維篇錯桔
榮播既都周本紀之載洪範毋侮鰥寡皆與今文胎

合司馬子長時書惟有歐陽其大小夏侯二家未立
學官是則史記所據尚書乃歐陽本所述訓義亦今
文家之言也
又案段玉裁云曰若稽古四字爲句不獨皐陶謨也
堯典亦然帝堯曰放勳五字爲句逸周書武穆解
曰若稽古昭天之道此可證也漢策文亦多云惟稽
古帝堯六字爲句曰放勳三字爲句矣
稽古合錄六字連文則知今文家讀堯典亦以曰若
劉向說苑君道篇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

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
此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
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
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
漢書律歷志唐帝帝系曰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封於
唐蓋高辛氏衰天下歸之木生火故爲火德天下號曰
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即位七
十載
白虎通諡篇曰帝者天號也以爲堯猶諡顓上世質直
死後以其名爲號耳所以諡之爲堯何爲諡有七十二

品禮記諡法曰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
案陸德明尚書釋文引馬融云堯諡也翼善傳聖曰
堯放勳堯名是諡同一云堯字喬樅謂堯非諡乃
號也史記明言號唐堯安得以此爲諡檀弓曰死諡
周道也自殷以前未有諡法但以生前之號仍爲死
後之稱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皆是也尚書大傳說
五帝之稱皆與堯爲一例是伏生以堯爲號史記從
尚書大傳說故云號唐堯也尚書正義云周書諡法
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上世之生號陳之
爲死諡明上代質樸生死同稱以此堯舜或云號或
云諡也
白虎通號篇曰帝堯帝舜謂之堯者何堯猶嶢嶢也
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遠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
謂之舜者何舜循舜舜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或曰
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
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
案白虎通此文即述尚書今文家之說所云推信堯
道及風俗通所引尚書大傳舜者推也言其推行道
德三推字皆當作雀疑是傳寫之譌當据太平御覽
引訂正爲雀字

白虎通爵篇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
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
母以爲天下王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
候曰天子臣放勳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
案據尚書中候則放勳乃堯之名此今文尚書說也
陸德明釋文引一云放勳堯字其說非是孔穎達正
義引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鄭知是名者以帝嚳云
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也許愼說文解字力部云
勳古文作勛从員攷周禮司勳注故書勳作勛鄭司
農曰勛讀爲勳勳功也今以說文朋字下引虞書曰

放勛乃殂落證之則尚書古文作勛矣勛古勳字三
家尚書雖皆今文而亦時存古字此類是也
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慶都與龍合婚生伊堯代高辛
氏其眉八彩甘號唐作樂大章始禪位
論衡恢國篇堯以唐侯入嗣帝位
又吉驗篇堯體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有殊奇之骨故有
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當貴故從
唐侯入嗣帝后之位
又須頌篇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
宣无妄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謚不失實也由斯以論
堯堯亦美謚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堯者得實
考也
又藝增篇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
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
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
欽明文思安安
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曰思唐虞之晏晏〇唐章懷太
子賢注引尚書考靈耀曰放勛欽明文思晏晏
又和熹鄧后紀劉毅上書曰崇晏晏之政〇注引尚書

考靈耀曰文思晏晏
又第五倫傳曰體晏晏之姿以寬宏羣下〇注引尚書
考靈耀曰堯文思晏晏
又陳寵傳曰宏崇晏晏〇注引尚書考靈耀曰堯聰明
文思晏晏
案章懷注數引放靈耀皆作文思則馮衍傳注所引
亦當作文思
又郅惲子壽附傳何敞上疏曰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
誅以傷思晏之化〇注引鄭元注尚書考靈耀云道德
純備謂之思寬容覆載謂之晏
案據何敞言思晏之化益足證今文尚書之作文思
晏晏矣其作文思安安者乃古文尚書說也
鄭尚書注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
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此古文尚書說也
鄭爲古文尚書注各如其字釋之故解思字與考靈
耀注文異義別尚書考靈耀本是今文故鄭君作注
皆用今文家說也尚書釋文引馬融云威儀表備謂
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
謂之思解欽字思字又與鄭注不同蓋讀思字爲悤

崔瑗司隸校尉箴曰昔唐虞晏晏庶績以熙
蔡邕司空袁逢碑其惠和也晏晏然
論衡恢國篇唐之晏晏
案晏字古通用安漢書古今人表有晏孺子即左傳之安孺子也
徐幹中論智行篇書美唐堯欽明為先
三國志曹植傳植上疏曰資帝唐欽明之德
隸釋魏受禪表欽明文塞
案塞悉古相通用寒即从窒省聲也思慤同部雙聲故古文作思今文作寒或作塞也

允恭克攘

說苑敬慎篇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甚迄今而盈章
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師古曰攘古讓字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其訓讓字與班固義亦相近

允恭克讓

韋昭國語注書曰允恭克讓
光被四表假于上下

漢書蕭望之傳黃霸于定國等議曰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
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詔曰不顯之德假于上下
中論法象篇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
三國志曹植傳植上疏曰崇光被時雍之美
橫被四表
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曰化溢四表橫被無窮
又王莽傳莽奏曰昔唐虞橫被四表
後漢書馮異傳永初六年安帝詔曰昔我光武受命橫被四表昭假上下
案後漢書桓焉傳云焉傳歐陽尚書孝安帝又鄧宏傳云宏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是安帝於尚書習歐陽氏之學也作橫被者當為歐陽今文本其作光被者乃大小夏侯之異文黃霸從夏侯勝學尚書故引堯典文作光被也
又班固傳西都賦曰橫被六合
又崔駰傳窟篆慰志賦曰聖德滂以橫被兮黎庶愷以鼓舞
又陳寵傳寵上疏曰聖德充塞假于上下是古文今

文並同隸古定本尚書假字衞包皆改作格非是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
萬國黎民於蕃時雍
史記五帝紀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
百姓昭明合和萬國○徐廣曰馴古訓字下云便程東
作然則訓平爲便也○司馬貞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
皆讀曰訓訓順也言聖人能順人也平既訓便因作便
章其今文作辯章便則訓辯遂爲辯章鄒誕生本亦同
也
又高祖功臣侯年表敘書曰協和萬國○又曰尚書有

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歲自全以蕃衞天子豈非
篤於仁義而奉上法哉
案史記述尚書多以訓詁代經文如此紀所引作能
明馴德合和萬國之類是也
禮記大學帝典曰克明峻德
許愼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又
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
案詳見歐陽夏侯經說攷
白虎通宗族篇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
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

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
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
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
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
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
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
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氏
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
案許叔重五經異義言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皆
據異姓有服孔穎達春秋桓六年正義引尚書歐陽

夏侯說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云云與白虎通宗族
篇文同是大小戴禮與大小夏侯尚書同一師承所
述師說亦皆相合於此又獲一左驗矣
漢書平當傳當上書曰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克明峻德
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
案平當習歐陽尚書見於儒林傳是歐陽經作峻德
與大學所引文同
又王莽傳今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
又地理志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
萬國昔堯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以建

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國此之謂也
又敘傳述地理志自昔黃帝經略萬國變定東西掃理南北
又高惠文功臣表敘仕業說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
又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為本也○應劭曰黎衆也時是也雍和也言衆民于是變化用是大和也○韋昭曰蕃多也○師古曰尚書作變而此紀作蕃雨說竝通
案易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故應劭以變化說蕃字之義也古文尚書作於變今文尚書作於蕃草昭以蕃訓為多如其字釋之從今文家說也

論衡藝增篇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與食之民若穿胸儋耳焦僥跂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故尚書言萬國
又偏增篇百與千數之大者也賢於書言協和萬國詩言子孫千億同一意也
克明俊德
論衡程材篇堯以俊德致黎民雍
叶和萬國
論衡齊世篇經言叶和萬國
案此亦今文尚書之存有古字者說文叶字云古文協从日十叶域从口協衆之同和也从劦从十
辨章百姓
詩小雅采菽正義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
癸辛雜識前集引尚書大傳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
班固典引曰愷悌時雍辨章之化洽

辨章百姓
後漢書劉愷傳愷議曰職在辨章百姓○注引尚書曰九族既睦辨章百姓鄭元注云辨別也章明也
采章百姓
白虎通姓名篇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尚書曰采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為百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身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

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物異也氣味雷生
備皆殊百也

案說文采部云采辨別也辨又廾部弁字云采
古文辨據此則尚書古文當作采章今文當作辨章
辨猶古書通用其作徧者同假借字爾雅釋詁便
便辨也是義亦與辨通伏生尚書雖用今文閒亦存
有古字如九共傳使民采采即辨別之辨今本皆改
爲平平白虎通所引尚書采章百姓之改作平章亦
猶是也史記作便章蓋本之歐陽尚書他所引作采
章辨章者殆大小夏侯之異文與

協和萬邦

後漢書明帝紀中元二年詔曰協和萬邦假于上下
案桓榮習歐陽尚書授明帝經見後漢書榮本傳則
明帝所受尚書乃歐陽之學也

於元時雍

洪適隸釋漢孔宙碑於元時雍
案段氏古文尚書撰異云元即今之下字弁之變體
弁蓋蕃之假借古音弁讀如盤喬樅謂作下者亦三
家今文之異字也下樂也義見爾雅釋詁弁樂也義
見詩小弁毛傳

三國志曹植傳植上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
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
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宏廣矣堯之
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誠睦協和萬邦便章百姓協
和萬邦親親之義而不離親親之義
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曹冏上書曰臣聞古之
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
迺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史記五帝紀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
民時○索隱曰尚書言厤象則此言數法是訓厤象二
字謂命羲和以厤數之法觀察日月星辰之早晚以敬
授人時也

又厤書曰堯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飭
茂氣至民無天疫年者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厤數在
爾躬舜亦以命禹緜是觀之王者所重也

漢書律厤志厤數之起上古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
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
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
迺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案尚書正義引鄭志答趙商云先師以秉皆云火宿
爲北詩椅風正義引尚書鄭志答趙商云火宿爲北
則黎爲北正也韋昭引唐固說亦以火宿爲北北陰
位以五行官有火正視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
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爲文則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厤
官也

又藝文志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厤
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是爲政首
又食貨志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又百官公卿表敘書稱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

授民時○應劭曰堯命四子分掌四時之教也
又魏相傳相上書曰明王謹於尊天愼於養人故立羲
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
又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書曰厤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
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又曰敬授民
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
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桴鼓之相應也
案李尋事張山拊受小夏侯尚書見漢書儒林傳則
尋所說尚書是小夏侯之學也
又王莽傳莽下書曰欽若昊天敬授民時
又王莽傳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
雖聖必厤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

續漢書律厤志元和二年制書詔命羲和厤象日月
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厤明時可謂正矣
案後漢書章帝紀言肅宗於永平三年立爲皇太子
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又桓郁傳言永平十五年大授
皇太子經是章帝於尚書習歐陽桓君大小章句之
學也
律厤志又曰若夫祖術開業滔耀天光重黎其上也承
聖帝之命若昊天典厤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
成歲功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厤應天順
民湯武其盛也

後漢書質帝紀本初元年詔曰堯命四子以欽天道
又魯恭傳恭上疏曰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所
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
又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
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蹤道
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者一○又曰夫王者之作因時爲
法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者令冀承天心順
物性命以致時雍
又襄楷傳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
雖聖必厤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

爲萬世之法

又劉陶傳陶議曰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

許愼五經異義天號第六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昊天總爲皇天

案詳見歐陽夏侯經說故

說文解字亦部昊字云春爲昊天元氣昊昊从日夭夭亦聲

案此亦用今尚書說也許君異義以古尚書說爲長而於說文仍从今尚書家爲訓蓋以經師相傳如是且與爾雅相應也

王符潛夫論愛日篇國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有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窮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而力不足也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務省繇役而爲民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是以天地交泰陰陽和平民無妄慝機衡不傾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

尚書正義云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

案江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今文宅皆爲度宅度宇同讀當從度蔡邕石經本作度蔡石經是今文也又鄭注周禮縫人引此下經度西曰柳谷賈公彥以爲伏生大傳是伏生本作度也由此以推則下文宅南交宅朔方今文亦皆作度也段玉裁云正義引夏侯歐陽皆宅日銑字作宅蓋誤依古文尚書耳楊雄方言度尻也東齊海岱之閒或曰度與今文尚書合

史記五帝紀分命羲仲尻郁夷○裴駰集解曰尚書作

嵎夷○索隱曰蓋郁夷亦地之別名也
案此引作尻者子長以訓詁代經文也禺郁一聲之
轉據尚書釋文則史記亦有一本作禺銕也
度禺銕
尚書釋文云尚書考靈及史記作禺銕
案銕卽古文鐵字鐵黑金也古音迴夷故從夷作銕
銕鐵字同禺夷卽嵎銕之省文今文尚書或作嵎鐵
或作禺銕讀皆同夷皆三家之異文也說文土部云
堣堣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直之而出从土禺聲
尚書曰宅堣夷許所據作堣夷及陽谷者皆古文尚

書也江聲以爲冀字蓋誤也當爲青州禹貢云堣夷
既略青州分也
曰暘谷
曰湯谷
史記五帝紀曰暘谷○索隱曰史記舊本作湯谷今並
依尚書字按淮南子曰出湯谷浴于咸池則湯谷亦有
他證明矣
案說文叒部云叒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桑叒木
是湯谷爲日出之所故淮南子云日出于湯谷又放
說文日部云暘日出也唐書曰曰暘谷山部云嵣山

在遼西一曰嵣銕嵣谷也據許引古文作陽谷疑暘
谷嵣谷湯谷皆三家尚書之異文
後漢書東夷列傳昔堯命羲仲宅嵣夷曰暘谷
所出也○又贊曰宅是嵣夷曰乃暘谷
論衡說日篇曰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
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入望不過十里天地合於遠非
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
亦謂之日中儒者論曰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
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
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

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於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
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爲日出入
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
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
十日沐浴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
書又言爛十日堯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
以故不並一日見也誠實論之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
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大小前後若一天安得十日然
則所謂十日者始更自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
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天地之間物氣相

類其實非者多十日似日非實日也

寅賓出日

尚書大傳略說曰春迎日於東郊謂春分迎日也堯典曰寅賓出日此之謂也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寅賓日出謂春分朝日於馬融注周官典瑞及國語皆云天子以春分朝日均用

融注周官韋昭注國語皆云天子以春分朝日均用

伏生大傳說

史記五帝紀敬道日出者此以訓詁代經文也放說文

案史記言敬道日出則此寅字當作賓故史記以敬代

寅辰名賓敬暢也則此寅字當作賓故史記以敬代

之李璇孔子廟碑作賓賓集韻亦引賈逵納日皆其

證也爾雅釋故寅敬也李善文選注引爾雅云賓敬

也是爾雅字亦作賓矣賓尚書釋文云賓如字徐音

儐說文人部曰儐導也據史記以道字代賓字則知

尚書蓋假賓為儐導之儐也

蔡邕獨斷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

春分朝日于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民人事君之道也

秋分夕月于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也

辨秩東作

辨秩東作

周禮馮相氏注辨其敘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

秩南譌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賈公彥疏曰

按尚書皆作平秩不為辨秩今皆云辨秩據書傳而言

案鄭君注周禮用今文尚書故皆作辨秩史記索隱

引尚書大傳作辨秩其文微異

尚書大傳唐傳曰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

謂之春春出也萬物之出也故謂東方春也

便程東作

便秩東作

史記五帝紀便程東作○索隱曰劉伯莊傳皆依古文

作平秩音然尚書大傳曰辯秩東作則是訓秩為程言

便課其作程者也○張守節正義曰便程竝如字後同

耕作在春故言東作命羲仲訓萬民東作之事使有程

期

案史記集解引尚書傳亦作便秩東作然則作便程

者蓋歐陽家之異文也古文秩作斃說文豐部云斃

尚之次弟也从豐从弟虞書曰平斃東作此據古文

經也尚書釋文云平馬作辛普庚反云使也下皆放

此放爾雅釋故抨使也馬融蓋讀辛為抨段玉裁云

古者平辨皆訓使如維詰伾來以圖漢書劉向傳作

平來以圖又俾來示宇淡人所引亦作辨案示字書
序王俾梁伯馬本俾作辨詩桑柔傳云辨治也爾雅
釋故云俾辨抨使也集韻十三耕曰抨抨俾迸平聲
六字同玉裁謂平與辨清濁之合平與俾清次之合
也詩書作從笨之辨本皆字之假借也說文引虞書
作平馬作辨鄭作辨此均古文尚書而因音近不同
也尚書大傳辨秩辨在皆作辨史記五帝紀皆作便
此皆今文尚書辨便古皆通用不得云今文與古
文異也
平秋東作

孟子萬章篇趙岐注曰東野人東作田野之人書曰平
秩東作謂治農事也
案趙邠卿注孟子所引書皆三家今文尚書而字作
平或三家今文亦有作平者或後人改之皆未可定
也
日中星鳥以殷中春
史記五帝紀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尚書大傳曰王春者張昏中可以種黍王秋者虛昏中
可以種稷王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王秋者虛星昏中
以收斂田獵斷伐當上告之天子而下賦之民故天子

南面而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稽不舉力
役故曰敬授人時此之謂也○注云虛北方元武之宿
八月昏中見於南方籍公家之常備
禮記月令正義引尚書考靈耀曰王春者鳥星昏中可
以種稷王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王秋者虛星昏中
可以種麥王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
王者南面而立視四星之中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
力役故敬授民時
案考靈耀之言與伏生書傳同大傳於王冬者昴云
云下有當上告之天子而下賦之民十一字義更完

備
宋李昉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尚書考靈耀曰鳥星為春
候火星為夏期專陽相助同精感符虛星為秋 候昴星
為冬期陰氣相佐德乃弗邪○鄭康成注云虛星北方
宿也昴星西方宿也陰指母也
淮南子王術訓曰張昏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
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
案淮南王時尚書唯有歐陽氏傳伏生之學初立博
士王術訓云皆用今文家尚書說也說苑雜言篇古者有王四時者王春者張昏而中可以

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王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
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王秋者虛昏而中可以
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王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
伐田獵蓋藏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
星之中知民之報施則不賦稽大眾力役農月敬授
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
以其動之時也

案說苑此節全據尚書大傳之文古者聖帝明王恒
以民事為重民之大事在農故尤以農時為先務立
羲和之官以主四時每屆一時必以所當務者上告

于天子下布之民民無廢事農無失時而萬物得以
各遂其生矣厥後夏小正時則月令諸書悉本之堯
典孔子刪定百篇以堯典為首尊而重之若天書然
尚之曰尚書蓋以此也

夏小正戴氏禮記解詁鳥獸字徵○集解曰乳化曰字尾交接也

辟秩南譌

尚書大傳曰中夏辟秩南譌

便程南譌

史記五帝紀便程南譌○索隱本作便程南為云為依
字讀言東作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動息之事

漢書王莽傳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予之東巡必朝祖禰以助東作予之西巡必朝祖禰以勸西成予之南巡必朝祖禰以勸南僞予之北巡必朝祖禰以勸盛藏

案據此足證三家今文有作南爲者僞即古爲字也

淮南天文訓曰歲星未爲南僞注云爲成也未成於夏故曰南爲古僞字多省文作爲說文解字爲母猴也作爲之爲當從人作僞字引申之爲詐僞爾雅釋詁誠諟食詐僞也誠諟者謀爲之爲食詐者虛僞

之僞兼二義也索隱本史記作南爲爲僞古書通用

以南爲訓作耘嬉蓋亦三家今文之說

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

史記五帝紀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

案周禮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鄭注云冬至日在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與否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敘正次鄭君注周禮多據今文尚書其釋致日致月云卽此經敬

致之義經獨於夏言敬致者蓋舉一以例二時也

厥民因鳥獸希革

史記五帝紀其民因鳥獸希革

漢書儒林傳鮑宣守遼西太守日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耐暑

案詩斯干正義引鄭尚書注云夏時鳥獸毛疏皮見與鳳鉏言鳥獸希毛說同希字卽稀之省借攷漢書鳳錯傳云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顏

師古注云錯稱師法而說其義則此所稱卽述伏生尚書之說也儒林傳注師古又引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能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音屬讀而已王充論衡又言景帝使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者好書爲不可鼂錯得於口授寬又漢書儒林傳孔安國以都尉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則鼂治尚書寬不一師蓋先受業於歐陽生後又從鼂錯得伏生所授尚書最後又受

業於孔安國故其業最精厥後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皆出於眞也

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

周禮天官縫人鑿柳注云柳之言聚諸節之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賈逵云書曰者是古文尚書伏生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是作書傳文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

案尚書大傳虞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秋祀柳穀華山鄭注云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是作柳穀者伏生今文也史記舊本亦作柳谷徐廣音義

可證谷與穀通莊子云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亦其證也虞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言古大篆亦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案作昧谷者古文也鄭注古文尚書依賈逵所奏定爲昧谷爾雅曰西至日所入爲大蒙淮南子云日淪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即昧谷曰之將入有蒙昧之象也

申命和仲度西土曰昧谷

史記五帝紀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集解曰徐廣云一無土字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駰案鄭元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索隱曰徐廣曰昧一作柳

柳亦日入處地名

案堯都冀周禮注云昧谷在冀州之域是也爾雅曰西至日所入爲大蒙淮南子云日淪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即昧谷曰之將入有蒙昧之象也

寅餞入日辯秩西成

尚書大傳寅餞入日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踐滅也滅猶沒也丁度集韻云踐滅也書多假踐為殘十八獮云淺滅也書曰殘納日馬融讀通作踐馬讀踐為淺蓋據古文家說今文作踐字則有大傳確然可據也段玉裁云古文尚書當作淺今文尚書當作踐踐尚書大傳殘字恐後人用今本尚書改之五帝本紀曰敬道日入與上文寅賓同訓倘經文作踐不得釋為道也說文曰踐履也蹈踐也道與蹈音同春之敬道道與導同秋之敬道道與蹈同謂蹈履日入之路也蓋今文尚書作踐故馬從之讀古文尚書之淺為踐釋之曰滅也喬樅謂段云道與蹈同謂蹈履日

入之路訓義未晰以大傳餞字為後人所改此不然也史記載此經於寅賓寅餞皆以敬道為訓詁道即導字導猶引也兼有迎送二誼周語侯人為導注云謂賓至為先導也此迎來而導之使至者也孟子曰有攻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此送往而導之使去者也寅賓迎日所出之意故曰敬道日出寅餞者送日所入之意故曰敬道日入如是訓釋經文誼實則順不煩徵實何必分別春言敬道為導引之導秋言敬道為蹈履之蹈哉至謂古文尚書作淺馬讀為踐亦恐不然據釋文云餞踐衍反馬云滅也不言馬本作淺也集韻云淺滅也書寅淺納日馬融讀據丁度語則是馬融讀餞為淺淺非讀淺為踐也踐與殘義近淺之訓滅亦六書轉注之意段必以為古文作淺今文作踐未免勇於自信矣

又曰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訊也訊者始入之貌始入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者萬物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注云秋收斂貌

案愁字先大夫云當如禮記作揫字之誤也注秋字亦當作揫為正

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殷中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史記五帝紀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毨

案史記其民夷易臧氏琳云當是以易代夷轉寫誤兩存之易平也以致切又案說文毛部毨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从毛先聲讀若選訓義與僞孔傳異攷僞傳多與王肅注同三國魏志王肅傳言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注是言敬道為蹈履之蹈哉至謂古文尚書作淺馬讀為踐衍反馬云滅也不言馬融讀淺為踐也集韻云淺滅也書寅淺納日馬融讀據丁度語則是馬融讀餞為淺淺非讀淺為踐也踐與殘義近淺之訓滅亦六書轉注之意段必以為古文作淺今文作踐未免勇於自信矣

又曰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訊也訊者始入之貌始入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者萬物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注云秋收斂貌

案愁字先大夫云當如禮記作揫字之誤也注秋字亦當作揫為正

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殷中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史記五帝紀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毨

案史記其民夷易臧氏琳云當是以易代夷轉寫誤兩存之易平也以致切又案說文毛部毨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从毛先聲讀若選訓義與僞孔傳異攷僞傳多與王肅注同三國魏志王肅傳言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注是肅所注多用古文家說然則說文毨字之訓蓋采今文尚書說也

申命和叔度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

史記五帝紀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案

隱曰案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蓋是也使和

叔察北方載伏之物聞人有報聚尊冬皆藏伏尸子亦

曰北方者伏方也尚書作伏物推之尚書亦作

伏物大史公蓋之而言

尚書大傳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萬物伏藏之

方伏藏之方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者萬物方

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陽盛則呼萬物而養之外

也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也故曰呼萬也者陰陽

之交接萬物之終始也○注云呼萬氣出而温呼吸氣

入而寒温則生寒則殺也

案大傳於朔易云朔始也於朔方明字無訓是伏生

尚書本作北方與史記所錄竟典文同也

淮南墜形訓西北方曰幽都之門○高誘注云幽闔都

聚元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

辯在朔易曰妪

尚書大傳辯在朔易曰短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

公謹藏閉門閤固封疆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

冬固藏也

鳥獸毳毛

淡書擅銅御銅言曰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

案段錯親受尚書於伏生疑鳥獸毳毛即本堯典之訓

鳥獸麋毛

說文毳部毳字重文麋云或从朕虞書曰鳥獸毳毛

案說文毛部云毳毛盛也虞書曰鳥獸毳髦此古文也則麋下引虞書當爲今文矣鄭君注既夕記馬不齊髦云今文髦爲毛足證許所引麋毛亦據尚書今文也但未詳爲何家異字耳隸古定本尚書作氄毛

與史記文同釋文引馬融云氄溫柔貌段玉裁云集聲在古音十三部而尚可讀如述如詩傳適述是也述可讀如允如仲允膳夫漢書作仲術是也故隼聲亦作尚聲釋文氄如勇反徐而允反又如充反仙民而充一切是此字本音其他如勇如充皆轉音也

帝曰咨女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正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史記五帝紀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衆功皆興○案隱曰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度數也而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强月行天一匝又遇及日而與會一年十二會是爲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過半年分出小月六是每歲餘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六十五日舉全數云六十六日其實一歲唯餘十一日若未滿三歲已成一月則置閏若三年不置閏則正月爲二月九年差三月則以春爲夏十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皆反以此四時不正歲不成矣故尚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

案說文禾部云稘復其時也从禾其聲虞書曰稘三百有六旬此古文尚書也江聲云稘則禾一熟故字从禾與秊同意復其時者謂二十四氣復其始之時是也說文又云百古文期从日丌隸古定本用今文作朞字史記多以訓詁代經文信飭百官即允釐百工之訓徐廣音義曰飭古勅字勅本音賚與賚聲相近衆功皆興即庶績咸熙之訓庶衆績功咸皆熙興竝見爾雅釋詁文

漢書律厤志書曰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正四時成歲允釐百工衆功皆美

案此引書作定四時白虎通四時引尚書亦作定與
史記述堯典文不同此歐陽與大小夏侯三家之異
文也江聲云正宇是也隸古定本尚書作定古文
正字開元本改作定誤矣
白虎通四時篇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
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爲一歲也尚書曰朞三百有六
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時者期也陰
陽消息之期也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名據其盛春秋物
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昊天冬曰
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爲昊天等是也

案許君五經異義稱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
蒼天鄭白虎通所載後一說是也白虎通多主大小
夏侯說然則以春爲蒼天夏爲昊天者蓋夏侯氏之
說也
何休公羊傳注曰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
方曰秋指北方曰冬歲者捻號其成功之稱尚書以閏
月定四時成歲是也
蔡邕獨斷曰閏月者所以補小月之滅日以正歲數故
三年一閏五年再閏
後漢書朱浮傳浮上疏曰傳曰五歲再閏天道迺備夫
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
又張衡傳衡上疏曰百揆允當庶績咸熙

庶績咸熙

揚雄剧秦美新曰百工伊凝庶績咸熙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
案據熙古通昆文選注引作基類作基字蓋亦
三家尚書之異文今美新文熙字誤爲喜非是段玉
裁云賈勰作涝熹篇言涝太盛或誤作涝喜匡謬
正俗亦言熹誤爲喜字誤讀若音然則揚雄文喜字
熹之誤也又釋文熙許其反興也玉裁按興也之上
有脫文陸氏音義之例舉馬鄭之異孔者附之首後
人

僞孔訓熙興非孔義當有馬云鄭云熙光也美即光之
說與史記合熙亦訓美者釋詁云熙載也載亦訓事
意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嗣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
乎

史記五帝紀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
堯曰吁頑凶不用○正義曰言將登用之嗣位也帝王
世紀云堯聘宜氏女皇生丹朱
案說文曰部云嚚詞也从口品聲段玉裁曰嚚者又
曰謂丹絑字如此此皆

古文也庸字隸古定本作鷹改郭忠恕汗簡云古文尚書兜作
拔作庸與上文登庸相應言丹朱囂如用之其可
乎史記云吁凶頑不用是遷所据今文尚書亦作庸
字故以用爲訓詁也
又案嚚咨或作訾疑亦三家尚書之異文後漢書
崔駰傳崔篆作慰志賦曰思輔弼以媮存兮亦號咷
以訾咨漢劉寬碑開學稽古訓咨儒林訓咨二字蓋
皆本於堯典錢大昕云說文州疇也各疇其土而生
之春秋晉侯州滿史記作書曼古書酬酢字亦作醻
醋皆其通用之驗

三國魏志文帝令曰軒轅有明堂之議放勛有衢室之
問皆所以廣詢于下也
又蜀志譙周上疏曰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
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
授與人況禍以至乎
帝曰咨疇咨若予采讙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史記五帝紀堯又曰誰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
用○集解曰鄭元曰其工水官名
案史記上文云堯曰誰可順此事即此疇咨若予采
之訓順也采事也並見爾雅釋詁釋言讙

兜隸古定本作鵰改郭忠恕汗簡云古文尚書兜作
咬江聲以爲鵰字不見說文則咬字可從鵰字不可
從也荀悅申鑒政說文兜部云逃欲惡也从儿象兜
曰旁逃屏防此古文尚書也人部云儔具也从人雔
聲讀若疇南濮水處書曰方鳩儔功此所引書當爲
今文尚書鄭君注士喪禮云今文旁爲方是其證已
鳩字或作敖見徐鍇說文繫傳
又案段玉裁云凡古文尚書作方凡今文尚書作旁
如方施象刑白虎通作旁施方告無辜論衡作旁告
皆可證士喪禮注曰今文旁爲方竊謂儀禮則今文

爲方古文爲旁尚書則今文爲旁古文爲方賈雅釋
詁曰方大也此古文家說也又曰旁大也此今文家
說也喬煬謂段說非是三家今文問亦存有古文如
放動作放勛協和作叶和容川作濟川之類皆古文
也必執一以概例之未免近於固矣
淮南本經訓堯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
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邱陵赴樹
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鑿伊闕導廛澗平通溝陸流
注東海鴻水涌九州乾萬民皆甯其性是以稱堯舜以
爲聖○注云振動也滔漫也空防百川泊高墮卑以害

天下滔迫也空桑地名龍門河之陰在左馮翊夏陽北
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梁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
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未鑿之時水道不通江淮合流
四海淇滓無涯畔也伊闕山名禹所開以通伊水廛澗
水名
後漢書張衡傳衡上疏曰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
用不成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識云共工理水
案張衡不信識學故據尚書鯀理洪水之文以春秋
識為疑然據鄭君尚書注以共工為水官名則堯典
驩兜云共工方鳩僝功尚為指理水言之謂共廣聚

人徒而具功事也國語周語言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
卑以害天下韋昭注引賈侍中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
姜姓也與高辛氏爭王或曰共工堯時諸侯今證以淮
南子所載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云云足見堯時共
工實有埋水之事惟其治水不能疏流導滯務在壅防
百川滔高陁卑而天下仍受橫流之害故堯屏而不用
而讙兜之徒乃復舉鯀使理洪水迨後鯀殛禹興其之
從孫四嶽復佐禹治水有功胙四嶽國命為侯伯賜姓
曰姜氏曰有呂見國語則是亦有幹蠱之人矣

史記五帝紀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乂恭漫天不可
案史記述堯典文如此亦以訓詁代經文也
漢書王尊傳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曰靖言庸違象恭
滔天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
後漢書楊賜傳曰驩兜共工則相薦說
中論考偽篇曰萬事錯雜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
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
靖言庸回
論衡恢國篇曰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
堯
案此即指堯典驩兜薦共工之事傳寫者錯誤耳當
作共工之行靖言庸回驩兜私之稱薦於堯於文始
順左傳文公十八年云靖譖庸回是謂共工即此經
之靖言庸違也回違古通用驩兜讙亦相通蓋皆
三家尚書之異文靖隸古定本尚書作靜中論引亦
作靜或亦三家之異文抑後人依今本尚書改之未
可知也攷韓詩鄭風有靖家室章句云靖善也歐陽
詢藝文類聚引作有靜家室靜善也是靖靜古字通
史記云共工善言是亦訓靖言為善言僞孔傳乃云
靜謀也其義與今文家異毛詩大明篇厥德不回傳

云回違也當武篇徐方不回婆云回猶違也山海經
驩頭國亦作讙頭國郝懿行古書通用之驗
帝曰吁嚚哉方命圮族嶽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
九載績用不成
史記五帝紀堯曰鯀貶命毀族不可嶽曰异哉試不可
用而已堯於是聽嶽用鯀九歲功用不成○正義曰簡
雅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孚巡曰
各自紀事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
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復
始也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爲年也按功用不成水害
不息故放退也

又夏本紀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不可嶽曰等之未有
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
水不息功用不成
漢書傅喜傳傅太后詔曰放命圮族○應劭曰放棄教
令毀其族類
又朱博傳龔勝等議曰今博晏放命圮族
案儒林傳休門吳陽高爲博士授梁陳翁生翁生
家世傳業授楚龔勝是勝習歐陽尚書也
又漢書敘傳注孟康曰尚書云方命圮族言鯀之惡壞
其族類
求賢者

案隸古定本尚書亦作方命正義引鄭注云方讀爲放謂放棄教命與慶撫解同釋文引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怪從今文家說蓋古字方與放通爲孔傳讀方如字訓爲方直其義非是

後漢書鄭興傳興上疏曰堯知鯀不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

又郎顗傳顗疏便宜四事曰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猶猶防灾爲其方也

又楊震傳震上疏曰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

宋後漢書楊震父寶習歐陽尚書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桓郁子秉孫彪均傳家學固世習歐陽氏及桓君大小章句也

趙曄吳越春秋帝堯之時遭洪水滔天下沉漬九州陵山四瀆壅閉帝乃憂中國之不康悼黎元之罹咎乃命四嶽乃舉賢良得虞舜中國至于條方莫應人帝堯所任四嶽乃舉鯀而薦之於堯帝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羣臣未有如鯀者堯用治水受命九載功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使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形狀乃殛鯀於羽山

鯀投于水化爲黃能因爲羽淵之神

中論智行篇書美帝堯欽明爲先謂兌之爲鯀堯知其行眾伯未之信也若非堯則四裔多凶族兆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

又審大臣篇苟以衆舉爲賢能則伯鯀無羽山之難而唐虞無九載之費矣

三國魏志三少帝紀高貴鄉公幸太學講尚書次及四嶽鯀帝問曰天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息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德不能明鯀是以試用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宏猶有

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紹陽旭續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惟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性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毀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

又高堂隆傳隆曰昔在伊唐世値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

案江聲云尚書正義引馬融曰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思憂勞謂已之是從人之非遠居於鯀時運當然者謂无妄之氣也王充論衡寒溫篇云易无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劉逸叔都賦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厄五陰厄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漢書律麻志云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

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次歲五十七案易九厄者孟康以爲易傳孟即易无妄也陽九謂旱九年陰九謂水九年其七五三亦皆以水旱年數也計一元四千五百六十歲加次歲五十七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堯時鴻水是陰九之厄故云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云謂已之是因人之非者即後漢書鄭興傳興疏所云堯知鯀之不可用而用之者謂已之明因人之心也則馬說固有所本矣又正義引李禹注云堯

雖獨明于上眾多不達于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此說亦同馬謂喬樅謂据禮記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史記夏本紀云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緒吳越春秋云舜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四嶽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績鯀曰俞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任而已觀其曰修曰績曰嗣皆承鯀而言之則鯀之治水非全無益但不能成功耳鄭興及馬融之言夫固有所受之也與雖長於古學然當西漢之時古文師說多本之今文故孔氏壁中書增多之十六篇

以今文所無遂亦絕無師說然則興之此言必與今文家說大指相同從可知也東漢經師治古文尚書者皆先通今文如賈逵爲古文尚書作訓而述本傳言其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又尹敏少爲諸生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丁鴻從桓榮受歐陽尚書而楊倫傳言倫師事丁鴻習古文尚書劉陶明尚書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古文皆見於後漢書章章可考者也融與兄續俱馬嚴之子續明尚書非治古文者故融爲古文尚書作傳亦兼用今文家說

蔡邕獨斷曰二代年歲之別名唐虞曰載載歲也言一歲莫不覆載故曰載也夏曰歲一曰稔也商曰祀周曰季

案說文禾部季字稔字竝訓穀熟也左傳襄二十七年云稔不五稔也稔也穀一熟爲一季同意也

是歲之曰稔亦與季同意也

帝曰咨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嶽曰鄙德忝帝位

史記五帝紀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貢戚及疏遠隱匿

者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否德否郎古字通用論語子所否者論衡問孔篇引作所鄙者江聲云依字當作啚啚者圖加邑傍則爲都鄙今則廢啚字通作鄙矣

洪範百官公卿表敘曰咨四岳以舉賢材揚側陋

蔡邕獨斷曰朕我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

明明揚仄陋

後漢書劉毅傳毅上書曰簡揚仄陋又遷議傳讓章華賦曰與英奇於仄陋

師錫帝曰有矜在下曰虞舜帝曰俞咨詢如何

史記五帝紀眾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

有鰥在下曰虞舜

尚書大傳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書有鰥在下曰虞舜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

案矜鰥古多通用如詩小雅何人不矜韓詩作鰥是也

又曰昔舜耕于歷山漁于雷澤之中陶于河濱販于頓丘就時負夏

又略說曰舜者准也循也言其能準道德以循堯緒也

論衡定賢篇聖人難知賢人比於聖人爲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安能知聖乎知之如何以朝廷選舉皆歸善爲賢乎則夫善見而人所知者舉多幽隱而人所不識者爲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鰥共工則嶽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爲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

潛夫論潛歎篇虞舜之大聖也德普發聞堯爲天子求索賢人訪於岳后羣后不肯薦舜而反稱其鰥之徒賴堯之聖後乃舉舜而放四子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

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掩也故堯參
鄉黨以得舜

風俗通皇霸篇舜以曰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
制不知名者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又山澤篇墟謹案伺書舜生姚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
三國魏志明帝紀漢獻帝禪位冊曰師錫帝命

又三少帝紀高貴鄉公幸太學講尚書堯典次及有鰥
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
速登進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
久不進用何也顧畯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己位嶽曰

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
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下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
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舜非
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畯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

史記五帝紀舜冀州之人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
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C集解鄭元曰歷山在河東
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曰濟陰定陶
而南陶丘亭是也壽丘在魯東門之北

又曰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
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

成邑三年成都

淮南原道訓昔舜耕于歷山暮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
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
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元德於
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日辯而弗說之不能化
一人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
而移風易俗其惟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

說苑雜言篇曰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尚遇其時
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陶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
堯也

又反質篇曰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
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
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

獄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史記五帝紀獄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
烝治不至姦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烝烝乂不格姦惠棟曰楊孟文
石門頌云烝烝艾是本諸尚書然則古文尚書作艾
也又乃今文耳喬樅又攷說文女部云嬰古文姦从
心旱聲則古文尚書當作嬰爲正其假字作格皆唐

衛包奉敕所改也

又曰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而生象象傲

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之及有小過則受罪順

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

又曰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當

在側

劉向新序雜事一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

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

瞍瞽瞍與象爲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爲出

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

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

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變夷

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孔子曰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舜之謂也

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昔者虞舜孝之至

而不中於瞽叟

又鄒陽傳陽上書曰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

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卑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

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

又宣帝紀元康三年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

親析而不殊○應劭曰象者舜弟也日以殺舜爲事舜

爲天子猶封之於有鼻之國

案此詔又見昌邑王賀傳

後漢書隗囂傳囂上疏曰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小杖

則受

又第五種傳臧吳上書曰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

又崔寔傳崔駰上疏曰昔虞舜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

孝也

又袁紹傳劉表以書諫譚曰象傲終受有鼻之封

又章帝紀永平十八年詔曰至孝烝烝

又宋意傳意上疏曰至孝烝烝

案顯宗從桓榮受尚書則所習歐陽今文也宋意本

傳言意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意少傳父業則意

所稱是大夏侯今文也

又謝弼傳弼上封事曰仰慕有虞烝烝之化

論衡恢國篇舜之烝烝

三國魏志樂陵王茂傳太和元年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

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

帝曰我其試哉

史記五帝紀堯曰吾其試哉

案尚書正義云馬鄭王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今據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有堯曰二字則知今文尚書此經實有帝曰也

後漢書章帝紀永平五年詔引建武詔書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史記五帝紀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正義曰二女娥皇女英也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視其爲德行於二女以理家而觀國也

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

史記五帝紀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正義曰舜能整齊二女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嬀汭使行婦道於虞氏也

又曰堯於是乃以二女觀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

又曰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正義曰括地志云嬀源在河東郡青山東山中下爲舜典姚方興又增益曰若稽古云亂經蔑典皆尚書之舉人也

汭出濟州河東南山按地記云洞水出濟州河東南山接地有二泉下南流者爲嬀水北流者爲洞水二水異源合流出谷西注河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堯德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

後漢書荀爽傳爽對策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能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周體降下勤修婦道

又荀悅傳悅申鑒曰釐降二女陶唐之典

三國志注引獻帝禪魏王册詔曰釐降二女以嬪于魏又魏志后妃傳敘曰二妃嬪嬀虞道克隆

帝曰欽哉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

四門四門穆穆

史記五帝紀堯善之乃使舜愼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

案江聲云帝曰欽哉此是飭舜之詞將試舜而飭使敬其職也僞孔氏分此以上爲堯典以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姚方興又增益曰若稽古云亂經蔑典皆尚書之舉人也

淮南齊俗訓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教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倕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

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
宜其用用宜其人漢皇縱觀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
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析而言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
說苑君道篇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
后稷爲田疇垂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皐陶爲
大理益掌畋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
子爲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
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
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
法而天下治矣

案史記集解引鄭君注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
之職其說與淮南子及說苑合
論衡恢國篇舜以司徒因堯授禪
三國志注引獻帝傳誡魏明帝贈冊曰昔帝堯元愷既
舉四凶未流登舜百揆然後百揆時序內外平成授位
明堂退終天祿故能德冠百王功高萬嶽
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譙周古史攷曰舜居百揆總
領百事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周更名冢宰斯其然
矣
又引荀綽晉百官表注載漢明帝詔曰謁者乃堯之尊

官所以試舜資于四門四門穆穆者也
案尚書義正義引鄭注云賓讀爲儐儐舜爲上儐以迎諸
侯據鄭說則史記所言諸侯遠方賓客皆敬訓義亦
合放明帝習歐陽尚書者詔所云云蓋用歐陽氏說
也
後漢書禰衡傳孔融薦衡疏曰增四門之穆穆
納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太平御覽皇親部引尚書大傳曰堯爲天子丹朱爲太
子舜爲左右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
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致天

下於大麓之野○注云肖似也堯受運衡知天命之所
在而授又深知朱之不似不欲命於天誅如桀紂也
又珍寶部引尚書大傳曰堯致舜天下昭以昭華之玉
案晁錯傳賦九引尚書大傳同
徐堅初學記帝王部引尚書大傳曰舜耕于歷山堯妻
之以二女扁其九子也贈以昭華之玉
案文選李善注引大傳云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
華之玉
四史發揮引大傳曰堯推尊舜屬諸侯焉致天下於大
麓之野○鄭注云山足曰麓麓者眾隊也古者天子命大

專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陞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

淮南俗務訓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乃編以九子賜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以爲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

又太平御覽訓堯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夜夢茨不剪采椽不斲大路不盡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鏤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益其奉養

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憒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

說苑至公篇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以爲天子富有四海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者乎非帝堯其孰能行之

史記五帝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

又曰舜入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

又曰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嘗與倘復欲殺之使舜上途廩捐廷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嘗與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嘗與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嘗與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爲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嘗與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索隱曰言以笠自扞已身有似鳥張翅而輕下得不損傷烈女傳云二女教舜鳥

工上廩是也空音孔列女傳所謂龍工入井是也○正義曰通史云嘗與使舜浚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也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衣裳龍工往入井嘗與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也括地志云舜井在濮州雷澤縣西外城中又有一井者舊傳云並舜井也舜自中出

論衡吉驗篇舜未逢堯鯀在側陋嘗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故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修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

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天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
野禽蟲不能傷卒受天命踐天子祚

案論衡吉驗篇之言與史記五帝紀合此蓋亦歐陽
尚書說也惟塗廩浚井論衡以爲在未逢堯時爲有
小異耳攷論衡書解篇於書家獨舉歐陽公孫是其
治歐陽尚書之明證太史公時尚書獨有歐陽博士
知史記所據尚書是歐陽氏學故充述書家說與史
記所載同也又攷孟子萬章篇云父母使舜完廩捐
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
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

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
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趙岐注云完治廩倉
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
捐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
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揜其井
井以爲舜死冥象與母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
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
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
有取其善者故引爲己之功也欲以牛羊倉廩與其
父母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弤弓也天子

陽生受尚書又從孔安國受業以授歐陽生之子夏侯勝從始昌受尚書又事兒寬門人簡卿又從歐陽氏問以傳夏侯建故三家尚書章句時有逸書所載者具採入其中也此浚井一節以當時情事言之舜既從匿空出去自應先反其宮象於揜井後方與父母議所分然後往豈能先止舜宮居而鼓其琴太史公所述在尚書殘闕之餘不如孟子所見完書、尚得其實矣

又知實篇曰聖人不能神而先知虞舜大聖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之情早諫豫止既無

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為何故使弟與父得成殺已之惡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也

後漢書范滂傳滂上疏曰孝子殞命以寧親恕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

水經濁漳水篇鄘道元注引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

案此所引亦尚書說非經文也據淮南子說堯典亦云賜以昭華之玉又初學記及李善文選注引大傳均有堯賜舜以昭華之玉語是今文家說如此水經注或引尚書中候文也

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予前在大麓至於攝假又張竦草奏莽曰秉冢宰職堰安國家四海輯睦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

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新論曰莽試於大麓者傾錄尚書事如今尚書官矣

後漢書和熹鄧后紀劉毅上書曰總覽大麓經營天物又宋意傳班固贊然山鉻納于大麓

又劉愷傳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殷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和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與重焉

風俗通山澤篇麓謹案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舜納于大麓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

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元圭告功烈風不迷於山者也

三國志文帝紀注引魏王上書曰天下神器禪代重事九州攸平詢事考言然後乃命○又曰舜有賓于四門之勳乃受禪於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祿于有虞

論衡正說篇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又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

此者高大堯舜以爲聖人相見不須觀試精耀相照曠
然相信又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
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
事衆多並告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聖
成事繇難知佞使暑陶陳知人之法安難知聖亦難別
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舜賢四嶽舉
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
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
復令入大麓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
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

爲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皆失實之說也

案論衡所駁尚書說疑指大小夏侯之學何以明之
漢書于定國傳上報定國曰萬方之事大錄于君攷
儒林傳周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
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以
大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爲光祿大夫霸以
帝師賜爵號褒成君據元帝報定國書有萬方之事
大錄於君語是用大夏侯說可知時定國爲丞相凡
三公丞相皆可云大錄不必居攝也又據桓譚新論
言試於大麓爲領錄尚書事則亦守小夏侯之說者

夏侯說王肅注古文尚書云讓猶辭也堯以天下辭其子而授舜舜又辭其子而授禹是其事也
故不從鄭君書注九山伐木之說而訓為大錄也
帝曰假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不怡
史記五帝紀堯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于德不懌○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
舜讓于德不台
史記自敘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

案史記自敘又曰慧之早實諸呂不台徐廣音義曰台怡懌也不為百姓所說又漢書司馬遷傳遷報任少卿書曰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皆用今文尚書說玉裁云史遷台怡通用說文台為敬悅然則台悅古訓也太史公以故訓之字更之作不懌索隱曰懌一作怿字說文無之懌即今懌字徐廣在晉末宋初其時今文久亡而不台諡哉祖飢猶能敷典者或其書僅存或雖亡而佚見於他說且蔡邕所勒石經文固未亡也台古文尚書作嗣此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之

一也魏晉時古文尚書漸盛今文尚書漸亡隸釋載魏公卿上尊號云讓德不嗣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甲子魏王上書亦云猶執謙讓之德不嗣皆據古文尚書也台聲司聲古音同在弟一之哈部是以公羊治兵作祠兵韓詩嗣音作詒音今文泰誓俾君子易嗣作俾君子怠與此嗣作台正同此駁異之因乎音韻者也
後漢書班固傳固典引曰有于德不台淵穆之攘○章懷注引前書曰舜攘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
案文選典引篇李善注引尚書曰舜攘于德不台漢

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為嗣然則章懷注所云前書音義台讀曰嗣即韋昭之說也攷漢書王莽傳張竦草奏稱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此嗣字乃後人所改漢書原文實作不台證以後漢書注引前書曰舜攘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如原文作嗣則音義何煩改讀乎又證以文選注引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為嗣如原文作嗣則韋昭當直引古文尚書曰舜攘于德不嗣否或刻古今文之異同曰今文嗣為台不當引古文台為嗣又於音義言台讀曰嗣也或以為張竦好古文草奏所稱是古文尚書此殆不然前漢

時古文藏在中秘世所不習竦奏欲以宣示朝野豈有引世所不習之書而以曉人耶況竦草奏中引堯典納于大麓為說又確有明徵知其據今文尚書斷然無復可疑也江聲則謂古尚書亦舜作不合其作非周者乃偽孔氏之亂經抑或過矣喬樅按古文合為嗣續有漢書音義章昭說可據其作合作怡者皆三家之今文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尚書大傳曰上日元日受命于舜也

案鄭君尚書注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此亦今文家說也白虎通三正篇云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是可證今文尚書說舜禹受命皆改正朔矣

史記五帝紀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

○集解曰鄭元云文祖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正義曰舜受堯終帝之事於文祖也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氣也五府者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鄭注云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皆虞謂之五府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靜四行之主故謂之神斗周曰太室紀者白帝招拒之府名曰顯紀紀之神主周曰太室紀者白帝招拒之府名曰顯紀紀法也金精斷割萬物故謂之顯紀周曰總章元矩者黑帝叶光紀之府名曰元矩矩法也水精元昧能權輕重故謂之元矩周曰元堂靈府者蒼帝靈威仰之府名曰靈府周曰青陽

案鄭君尚書注以文祖為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江聲云帝堯火德赤帝之所感生故以文祖為五府之大名受終于文祖為五府之一是漢儒經師說皆如此故史記以文祖為堯大祖也

漢書律歷志虞帝帝系曰顓頊生窮蟬五世而至瞽叟瞽叟生帝舜處虞之媯汭因以為姓舜以天下火生土故為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

大戴禮五帝德篇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

啓竣之子也曰重華協于帝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咨汝舜天工人其代之歷試諸艱乃烈厥中帝曰俞予聽汝作朕股肱
耳目汝明勗哉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六律七音五聲八風以閒出納五言汝聽予欲以六德讓于治忽以五
聲聽出納五言汝聽予欲觀古人之像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
以出納五言汝聽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予欲聞汝惟時亮天
功欽哉惟時相天之道用弼直予欲羅文明以揚侧陋師錫帝曰俞咨
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若予采巽朕位岳曰否
德忝帝位曰疇咨若予同汝其往欽哉三載有成汝陟帝位舜讓于德
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
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歸格于藝祖用特五月南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五月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禮北巡守至于北
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按舜典堯授舜之事詳矣仲尼盛德大業至於是為極而堯之所以
授舜者亦於是乎在故孟子萬章問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孟子曰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
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諸侯能
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
之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
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
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
安之是民受之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
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之所為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
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
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
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又引書大禹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昌言曰俞帝曰俞如何禹
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用佑之
吉無不利禹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且以一人之心之微而欲
天下之從己難矣帝曰吁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
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不矜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
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
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按大禹謨堯舜授受之際其言詳矣而堯之所以授舜者亦於是乎
在故孟子萬章問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孟子曰天與之者諄諄然
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
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
使天子與之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昔者堯薦舜於
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
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
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天
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
之所能為也天之所為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
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
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
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又引書大禹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昌言曰俞帝曰俞如何禹
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用佑之
吉無不利禹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且以一人之心之微而欲
天下之從己難矣帝曰吁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
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不矜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
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
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按大禹謨堯舜授受之際其言詳矣而堯之所以授舜者亦於是乎
在故孟子萬章問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孟子曰天與之者諄諄然
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
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
使天子與之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昔者堯薦舜於
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
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
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天
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
之所能為也天之所為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
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
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
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又引書大禹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昌言曰俞帝曰俞如何禹
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用佑之
吉無不利禹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且以一人之心之微而欲
天下之從己難矣帝曰吁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
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不矜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
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
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按大禹謨堯舜授受之際其言詳矣而堯之所以授舜者亦於是乎
在故孟子萬章問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孟子曰天與之者諄諄然
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
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
使天子與之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昔者堯薦舜於
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
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
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天
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
之所能為也天之所為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
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
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
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璣音機之文而禹貢璣字則詳釋之可知陸德明本作機故不爲音焉石經以下皆作璣此因上文璿從玉旁而誤也又爾雅釋故郭注書曰在璿璣玉衡釋文云璿音旋又作璇璣字無音知陸本亦作機也文選東京賦薛綜注引書曰仰觀天璣李善注云天璣北極星也尚書攷靈耀曰仰觀天璿玉衡尚書攷靈耀曰璿璣玉衡尚書爲此璣曹植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璣然璣與機同也按此正當云尚書爲此機以別於考靈耀之從玉曹植秋胡行亦作機其下總申之曰璣與機同也其訓釋則或以在璿璣爲在帝位或云觀於機衡而陟帝

位或專指儀器觀天言之今古家說之異也喬樅謂伏生今文祇作旋機歐陽尚書同大夏侯尚書亦同今本史記漢書之作璿璣乃後人轉寫者改之其以璇機玉衡專指儀器觀天言之則小夏侯之說也

史記五帝紀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又封禪書尚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又律書曰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

二子

又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

春秋運斗樞曰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瑤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

又文耀鉤曰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旋機又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

案江聲云諸說皆以旋機玉衡爲北斗雖與大傳不同其實皆是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論語爲政篇云譬如北辰居其所是天體運轉而北辰乃其運轉之中央常居其處運而不移者故謂之旋機故曰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也蓋北極者天體左旋之機斗之言主北斗爲恒星之主恒星隨之而運二萬五千四百一十一年有餘而右旋一周者也則斗魁爲恒星右旋之機故北極斗魁皆爲旋機也斗柄則回轉于天如稱之衡故謂之玉衡言玉者蓋取其色白而晶瑩也斗柄所建可以審時王者順天時以出政必察視之故曰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杓攜孟子云周公思

兼三王以施四事大傳則云周公思兼三王之道以
施于春秋冬夏揆此而孟子所謂三王謂天地人三
統四時謂四時之事皆帝王出政必參乎三才合乎
四時故云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乃
俗儒謬解以旋機爲渾天儀以玉衡爲其中橫管所
以闚儀者夫天垂象以示人昭然易見豈以聖人之
明睿猶不能審而必假機械之器以爲智乎甚者改
旋機爲璿璣謂璣衡皆以美玉爲之焉季長亦爲是
說與大傳乖異喬樅謂以旋機玉衡爲渾天儀者蓋
小夏侯之說禁邕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

曰宣夜三曰渾天惟渾天近得其情又云玉衡長八
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璣以象天而
以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璣徑八尺圓周二寸
而强察邕若石經用小夏侯今文則其說璇璣玉衡
當亦本之小夏侯也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落下
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
能違也攷閎與妄人皆武帝時人其時渾天儀象尚
未鑄作歐陽尚書已立學官張生亦爲博士大夏侯
之學傳自先世都尉及始昌隨家法而守師說當亦
無變惟小夏侯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

相出入者竟引以次章句故立說時有不同耳
董仲舒春秋繁露基義篇說詞郭曰天之麻數在爾雅
言察身以知天也
說苑辨物篇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正四時之律麻放
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麻
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
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
漢書王莽傳虞帝受終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二年詔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

據璇機玉衡以齊七政
又郎顗傳顗條便宜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月合其明旋機動作與天相應
續漢書律麻志元和二年詔曰考在機衡以正麻象庶
乎有益
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劉廣等言曰堯稱麻數在爾璇
璣以明天道○又引魏王上書曰堯禪重華舜其兒諸
之德舜受文命乘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嶽上觀璿璣
又管寧傳正始太僕陶邱一等薦寧曰上正璇璣協和
皇極下卑群生雍倫攸敘

又失志步隋傳隋上疏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宮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

尚書大傳注經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

禮記王制正義引尚書大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注云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邊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

案此卽釋秩字之義也又風俗通山澤篇引其餘山川下作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

說苑辨物篇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遂類于上帝

史記封禪書尚書曰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

案說文帝部云禘帝嚳也从二諦省古文諦虞書曰禘類于上帝據許言諦爲古文則諦爲今文矣史記封禪書引尚書作遂者以詁訓代之也肆遂古同聲漢書引皆作遂者以詁訓代之也見大戴禮夏小正傳此古訓也周禮鍾師職杜子春注引書叔玉國語注亦云肆遂也是肆有遂義或今文尚書有遂作遂字者未可知也

漢書郊祀志虞書曰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

又敘傳述郊祀志云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

案王莽傳云虞帝受終文祖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所引與郊祀志同據漢書及說苑辨物篇與大傳注則經本作望秩于山川而史記所引今文尚書皆無秩字論衡祭意篇引尚書文亦同蓋歐陽經作望于山川無秩字與古文尚書合後漢書光武紀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羣神詩皇矣正義引尚書夏侯歐陽說類以事類祭之在南

方就南郊祭之
禮記王制正義引五經異誼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
以事類祭之
案許君異誼又引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謹案
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是從古尚書說說
文解字示部云禷以事類祭天神是用今尚書說詳
見歐陽夏侯經說攷
煙于六宗
尚書大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
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煙于六宗此之謂也

○注云煙祭也字當爲禋馬氏以爲六宗謂日月星辰
泰山河海也月令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如此則六宗近
謂天神也以周禮差之則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也
洪适隸釋魏受禪碑煙于六宗
案大傳煙字舊作湮先大夫曰路史餘論五云禋于
六宗大傳作煙則事止燔燎據此是大傳字从火旁
聖作煙故鄭注亦釋之曰祭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
上帝鄭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
說以痤埋爲解其作煙作禋者三家尚書之異文也
字則注語不可通矣史記孔子廟碑以供煙祀樊
毅修西嶽廟記瘞柴燎煙西京賦升高煙于太乙皆
作煙字與大傳合
禮記祭法正義引異誼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
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
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天並祭之
論衡祭意篇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
徧于羣神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
之故曰六宗
案仲任釋六宗正用歐陽家說段玉裁云六宗諸家

說各不同詳司馬彪祭祀志注劉昭有取於虞喜地
祭之說其言曰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
非同禮之祭也夫豈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
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禮虞書不同祀
名斯隔周禮則煙音形兩異虞書加土正合祭義此
爲非疑以爲可了於曰瘞書不同曰虞書加土則梁
時尚書其字作禋或從俗作堙不作禋也謂禋即爾
雅之祭地曰瘞埋故曰正合祭義劉昭在梁時所據
者不同如此喬樅按古文尚書當是作禋字故虞喜
說以瘞埋爲解其作煙作禋者三家尚書之異文也

馬鄭王古文尚書注皆說從今文禮字餘詳歐陽夏
侯經說攷
何休公羊傳注曰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祭
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
山川視卿大夫
案鄧公以祭天社稷宗廟六宗五嶽四瀆並稱知其
解六宗當亦用歐陽夏侯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宇不
及四方在六合之中爲說也
望于山川辯于羣神
史記五帝紀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辯于羣

神○徐廣曰辯音班○正義曰辯音遍謂遍祭羣神也
案惠棟云樊毅修西嶽廟記云辯于羣神辯亦音班
也後漢建武石刻及黃圖元始儀皆云班于羣神江
聲曰鄭注儀禮士虞記云古文班或爲辨辨字同
然則古或以辯爲徧或以辯爲班矣喬樅攷儀禮鄉
飲酒鄭注云今文辯皆爲徧大射儀注同是辯爲古
宇徧乃今字也伏生爲秦博士其所傳尚書時亦兼
存古文小篆惟通錯所受則寫以隸故歐陽大小夏
侯三家今文各有同異或用古字或用今字如此經
所于六神或作徧或作班之類是也
班于羣神
揚雄太常箴曰稱秩元祀班于羣神
續漢書祭祀志注引書曰秩元始儀曰孟春正月上辛
上丁親郊祭天南郊以祖配靈祇班瑞于羣后
揖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嶽群牧班瑞○集
史記五帝紀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集
解曰馬融云揖斂也
又封禪書尚書曰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
○徐廣音義曰還一作班
漢書郊祀志虞書曰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

瑞○師古曰揖與輯同合也
案揖尚書正義本作輯惠棟云史記作揖五瑞魏修
孔子廟碑亦云揖五瑞蓋古字皆以揖爲輯王鳴盛
云國語晉語君輯大夫就車是揖輯字通江聲曰馬
融注又云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
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覲往班之聲謂羣后卽四嶽
羣牧堯命斂其瑞既乃擇月日使舜見之而還反其
瑞焉使若舜特班之者故書班瑞非謂舜覲往班之
也喬樅謂史記五帝紀述堯典文作揖五瑞見四嶽
諸牧則封禪書所引漢書當亦同其作輯作岳者疑

後人依今本尚書改之耳或曰白虎通引尚書亦作輯五瑞蓋三家今文有作輯者以古字辑輯通用也

輯五瑞

白虎通文質篇曰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瑞信也故尚書曰輯五瑞鄭玄曰輯斂也斂四嶽謂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琥也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珪以朝諸侯諸侯執圭以覲天子珪之爲言信也上有所覆下有所信尚書大傳曰天子執珪以朝諸侯又曰諸侯執所受圭與璧朝于天子無過者復得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者謂其圭能正行者復還其圭三年圭不復

少牢以脅

周禮玉人琥引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注云君恩賜之臣敬進

陳祥道禮書引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言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爲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謂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朝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

堯典第一

今文尚書一 一之下

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如初禮歸假於禰祖用特

史記五帝紀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於祖禰廟用特牛禮○集解曰馬融曰歲二月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三帛三孤所執也一死雉士所執也五器上五玉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也鄭玄曰歲二月建卯之月也五玉即五瑞也執之曰瑞也柴祭東嶽者考績柴燎也必三者爲陽氏後用赤繒高陳列曰玉帛所以薦玉也必三者爲陰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正義曰堯於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正義曰望秩於山川乃以秩望祭東方境內之名山大川也言秩者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既見東方君長乃合同四時氣節月之天小日之甲乙周禮大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正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因巡狩合正之二年諸爲也鄭玄注周禮大宗伯云羔小羊也取其羣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卿執羔大夫執鴈按羔鴈性則可生爲摯雖不可生爲摯故死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摯音至執也鄭玄曰摯之言至所以自致也

案公羊傳隱公八年徐彥疏引鄭尚書注曰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故上文正月上日爲堯正建丑之月則建卯當爲三月經於二月上特加歲字明其爲正歲之二月故知此爲正歲建卯之月也鄭注周禮小宰職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是知巡狩必以寅正之仲月矣殷正云者周禮之書凡言正月之吉者皆謂周之正月凡言正歲終言歲終皆謂夏正之寅月也上推唐虞卒創斯例曰正月者唐正月也曰歲二月也鄭以經文此云歲二月則知上文正月之下不言歲者非建寅也二月系諸歲則建卯之月也惟寅

數得天稘歲自閏虞以來已無異說作堯典者更之
史官也書法精嚴如是
二生一死贊
史記封禪書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岱宗泰
山也柴望秩於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
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
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
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
嶽嵩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泰山一名岱宗東岳也
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衡山一名霍山一名南嶽
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樂三帛二牲一死贄五

月巡守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守至西嶽西嶽
者華山也十一月巡守至北嶽北嶽者恆山也皆如岱
宗之禮中嶽嵩高也○師古曰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
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五樂尚書作五玉今
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即五瑞二牲羔鴈也
案禮記王制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
山川覲諸侯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
服正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
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
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此用今

文尚書也故作假于祖禰與今文尚書作禰祖者同
與古文尚書作藝祖者異據禮記東巡守文下言禮
樂制度衣服正之則是其所據尚書竟典亦有脩五
禮五樂之文尤足與郊祀志互相證明班固漢書多
用夏侯尚書禮記本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故脗合
也迨後歐陽大小夏侯學亡於永嘉之亂今文遂無
可考後人傳寫史漢疑文與東晉晚出本尚書不同
故或存五樂而去五玉或存五玉而去五樂此志所
以有作玉作樂之不同耳師古之解五樂謂春則琴
瑟云云實襲漢書音義舊說以爲之注也又巡狩漢

書引作巡守按巡狩本取巡所守之義則當以作守
者爲正禮記王制正作巡守與郊祀志同是夏侯尚
書本作守字也

遂至岱如初禮

何休公羊傳隱公八年解詁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
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
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
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至于祖禰用特
歸假于祖禰用特

案隸古定本尚書無遂至岱如初禮六字釋文引姚
方興本云至于北嶽如西禮焉脩本作如初禮攷史
記封禪書於皆如岱宗之禮下又云中嶽嵩高也漢
書郊祀志亦同則如初禮之上明有脫文鄧公解詁
所引尚書曰云眞今文家之本也但其引經文亦
無五樂二字者或亦後人轉寫據梅賾本尚書去爲
衍文而去之如假改從格禰祖改從藝蓺之類乎公
羊釋文云格本又作假同古百反禮乃禮反本又作
藝案格字作假者是也禰字作藝者非也段玉裁云
何所據者今文尚書其說六宗用今文說可證也淩

人改禰作藝非何意矣

又案段玉裁云史記漢書言至岱宗至南嶽至西嶽
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亦備
五嶽之訓故而已應劭風俗通義曰中嶽嵩高也王
者所都故不巡焉按應氏說可證今文古文本皆無
至于中嶽之文何鄧公則補經文曰遂至嵩如初禮
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書郊祀志爲密足矣論衡
書虛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
恆山不言中嶽亦可以證今文本無中嶽喬樅謂此
不然也應劭所云中嶽王者所居故不巡焉者蓋指

覲諸侯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樂諸
畢以諸侯各朝于方嶽之下於此中嶽無事又王者
所居爲首善之區政教所須先自近始無煩重申巽
命其柴祭及望山川班瑞之禮中嶽自當與四嶽
同豈有祀典大事獨闕中嶽之理惠棟亦云今文尚
書不可考然何邵公所引不爲無據也
尚書大傳虞夏傳曰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攝四奧沈
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代黍
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舞株離其歌聲比余謠名
曰晳陽侯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

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謢或其歌聲比
中謠名曰初慮幾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
步于秋祀柍殺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
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芬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
中謠名曰鼬來陶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
舞齊落歌曰緩緩和伯之樂舞丹凰歌曰齊樂案和伯之樂一
段舊有舛錯今訂正并論八音四會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
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舜之聲猶惡關
於律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
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脩六律五聲八音七

物之秀實動搖也于大也八月酉巡守祭柳穀之氣於
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秋伯秋官士也官陶掌之蔡猶
衰也俶治也言象物之始衰也和伯和仲之後也元鶉
言象陽鳥之南也歸來言反其本也岱山極山也十有
一月朔巡守祭陰都北稱幽都也冬伯冬官司空也言象
物之終也齊或爲聚族當爲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
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關猶入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
八音鐘鼓管磬塤篪柷敔琴也七始黃鐘林鐘太蔟南
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蔟

猶聚也樂音多聚以爲八也五謂引在北方鼓在東方
之屬天所以理陰陽也

案伏生此傳說脩五樂事至詳且悉皆巡守時之事
則其所傳尚書經脩五禮之下五玉之上有五樂二
字明甚今文三家尚書皆出自伏生亦必有五樂二
字故漢書郊祀志引虞書猶載其文也

尚書大傳曰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
告於祖遂奉以載於齋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
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

案段玉裁云此與禮記脩子問白虎通巡狩篇相合

正釋經歸假于祖禰也漢人乃用其
文尚書作璽祖鄭訓爲文祖馬王訓爲祖廟皆非許云堯廟也此據
今文以釋古文也許叔重說文不收爾雅雖
錄之於字林以補叔重闕遺何休公羊曰父死稱
考入廟稱禰作疏引傳說云禰父也小徐本說文亦部
廟是神示猶自最近于己故曰禰小徐本說文示部
有禰字云秋敗也从示爾聲然則禰廟字本當作禰
廟而假秋敗之字也

禮含文嘉曰天子三公諸侯皆用三帛以薦玉○宋均
注云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

用一色之帛

案公羊傳疏引鄭尚書注云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
玉者以帛薦之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纁也
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纁也
致史記正義先引馬融曰三帛三孤所執也又引鄭
玄云與公羊疏同馬以三帛爲三孤所執此蓋古
文尚書說也鄭君解三帛與舍文嘉說同是用今文

家尚書說

叶時月正日

白虎通巡狩篇工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

也爲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禮義正法度同律曆時月皆爲民也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

　　柴叶者卅之或體說文云協眾之同和也从劦从十

　　叶古文協从日十叶或从口

又曰巡守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又曰巡守祭天何本巡守爲祭天告至尚書又曰歸假于祖禮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

曰東巡守至于岱宗柴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假于祖禰尚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視告祖禰使祝過告五廟羣禰也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也故王制曰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頒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遂于禰廟見禰何辭從卑不復尊者之命至禰不敢不至祖即祭告天爲告事也祖爲出辭也義異告于尊然後乃辭出王者諸侯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孔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示有尊也無遷廟主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廟遂奉以出每舍奠幣皆遷主命也必以遷主

者謂廟不可空也

又曰嶽者何謂也嶽之言物物功德也東方爲岱宗者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爲霍山者萬物盛也霍之爲言護也言萬物皆護養而物也西嶽爲華山華之爲言獲也北方爲恆山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爲嵩山嵩山高大也故尚書大傳曰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

又三軍篇曰王者將出辭於禰遂格祖禰者言了達面之禮尊親之義也尚書曰歸假于禰祖出所以告天何示不敢自專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

告天者天道質無內外故不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見告於大廟不告也

　　案此篇引尚書曰歸假于禰祖今本作藝祖段玉裁云此淺人用古文尚書改之也攷巡守篇亦引歸假于祖禰不應此獨同古文尚書作藝祖且上文云王者將出辭於禰遂格於祖禰下引王制證辭於禰遂格於祖禰則斷非藝祖字況下文又云尚書言歸假於祖禰可證乎

說苑修文篇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天子五年一巡狩諸侯朝于東岱柴而

望祀山川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
八月西巡狩至于北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有一月北
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論衡超奇篇九州多山而華岱爲宗門方多川而江河
爲濟者華岱而江河六也
風俗通正失篇謹案尚書天子巡狩歲二月至于岱宗
孔子稱封泰山曜梁父可得而數者七十有二蓋王者
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
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廟石而出扇寸
而合不崇朝而遍天下唯泰山乎

又曰漢家起自東方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
也萬物萃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
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月南巡狩
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
山也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
之禮中嶽嵩高山也王者所居故不巡守巡者循也狩
者守也道德太平悉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
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
嶽者犒也犒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又曰謹案尚書大傳記江河淮濟爲四瀆者

通也所以通中國垣溝使長陵居施五穀也江者貢珍
物可貢獻也河者播播爲九流出龍門也淮者均均其
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漢書律曆志載書曰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長信
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以
旅陽宣氣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
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
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筒以聽
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此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
之以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

氣正十二律定矣度者分寸尺丈引申也所以度長短也
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
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
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
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
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
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衡平也權
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
之平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
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王衡權者鉄兩斤鈞石也所

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秉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又曰假于祖禰

又安帝紀延光三年春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幸太山柴告岱宗夏四月乙丑車駕入宮假于祖禰

又張純傳純奏曰昔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

續漢書律曆志元和二年詔曰昔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

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遍覲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璣衡以正厥象歷乎有益

徧于羣神

詩周頌鄭箋曰昔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

班于羣神

續漢書祭祀志載泰山刻石文曰惟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后同律度量衡脩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

案周頌正義云昔一月不言徧于羣神此一句衍文

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之耳喬樅謂據光武泰山刻石亦有班于羣神四字與鄭所引尚書文合是今文尚書本有此一句也今附錄之於此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史記五帝紀五歲一巡守羣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尚書大傳曰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

又曰古者諸侯之于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所職者也

又曰見諸侯問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又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於孤取會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錯采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

又曰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愼德興功輕利而興讓
說苑修文篇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
讓居士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師與駢馬未得命
者不得乘乘者皆有制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
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後
財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周
廣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
案說苑所傳卽錄尚書大傳之文也攷韓詩外傳卷
六載古者有命民云云至而亂斯止矣與說苑修文
篇同亦採尚書大傳語皆今文家之言也

白虎通巡狩篇曰巡狩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
所以不歲巡狩何爲太煩過五年爲其大疏因天道三
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載一巡狩
案白虎通說與尚書大傳誼同三歲一閏天道小備
故三年一使三公細陟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載
一巡狩皆今文家經師之說也
又曰所以五歲巡狩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因
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
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
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是許君亦以五年一
巡狩諸侯四朝爲虞夏之制也但鄭孝經注與何公
公羊傳解詁曰五年一朝王者亦當因天下之歡心以
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
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案馬融解四朝爲四面朝于方岳之下鄭玄解四朝
爲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
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偏鄭皆治古
文尚書而鄭與馬說又不同也攷禮記王制正義引
鄭孝經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
守能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爲四部四朝乃

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
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案鄭注孝經與注尚書異
孝經注當是用今文尚書說故與何休說略同漢書
藝文志載孝經有后氏說后氏爲夏侯始昌弟子與
夏侯勝同師故孝經說有與尚書說合者以其同一
師授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
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
朝再會一盟許愼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
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是許君亦以五年一
朝爲虞夏之制也但鄭孝經注與何公羊傳注又同

中有異者而何說較鄭爲允鄭言四方諸侯分爲四部四年乃徧則是巡守之年諸侯不朝于京師也據何云五年一朝者王者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所重者不僅述職而已兼重在助祭京師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分四輩輩主一時則五年之中四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巡守之年諸侯各就其方以四時朝于方嶽之下而所分之第五部於是年亦分四輩以四時朝於京師因助祭而述職故五年乃徧也若如鄭說止分四部四年而徧則巡守之年四方諸侯無一來京師助祭者於大典有缺是不

如從邵公之說爲長也

又案虞書九共傳云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然則述職之事即此經所謂敷奏以言蓋攷績以覩其治否而定功罪也

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巡狩四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三年詔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怨結也

又建初元年詔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

傳奏以言

漢書宣帝紀傳奏其言考試功能○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師古曰傳讀曰敷

案傳敷古相通用禹貢禹敷土大戴禮作傅土史記夏本紀亦作傅土可證也宣帝紀敷奏作傳奏蓋三家尚書之異文

續漢書輿服志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與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者貴不得相踰

所以爲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

說文言部曰試用也从言式聲虞書曰明試以功

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

尚書大傳曰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鄭注咎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

案據大傳則封十有二山文在兆十二州之前與緐古定本尚書不同

肇十有二州

史記五帝紀肇十有二州決川○集解曰馬融曰禹平

水土置九州舜以燕州之北廣大分置幷州燕舜遵違
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也
案兆堯古書通用詩生民后稷肇祀禮記表記引作
后稷兆祀又元鳥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周禮
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與此大
傳注解同說文作垗引周禮曰垗五帝于四郊然則
垗者兆之古文兆其淆借字肇乃通假字也
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
又谷永傳永對曰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
制違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

又王莽傳曰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
案地理志又曰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王莽
傳亦云堯典十二州後定爲九州是甫諡帝王世紀
云堯遭洪水分爲十有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
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爾雅釋文引鄭尚書注云
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
爲幷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幷舊爲十二州也
兗州氐房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
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須女虛危齊之分野青州危
室壁衛之分野幷州奎婁魯之分野徐州胃昴趙之

分野冀州畢昴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輿鬼秦之分野三河翼軫楚之分野荆州野雍州柳星張周之分野荆州也續漢書天文志劉昭注引星經曰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弟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爲東海丙子爲琅邪戊子爲彭城庚子爲下邳壬子爲廣陵凡五郡弟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爲漢中丁亥爲永昌已亥爲巴郡蜀郡牂牁辛亥爲廣漢癸亥爲犍爲凡七郡弟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日候之甲戌爲魏郡勃海丙戌爲安平戊戌爲鉅鹿河間庚戌爲清河趙國王戌爲

恆山凡八郡弟四星主荆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爲南陽丁卯爲武陵已卯爲零陵辛卯爲桂陽癸卯爲長沙凡五郡弟五星主兗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爲東郡陳留丙辰爲濟北戊辰爲山陽泰山庚辰爲濟陰壬辰爲東平任城凡八郡弟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爲豫章丁巳爲吳郡會稽己巳爲廬江辛巳爲丹陽癸巳爲九江凡六郡弟七星主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爲潁川丙午爲汝南戊午爲沛國庚午爲魯國壬午爲梁國凡五郡弟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爲元菟丙寅爲遼東遼西漁陽戊寅爲涿郡弟九星主并州常以五酉日候之乙酉爲上黨凡八郡璇璣玉衡弟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爲東海丙子爲琅邪戊子爲彭城庚子爲下邳壬子爲廣陵凡五郡弟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爲漢中丁亥爲永昌已亥爲巴郡蜀郡牂牁辛亥爲廣漢癸亥爲犍爲凡七郡弟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日候之甲戌爲魏郡勃海丙戌爲安平戊戌爲鉅鹿河間庚戌爲清河趙國王戌爲

恆山凡八郡弟四星主荆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爲南陽丁卯爲武陵已卯爲零陵辛卯爲桂陽癸卯爲長沙凡五郡弟五星主兗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爲東郡陳留丙辰爲濟北戊辰爲山陽泰山庚辰爲濟陰壬辰爲東平任城凡八郡弟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爲豫章丁巳爲吳郡會稽己巳爲廬江辛巳爲丹陽癸巳爲九江凡六郡弟七星主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爲潁川丙午爲汝南戊午爲沛國庚午爲魯國壬午爲梁國凡五郡弟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爲元菟丙寅爲遼東遼西漁陽戊寅爲涿郡弟九星主并州常以五酉日候之乙酉爲上黨凡八郡

遼西漁陽戊寅爲涿郡庚寅爲上谷代郡壬寅爲廣陽凡八郡弟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爲五原鴈門丙申爲朔方雲中戊申爲西河庚申爲太原定襄壬申爲上黨凡八郡璇璣玉衡占色春青黃夏赤黃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國有兵殃凡有六十郡九州所領自有分而名焉張衡靈憲亦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有象可效有形可度則是聖王制州或九或十有二皆取法於天象也徐整長麻云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攷鄭君注

尚書雖從古文說而大傳之注實據今文家言固於今文古文各隨家法而爲之解此鄭學之所以爲宏通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菑肆赦怙終賊刑

史記五帝紀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菑肆赦怙終賊刑〇徐廣曰終一作眾

案終眾古音通用以音同故也春秋桓五年穀公羊作螽說文蟲或從虫眾聲蟲古文作蠭是其證也

尚書大傳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

屢下刑疊幔以居州里而反於禮○注云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屢履也幔巾也使不得冠飾

又曰屨屨賤刑屨者赭其衣犯屨者以墨幔其脛處而墨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史記孝文本紀除肉刑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僇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鉗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鞭作官刑蓋云若此

又陳寵傳寵上疏曰唐虞著典肇敍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

潛夫論述赦篇曰金作贖刑赦過宥罪古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罪者爾

韋昭國語注曰小罪不入于五刑者以金贖之有分陌之差今之罰金是也

三國志魏明帝紀青龍二年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忘也

又青龍五年詔曰有虞氏畫衣而民勿犯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史記五帝紀次哉欽哉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雨雅曰謐靜也○索隱曰按古文作恤哉且今文是伏生口誦卽謐靜近遂作謐也

案恤卽古恤通用文選潘岳籍田賦欽哉欽哉惟穀之卽李善注引尚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卽哉尚書釋文恤下不言馬鄭本異同卽古文尚書作恤字恤讀與卹同詩魯頌閟宮有侐毛傳引孟仲子曰侐清靜也恤與謐通謐字釋詁訓愼又與謐通謐字釋詁與愼同訓爲靜然則謐皆靜愼之謂也

漢書刑法志成帝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

案漢書儒林傳言鄭寬中習小夏侯尚書以博士授成帝經是作恤者小夏侯之本也恤恤得與謐通者詩周頌假以溢我說文引云誠以溢我廣韻引云誠以謐我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云何以恤我是謐與恤相通之驗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故作靜字也段玉裁據史記音義謂漢書刑法志當本作謐此恤字乃淺人改之然無左驗未可輕議竊謂歐陽與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固不必盡同而古文與三家今文亦不必盡異也作謐作恤皆三家今文之異字馬鄭古文尚書與作謐者異段說未免近

泥耳

流共工于幽州放讙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辠而天下咸服

史記五帝紀讙兜進言共工善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湯鴻水薦以爲不可嶽強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讙兜於崇山以變東夷四辠而天下咸服

又劉向傳昔者共工驩兜與舜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而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曰大治衆辠

至今○又曰自古聖明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

又息夫躬傳贊曰書放四罪

後漢書侯霸傳光武賜霸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

又朱浮傳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猶所尚優游四凶厭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誅罰

又梁統傳統上疏曰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政理以去亂爲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

辟刻肌之法

又楊震傳震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服

又傳變傳變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農事十朝作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慎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極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

大戴禮五帝德篇曰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殛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

淮南脩務訓曰堯舜之時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又齊俗訓曰堯之治天下也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又氾論訓曰堯之治天下也舜通其德而堯任之舜窮其情而堯知之堯舜之相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故堯有不慈之名而舜有不孝之行堯不慈則不能治天下舜不孝則不能事父堯舜之所以異而皆可謂聖人者以其能以天下之心為心也

又修務訓曰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上射十日而下落之猰貐持脩蛇於桑林之野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

又本經訓曰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燋槁堯乃使羿射十日乘龍兒之山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殺九嬰於凶水之上殺猰貐於桑林之野上射十日而民無燥憂繳大風而萬民無害斷修蛇於洞庭而中國寧

又主術訓曰堯之治天下也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舜亦猶然

又繆稱訓曰堯之治天下也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舜亦猶然

又泰族訓曰堯之治天下也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舜亦猶然

又泰族訓曰堯之時鯀不從令

吳越春秋堯得舜使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

無有形狀乃殛鯀于羽山

楚詞天問泯遂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逸注曰言堯

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案江聲云三年僞孔本作三載正義本改作三載按孟子所引上言二十八載下云三年則堯典之文可載年皆有三年是喪考妣之期當上屬為句不可改作載而下屬也喬樅謂古文尚書作三載見帝王世紀今文尚書或作載或作年蓋三家本閒有不同耳

放白虎通引尚書是作三載此正據今文尚書之經
也三載兩字爲句不必強分屬上屬下致生枝節
史記五帝紀堯立七十季得舜二十季而老令舜行天
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
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集解曰徐廣云
堯在位九十八年騶案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劉向曰堯
葬濟陰邱壠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
卽成陽
春秋繁露煩燠驍狡多篇堯視民如子民視堯如父母尚
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三

年陽氣壓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
案說文歹部殂往死也且聲虞書曰放勳乃殂从歹且聲虞書曰放勳乃殂
此據古文尚書也今大徐本多一落字小徐本少一
放字皆非許氏之舊師古註漢書王莽傳引虞書放
勳乃殂無落字與說文合所據當是馬鄭王古文尚
書本也孟子書春秋繁露白虎通引書皆作殂落與
今文尚書本同爾雅釋詁亦云殂落死也段玉裁曰
堯典之紀堯也始言曰放勳終言放勳乃殂其書舜
之卽眞也始言舜格於文祖舜曰咨四岳終言舜生
古史文法精嚴如是自僞孔傳不訓放勳爲堯名而

云堯放上世之功化則放勳乃殂不可通矣於是易
爲帝字推見至隱其在斯乎段說是也又案師古注
王莽傳引虞書放勳乃徂字从彳作徂與孟子萬章
篇論衡氣壽篇文同疑作徂者是今文尚書之異字
據說文云殂往死也徂有往義故以往死爲訓此亦
以今文申釋古文也帝王世紀言堯與方回遊於陽
城而崩其說當亦本之今文尚書說馬鄭王本或亦
有從今文作徂者故師古引之如此
白虎通四時篇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
氣物帝王共之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

帝爲載三王爲本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
也又曰諒闇三季謂三王也
案段玉裁曰白虎四時篇引尚書三載云云此載字
或後人以今本尚書改之者喬樅謂此段氏攷之不
審也白虎通明言二帝爲載三王爲季故先引堯典
以證載字又引無逸以證年字非出後人所改之也
又崩薨篇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沒者據遠也
書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憯痛之辭見終各一也虞
弼云各字疑是衍文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
不直言喪何爲孝子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知據死

者稱喪也生者哀痛之亦稱喪考經曰君子之喪親也
是施生者也天子至庶人俱言喪則欲言身憔悴庶俱
受之父母其痛一也王者崩諸侯奔喪何臣子悲哀
慟怛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七月之間諸
侯有在京師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
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
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

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過密之義迄于季冬正月郊祀
八音當奏○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百姓如喪考妣三
載四海遏密八音過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故莽引
之

後漢書李固傳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
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
則見堯於羹斯所謂事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

案此所言正是舜居堯喪之事蓋本於今文家尚書
說也稽古承天之語與王莽傳載博士諸儒議所云
則天稽古而損益焉正合皆以古爲天也

三國魏志注引獻帝傳誠魏明帝詔曰昔放勳殂落四
海如喪考妣過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
放勳乃徂落

趙岐孟子注曰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
父母也過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論衡氣壽篇曰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
二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徂落九十八歲未
在位之時必已成人計數百有餘矣

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

案辭綜東京賦注引尚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二字誤倒作正月非是

史記五帝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則
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

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
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
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
子位焉是爲帝舜○集解曰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
南者

案此所引劉熙說卽熙孟子注中語也孫奭孟子疏
引劉熙云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攷趙岐孟子注
云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訓義與
熙微異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

又曰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

尚書大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也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芽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生三死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天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誼敬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天下也三統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必以三微之月爲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扶微章成此正使其道重大正始也○注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

色此謂通天三統

案書傳解正朔二字義最明晰先大夫曰漢書成帝紀綏和元年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本此

白虎通三正篇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也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鷄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誼敬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先祖王者必一質一文何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矣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自行其正朔服

養而成之故爲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文一質據天地之道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物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

案三志魏志辛毗傳云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于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江聲曰如其說則舜禹皆未改朔白唐至夏皆建寅者蓋篡逆之世經術道消衺說競偏故有是說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白虎通云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若舜禹皆未改正則一統相襲當夏之

世何以通三統乎必不然矣且經於上文言正月而此特變言月正正月者猶是正月也月正者改月之正也不然易爲異其文哉是知鄭注言堯正建丑舜正建子其說精碻不可以易也

蔡邕獨斷曰三代建正之別名夏以十三月爲正十寸爲尺律中太簇言萬物始簇而生故以爲正也殷以十二月爲正九寸爲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大勝助黃鐘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爲正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八寸爲尺律中黃鐘言陽氣踵黃泉而出故以爲正也

案漢儒說三正多舉夏殷周爲言者示人以易曉也

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開四門來仁賢時而皆臬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于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

漢書王莽傳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達四聰又梅福傳福上書曰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開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又郅壽傳何敞上疏理壽曰臣聞聖王開四門開四聰

延直言之路立敢諫之旗考知政理達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交應傳稱無窮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謣謣以昌不以誹謗爲罪

又班昭傳昭上疏曰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潛夫論明闇篇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下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靖言庸回弗能惑也

達四聰

風俗通十反篇蓋人君者闢門開窻號咷博求

左傳文十八年杜預注曰闢四門達四窻以賓禮眾賢

案段玉裁云蓋尚書本作囪窗之或字窻又窗之俗體聰又囪之同音字作囪而或如字或讀爲聰猶之台可讀爲怡尼可讀爲昵庸可讀爲鏞也作窗正合惠定宇明堂之說喬松謂尚書釋文無聰字音義亦不言馬鄭本同異則古文尚書作聰可知也史記五帝紀言明通四方耳目則歐陽尚書作聰又可知也然則作窗者當是大小夏侯尚書之文矣據郅壽傳何敞以闢四門開四聰彙舉班昭傳昭上疏云闢四門而開四聰蓋亦讀聰字爲窗者歟歐陽大小夏侯及周皆曰牧是知此牧卽州伯十有二牧者二州之伯也鄭君之說與何武及應劭同皆用今文尚書之訓

讀之者各異故治三家尚書者所從爲之訓義亦各異

谷十有二牧曰欽哉惟時亮采遠能邇悼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食哉惟時僞孔傳云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許宗彥曰食哉惟時四字不辭攷此經下文云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文法正與此同食哉當爲欽哉之譌篆文欽字偏旁與食字形近文蝕其半故譌作食耳許說以經證經極爲精碻孔傳之爲廣作此其顯然者矣

史紀五帝紀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達佞人則蠻夷率服

漢書朱博傳何武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

又百官公卿表敘曰十有二牧采遠能邇○應劭曰牧州牧也

案禮記王制州有伯鄭彼注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是知此牧卽州伯十有二牧者二州之伯也鄭君之說與何武及應劭同皆用今文尚書之訓

書之訓

三家同一今文尚書皆出伏生所傳授而其閒文字

又敘傳述宣紀曰柔遠能邇燀耀威靈
案江聲云詩民勞篇柔遠能邇鄭箋云能猶伸也安
遠方之國順伸其近者詩釋文引鄭注尚書云能忽
也詩正義云尚書柔遠能邇注以能爲忽則此云伸
者與忽同謂順適其意也喬樅友詩釋文引徐云能
毛如字鄭奴代反是知鄭訓能爲伸從三家今文故
與毛古文異也此經王肅注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
亦以能讀如字肅好馬融而與鄭爲難故訓能如字
從古尚書說今據鄭君箋詩用今文說則其注尚書
亦用今文說可知矣

蠻夷帥服
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敘曰昔書稱蠻夷帥服許
其慕諸夏也
案帥率古者通用此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詩周頌
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是其古通之驗
白虎通封公侯篇唐虞謂之牧何尚質使大夫牧諸侯
故謂之牧旁立三人凡十有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
何知堯十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
案旁方古書通用旁立三人者謂方立三人也四方
凡十有二人此唐堯之制也

嚚訟可乂
史記五帝紀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
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然嗟禹汝平
水土惟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皐陶舜曰然往
矣
案說文心部云懋勉也从心林聲虞書曰惟時懋哉
忞或省作忞者蓋三家之異文也又仜部云侔眾與
詞也从仜自聲虞書曰帝咨繇異古文尚書則
三家今文皆當作眾字今正義本尚書作曁乃世俗
通用之字史記以詁訓代經文故作與也

又夏本紀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極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舜曰嗟然命女禹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于稷契皐陶舜曰女其往視事矣

又六國表敘禹興於西羌○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於石紐西夷之人矣

大戴禮主言篇孔子曰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又曾子制言篇昔者舜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又五帝德篇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土聖聖稷稷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皐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庭無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

淮南原道訓昔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

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內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又脩務訓禹沐浴霪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

又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

又曰禹之治水以身解于陽盱之河○注云禹治水頭禱以身爲質陽盱河在秦地

又精神訓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師舟中之人

五色無主禹乃熙然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故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 案論衡異虛篇所載與淮南同

又要略訓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剔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土聖聖稷稷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而定東海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江湖而定東海

又泰族訓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濟河因水之流也

說苑君道篇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

利歸於民也

又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鹽鐵論論鄒篇堯使禹爲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

潛夫論五德志篇脩紀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夏禹其耳參漏爲堯司空主平水土命山川畫九州制九貢功成賜元圭以告勳于天舜乃禪位命如堯詔禹乃卽

位作樂大夏世號夏后

論衡順鼓篇舜遭洪水使禹治之百川東流

又帙國篇禹以司空緣功代舜

越絕書八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器械人事備矣

晦蔡廙種播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

夏民收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會有德封有功更名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覩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君水使者聞帝使文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

漏洩下無卽水壇高去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倚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烏田一墾一耨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爲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墳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莫時加日酉戌書其下祠白鳴井井法也以爲禹葬以法度不煩人眾

吳越春秋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若爲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胷而產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鯀受命治水九載功不成殛于羽山舜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績禹曰兪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任而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泝河盡濟賢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間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蹤功未及成愁然沈思乃案黃帝經麻中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閼其幾之顛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覩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君水使者聞帝使文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

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猶
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
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
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東嶽乘四載以行川始於翟山徘
徊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
共謀行到名山大川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
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
使益疏而記之故名曰山海經禹使大章步東西豎亥
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禹濟江南省水理黃
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嘿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

力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
人曰此天所以爲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計於蒼
梧而見縛人禹捐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
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
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饑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爲
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
德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寓內東造
絕域西延積石南踰赤岸北過寒谷徧崑崙察六扈脈
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漠青泉赤淵
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踰九河於潛淵開五水

於東北鑿龍山開伊闕平易水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
有所納貢民去崎嶇鳥於中國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
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以巡十二
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
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夜哭泣氣不屬聲
堯禪位于舜舜薦大禹攻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
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
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
所狀若驚烏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
棄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
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

四方羣臣一示中外諸侯防風氏後至斬以示眾示天
下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山州銀之功
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
政休養萬民天下喁喁兒思母子歸父而留越恐羣臣
不從言曰吾聞食其實者不傷其枝飲其水者不渴其
流吾獲覆釜之書得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
德彰彰若斯豈可忘乎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庳山
伐木爲邑畫作印模木爲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
以爲法度鳳皇棲於樹鴻鳥巢於側麒麟步於庭百鳥
佃於澤遂已耆艾將老欲曰吾曼戲年暮壽將盡矣止

絶於斯矣命羣臣曰五百世之後葬我於會稽之山葬
柳桐棺穿壙七尺下不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
後曰無改畝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皆禹崩之後眾瑞
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遷爲民田大小有差
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
風俗通皇霸篇曰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
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
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者故
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平水土是
也

漢書律厤志伯禹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禹虞
舜嬗以天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夏后氏
又敘傳述武紀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
又百官公卿表序禹作司空平水土
又司馬相如傳相如難蜀父老曰昔在洪水氾濫衍溢
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賊之乃壅洪原決
江疏河灑沈滌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時
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俄胼胝無胈膚不
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洽乎來茲
又公孫宏傳宏對策曰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

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
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
案策問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之語故宏對云然蒋
樞攻董仲舒春秋繁露災燥虧多篇引尚書放勳乃
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云三年陽氣歷於陰陰氣
大與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是堯崩之後復有水災但
與堯時洪水不同耳仲舒之言蓋亦本於尚書說武
帝時尚書之學初立歐陽博士尚未盛行宏於經非
治尚書故言未聞禹之有水耳
後漢書許揚傳皆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
又陳蕃傳蕃上疏曰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
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
三國志高堂隆傳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
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
年二十二載災害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
堯舜君臣南面而已

泉咎縣
說文侃部泉衆與詞也从侃自聲虞書曰泉咎繇皋古
文泉
案據說文云皋古文泉則知所稱虞書泉咎繇乃今

文尙書也段玉裁云各本皆作衆詞與也惟廣韻六至作衆與詞也不誤衆與猶言多與以其字从从故言衆與此字書說字之法也施之於用卽少與亦謂之泉

帝曰棄黎民祖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史記五帝紀帝曰棄黎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又周本紀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弃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帝舜曰弃

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弃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徐廣曰今文尙書云祖儀故此作始儀祖始也邰今黎鄉在扶風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棄作后稷○應劭曰棄臣名也后主也爲此稷官之主也

又食貨志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是爲政首○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爲稷官也古文言阻

案詩思文正義引鄭注云祖詩曰阻阻厖也時讀曰時始者洪水時衆民厖乎飢女居稷官播時五穀以救活之詩釋文引馬云祖始也馬鄭皆治古文尙書鄭從古文家故讀祖爲阻馬參用今文家故與史記訓合

又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勤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

淮南泰族訓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用地之勢也

論衡率性篇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在帝嚳之服坐息帝嚳之處妊身怪而棄之隘巷牛羊不敢踐之寘之氷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在堯位至司馬

又初棄篇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

又本性篇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棄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爲居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

潛夫論五德志篇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厥相披頤爲堯司馬又主播種農植嘉穀堯遭水災萬民以濟故舜命曰后稷

鬼越春秋棄爲兒好種樹禾麥桑麻麻五穀相五土之宜

書亦黃黑陵水高下粢稷黍禾麻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逐高而居堯隨壞便教民山居随地造區研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仇之色乃拜棄農師封之台號爲后稷姓姬氏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五教在寬

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正義曰訓音訓○索隱曰史記訓字也

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

又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契

長百姓而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氏

契興於唐虞大夏之際功業著於百姓以平

案說文心部惷愚也从心舂聲唐書曰五品不惷許所引書據古文也今文皆作訓字史記殷本紀從今文作五品不訓而五帝紀作馴者五帝紀以詁訓代經文也漢書藝文志有古文本尚書有今文本此其驗已

馴卽教訓古書通用此其例已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禹作司徒敷五教○應劭曰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案漢書東方朔傳契爲鴻臚注引應劭曰禹作司徒敬敷五教師古曰契讀與禹同字本作偰古後從省耳喬樅攷說文米部云禹古文偰禹从內象形讀與偰同禹古文禹人部云偰高辛氏之子堯司徒殷之先从人契聲是契爲正字禹爲古文假借字尚書古文用假借作禹今文當作偰其作契者乃偰之省文

又韋元成傳元成作詩曰五品以訓

又王莽傳莽下書曰司徒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

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

潛夫論五德志篇娀簡狄吞燕卵生子契爲堯司徒賜百姓順五品

又志姓氏篇昔堯賜契姓子賜蘗姓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賜伯夷姓姜氏曰有呂

說苑貴德篇聖王佈德施惠非求教於百姓也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古者溝防不脩水爲人害禹疏九河瀹濟漯而通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於是中國人得陸處禽獸逐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畝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開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是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

案復思篇云邵吉有陰德於孝宣帝宣帝將封之會吉病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之有陰德者必報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夏侯勝之言與此篇正合知此爲大夏侯尚書說也

遜字疑後人依尚書正義本所改古文作悉見說文今文作訓見史記漢書正義本改作遜非其證矣又周禮地官序官注云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此亦鄭君注禮用今文尚書之明證也

論衡非韓篇曰王莨登車馬無罷鶩堯舜治世民無狂

悖王莨馴馬之心而堯舜順民之意治國猶治身也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

案訓字之義爲馴爲順故仲任之語云然其義即本之今文尚書也

後漢書明帝紀建初元年詔曰五教在寬帝典所美又和帝紀永和七年詔曰深惟庶事五教在寬

案明帝從桓榮受尚書和帝從桓郁受尚書皆習歐陽氏之學也

又鄧禹傳拜禹大司徒策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著之經典

又王暢傳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又陳蕃傳蕃上疏曰臣聞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又周舉傳陽嘉三年策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

又謝夷吾傳班固見夷吾曰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

又劉愷傳陳忠疏曰調訓五品

又寇榮傳曰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

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曰往率舊職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案史記殷本紀述帝命契之辭曰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亦與殷本紀合袁宏後漢紀三十引書敬敷五教五教在寬著之經典云唐石經五教之下疊五教二字後漢書載鄧禹策文續漢志注引夏勤策文皆疊五教二字與殷本紀文同皆用今文尚書也段玉裁云唐石經乃摩去重刻然則

唐時本有作敬敷五教五教在寬者是古文今文竝同也

三國魏志曹爽傳注引魏書曹羲表曰臣聞唐虞序賢以稷契爲元成湯猋功以伊尹爲首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女作士

史記五帝紀舜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

寇賊奸宄

尚書大傳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一曰司馬公一曰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

責之司空

又曰煙氛祉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弒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

大戴禮保傅篇盧辯注今尚書說三公司徒司馬司空也

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曰司徒司馬司空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辨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

案尚書大傳鄭注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此倣周制而言之也大傳又云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則唐虞皆有三公明矣鄭注大傳又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爲六卿此說唐虞之官制也然則九卿者蓋益以虞及典樂納言其司空一官卽

共工所改名周禮疏敘引鄭尚書注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職爲共工是知舜所命之九官卽所謂九卿矣又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或說當卽指韓詩外傳也據尚書大傳有天公地公人公之稱則韓詩亦用今文尚書說也蓁居稷爲天官又兼司馬故云司馬主天禹作司空主平水土左傳文公二十八年云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服虔注亦以八愷爲禹垂之屬故云司空主土契爲

司徒主布五教皆所以明人倫之事故云司徒主人
三公者通職名無正官且不必備舜以司徒因堯授
禪則司徒公是也禹以司空緣功代舜則司空公是
也
許愼五經異議曰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天子三公一曰
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
咎繇
漢書刑法志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
姦軌而刑無所用

又食貨志莽下詔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又第嚴尤
又百官公卿表敘咎繇作士正五刑○應劭曰士獄官
之長
又王莽傳曰莽下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又第嚴尤
曰蠻夷猾夏不能過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
又敘傳述匈奴傳曰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又匈奴傳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久矣夷狄之爲患也
案皐陶漢書作咎繇者三家之異文也姦軌或作奸
宄古書多相通用以軌爲宄猶以治爲亂也周禮秋
官司刑疏及史記五帝紀集解引鄭注尚書云由外
爲姦起內爲軌是古文亦作軌字史記正義云軌或
作宄
潛夫論志姓氏篇高陽氏後嗣有皐陶事舜舜曰皐陶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
後漢書馮衍傳衍顯志賦曰皐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
而後親
又李固傳曰寇賊姦軌
又馮緄傳延熹五年詔策緄曰蠻夷猾夏寇賊
吕氏春秋君守篇高誘注曰虞書曰皐陶蠻夷猾夏寇
賊姦宄女作士師五刑有服

案段玉裁云唐石經通體每行十字惟自哉帝曰弃
以下六行每行九字諦視初刻則此行皆十字也二
行曰稷播時百穀
帝曰契百姓三行曰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四行
曰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帝曰五行曰皐陶蠻夷猾夏
寇賊姦宄六行曰五刑有字形皆
隱隱可辨第六行石殘毀首七字新補刻皆漫滅五
刑有之上疑其同僞大鴻謨文云汝作士明于五刑
弼五刑二字與上節弼五教文法同非此則第六行
祇有汝作士五刑有六字不能成行覆定石經者刪

去在覽上疊五教二字又刪去五刑有上四字共刪
六字因改此六行爲每行九字摩去重刻亦可證初
刻時所據之本不同今本也喬樅攷商務景覽注引
虞書女作士師即接五刑有服知今文尚書女作士
之下實無此四字此今文古文之本有不同也古文
尚書有此四字或鄭注本載有古今文異同如詩都
人士首章禮記注言毛詩有之三家則亾之例或漢
所勒石經無之故覆定石經者據以刪去作士下四
字其上文五教二字或亦據他本尚書無墨五教二
字者故併刪去之不然覆定石經者何緣憑空妄刪

耶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惟明克允

史記五帝紀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
惟明能信○集解曰馬融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
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尉師氏既服五
刑當就三處五流謂在八議君不忍刑有之貝遠五等
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
之外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正義曰度尚書作宅
案尚書正義謂馬鄭王三家解同此古文家說也攷
國語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
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
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賈逵
注云用甲兵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
朝士已下於市韋昭注云大者陳之原野甲兵斧鉞
也是韋昭解三次與賈侍中同賈韋二注當是今尚
書說後漢書賈逵傳言逵以大夫侯尚書教授建初
四年會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同異著白虎通義逵
以校書郎與議白虎通所稱尚書皆今文家說其後
始受詔撰集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及古文同異故諸
所引賈侍中說多大夏侯尚書之義也

韋昭國語注曰五刑大者陳之原野甲兵斧鉞也書曰
後至者斬制劓用刀斷絕用鋸亦有大辟鑽鑿腐刑笞鞭扑
刑也鞭官刑扑教刑也五刑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扑
也次處也三次野朝市
淮南兵略訓兵之從來者遠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堯
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啓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
也又況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伐亂也教之以道導
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以威武而不從則
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若櫛髮薅苗所去者少而
所利者多兵之設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

又脩務訓皐陶馬喙是爲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
案江聲云此五刑實不同前文五刑當以賈逵說甲
兵斧鉞刀鋸鑽笮鞭扑爲當或據孝經說言五帝畫
象世順機三王因刑揆漸加疑唐虞之世無肉刑此
不然也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豈象刑足以威之乎
則五刑自當有甲兵斧鉞矣至於刀鋸鑽笮則是蓋
剕墨劓剕宮大辟也象刑則墨劓剕宮大辟之象也蓋制
是刑而復設是象有犯者則用象刑乃可無用肉刑
也然其時之民重恥其畏象刑於畏肉刑罕有
犯者則雖有象刑用之蓋鮮況肉刑乎然刑制固不

可廢也時咎繇見爲刑官安得謂唐虞無刑制哉喬
樅謂江說甚允此命咎繇之詞以蠻夷猾夏爲言則
非用甲兵征討不可三就自當以原野朝市爲是同
族之適甸師乃係周制未可以證唐虞之典也
潛夫論德化篇舜先教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皐陶以
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
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爾是以聖帝明王
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
也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堯舜是也
荀悅申鑒曰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

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
後漢書張敏傳敏駁議曰皐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
禁民爲非也
又謝夷吾傳班固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降太平
舜用皐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
說呂望之策故能光崇其業允協大中
三國志荀彧傳注引彧別傳彧言於大祖曰昔舜分命
稷契皐陶以換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
又陶謙傳注引吳書謙上書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
帝之師有蚩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

善縫紩者皆名伯與欽喬樅謂王說亦確據王說則
爰也斯也伯與也實爲三臣皆垂之佐也下節命益
有讓於朱虎熊羆之文書正義引鄭注亦以爲二臣
然考古今人表所載有伯虎有仲熊有季熊伯虎即
益所讓之朱虎仲熊即益所讓之熊羆季熊疑
爲季貙之譌是孟堅明以朱虎熊羆爲三人矣證以
左傳高辛氏才子八人有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貍音
近貙或季貍即季貙欤爰斯伯與爲垂之佐者三臣
朱虎熊羆爲益之佐者亦三臣也惜書缺有閒他無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往哉汝作
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史記五帝紀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
於是以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於諸臣朱虎熊羆舜曰
往矣汝謹以朱虎熊爲佐○集解馬融曰上謂
原下謂隰虞掌山澤之官者○索隱曰鄭玄云高辛氏之子
伯虎仲熊也○正義曰爲佐爲益之佐也
案尚書正義謂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江聲曰揚
雄羽獵賦云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實本一
此經則古本皆作禹曰咨益奏庶鮮食蓋

禹治水與益同事故知其能而特舉之僞傳本改作
僉曰非也喬樅謂馬鄭王本皆古文故作禹曰揚雄
亦好古文者故以爲禹任益虞今文尚書則但作僉
曰益哉與上下文僉曰伯夷爲
一例據史記五帝紀云皆曰益可是今文尚書作僉
曰之確證僞作孔傳者反從今文之本戾矣
又秦本紀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元鳥墮卵
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
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
大費爲輔帝舜曰嬴氏世世尊顯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
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索隱曰此即秦趙
之祖嬴姓之先一名伯翳尚書謂之益系本漢書謂之
伯益是也等檢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
疑而陳杞世家敘伯翳與伯益爲二未知大史公疑而
未決邪抑亦謬誤爾○正義曰列女傳陶子生五歲而
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皐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
業是皐陶矣
案秦風詩譜云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
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鄭君亦以伯

翳爲皐陶之子是用今文尚書說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蔡作朕虞育草木鳥獸○師古曰
蔡伯益也虞掌山澤鳥獸官名也○師古曰蔡古益字
也
案說文口部云蔡蟲文嗌字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益假蔡爲益字耳尚書正義引
鄭注云言朕虞重鳥獸卉木虞者掌山澤之官名不
直稱虞而稱朕虞是爲重鳥獸卉木故也據史記云
於是以益爲朕虞可知以朕虞二字名官矣漢書王
莽傳云水衡都尉曰予虞舜改官制即仿堯典朕虞

之稱也

趙絶書三夏啓獻嶽於益啓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啓賢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獻嶽於益此之謂也

往才女諧

古文苑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銘曰往才女諧

案才哉古相通用章樵注云古文尚書才哉作才叚玉裁云此謂宋次道家之古文尚書晁公武刊石於蜀者也薛季宣書古文訓正是此本故哉皆作才與

由來乃僞作古文尚書者竊取張平子碑耳

帝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欽曰伯夷可

堯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於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史記五帝紀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夙夜惟敬直哉惟靜潔○集解曰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元曰秩宗主次秩尊卑○正義曰秩宗若太常也漢書百官表云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

史記五帝紀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舜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集解曰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伯夷作秩宗典三禮○應劭曰伯

馬融曰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鄭元曰胄子國子也樂
尚書作胄子稱胄聲相近鄭元曰聲依永聲之曲折又
依長言聲中律乃爲和也神人以和者祖考來格尊后
德讓其一隅也

案說文大部云胄繼子也使作嘉也虞書曰教胄子馬
融尚書注云育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釋文引馬云
雅育胄皆訓長則作胄字亦通鄭注尚書云舜命夔教胄子也王肅與鄭
同又鄭周禮大司樂注云舜命夔教胄子釋文本爲
教育子云育音胄本亦作胄周書王子晉曰人生而
重丈夫謂之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此胄

子之義也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故言教稺子物稺不
可以不養也教養天下之子弟即馬所云教長天下
之子弟也爾雅釋詁育訓長又訓養胄亦訓長育胄
訓同長養誼通卽許所云養之使作嘉也然則今文
與古文字異而誼皆同也又漢書引此經作歌咏言
聲依咏攷尚書釋文云永徐音詠又如字今據史記
以長言爲訓則字當作永永長也禮記樂記云歌之
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不足故長言之
馬鄭竝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鄭又云聲之曲折
又依長言而爲之則依咏亦當從史記作永爲正矣
說文十四篇大部曰育養子使作善也从
古肉聲虞書曰教育子此引今文尚書也大司樂注
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是也此亦引今文尚書也

攷育胄二字育義皆通育從肉聲胄從由聲肉由同
部爾雅猶如鹿舍人猶作鬻郭音育胄亦可讀
余六育亦可讀直又也爾雅釋故育長也又曰育養
也毛公詩傳育長也馬注尚書胄長也長養義通而
育胄訓同喬樅謂作育子者歐陽尚書也作胄子者
大小夏侯尚書也皆三家今文也何以明之漢書禮
樂志言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故帝舜命夔曰女
典樂教胄子是以胄子訓爲國子與史記不同馬鄭
王本尚書皆作胄子此古文經之同於夏侯尚書者
也鄭君國子之訓當卽本夏侯說歐陽尚書作育子

而史記以訓詁字代之故言教稺子物稺不可以不
養也許所云養之使作善卽馬所云教養天下之子
弟長養義通則叔重所稱尚書當爲歐陽說季長之
訓亦用尚書歐陽說也育胄皆三家今文所有之字
故鄭君注王制引虞書作教胄子注大司樂引虞書
作教育子不言其爲今文古文以三家竝立學官人
人所共肄業不待辭費若細衣篇之引君奭周田觀
則古文與今文異故必分別言之古文爲劃中勑今
博士讀爲欻亂勑也

又藝文志書曰詩言志詠言故長樂之心感而哥詠

節故惟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
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歸命汝典樂
水經注江水篇樂緯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曰歸卽夔
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尚書中候夔下金歸注云歸
讀曰夔據中候及樂說則歸字當亦三家今文之異
字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史記五帝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集解曰
鄭元曰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上皆和也

漢書禮樂志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
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
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
案尚書虞夏傳言樂實聲狗吠龜鳴及倮介之蟲皆
莫不延頸以聽樂實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
相應之義也是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茲其驗也
論衡感虛篇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又驗符篇唐虞之時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
風俗通聲音篇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
女傳漆室之女康詰以次女封孫卿書兩引次皆爲
卽也引虞書者明假借之法此聖字不訓以土增大
道上乃疾惡字之假借古次聲卽聲疾聲皆在弟十

二部許君恐人不曉故又箋之曰聖疾惡也惡當依俗讀去聲

又案段玉裁云畏忌者聖之訓詁齊者讒之駁文齊爽也謂利口捷給也僞玩張氏正義本止作爲張音危睡反耳殄爲振驚朕眾六字連讀言盡爲振驚朕眾之事也以爲代行則行讀如字振賈捐之傳今文尚書亦作殄行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龍作納言出入帝命○應劭曰龍臣名也納言如今尚書管王之喉舌也

案虞世南北堂書鈔五十九卷引尚書注云納言如

今尚書管王喉舌也與應劭說同後漢書李固傳固言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尚書出納王命李固卑漢法以況焉皆今文家之言也

又谷永傳永對曰治道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

震驚朕師

漢書賈捐之傳曰蠻說殄行震驚朕師

潛夫論斷訟篇舜收龍以納言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黜陟幽明

尚書大傳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爲鬯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馬於得專征之國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得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瓚者資鬯於天子之國然後祭

又曰三年一使三公黜陟

白虎通考黜篇諸侯所以考黜者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又曰所以三載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
不肖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以知始考黜之
尚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三考黜者謂爵土
異也小國考之有功增土進爵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
功上而賜之及五十里不過五十賜而進爵七十里不
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大小行有進退也公一削爲七
十里侯再削爲七十里伯一削爲五十里伯再削爲五十里子三削爲客公七十里伯一削
削爲三十里子再削爲三十里附庸三削地盡所以至
三削何禮成於三三而不改雖反無益也尚書曰三

考黜陟先削地而後黜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
任也今不能治廣土眾民故先削其土地也故王制曰
崇德有不順者君黜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
地明爵土不相隨也
又曰二王後不貶黜者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當公也
罪惡足以絕之即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管蔡甫立微子
潛夫論考績篇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
愚而勸能否也聖王之莅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物養
萬民者也
論衡治期篇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按
無功而施罰
漢書食貨志曰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幽明又曰
又谷永傳永對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絀陟幽明又曰
九德咸事俊乂在官考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
不治者也
又李尋傳尋說王根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後漢書朱浮傳浮上疏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蓋以爲
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
三國志杜恕傳恕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

帝之盛制
又曰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
鯀而放四凶
大戴禮五帝德篇宰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於民使
后稷播種務勸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厤敬授民時使
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簫
舞和以鐘鼓皐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
敬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愆舉賢而天下
平南撫交趾大教西鮮支渠搜民羌北山戎發息愼東
長夷鳥夷羽民

又少閒篇予曰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澹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亦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於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

史記五帝紀曰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舉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功益主虞山澤辟穀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

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集解曰鄭元曰息愼或謂之肅愼東北夷○索隱曰此言帝舜之德皆撫及四方夷人故先以撫字摠之北發當云北戶南方有地名北戶又案漢書北發是北方國名今以北發爲南方之國誤也此文省略四夷之名錯亂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字長字下少一夷字今案大戴禮亦云長夷則長是夷號又云鮮支渠搜則鮮支當此析枝也鮮析音相近招音部卽舜樂篇韶九成故曰九招也○正義曰

披謂徧其山邊以通鳥或作鳥括地志云百濟國西南海中有大鳥十五所皆置邑有人居鳥百濟又倭國西南大海中鳥居凡百餘小國在京師南萬三千五百里按武后改倭國爲日本國

說苑修文篇是故皐陶爲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倕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發息愼東至長夷鳥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部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也

新序雜事二昔者唐虞崇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由任賢之功也

三國志步騭傳騭上疏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廟堂而天下治也

分北三苗

史記五帝紀分北三苗○集解曰鄭元曰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

韓詩外傳三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
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左彭蠡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
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
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問曰然
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
舜之德也故諍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
爲君舜爲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
大體也

鹽鐵論論功篇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
是吾德不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鬬之

民古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爲不足煩百姓而勞中
國也

論衡卒性篇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
也

案論衡此語蓋申釋虞舜所以分八三苗之意也其
賢者撫之以恩其不肖者施之以教如此而有不遷
善改過以化其惡者乎此堯舜之德所以無思不服
也

分別三苗

三國志孫權傳權遣爲漢吳盟曰昔共工亂象而高辛

行師有苗于庭而虞舜征焉

案三國志虎翻傳注引翻奏尚書鄭注違失事曰尚
書分八三苗八古別字鄭注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
之類誠可怪也今攷說文八部云八分也从重八八
別也亦聲又廾部云廾兩手也从又从廾而八八古文別
許言八爲古文別知今文尚書或但作別字鄭云八
猶別也此乃以今文釋古文本無違失虞仲翔駁之
非是

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史記五帝紀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八年而

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乃至于文祖
又曰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
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
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集
解曰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陽或言潘濬
今上谷也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溪皆相
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禮記曰舜葬蒼
梧二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于
陰皇甫謐曰或云二妃葬衡山○正義曰括地志云平
陽今晉州城是也潘今媯州城是也蒲坂今蒲州南二

里河東縣界潏坡故城是也

大戴禮五帝德篇舜之少也惡頑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

案史記言舜三十堯舉之是三十登庸也言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是二十在位也攝政八年居堯喪三年終堯喪後又讓丹朱而後假于文祖前後凡十一年始踐帝位三十九年巡守而崩年適百歲是五十載陟方乃死也故論衡氣壽篇亦引此經而統計之曰適百歲矣

孟子萬章篇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趙岐注曰

書曰舜生三十登庸二十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案隸古定本尚書二十在位二字作三傳云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又云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其說特異辨詳見後

論衡氣壽篇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何以明人年以百爲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

案古文尚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段玉裁云三十在位今文尚書作二十鄭君用今文注古文讀三十爲二十可攷而知也司馬子長據今文尚書作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是徵庸二十而在位此今文尚書之一證也論衡氣壽篇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在位此又今文尚書之一證也趙岐孟子注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孔刻孟子注誤作三十倘同古文尚書作三十在位則不得爲五十而慕之證矣尚書正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

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王伯厚以來皆以此爲尚書鄭本鄭說今按鄭本果如此則不當言鄭某讀此經云正義全書引鄭注皆言鄭某云鄭云無有言鄭某讀此經云者然則古文作三十登庸鄭注云三十當作二十以今文正古文故孔沖遠謂之讀此經也假今鄭本作二十登庸與方興所據爲王本不同則釋文正義皆必顯別之云三十鄭本作二十不若是纍纍而已史記集解引皇甫謐曰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卽眞百歲癸卯崩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帝王

世紀曰舜年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
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皇
甫亦用今文尚書說爲辟退之佛骨表所本而云甲
午徵用壬午卽眞則自甲午至辛巳共四十八年與
史紀堯舜各个而與堯典孟子不合由漢書史記凡二
十八年五字也堯之二十八載合舜之徵庸二十攝
位八年言之孟子所謂相堯二十有八載也舜之在
位五十載合攝位八年如喪三年卽眞四十年言之
堯典自愼徽五典已下乃徵庸二十年之實乃言底

可紹三載此三載在二十年內也自正月上日受終
于文祖已下乃攝位八年之實合二十年爲二十有
八載自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至分北三苗乃卽眞
四十年之實併前攝位八年如喪三年爲在位五十
載此今文家說也姚方興注則云三十徵庸三十在
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言
百一十二歲此非方興之說採馬王之說爲之也然
則鄭以今文讀古文馬王則墨守古文不讀徵庸三
十爲二十亦不牽合前文二十有八載不謂攝位爲
在位似較今文家說爲易了錢氏曉徵以爲登庸二
十的是古文所云鄭某讀此經云者謂他家於庸字

位字句絕於三十二十句絕爲異也玉裁案劉恕
通鑑外紀引王肅注云歷試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
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然則王本作
三十在位甚顯白馬鄭本當同也大戴禮五帝德云
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與
今文尚書合此鄭之所以讀徵今文也二十以老聞
之後又十年堯舉之又二十年乃攝行天子事是爲
大戴禮之三十在位大戴禮之三十在位合上文二
十言之今文尚書之二十在位合上文舜生三十言
之皆是五十歲合下文五十乃死則皆百歲也故曰

大戴與今文尚書合鄭君云登庸二十是古文尚書
作登庸今文尚書作徵庸方興本作徵未是中庸鄭
注曰徵或爲登徵登今古文之異耳陸德明敘錄曰
江左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凡
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徵五典
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又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
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孔傳正姚方興所
冒得上之是則正義本舜典一篇孔傳正姚方興所
採馬王之注僞爲之者容徵五典已下經文卽馬王
本更無疑矣舜年百一十二歲之云非馬季長語則

王子雍語也

淮南脩務訓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室家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白虎通巡狩篇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爲天子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于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堯葬濟陰邱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國語魯語舜勤民事而野死韋昭注曰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之野

葬三百有六旬

趙岐孟子注二書曰葬三百有六旬

案古文尚書作秩三百有六旬邠卿注孟子引堯典但作葬字是據今文尚書也

有鰥在下曰虞舜

尚書大傳孔子對子張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二十而通織紝績紡之事補袞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下無以事夫養子也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案經言有鰥在下曰虞舜舜年三十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伏生因記夫子對子張語明男女嫁娶之

尚書大傳略說曰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上正月朔迎日於東郊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月上日明光於上下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堯典曰寅賓出日此之謂也

女于時觀厥型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尙書大傳曰姚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嬀二十承事君子
案此條見公羊僖十八年解詁徐疏云書傳文
孟子萬章篇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事舜於畎畝之中迨注曰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
以觀厥內二女嬪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饒備
具酒醴以奉事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
使得自有之堯與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所言舜
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朋比之子臣下以距
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經典

案說文水部云汭水相入也从水內聲汭芮古通用
商周之際有虞人芮人爭田質成于文王之事是虞
地與芮相近也故王肅云嬀汭虞地王夫之尙書稗
疏曰毛詩傳云芮水厓也箋云汭之言內也義並與
許同故言維汭者維入河也渭汭者渭入河也左傳文有
漢汭渭汭沙汭義皆同然則嬀汭者亦嬀水入河之稱也水經
注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濕汭
二水出馮南曰嬀水北曰汭水廻運山下尙書所謂
釐降二女於嬀汭今見有二水異源同歸潭流西注
者蓋以嬀汭爲二女湯沐邑而使舜爲都君也言嬪
于虞又以知嬪之居虞矣考舜生於諸馮卽蒲坂

則瞽瞍生舜時在潘其後或仕於本國居虞而使舜返治潘之舊因謂所謂歷山也及堯降二女將嬪又棄住反潘於是有室井被廩事鄰鹿成注女于時曰不言娶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以此愈知舜降之爲不告其父安在必告乎蔡傳以釐爲治裘非是蔡據詩王說詮解釐降與嬪爲二事說極允當故亟錄之釐之訓誼倘書釋文引馬云釐賜也理也堯以二女賜舜非正告其父母舜之不告而娶亦昏禮之權宜故以釐降爲文也

放勳乃徂落

劉熙釋名釋喪制曰徂落徂祚也福祉殞落也徂亦往也言往去落也

歸假于祖禰

尚書大傳曰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天子游不出封圻諸侯非朝聘不出境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注曰周禮方千里曰王圻詩曰邦圻千里惟民所止案假于祖禰爲天子出行告至之禮故大傳言天子游不出封圻則不告廟明此四時巡守皆出封圻之外故出則告廟歸則告至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

侯官陳喬樅學

虞夏書十五　虞書十四

皐陶謨第十五

今文尚書二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

史記夏本紀皐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皐陶相

與語帝前皐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周輔相禹曰然

如何

案段玉裁云信道其德謀明輔和即允迪厥德謨明

弼諧之詁訓也各本作信其道德蓋誤倒之宜為訂

正

白虎通聖人篇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

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

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何以言皐陶聖人也以曰篇曰

若稽古皐陶聖人而能為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

施象刑維明

案尚書正義引鄭康成云以皐陶下屬為句江聲曰

稽古之義為同天惟天子為有是稱皐陶聖人不

可以同天曰之故鄭讀古字絕句蓋古義以為若

稽古發端逸周書武穆解亦也言馬順考古道之謀

於此乃為克當也然則此曰若稽古雖與堯典同而

鄭君句讀固與堯典文異矣蔣樅謂鄭以皐陶下屬

為句此古文尚書說也今據白虎通引書曰若稽古

皐陶是今文家說不以皐陶下屬為句此今文古文

之句讀不同也詩周頌譜正義引書曰若稽古周公旦亦此之類尚書中候十八篇皆今文

尚書家說也

又曰聖人皆有表異皐陶鳥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

於人情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

生也

淮南修務訓皐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

案據淮南子云皐陶馬喙則白虎通鳥喙當是馬喙

之譌又據論衡骨相篇云皐陶馬口在經傳者載著

可信益足證此鳥字之當作馬也史記載范雎言越

王長頸鳥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其安樂則鳥喙非

聖人之異表矣

論衡問孔篇皐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

淺言復深略指復分晰起問難此言說漸平次切觸而

若明也

後漢書崔駰傳駰達旨曰昔堯舍慈而皐陶謨
又崔寔傳寔政論曰昔古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
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
而殷周用隆
皐陶曰於愼厥身修思永敦序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
茲禹拜昌言曰俞
史記夏本紀皐陶曰於愼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衆明
高翼近可遠在已禹拜美言曰然
案高字疑為亮之譌堯典曰惟時亮天工史記作相
天事亮之訓相本爾雅釋詁庶明亮翼郎衆賢輔相

之詁亮字或達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云亮明也从儿
从高省亮从高省轉為者譌為高字以形近故耳今
文亮翼訓為相翼古文膺翼訓為作翼詁竝相近屬
作之訓亦本爾雅釋詁也
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曰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
而天下治
說苑君道篇夫王者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
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昔者舜左
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漢書匡衡傳引書曰禹拜讜言此今文尚書作讜
之證也班固西都賦云讜言宏說李善注引孔安國尚書
言美言也音蕩盤庚亦用今文尚書作讜周書作

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皐陶而為百王祖
惇敘九族
漢書王莽傳書不云乎惇敘九族
國語楚語教之訓典使知族類韋昭注曰訓典五帝之
書也族類謂若惇敘九族
案敦與惇古通爾雅釋詁云惇厚也禮記樂記注云
敦厚也訓誼竝同內則惇史鄭君詩箋引作敦史樂
記敦和釋文本作惇和是其驗已序敘古書竝通
中論貴驗篇禹拜昌言
三國吳志三嗣王傳評曰昔舜禹之德猶或失誓厥臣

予違汝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
孟子公孫丑篇禹聞善言則拜趙岐注云尚書曰禹拜
讜言
案此所引尚書據三家今文也段玉裁曰古文尚書
作昌今文尚書作讜偽孔傳釋昌為當益稷釋文當
丁浪反本亦作讜當湯反引李登聲類曰讜言善言
也孟子趙注引尚書曰禹拜讜言此今文尚書作讜
之證也班固西都賦云讜言宏說李善注引李林讜
言美言也音蕩盤庚亦用今文尚書作讜周書作

黨祭公解拜手稽首黨言盧氏召曰黨讀古字通
荀子非相篇悖而黨正註謂直言也又見張平子劉
寬二碑玉裁謂平子碑黨言允諾劉寬碑前云朝廷
忠讜後云對策嘉讜可見漢人黨讜通用蓋古只作
黨後人或加言旁是以許君不收而李登吕忱乃收
之古文黨皆同如閭胥讀子雲賦作閭閭鼓聲不過閭
閭即鏗字可證此古文作昌今文作黨音同義同也
說文曰昌美言也从日从曰與字林讜字訓同然則
昌本字黨假借字也喬樅謂段說甚允以愚攷之作
讜作黨者蓋大小夏侯之本也其歐陽尚書但作昌

字觀史記夏本紀云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作昌字
可證此歐陽尚書之同於古文者也

敦敘九族庶明厲翼

三國蜀志先主上言漢帝曰在昔虞書敦敘九
族庶明厲翼○裴松之注引鄭元曰庶衆也厲作也敘
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也
又先主表於漢帝曰昔在虞書敦敘九族周監二代封
建同姓

案尚書正義本作勵翼僞孔傳以勉勵爲訓正義引
王肅云以衆賢明爲砥礪鄭云厲作也以衆賢明作

輔翼之臣與孔王不同三說分爲三體非是古者勉
厲砥厲皆作厲字無作勵礪者故說文厲訓旱石此
砥礪字也引申之爲勉厲諸鄭王皆治古文尚書鄭
之解詁異於王肅蓋參用今文家說也觀先主偁虞
書作敦敘九族庶明厲翼知三家今文尚書亦有作
厲字者與昌言之或作讜或作昌同也又攷國語楚
語云武丁得傅說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是
以賢臣爲砥厲之義也賈逵嘗注國語其作古文尚
書訓當卽用國語作礪爲訓王肅之証解殆亦本諸
賈達知鄭君訓厲爲作是用今文家說者攷爾雅釋

詁厲作也鄭注引穀梁傳曰始厲樂矣穀梁亦今文
之學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
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
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
史記夏本紀皐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
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智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
智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
人○集解鄭元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
案江聲云而當爲耐據史記作能能卽此而實

是能字依古文當爲耐也鄭注禮運云耐古能字傳
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正義云亦有
今誤矣者今書雖存古字爲耐亦有誤不安寸直作
而字易屯象云利建侯而不寧及劉向說苑能字皆
爲而也是亦有今誤矣喬樅謂尚書正義引馬融云
禹爲父隱故不言鯀與鄭注同皆以佞人爲指其工
此古文說也論衡答佞篇云驩兜大佞恢國篇云三
苗巧佞之人據此則今文說以巧言令色孔壬即指
驩兜有苗言之不以佞人爲其工也論語學而篇巧
言令色鮮矣仁包咸注云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

顏色與史記訓合孔壬猶言甚佞莊十七年經鄭瞻
自齊逃來公羊傳曰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
佞人來矣見其義已

淮南修務訓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
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
之何憂驩兜何遷有苗故仁莫大于愛人知莫大于知
人

又繆稱訓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
於內感應動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三苗
服

案桓榮傳言榮授明帝尚書是顯宗習歐陽氏學此引知人則知與史記文同皆據歐陽尚書經也

又楊秉傳秉上疏曰先王建國順天制官皐陶誡虞在於官人

又順帝紀永定六年詔曰書稱安民則惠

又左雄傳雄上疏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甯人甯人之道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皐陶對禹貴在知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又邊讓傳讓章華賦曰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百揆時序庶績咸熙

皐陶曰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如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寒彊而義章厥有常吉哉

史記夏本紀皐陶曰然於乎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治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

案段玉裁云夏本紀皐陶曰然於乎後於郎都也都上有然則今文尚書多一俞字也江聲曰亦古文字扶持也見說文尚書攷扶持行有九德乃言曰載采采

字不作共卽竟典允恭象恭可證今文尚書作愿而九德者此節孫星衍洪頤煊本諸漢經師傳記訓詁共勝於古文尚書矣

後漢書鄭均傳元和元年詔曰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

日宜三德夙夜翊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史記夏本紀日宜三德夙夜翊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肅謹

案古文尚書作浚明釋文引馬云浚大也是古文與今文字異義異又日嚴釋文云嚴如字馬讀魚檢反是馬融讀此嚴字為儼也

尚書大傳曰翊輔也

案江聲云翊假借字也當為翼翼敬也爲俗加雨旁釋言翊明也郭璞注引書曰翊日乃瘝而尚書作翼日是翊翼古相通假故大傳以翊訓輔知翊即翼之假借字也

又案振敬古文尚書作祇敬振祇古書通用無逸治民祇懼梁書祇復之史記魯世家並作振懼振復殷

庚震動萬民嘉平石經作祇動禮記緇衣引則祇見孺子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

鄭注云祇或作振皆其驗也

又謝夷吾傳班固薦夷吾曰行包九德

今尚書中候曰俊乂在官則聽臬出也

三國志鍾繇傳文帝賜繇五熟釜銘曰作而
毋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
人其代之
史記夏本紀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
事
尚書大傳曰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天成天地之功者未
嘗不蕃昌也
亡敖佚欲有邦 一日二日萬機
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
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

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
以理萬事之機也敖讀曰傲
案亡無毋三者古通佚與逸同幾者機之淵文機謂
發動所由也工者功之淵文功事也此皆三家今文
之異字也王嘉傳引教字作敖當亦三家尚書之異
文故與史記夏本紀及後漢書陳蕃傳所引不同師
古集注讀敖為傲以傲慢解之疑亦襲漢書舊注之
音義也
毋曠庶官
漢書孔光傳策免光曰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功人其代之
漢書律厤志曰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以終天地之
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
又王莽傳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
論衡藝增篇尚書曰無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庶官
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
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庶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
者刺之甚也
潛夫論貴忠篇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子者法天而建官

自公卿至于小司莫非天官也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
臣不敢以虛受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仁撫世澤及百
木兼利外內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所安全眞代天工
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
又本訓篇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爲言行君子所
以動天地也天呈其兆人序其動書故曰天工人其代
之
風俗通過譽篇曰尚書無曠庶官
中論爵祿篇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後漢書劉元傳李淑上書曰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
扶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
又陳蕃傳蕃上疏曰臣聞人君有苑囿唯仲秋西郊順
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敬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皐
陶戒舜無教逸欲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廣舜成王
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王者乎
案袁宏孝桓帝紀陳蕃上書云皐陶誡舜曰無敢遊
佚敢字疑卽教之誤
又馬嚴傳嚴上封事曰書稱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

案漢儒說此經皆以王者代天官人爲義此今文家
說也書正義引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君
之不可不得其人也是王注亦用今文尚書說
三國志陳思王傳植上疏曰書稱無曠庶官
敍矜業業
三國志王基傳基戒司馬景王曰天下至廣萬幾至猥
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
案兢矜聲同此作矜矜業業疑亦三家之異文
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
同寅協共和衷哉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尚書大傳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史記夏本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
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愼之
又刑法志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
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
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既加原情小

者致之市朝其所錄來者上矣○張晏曰用甲兵以師
誅暴亂也○韋昭曰斧鉞斬刑也刀鋸刖刑也鑽
鑿刑墨黥刑也
白虎通攷黼篇言成湯行成規卷龍之衣服表顯其德
潛夫論述赦篇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
壽命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本以民不能相治
故為立王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其行賞罰
故書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王者承天順地典爵王刑
不敢已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

又梁統傳統對曰臣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
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
又胡廣傳史敞薦廣曰五服五章天秩所作
又應劭傳劭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
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
罪不祥莫大焉
政事茂哉茂哉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勉強學問則見聞博而知
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還至而立有

效者也書云茂哉茂哉勉彊之謂也
案爾疋釋詁茂勉也郭注書曰茂哉茂才攷堯典惟時
本又作懋亦作忞同注茂哉或作茂才攷堯典惟時懋哉釋文云懋音茂王云美也懋茂以音
同通用故兼勉美二訓古文尚書作懋則郭注引書
曰茂哉茂哉當是漢人爾疋舊注所引今文尚書之
語而郭璞襲用之忞即懋字之省見說文解字茂哉
或作茂才疑亦三家尚書之異文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
有土

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
通位帝紀大微四門廣開大道
周禮鄉大夫職鄭注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
自我民明威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為治
案隸古定本尚書威皆為畏釋文云畏如字徐音威
馬本作威鄭注周禮引書曰云畏之聰明蓋言紫宮極樞
言天雖聰明視聽既遠不用自已之聰明用民之聰
明民之歸者則授之以天位天雖明察可畏不用已
之明威用我民之明威民所叛者則討之又詩蒸民
箋引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正義引鄭尚書注云

天之所聞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好惡與民同
引之者證天從民意也鄭君注禮在贊書之前所引
尚書自是當時所立學官之本據此知今文亦與古
文同皆作明威也
三國志高堂隆傳隆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
畏自我民明威與人作頌則郷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
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
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
然也
案此引作明畏疑是後人依今本尚書改之也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余未
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史記夏本紀吾言底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績皐陶曰
余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白虎通聖人篇皐陶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
蔡邕獨斷曰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
號之義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皐陶與帝舜言曰朕
言惠可底行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
改也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襄明也正義引馬云贊明也襄

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
而已謙也鄭注古文尚書與馬融訓異蓋參用今文
家說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史記夏本紀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
予思日孳孳
案帝曰以下馬鄭王本合於皐陶謨別有棄稷之
篇僞孔本改棄稷爲益稷僞孔傳敘云伏生以益稷
合爲皐陶謨復出此篇按孔氏逸書十六篇中有棄
稷一篇馬鄭親見之其帝曰以下合於皐陶謨此古
文與今文同者也僞孔妄於帝曰下分篇名之曰益

稷變亂經文荒謬甚矣
中論貴驗篇曰帝舜屢省禹拜昌言
史記夏本紀皐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滔天浩浩
浩襄山襄陵下民昏墊
予乘四載隨山栞木
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栞木
又曰禹僞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
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

賓於濕減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樏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徐廣音義曰橇他書或作蕝樏一作橋音邱遙反又河渠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集解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檮檮直轎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樏音力追反尸子又曰行塗以楯行險以橇行沙以舩又曰乘扈車音去喬反○索隱曰抑音意抑者遏也洪水泊天故禹遏之不令害人也漢書溝洫志作堙堙抑皆塞也毳字亦作橇音昌兩反注以楯子內

反又子絕反與蕝音同

漢書溝洫志曰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梮以別九州○孟康曰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毳音蕝之蕝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梮木器如今輿牀人舉以行也

案四載之說水陸舟車無異山行澤行說多不同史記夏本紀兩言泥行乘橇山行乘樏書云泥行則橇山行則梮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尚書釋文引服虔云木橇形如木簣擿行泥上孟康說同服虔尚書正義引愼子云為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梮或作樏為人所牽引也今放說文木部云梮山行所乘者橇書曰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止行乘樏泥行乘輴據說文則應劭所云梮或作樏卽樏字之消文也江聲曰徐廣史記音義引尸子曰山行乘樏又引曰行塗以輴行險以攝之假借也說文與尸子合乃古文說也輴則輇約輇也蓋是車之有約者可以行塗泥中故澤行乘之段玉裁曰華梮橋同字橋者聱之轉語樏與聱異字同義一物而異名也聱自其乘載而言樏自其艱引而言曩大索也此聲義之皆相倚者也韋訓聱云人舉以行應訓樏云人所牽引者皆得其正鞮盂子滕文公篇蘘橿而捋之趙注蘘橿龍鬚之屬合按說文木部曰橿從土聱然則蘘亦聱引之稱趙注未了如氏如錐長半寸之說是其物如齒屐豈得稱四載之一乎輟史記作毳亦作橇漢書作毳尚書正義引尸子作蕝徐廣注史記引尸子作輴偽孔傳作輴許說文作輟毳撬蕝輟輟一聲之轉輟行泥上之字耳爾雅釋文所稱為

古文說者服虔應劭韋昭孟康如淳諸注皆本今文
倘書三家之說也
又案說文木部云梌梳木也从木弟聲夏書曰隨山
梌木讀若刊梌篆文从幷又云槎衺斫也然則槎讀
謂衺斫其木以爲表識也故史記禹貢隨山梌木
作行山衺木以訓詁代經文也梌篆文从幷則梌乃
古文梌爲今文矣愚衛包奏敓改梌爲刊非是梌之
與刊音雖同而義微異也段玉裁云假令梌刊同字
則刊當傳木部史記以表訓梌是槎識爲倘書古訓
可知刊剟也字不從木非謂斫木即謂左氏有井堙

木刊之語然不可用左氏改虞夏書又明矣說文稱
隨山梌木云虞夏書者稱禹貢非倘皐陶
謨也喬樅謂說文引經先後固不必拘然史記以皐
陶謨載之夏本紀則皐陶謨亦未嘗不可稱夏書蓋
虞夏同科也段既以虞夏爲一科是古文家說而於
說文引隨山梌木又以爲稱禹貢非倘皐陶謨泥矣
故喬樅以爲三科之條五家之教古文今文各家之
說蓋皆同也

漢書敘傳述溝洫志曰夏乘四載百川是導
暨益奏庶稻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
日命師汝昌言
史記夏本紀與益予眾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
澮致之川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
徙居眾民乃定萬國爲治皐陶曰然此而美也
又曰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
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
案尚書釋文鮮徐音仙馬云鮮生也艱工間反馬本
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詩思文正義引鄭注云禹
復與稷教民種殖物菜蔬艱食白虎

通引伏生大傳云神農種穀疏疏古蔬字鄭以此艱
食猶爲疏者是時水患未平故先食鳥獸菜蔬魚鱉
上文與益奏庶鮮食是隨梌所得鳥獸菜蔬魚鱉
艱食鮮食是決川所得菜蔬及魚鱉也至播種百穀
則于下烝民乃粒句見之此鄭義也江聲云郭璞注
三字誼別今俗泥川一鮮字非也據史記云食少依
少誼則字當作尟說文是部尟是少也段玉裁云夏
本紀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此經之暨益奏庶鮮

食也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此經之舊授播奏庶
艱食也又云與益予衆庶稻鮮食與稷予衆庶難得
之食蓋此經鮮食今文尚書作稻食而稻鮮食之鮮
字誤多如大誥民獻儀之比喬樅謂五土物生稻宜
下地周官有陪人職掌稼下地以稻牲宜水也此時
益在禹治水烈山澤而焚之草萊既闢卑濕之地可
以種秫至隨巢所得鳥獸又可以助資民食故史記
云與益予衆庶稻鮮食此鮮食謂鳥獸也則經鮮字
非膳文矣下文經云暨稷播播謂播穀也水患漸平
可以樹藝五穀矣又云奏庶艱食鮮食艱通作艱謂

菜蔬根生之屬鮮通作鱻謂魚鱉水族之屬皆所以
濟艱阨而助穀食者故史記云與稷予衆庶難得之
食也其云食少調有餘以均諸侯又云食少調有餘
補不足徙居皆卽貿遷有無化居之訓耳艱食鳥作
根食此馬本古文之異於鄭者鮮食鄭作鱻食此鄭
本古文之異於馬者今文尚書艱食與鄭本同鮮食
與馬本同江以鮮食屬下貿遷有無爲誼謂當作趁
食如不然也

釋名釋水曰水注谷曰溝田間之水亦曰溝溝摝也從
橫相交摝也汪洫澮會也水滙會也川穿也

穿地而流也

案說文巛部云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くく距
川言深くくく之水自爲川也又谷部云谿谷也虞書曰谿谷既通川也
从谷从水奚雞切古文谿省古文溪省谷部云谿谷也虞書曰谿谷既通川部
所偁據孔氏古文也谷部所偁據三家今文也史記
作浚同聲假借字也井田溝洫之制創于禹而三代
因之不變故詩小雅咏之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
畇原隰徹田爲糧孟子滕文公論語曰禹卑
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浚畎澮距川卽盡力溝洫之事

也

又案詩思文正義引鄭尚書注云粒米也艾養也衆
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是鄭本古文作烝民
乃粒萬國作艾今據史記云衆民乃定萬國爲治以
定字爲立之訓以治字爲乂之訓則今文尚書亦作
粒字艾字也詩周頌思文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毛
傳讀立如字與今文尚書合漢書食貨志云勸農作
乂又卽變之消文變治也與史記訓詁亦合鄭箋
詩讀立爲粒賚書以粒訓米以艾訓養皆據古文尚
書家說故不同也又經師次且言史記云乃而美也

江聲曰史記輒以訓詁代經文然則師當爲斯聲之誤與喬樅謂江據史記以師爲斯之聲誤於義良允

淮南泰族訓曰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濟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辟殖五穀使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

隸遷有無　茂遷有無

漢書食貨志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入貢棐隸遷有無萬國作乂

又敘傳述食貨志云商以足用茂遷有無

案江聲云貿漢書作隸尚書正義本隸下加心皆非本字說文貝部云貿易財也史記言調有餘補不足即貿遷有無徙居即貿遷化居化古貨字謂遷徙其居積之貨也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善注引尚書曰貿遷有無化居又宋王天與尚書纂傳元吳澄尚書纂言皆云伏生大傳作貿遷今大傳未見引此經蓋明閻逸耳宋元人尚及見故得稱之正與李善文選注合是可據矣喬樅謂漢書兩引此經一作隸遷一作茂遷皆貿之同聲假借字也師古注云隸與茂通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交足則萬國

皆治其誼亦通史記用歐陽尚書漢書用夏侯尚書文字既異誼或不同師古集注疑是襲漢魏舊注之語也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女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史記夏本紀禹曰於帝愼乃在位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集解鄭元曰安女之所止惟安動動則擾民天其申命用休者天將重命以美應謂符瑞也

案江聲云直當爲德壞字也據史記作輔德推此文當爲其弼德而惠字从直下心或心字摩滅不見而爲直字猶鄭注檀弓云衣當爲齎壞字也據史記以說此經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若依史記言調有餘補不足當云動則天下大應之待志於下于是可以明受上帝之命言當乎與經徯志二字文倒亦順經文爲說宜云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大應之待志於下于是可以明受上帝之命言當乎民心乃能受天命也喬樅謂惠直古蓋通用易有功而不置鄭注讀置爲德禮記立容德稱文王徐音直惠置皆从直聲故古書多相通假說文直部惠之惠从直从心德升之德从彳从悳今皆用一德字而悳悳

幾廢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史記夏本紀帝曰吁臣哉臣哉禹曰鄰哉鄰哉言愼

三國志魏少帝紀何晏奏曰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愼所與也

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翼予欲宣力四

方女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希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女明

史記夏本紀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明女輔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集

解馬融曰我欲左右助民女當翼成我也

作繢　作會

尚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

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

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陳氏禮書卷三

又曰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

赤隋書禮儀志七

又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

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亦三士服一禮書

卷一又
卷三

火山龍以次國服三核之子鳥下宗彝二字誤衍大傳以作繪宗彝四字連讀藻為白火為赤陳祥道引云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分作繢宗彝為二合藻火為一非伏生本文由所見大傳本誤當從唐志更正陳氏反以是疑傳文自戾過矣說文糸部云繪會五采繡也引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帝紀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故之則大傳五服亦皆繡非畫也鄭康成注尚書始云繪讀為繢凡畫繢者為繢既伏許異作繪何以為黑也說文黑部云黯深黑色又女部云媢女黑色也繪之為黑此其義已

喬樅謂禮書引鄭注云璪水草蒼色而以為赤赤字當是白之誤大傳明言藻純白說文玉部云璪玉飾如水藻之文引虞書曰璪火粉絺此據古文也古文作璪从玉桑聲此伏生今文之同於古文者也粉字从粉省衞宏說又糸部絲下曰絲繡文如聚細米也今細攷之尚書大傳虞書咎繇謨作繪三見字皆从系會聲璪火亦三見字皆从玉桑聲此伏生今文之同於古文者也粉字許君明稱衞宏說確為壁中古文今鄭君引書但作粉米則為今文尚書無疑矣而繪宗彝藻火粉米傳異與壁中古文亦異則是三家之異文也觀論衡量知篇以黼黻華蟲山龍日月星辰為畫是今文家說本有二說鄭君考工記繢畫之事後素功以三家異文作繢考為長故王衣

畫日月星辰

案舊引作弸成五服此傳寫者舛誤耳章采也故云五服五采之服也今為訂正

作繢

周禮司服注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希讀為黼或作絺字之誤也

案鄭君周禮注所稱書是據今文尚書亦三家之異文也何以明之說文糸部繪字下引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玉部璪下引虞書曰璪火粉米黼部黼下曰

黻衣山龍華蟲粉畫粉也从黹从粉省衞宏說又糸部絲下曰絲繡文如聚細米也今細攷之尚書大傳虞書咎繇謨作繪三見字皆从玉桑聲璪火亦三見字皆从玉桑聲此伏生今文之同於古文者也粉字許君明稱衞宏說確為壁中古文今鄭君引書但作粉米則為今文尚書無疑矣而繪宗彝藻火粉米傳異與壁中古文亦異則是三家之異文也觀論衡量知篇以黼黻華蟲山龍日月為畫是今文家說本有二說鄭君考工記繢畫之事後素功以三家異文作繢考為長故王衣

畫粉繡之說其注古文尚書亦云繪讀爲繢凡畫者爲繢也

續漢書輿服志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

又曰貴常無常衣裳而天下治上衣元下裳黃天子備章公侯自山以下侯伯自華蟲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王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冕皆廣七寸

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

係白玉珠爲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爲組纓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色爲組纓郊天地宗祀明堂則冠之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輿刺繡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

又曰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履以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服袀元以從

文選景福殿賦曰命共工使作繢明五采之彰施

案何平叔賦用谷綵謨語是依鄭君所讀從三家今文之本輿服志本於薑巴所據尚書亦與鄭君同其希字作絺則鄭君所云字之誤也段玉裁云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希讀爲黹黹紩也此與周禮注合鄭本周禮注絺黹字同今本周禮注絺黹互譌學者多不能辨正尚書正義依附僞孔本不分別之曰鄭本作希云希讀爲黹輒改希爲絺使從孔本此大非也又按今說文無希字而稀絺睎稀郤希等字皆以希爲聲以虞夏書希繡周官經希冕所

之則希者古文黹字也从巾所紩也从攵象繡文也俗借爲稀少字鄭君讀希爲黹是爲以今字易古文希黹古今字也說文當於黹下補之曰希古文黹字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史記夏本紀予欲觀古人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言女聽之○集解曰鄭玄尚書滑字作忽忽鄭元曰忽者勿也臣見君所乘書思對命者也孔安國亦有馮以出內政教于五官○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此云采始滑以出入五采政教所通

盡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
始滑當依今文爲采政忽三字
案段玉裁云舀忽古今字小篆作㠯隸變作舀說文
曰部㠯出气詳也从曰上象形籀文作㠯一曰佩也
裴駰所据鄭本尚書作舀鄭以勞訓之與說文訓佩
正合至司馬貞所見古文尚書則作忽矣古舀忽通
用如春秋鄭太子忽說文作大子㠯論語仲忽漢麦
作中舀羽獵賦響舀如神傳毅舞賦靈轉飄舀漢樊
敏碑奄舀滅形揚雄傳於時人皆舀之是已

漢書律厤志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
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八音合之
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
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
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
故帝舜欲聞之也
案惠棟云虞翻衍天地之數而作八卦三才五行備
焉三五相包播五行子四時故爲七始治厤律官行
政皆從此出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三王
天地人三統也四事四時所行之始也尚書大傳曰

音之動與神靈之氣通人君聽之可以察已之得失
而知羣臣賢否故此言其效有如此也女聽者女爲
我審聽之也謂審其六律五聲八音順乎七始與否
也
又禮樂志高祖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
倡和聲○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
華之始也以爲樂名如六英也
又敍傳述律厤志曰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厤
算迺出○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也今本漢書時字作方

隋書律厤志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

案漢書律厤志引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詠字乃訓之誤也段玉裁云隋書律厤志曰書稱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此用漢志所引書也惟此作訓不誤孟堅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以順釋訓非以歌詠釋詠也旦訓與忽於音韻同類文物相爲平入若作詠則無關涉矣鑾文志考固學紀聞皆引作七始詠是宋時漢書已無善本也尋七始卽七政尙書大

傳唐傳曰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蓋泛言之爲七政在樂則爲七始昭二十年左傳謂之七音周語謂之七律賢達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韋昭作爲七音器也韋云謂七律爲音器用　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韋昭注略同皆與鄭君大傳七始注合而班固孟康劉德又皆以七政釋七始本於今文尙書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匡謬正俗云古文尙書作惟今文尙書作於戲古文尙書作惟今文尙書作嗚呼今文尙書亦是親見石

隋書律厤志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

案漢書律厤志引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詠字乃訓之誤也段玉裁云隋書律厤志曰書稱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此用漢志所引書也惟此作訓不誤孟堅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以順釋訓非以歌詠釋詠也且訓與忽於音韻同類文物相爲平入若作詠則無關涉矣藝文志考固多紀聞皆引作七始古文尚書在字聲相近此其原委之可知者也七始詠是宋時漢書已無善本也尋七始卽七政尙書大

傳唐傳曰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蓋泛言之爲七政在樂則爲七始昭二十年左傳謂之七音周語謂之七律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當作爲七音器也韋云意謂七律爲音器用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韋昭注略同皆與鄭君大傳七始注合而班固孟康劉德又皆以七政釋七始本於今文尚書作鵕震馬鳴疑當從外傳文爲允

案韓詩外傳亦載此節與尚書大傳同惟狗吠雞鳴及傑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猶賓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

淮南天文訓曰二陰一陽成氣三合而爲音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

樂說曰聖人作樂不以自娛以觀得失之效故不取備於一人必須八能之士故八音或調陰陽或調五行或調盛衰或調律厤或調五音與天地通明合德者則七

七始之說傳之有自放楚語觀射父曰始

始八氣終各得其宜也○宋均注曰七始謂四方天地
人也
案四方卽四時也東方者春南方者夏西方者秋北
方者冬見尙書大傳故漢儒每以四方爲四時宋均
此說與劉德孟康說同
白虎通禮樂篇尙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五聲者
何謂也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
謂羽所以名之何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
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
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含容四時者也八音者何謂也

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數
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者何天子承繼萬物當
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卽思其形如此蜎飛蠕動
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樂
記曰壎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
也柷敔乾音也笙巽音也磬坤音也一說笙柷鼓簫瑟
壎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簫
在東南方瑟在南方壎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西北
方又曰壎在十一月壎之爲言勳陽氣於黃泉之下默

樂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史記夏本紀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訴退而謗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潛夫論明闇篇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爲國之道勃之使諫宜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

後漢書章帝紀永平十八年詔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而謗予文法倒之可知矣書正義引鄭注云四鄰左輔右弼股肱之義也

前疑後承鄭用大傳爲訓是從今文說也

三國魏志注引王沈魏書乙亥令曰夫治世御眾建立

史記夏本紀敬輔四臣諸眾讒巽臣君德誠施皆清矣

三國吳志孫權傳權報陸遜書曰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義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輔弼誠在面從

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內言時而颺之假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疵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得覩其

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

又曰天子必有四鄰前儀後丞左輔右弼廣心而從欲輔善而相承謂之輔廉潔而切直謂之弼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

案儀即疑也丞即承也直立而敢斷當脫謂之丞三字以下文輔弼二句文法倒之可知矣書正義引鄭注云四鄰左輔右弼前疑後承鄭用大傳爲訓是從今文說也

史記夏本紀敬輔四臣諸眾讒巽臣君德誠施皆清矣

○徐廣曰臣一作吾○索隱曰諸眾讒巽臣爲一句君字宜屬下文

後漢書郅惲傳惲謝歐陽歙曰昔虞舜輔美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成

說文手部撻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從手達聲重文遲云古文撻虞書曰遲以記之虞書書作撻非是今爲訂正

案據說文引虞書作遲此古文也然則撻乃今文矣

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云夏楚所以扑撻犯禮者也此撻以記即刑也江聲曰庶頑以下言教國子之材出於學

校故因論用人而及教國子之事也惠棟云庶襲說若不在時大司徒大樂正之簡不舉教也侯以明之辟雍之大射燕禮以證辟雍之大學之義疑也正以內言大司樂之以樂語教國子也假則承之周之太樂正之造士也若訓威之遠方之寄棘也則是若教國子之事也喬樅案王制多記虞夏商之制文世子雖周時書未所言亦多有周因前代之禮據獨虞夏商周可見又其學世子及學士皆以樂官與舜之命夔教胄子同是可以證此經矣

又案段玉裁云古文撻从虍未詳臣案觀時釋元應

衆經音義引古文最多而有邀敎無遑疑虍即戈之誤字本作逵譌爲遑段說良碻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是貢士舉賢之事其下卽言賦內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進賢受賞之事故大傳詳言古者諸侯貢士之制以明之史記此節檃括大意其詞甚略大傳所述足以補史記之不備也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者謂充天之下至於四海之隅其木所生之地極言其廣遠也萬國衆賢皆帝之臣惟帝是舉用之爾

說苑修文篇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再賜以弧矢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其君舉伐其宗者踰謂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天子繼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放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少絀以爵再絀少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注云適猶得也孳孳子也宗適子也征伐也率循也正由也一不適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九年時言少絀明以漸也凡十五年

案經先言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是貢士舉賢之事其下卽言賦內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進賢受賞之事故大傳詳言古者諸侯貢士之制以明之史記此節檃括大意其詞甚略大傳所述足以補史記之不備也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者謂充天之下至於四海之隅其木所生之地極言其廣遠也萬國衆賢皆帝之臣惟帝是舉用之爾

說苑修文篇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再賜以弧矢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其君舉伐其宗者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天子繼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放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少絀以爵再絀少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注云適猶得也孳孳子也宗適子也征伐也率循也正由也一不適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九年時言少絀明以漸也凡十五年

以沃灌韎韐也錄即錄之省文

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三詩曰莫予荃蠆

案徵錄字同禮記曲禮進寺戟者前其錄釋文錄本

又作錄

蒙戎有苑○毛詩釋文戎如字本或作戚音同申干也

蒙厥有菀○玉篇苑部厥有也詩曰蒙厥有菀

案玉篇苑部厥有也詩曰蒙厥有菀

虎暢鍐膺○毛詩釋文鍐本亦作暢

案毛傳鍐弓室也作暢者古文以音近假借耳

竹鞞緇縢○毛詩釋文閉本一作鞞

周禮考工記弓人注弓有鞞者爲發弦時備頓傷詩云竹秘緇縢

竹鞞緇縢

案周禮釋文縢本又作繩

竹秘緇縢○儀禮既夕禮鄭注秘弓檠弛則繆之於弓裏備捐傷也以竹爲之詩云竹秘緇縢

王喪禮鄭注縢緣也詩云竹秘緇縢

案秘字與鞞通作閉者古文之假借說詳毋拔詩故

再寢再興○文選曹植應詔詩騶驗條再興李善注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

案曹子建用韓詩故文與毛異

泝洄從之○爾雅釋水逆流而上曰泝洄郭璞注見詩

溯洄從之○說文水部溯逆流而上曰溯洄溯向也水欲下違而之上也從水屰聲溯或從辵朔

案毛詩作溯據說文是溯爲正字遡爲或體泝乃溯之俗書也

泝游從之○爾雅釋水順流而下曰泝游郭璞注見詩

苑在水中央○毛詩釋文苑本亦作菀

萋萋淒淒○毛詩釋文萋本亦作淒

案唐石經作淒淒今注疏本作萋萋

道阻且躋○毛詩釋文躋本又作隮說見前

宛在水中坻○文選注廿六韓詩曰宛在水中坻薛君曰小渚曰坻

大渚曰沚陽縣詩

案文選注廿二引又云非縣句引

汪引潘詩錞雁映蘭浒云汪與浒同浒字韓訓爲大
渚與毛傳義異說詳韓詩攷

終南

有樁有梅○〈毛詩釋文〉條本亦作樁

案詩經考文古本作樁樁字卽條之或體

有條有枚○〈文選注〉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枝〈西都賦〉

本作條條字卽條古文之滔借

案作枚者假借字也

顏如渥沮○〈毛詩釋文〉丹如字韓詩作沮遮各反沮赭也

案據此則韓詩文作渥益可見矣

顏如渥赭○〈案邑陳留太守胡公碑〉如可顏如渥赭其君也哉

〈隸續平輿令君碑〉如可顏也人百其身

案馬瑞辰云沮與赭音義同毛詩渥丹當本作渥赭

案此與伯階所用魯詩合疑三家今文分字皆作也

晨風

鴥彼晨風○〈韓詩外傳八〉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

鴥彼晨風○〈說苑奉使篇〉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

鴥彼鳥風○〈說文鳥部〉鴥鴥疾飛貌從鳥夾聲詩曰鴥彼鵰

風

案毛詩釋文歙說文作鴥尹橋反疾飛視字林于叔

反韓詩作鵰字書音聿疾飛貌字異而音義並同晨

者鵰之滔借字

宛彼北林○〈周禮函人注〉鄭知宛

案宛毛詩作鬱說文云鬱木叢生者鬱宛一聲之轉
宛字卽菀之消借
山有枸櫟○爾雅釋木樸樕若郭璞注樸屬叢生者爲枹
詩所謂樹樸枹櫟
案枹毛詩作苞古文假借字郭所傳詩三家今文也
隰有六駮○崔豹古今注六駮山中有木葉如榛皮有
蘇駮名六駮詩曰隰有六駮
案此與毛傳義異當本於三家詩說爾雅釋木駮赤
李巡卽釋此詩之六駮毛詩正義曰陸璣草木疏云
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適視似駮馬故謂之

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嘼之木相配
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
隰有樹檖○說文木部檖羅也從木兼聲詩曰隰有樹檖
案爾雅釋木云樹蘿摠說文則檖爲正字作樕者或
體毛詩作遂古文消借字
無衣
與子同讎○吳越春秋二無衣之詩曰與子同讎
案毛詩作同仇者用韓詩故文與吳
與子同禪○毛詩箋禪猶衣近汙垢
案禪卽毛訓箋之不疑卽用此訓箋今文
同澤有作同褌者故鄭君據以改毛周禮玉府賈疏
引詩亦作褌
與子皆行○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奏詩曰王于興師
修我甲兵與子皆行
案皆毛詩作偕古字通用
淠淠
駱車乘黃○太平御覽四百七十八詩曰何以贈之駱車
乘黃
案駱毛詩作路古今字之異
權輿
夏屋渠渠○文選靈光殿賦注引崔駰七依曰夏屋渠渠
案毛詩夏屋渠渠正義曰案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
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
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喬樅謂崔駰所
據夏屋渠渠當本三家詩正義引作渠渠順毛詩之
文耳說詳韓詩攷
胡不承權輿○爾雅釋詁權輿始也郭璞注詩曰胡不承
權輿
案胡毛詩作乎說詳韓詩攷

子之蕩兮○楚詞離騷注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詩曰子之蕩兮

案蕩毛詩作湯傳云湯蕩也此引詩直作蕩字據三家今文也說詳魯詩攷又白帖六太平御覽五十三引並作湯

宛丘之下○水經潧水注詩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宛丘在陳城南道東

案臧琳經義雜記云宛施博士於阮反讀爲宛郭景純於粉反讀爲宛郎與毛傳李孫皆乖異矣郝懿行

行曰今案郭音蘊謂蘊聚隆高也韓詩外傳陳之富人鬱於龍邱之上龍邱當即宛邱聲近假借字也爲縱謂菀宛古通菀即宛字見漢書王嘉傳集注臧庸以水經引詩作菀邱爲三家之異文是也

亡冬亡夏○漢書地理志亡冬亡夏值其鷺羽

案亡毛詩作無古字通用顏師古集注以值其鷺羽爲事神之舞亦本舊注三家詩說

值其鷺羽○太平御覽二十六詩曰值其鷺羽

植其鷺翿同上

案植毛詩作值傳云持也漢書集注云持之羽以

爲翿立之而舞以事神也是訓值爲立故字亦作植

值其鷺翿○說文繫傳羽部翿銷曰詩曰無冬無夏值其鷺翿今俗作翻

東門之枌

婆娑其下○毛詩釋文婆步波反說文作槃音同

案虞雅舞曲泰韋昭云詩音義婆步波反爾雅婆婆舞也音義但云婆案何反不爲婆字作音蓋陸所見爾雅作婆說詳魯詩攷

穀旦于差○毛詩釋文穀旦鄭音旦明也本亦作且王七反擇也王音嗟徐

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于差鄭初佳反

案韓詩文與毛異王肅本差作嗟從韓詩也于嗟即于差

穀旦于嗟○毛詩釋文差韓詩作嗟

案韓詩文與毛異王肅本差作嗟從韓詩也于嗟即于嗟

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當從鄭讀

案臧庸云宋本羣經音辨二兩引皆作穀旦

市也婆娑○說文女部娑舞也從女沙聲詩曰市也婆娑

案盧文弨以此爲三家之異文段玉裁亦從致後漢書王符傳引詩仍作市字女疑爲市之訛越以復遇○玉篇彳部復返也詩曰越以復遇

案毛詩作𣏌遇玉篇引詩與毛字異蓋據韓詩之文

衡門

可以栖遲○〔蔡邕黒君贊〕衡門之下可以栖遲

可以西遲○〔隸釋漢殽碑〕西遲衡門

可以徘徊○〔隸釋漢堂谿典碑〕徘徊衡門

案此皆三家詩之異文毛詩作棲遲說詳魯詩攷

可以樂飢○〔毛詩釋文〕樂本又作藥案說文藥治也療或

爍字也毛正作樂鄭本作藥

案詩釋文云舊皆作樂字逸詩本有作疒下

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臧庸曰據說文則沈說非

也從疒樂者蓋人有疾病則苦治之則樂說文只作樂

爲正字也

可以療飢○〔韓詩外傳二〕詩曰泌之洋洋可以療飢

〔列女傳二〕詩曰泌之洋洋可以療飢

案太平御覽五十八引詩亦作療飢

豈其娶妻○〔初學記十四〕詩曰豈其娶妻必齊之姜又曰

豈其娶妻必宋之子

案藝文類聚四十引詩取亦作娶

東門之池

彼美淑姬○〔毛詩釋文〕叔音淑本亦作淑善也

可以晤歌○〔太平御覽三百八十〕毛詩曰彼美淑姬可以

晤歌

案此引毛詩與字作以疑轉寫之誤

可以漚苧○〔毛詩釋文〕紵字又作苧

案說文云紵絺屬細者爲紵粗者爲紵苧通作紵

可與寤言○〔列女傳二〕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

案寤毛詩作晤說文晤覺也又云寤覺而有言曰寤

則晤寤音義竝同

東門之楊

其葉將將○〔易林革之大有〕南山之楊其葉將將

案將毛詩作牂爾雅釋詁將大也牂字卽將之假借

明星晰晰○〔易經釋文〕明星晰晰

案集韵云晰同晢

墓門

墓門有棘○〔列女傳八〕墓門有棘有鴞萃止

墓門有棘○〔楚詞天問注〕詩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言冀

門有棘雖無人輔上猶有鴞女獨不知也

案據叔師引詩云云則毛詩此墓門有棘及列女

傳引詩墓門有棘皆當作墓門之棘

歌以誶之○〈毛詩釋文〉訊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告也
韓詩訊諫也
歌以誶止○〈廣韵六至〉誶告也詩曰歌以誶止
案洪興祖楚詞補注亦作歌以誶止作誶者是也此章誶與萃韵作訊則音義俱舛矣列女傳引詩訊字雖誤止字尚未誤今毛詩不獨誶作訊并止亦譌作之說詳魯詩攷
誶予不顧○〈楚詞注一〉誶諫也詩曰誶予不顧
案毛詩今亦譌爲訊字均宜據以訂正
昉有鵲巢

我有旨著○〈爾民要術〉詩我有旨苕
案段玉裁云此因我有旨蓄而誤喬樅謂邛字與邛形似爾雅釋詁邛我也故轉寫譌邛爲邛又以邛爲我耳
誰侜予美○毛詩釋文〉予美韓詩作娓娓美也
案說文憭慧也李善徐鍇所引詩並作憭字蓋毛詩之異文也
邛有旨鷕○〈說文草部鷕綠草也從草鳥聲詩曰邛有旨鷕〉小草有雜色似菉詩曰邛有旨鷕
鷕

案毛詩作鶬鴰之古文消借字鷕與鷕同見玉篇
三家詩之異文也
月出
月出皎兮○〈毛詩釋文〉皦本又作皎月光也
案正義本作皎文選注十三謝希逸月賦引詩作皦
皎人嫽兮○毛詩釋文〉佼字又作姣古卯反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嫽本亦作嫽同音了好貌
案後漢書劉盆子傳注引詩作姣人僚兮姣好貌也
〈眾經音義九〉詩云姣人嫽兮
案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載郭璞注引詩亦作姣人

嫽兮皆據三家今文也
佼人憭兮○〈說文繫傳〉佼下佼人本此字又憭下云按詩曰佼人憭兮
文選注十三〉毛詩陳風曰月出皦兮佼人憭兮 賦引
案說文憭慧也李善徐鍇所引詩並作憭字蓋毛詩之異文也
佼人劉兮　佼人嬥兮○〈毛詩釋文〉劉本又作慅好貌埤蒼作嬥劉妖也
案據此則作嬥者正字劉即嬥之省文慅又劉之假借也今注疏本作慅

舒憂受兮○唐石經憂字作憂
案憂樂之憂古作悆優和之優古作憂說文悆愁也
從心從頁頁首也心頁則髮白憂和之行也引詩布
政悆憂此詩憂字釋文云舒貌字當本作憂憂字乃
憂之或體耳
勞心慅兮○五經文字勞心慅兮
案陳第毛詩古音攷云慘當作慅慅說文慅愁不安也
戴震云慅與照燎紹相韵

株林

從夏南兮匪適株林從夏南兮○毛詩正義曰定本無兮
字
案唐石經從夏南下旁增姬字下句同
乘我乘駒○毛詩釋文駒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
之
案說文馬高六尺爲騶即釋此詩騶字今詩作駒

澤陂

有蒲與荷○爾雅釋草荷芙蕖其莖茄樊光注詩曰有蒲
與茄
案毛詩茄作荷傳云荷芙蕖爾雅芙蕖之莖曰荷正
義曰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

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
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喬樅謂鄭從三家
之文以改毛詩荷字當是茄之誤詳見鄭箋改字說
陽如之何○爾雅釋詁陽予也郭璞注僖詩云陽如之何
今巴濮之人自稱阿陽
案陽毛詩作傷釋詩與毛文異義異說詳僖詩攷
有蒲與蓮○毛詩箋蒲當作蓮蓮芙蕖實也
爾雅釋草郭云疏陳風曰有蒲與蓮
案鄭箋改蒲爲蓮當亦據三家詩文邢疏所引詩蓋
本爾雅舊注之語

太平御覽九百七十五詩曰有蒲與蓮碩大且姱○毛詩釋文卷本又作姱同其員反好貌
案卷字即姱古文之消借姱宋本釋文誤作睽字
勞心悁悁○文選注十五毛詩曰勞心悁悁今情悁悁而思歸
案張平子思元賦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
正用此詩之語今詩作中心悁悁中字蓋勞之誤
有蒲菡萏○毛詩釋文菡本又作荂又作菡荂同
有蒲菡萏○說文草部菡菡蔺也從草閻聲蔺菡或從
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從草閻聲
案據說文則菡蔺爲正字徐注云菡萏合也未吐之

意故箇遍作箇今經典皆作箇箇箇字同張衡東京賦薄言
簡云箇又作個亦筆跡之小異別作個非箇箇故字
以音近假借者箇之於其或體也猶箇箇箇同
見集韻

碩大且曦○毛詩釋文曦本又作曦韓詩作
案曦蓋嬈之異體說文玉篇嬈女好貌與檢切正
與曦音近通用說詳韓詩故
碩大且嫣○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八韓詩曰有美一人碩
大且嫣韓君曰嫣重頤也
案說文女部嫣下引詩同從韓詩也說詳韓詩故

展轉伏枕○毛詩釋文輾本又作展
文選注二十九韓詩曰籍藁無厚展轉伏枕張茂先雜詩
案淮南說山訓注引詩文同

鄘風蝃蝀○毛詩釋文蝃本又作
案鄘又作鄶蓋古諱之小異別作鄘非歐陽故字
君驕貞婦賤詩人憂之故作羔裘會鄭之國號曾爲大師
以音近假借者鄶之於其或體也猶箇箇箇同
見集韻

狐裘逍遙○楚詞注二逍遙遊戲也詩曰狐裘逍遙
案鄘詩以羔裘名篇此引詩羔裘作狐裘乃後人轉
寫之誤也

素冠

棘人欒欒兮○說文月部欒臞也從月絲聲詩曰棘人欒

欒兮

案毛詩作樂樂傳云瘠貌樂乃欒之古文假借字說
文所引詩三家今文也爾雅作瘵說詳韓詩故

慽人欒欒兮○韓詩記引董氏云崔集注作慽人
案棘人毛傳云棘急也正義曰棘急也釋言文彼棘
作慽音義同

勞心摶摶兮○文選注十五毛詩曰勞心摶摶張平子
勞心團團兮○文選六臣注十五毛詩曰勞心團團全上
案毛詩勞心慱慱兮文云古文作團團慱與
團古相通假揚子太元經月圍其傳作月摶其字說

文摶圍也圍圍也圍與圍同古方圓字皆作圍摶亦作摶張平子思元賦九摶摶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言憂思摶結也

長楚

隰有長楚○箋雖釋草長楚銚弋舍人注長楚一名銚弋案長即長之借借事類賦引詩隰有長楚不從草阿難其枝○事類賦二十四詩曰隰有長楚阿難其枝案阿難毛詩作猗難傳云柔順也楚詞注引次章作猗旎或作猗狔皆三家詩之異文

旖旎其華○楚詞注八旖旎盛貌詩曰旖旎其華

猗狔其華○楚詞注十六詩曰猗狔其華

案楚詞注校本云旖旎一作猗狔攷司馬相如上林賦云猗狔從風即旖旎之或體也

匪風

匪車揭兮○韓詩外傳二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

漢書王吉疏曰匪風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說卽韓詩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案王吉治韓詩此所引詩說卽韓詩傳之說也揭毛詩作偈傳云疾驅偈揭皆趨之貌字

易林渙之乾焱風忽起車馳物揭棄吉退思失其和節憂心惙惙駛之大過窮之小過同

匪車揭兮○百論十一詩曰匪車揭兮

案說文揭去也與疾驅義近毛詩衛風伯兮揚兮韓詩作偈兮文選宋玉高唐賦偈兮若驚駭馬孝善注引韓詩章句曰偈桀捷也疾驅貌

中心惙兮○漢書王吉疏詩云顧瞻周道中心惙兮

案惙毛詩作怛顏師古漢書集注云惙古怛字馬瑞辰云玉篇怛悲也惙驚也並丁割切是惙乃怛之同音段借字說詳韓詩攷

韓詩外傳二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惙兮

案詩攷載韓詩外傳中心惙兮今本外傳作怛字誤

匪車嘌兮○毛詩釋文嘌本又作票

匪車嘌兮○說文口部嘌疾也從口與聲詩曰匪車嘌兮

案票字古作奠省作奠今作票廣韻嘌嘌車行疾無節也漢書禮樂志票然逝師古曰票然輕舉意揚雄校獵賦亶觀夫票禽之細喻師古曰票音輕疾之禽也是票本有疾義票從口票聲故爲疾吹之貌義並相通

摡之釜鬵○毛詩釋文鬵本又作摡

說文手部擾煩也從手憂聲詩曰擾之益鬱
案傳禮特牲饋食禮釋文引詩亦作擾字擾訓煩濕
擾訓灌注毛詩擾字乃古文之叚借說文所引詩據
三家今文也虛文昭採陳明府俯孔子廟碑作濕之
楚楚猶窻之初筵篹豆有楚義同韓奕之篹豆有且
也

蜉蝣墲閱○說文土部墲突也詩曰蜉蝣墲閱從土屈省
聲
案堀毛詩作掘段玉裁曰堀乃墲之譌字說文各本

篆作堀解作屈省聲而別有墲字經於卷末解云兎
墲也從土屈聲此化一字爲二字也案從屈聲說皆作
屈此其常也今訂正作墲突也從土屈聲按今是也
蜉蝣蠆傳作蜉蝤

侯人

荷戈與役○周禮候人鄭注詩曰彼候人兮荷戈與役
案說文殳部役殳也從殳示聲或說城郭市里高懸
羊皮有不當人而欲入者誓下以驅牛馬曰役詩曰
荷戈與役據說文則周禮注從衣作說文及詩箋皆
役與祿同是衣韵音義各別當從示作說文爲

正馬瑞承辰云按或說亦立表之意當卽本三家詩
荷戈與綴○禮記樂記鄭注綴表也所以表行列詩云荷
戈與綴
案禮記正義云今按詩荷戈與祋不同者蓋鄭所見
齊魯韓詩本不同也崔靈恩集注本亦作綴
彼已之子三百赤紱○後漢書東平憲王傳注赤紱大夫
之服詩曹風曰彼已之子三百赤紱刺其無德居位者
多也
案毛詩已作其紱與此文異意懷太子所引蓋
據韓詩也又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及國語晉語引詩

竝作彼已又文選注三十七白帖十二引詩文同
彼記之子不稱其服○禮記表記詩云彼記之子不稱其
服鄭注鵜在魚梁以不濡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
爲有德
案記韓詩作已鄭君禮記注義與詩箋異蓋用齊詩
說詩見齊詩攷
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詩
刺彼已注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
案永平三年詔有應門夫守關雖刑世之語說本韓
詩則知明帝所習爲韓詩矣說詳齊詩攷又續漢書

與服志引詩文同
不濡其喙○玉篇口部喙說文曰喙也詩曰不濡其喙赤
作咮
案毛詩喙作咮傳云咮喙也爾雅釋天咮謂之柳毛
詩小星傳云三心五喙釋文引爾雅作喙謂之柳是
咮喙字同
嬛兮蔚兮○說文女部嬛女黑色也從女會聲詩曰嬛兮
蔚兮
案說文草部薈艸多貌從艸會聲詩曰薈兮蔚兮
毛詩文同許氏蓋兼採古今文也

南山朝躋○韓鄂歲華紀麗二詩曰南山朝躋
案太平御覽八及二百五十九引詩並作躋
婉兮孌兮○說文女部孌順也從女䜌聲詩曰婉兮孌兮
孌說見前
戶鳩○毛詩釋文鳲本亦作尸
案鳲鳩古字但作尸作鳲者今俗
荀子勸學篇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北宋本
列女傳一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
案漢書鮑宣傳宣上書曰陛下爲天牧養元元視之
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亦但作尸字後漢書袁紹傳垂

尸鳩之平注引詩國風曰尸鳩在桑云云文同
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淮南詮言訓詩曰淑人君子其結於一乎
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儀一也
禮記緇衣篇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作也與諸家異而與禮
案淮南詮言訓引詩兮字皆作也與諸家詩本有不同也
記緇衣篇引詩文合是四家詩本有不同也
其義一兮○翟灝四集注其義一兮
案緇衣篇云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一
行無類也末引詩其儀一也是以儀爲義字此詩毛
傳云執義一則用心固鄭箋云儀義也善人君子其
執義一也

執義當如一也然則三家詩文必有作義字者故翟
集注本據之
其弁伊琪○毛詩箋琪當作璂以玉爲之
案毛詩釋文琪說文作璂云弁飾也往往置玉也或
亦作琪毛傳以琪爲琪文義與說文異鄭君蓋用三
家詩易毛詩見鄭箋改字說
其弁伊綦○周禮弁師王璂鄭注琪讀如綦之綦綦
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以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
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仁大椿云鄭於詩以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毛詩釋文洌音列寒也寖本作浸
案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洌字從冰是過寒之意
故爲寒也段玉裁曰唐石經誤作洌詩本音從之考
易井洌字從水洌聲清也詩洌彼下泉存洌泚泉字
從厶列聲寒也東京賦元泉洌清薛注洌泠清貌李
善引洌彼下泉誤阮氏校勘記云據閩本明監本毛
本洌作洌案所改是也浸卽寖之俗文
浸彼苞涼○毛詩箋稂當作涼涼草蓨蓍之屬
案涼草之名不見他典鄭言蓨蓍之屬是其草當與
蓨蓍爲類涼字疑茜之誤茜雅篇茜

下云蒿蔞蒿也蔞下云蒿類今夜說文草部云薿蒿
屬蕭艾蒿也是蒿及蕭薿皆爲蒿類正鄭所謂薿薿
之屬蒿根聲亦相近詩見邶鄭箋改字說
慨我寤歎○楚詞注十六慨慨歎貌也詩曰慨我寤歎
案慨毛詩作愾箋云愾歎息之意慨愾音近義通文
選注二十三又二十六兩引毛詩亦作慨字
慨我寤歎○玉篇口部詩云嘅我寤歎
案說文嘅嘆也廣雅嘅愾均云滿也嘅與愾古多通
用作嘅者亦三家之異文

二之日滭沸○說文水部汝詩云一之日滭沸此古文假借字許
案毛詩作觱發傳云觱發風寒也此古文假借字許
氏所偁三家今文也毛詩釋文云觱說文作畢沒詩
小雅采菽觱沸濫泉說文繫傳兩引詩作滭沸亦古
今文之異衛風碩人鱣鮪發發說文引作觱觱商頌
長發武王載旆荀子書引作載發說文引作載坡发
發古多相通假
二之日栗烈○毛詩釋文栗烈並如字說文作颲颲
案詩下泉正義引二之日栗冽云字從仌又大東正

義引詩文同又引說文云冽寒貌故字從氷此毛詩
異文也依字作溧冽爲正說文溧寒也從仌栗聲是
毛詩栗烈乃溧冽之通假玉篇冽寒氣也又云溧冽
寒貌蓋本於三家詩說文作颲颲亦三家之異文
二之日栗冽○文選注廿九毛詩曰二之日栗冽古詩十
四之日舉止　饁彼南畝○儀禮食禮注引詩曰四之日舉
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案止毛韓詩並作趾止趾古今文之異陸毛詩作畝
明畯至喜○毛詩箋喜讀爲饎饎酒食也
案毛詩傳作嘉釋文云王申毛如字讀作傳改嘉文

餘從食喜聲傳或從鼓是鎬鼜鞉三字通用詳見鄭箋改字說

春日遲遲○釋文類聚三毛詩曰春日遲遲字皆作遲

案周禮媒氏賈疏兩引春日遲遲字皆作遲

迨及公子同歸○釋文類聚三毛詩曰迨及公子同歸

案毛詩釋文殆字正作迨

八月萑葦○太平御覽一千詩曰八月萑葦

案蘆與乾同亦通作崔如艾蘭或作萑蘭或作萑蘭可證也

蠶月條桑○玉篇手部引蠶月挑桑枝落之采其葉挑木亦作條

案毛詩作條桑釋文云條徒雕反注條桑同又如字徒雕反即挑字之音

以伐遠揚○白帖八十三詩曰以伐遠揚

案太平御覽七百六十四引詩揚亦作楊

猗彼女桑○毛詩正義左傳云譬如猗鹿前人之諸戎猗之然猗角皆遮東荻縛之名也故曰角而束之曰猗

案阮氏校勘記云此是說傳角字之義又以猗狩之言猗也故并說之釋文猗於綺反徐於宜反或疑此經當作猗者非也喬樅謂正義本與釋文之異者正多釋文女桑也

五月鳴蜩○司馬光類篇詩曰五月鳴蜩一作蝣

案蜩蝣字同見篇海

取彼狐狸○毛詩釋文狸獸名

案唐石經與釋文同今正義本作狸字乃狸之或體
緁爲于公○〈周禮大司馬注引鄭司農云詩曰言私其豵
緁爲于公一歲爲豵二歲爲豜三歲爲肩者古文治借字
案爲毛詩作豜豜蟲蜫蜫蟲蜫蜫舍人注蜫蜫與今所
五月蜤螽動股○〈爾雅釋蟲文蜤螽詩作斯同音私支反蜤螽即
謂舂黍也
案爾雅蜤螽本又作蜤詩作斯同音私支反蜤螽即
蜤螽古斯析同義陳風斧以斯之箋云斯析也毛詩
作斯古文治借字
六月沙雞振羽○〈毛詩釋文〉沙音沙徐又素和反沈云舊

多作沙今作沙音素何反
案沙即莎古文之治借徐音素和反讀沙爲莎字也
十月蟋蟀○〈說文〉蜂作蟀見魏風
寄窒奧鼠○〈說文〉繫傳卯部錯曰詩曰穹窒熏鼠以草窒
之也黑非白黑之黑宇囧象穴火炎上出礙於烟故爲
熏
案說文云熏火煙上出也從屮從黑屮黑熏象也又
黑下云火所熏之色也從炎上出囧大徐云囧與囪
同竈突也據此則毛詩古文當爲熏字作黑者隸變
今文也黑本字即作黑楚金謂黑非白黑之黑字未
諦
案鄉壇戶○〈儀禮士虞禮賈疏詩曰祭鄉壇戶
案鄉毛詩作向傳云向北出牖也韓詩同向鄉古通
日爲改歲○〈毛詩釋文〉曰爲上音越下音于僞反一讀上
音而實反下如字漢書作聿爲
聿爲改歲○〈漢書食貨志詩曰聿爲改歲入此室處
案聿曰竝訓爲辭古多通用讀作曰者三家異文也
六月食鬱及薁○〈爾雅釋草山韭邢昺疏韓詩云六月
食鬱及薁
〈說文草部薁草也從草奧聲詩曰食鬱及薁

案毛詩薁字作藗傳訓爲蔨蓼三家今文皆與毛異
說詳魯韓詩故
七月亨葵及菽○〈毛詩釋文〉及本亦作叔霍也
案叔者菽之古文治借字漢書昭帝紀以叔粟當賦
叔粟即菽粟也
七月烹葵及菽○〈玉篇文類聚八十二〉詩曰七月烹葵及菽
案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一又九百七十九引詩亨葵
作烹亨烹古今文之異
七月食瓜○〈毛詩釋文〉瓜字或加草非
九月叔苴○〈詩經考文〉古本作九月掇苴

案毛詩作叔音傳云叔拾也放說文叉部叔拾也從又未聲汝南謂收拜爲叔徐曰收拾之也是叔本訓拾通假爲伯未之未作掇者叔之或體字廣韵集韵並云拾也與叔同

又案叔從叉未聲淺本訓拾無須加手作掇後人據之正義以叔爲伯叔字而未之正義遂與叔俱隱矣放說文未字從上從小與季字從禾從子同爲會意俱訓作幼小之俜菽粟字本從尗未聲菜乃豆之小者對戎菜而言戎爲大豆知菜爲小豆也尗叔及叔同音假借字也九月叔苴本義正文字也他如稱

字本訓幼禾引伸爲長穉之穉義近於轉注私字本訓田禾假借爲公私之私然私從禾厶聲諧聲之中兼寓指事會意二義北道名禾主人爲私主人言此禾爲厶田之禾所以別於公田耳義從厶而生以厶禾此爲會意後人專以私爲公私字而厶之本字亦亡矣毛氏詩用

說文人部朕我也從人从舟聲詩曰納于朕陰重文凌

云朕或從夌

三之日納于凌室○周禮凌人賈疏七月詩三之日納于凌室

三之日納于陰陰○毳文類聚九毛詩曰三之日納于陵

陽反今本音直羊反

案正義本作場場圃場之俗體

陰
案陵與凌通史記秦始皇紀陵水經地張守節正義
陵作凌又貢公彥周禮疏引詩作凌皇疑轉寫之誤
四之日其早○禮記王制注詩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昌黎仲春紀注詩云四之日其早毛詩作蚤說文日部早
案鄭君力令注引詩文同早毛詩作蚤說文日部早
晨也從日在甲上據此是早字為正蚤乃古文假借
獻羔祭韭○毛詩釋文韭音九字或加草非
朋酒斯享○白帖十五詩曰朋酒斯享
林作被桑皮也音同
案毛詩亮作樊爾雅釋詁亨獻也說文樊鄉人飲酒

也亨樊古書通用
曰殺羔羊○毛詩釋文曰音越或音入實反非
稱彼兕觥○毛詩釋文兕本或作兕觥本亦作觶
〔隸釋孔宙碑〕稱彼兕觥
案詩經考文云古本作兕觥
稱彼兕觥受福無疆○〔禮記月令鄭注詩云稱彼兕觥受
福無疆
案受福毛詩作高毋文與此異鄭君箋據毋詩也
鴟鴞
鬳天之未陰雨○〔說文鳥部鬳及也從鳥下冂象天

殆天之未陰雨○〔家語好生篇詩曰殆天之未陰雨
案隸毛詩作迨迨與逮同據說文則隸為正字隸從
隶說文隶及也從又從尾省又持尾者從後及之也
迨又作殆乃以音同假借耳
徹彼桑杜○〔揚雄方言東齊謂根曰杜郭璞注詩曰徹彼
桑杜
徹彼桑被○〔毛詩釋文土音杜桑根也韓詩作杜義同字
林作被桑皮也音同
案毛詩桑土即杜之古文借字作被者三家之異

文孟子書引詩桑土邠卿注亦以為桑根之皮義當
本於三家詩說
今此下民○〔孟子公孫丑篇詩云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案此毛詩作女
予所蓄租○〔毛詩釋文蓄本亦作蓄租子胡反本又作祖
如字為也韓詩云租積也
案正義曰祖訓始也是孔氏本作祖字說詳韓詩故
予口卒瘏○〔毛詩釋文瘏本又作瘏
案周南卷耳我馬瘏矣釋文瘏本又作屠非蓄樅謂
屠者瘏之同音假借字毛古文作屠三家今文作瘏

予羽燋燋○毛詩釋文譙本或作燋
案譙燋以音同通假周禮罋氏燋契鄭注引杜子春
云燋或讀如薪樵之樵漢書趙充國傳部曲相保爲
壅壘木樵師古注樵與譙同亦以音同假樵爲燋樓
予尾消消○毛詩正義云予尾消消而做又云消消定本
作脩脩也
案毛詩釋文云脩素彫反注同與孔氏本文異
予尾脩脩○唐石經予尾脩脩
案臧庸云宋高宗御書石經及呂氏讀詩記並作脩
脩經傳沿革例云監本蜀本越本皆作脩脩與國本

及建甯諸本作脩脩
風雨所漂颻○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注詩曰風雨所漂
颻
案漂颻毛詩作漂搖
予唯音憢憢○爾雅釋訓憢憢懼也釋文憢本又作曉
案說文無憢字憢即曉曉之譌當作曉爲正
唯予音之曉曉○說文口部曉懼聲也從口堯聲詩曰唯
予音之嘵嘵
予惟音之曉曉○玉篇曰證詩云予惟音之陽曉曉懼
也

樅謂箋言無行陳衙枚之事又引春秋傳曰詰用兵者不陳則是以行字訓爲行陳以枚字訓爲銜枚不必如釋文所云音行爲銜也行王讀戶剛反卽行陳之反音其義與鄭箋同

〔太平御覽三百五十八〕詩曰勿士銜枚

案此所引卽據陸氏釋文鄭箋本改直作銜字

蜎蜎者蠋○〔說文虫部〕蠋葵中蟲也從虫上四象蠋頭中象其身蜎蜎詩曰蜎蜎者蠋

案毛詩古文宜爲蠋字轉寫作蠋乃蠋之俗體耳

蒸在桑野○〔文選注三十一〕詩曰蒸在桑野 江文通雜體詩

案毛詩作烝字不從草烝古書通用

蜮在室○〔毛詩釋文〕蜮在室本或作堂誤也

案伊威說文作蜘蛛與威通蛛或作蝛威或作蜮

蠨蛸在戶○〔毛詩釋文〕蠨音蕭說文作蟭音虞

〔眾經音義二十五〕詩曰蠨蛸在戶上音蕭下音蕭

案段玉裁云此古字古音勝於釋文逵突攷廣韵一屋及宋本爾雅釋蟲疏引詩並作蠨蛸

打墥鹿場○〔毛詩釋文〕卽本又作打酊本又作暊字又作町暊鹿場○〔說文田部〕疃禽獸所踐處也詩曰町疃鹿場

從田童聲

案廣韵廿四緩引詩與說文同

煁煁宵行○〔說文火部〕煁盛光也從火習聲詩曰煁煁宵行

案此據王氏詩攷所引文也今說文本引詩燿燿宵行仍與今詩同攷文選張茂先勵志詩涼風振落煁煁宵流注引毛詩煁煁莽也茂先卽用幽詩語

繄可懷也○〔毛詩箋〕伊當作繄繄猶是也

繄可懷也○〔毛詩釋文〕繄於箋反又作翳

案伊繄古通說見前邶風翳虞韵一音鳥奚切與繄聲同故繄字又作翳

雚鳴于垤○〔說文隹部〕雚小爵也從隹吅聲詩曰雚鳴于垤

垤

〔毛詩釋文〕鶴本又作雚

案小爵疑水爵之誤玉篇云雚水鳥說詳鶴詩放

烝在栗薪○〔毛詩箋〕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

案攷工記笴栗不逾鄭君注云栗讀爲裂與此詩讀栗如裂同詳見鄭箋改字說

烝在栗薪○〔毛詩釋文〕栗毛如字說文作[illegible]詩作[illegible]

反衆薪也
案王氏詩攷識釋文引韓詩作聚薪也蕩與箋同見
玉篇草部說詳韓詩攷
熠燿其羽○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詩曰倉庚于飛熠
其羽
案周禮媒氏賈疏引詩熠燿其羽毛氏本傳作熠耀
蓋依今詩改之如說文熠燿宵行改作熠耀宵行也
驪駁其馬○爾雅釋畜騏白驪黃白騏孫炎注詩云騏駁
其馬
案郭璞爾雅注引詩同即襲舊注之文騏毛詩作皆

古文淆借字
親結其褵○初學記十四詩曰親結其褵
案毛詩作縭文選注四十又六十及白帖十七引並
作褵攷爾雅釋器婦人之褵謂之縭縭綏也釋文云
縭本或作褵案或本爾雅是也毛詩古文作縭三家
詩今文作褵
破斧
四國是王○法言先知篇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
四國是匡○王氏詩攷二章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
案毛詩作皇爾雅釋言皇匡正也是二字義同法言

又缺我斨○毛詩釋文錡巨宜反字或作斨音同鑿屬也
韓詩云木屬
案斨字即錡古文之淆借木字亦兼古文之淆借說
文木兩刃曲也從木丵象形朱駿曰木也兼作釿
或作鎡或作鍥並同說詳韓詩攷
四國是吪○毛詩釋文吪本又作吡
案正義本作吡
又缺我梪○說文木部梪一曰鑿首也
案毛詩作銎釋文銎音蛩韓詩云鑿屬也

一解云今之獨頭斧攷說文有梪無銎段玉裁云許
所據詩從木作梪鑿首之訓即用韓詩說詳韓詩攷
四國是孳○吕氏讀詩記翟集注作四國是孳
案鄭箋適歛也正義曰釋詁云適歛聚也彼適作孳
音義同攷詩商頌長發百祿是遒說文手部孳下引
詩作百祿是孳知毛詩道字三家今文皆作孳
伐柯
伐柯如之何○釋文類聚四十詩曰伐柯伐柯
克
匪斧不剋○詩經考文古本克作尅

娶妻如之何○毛詩釋文取七喻反本亦作娶

藝文類聚四十詩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案毛詩伐柯娶妻二句無之字白帖十七引此二句並有之字與藝文類聚所引文同詩經考文云古本作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執柯伐柯○文選注十七毛詩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

案孔叢子引詩作操斧伐柯其則不遠操亦執也陸機文賦云至於操斧伐柯取則不違即用此詩語是詩文有作執柯伐柯者矣

九罭○毛詩釋文罭本亦作鴥

案今釋文覩爲鴥本亦作鴥鴥與鴥無異字何用引出放文選西京賦布九罭李善注引毛詩九鴥之魚鱒鮪鴥與緎古字通是毛詩作九緎故李善注云然今轉寫亦誤爲鴥字說詳魯詩放

我遘之子○太平御覽八百十五詩曰我遘之子衮衣繡裳

案遘毛詩作覯說見前卷衣繡裳○毛詩釋文衮古本反六見之第二章也晉爲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字或作袞袞音同

案說文衮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與公聲

劉熙釋名曰衮卷也畫卷龍於衣也卷亦作袷荀子富國篇天子袾裷衣冕楊倞注袾裷與衮同

無使我心西悲兮○毛詩正義云古本或心下有西衍字與東山相涉而誤定本無西字

載拔○毛詩釋文拔字或作抜同

案拔字蓋跋之假借

載趠其尾○毛詩釋文趠本又作趧

案趠字疑憲之譌與邶詩願言則憲譌憲爲趠同

載躓其尾○鹽鐵論鍼石篇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

案躓字乃蹜之俗體說文繫傳云蹜聲詩曰載蹜其尾詩狼跋其胡載蹜其尾字言狼進則蹜其胡退則閣其尾大胡前顫後蹜无有利得岐人悅喜正用此詩語字亦作蹜又文選五十三運命論注引詩文同

公孫碩膚○毛詩箋公周公也孫謂如公孫子孫之孫之言孫遁也

案毛傳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箋云孫毛如字

鄭音遜正義引孫毓云詩誓多倒未有稱天子爲公
孫者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
赤鳥擊擊○〈說文手部〉擊固也從手殳聲讀若詩赤鳥擊
擊
案臧庸云呂讀記引董氏云集注作擊
赤鳥已已○〈王氏詩攷二〉說文又作已已
〈說文糸傳已部〉詧讀若詩曰赤鳥已已
案段玉裁云說文擊下引詩擊擊當依幽風作几几
傳曰几几絢貌擊在十二部几在十五部云讀若若
古合音也喬樅謂據說文兩引詩一曰讀若詩赤鳥

擊擊一曰讀若詩赤鳥已已是三家異文又有作已
已者故王氏採入異字
德容不瑕○小爾雅云公孫碩膚德容不瑕美成王大美
聲稱遠也
案毛詩作德音不瑕傳云瑕過也箋云不瑕言不可
疵瑕也小爾雅說與毛鄭不同當亦三家詩之異義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二補遺
咎繇謨
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
三大夫佐之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
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而已○注
曰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周之官三
百六十禮志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三
百近之未得其實也推夏周制推其差則有虞之官六
十夏后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爲有所法

又曰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
事舜
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
孟子滕文公篇趙注曰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
門而不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
衮衣絺繡
孟子盡心篇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
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在旁曰若之○趙注曰袗畫也
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爲天子被畫
衣衮衣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

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

案邠卿釋衫衣爲單衣謂被晝衣補襪綈繡是三家今文尚書說亦有以唐虞之制爲衣畫而裳繡者其說與論衡語增篇合

禹貢十七　夏書一

今文尚書三

禹傅土

史記夏本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裴駰集解曰尚書傳字作敷馬融曰敷分也○司馬貞索隱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傳卽付也謂付工屬役之事令人分布理九州之土地也

禹敷土

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曰禹敷土

案作傅者今文尚書也作敷者古文尚書也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皆出於倪寬寬事歐陽生受今文尚書又受業孔安國故今尚書三家文字閒有不同時亦兼存古字史據歐陽本班據夏侯本故與史記文字偶或有異也鄭君周禮大司樂注云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詩商頌長發高敷下土方箋云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境畛義與周禮注同是傅敷古今字之異耳僞孔傳於州十有二師云二州用三萬八功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卽襲取史記與八徒語以爲之說也

隨山栞木奠高山大川

夏本紀隨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集解曰馬融云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駰案尚書大傳曰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索隱曰表木謂刊木立爲表記尚書作傳土故此紀依之傳刊木

地理志隨山栞木奠高山大川○師古曰栞古刊字奠定也言禹隨行山之形狀而刊斫其木以爲表記決水通道故高山大川各得安定也

案說文木部棧槧識从木戔閱夏書曰隨山棧木若刊篆文从幵許所引書作棧據古文也漢書引作栞栞卽棧之篆文三家今文用栞而訓義竝同史記以故訓代經文故云行山表木表卽棧識之義謂棧其木爲表識以表其道也尚書正義引鄭注曰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訓詁與史記畧同是古文今文師家竝無異說奠史記作定亦以故訓代經文也馬融

云定其差秩即據史記故訓之字爲說

尙書大傳曰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恒山嵩高也五嶽皆觸石而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江河淮濟爲四瀆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四指爲扶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俎獻之數非謂尊卑

釋名釋地曰山產也產生物也川穿也穿地而流也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夏本紀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集

解曰鄭元云兩河間曰冀州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梁山西南○張守節正義曰括地志云壺口山在慈州吉昌縣西南五十里冀州境也梁山在同州韓城縣東南十九里岐山在岐州岐山縣東北十里二山雍州境也

地理志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師古曰載始也冀州堯所都故禹治水自冀州始也壺口山在河東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卽今之岐州岐山縣箭括嶺也禹循山而西治眾水

案尙書正義引鄭君注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之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鄭君訓載爲作徒役之事卽史記所謂命諸侯百姓興人徒是也師古以載爲始非尙書本義陸氏釋文云載如字謂載於書也馬同鄭韋昭云載事也知古文今文家說略同正義又引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河從雍州經梁岐間而流於冀疏其下流乃能承受上流之水故云治水從下起易爲功也

河東郡北屈云禹貢壺口在東南○應劭曰有南故稱北○臣瓚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鄭至于南屈

左馮翊夏陽云禹貢梁山在西北

右扶風美陽云禹貢岐山在西北

案江聲云史記集解載鄭尙書注多引地理志鄭君所引之志今不可見其語與班史時有不合而竟諸後漢書郡國志則無不合後漢書志敘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則東漢別有地理志矣鄭君當東漢之末據其當代之書故不盡同班史之志司馬彪撰東漢之史必從東漢之志故郡國志郡縣之名悉與鄭注所引地理志合也

淮南子曰正中冀州曰中土
案揚士勛裁梁疏云冀州者天下之中唐虞夏殷皆
都焉是天子之常居今攷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平陽
注應劭曰堯都也
爾雅釋地兩河間曰冀州李巡注曰兩河間其氣清厥
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
案徐彥公羊疏引鄭尚書注云兩河間曰冀州不書
其畛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王鳴盛曰以今所地
約之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蒲州澤州大同甯武
朔平等府平定忻代保德解絳吉隰遼沁等州河南

則懷慶彰德衛輝等府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
順德宣化等府及眞定河間之西北境東北則奉天
錦州等府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
北東訖于大遼水皆冀州域也
曾晢曰按吕氏春秋云龍門未闢吕梁未鑿河出孟
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邛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
禹創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洎按
此言正可以發治梁及岐之故蓋洪水方割自孟門
禹疏而通之謂之孟門按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西南則壺
東南而鄰道元水經注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
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
平田皆爲巨浸其受患者梁西岐東數百里之地故
壺口事畢遂西治梁蓋自龍門治西河南至於華陰
山皆是壺口之北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而出則知

所謂決川距海也治梁之餘因而及岐蓋決澮之下流入於河兼治梁山之野使可耕作所謂溶畎澮距川也

劉熙釋名釋州國曰冀州亦取地以爲名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荒則冀豐也州注也郡國所卬注也

樂釋名釋冀州之取義蓋本於尚書今文家解詁也

水經山澤篇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既修太原至于嶽陽

夏本紀既修太原至于嶽陽○索隱曰嶽太嶽即冀州之鎮霍大山也按地理志霍太山在河東彘縣東○正義曰括地志云霍山在沁州沁源縣西七八十里地理志既脩太原至于嶽陽○師古曰太原即今之晉陽是也嶽陽在太原西南

太原郡云在晉陽屬并州晉陽故詩唐國○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

河東郡縣云霍大山在東冀州山○應劭曰堯順帝改曰永安

案尚書釋文云岳字又作嶽今據史記漢書皆作嶽字從今文也岳古文嶽見說文水經汾水注云汾水南過永安縣西故絳縣也又東與堯水合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即霍太山矣山有岳廟

又案此禹道汾水入河之事也地理志太原郡汾陽云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冀州寖水經注云汾水出太原汾陽縣管涔山東南流逕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地理志晉陽云晉水所出東入汾是也山海經曰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淮南子曰汾出燕京燕京亦名管涔之異名也汾水又南逕大陵縣東逕左爲鄔澤地理志鄔縣云九澤在北是爲昭餘祁

并州藪是也汾水又南逕永安縣西與堯水合又南逕霍城東又南霍水入焉水出霍太山西南流注于汾又南逕臨汾縣東屈從縣南西流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此汾水所經之道也史記云禹鑿龍門通大夏大夏即太原也杜預春秋釋例曰晉大鹵太原大夏參虛晉陽一地六名晉水出晉陽故詩唐國○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

陽汾水之所經修太原至岳陽道汾水也葉夢得曰傳言禹能修鯀之功則鯀功不皆廢也蓋有因而修之者焉鯀惟知治太原而不知道壺口以及梁岐此功所以不成故禹必先壺口梁岐而後修鯀之舊

迹自太原以至岳陽也胡渭曰左傳子產曰昔金天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宜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沇則汾洮之待治自古有然矣

揚雄冀州箴曰岳陽是都

案岳陽就霍大山之南言之據揚雄箴則壺都平陽亦岳陽也閻若璩云陽字所包者廣蓋既修太原二句直舉一千餘里用功而言也

劉熙釋名釋地曰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

案此卽禹貢大原之訓誼當本於三家尚書章句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夏本紀覃懷致功至于衡漳○集解曰鄭元云懷縣屬河內○索隱曰按河內有懷縣今驗地無名覃者蓋覃懷二字或當時共爲一地之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懷城在懷州武陵縣西十一里衡漳水在濬州東北百二十五里平舒縣界也

地理志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師古曰覃懷近河地名也底致也績功也衡漳謂漳水橫流而入河也言禹於覃懷致功以至衡漳也

上黨郡長子云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邯鄲入清漳又東至邑城入大河過郡五

沾云大鹿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城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里冀州川

案周禮職方氏疏引鄭注云衡漳漳水橫流入河覃懷爲縣名屬河內漳水出上黨沾大要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王鳴盛曰說文水部云清漳水出沾大要谷虒字乃要之誤古要字作叾與虒相似故誤爾邑成當作昌成郡國志云安平國故信都阜成故昌成攷班志信都國集注引應劭曰安帝改爲安平其屬縣有昌成然則云邑成者誤也王說良碻漳淶志作章文消耳王肅云衡漳二水名鄴元水經注以濁漳爲衡水又謂之橫水續漢志劉昭注補引上黨記云潞濁漳也皆以衡漳爲二水與鄭注異

又案水經注云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過其縣南又東逕屯留縣南屈逕其城東綏水注之又東逕壺關縣北又東北逕潞縣北卽古潞子國也潞縣故城在今潞城縣東南來注之謂之交漳口又東出山逕鄴縣西又東逕三戶津又東逕武城南又東逕梁期城南又東逕平陽城北又東逕斥丘縣北卽冀縣南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又東逕肥鄉縣故城北又東逕斥漳縣

南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胡渭曰按漢志鄴縣東有故大河北入海又廣平斥章縣注應劭曰漳水出沾北入河逕典云衡漳入河在肥鄉縣界蓋河由鄴東而北漳從鄴北橫流至肥鄉斥章二縣界入河故酈氏以爲禹貢之衡漳也禹治河之餘汜濫雖除而田間積潦不可不疏洩況漳南河北五百里間有沈水沁水清水淇水蕩水洹水諸川左右翼帶禹時並注于河亦猶河汾之間包有涑澮等水無論大小皆當盡力此潛畎澮距川之事所謂滌源者也

又案衡漳釋文引馬融云衡水名正義引王肅亦以衡漳爲二水名惟鄭君讀衡爲橫謂漳水橫流入河引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大要谷放漢志漳有二源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清漳出沾大要谷則衡漳當是清濁二水於義始備鄭以濁漳入清漳雖異源而合流故祇舉清漳爲王鄙道元水經注則以清漳爲入于濁漳與鄭不同然據漢志言清漳發源注河濁漳至鄴入清漳則宜以清漳爲主也

淮南墜形訓曰清漳出楊泉濁漳出發〇注云楊泉山在上黨發包山一名鹿谷山亦在上黨長子二漳合流

經魏郡大清河

水經曰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之漳水焉東過其縣南屈從縣東北流注過平舒縣南東入海〇又曰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黽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東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于濁漳

厥土惟白壤

夏本紀其土白壤

地理志厥土惟白壤

白虎通曰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

劉熙釋名曰壤讓也肥濡意也

案說文土部云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壤柔土也書釋文引馬融曰壤天性和美也訓義竝相近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三年詔曰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〇注曰周禮曰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謂之五土也色謂其青黃白黑之類

厥賦惟上上錯

夏本紀賦上上錯

地理志厥賦上上錯

案約書正義引鄭云此州入穀不貢禮記王制正義

引鄭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
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
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
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鄭以禹貢九州有上中
下九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
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兗州下下出一百萬
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
上上兗州之民皆出下下江聲曰一井上上出九夫
稅一井之中九夫各以所收之什一爲稅上中出八
夫稅謂通九夫共出八夫所收之什一爲稅以下至

一夫皆謂通出其什一也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
有九夫稅有一夫稅合之其十夫均分之則各五夫
其八夫通二夫七夫通三夫六夫通四夫均之則皆
然是率一井稅五夫也通而計之則一夫之地惟稅
五十畝熊安生禮疏曰是政寬備一夫之地惟稅五
十畝是也喬樅謂如鄭說則此州賦上上第一等雜
出第二等之賦而倘書釋文引馬云地有上下相錯
通率第一馬蓋用古文說故與鄭義異五經異義田
稅云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天下之中正是鄭釋
禹貢所言亦從今文家說也

厥田惟中中
夏本紀田中中
地理志厥田中中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地當陰陽之中制
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者高下
之等當爲水雩備忠鄭解土字與白虎通合此今文
說也說文云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
也此古文說也
恒衞既從大陸既作

夏本紀常衞既從大陸既爲○集解鄭元曰地理志恒
水出恒山衞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索隱曰此文
改恒山恒水皆作常避漢文諱改也常水出常山上曲
陽縣東入滱水衞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大滱沱
地理志恒衞既從大陸既作○師古曰恒衞二水名恒
水出恒山衞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此言恒衞之
水各從故道大陸之澤已可耕作也
常山郡上曲陽云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貢
恒水所出東入滱○又代郡靈丘云滱河東至文安入
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
靈壽云禹貢衞水出東北東入摩沱○又代郡廣昌成云

卷三上 四百九

弓長四尺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葬則交木爲槨殺猪積槨上當者至數百貧者數十以爲死人之糧以土上覆之以繩繫於槨頭出土上以酒灌酌繩腐而止無祭祀也

地理志烏夷皮服○師古曰此東北之夷搏取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說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鳥也

案師古此注前一說讀烏如字與鄭君合後一說讀烏爲島島是海中之山鄭元云烏夷東方之民捕食鳥獸者也王肅云烏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據此知鄭王本皆

作烏字僞孔本亦同作島但僞傳讀鳥字爲島耳何書釋文云鳥當老反馬云烏夷北夷國當老反卽島字之音此從僞傳讀鳥爲島也又引馬云云者謂馬讀鳥如字也改經文爲島乃衞包之失非陸氏之舊也集韻三十二皓云島古作鳥可證

夾右碣石入于海

夏本紀夾右碣石入于海○集解徐廣曰海一作河○索隱曰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成縣西南太康地理志云樂浪遂成縣有碣石山長城所起又水經云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蓋碣石山有二此云夾右碣石入

于海當非北平之碣石

夾右碣石入于河

地理志夾右碣石入于河○師古曰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右北平驪成云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

遼西郡絫云有碣石水南入官

案尚書正義云鄭元曰戰國策碣石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鳥也常山盡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夾右者鄭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東南行入河治水旣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則西爲右故夾山兩傍

山常在右也放鄭君所引戰國策今無此文則亡佚矣惟續漢志常山國九門縣劉昭注曰碣石山戰國策云在縣界史記蘇秦傳燕南有碣石雁門之饒索隱云戰國策碣石在常山九門縣版碣石在今永平府撫寧昌黎二縣界是也

王鳴盛曰漢志右北平驪成縣云大碣石山在縣西南遼西郡絫縣云有碣石水南入官不言有山蓋驪成有大碣石則絫縣有小碣石可知後漢省驪成縣說者遂不數大碣石專以小碣石當之故文穎注武紀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若海

旁續漢志逾西郡臨渝下劉昭注曰碣石山在縣南
晉省臨渝入肥如後魏地形志曰肥如縣有碣石山
隋唐省肥如入新昌爲盧龍故隋志曰盧龍縣有碣
石山括地志曰碣石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通典曰
平州盧龍縣有碣石山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之盧龍
後僑置營州柳城縣遼改自後漢至隋唐曰樂縣曰昌黎
日廣甯金又改曰昌黎自後漢至隋唐曰樂縣曰
臨渝曰肥如曰盧龍名四變而山則一皆據小碣石
言之至唐志及寰宇記則云石城縣有碣石山而歐

陽忞輿地廣記曰石城故驪成也是又據大碣石言
之按唐志于平州盧龍縣則注云本肥如武德二年
更名又置撫甯縣七年省于石城縣則注云本臨渝
萬歲通天二年更名今直隸永平府撫甯縣之東南
昌黎縣之東皆濱大海撫甯之南境西南境與昌黎
界自漢以來縣名經屢改屢省之後壤地交錯不可
得詳而漢驪成故城大約在今撫甯縣界樂縣故城
大約在今昌黎縣界漢書于驪成言碣石山于樂縣
言碣石水則小大碣石並舉自文頴以下諸說偏舉
一處者皆不免罣漏惟郭璞山海經注曰碣石在臨
渝或云在驪成兩存其說而酈元水經注亦兼舉二
說按水經第四十卷禹貢山水條曰碣石山在遼西
臨渝縣南水中注曰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又第
五卷河水條注曰漢司空掾王璜平水土通典引王璜平仲傳古文尚書偽孔傳
倘書溝洫志作王橫疑是一人言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
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逾于海水也又
第十四卷濡水條注云濡水自樂安亭南與新河故
瀆合又東南至樂縣碣石山文頴曰碣石山在遼西
樂縣幷屬臨渝地理志曰大揭石山在右北平驪成
縣西南漢武帝亦嘗以望海而勒石於此今枕海有
石如甬道數十里嘗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在海中潮
水大至不動不沒世名天橋柱葢昭亦指此爲碣石
濡水於此南入海按酈氏既兼舉漢志驪成文頴樂
縣二說而今昌黎撫甯乃漢驪成樂縣境則其爲碣
石者自昌黎北撫甯南諸山皆是矣而所謂枕海有
石如甬道者今在昌黎東南又仙人葢碣石之頂也
在昌黎縣治北十里撫甯之西其臺崇廣絕壁萬仞
頂石爲天橋柱人罕能至此山距海三十里今現在
而酈云淪海者蓋海水偶潮及山下非眞泯沒蕩然
焉也碣石當以今在昌黎北及撫甯西南者爲正

釋各釋地曰海晦也王承禧謂其水黑如晦也

濟河惟沇州

夏本紀濟河惟兗州○集解鄭元曰言沇州之界在此
兩水之間
沇河惟兗州
地理志沇河惟兗州○師古曰沇木濟水之字从水充
言北州東南據齊水西北距河
河東郡垣云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
德入河軹山縈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
千八百四十里
案地理志常山郡房子云贊皇山濟水所出東至廮
陶入泲沇濟二字音同義別班書則為二水出贊

皇者不得為四瀆之水禹貢所言沇沛也說文水部
云沇沛流也東入于海从水充聲充古文沇字故水
山東為沛从水允聲分別二水與
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泲从水齊聲分別二水與
漢志合後人混沛與濟為一非是續漢書郡國志云
河東郡垣縣有王屋山泰水出又云常山國房子贊
皇山濟水所出皆與班志合言泰水不言沛水泰即
沛也亦以別于房子之濟耳然沛音古以音近得相
假借故史記夏本紀作濟河漢書地理志作沛河是
也喬樅謂釋名釋沇州實云取沇水為名當是本今
文家尚書說

爾雅釋地濟河間曰兗州李巡注曰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謙故曰兗兗信也

案李巡此注與說文所稱古文說異當亦本今文家尚書說也王鳴盛曰沇自榮至濟此沇州之西南與豫分畛處自濟至會汝則南與徐分畛處自會汝後東北行則東與青分畛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沇州之西北與冀分畛處也爲權謂鄭言沇州之畛在此兩水之間王氏此說實足以證明其義王氏又云以今與地約之河南衛輝府東南境直隸大名府及貞定河

間一府東南境山東東昌府及兗州曹州濟南青州四府之西北境皆兗州阶也

釋名釋州國曰兗州取兗水以爲名也

釋名釋水曰天下大水謂之四瀆江河淮濟是也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

九河既道

東本紀九河既道

地理志九河既道○師古曰九河河水分爲九各從其道一說道讀爲導導治也

案爾雅本今文之舊李巡孫炎所解九河名義皆本今文家尚書說也

春秋寶乾圖曰移河爲界在酸棗眞閑八流以扈

案此見尚書正義引春秋緯又尚書中候說同攷詩
周頌正義引鄭注禹貢云河水自上流盛而地平無
岸故能分而爲九以通其勢塞故通利之也九河
之名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
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呂高以東至平原鬲
津往往自其遺迹焉鄭君蓋即據春秋緯及中候文
以爲濟桓公塞之言閱八流拓境則塞東流八枝使
歸於徒駭也

鄭志趙商問曰禹貢道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
則大陸以南固有未播也在于沇州安得有九至於何

時復得合而爲一然後從大陸以北復播爲九也鄭君
荅曰沇州以沛河爲畛河流分沇州畛文自明矣復合
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河所來平觀子所云似徒見
沇州之畛不及九河而書冀分之故疑之爾既知今亦
當知古

案江聲云據郡國志則東漢時河間勃海皆屬冀州
平原屬青州故鄭以爲青冀分之其初本沇州之域
故云亦當知古是則九河之故迹實有可據者矣王
鳴盛曰酈道元於水經河水注云自南津盤東光河
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名亡又於漳水注云九

河既播八枝伏絕遺跡故稱徙焉時存迺唐以下諸
家紛紛訪求各自立說皆不如許商所言約略在三
百里間者爲可信也喬樅謂許商所言自南津以北至
徒駭其間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在北鬲
津最在南讀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大史
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
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故李尋解光
皆云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攷漢書溝洫志
云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湮滅按經
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宜博求能

浚川疏河者又王莽時徵能治河者御史臨淮韓牧
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經不能爲九但爲四
五宜有益然則九河故道漢時雖皆湮滅而其迹尚
略可尋也于欽齊乘曰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
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
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欤踰漳而南
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大
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
至海此非胡蘇河欤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

枕無棣溝茲非簡絜河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
里西通德棣東至海茲非鉤盤河歟濱州北有土傷
河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高津河歟土傷河最南比
他河差狹是爲高津無疑于氏之論可謂博而篤矣
風俗通山澤篇曰河出崐崙山發源注海易
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厝在河南滎陽縣河
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
雷夏既澤雍沮會同
夏本紀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集解鄭元曰雍水沮水
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成陽○正

義曰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雍沮
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也
地理志雷夏既澤雍沮會同
濟陰郡成陽云禹貢雷澤在西北
風俗通山澤篇尚書雷夏既澤
案水經注云雷澤在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
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又云雷澤西
南十里許有小阜澤之東北有陶墟郭
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其北即廖
即縣瓠河濮水俱東流水經所謂瓠子河過廮邱爲

濮水者也胡渭曰據酈言則雷澤在瓠河之南城陽
故城之西北陶邱之西南歷山之東北矣喬樅案雍
沮二水漢志不載攷周禮職方氏兗州其浸盧維鄭
君注云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
雍沮會同雷旦在城陽賈疏云地理志禹貢無盧維
又字類雷雍故破從之引禹貢爲證也史記集解引
鄭尚書注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閒若壍
以爲下一觸字鄭蓋以目驗知之始無可疑今攷元
和郡縣志云濉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
去縣十四里又云雷夏澤在縣北郭外濉沮二水會

同此澤元豐九域志云濮州有沮溝即禹貢濉沮會
同者按雍沮字本作雝雍者雝之隸變尚書古文作
雝字今文作雍字皆不從水作濉也晉人始改爲濉
遂與崇縣之濉水相混說文水部汳下云汳水受陳
留浚儀陰溝至崇爲濉水東入于泗濉下云河濉水
在宋从水雍聲與沇州之雍水無涉段玉裁云尚書
釋文曰雍王於用反蓋王肅以壅塞釋之故云爾也
水經山澤篇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
釋名釋地曰下而有水曰澤言潤澤也
桑土既蠶民乃降即度土

夏本紀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土即居土
地理志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師古曰降下丘居
也言此地宜桑先時人衆避水皆土丘陵今水害除得
以蠶織故皆下丘居平土也
風俗通山澤論丘謹案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
禹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
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土一者處
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
案詩譜正義引鄭尚書注云其地尤宜蠶桑民皆
之今濮水之上頗有桑間者尚書正義引鄭注云此
州寡于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
害既除于是下丘居土以其免于厄尤喜故記之是
鄭釋降丘宅土句即取史記語爲解用今文家說也
應劭亦從今文說故與鄭謂同宅土訓爲居土者古
宅度字同故宅亦通作度今尚書說亦有以營度爲
解者故應劭云爾然居訓已包營度之義毕與云五
度三居是其驗也段玉裁曰風俗通所引今文尚書
也是字作民乃二字宅作度此文字異者七百有餘
之目也凡古文尚書宅字今文皆作度楊子方言云
度居也夏本紀云於是禹行自冀州下丘居土司馬所據今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夏本紀其土黑墳草繇木條
厥田惟繇
地理志厥土黑墳田繇木條○師古曰草字也繇
悅茂也條脩暢也
案段玉裁云夏本紀草繇木條皆無其惟字而揚州
有之地理志則二州皆無厥惟疑今文尚書本皆無
厥惟字史記揚州有之者後人增之又云草木初生也讀若徹
卿地理志作田說文一篇曰田卿木初生也讀若徹
古文或以爲卿字按班書多以田爲卿說文卿部曰
籀卿從卿從𠂤𠂤音堆大徐本卿作

作繇按陸德明王伯厚皆不引說文厥艸惟繇爲異字今攷楚金本作繇說文有繇無繇繇即今繇字也繇隨從也此引書以証繇字从艸繇會意繇古音讀如由馬注尚書云繇抽也說文當云从艸繇繇亦聲或當日從略或後人轉寫脫誤未可知也喬樅謂史記以詁訓代經文故厥字作其又引草繇木條二句無其惟字地理志亦無厥惟字蓋皆文省耳又尚書釋文云墳草音勃墳反起也馬云有膏肥也馬韋訓各不同馬從古文家說韋當是從今文家說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年迺同

夏本紀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迺同○集解鄭元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

地理志厥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迺同○師古曰貞正也州第九賦亦正當也

案九州之賦唯缺下下兗賦至少固當第九集解引鄭注云其賦中下當爲下下之誤胡渭曰韓愈伯汪易貞勝曰貞正也一也貞訓正兼有一義厥賦貞謂十二歲之中賦法始終如一也蓋爲制五畝之說視歲之豐凶只爲多寡而沇州有異受患最深墾闢不易禹立一至少之則歲以爲常雖遇豐年亦不多取而寬以待之至一紀之後第十三載然後厥法同於他州亦視其豐凶以爲多寡故不曰厥賦惟下下而曰厥賦貞也易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是貞亦兼有固義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本卦爲貞之卦爲悔皆其不動不變者厥賦貞當作此解

又案年梅賾本作載釋文曰馬鄭本載作年王嗚盛曰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僞古文斥馬鄭所守之不失豈知古人臨文正不拘耶堯典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孟子作三年洪範云惟十有三祀劉歆引伊訓云維太甲元年是皆通稱此載字當從馬鄭本作年段玉裁云按夏本紀地理志皆作十有三年則今文尚書同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夏本紀其貢漆絲其篚織文

厥棐織文

地理志厥貢漆絲厥棐織文○師古曰棐與篚同篚竹器筐屬也

食貨志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

案段玉裁云依說文桑爲木汁漆爲水名周禮漆林
之征故書桑林爲漆林杜子春云當爲桑林然則自
古通用也篚依說文竹部作匪今俗匪字皆加竹地
理志作棐下皆同蓋縱謂據班志則今文尚書本作
棐字即匪同音之假借史記引書或存古文作匪字
其作篚者後人轉寫從俗改之也尚書正義引鄭注
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功
故以篚篚別之又詩甫田正義引鄭志云凡所貢匪
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者鄭以冀
州入穀不貢他州有貢皆即穀稅市所貢匪之物以

當邦賦也

浮於濟漯通於河

夏本紀浮於濟漯通於河○集解鄭元曰地理志云漯
水出東郡東武陽○索隱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
東其流至濟陰故應劭云濟水出平原漯陰縣東漯水
出東郡東武陽北至千乘縣而入于海

浮于沛漯通于河

地理志浮于沛漯通于河○師古曰浮以舟渡也因水
入水曰通

東郡東武陽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

案地理志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胡
渭曰水經亦云委粟津河北郎東武陽也漯水出焉
桑欽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侈接稷天子傳稱丁卯
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丁巳天子東
征食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
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於所聞也俗以是水上承於
河亦謂之源河矣源河乃漯之再出者桑欽唯知此
而不知起東武陽則踈矣河既與漯合復分爲二漯
由漯陰故城河出平原故城東蓋自高唐以西至武

陽河在南而漯在北自高唐以東則漯在南而河在
北矣濟漯之漯說文本作濕云水出東郡東武陽入
海从水㬎聲桑欽云出千乘高唐漢千乘郡有濕沃
縣濕水之所經故名而地理志訛爲濕司馬彪郡國
皆承其誤惟水經注作漯沃當從之禹時濟漯書疏
云從漯入濟自濟入河所次水道與經文不合
朱長孺禹貢長箋以爲當是從濟入漯從漯入河其
濟與漯通之處按水經鄧里渠與將渠合北逕在平
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四
瀆津注云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自河入濟

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蓋其
時濟漯之間爲河所隔故云河分濟亦云濟受河在
禹時則固漯分濟或濟受漯也漢歸邑在今茌平縣
東四瀆津在臨邑故城東北當爲古濟漯通波處也
又案王鳴盛曰禹貢山水見前志者或言古文則是
孔安國壁中眞古文或言禹貢則是周漢相
承舊訓即不言禹貢但稱某縣有某山某縣有某水
要亦自驗而知的確鄭所引地理志間有異者因
據當代書郡縣時有更改耳實亦同也至續漢志則
多與鄭合尤爲可據故今日說禹貢鄭注外以兩漢

志爲正此條濕水鄭與兩志並合確不可易者也東
武陽在今曹州府朝城縣應劭曰在武水之陽酈道
元謂武水即濕水其故城在今縣西至漢志言濕水
所經除東武陽尚有四縣一平原郡高唐桑欽言濕
水所出二濕陰應劭曰濕水出東武陽東北大海三
千乘郡千乘四濕沃所謂過郡三者謂東郡平原千
乘也鄭專舉東武陽者高唐之水當爲濕水別支此
州在沛河之間未言禹迹行所屆東南浮沛西北
達河則濕是首受河者故不及別源餘三處皆濕經
行之地非其本派故亦不數也水經注無濕水惟第

五卷敘畢河事更歷河之支流其文云河水又東北
逕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縣也濕水出焉又云濕水
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又逕高唐縣故城東又東北
逕濕陰縣故城北又云東北逕千乘二城間又東北
爲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
入于海此皆古濕水所經也河渠書云禹導河至大
伾于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滿悍數爲敗迺厮
二渠以引其河溝洫志同厮作醨孟康曰醨分也二
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即河之經流也其一則
濕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濕耳酈道元亦云二

渠引河一則濕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
世俗名是瀆爲王莽河也然攷之王莽時河之北瀆
已空固已若武陽以下河濕仍自別行應劭謂河盛
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謂濕自高唐以東以
河之消長爲盈涸非謂河奪濕以入海也故道元又
云河于沛濕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輸流者惟濕水耳
見水經第八卷然則濕入海處後魏時雖已輸流故道尙存
未嘗爲河所占況漢世乎孟康言長可泥要之孟康
言河徙惟用濕雖似小誤其以西醨二渠一爲濕川
則與地理志及酈注合此周漢古義不可易也自宋

時河決濟流東之商胡朝城流絕舊迹不可復見惟
指唐宋以後所行之大清河爲故濕小清河爲故沛
今日求禹迹誠有難者自應以鄭注漢志爲正蓋河
之經流自是北瀆河南折而稍北瀆者對濕在南故稱北　濕是河之支
流委輸以下自是禹所疏瀹故漢經師皆言如此河形
多曲大伍降水之下折而南再折而北以至于大陸
無不可者故班鄭皆以濕受河于武陽在委粟以下
其委粟以上則是河非濕也以今輿地言之朝城莘
縣嘗邑聊城清平博平禹城臨邑濟陽滄州鹽山慶
東青城高苑諸州縣界中皆古濕水所經也

又案段玉裁曰史記兗州作通于河青州作通于濟
徐州作通于河楊州作通淮泗惟豫州作達于河達
者通之誤也漢書兗州作通于河楊州作通于淮泗
而青徐皆作達達亦通之誤也凡古文尚書皆作達
凡今文尚書皆作通顧命用克達殷漢石經作通殷
是可以得其例史記多以故訓之字易其本字而通
字則仍今文之舊非易字也漢書述禹貢不易字而
皆作通此可證今文尚書本如是論語天下之通喪
三年問曰天下之達喪古音達讀如撻與通雙聲

海岱惟青州

嵎夷既略

夏本紀海岱惟青州○集解鄭元曰東至海西至岱東
岱曰岱山○正義曰按舜分青州爲營州遼西及遼東
地理志海岱惟青州

泰山郡博云有泰山厲岱山在西北

風俗通山澤篇泰山之導一曰岱岱者始也

案續漢書郡國志泰山郡下與前志同三國志云公
孫度爲遼東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放
爾雅九州無青州而曰齊有營州時齊風釋文云齊
地在禹貢青州班志云齊地皆屬青州知是時青州
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越海東北

地遼東爲營州漢末遼東即越海西南收東萊諸縣
皆營州足見兩州實一州也太康地記云東方少陽
其色青其氣清歲之首事之始故以青爲名焉王鳴
盛曰以今輿地約之山東登州萊州青州等府及濟
南泰安二府之北境東北跨海爲今奉天錦州等府
及朝鮮國皆青州域也

釋名釋州國曰青州在東取物生而青也

嵎夷既略

夏本紀嵎夷既略○集解馬融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
略○索隱曰嵎夷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在遼

西鐵古夷字也
地理志嶋夷既略○師古曰嶋夷即陽谷所在
案胡渭云案隱引鐵當作銕銕字見說文金部云古文鐵从夷从夷則可讀爲夷矣不當作鐵其作鐵者後人傳寫之誤段玉裁曰司馬貞所云今文尚書蓋漢一字石經拓本在於秘府及民間者也堯典釋文亦云尚書放驩耀及史記作禺銕凡緯書出於漢故放驩耀帝命驗皆今文尚書也爾雅放說文田部云略經略土地也許以略爲經略與馬融古文尚書注異當是據今文家說左氏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

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又曰封畛土略又曰侵敗王略略皆訓界經略猶言經畛也孟子書云夫仁政必自經畛始經畛既正井地既均穀祿既平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田土如是封域亦然故特紀之
後漢書東夷傳東夷有九種曰畎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昔堯命羲和宅嶋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贊曰宅是嶋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
案漢書地理志云元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貊句驪蠻夷應劭曰元菟故真番國樂浪故朝鮮國也

後漢書東夷傳云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漢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領真番以并樂浪元菟元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大屯以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胡渭曰此元菟樂浪二郡之地東窮大海皆古嶋夷地也元菟北與夫餘挹婁連壤故爲之封畛使北國不得南侵樂浪南與三韓分海故爲之封畛使島夷不得北侵而中外之防峻矣蓋石之功畢禹即東行至遼東經略嶋夷然後渡海而南治雒淄二水也

雒淄既道

夏本紀雒淄既道○集解鄭元曰雒水出弘農冢嶺山東北入河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山雒水所出淄水淄川縣東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傳云禹治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故謂之淄水也

惟甾其道

地理志惟甾其道○師古曰惟甾二水名皆復故道也
惟水出琅邪箕屋山甾水出泰山萊蕪縣惟字今作維甾字或作淄古文通用也一曰道讀曰導導治也
琅邪郡箕云西貢維水北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秦州溪也

泰山郡萊蕪云原山溜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閻州寰
案尚書釋文濰音惟本亦作惟又作維淄側其反顧
炎武曰地理志朱虛下箕下作維鎮門下橫下折泉
下又作淮王子侯表城陽項王子東淮侯類封北海
北海郡別無淮水亦濰之異文通鑑梁武紀魏李仁
郡縣名於惟水胡三省注惟當作濰其字消水作
維或省糸作淮又或从心作惟總是一字也喬樅放
說文有菑字無淄字商或省作甾周禮夏官職方氏
云幽州其浸菑時是以菑爲淄也然說文水部云濰
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曰濰淄其道

从水維聲許於濰字下既引夏書作淄則淄字不見
水部者當是傳寫脫佚也其既古字通用此三家尚
書之異文江聲曰京氏易中孚六四月近望荀爽本
作旣詩高往近王與鄭箋云聲如彼記之子之記
而今詩作彼其之子然則近既記其四字古書皆相
通用也

又案王鳴盛曰今刻漢志箕縣下與北海縣俱作昌
都此誤倒耳續漢志琅邪國無箕縣併改也酈道元
云濰水導源濰山許慎呂忱云出屋山淮南子云出
地理志厥土白墳海濱廣潟厥田斥鹵○集解徐廣曰
潟一作澤又作斥○鄭元曰斥謂地鹹鹵○索隱曰鹵
音魯說文云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鹹之地

厥土白墳海濱廣潟

夏本紀其土白墳海濱廣潟厥田斥鹵○集解徐廣曰
潟一作澤又作斥○鄭元曰斥謂地鹹鹵○索隱曰鹵
音魯說文云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地理志厥土白墳海濱廣潟○師古曰濱水厓也潟鹵
鹹之地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海濱廣斥放說文鹵部云鹵西方鹹地从卤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青州東方故以斥言之廣韻云潟鹹土也周禮草人鹹潟疏云逆水之處水寫去其地爲鹹鹵遝作舄溝洫志民歌史起曰終古舄鹵兮生稻粱注云舄鹵卽斥鹵呂氏春秋舄作斥蓋古字斥與潟通也段玉裁曰史記河渠書云瀕澤鹵之地索隱云澤一作舄本或作斥按斥依說文當作斥隸省作斥俗寫作斥殊不可通作斥者古文尚書也作潟者今文尚書也夏本紀有厥田斥鹵誤厥史記述禹貢厥皆作其不應此獨云厥蓋斥鹵係潟字之注厥田本下屬以厥田上下爲句厥乃其字之誤斥聲舄聲古音同在第五魚模部蓋二字同音集解引鄭注曰斥謂地鹹鹵而讀者足正文無斥字乃增之曰厥田斥鹵此其原委也索隱鹵音魯乃爲鄭注作音耳胡渭云鄭康成周禮注云東西曰廣南北曰輪廣者東西之地形也合登萊二府東西長八九百里三面濱海皆可以煮鹽海濱廣斥蓋謂此也昔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通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桓公管仲復修其業通魚鹽之利於東萊及遏公滅萊而有其地爲利益溥東萊之地斗入大海中以三面計之鹹土不下二千里是一州而兼數州之斥故特書之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集解鄭玄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

夏本紀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師古曰葛元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

地理志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海物惟錯○師古曰葛之精者曰絺海中物產既多故雜獻

案史記引田賦二句均無厥字惟字蓋文省耳又班引貢上無厥字亦文省也後仿此

岱畎絲泉鉛松怪石

夏本紀岱畎絲泉鉛松怪石

地理志岱畎絲泉鉛松怪石

案尚書釋文云徐本作畎谷蓋畎上無岱字畎下有谷字也段玉裁云按く當是古文刪當日篆文也壁中本當作岱く

釋名釋山篇曰山下根之受雷處曰畎畎吮也吮得山之肥潤也

按此條專爲禹貢岱畎羽畎釋訓若今四川貴州於山足下受雷處層遞爲田豬水以種稻是其名畎宜矣

萊夷作牧厥篚舍絲

夏本紀萊夷爲牧其篚舍絲○索隱曰按左傳云萊人劫孔子孔子稱夷不亂華又云齊侯伐萊服虔以爲東萊黃縣是今按地理志萊黃縣有萊山恐卽此地之夷爾推云厥山桑是蠶食厥之絲也

厥棐厥絲

地理志萊夷作牧厥棐絲○師古曰萊山之夷地宜畜牧厥厥桑也食厥之蠶絲可以弦琴瑟

桑段玉裁云夏本紀厥作舍厥者古文尚書舍者今文尚書也二字古音同讀如音毛詩厥厥夜飲韓詩

作愔愔古音同也蓋今文尚書作舍而太史公仍之斷非太史公好爲改易矣其義則當爲六書之假借班志不作舍或班用正體或後人改易之汗簡酉部云舍古文厥出尚書此乃依傅史記說文等爲廣書非眞見壁中本如是也集韻曰厥通作舍亦因史記云然尚書釋文及正義中絕無厥讀爲舍之說是無疑於汗簡等之作僞可也

浮於汶達於沛

地理志浮于汶達于沛

泰山郡萊蕪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汶水桑欽所言也

琅邪郡朱虛云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淮有三山五帝祠○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言出朱虛入維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五帝祠在汶水之上

桑王鳴盛曰班志泰山萊蕪縣下既云原山淄水出云云其下卽云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汶水桑欽所言是汶與淄同出一山而異流也班氏於淄水不冠禹貢不指誰說蓋目驗而知汶水則冠以禹貢桑以桑欽其分析愼重如此鄭與桑俱傳古文尚書故采其說比上文淄水一條獨詳也續志萊蕪縣下劉昭注引杜預曰汶水出杜劉與桑鄭合水經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嬴縣南又東南過奉高縣北詆從縣西南流過博縣西北又西南又西南過閼縣北又西南過東平章縣南又西南過無鹽縣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沛之處卽禹貢浮汶達沛之道也喬樅謂班志萊蕪下汶水引桑欽言

此據古文尚書說也朱虛下小東泰山汶水所出云云
此據今文尚書說也何以明之說文水部曰汶水出
琅邪朱虛東泰山入潍又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
蕪西南入沛許以今文古文說不同故兩存
之前說據今文家言後說據古文家言故以桑欽說
別之班志之兼存兩說意亦猶是也淮南子云汶出
弗其西流入沛高誘注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是
即入潍之汶水後人以別於萊蕪之汶遂謂出朱虛
者爲東汶淮南高誘皆據今文尚書爲說也蓋汶水
有二出萊蕪入沛徐州之汶也出朱虛入潍者青州

山疑山本名沂山其實是一山但班志
於臨樂山下先言洙水出西北至蓋入泗水然後云
又沂水南至下邳云當亦如萊蕪原山淄汶同出
一山之比水經則別出艾山又分列沂水出蓋縣艾
山洙水出蓋縣臨樂山而廬氏于艾山下仍云鄭曰
沂山且云亦或曰臨樂山廬以異名實一山水經疑
班許並兩存之蓋其愼也
非也今沂山在沂水縣北一百十里接臨朐縣界隋
唐祀爲東鎮冀守記云即東泰山也今此山無沂源
臨樂山即艾山一名雕崖山在縣西北一百七十里
蒙陰縣東北一百三十里今沂水出此山二山相去

地理志海岱及淮惟徐州
李巡爾雅注云淮海間其氣寬舒受性安徐故曰徐徐
舒也
案公羊傳莊十年疏引鄭尚書注云徐州界又南至
淮水盡鄭君于海岱惟青州既言東至海西至岱則
此徐州之海岱即蒙上青州之文故但言又南至淮
水也王鳴盛曰以今輿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
州及鳳陽淮安二府北境山東兗州沂州二府濟寧
州泰安府南境曹州府東南境皆徐州域也
風俗通山澤篇曰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

之汶也原山延袤實跨青徐二州之境汶雖徐水其
導源處猶爲青域故青州之貢道言浮于汶達于沛
古文說以出萊蕪者當之若東汶之出朱虛入潍者
實爲青州之水故今文家解禹貢青州下浮於汶即
以出朱虛者當之漢去禹迹久遠經師既有兩說故
班許並兩存之蓋其愼也
淮南地形訓曰汶出弗其西流合于濟○注云弗其山
名在北海朱虛縣東
海岱及淮惟徐州
夏本紀海岱及淮惟徐州

泰山郡蓋云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浸

案說文水部云沂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从水斤聲一曰沂水出泰山蓋青州浸許君兼存兩說後一說與班志合是據今文尚書說然則前一說蓋據古文家言也鄭君注尚書與班志同亦用今文家說續漢志云泰山蓋沂水出與班志鄭注均合而皆不言山惟周官職方氏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浸沂沐鄭彼注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王鳴盛曰此經注據伏無忌等書但不言山其實則與彼注同也班志臨樂

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蒲在平氏縣

釋名釋州國曰徐州徐舒也土氣舒緩也

淮沂其乂

夏本紀淮沂其治○集解鄭元曰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索隱曰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北過桐柏山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下邳縣入泗

地理志淮沂其乂

南陽郡平氏云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

五十里非一山元于欽堤沂山水源今竭而移于雕崖山常熟黃儀則云古蓋以雕崖山為沂山東泰山因山名移云正指此隋唐始移沂山之名于東泰山易有異非康成與漢志異黃氏此言是也段玉裁云又今文尚書作艾於漢石經鴻都殘字知之也漢本紀引作治故訓字也

蒙羽其藝

夏本紀蒙羽其藝○集解鄭元曰蒙羽二山名○索隱曰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雒鄂之地

地理志蒙羽其藝

泰山郡蒙陰云禹貢蒙山在西南有洞顓臾國在蒙山東海郡祝其云禹貢羽山在南雒鄂所雒

案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那禹疏云山在魯東故曰東蒙是東蒙即禹貢之蒙山也後魏以蒙陰地改置新泰縣故後魏地形志新泰縣有蒙山劉芳徐州記云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而元和郡縣志乃云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分蒙與東蒙為二山誤矣于欽齊

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
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羽論語之東蒙正此蒙
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以龜山爲蒙山蒙山爲
東蒙非是羽山有二處胡渭云舜典之羽山在青域
禹貢之羽山在徐域此祝其地太近非荒服放流之
宅今登州有蓬萊縣有羽山寰宇記云在縣東十五
里即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之地
而名也喬樅謂班志於祝其羽山云鯀所殛必今文
尚書家有此說故志據之爲言攷左傳昭七年載晉
侯夢黃熊入于寢門鄭子產對韓宣子曰昔堯殛鯀

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
祀之杜預注亦云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續漢志
東海郡祝其有羽山劉昭注引博物志曰縣東北獨
居山西南有淵水即羽淵也俗謂此山爲懸艾山是
漢以來舊說相傳有如此矣
水經山澤篇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
其縣南也
大野既都
地理志大野既豬
山陽郡鉅野云大野澤在北東州藪
案爾雅十藪魯有大野左傳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
獲麟杜注云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史記彭
越漁於鉅野澤中即此地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
子注鉅野通淮泗後二十餘年始塞水經注云濟水
東北出巨澤引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淮泗
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是皆大野矣蓋自漢
以來河水衝決塡淤高下易形久已禹迹之舊不可

復識矣
又案說文里部云野古文作埜此埜字蓋三家尚書之異文
尚書之存有古文者都豬聲同亦三家尚書之異文
也禮記檀弓涪其宮而豬焉鄭注云豬都也南方謂
都爲豬段玉裁曰都音同豬二字皆聲也堯典作
都禹貢作豬實是一字古文尚書作豬而鄭注周禮
引禹貢揚州既都又曰望諸明都此鄭以正字易其
假借也若夏本紀凡豬皆作都蓋今文尚書然也
水經山澤篇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東北
東原底平

夏本紀大野既都○集解鄭元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
名鉅野澤

夏本紀東原底平○集解鄭元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
卽東原○索隱曰張華博物志兗州東平郡卽尚書之
東原也
地理志東原底平
案地理志東平國云景帝十六年別爲濟東國武帝
元鼎元年爲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屬兗
州攷東原在州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其在沛東故也
其地卽今之東平州及泰安之西南境是也江聲曰
知東平卽東原者地理志東平在沛東爾雅云沛東
曰徐州則東平固在徐州矣爾雅曰廣平曰原楚大

夫屈平字原則原以平爲訓也喬樅謂東原地蓋在
濮華梁青黎此用鄭本古文尚書加土于旁也玉
篇土部塏黏土也戴赤土也此分採今文古文之訓
廣韻亦同集韻類篇則合塏墾戴爲一字疑戴既通
塏當亦有黏義易豫九四朋盍簪簪疾貴反翟云
簪合其義與黏近又攷工記凡脃之類不能方故書
脃作檇鄭君謂檇讀如胞有敗殖之殖殖亦黏也殖
與塏通檇與戴通是戴得與塏訓同也漸包蔣包
亦古今文之異說文艸部蔪艸相著也从艸斬聲
書曰艸木蔪包段玉裁曰漸當依別本作蔪字林卽

及包裹而生
釋名釋地曰土黃而細密曰塏塏賢也黏腥如脂之膩
也
案尚書釋文塏市力反鄭作戴徐鄭王皆讀曰熾草
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蔪字林才再反草之相包裹
也包必孝反或作匏非義生也今據劉熙解塏字與
鄭王古文尚書訓異劉說從今文家說也塏或作戴
者直聲戴聲古音皆在之哈識德弟一部釋文所引
聲音當是據漢書音義漢書時存古字或三家尚書
異文有作戴者故漢書亦作戴字而韋昭音試也集

韻七志戴式吏反本此音成公綏天地賦云海岱赤
壤華梁青黎此用鄭本古文尚書加土于旁也玉
篇土部塏黏土也戴赤土也此分採今文古文之訓
廣韻亦同集韻類篇則合塏墾戴爲一字疑戴既通
塏當亦有黏義易豫九四朋盍簪簪疾貴反翟云
簪合其義與黏近又攷工記凡脃之類不能方故書
脃作檇鄭君謂檇讀如胞有敗殖之殖殖亦黏也殖
與塏通檇與戴通是戴得與塏訓同也漸包蔣包
亦古今文之異說文艸部蔪艸相著也从艸斬聲
書曰艸木蔪包段玉裁曰漸當依別本作蔪字林卽

本說文也至於苞字說文引禹貢正從艸爾雅釋故曰苞蓁茂豐也釋言曰苞稹也釋木曰如竹箭曰苞馬以相包裹訓經之苞古六書假借之法如是說文解字繫傳苞字下曰倘書草木漸苞詩如竹苞矣皆當作包不從艸徐鉉亦正可以證南唐時倘書作從艸之苞合於說文解字史記漢書作包皆非善本其蔪字紀志皆作漸疑今文尚書作漸僞孔傳以漸長釋漸字依今文爲說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

夏本紀其田上中賦中中貢維土五色〇集解鄭元曰

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〇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也太康地記云城陽姑幕有五色土封諸侯錫之等土用爲社此土即禹貢徐州土也今屬密州莒縣

地理志田中上賦中中貢土五色

禁道獨斷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墠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立社謂之茅社

釋名釋地曰徐州貢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

夏本紀羽畎夏翟嶧陽孤桐〇集解鄭元曰地理志嶧山在下邳今下邳西北嶧山也

羽畎夏狄

地理志羽畎夏狄嶧陽孤桐〇師古曰羽畎羽山之谷出焉嶧陽也夏狄狄雉之羽可爲旌旄者也羽山之陽也山南曰陽孤桐特生之桐也嶧山之南生焉

案逸周書作雒解曰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黑土中央覆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包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此貢土五色當亦以爲是用也漢書武帝賜齊王閎策曰受茲青社燕王曰元社廣陵王曰赤社是古之遺制至漢猶存故郊祀志曰元始五年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也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

夏本紀羽畎夏翟嶧陽孤桐〇集解鄭元曰地理志嶧山在下邳西北葛嶧山也

羽畎夏狄

地理志羽畎夏狄嶧陽孤桐〇師古曰羽畎羽山之谷出焉嶧陽也夏狄狄雉之羽可爲旌旄者也羽山之陽也山南曰陽孤桐特生之桐也嶧山之南生焉

案周官夏采鄭注云夏翟羽也禹貢徐州貢此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冀而用之翟漢書作狄古字通用此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

又東海郡下邳云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

案說文山部嶧字云葛嶧山在東海下邳从山睪聲

夏書曰嶧陽孤桐續漢志云下邳國本屬東海葛嶧山本嶧陽山劉昭注云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槃根往往而存諸說竝與班志及許鄭合是古文今文尚書說同也水經注云泗水歷下邳縣逕葛嶧山東秦刻嶧山以頌德曰刻此樂石盡嶧山近泗水樂石卽碭石下文所云泗濱浮磬指此磬石也

水經山澤篇嶧陽山在下邳縣之西

風俗通義曰梧桐出嶧陽山採東南孫枝以爲琴聲甚清雅

泗濱浮磬

夏本紀泗濱浮磬○集解鄭元曰泗水出濟陰乘氏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石磬

泗瀕浮磬

地理志泗瀕浮磬○師古曰泗水之涯浮出好石可爲磬也泗水出濟陰乘氏縣

又魯國卞縣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師古曰卽春秋僖十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者也

又沛陰郡乘氏云泗水東南至睢陰入淮過郡六行一千一百一十里○應劭曰春秋敗宋師于乘丘是也

案王鳴盛曰班志有兩泗水攷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酈注則云出卞縣故城東南然則前志卞縣一條正敘泗水之源而鄭偏不引又卞縣泗水至方與入沛其實是入菏所謂菏沛也水經無菏水一目菏是沛水所由注以成澤在定陶縣東北其支流說文目爲菏澤水至魚臺縣北方與故城東又入沛若前志乘氏之水則本是沛水水經謂沛水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經流自是東北流合汶而獨入海者其支流則東南流至方與會菏澤水遂爲菏水自是至魚臺縣南湖陵故城南而入泗自是而過呂梁以至淮陰而入淮則皆泗水之正流矣若然自汴縣至方與泗也非菏沛也自乘氏至方與沛也卽目爲菏已太早況可目爲泗乎而漢志目以泗者方與至湖陵菏沛泗三水合流不過幾十里湖陵以南自是泗之正流而菏沛反假泗以入淮矣何不可因下流而并目爲泗況沛之列四瀆而獨入海者與此無涉此是沛支流故以泗目之而於卞縣仍存泗本源乃若康成之引乘氏不引卞縣者水經注云泗水自彭城又東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故曰呂梁晉太康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呂梁當湖陵之下流乃

泗水正流滸汭皆因泗入淮浮磬寘產其地若引下縣則泛而不切故引乘氏此康成經學之精也

淮夷蠙珠泉魚　淮夷比珠泉魚○集解鄭元曰淮夷淮水之上夏本紀淮夷蠙珠泉魚○索隱曰蠙一作玭泉古賢字泉與也言夷人所居淮水之處有此蠙珠與魚也又作濱濱畔也

地理志淮夷蠙珠泉魚○師古曰蠙或作玭

案尚書釋文云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也馬云淮夷二水名蠙音蒲邊反字又作玭章昭薄迷反蚌也今攷經所云淮夷皆謂淮上之夷馬獨以淮夷爲二水

者蓋古文家說與今文異鄭從今文說王肅則從馬古文說故亦以淮夷爲水名與鄭異解也又攷說文玉部玭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生玭珠玭玭之有聲者又出蠙字云夏書玭从虫賓是蠙與玭實一字也段玉裁曰大戴禮保傅篇玭珠以納其間盧氏注云玭亦作蠙蓋今文尚書作玭古文尚書作蠙朱仲子說淮水中出玭珠玭蚌之有聲者此今文尚書玭淮夷玭珠訓故也釋文引韋氏之音及義系諸玭字下其義用仲子說此韋本漢志作玭之明證漢志用此知史記漢志之一作玭

魚皮爲矢服左傳歸夫人魚軒服虔曰魚獸名陸璣疏曰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又其皮雖乾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海潮還及天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周書王會解言禹四海異物有海南魚革注云今以飾小卓纏兵室之口魚之名見於毛詩左傳其皮可以飾器物故貢之喬俊謂服虔陸璣皆以魚爲水中之獸

胡氏據以解禹貢亦足以備一說

厥篚元纖縞

夏本紀其篚元纖縞○集解鄭元曰纖細也縞細也
尚細
厥棐元纖縞
地理志厥棐元纖縞○師古曰元黑也纖細繒也縞鮮
支也即今所謂絲也言獻黑細繒及鮮支也
浮于淮泗通于溝
夏本紀浮于淮泗通于河○正義曰括地志云泗水源
在兗州泗水縣東陪尾山其源有四道因以爲名
地理志浮于淮泗通于河
又山陽郡湖陵云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應
劭曰尚書一名湖章帝封東平王蒼子爲湖陵侯更名
湖陵
案淮泗山陽郡下作泗淮誤倒之非是達紀志皆作
通今本漢書作達誤也山陽郡下作通仍不誤河字
皆溝之譌說文水部溝字下云溝瀆水在山陽湖陵
西貢浮于淮泗達于溝从水苟聲許說文卽本之班
志此志敘言述禹貢既譌作河于此亦譌史記夏本
紀譌字同皆當依說文作溝字爲正王鳴盛曰漢湖
陵在今魚臺縣之東南安得有黃河乎水在南謂溝
水在南溝本瀆名溝水所豬在今曹州府定陶縣

東北爲豫之東北徐之西北境導流水之東至于溝
是王澤言卽豫州之溝澤也此達于溝則是自乘氏
以至湖陵乃溝澤之枝流說文名曰溝澤水者也水
經卷二十五云泗水南過方與縣東溝水從西來注
之又屈東南過湖陸縣西又東南入淮又卷八沛水
篇云沛水東過方與縣北爲溝水溝水又東過湖陸
縣南東入于泗水酈注云溝水卽沛水之所苞注以
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于湖陵縣西六十里彭城
城下湖陵卽湖陸也水經歷敘泗水溝水原委其泗
水從淮陰入淮卽禹貢浮淮達泗之道溝水從湖陵

入泗卽禹貢浮泗達溝之道也
又案段玉裁曰水經注泗水篇湖陸地理志故湖陵
縣也溝水在南王莽改曰湖陸應劭曰尚書一名湖
陵章帝封東平王蒼子爲湖陸侯更名湖陸也郡注
引應劭語湖下衍陵字仲達謂尚書溝水一名湖溝
湖語之轉漢人溝讀如荷故書經古本水經注舊本
亦或作荷漢之湖陵縣以溝水得名溝者古經湖者
方言也韋昭注漢書曰溝胡阿反韋讀如荷雙聲則
爲湖也郡國志山陽郡胡陸故湖陵章帝更名劉昭
注云前漢志王莽改曰湖陸章帝復其號按此謂王

弄改陵爲陸至光武時則仍稱湖陵而章帝因封侯國仍避陵呼陸今本地理志應劭語二陸字皆譌爲陵今本說文滑字下山陽湖陵據太平御覽所引正作湖陸許時不得名湖陸猶前書不得名湖陸御覽本是也劉昭又引博物記曰苟水出苟正滑字之誤蓋滑誤爲苟復誤爲苟此亦如尚書執拘之爲執苟之字止句其繆相埒又按班志之例凡已見於禹貢經文則曰禹貢某山在某禹貢某水在某此正例也此條乃變例別滑水滑澤之不同故於沛陰郡下曰禹貢滑澤在定陶東於山陽郡湖陵下曰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滑滑水在南必複舉禹貢文者謂此經文之通于滑乃滑水而非滑澤也若但云禹貢滑水在南則恐混於滑澤矣孟堅分別滑水滑澤而叔重滑字下云滑澤水表其上游爲澤下游則爲水而在湖陸孟堅分中有合叔重合中有分也作水經者志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滑澤在定陶縣東滑水在山陽湖陸縣南全依漢志以說經後人鮮有分析如此者王氏尚書後案謂禹貢三言滑惟徐州達于滑在湖陵其餘豫州及導水皆主澤言在定陶與湖陵無涉其言至爲明哲矣

淮海維揚州

夏本紀淮海維揚州

地理志淮海維揚州

爾雅釋地江南曰揚州李巡注曰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州

案公羊傳莊十年疏引鄭注云揚州畎自淮而南至海以東放禹貢篇末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海皆主東言之故鄭云至海以東也揚字今人多从才作揚江聲曰曹全碑云沇豫荆揚郭忠恕佩觿云揚柳也亦州名據此揚當从木段玉裁曰廣雅云揚揚也

攷毛詩王風揚之水釋文云或作楊然則毛傳楊激揚也正廣雅之所本古人字多假借所重惟音則州名當依古從木也王鳴盛曰以今輿地約之江南江淮蘇松安徽三布政司所轄及江西浙江西則河南之汝甯湖北之黃州等府皆揚州域也

釋名釋州國曰揚州州界多水水波揚也

又釋水曰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

彭蠡既都陽烏逌居

夏本紀彭蠡既都陽烏所居○集解鄭元曰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索隱曰都古文尚書作猪鄭元

曰南方謂都爲豬則是水聚會之義○正義曰蠡音禮括地志云彭蠡湖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

彭蠡既豬

地理志彭蠡既豬陽烏迨居

又漢章郡彭澤云禹貢彭蠡澤在西

彭蠡既瀦陽鳥攸居

論衡書虛篇彭蠡既瀦陽鳥攸居

水經山澤篇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北

案尚書釋文蠡音禮張勃吳錄云今名湖庭湖按今在九江郡界攷彭蠡地理志明係之豫章郡張勃吳

錄豈得名以洞庭疑洞庭二字是宮亭之誤劉昭續漢志注引釋慧遠廬山記曰山在尋陽南南濱宮亭湖北對小江山又曰其南嶺臨宮亭湖下有神廟亦經注云廬山南嶺下有神廟號曰宮亭故彭蠡湖亦有宮亭湖之稱也都瀦古字通用古文作豬是假借字疑漢志亦當作瀦與論衡所引文同遠讀若攸見說文乃部爾疋釋言攸所也故史記云陽鳥所居以故訓字代經文也詩匏有苦葉正義引鄭注云陽鳥仲秋紀候雁來注云從北漠中來過周洛之彭蠡季秋紀候雁來注亦云候時之雁從北漠中來之彭蠡八月來者其父母是月來者其子羽翼稚弱故在後也季冬紀雁北鄉注云雁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漠也是則彭蠡爲鴻雁之所常居處故云陽鳥攸居也

又案王鳴盛曰漢彭澤縣今江西九江府之湖口彭澤南康府之都昌三縣地澤周四百五十里浸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四府境亦曰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名是湖受江南嶽州及江西各府之水其下流北過

星子都昌德化至湖口入江彭蠡即所豬有九水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是也前志豫章郡贛縣豫章水出西南入大江雩都縣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又鄱陽縣有鄱水餘汗縣有餘水艾縣有脩水南城縣有盱水建成縣有蜀水宜春縣有南水南壄縣有彭水又長沙國安成縣有廬水皆入湖漢水湖漢豫章源異流同諸書每互稱彭水即豫章上源亦非有二水是湖漢豫章與鄱餘脩盱蜀南廬爲九水也水經則總稱贛水卷三十九云贛水出豫章南壄縣西北過贛縣東又西北過廬陵縣西又東北過新淦縣西

又北過南昌縣西又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江鄘注云贛水捴納十川同湊一瀆俱注彭蠡按劉歆云九水鄘云十川者除去經流諒章水不計外又加淦水僚水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夏本紀三江既入震澤致定○案隱曰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陽江今按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是爲三江其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故下文東爲中江又東爲北江孔安國云有北有

中南可知也震一作振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太伯所封國具區在其西古文以爲震澤又左傳稱笠澤亦謂國此也

地理志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師古曰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也震澤在吳西即具區也底致也言三江既入則震澤致定

又會稽郡吳縣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

又毗陵云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

又丹陽郡蕪湖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

案徐堅初學記地部引鄭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三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江聲云下經道漾東流爲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故云左合漢爲北江從西向東故以北爲左也彭蠡緜漢入江而滙爲澤其澤則滙于江之南故云會彭蠡爲南江下道江云東滙北會于滙鄭注以東迤爲南江也漢在北彭蠡在南則江在中矣故云岷江在其中則爲中江下道江云東爲中江

入于海是也據下經北江中江皆言入于海而南江未見於經漢書地理志云南江在會稽吳南東入海是亦一證也則三江皆入海也喬樅謂禹貢揚州言三江既入故地理志每於北江中江南江下特言揚州川江之分爲三孔而皆入于海猶河之分爲九派而同入于海也九河之實一河猶三江之實一江也以經證經最爲明晰鄭注與班志解亦相同知鄭君所述是尚書今文家說也其餘各家紛紛異說俱無取焉又周官職方氏揚州其澤藪曰具區鄭君注云具區在吳南江聲以爲鄭不云會稽者蓋東漢分置

吳郡吳屬吳郡也鄭言吳南班云吳西者蓋具區廣
袤八百里在吳西而又經其南也今攷後漢書郡國
志丹陽蕪湖云中江在西又吳郡云吳本國震澤在
西後名具區澤又毗陵云季札所居北江在北皆與
前志合鄭云會彭蠡者爲南江即指豫章水而言南
史王僧辨傳云陳霸先自嶺南起兵討侯景出南江
行至湓水胡三省云贛水謂之南江是豫章水自昔
有南江之稱矣蘇軾書傳云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
海爲南江岷山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爲中江漢
自北入江會彭蠡爲北江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

宅之土而水所鍾者獨震澤而已其說是也振震古
書通用厥雅釋地作振澤當是三家尚書之異文底
史記作致致者底之故訓字也
釋名釋水曰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公共也
水經山澤篇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
篠簜既敷厥草維夭厥木維喬
夏本紀竹箭既布其草維夭其木維喬
地理志篠簜既敷卄夭木喬○師古曰篠小竹也簜大
竹也敷謂布地而生也
案爾雅釋草篠竹箭郭璞注云別二名也又簜竹李
巡注云竹節相去一丈曰簜孫炎注云竹圍節者曰
簜史記以故訓字代經文故作竹箭既布也尚書釋
文簜或作篣即簜之消文篠說文作筱竹部云筱箭
屬小竹也簜大竹也夏書曰瑤琨筱簜又寸部云尃
布也儀禮大射儀疏及識玦之竹譜注引鄭云簜箭
簜大竹也是古文今文說同天尚書釋文引馬云天
長也
厥土維塗泥厥田維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夏本紀其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上雜○集解馬融曰
漸潔也

厥土維塗泥田下下賦下上錯○師古曰塗泥濕
洳濕也田第九賦第七又雜出諸品
案漢書東方朔傳朔對郭舍人隱語云涂者漸洳徑
也江聲云涂下或加土非洳即潔之消文易睽上九
見豕負涂虞翻注云坎爲豕爲雨坤爲土土得雨爲
泥涂則泥涂爲濕土故云漸潔也
厥貢維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旄
夏本紀貢金三品瑤琨竹箭齒革羽毛○集解鄭元曰
銅三色也○正義曰周禮考工記云犀甲七屬兕甲六
屬鄭云犀似水牛猪頭大膺庳腳楄角好食棘也亦有

一角者按西南夷常貢旄牛尾以爲旌旗之飾書詩通
謂之旄故尚書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此牛也
瑤琪篠簜
地理志貢金三品瑤琪篠簜革羽毛○師古曰三品
金銀銅瑤琪皆美玉名也齒象齒也革犀革也羽旄謂
鳥之羽可爲旄者也琪音昆
案師古以三品爲金銀銅者用王肅注說也王注見
詩魯頌泮水疏鄭以金三品爲銅三色當是今文家
說攷史記貨殖傳云吳東有章山之銅漢書吳王濞
傳云吳有豫章郡銅山章昭注云此有豫字誤也但

當言章郡卽今故章也漢書地理志云丹陽郡故鄣
郡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陽屬揚州有銅官其屬縣
有故鄣桓寬鹽鐵論曰丹章有金銅之山孟康注食
貨志云赤金丹陽銅也江聲曰章山之銅蓋卽章郡
銅山所產然則楊州有銅山矣檢禹貢之文厥貢鍚
鐵銀鏤鉛錫惟獨無銅故知金卽銅也金三色者蓋
青白赤也其中不得有金銀王肅以爲金銀銅非也
現尚書釋文云馬本作璆韋昭音貢案說文琨字重
文作璆則琨璆實一字也段玉裁云凡釋文引韋昭
者皆本漢書音義此蓋今文尚書作璆古文尚書作

現故說文竝列之如玭蠙之例馬本則同今文者也
喬樅攷說文玉部云瑤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虞書
曰揚州貢瑤琨王鳴盛據詩衞風木瓜釋文云瑤美
玉也說文云美石謂今本作玉之美者乃傳寫之誤
王逸注九歌云瑤石之次玉者亦以瑤爲美石也羽
毛史漢皆當作旄據史記正義云西南夷常貢旄牛
尾詩書通謂之旄知正文本作旄字再證以下文荆
州羽旄齒革尙作旄字益可見矣漢書亦揚州作毛
荆州作旄然揚州注內仍作羽旄此足證正文之本
作旄也又篠簜下隸古定本尚書有惟木二字今攷

卷三上 十五

史記漢書皆全載此文皆無惟木字可知今文尚書
本無此二字或古文尚書有之或僞孔氏妄增之不
足爲據故江聲集注音疏以爲衍文也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夏本紀島夷卉服其篚織貝其包橘柚錫貢○集解鄭
元曰貝錦名也詩云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織之
卽成文矣錫貢有錫則貢之或時之則不貢錫所以柔
金也
鳥夷卉服厥棐織貝
地理志島夷卉服厥棐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師古曰

鳥夷東南之夷善捕鳥者也并服絺葛之屬柚似橘而大其味尤酸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也錫貢者須錫命而獻之言不常來也

案錫貢尚書正義引王肅曰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之貢也一、荊州包匭菁茅正義引王肅云楊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王鳴盛曰包匭連文自屬一事截包作句以為橘柚割裂穿鑿之甚且楊州明言橘柚荊州則並無橘柚字反謂荊州常貢而楊州特繼其乏亦殊違反江聲曰說文木部引厥包橘柚之文不聯引錫貢則錫貢自是別為

一句且金銀銅鐵鉛皆入貢錫亦器用所需不應獨缺而他州無文惟見於此又周禮職方氏楊州其利金錫則楊州實產錫不應不貢足證鄭誼精確王肅說非也

釋名釋水曰海中可居者曰島島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鳥也物所赴如鳥之下也

案鳥夷史記作島夷江聲以為此是裴駰據偽孔書所改之其實史記亦作鳥也喬樅謂據釋名訓誼是島字本取義於鳥之赴下疑三家今文尚書楊州之鳥夷本服本亦有作島字者史記用歐陽今文故作島

字與漢書用夏侯今文者異劉熙釋名語當是本於歐陽家章句必以史記鳥字為裴駰據偽孔書所改殆未必然也

均于江海通于淮泗

夏本紀均江海通淮泗○集解鄭元曰均平也通淮泗而水行也

地理志均江海通于淮泗○師古曰均平也通淮泗而入江海故云平

案尚書釋文云沿悅專反鄭本作松松當為沿馬本作均云均平段玉裁曰按今文尚書作均夏本紀地

理志皆云均江海可證馬本依今文尚書也鄭本作松松者沿之字誤故云當為沿此讀壁中文轉寫以木水混淆公冶不分而鄭正之若裴駰集解引鄭曰均韻曰沿或疑裴所據何以與陸所據異答曰裴依史記正文作均耳裴此條當云均鄭本作松松讀曰沿乃合也禮記正義終始相巡鄭注巡讀如沿漢之沿三年問反巡過其故鄉孫卿禮論篇巡作鉛楊倞注鉛與沿同循也按均之與沿猶巡之與鉛也巡徐仙民養純反均古音同匀匀均巡循沿鉛六字一聲之轉今文尚書假均為沿孫卿子假鉛為巡也馬季

長釋均爲平殊未安爲州縱謂今文尚書均字當是徇之譌徇循音同徇音循循之假借字說文循行順也與沿字訓順水行也義亦相近

荆及衡陽維荆州

夏本紀荆及衡陽維荆州

地理志荆及衡陽維荆州

又南郡臨沮云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應劭曰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師古曰沮水即左傳所云江漢沮漳楚之望也

又長沙國湘南云禹貢衡山在東南荆州山

爾雅釋地漢南曰荆州李巡注曰漢南其氣慘剛稟性強梁故曰荆荆強也

揚雄荆州牧箴曰江漢朝宗其流湯湯風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彊

案公羊傳莊十年疏引鄭云荆州昤自荆山南至衡山之南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有荆山即漢臨沮地

湖北衡州府衡山縣有衡山即漢湘南地釋名釋州名云荆山之名也李巡解州名則與揚雄以荆人臣之禮鄭君此注亦用今文家說故與揚雄語合

風俗通山澤篇曰江出蜀郡湔流互徼外嶓山入海詩

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庸在廣陵江都縣
論衡書虛篇曰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
脈流行汎揚動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
之呼吸氣出入也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其發海中之時
遙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而爲
濤
虞翻注易習坎有孚曰水行往來朝宗于海不失其時
如月行天
案此皆用今文家說也段玉裁云說文水部曰淖水
朝宗于海从水朝省聲衍水朝宗于海兒也从水行

按淖者今之潮字以淖釋朝宗于海此今文尚書說
也淖水之時江漢不順軌不與海通海淖不上至禹
治之江漢始與海通於揚州曰三江既入三江北江
中江南江也北江者漢也既入者入于海也於荊州
曰江漢朝宗于海言海淖上達直至荊州也今海潮上至安慶而海淖上迎江漢之水下赴如君臣一德一心呼
吸相通與前此壅閼者異矣二州之文相爲表裏也
又案胡渭曰郭璞江賦云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
萬丈壁立根駭水經江水東逕廣溪峽北注云三峽之
首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巳通之峽夏后疏
鑿者又江水東逕西陵峽歷禹斷江注云南峽北有
北谷村而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耆舊傳言昔是
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令峽口水
勢并衝此江遂絕謂之斷江今夷陵州西南有斷江
山是其遺迹蓋江之有三峽猶河之有龍門也禹治
冀之河自龍門始則治荊之江亦必自三峽始矣
九江孔殷
夏本紀九江甚中○集解鄭元曰地理志九江在潯陽
南皆東合爲大江○索隱曰按潯陽記九江者烏江蚌
江烏白江嘉靡江沙江吠江廩江隄江箘江又襄鎮九

江圖所載有三里江五州烏土白蚌九江之名不同
地理志九江孔殷○師古曰孔甚也殷中也言江水於
此州畛分爲九道甚得地形之中
又盧江郡尋陽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
案尚書釋文九江下引潯陽記云云又引張須元緣
江記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
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
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落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
陵終於江口會于彭蠡州太康記曰九江劉歆以爲
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尚書正義引鄭注云殷猶多

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
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揔而言謂
歙以此九江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者當是據古文
尚書說王鳴盛曰案湖漢水亦得名九江葬時豫章
曰九江以此但九水注于彭蠡前言彭蠡既瀦盡之
矣與大江經流無涉且導水云過九江而後云東迤
北會于滙如湖漢九水爲九江則左九江即滙矣劉
歆說非是鄭引地理志云云者是者烈王自陳徙都
壽春秦滅楚以其都置九江郡道元淮水注云秦
九江郡治壽春非得廬江潯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

按江北廬江有尋陽九江江南豫章有湖漢九水二
處皆可稱九江然郡治在江北究以尋陽九江得名
漢尋陽在江北今黃州府蘄州東漳水城一名蘭池
城是故云九江在南東晉咸和中溫嶠始移于江南
則九江在縣北矣今德化縣西十五里是非漢之尋
陽也又江圖云始郢陵終江口會桑落洲者今桑落
洲在九江府城東北五十里江中郢陵今黃州府武
昌縣又水經注云江水東逕軟縣故城南城對五洲
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爲名漢軟縣今蘄水縣五洲
江在此縣界寰宇記云眡江五阜洲在黃梅縣南一
百十里是潯陽九江遺迹唐宋猶存也江聲曰郡國
志亦云廬江郡尋陽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揔而言
廬江郡皆屬揚州又別九江郡亦屬揚州經於荆州
記九江者蓋九江至尋陽東而合九江郡與尋陽相
近當九江始合之處故郡取名爾其東合于江之時
則在尋陽之上固是荆州地也故經於此言之乃應
劭注地理志謂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派如其說則
九江不在荆州矣恐非是鄭說爲正史記云九江甚
中謂水由地中行也孟子云禹掘地而注之海驅龍
蛇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是其證也喬樅案王江兩

說皆主鄭注鄭君之解是據今文家說畧古文家爲
近是竊嘗反覆攷之史記集解所引鄭注與尚書正
義所引文各不同疑裴駰所採非此荆州下九江孔
殷之注也觀鄭釋殷爲多云九江自山谿所出其孔
衆多言治之難也似是指遭沅瀟湘等九水皆出自
山谿注川者故云其孔衆多治之實難若尋陽之九
江乃禹因江漢合流水勢澎湃故疏分九派以疏其
流非治山谿之水也惜倘書鄭注已亡無以證明之
矣

漢書司馬相如傳大人賦曰蝭度九江越五河○張揖

曰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者
案胡朏明禹貢錐指曰九江諸家皆謂在潯陽其以
洞庭爲九江者自宋初胡旦始而鄧以道曾彥和皆
從之曾氏曰沅漸元辰敘酉湘資醴水元當作無蓋
鞫作元也漢志武陵無陽縣無水首受故且酈注凡百九十里酈與鄧同皆合洞庭
中東入于江是爲九江道江云過九江至于東陵東
陵今之巴陵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
九江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楚地記云巴陵縣
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是也渭案今岳州府巴陵縣
本漢下雋縣地縣西南有洞庭湖山海經云洞庭之

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
之浦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楚地記本
此朱子九江辨亦云經言九江孔殷而後及大沱潛
雲夢則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然則九江
即洞庭既有山水二經爲根據而又得朱子此辨其
不在潯陽亦明矣九江至春秋時爲江南之夢戰國
時稱洞庭五渚蘧非子謂之五湖而九江之名遂隱
水經湘水注云湘水會資沅澧四水同注洞庭而
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戴國策曰秦與荊戰大破之取
洞庭五渚也按周禮荊州無九江蓋已包在雲夢藪

澤之中矣太史公不敢言山海經然其中亦有可信
者如謂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賴此一語而九江遺
跡猶可推尋其有涉於禹貢不小也喬樅案禹貢九
江凡三見於荊州曰九江孔殷於道山曰過九江至
于東陵曰漢口朝宗於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曰來說
者紛紛不一以愚攷之山海經所云澧沅瀟湘是在
九江之間此洞庭之九江也楚地記亦云巴陵瀟湘
之淵在九江之間是禹貢荊州之九江殷當指此
言之故其文在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之前如以尊
陽之九江當之則文當槩之揚州不當繫之荊州矣

江氏永謂九江東合于江之時在尋陽上岡是荊
州之地不知江圻明云九江始鄂陵終江口會于桑
落洲桑落洲在今德化縣界合于大江實在此地是
禹貢揚州之域而非荊州之域也道江云過九江至
于東陵東陵在廬江郡金蘭縣西北今爲湖北蘄州
之東與國州之西地過九江始至東陵則九江皆在
東陵以上可知若尋陽之九江則亦有在東陵以下
者不得云過九江至于東陵也以此言之荊州之九
江孔殷其爲洞庭中澧沅瀟湘等之九水始無疑義
惟道山之過九江至于敷淺原當以尋陽之九江實

之地理志據竟郡歷陵下云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水經云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敷淺原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放下爲故城在今武昌府蒲圻縣盼歷陵縣地在今南康府星子縣盼則道山之過九江指等陽南禹所疏鑿者而言亦無疑義矣

沱潛既道

夏本記沱涔已道○集解鄭元曰水出江爲沱漢爲涔○索隱曰涔亦作潛沱出蜀郡郫縣西東入江潛出漢中安陽縣西北入漢故爾正云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

○正義曰括地志云繁江受郫江禹貢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源出益州新繁縣潛水一名復水今名龍門水源出利州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也

水經山澤篇荆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于沔

沱潛既道

地理志沱潛既道○師古曰沱潛二水名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潛音潛一曰道讀曰導導治也

又南郡枝江云江沱出西東入江○師古曰沱即江別出者也

又漢中郡安陽云羬谷水出西南北入漢

案水經云江水過夷道縣北又東過枝江縣南郡注引地理志曰江沱出西南東入江是也水經又云又南過江陵縣南注云縣江有洲曰枚回州江水自此兩分爲南北江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爾疋釋水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荆州之沱潛發源此州也喬撱案釋文沱潛下引馬云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如馬此解則荆州之沱潛非爾疋所云出自江漢之沱潛也馬義與鄭異鄭異鳥治古文尚書則鄭注蓋從今文家說班志以枝江爲沱據今文家說而鄭又與班氏異者蓋三家說有不同耳放地理志南郡華容云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班於夏水言首受江則是水自江出矣是志兼存兩說也又江夏郡云屬荆州應劭音義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夏水即沔水言水自江別則是江之沱矣仲遠所稱當亦今文家說然則鄭君以夏水爲沱蓋非無徵也水經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

夏雲杜縣入于沔鄖注云江津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閻若璩云江之沱也今本誤作江之汜也水自江出爲沱此正夏水初分出江處也於沱爲合水決復入爲汜此非夏水至雲杜入沔處也于汜不合道元水經注亦以夏水爲沱與鄭說同知其爲今文尚書家相傳有此說也潛史記作潒漢書作灊古字相通此三家尚書之異文也胡渭禹貢錐指曰左思蜀都賦云漢以灊涪云水潛行曰潛此二水伏流故曰潛演以灊沫荆州之潛亦必漢水伏流經平地而出故謂之潛承天府志云漢水

自鍾祥縣北三十里伏流爲蘆伏河經潛江縣東南復入于漢即古潛水也按潛江縣本竟陵江陵二縣地唐大中十一年置徵科巡院於白洑見寰宇記宋乾德三年升爲潛江縣韻會復伏流也或作泭今漢水之分流者名蘆伏而其地又名白泭皆取伏流之義此水起鍾祥縣北訖潛江縣東南行可三百里以爲古之潛水庶幾得之蓋禹時本自伏流湧出復入于漢及乎後世通渠漢川雲夢之際見河渠書則開通上源以資舟楫之利禹迹遂不可考耳

雲土夢作乂

夏本紀雲土夢爲治○案漢曰夢一作曹鄒誕生又音象按雲土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知者據左傳云昭王瘧于雲中又楚子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是二澤各別也韋昭曰雲杜今爲縣屬江夏南郡華容今按地理志云江夏有雲杜縣杜縣是

雲夢土作乂

地理志雲夢土作乂○師古曰言沱潛二水既從其道則雲夢之土可爲畋漁之治也

又南郡華容云雲夢澤在南荆州藪

水經山澤篇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

案尚書釋文雲徐本作云云卽雲之省文段玉裁曰作雲夢土者古文尚書也作雲土夢者今文尚書也史記漢書作雲夢土者史記漢書之誤者也今本古文尚書之誤始于唐石經而宋太宗復揚其波僞孔傳云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卽水去可爲耕作畝畝之治據孔傳則經作雲夢土故釋土于雲夢之下平土卽謂平土之虛說文虛大卽也僞孔本多襲馬鄭王之舊此雲夢土作乂必馬鄭王本固然孝吉甫元和郡縣志曰左傳邵子之友棄子文于夢中無雲字楚子適江入雲中復無夢字以此推之則雲

夢二澤本自別矣而禹貢及爾正皆曰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而言之此李氏所據禹貢尚作雲夢不作雲土夢也何以知今文尚書作雲土夢也今史記各本皆作雲夢土而史記索隱單行本大書雲土夢三字小注云雲土夢二澤名引韋昭云雲土今為縣屬江夏解之曰地理志江夏有雲杜縣是其地也然則史記作雲土夢確然可證而小司馬所引韋昭語乃漢書音義也則漢書作雲土夢又確然可證今本地理志作雲夢土小顏注雲夢之土可為畋漁之治皆用尚書妄改之本耳小顏漢書本誤字最多卽如韋作

玭而顏作蠙韋作瑇而顏作埴韋作雲土夢而顏作雲夢土其顯然者蓋古文尚書別本作雲土夢者此用史漢改尚書是為以今文尚書改古文尚書也史漢之或作雲夢土者此用尚書改史漢是為以古文尚書改今文尚書也儀禮士虞禮記曰浴沐不櫛注云今文曰沐浴禮記曰浴沐櫛搔首注云今文曰沐浴又浴沐櫛搔翦本經文作沐浴則注今文曰沐如士夢夢土之不同今中猶有改之未盡者耳　古土杜通用如韓詩桑杜毛傳作桑土在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旄齒革惟金三品

夏本紀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旄齒革金三品

地理志厥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旄齒革金三品

杶幹栝柏

夏本紀柏幹桔柏○集解鄭元曰四木名
地理志桧幹桔柏○師古曰桧木似栝而實幹柘也桔
木柏葉而松身
案尚書釋文桧木名又作檜幹本又作榦馬云白
桔也攷說文木部桧木也夏書曰梁州貢榦丹說文引書梁州當爲荆
作檜鄭注周禮攷工記亦引作檜榦桔柏當是三家
之異文桔爾疋釋木作檜桔檜一聲之轉集韻檜或
作栝通作桔
厲砥砮丹
夏本紀礪砥砮丹

地理志厲砥砮丹
案史記礪字當從漢書作厲爲正詩公劉取厲取鍛
禮記儒行砥厲廉隅左傳哀十六年勝自厲劍皆不
從石作礪又釋元應衆經音義引尚書孔氏砥砮丹此
必據馬鄭本古文古文假孔爲厲字然則史記漢書
作厲皆三家今文也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礪磨刀及
石也精者曰砥此順僞孔本之文故作礪耳說文广
部厲旱石也厂部厎柔石也厎宋石也亦通文砥云厎
旱者悍之治文納言惟允厎績厎石也厎爲精故云柔
石司馬相如子虛賦言雲夢之石曰碱玏厲張揖

路簡路也从竹路聲夏書曰惟簵路桔又重文輅云古文路从輅木部云枯槁木也从木古聲夏書曰惟箘輅枯輅木名也喬樅謂許君輅字下所引夏書作惟簵路桔據今文尚書也說文路下明言古文从輅作輅則枯下引夏書當本作輅其作輅者傳寫脫去竹耳枯本訓槁其訓木名者別爲一義說文又引桔字云木也引詩榛桔濟濟爲證以古文尚書既引於枯字下故不復引耳鄭與馬均治古文字皆當作輅作桔爲正史記漢書均用今文字皆當作路作桔爲正鄭云木

類馬云木名所以別於竹也又案徐廣史記音義云一作箭足杆段玉裁以爲箭足非矢鏃正謂矢榦疑今文尚書箘路作箭足喬樅謂箭足二字蓋以故訓代經文非今文之異字又杆卽桔者杆于聲桔古聲同在古音弟五部今史記集解杆字作杆非也

包匭菁茅

夏本紀包匭菁茅○集解鄭元曰匭纏結也菁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武陽記云山際出包茅有刺而三脊因名包茅山

地理志包匭菁茅

案尚書正義云鄭元以厥名下屬苞匭菁茅今據史記集解引馬融云言箘輅桔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是以厥名連上三邦底貢爲句與鄭讀異馬從古文尚書則鄭讀當是從今文尚書也王肅以厥土嘄盭曰鄭以厥名下連包匭菁茅爲句則句法與厥土厥田厥賦厥貢厥篚一例當從之馬讀非也

厥篚元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夏本紀其篚元纁璣組九江入賜大龜

厥棐元纁璣組

地理志厥棐元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師古曰元黑色纁絳璣珠之不圓者組綬類也大龜尺有二寸錫命而納不常貢也

案錫納夏本紀作入賜尚書釋文引馬云納入也攷堯典出內朕命史記亦作出入又寅餞納日伏生大傳引作入日則入納內三字古通下文錫土姓史記亦作賜土姓則錫賜字通段玉裁曰古以錫爲賜假借之法也說文云贛賜也賜予也古者下之予上亦得云賜堯典云師錫帝曰禹貢云九江納錫大龜洪範云惟時厥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皆是也此義不

明故納錫大龜遂妄為曲說矣喬樅又案史記龜策傳曰神龜生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輸大卜漢書食貨志曰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曰入大卜受直則九江入大龜迄漢猶然也

浮於江沱潛漢逾於雒至於南河

夏本紀浮於江沱潛於漢踰於雒至於南河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地理志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又宏農郡上雒云禹貢雒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

過郡二行千七百七十里豫州川

案尚書釋文云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潛于漢非正義亦云本或潛下有于字誤耳據此則史記作浮於漢於亦衍字也王鳴盛曰雒諸本皆作洛蓋惑於魏不之諡也三國志魏黃初元年幸洛陽裴注引魏略曰詔以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段玉裁曰魏丕欲改雒為洛詭言漢火行忌水而去水此不根之談也周禮職方氏雒州其浸滎雒逾周書職方解同是豫州之雒本不從水故說文洛下止說出歸德之水不有一曰出上

雒之文惟不從水故不得其說於水部也江聲曰漢字亦從水不聞忌水而易其偏旁何獨於洛水易之段君之言良確

又案地理志北地郡直路縣云沮水出東西入洛歸德縣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渭祋懷德縣云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此即周禮職方氏所云雍州其浸渭洛也與豫州之浸滎雒無涉豫州之雒則所謂依雒瀍澗者是古字皆作雒不從水作洛地理志上雒縣下云又有甲水出秦嶺山東南至鬺入洪過郡三行五百七十里

熊耳山獲輿山在東北攷漢志漢中郡有鬺縣應劭曰鬺音陽又有洋陽縣如淳曰此方人謂漢水為洋水師古曰漢上曰洋據此經言浮于江沱潛漢逾于雒則由漢逾雒當於此取道也又攷續漢志京兆尹云上雒侯國有冢嶺山雒水出故屬宏農劉昭注曰山海經云雒水出讙舉之山案史記云雒水出熊耳山山海經云雒出王城南至相谷西東北流去虎牢城西四十里注河口謂之雒汭今按地理志於上雒既云雒水出冢嶺山又云熊耳山獲輿山在東北則是冢嶺熊耳獲輿山皆相屬故雒水或云出熊耳或

云出菱墓薩舉卽菱與是也江聲曰逾雒至南河朔
治豫州也禹施功之敘於此可見九州先後之次是
禹施功之次鴻水之害大河尤甚禹治水先治河而
河所經之地冀沇最下沇既淪沒冀爲帝都故先治
冀而次及沇次則由靑而徐而揚東方三州皆濱於
海水之委也循揚而上故及荆州梁州之地於江南
爲最高雖卑於江北而江北之水不能及焉其功可
緩故荆州既治次及豫州及後乃治梁也雍州田上
上故治之最後經亦治之於末是經所記九州依禹
施功之先後而敘之也蓋於荆州之後折旋越江而

北特言逾雒至南河以見治荆之次卽治豫也

倭官陳喬樅學

虞夏書十七　夏書一

禹貢第十七

今文尚書三

荆河維豫州

夏本紀荆河維豫州○正義曰括地志云荆山在襄州荆山縣西八十里韓子云卞和得玉璞於楚之荆山即此也河洛州北河也

地理志荆河惟豫州

又南郡臨沮縣云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

春秋元命包曰豫之言序也言陽氣分布各得其處故其氣平靜多序也

爾雅釋地河南曰豫州李巡注曰河南其氣著宓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

案荆豫二州禹以荆山爲畛南條荆山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荆州公羊傳莊十年疏引鄭注云豫州畛自荆而北至于河攷周禮爾疋皆云河南曰豫州則豫州之北畛至于河矣王鳴盛曰以今輿地約之河南之河南開封陳州歸德南陽汝甯六府許陝汝光四州及直隸大名府山東曹州府江南揚州府之西境湖廣襄陽府德安府之北境鄖陽府之東境皆古豫州域也

釋名釋州國曰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

案以豫州爲京師東都所在此據周代言之禹貢之豫州其取誼當以元命包及爾雅李巡注爲允

伊維瀍澗既入于河

夏本紀伊雒瀍澗既入於河○索隱曰伊水出宏農盧氏縣雒水出宏農上雒縣冢嶺山瀍水出河南穀城縣

澗亭北澗水出宏農新安縣東皆入于河○正義曰括地志云伊水出宏農盧氏縣東北流入雒雒水出商州雒南縣冢嶺山東流經雒州郭內南入雒澗水出雒州新安縣東南流至雒州郭內南入雒澗水源出雒州新安縣東白石山東北與穀水合流經雒州郭內東流入雒也

地理志伊雒瀍澗既入于河

又宏農郡盧氏縣云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

又上雒云禹貢雒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

行千七十里豫州川熊耳山穀輿山在東北
又河南郡穀城云禹貢澗水出穀東南入雒
淮南墜形訓曰伊出上雒山名
水經曰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東北過郭落山又東
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入于洛洛水出京兆
上洛縣讙舉山又東過盧氏縣南東
北流入于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
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澗水出
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洛

案王鳴盛曰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東北過
伊闕中至雒陽縣南北入于洛酈注曰山海經云蔓
渠地志云熊耳山即麓大同陵絕互別耳伊水自熊
耳東北經東亭城南按東亭故城在今嵩縣西南七
十里以今輿地言之盧氏嵩縣伊陽雒陽盼中皆伊
水所經也水經雒水出京兆上雒縣讙舉山東過雒
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
于河以今輿地言之商州盧氏永寧雒陽偃師鞏縣
盼中皆雒水所經也瀍水澗水見周書洛誥周公曰
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謂王城也我又卜瀍
水東亦惟雒食謂下都也案瀍澗始見禹貢繼見雒

誥而澗與穀異源同流故書有澗水無穀水也古時
澗水經河南故城西而南入雒瀍水經河南故城東
而南入雒二水各自入洛故澗水東瀍水西爲王城
而瀍水東爲下都雒誥之文甚明也自周遷王時穀
雒門將毀王宮於是有穀水使東出於王城之北則
其勢必入於瀍水於是澗瀍合流皆歷王城之東以
南注于雒而所謂澗水東瀍水西大非其舊爲水道
之一變矣水經瀍水條云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
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雒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
東入于雒澗水條云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
入于雒其前言瀍澗所出之源皆禹迹也自千金渠
以下則皆言東漢後改流之道並非古迹恃有洛誥
數語猶可得其大略而已

釋名釋水曰山夾水曰澗澗間也言在兩山之間也

滎播既都

夏本紀滎播既都○索隱曰古文尚書作滎波此及今
文並云滎播播是水播溢之義滎是澤名故左傳云狄
及衛戰於滎澤鄭元云今塞爲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
爲滎播

滎波既豬

地理志滎波既豬○師古曰滎洛水溢出所爲也即今滎澤是也波亦水名言其水並已過聚矣一說謂滎水之波

案尚書釋文滎戶扃反滎澤也波如字馬本作播滎播澤名正義曰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既壞王肅曰滎謂文以爲絕小水則非流水溢出之澤矣此經滎字當从火不从水周禮職方氏滎雒左傳閔二年宜十二年及後敘諸文滎澤字皆从火陸氏左傳隱元年釋文且云滎陽或作滎非玉篇炎部滎字下云亦滎陽縣漢韓勅後碑河南滎陽劉寬碑陰

河南滎陽鄭烈碑滎陽將封人唐盧藏用偽書紀信碑固高祖于滎陽字無不从火皆明證也尚書正義本作滎波衛包所改也史記及馬鄭王本皆作播江聲尚書集注據說文謂當作潘說文水部云潘水名在河南滎陽从水番聲言在滎陽則與滎澤同處故知此經之當作潘字今案水經注濟水篇云晉書地道志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門南決爲滎澤尚書曰滎波既豬闕駰曰滎播澤名也故吕忱曰播水在滎陽謂是水也昔大禹遏其淫水而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所引吕忱謂字林也字林多本說文然則知字林正作潘水在滎陽與說文合輯郟氏引闕作播吕作潘不暇分別字體所由異且馬鄭王謂滎播即滎澤是一物許吕則潘別爲一水與滎爲二鄭注周禮滎維波讀爲播引禹貢滎播既都則注語一也注周禮二也於鄭云大禹塞其淫水即釋經文既豬也江氏以爲潘播波三字同故非無證喬樅謂漢書作波即潘之假借詩釆蘩惟可徒古今人表作司徒皮儀禮既夕篇設披鄭注云今文披皆爲潘是其證也說文作潘史記作播漢書作波疑皆尚書三家之異文據正義云馬鄭皆作播馬鄭治古

文尚書者然則知古文當是同作播字播又潘之同聲假借字也滎者滎澤潘者潘水師古以波爲水名蓋襲漢人音義之語當本於今文家尚書說也經於豫言滎潘既都猶上文於荆言沱潛既道於徐言淮沂其乂於青言濰淄其道文法皆一例也鄭注尚書以滎播爲滎澤與注周禮不同者注禮用今文說注書則從古文說也攷禹貢豫州之域北濱冀之南河其西與華陰接華陰雍域也南判自荆山抵隨之北境與荆接界東及淮南北與徐揚接界西及鄭之東境與雍梁接界觀職方所載豫州鎮曰華山藪曰圃

田共川滎雒其浸波溠波在滎陽溠則隨北水也或
以職方波溠二水相距太遠疑波溠之波非即滎波
之波當別爲一水然惟留二水漢志一爲南州寖一
爲豫州寖而禹貢合言惟沿其道何獨於職方波溠
而疑之耳又以豫州之波水出歙馬嶺在波州魯山
縣西北不得在滎陽不知此經波水本名潛水波其
假借字耳非即九波之波水也古者每多假借水道
亦屢變易說文云潛水在滎陽鄭注云滎澤受泲爲平
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播安知禹時潛水所注不
與滎澤相近耶

楊雄豫州牧箴滎播泉絑

案段玉裁云此亦今文尚書作播之明證章樵注云
播一作波

道菏澤被明都

夏本紀導菏澤被明都○索隱曰菏澤在濟陰定陶縣
東明都音孟諸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爾雅左傳謂之
孟諸今文亦爲然惟周禮稱望諸皆此地之一名○正
義曰括地志云菏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定陶
城東今名龍池亦名九卿陂
水經山澤篇菏澤在定陶縣東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
東北

被盟豬

地理志道菏澤被盟豬○師古曰菏澤在湖陵盟豬亦
澤名在菏之東北言沿菏澤之水衍溢則使被及盟豬
不常入也道讀曰導菏音歌盟音孟

又濟陰郡云禹貢菏澤在定陶東屬兗州○師古曰菏
音柯

又梁國睢陽云禹貢盟豬澤在東北

案尚書釋文云菏徐音柯草胡阿反豬音諸左傳爾
雅皆作孟諸宋薮澤也正義云於此作孟豬左傳爾

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段玉
裁曰菏見夏書古本亦作菏孟諸古文尚書作孟豬左傳正義引尚書
諸商諸正義皆引尚書作孟豬惟陳譜正義引尚書
孟誤作盟蔣寫失之耳今文尚書則作明都夏本紀
及水經作明都是也今文尚書亦作孟諸司馬貞索
隱曰明都爾疋左傳謂之孟諸今文亦爲然凡小司
馬所謂今文者皆謂蔡邕石經拓本也尚書大傳夏
傳孟諸靈龜則今文尚書作孟諸不誤於鄭治古文
尚書者也而注周禮曰望諸明都也毛詩陳譜曰東

不及明豬班治今文尚書者也而地理志述禹貢作盟豬梁國下又作盟諸蓋明盟孟望古音皆讀如芒在弟十部諸豬都古音皆在今之九魚在弟五部皆同音通用古有不拘非可以今古文截然分別之例例之也

又案王鳴盛曰此一節紀禹陶圩復出之沛也菏澤在定陶之東盟豬在睢陽之東北相距僅一百四十里二澤本有相通之道禹貢因而疏之以殺濟瀆之勢水經云尚書導菏澤被孟諸孟諸在睢陽皆閻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被覆矣漢志胡陵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在南此言達于菏之菏在湖陵南菏水與菏澤水有別說文云菏澤水在山陽胡陵水經沛水東過方與縣北為荷水注云菏澤別名也班志說菏縣不在胡陵而在定陶何也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合泗以注淮與孟豬全無關涉說文言菏澤多一水字與班說殊塗同歸禹道澤之在定陶者以入孟豬與下流支派之在胡陵者毫不相及也僞孔傳及正義以荷澤為在胡陵說並舛誤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賦錯上中○集解馬融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

地理志厥土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賦錯上中○師古曰高地則壤下地則墳壚謂土之色黑者也音盧

案尚書釋文壚音盧說文黑剛土也段陳祥道禮書引鄭注云壚疏也江聲曰說文以黑剛土訓壚剛則不黏矣釋名云土黑曰壚盧然解散也解散則其性疏可知鄭注周禮草人云埴壚黏疏者以黏訓埴則亦以疏訓壚矣喬樅謂僞孔傳云壚疏也此襲用鄭注語師古漢書注當是襲舊注音義本今文尚書為云揚州賦下上上錯及此錯字夏本紀皆作楛故訓字也他錯字又不爾

釋名釋地曰土黑曰盧盧然解散也

厥貢漆絲絺紵厥棐纖纊錫貢磬錯

夏本紀貢漆絲絺紵其篚纖縞錫貢磬錯

地理志貢漆泉絺紵棐纖纊錫貢磬錯

案段玉裁云泉夏本紀作絲蓋今文尚書也二字同

在古音弟一部纔夏本紀作桀故訓字也江聲曰碧錯說者以爲治聲之錯然則錯當爲厝說文厂部厝厝石也引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厝今毛詩作錯錯厝皆昔聲聲同則自通矣

浮于雒通于河

夏本紀浮于雒達于河

地理志浮于洛入于河〇師古曰因洛入河也

案段玉裁云唐石經作浮于洛河無達于二字夏本紀通于河今本通誤爲達地理志入于河入蓋亦通之誤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夏本紀華陽黑水惟梁州〇正義曰括地志云黑水源出梁州城固縣西北大山

地理志華陽黑水惟梁州

案公羊傳莊十年疏引鄭注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胡渭曰華卽西嶽華山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南有太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八里華陽今商州之地是也武成云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樂記周本紀並有此文華山之陽卽禹貢之華陽也水經注曰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

廣員三百仞武王代紂天下既定王及嶽濱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卽此處也渭按周禮豫州鎮曰華山村氏謂其山連延東出故屬豫州夸父正所謂連延東出者乃西嶽支峰古通謂之華山桃林在夸父北實華山之陰山海經曰夸父山其北有桃林林方二千里注云桃林今在華陰卽潼關縣而陽華在夸父西南今洛南縣東北故以爲華山之陽秦魏冉同父弟羋戎封華陽君昭王立太子愛姬爲華陽夫人皆此地又按呂氏春秋九藪有秦之陽華在今華陰縣與洛南接畛蓋藪因山而得名並在華山之陽正禹貢之華陽也黑水卽若水亦卽瀘江也漢志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若水沿流間關蜀土黃帝長子昌意降居斯水爲諸侯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若水東南流經注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大莋入繩繩水出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又南遝越巂邛都縣西又南遝大莋縣入繩又南遝會無縣與孫水合繩水南遝雲南郡之遂久縣蜻蛉水入焉又遝姑復北淹水注之又東與毋血水合又東涂水注

之又東北至牂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瀘本作盧如盧弓盧矢皆訓黑劉熙釋名土黑曰盧沈括筆談云夷人謂黑曰盧漢中如盧奴縣有盧水廊元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尤盧水為黑水之切 趙牧謂八國有盧人疑即居盧水上者其字後加水作瀘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瀘水一名淹水即瀘若似非異源而鄘元引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舊下三百里曰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據此則瀘水自出曲羅舊其地當在若水之東下流合若水故若水兼有瀘水之目所謂隨決入而納通稱者也漢志滇池澤在滇

池縣西北有黑水祠後漢書郡國志縣北有黑水祠或以為武帝開置益州郡始立之非也使帝知郡界有黑水而立此祠則班史必知其所在而能言之竊謂此祠蓋從中相承已久黑水即金沙江東經會無縣南南直滇池縣縣故滇王國於其北立祠祭之宜矣自周衰以迄漢初聲教阻絕故尚書家莫能言梁州黑水之所在千載而下尚賴有此祠可以推測而得之梁南自宜賓以西至會川諸州縣凡在瀘水馬湖江之北者皆梁域宜賓以東至巫山諸州縣凡在大江之北者皆梁域蓋大江既合瀘水亦得互受通稱故隋改江陽縣為瀘川皆瀘川治焉縣南大江

雅五州及敘州瀘州重慶夔州之江北諸州縣松藩衛疊溪營天全六番招討司黎大所建昌衛皆古梁州域也

汶嶓既藝

夏本紀汶嶓既藝〇集解鄭元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氏道嶓冢山在漢陽西〇索隱曰汶一作嶓又作岐岐山封禪書一云瀆山在蜀郡湔氏道西徼江水所出嶓冢山在隴西縣漢水所出也

地理志岷嶓既藝

案據史記索隱云汶一作嶓而集解引鄭元注正作

嶓則知裴所見史記本作嶓字也岷乃嶓之俗體段
玉裁曰當依說文作嶓或省作嶓魏大饗碑作岷俗
字也夏本紀作汶今文尚書也地理志作嶓冢導江
尚書改嶓之本也中山經曰岷山之多又曰汶山道江掇
此蓋古文尚書作嶓今文尚書作汶也史記封禪書
說秦并天下所奉名山大川自華以西有濆山釋之
曰濆山蜀之汶山也凡訓詁之法以今釋古謂今之
汶山卽秦之濆山也是則漢人呼爲汶山字作汶確
然可證貨殖傳曰吾聞汶山之下沃野字作汶此古
本也河渠書蜀之岷山字作岷此改竄本也地理志
蜀郡有汶江道史記西南夷傳曰以冉駹爲汶山郡

漢書孝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
越巂沈黎文山郡西南夷傳亦曰以冉駹置文山郡
此亦漢時字正作汶或作文之證也漢人字正作汶
者必以伏生尚書字正作汶屈賦悲回風曰隱岷山
以清江王注引尚書曰岷山導江岷一作崏一作汶
汶字是文省骨岷崏或體也叔師所引今文尚
書也若古文尚書則作嶓許君證說文十一篇水部
曰江水出蜀湔氐徼外嶓山入海九篇山部曰嶓山
在蜀郡湔氐西徼外从山敬聲此用古文尚書也嶓
字蒸重一變爲岷昏聲敬聲文聲同在古

漢于武都言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又沔陽縣應劭注言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江如淳注言此方人謂漢水爲沔水皆言東漢而皆不言有嶓冢續志亦惟于西縣言有嶓冢山西漢水他縣皆不言鄭于此注亦但舉西縣之嶓冢者漢志既專于西縣言嶓冢并冠以禹貢則必古經師相承舊說鄭亦據古義云然也至導水以西漢之嶓冢爲東漢源者東漢自氐道而武都而沔陽自是而東直至江夏入江流甚長西漢自西縣而廣漢而江州即入江流頗短東漢自西而東流西漢則自北而東南流西漢流至通谷與東

漢會然後東漢自東西漢自南而西漢至葭萌縣又有一水從沔陽東漢分支從漢壽西南流來穿石穴出至此又與西漢合然後西漢再西南行至江州入江漢別爲潛西漢自出西縣嶓冢山似非東漢之別但既與東漢合而後分且葭萌流出之水係從沔陽東漢分出的是漢別之潛而西漢又與之合故鄭于下節以此二水皆爲潛論水則西漢是別東漢是主故經詳東漢而即以嶓冢冠之者因下流潛源以目漢源也若郭璞注山海經以氐道亦有嶓冢山則恐傅會喬樅謂漢志武都下但言東漢水受氐道水則

東漢水之上源更遠在氐道以外禹之導水見東漢從氐道來逐路納衆流以成川氐道亦非東漢始出之源故不著山名若西縣之嶓冢山實西漢始出之源下流又與東漢合而爲一導水之功實自嶓冢始故特著之也

沱潛既道

夏本紀沱潛既道

沱潛既道

地理志沱潛既道

又蜀郡郫縣云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

又汶江縣云江沱在西南東入江

又巴郡宕渠云潛水西南入江

水經山澤篇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皆還入江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又南入于江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文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鄨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歟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又水經注引鄭說云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

台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爲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
道胡渭曰按地理志禹貢江沱在蜀郡郫縣西此即
今之郫江郫璞所謂沱也史記河渠書蜀守冰穿二
江成都之中漢書溝洫志同應劭風俗通曰李冰開
成都兩江灌田萬頃常璩華陽國志李冰穿郫江檢
江即流江別支流雙過郡下自漢以來皆以郫江爲沱
水李冰所穿之二江一是流江乃冰所創造一是郫
江即禹貢之沱時必於淺冰復從而濬深之遂并數
爲二江世皆以灌縣至廣都北岸合流江者爲郫江
之起止則所行不過三百餘里今按漢志縣虎縣玉

壘山湔水所出東南至江陽入江行千八百九十里
郭璞江賦云玉壘作東別之標水經注云縣洛二水
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郫江沱水也既與湔水合則
直至瀘州入江矣江陽今瀘州自灌縣至瀘州行千五百
餘里安得以五城水口之枝津爲沱水西合大江之
正道哉水經注云湔水東經縣洛遶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漢志
蜀郡汶江縣又有江沱在西南東入江蓋即縣虎縣
界開明之所鑿前古所未有故蜀郡二江沱於郫縣
槃禹貢而於汶江不言禹貢也江聲曰潛漢書作灊
說文云灊水出巴郡宕渠西南入江其即此經之潛
水歟喬樅攷漢志巴郡宕渠縣有潛水西南入江潛
水即禹貢梁州沱潛之潛班志字皆作灊其作潛者
乃後人轉寫改之耳水經亦云潛水出巴郡宕渠縣
南入于江鄘注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又江水注
云宕渠水即潛水又濛水注云潛水出南鄭縣南巴
嶺謂之北水東南流遶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
入于漢皆以巴郡之宕渠水爲潛水漢志又云漢中
安陽縣有駱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師古曰駱音潛其
字亦或從水然則班所謂駱谷水北入漢者即禹貢
荊州之沱灊班載禹貢文作沱灊意以灊谷水亦即

禹貢荊州沱灊之灊水也史記載禹貢又作涔者放
水經亦作涔水曰漢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
自旱山北注之又曰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
北至安陽縣南入于沔司馬貞索隱亦以安陽之涔
水當禹貢荊州之沱涔涔灊古字並通班於安
陽云駱谷水入漢者據荊州之灊與漢合流言之也
於宕渠云灊水入江者據梁州之灊流入于漢漢復
入于江言之也許君灊水入江之說亦與班志合鄭
君釋沱潛與班許說異者鄭據爾雅水出江爲沱出
漢爲潛故云地理志蜀郡郫縣汶江及漢中安陽皆

有沱水潛水今南郡枝江有沱水其尾入江漢爾首不於此出也然據上文荊州云浮于江沱潛漢是爲貢道所經則自宜以南郡枝江之江沱及漢中安陽之潛水當之若梁州之沱潛承岷嶓而言岷嶓爲江漢發源之始則此沱潛亦宜以發源之始言之班志於郫縣江沱冠以禹貢知必經師相承舊說故云然也

蔡蒙旅平

夏本紀蔡蒙旅平○集解鄭元曰蔡蒙在漢嘉縣○案隱曰此非徐州之蒙在蜀郡青衣縣青衣後改爲漢嘉

蔡山不知所在也○正義曰蒙山在雅州嚴道縣南十里

地理志蔡蒙旅平

又蜀郡青衣縣云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濕○應劭曰順帝更名漢嘉也○師古曰濕音戢

案續漢志蜀郡屬國漢嘉縣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胡渭曰漢志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濕濕當作濕師古曰音戢誤也志言青衣縣有蒙山谿大渡水蒙山谿即青衣水大渡水即沫水也水經云青衣水出徼外東南入繩徑牛縣北又東至越巂靈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青衣水合自下亦謂之青衣水又東逕濕眉山又東汪于大江酈注云靈道縣一名靈關道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即蒙山也漢志汶江縣云濕水出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十里濕亦濕字之誤說文云濕水出蜀汶江徼外東南入江从水我聲徐音五何切故知濕當作濕也水經云江水東南過犍爲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汪之此即二水會濕水入江之處也酈注云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

聚曰外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縣治青衣江會襟帶二水矣縣南有峨眉山有濛水即大渡水也水發蒙溪東南流與濕水合水出徼外逕汶江道呂忱曰濕水出蜀許愼以爲濕水也从水我聲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也班固謂大渡水入濕道元謂濕入大渡然濕水源長當以漢志爲正史記集解引鄭元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今按志有蒙山無蔡山而鄭云然蓋以蔡蒙爲一山也僞孔傳以蔡蒙爲二山名孔疏云蔡山不知所在閻百詩云蔡山班志酈注並闕唐孔頴

達司馬貞並言不知所在而宋祁宋敏求和中歐陽忞曰蔡山在嚴道縣葉少蘊傳禹貢錐指周公山以當之其可信乎要就西貢蒙山以求最爲近之渭接岷蒙山陽圖志曰俚爲西南夷岷山去縣八十餘里此山之名不見於漢志蓋自周秦屬不通中國蔡山失傳後人但以山形名之曰峨眉卒莫知蔡山之所在者以此當蔡山有可信者三峨眉在蒙山之東禹治梁自東北而西南先蔡後蒙地望相符一也蔡蒙之區禹所治者青衣沫水耳二水自蒙山下合流東

經峨眉山下入渡水二也蒙山之東惟峨眉高大與之匹旅平豈獨遺此三也禹導此二水而治功已畢蔡蒙所以旅平也

和夷底績

夏本紀和夷底績○集解馬融曰和夷地名也

地理志和夷底績

又蜀郡云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

案水經注引鄭康成曰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志曰桓水出獨郡獨山西南行羌中又引晉地記曰梁州南三桓水因謂自桓水以南爲夷即書所謂和夷其說是矣而于西傾因桓是來則以此桓乃西傾之桓水自誤耳所謂潛也愚謂西傾之桓水不見于禹貢鄭謂因桓之桓乃西傾桓水者非是惟此和當爲桓耳

厥土青驪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厥土青黎

地理志厥土青黎田下上賦下中三錯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黎小疏也正義引王云青黑色黎小疏也此古文尚書說也以青爲其色以黎爲其質與今文家說不同劉熙釋名釋地云土青曰黎似黎卅色也此據今文家說知其然者史記青黎作青騮此據歐陽今文黎可訓小疏騮不可訓小疏也故知今文家說以青黎爲青黑色也太平御覽三十七引尚書禹貢梁州土青騮與史記文同正義又引鄭

注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江聲云經言三錯是正賦之外雜出三等而正賦下中之下止有下下一等故知亦其上二等爲三錯也僞孔傳乃謂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則是雜出二等并正賦爲三等當言再錯必不言三錯矣僞孔說非也

釋名釋地曰土青曰黎似黎草色也

厥貢鏤鐵銀鏤砮磬

夏本紀貢珍鐵銀鏤砮磬○集解鄭元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鏤鐵剛鐵可以刻鏤也

地理志貢珍鐵銀鐵砮磬

案尚書釋文珍音虵徐又居虵反又閭幼反馬同荀昭郭璞云皆黃金梁郭注爾疋珍即紫磨金陸玉篇曰此係最不可消鑠美玉之字从玉作珍紫磨金之字从金作鉰一本夏本紀亦作珍而集解引鄭偽孔傳亦作珍又引鄭注黃金之美者謂之鏤字作鏤是不分別之云鄭作鏤此其疏也釋文馬同之下亦當有鄭作鏤三字其下曰韋昭云紫磨金案郭注爾疋鏤即紫磨金蓋引韋昭者以其注地理志即注禹貢也故又引郭注爾疋證之如此乃爲通貢馬本作珍孔同鄭本作鏤韋昭漢書同馬本古文多有異者如馬作均于江海鄭作松于江海而正爲沿瑤琨馬本作瑤璆是也又按閭幼一反與爾疋釋文鏤力幼反之音相合恐是以鏤之反語誤系之珍下也今從鄭作鏤韋昭漢書作鏤疑史記亦本作鏤皆本今文尚書而古文尚書則作珍馬不改字鄭則依今文讀珍爲鏤也

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夏本紀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集解馬融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鄭元曰地理志西

傾山在隴西臨洮○案隱曰桓水出蜀郡蚊山西南行羌中入海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西傾山今龕臺山在洮州臨潭縣西南三百三十六里

西傾因桓是傒

地理志熊羆狼貍織皮西傾因桓是傒○師古曰西傾山名在西洮西南桓水名出其山也言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無它道也壞讀曰傾

案漢志作傾盤三家尚書之異文水經注桓水篇引鄭元注尚書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羌州之山也雍我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

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阪為是○曲為桓也舉其方俗語以證已說今本譌謬乃不可讀矣古是民通用揚雄賦氏隤師古漢書作阺隤師古曰阺音是設文阜部阺字下曰秦謂陵阪曰阺从阜氏聲陝尸賜之謂秦語與巴蜀語同鄭所云謂阪為是也亦作坻聲昭音若是理之是譌作坻天水隴坻即都注尚書之桓是也凡氏聲是聲在古音第十六部故氏是通用凡氏聲在古音第十五部故氏是不通用時寫脩譌莫可究詰矣

浮于潛踰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夏本紀浮于潛踰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集解鄭元曰
或謂漢爲沔
浮于潛逾于沔
地理志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案禹貢言潛者四志皆作灊紀三作涔而惟此作潛
則此灊亦作潛灊入或依今本改之也凡後人妄改
不識則有參差不治之蹟
又武都郡武都云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
之夏水入江
又沮縣云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

四千里荊州川
又隴西郡首陽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
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澧
水經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東南逕沮水成
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東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
江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
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
其一又過毗陵縣爲北江
案說文水部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
水經亦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廖元注云沔
水一名沮水閻曰以其初出沮洳故曰沮水縣亦
受名焉是漢志沮水即禹貢之沔水也胡渭曰凡水
有隨地異名者灊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是也
有因他水決入而互受通稱者漢上曰沔是也道水
之文凡互受通稱者不志故道灊不言沔此經欲明
浮潛入渭中間所由之路在灊下漢上故特稱沔以
別之水經注云西漢水即潛水自西漢迴流而屈于
晉壽界沮濛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濛
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水
溯褒水豐于衙嶺之南溪水支灌于斜川水支本作
川故字之

誤也
屈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此乃水陸之相關川流之義也
所徑復不乖禹貢入渭之宗實符尚書亂河之義也
王鳴盛曰水經注說浮潛逾沔則得矣而其下云歷
漢川至南鄭屬于褒水灌于斜川强爲附會殊不可
信考漢志右扶風武功縣云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
入渭褒水亦出衙嶺山至南鄭入沔衙嶺山在今郿
縣西南三十里褒谷口在今褒城縣北十里敘谷口
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褒水南流自衙嶺南經褒城縣
東又南入于漢斜水北流自衙嶺北經郿縣東又東
北入于渭二水中隔衙嶺須陸行百里始達故顏師

吉亡褒斜二谷名其中皆多自有水耳正言其不相
通也出谷形勢古今不易今在禹時從沔溯褒可以
入斜而逆渭乎自潛逾沔黑龍穴不過二十里自沔
逾渭泝褒入斜所歷山嶺亦不過百里禹豈必盡從
水道哉逾沔入渭當從傅氏寅以上逾字貫下入字
爲確非沔渭水道可通也

黑水西河維雍州

夏本紀黑水西河惟雍州○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
有黑水祠鄭元引地記曰三危山黑水出其南山海經
黑水出崑崙墟西北隅也

地理志黑水西河維雍州

爾雅釋地河西曰雍州李巡注曰河西其氣蔽塞厥性
急凶故曰雍雍塞也雍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
不及陰塞也

案公羊傳莊十年疏引鄭注云雍州界自黑水而東
至于西河也尚書正義引王肅注云西據黑水東距
西河攷爾雅釋地雍州郭璞注亦云自西河至黑水
鎮西十四府乾州邠州興安鄜州綏德肅州通化安
西八州沔州一廳漢中府除鳳縣秦州除徽縣西當
爲梁州餘皆雍州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
三危北至沙漠遼闊不可紀極矣

釋名釋州國曰雍州在四山之內雍翳也

弱水既西

夏本紀弱水既西○集解鄭元曰眾水皆東此獨西流也○索隱曰水經云弱水出張掖刪丹縣西北至酒泉會水縣入合黎山海經云弱水出崑崙墟西南隅也

地理志弱水既西

又張掖郡刪丹云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至酒泉合黎

案弱說文作溺水部云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水入于流沙从水弱聲桑欽所說此據古文

尚書也史記漢書均作弱水續漢志亦云張掖郡刪丹縣弱水出弱即溺之省借此皆據今文尚書也

涇屬渭汭

夏本紀涇屬渭汭○集解鄭元曰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索隱曰渭水出首陽縣鳥鼠同穴山說文云水相入曰汭○正義曰括地志云涇水源出源州百泉縣西南笄頭山涇谷渭水源出渭原縣西七十六里鳥鼠山東流入河按此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雍州有二渭汭此當為漢高陵縣地後渭汭當為漢懷德縣地今朝邑高陵者涇渭二水之會懷德者河渭二水

地理志涇屬渭汭

又安定郡涇陽云笄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師古曰笄音苦見反又音牽此山在今靈州東南土俗語訛謂之涇屯山

案笄頭山卽笄頭山史紀五帝紀黃帝西至于崆峒登笄頭之山是也亦作雞頭山秦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是也周禮職方氏雍州川曰涇汭此不以汭為水名者攷漢志右扶風汧縣云禹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鞫之卽芮水引詩芮鞫為證

而不言禹貢則不以芮水為禹貢渭汭之汭矣詩公劉芮鞫之卽芮汭之卽芮汭字雖相通而箋詩云芮之言內也則亦不以為水名也說文水部曰汭水相入也从水內內亦聲王鳴盛曰既云从內則內亦義故鄭云汭之言內也閔二年左傳杜注水之隈曲曰汭隈曲卽內故鄭召誥注亦云汭水渭水發源隈曲中也毛詩正義引鄭尚書注云涇水渭水發源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雍州有二渭汭此當為漢懷德者河渭二水

之會均爲水相入均爲水之隈曲也江聲曰賈公彥周禮疏云詩箋云沿之言內今爲水名者蓋周公制禮之時以沇爲水名當卽皇澗名曰沇爾然則曰水爲沇始于周公當公劉時猶未有沇水之名此經猶在前則沇非水名矣

淮南墜形訓曰涇出薄落之山○高誘注云薄落之山一名弈頭山在安定臨涇縣西

水經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東入于河

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鴻渭之流逕入于河

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夏本紀漆沮既從灃水所同○索隱曰漆沮二水漆水出右扶風漆縣西沮水地理志無文而水經以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枸櫐縣入洛說文亦以漆沮各是一水名孔安國獨以爲一又云是洛水灃水出右扶風有漆縣又有杜陽縣水經云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俞山疑卽岐山卽酈注引山海經又云鞠次之山皆岐山之異文耳酈又引闞駰十三州志分爲二漆水其說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谿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但川土奇異今說互出攷之經史各有所據識淺見淂無以辨之矣喬樅謂二漆水同出岐山漆與杜陽

酆水逌同

地理志漆沮既從酆水逌同○師古曰漆沮卽馮翊之洛水也酆水出酆之南山言漆沮既從入渭酆水亦來同也逌古攸字也攸所也

又右扶風漆縣云水在縣西

又北地郡直路云沮水出東西入洛

水經曰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

案漢志載漆水不言上源所出下流所入續漢志亦祇載漆縣有漆水劉昭注引山海經曰鞠次之山漆水出焉郭璞曰漆水出岐山詩云自杜漆沮地理記曰水在縣西攸說文水部云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王鳴盛以爲杜陵當作杜陽漢右扶風有漆縣又有杜陽縣水經云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俞山疑卽岐山卽酈注引山海經又云鞠次之山皆岐山之異文耳酈又引闞駰十三州志分爲二漆水其說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谿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但川土奇異今說互出攷之經史各有所據識淺見淂無以辨之矣喬樅謂二漆水同出岐山漆與杜陽

均屬右扶風則本是一水分流別注雖有小異然注岐者亦與岐水合流以入于渭所出同所入又同不得强分爲二水也至沮之源則自昔亦未詳所出水經祇云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設祁縣北東入于洛今攷寰宇記云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號子午水下合桷谷惡馬等川遂爲沮水按子午山在中部縣北亦曰子午嶺沮水出焉中部在延安府鄜州南本漢馮翊翟道縣直路故城在焉唐屬坊州子午嶺綿亘慶陽延安二府之間其南麓抵縣界或云卽橋山也漆沮二水源雖各出而咸注于洛

會渭水以入于河故說文於漆水云東入渭一曰入洛班志於北地直路云沮水東入洛於歸德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於左馮翊襄德云洛水東南入渭也洛與雒別禹貢於豫州有雒水於雍州無洛水洛水與漆沮二水合流故漆沮水亦曰洛水水經注云渭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以爲漆沮之水是也華陰縣北卽襄德縣南下經導渭云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漆沮二水自祋祁已會而合流至鄭渠而與涇會又循鄭渠而東注于洛洛水又東南逕徵縣悉華陰縣西北入渭水入渭之洛會漆沮而同流互受通稱亦得云漆沮水與禹貢東過漆沮者合故闞駰以洛至華陰入渭所出同所入又同不得强分爲二水也至沮之源則自昔亦未詳所出水經祇云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設祁縣北東入于洛今攷寰宇記云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號子午水下合桷谷惡馬等川遂爲沮水按子午山在中部縣北亦曰子午嶺沮水出焉中部在延安府鄜州南本漢馮翊翟道縣直路故城在焉唐屬坊州子午嶺綿亘慶陽延安二府之間其南麓抵縣界或云卽橋山也漆沮二水源雖各出而咸注于洛會無他高山異巒所有唯原阜石激而已漢書音義張揖曰鄜水出鄜縣南山鄜谷北入渭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終始灞滻出入涇渭灃鎬潦滈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入門分流相背而異態李善注引關中紀云涇渭灞滻灃鎬潦滈凡八水也胡渭曰案八川惟涇在渭北餘皆在渭南出南山谷中北入渭灃水與漆沮二水合流故漆沮水亦曰洛水水經注云渭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以爲漆沮之水禹功之所及故獨著於經雍州先涇次漆沮次灃禹治水之序也導渭先灃次涇次漆沮納水之序也段玉裁曰詩文王有聲作豐水正義引禹貢東會于豐此字从水旁者恐是俗字地理志作酆水郟亭郟水郟祀志霸產豐勞涇渭豐不從水而封禪書灃滻徐廣曰滻音勞不爲灃音則知其字本不從水也文王作邑于

豐正以在豐水之西名之水經渭水篇作豐水獨爲
合古
荆岐既旅
夏本紀荆岐既旅○正義曰括地志云荆山在雍州富
平縣今名掘陵原岐山在岐州岐山縣東北十里按雍
州荆山卽黃帝及禹鑄鼎地也襄州荆山縣西荆山卽
示和得玉璞者
地理志荆岐既旅○師古曰荆岐二山名荆在岐東言
二山治卑已旅祭也
又左馮翊褒德云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

水東南入渭雍州浸
終南惇地訓曰陡出荆山○注云荆山在左馮翊懷德
縣之南下有荆漂原雍州浸也
水經山澤篇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岐山在扶風美陽
縣西北
終南敦物至于鳥鼠
夏本紀終南敦物至于鳥鼠○集解鄭元曰地理志終
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
地理志終南悼物至于鳥鼠○師古曰自終南西出至
于鳥鼠也
又右扶風武功云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
以爲敦物皆在縣東
又隴西郡首陽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
東至船司空入河
水經山澤篇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鳥鼠
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案尚書釋文云終南山名漢書地理志一名太一山
秦記云又名地肺惇物山名漢書云垂山也今攷續
漢志右扶風武功云有太一山本終南垂山本敦物
與前志同惇物當作敦物乃合禮記文同班志特言古文以

爲云者必今文家說終南敦物與古文解異何以
明之張衡西京賦曰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嵏崔萃隱
轔鬱律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鄠欽崟北阜以終南
太一爲二山名也潘岳西征賦曰詣終南而眷雲陽
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嵕嶓冢太一二在雍亦以終南太
二山分言之此必今文家尚書說以終南與太二
爲二山故張潘二賦云然終南山亦名中南左傳司
馬侯曰中南九州之險是也又名終隆見淮南俶眞

訓高誘注以爲卽終南山是也惇物山在今武功縣東南二百里說者以爲卽太一之北峯故連言之終南惇物亦總稱爲南山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包鄠杜盩厔綿亘八百餘里漢書東方朔傳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其地從汧龍以東高維以西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言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卽也是已

原隰底績至于都野

夏本紀原隰底績至于都野○集解鄭元曰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正義曰括地志云都野澤在

涼州姑臧縣東北二百八十里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以爲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原隰幽地史記都野隸古定本尚書作豬野水經山澤篇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至于豬墅

地理志原隰底績至于豬墅

又武威郡武威云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墅澤

案水經注云武威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北卽休屠澤也古文以爲豬野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流爲一水又東北逕馬城東謂之馬城河又東北流爲一水又東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據此則休屠澤爲卽豬野故班志有分別或今文家說不以休屠澤與豬野徵特以古文別識之云入海者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是也胡渭曰自原隰以至豬野

中間所歷之地不可復攷未知從何處渡河按今莊浪所本漢武威郡地延袤千餘里號爲沃壤東阻黃河與靖遠衛分水疑當時從此渡河歷莊浪抵鎮番也若夫豬野之治則亦不專治此澤必併其上源而治之姑臧皆在底績中矣漢書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東漢時姑臧爲脂膏之地後魏書太祖滅北涼敕太子晃曰姑臧城東西二門外溝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仍無燥地水草旣豐土田亦美此禹貢所以志豬野也

三危旣度三苗丕序

夏本紀三危既度三苗大序○索隱曰鄭元引河圖及
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度劉伯莊音
田各反尚書作宅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地理志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案太平御覽地部引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鳥鼠
之西南與汶山相接汶乃岷之假借字此篇岷嶓既
蔡岷山之陽岷山導江夏本紀皆作汶據河圖括地
象說三危山云云岷山作汶山與史記合蓋亦今文
家言也又史記索隱載鄭君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

山與岐山相連今攷鄭注下文道水引地記曰三危
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正合南與汶山相接之
言則岐字乃汶之誤耳度字劉音田各反則讀如荒
度之度段玉裁云夏本紀作度此今文尚書也兗州
度土作居土四奧既度作既居此不以詁訓字代之
地理志作宅恐後人所改段說是也昭九年左傳云
先王居檮杌於四裔故允姓之奸居於瓜州杜預云
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燉煌也漢書
厥土維黃壤厥田維上上厥賦中下厥貢維璆琳琅玕
夏本紀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璆琳琅玕
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明夫雍州禹貢所載厥田惟
煌唐分爲瓜沙二州水經注云三危山在敦煌縣南
括地志云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山有三峯故
名亦名卑羽山今爲嘉峪關外廢沙州衛地後魏書
太平眞君六年討吐谷渾杜豐追被囊度三危至雪
山卽沙州之三危也肅州舊志云白龍堆沙東倚三
危北望蒲昌是爲西極要路推其地望可以得三危
之形勢矣敘序古通用史記作大序大卽丕之詁訓
字也
淮南墜形訓曰樂民峯閭在昆侖弱水之洲三危在樂
民西○注云水中可居者曰洲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望崑崙之軋洶荒忽兮直徑馳乎
三危○張揖曰崑侖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
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爲檻
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軋洶荒忽不分明之貌三危山
在鳥鼠山之西與嶓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書曰導黑
水至于三危也
水經山澤篇三危山在燉煌縣南
厥土維黃壤厥田維上上厥賦中下厥貢維璆琳琅玕
夏本紀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璆琳琅玕
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明夫雍州禹貢所載厥田惟

夏本紀三危既度三苗大岳〇索隱曰鄭元引河圖及
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度劉伯莊音
田各反尚書作宅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地理志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案太平御覽地部引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鳥鼠
之西南與汶山相接汶乃岷之假借字此篇岷嶓既
藝岷山之陽岷山導江夏本紀皆作汶據河圖括地
象說三危山云岷山作汶山與史記合蓋亦今文
家言也又史記索隱載鄭君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

山與岐山相連今攷鄭注下文道水引地記曰三危
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正合南與汶山相接之
言則岐字乃汶之誤耳度字劉音田各反則讀如荒
度之度段玉裁云夏本紀作度此今文尚書也兗州
度土作居土四奧既度作既居此不以詁訓字代之
地理志作宅恐後人所改段說是也昭九年左傳云
先王居檮杌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預云
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燉煌也漢書
地理志敦煌郡云杜林以為古瓜州生美瓜續漢志
亦云敦煌古瓜州皆不言有三危山胡渭曰按漢敦
煌唐分為瓜沙二州水經注云三危山在敦煌縣南
括地志云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山有三峯故
名亦名卑羽山今為嘉峪關外廢沙州衛地後魏書
太平眞君六年討吐谷渾杜豐追被囊度三危至雪
山卽沙州之三危也肅州舊志云白龍堆沙東倚三
危北望瀚昌是為西極要路推其地望可以得三危
之形勢矣敘序古通用史記作大序大卽丕之詁訓
字也
淮南墜形訓曰樂民峯間在昆侖弱水之洲三危在樂
民西〇注云水中可居者曰洲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望崑侖之軋洸荒忽兮直徑馳乎
三危〇張揖曰崑侖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
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
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軋洸荒忽不分明之貌三危山
在鳥鼠山之西與嶓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書曰導黑
水至于三危也
水經山澤篇三危山在燉煌縣南
厥土維黃壤厥田維上上厥賦中下厥貢維璆琳琅玕
夏本紀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璆琳琅玕
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明夫雍州禹貢所載厥田惟

也東與蒲州紫河分水北言雍之貢道故特以西崖言之蓋河自北來渭自東注實交會於華陰故曰渭汭也

地理志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敘○索隱曰鄭元以爲衣皮之人居昆侖析支渠搜三山皆在西戎王肅以爲織皮昆侖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在西域王肅以爲地名而不言渠搜今按地理志金城臨羌縣有昆侖祠敦煌廣至縣有昆侖障朔方有渠搜縣

織皮昆侖析支渠叟西戎卽序

地理志織皮昆侖析支渠叟西戎卽序○師古曰昆侖析支渠叟三國皆織皮毛各得其業而西方遠戎並就次序也叟讀曰搜

又西域傳贊曰昔西戎卽序言禹抗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師古曰禹貢之辭述序次也

又敘傳曰西戎卽序夏后是表○張晏曰表外也禹就序以爲外國也

案尚書正義云鄭以昆侖爲山謂別有昆侖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敘傳記言昆侖凡四處一爲河源山海經云昆侖墟至積石一千七百里正河所出亦西戎所居鄭意蓋以臨羌之

是禹爲西戎所居與釋文所引馬注昆侖在西
者說合遵周書王會解正西有昆侖等九國孔晁注
云九者西戎之別名是也鄭以析支渠搜皆山名釋
文引馬云析支在河關西者水經注云自析支以西
濱于河首羌居其右河水東流屈而東北逕于析支
之北是爲河曲案後漢書西羌傳云西羌之本出自
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弱流四山徙之三
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于賜支至于河首縣地
千里皆羌地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
徼外纔夷西北接鄯善車師漢人呼西域兩河合流

至鹽澤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故謂積石
爲河首積析如賜宇從聲變故一作賜支其地後爲
黨項所居通典云黨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
別種北連吐谷渾是也漢河關縣在今甘肅西寧縣
西南塞外地也渠搜亦西戎明書王會解云渠搜以
鵕犬孔晁注渠搜西戎之別名是也釋文說引漢志
慈嶺西五百餘里計之則鑿汗去長安一萬二千二
百五十餘里恰與康居里數相符其爲古渠搜又何
疑焉

道汧及岐至于荊山踰于河

夏本紀道九山汧及岐至于荊山踰于河○集解鄭元

曰地理志汧在右扶風也○索隱曰汧壺口砥柱大行西傾熊耳嶓冢凡方岐是九山也古分爲三條故地理志有北條之荆山是也融以汧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鄭元分四列汧爲陰列西傾次陰列嶓冢爲陽列岐山次陽列汧一作岍按有汧水故其字或從山或從水猶汶山然也地理志云吳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荆山在左馮翊懷德縣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汧山在隴州汧源縣西六十里其山東鄰汶岫西接隴岡汧水出焉岐山在岐州

逾于河

地理志道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師古曰自此以下更說治山水首尾之次也治山逼水故舉山言之汧山在汧縣西道讀曰導河即梁山龍門

又右扶風汧縣云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北有滒谷鄉岐中谷雍州岐蒲藪汧水出西北入渭

又美陽云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

又左馮翊雲陵云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合一水發南山西側谷以此山爲吳山是也

水經山澤篇開山在扶風汧縣之西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鴻翔懷德縣南

案續漢志亦云汧縣有吳嶽山本名汧汧水出劉昭注引郭璞曰別名吳山周禮所謂嶽山者攷史記封禪書言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嶽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漢書郊祀志云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瀆山者蜀之岷山也皆無汧山而析吳山嶽山爲二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嶽山鄭注亦云嶽吳嶽爾疋釋山河西嶽郭璞注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薄山凡有十名一名雷首一名吳山徐廣音義曰武功縣有大壺山又有岳山蓋其山岡巒綿亘禹貢捻謂之汧山合稱吳嶽故薄山亦爲西嶽故爾疋五嶽有吳山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北有吳山之名武功又有岳山之稱也殷周嘗以汧山嶽在豫州嶽在雍州也班志特言吳山古文以爲汧山然則知今文家說以岳山爲汧山矣水經注云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蒲中谷決爲弦蒲藪爾雅曰水決之澤爲汧也汧水東逕汧縣故城北會龍魚川水又東合一水發南山西側谷以此山爲吳山是也周禮雍州其澤藪曰弦蒲鄭注引鄭司農云弦或爲汧蒲或爲蒲蓋澤水出於汧山故以汧蒲爲名也又

續漢志美陽有岐山有周城水經注云岐水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岐之陽也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也水北即岐山矣續志無懷德縣其故城在朝邑寰宇記朝邑縣朝阪下引水經注云洛水東南歷彊梁原俗所謂朝阪彊梁原為朝山之麓在朝邑縣西北繞縣西北面東以絕于渭古河壖也故曰至于荊山逾于河逾踰古字通用汗隸古定本作岍釋文云岍字又作汗馬本作閈按水經字亦作閈與馬融本合段玉裁云開从門幵聲小徐本不誤古音與汗同也

又案尚書正義云從此導汗至敦淺原舊說以為三條鄘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為三條導汗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元以為四列導汗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鄭元亦當為三條也王鳴盛曰西傾者鄭意以下文導水就水之原委言則此導西傾山之首尾脈絡云云蓋即歐陽尚書說鄭注尚書用之非鄭創為此說也

壺口雷首至于大岳

夏本紀壺口雷首至于大岳○案漢曰縣西南有壺口山○正義曰括地志云壺口在慈州吉昌縣西南雷首山在蒲州河東縣大嶽霍山也在沁州沁源縣

地理志壺口雷首至于大嶽〇師古曰自壺口雷首而至大嶽也雷首在河東蒲阪南大嶽卽所謂嶽陽者
又河東郡北屈云壺口山在東南蒲反云雷首山在南
嶧云霍大山在東嶽州山
水經山澤篇壺口山在河東郡北屈縣東雷首山在河
東蒲阪縣東南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
案續漢志河東郡北屈有壺口山劉昭注引禹貢曰
壺口治梁及岐蒲阪有雷首山劉昭注引馬融曰在
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永安故縣有霍大山劉昭
注引杜預曰縣東北有霍大山卽渭曰道山自朝逾

河爲壺口故於冀言壺口於雍言龍門漢志云壺口
在北屈龍門在夏陽則兩山夾河而峙東爲壺口西
爲龍門明矣龍門山蓋卽壺口之南支河水傾注其
中形如壺然故名壺口據吉州志江海大魚至此不得上
上則爲龍故名龍門據辛氏三秦記兩山對峙體分而勢合
東必得西而始成其爲口西必得東而始成其爲門
道山言壺口道河言龍門其文互相備云雷首山在
今蒲州南或稱首山漢志蒲反有首山祠括地志云
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吳阪長數百里隨地異名大岳
卽霍山亦稱景霍晉語宰孔曰景霍以爲城韋注曰
景大也大霍晉山名今在河東猗是也

砥柱析城至于王屋

夏本紀砥柱析城至于王屋〇索隱曰析城山在河東
濩澤縣西南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水經云砥柱在
河東大陽縣南河水中也〇正義曰括地志底柱山谷
名三門山在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析城山在
澤州西南七十里水經注云析城山甚高峻上平坦有
二水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括地志云王屋山在懷
州王屋縣北十里古今地名云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

底柱析城

地理志底柱析城至于王屋〇師古曰底柱在陝縣東
北山在河中形如柱也析城山在濩澤西南王屋山在
垣縣東北
又河東郡濩澤云禹貢析城山在西南〇垣縣云禹貢
王屋山沇水所出〇應劭曰有濩澤在縣西北
水經山澤篇砥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析城山在河
東濩澤縣西南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
案底砥說文同字底柱之山地理志無文故水經注
河水篇云砥柱山名也亦謂之三門山在虢城東北

大陽城東也師古地理志注屬桂在陵縣東北云
蓋本之漢書音義舊說唐趙冬曦三門賦序曰砥桂
山之六峯者皆生河之中流蓋夏后氏所開鑿其最
北有兩桂相對距崖而立卽所謂三門也與鄙顏二
注合

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夏本紀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索隱曰太行山
在河內山陽縣西北常山恒山是也在常山郡上曲陽
縣西北○正義曰括地志云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北
二十五里有羊腸坂恒山在定州恒陽縣西北百四十

里

太行恒山

地理志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河內郡山陽云東太行山在西北埜王云太行山在西
北○上曲陽云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貢恒
水所出東入滱○孟康曰避王故邦國也今邦亭是也
○張晏曰常山郡恒山在西避文帝諱故改曰常山

水經山澤篇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恒山爲北嶽
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
類龍門夾峙兩岸水出其間者也碣石類底柱橫絕
中流當河之衝者也柝之破之不容已矣但此石猶

著海旁不知何年苞淪於海水經曰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酈注云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在水中矣見第十四卷末禹貢山水又云漢司空掾王璜言往昔天嘗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遠曠分道營州今城居海濱海水北侵垂淪者半王璜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見第五卷河水篇又云濡水自樂安亭南與新河故瀆合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文顏曰碣石在遼西絫縣并屬臨渝地理志大碣石山

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甫碑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此句下似有闕文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為碣石濡水於此南入海又按管子齊桓公征孤竹至卑耳之谿涉濱水今亦不知所在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見第十卷濡水酈氏三言碣石淪於海有其故有其時有其證有其狀鑿鑿可據如此曹孟德詩曰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建安十二年征烏桓過此而作濡水注云魏太祖征踰龍城登碣石山臨巨海以修故事道元家鄰亭距臨渝纔五六百里所謂碣石苞淪洪波者乃以目驗知之而引王璜北岸不遠猶可揚帆攬勝車駕東巡大軍出塞者皆登山觀海以修故事道元家鄰亭距臨渝纔五六百里所謂碣石苞淪洪波者乃以目驗知之而引王璜以為證北齊文宣帝紀天保四年大破契丹於青山遷至營州登碣石山臨滄海唐志營州柳城縣北接契丹東有碣石山此即文宣之所登非禹貢之碣石也疑是時平州之碣石已亡故假營州臨海之一山為碣石而登之以修故事自是以後登碣石者無聞焉近世郭遵卿著碣石叢談以昌黎縣北十里仙人臺當之曰臺即碣石之頂也絕壁萬仞上淩霄漢其臺榮廣頂有巨石為天橋柱人莫能至夫天橋柱鄒氏明言在海中其又可移之平陸耶

王鳴盛尚書後案曰漢志右北平驪成縣大揭石山在縣西南遼西郡絫縣有揭石水南入官謂下官水不言有山蓋驪成有大揭石則絫縣有小揭石可知後漢省驪成縣說者遂不數大揭石專以小揭石言之文

顏注武紀曰碣石在遼西絫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續漢志遼西郡臨渝縣劉昭注曰碣石在縣南惟郭璞注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此驪成之說而今昌黎撫寧乃漢驪成絫縣境則其爲碣石者自昌黎北及撫寧西南諸山皆是矣其說前鄙道元水經注亦兼二說拔鄙既舉漢志驪成文顏絫縣一說而今昌黎撫寧乃漢驪成絫碣石當以在今昌黎北及撫寧西南者爲正許見前卷絫胡氏專主文顏武紀注以碣石在臨渝爲石著海旁又據鄙道元水經注謂碣石渝海中爲在北朝魏齊之際王氏據班志大揭石山在驪成者爲今撫寧縣盼揭石水在絫縣者爲小碣石在今昌黎盼以昌黎之仙人臺頂石爲天橋柱以鄙道元碣石渝海爲波襄偁漸非眞泯沒無迹就二說而折衷之禹之道山必紀其大者所云大行恒山至于碣石碣石必是大山斷非專紀海旁孤石故班志於驪成特言大揭石山在縣西南既爲大山斷無一旦渝沒海中之理則謂今昌黎北撫甯西南之仙人臺爲大揭山其說未可厚非若絫縣之小碣石屹立海旁爲海水波襄久而淪沒鄙說固非酈氏偁碣石右夾而納河者卽此屹立海旁之石也惟郭道鄙以臺頂石爲天橋柱則語近傅會水經注明言石如柱形立於巨海之中非在平陸可知此所以爲牓明所駁也牓明駁鄙昭注曰碣石在縣南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此驪成之大碣石也何以明之絫縣之碣石在臨渝攷云在驪成兩存其說而鄙道元水經注亦兼舉二說拔鄙既舉漢志驪成文顏絫縣一說而今昌黎撫寧乃漢驪成絫名同而實異之以大小者如大別小別大華小華大岳少室之類是也驪成之山稱大碣石則必有小碣石在蓋卽絫縣海旁之石矣然牓明既知碣石有大小二山而不知驪成之大碣石爲禹貢道山之碣石絫縣之碣石爲夾右納河之碣石何耶史記漢書皆言

中國山川東北流以隴蜀爲維首以碣石爲尾禹貢道山道水所紀皆大山大川則碣石自指驪成之大山其臨渝之旁海者特碣石支麓之盡處不當舉其細而遺其大也續漢志無驪成故不載大碣石山劉昭於臨渝下既引山海經水經補注碣石之山又引郭璞曰或曰在右北平驪成縣海邊山也可知驪成有碣石山漢儒舊說皆然宜從漢志爲是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大華

夏本紀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大華○集解鄭康成曰地理志朱圉在漢陽大華山在宏農華陰南○索隱曰圉

一作圄朱圄山在天水冀縣南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
西南大華卽敦物山
西頃朱圄鳥鼠
地理志西頃朱圄鳥鼠至于大華○師古曰朱圄山在
漢陽冀縣南大華卽今華陰山
隴西郡臨洮云禹貢西頃山在縣西南○首陽云禹貢
臨洮西南之桓水也西傾之我貢道所由故禹特
言因宂山在西南
天水郡冀縣云禹貢朱圄山在縣南梧中聚○師古曰
圄讀與圉同
京兆尹華陰云大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

水經山海篇西頃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圄山在天
水北冀縣南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華山爲
西嶽在宏農華陰縣西南
案續漢志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字亦作傾與前志
同胡渭曰指通志云西傾山在臨洮縣西南三百三
十六里唐洮州卽漢之臨洮今爲洮州衛西傾一名
嵯臺山水經注引沙州記洮水與羌水俱出嵯臺
山山南卽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出經曰白水出
西域圖記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野二萬里蓋此山
當西域之正東也遠與云西傾山在臨潭縣西南吐
谷渾之國衛瓘云西傾山延袤千里所出諸羌今按
白水卽洮水之桓水也西傾之我貢道所由故禹特
從祀之朱圄水經注云開山圖謂之天鼓山有石鼓
不擊自鳴鳴則兵起漢五行志成帝鴻嘉三年天水
冀南山有大石自鳴卽此山也段玉裁曰圄紀志皆
同而地理志天水郡冀下曰禹貢朱圄山在縣南郡

國志漢陽郡明帝改曰漢陽冀有朱圄山圄古通用漢志
冀縣下作周則其前述禹貢亦必作圄夏本紀索隱
云圄一作圉蓋皆後人依尚書改爲圄也胡渭案索
隱云大華卽敦物山此小司馬之誤也漢書地理
志石扶風武功下云垂山古文以爲華山古文以爲
紀東南惇物注引作華山古文以爲敦物蓋垂字與
華相似小司馬誤以爲華故謂此云云太華卽敦物
山不知地理志所言垂山與太一皆在武功縣東若
大華山乃在宏農郡華陰與敦物絕不相涉此不可
不亟正之以祛學者之惑也然攷小司馬致誤之由
墊江故段圄以爲墊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嵯

貫緣括地志史記封禪書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
四正義引括地志云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古
文以爲敦物也注云華嶽本一山當河水過而行河
神巨靈手盪脚踢開兩邊今脚跡在首陽下手
掌在華山今呼爲仙掌河流於二山之間也謂山圖
云巨靈胡者偏得神仙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也是
知索隱云正襲括地志之舛誤耳垂山之譌爲華
山猶襄山之譌爲衰山封禪書云薄山者襄山也正
義引括地志云薄山亦名衰山然據衰隱引應劭云
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是漢書郊祀志作襄山應劭

云云卽漢書之音義則衰爲襄字之誤無疑觀裴駰
集解引徐廣曰蒲阪縣有襄山或字誤也則襄譌爲
衰徐廣所見之本已如此矣襄山卽首陽山禹貢所
謂雷首卽此山也地理志於首陽云禹貢雷首同穴
山在西南續漢志注於雷首山下引馬融曰雷首在
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大華在華州地當鳥鼠之
東南山海經曰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
其廣十里水經注曰華陰縣有華山遠而望之若華
狀西南有小華山也胡氏胐明以爲二華與終南氣
勢綿延雍州之旅平也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禹隨

刊自鳥鼠而東亦必由導物終南以至大華篇末云
九山刊旅刊始事旅終事旅不言西傾朱圉刊不言
終南惇物其文誤互見加倍也
又案元和志云雷首一名中條在河東縣南十五里
永樂縣北三十里寰宇記云中條山在芮城縣北十
五里亦曰薄山雷首之山一名中條故馬融王肅說
皆以西傾爲中條也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負尾
夏本紀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負尾○集解鄭元曰地理
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陽

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索隱曰
熊耳在宏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外方山卽潁川嵩高
縣嵩高山古文尚書亦以爲外方山卽桐柏山一名大復
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地
理志謂之橫尾山負音陪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熊耳
山在虢州盧氏縣五十里嵩高山亦名大室山亦名外
方山在洛州城陽縣北二十三里桐柏山在唐州東南
五十里淮水出爲橫尾山古陪尾山也在安州安陸縣
至于陪尾
北六十里

地理志熊西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師古曰熊耳在陝
東外方在潁川故縣即崇高也桐柏在平氏東南陪尾
在安陸東北言四山相連已陪讀曰陪
淮水出弘農郡盧氏縣有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大雒
潁川郡崇高云漢武帝置以奉大室山是爲中嶽有大
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嵩高爲外方山也○師古曰嵩古
崇字
南陽郡平氏云西至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
江夏郡安陸云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
案漢志安農郡上雒云熊耳獲輿山在東北弦山海

經云讙舉之山洛水出焉疑讙舉當即獲輿之異文
又云熊耳之山伊水出焉郭璞曰熊耳在上洛縣南
水經注云洛水東逕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
耳是也又云均水發源盧氏西南流逕熊耳山雙峯齊秀望若
熊耳熊耳一山跨連上雒盧氏兩縣阮孝緒紀胡渭云史
記五帝本紀黃帝南至于江登熊湘封禪書齊桓公
皆稱爲大室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三塗陽城
大室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是也之文皆言嵩高之北蓋
爲箕山故孟子箕山之陰趙岐注以爲嵩高之北蓋
即川今文家說也續漢志又云南陽郡平氏縣桐柏
大復山淮水出劉昭引前書曰在縣南荊州記曰桐

柏淮源湧發其中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南山南有淮源廟又水經云淮水出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注云山海經曰淮水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尚書導淮自桐柏即此也餘山疑即桐柏之異名大復胎簪蓋皆桐柏之支山也陪尾續英志安陸下無又水經注云淯水出平縣東南桃墟西北世謂之陶墟舜所處也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嫣亭山自此連岡通阜西北四十許里岡之西際便得淯水之源博物志曰淯出陪尾蓋斯阜矣閻若璩曰周禮保章氏疏云外方熊耳以至淯水陪尾屬搖

星賁公彥賓從春秋緯來則漢人早作是解博物志固有所受之也喬樅謂班志稱禹貢多據今文家尚書說其據古文說者則以古文別之間有引桑欽說亦古文家言也此經陪尾今文家必以淯水陪尾釋之與古文尚書以爲橫尾在安陸者說異知者賈疏所引春秋文耀鉤語緯說皆用今文尚書博物志之語蓋即本今尚書說也陪漢志作倍史記作負皆三家尚書之異文段玉裁曰負聲音聲古音同在弟二之咍部古字多以負爲倍以倍爲向背之背亦以倍爲負本紀雙數倍鐘倍數音朔倍與負同下文弁其所負是也索隱說大誤漢

月令王賁生呂氏春秋作王蕢生郭景純注穆天子傳云賁今蕢字音僨皆其證也音轉乃入尤侯部耳水經山澤篇熊耳山在宏農盧氏縣南外方山亦高是也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道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夏本紀曰道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集解鄭元曰地理志荆山在南郡臨沮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索隱曰內方山在竟陵縣東北大別山在大國安豐縣今土人謂之皖山○正義曰括

地志云章山在荆州長林縣東北今漢水附章山之東與經史符會按大別山今沙州在山上漢江經其左今俗猶云皖山注云在安豐非漢所經也

地理志曰道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師古曰嶓冢山在梁州南此荆山在南郡臨沮東北內方在荆州大別在廬江安豐也

隴西郡西縣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曰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

南郡臨沮云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

江夏郡竟陵云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
六安國安豐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
水經山澤篇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荊山在南郡
臨沮縣東北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大別山在廬
江安豐縣西南
案嶓冢胡渭據後魏地形志云華陽郡嶓冢縣有嶓
冢山漢水出焉謂此山本在漢中郡沔陽縣界西南
接葭萌自後魏以來言山之所在曰嶓冢曰西縣又
曰金牛曰三泉曰大安曰盩厔地名六變而山則一
皆在古涼州之域其爲禹貢之嶓冢無疑而班志以

隴西郡西縣之嶓冢爲禹貢之嶓冢爲謬今按胡說
非是後魏正始中析沔陽置嶓冢縣屬華陽郡此山
實出魏晉以下本不可據以解經鄭於梁州岷嶓注
既以西縣之嶓冢釋之故於此不再釋嶓冢意以此
嶓冢亦卽西縣山也此山班志不言古文同異是與
今文家說同攷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一連岡乎嶓
冢潘岳西征賦云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
冢皆王隴西而言與班志合司馬彪續漢郡國志
云漢陽郡西縣故屬隴西有嶓冢山西漢水與鄭注
同一梁州言嶓冢山在漢陽西亦合凡此諸說皆今

文尚書也水經云漾水出氐道縣嶓冢山廖道元注
言東西兩源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常璩華陽國志
水經山澤篇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荊山在南郡
云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郭璞山海經注云嶓冢
今在武都氐道縣南攷續漢志氐道屬隴西郡云養
水出此劉昭注引巴漢志曰漢水二源東源出縣之
養山南都賦注曰漢水源出隴西經武都至武關山
歷南陽界出沔口入江巴漢志曰西漢沔葭養山卽
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養水出至武都爲
水經所謂漾山氐道前志云禹貢養水出至武都爲
漢師古曰養字本作漾或作漾氐道與西縣俱屬隴

西水經及山海經注並以嶓冢爲在氐道則嶓冢一
山必連跨二縣之界養山當卽嶓冢之支也荊山續
漢志亦云在臨沮劉昭注引荊州記云西北三十里
有清谿谿北卽荊山首曰景山卽下和抱璞之處攷
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荊山九州之險十二年右尹
子革曰我先王熊繹辟處荊山皆此南條之荊山也
淮南子云沮出荊山水經注云沮水出東汶陽郡沮
陽縣西北景山卽荊山首也又云漳水出臨沮縣荊
山是荊山非獨漳水所出亦沮水之所道也內方大
別二山續漢志云江夏郡竟陵侯國有立章山本內
馬貢梁州言嶓冢山在漢陽西亦合凡此諸說皆今

方劉昭注引荆州記曰山高三十里周迴百餘里又
廬江郡安豐有大別山注云建武十年省六安以其
縣屬廬江鄭君據東漢地志故與前志稍異水經云
沔水自荆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注云禹貢
所謂内方至于大别者也既濱沔流實會尚書之
文矣水經以内方繫當陽章山與竟陵接界故
山亦得在其境與段玉裁曰班志章山之上當有立
字史記集解引鄭曰地理志内方名立章山續漢志
亦曰竟陵有立章山蓋俗本漢書因章頭似立而脫
之也王鳴盛曰大别班固鄭元司馬彪及水經皆繫

之安豐杜預定四年左傳注雖疑大别不當在安豐
然亦不能言其處水經注云江水東逕魯山東古翼
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傍者也此
條乃指在今湖北漢陽府東北漢水西岸之山而言
乃漢水入江處而未嘗指爲禹貢之大别山惟元和
志云魯山一名大别山在漢陽縣東北蓋因杜預以
二别當近漢水故臆度在此其說非是京相璠曰大
别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酈于永經三十三卷決水
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别山注云俗名爲檀山峴蓋大
别之異名也雩婁在安豐縣西南又三十五卷注云

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别山也與決水同出
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酈能信決水巴水所出之大
别在安豐而不信漢水所至之大别在安豐何也左
傳定四年吳子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楚子常乃濟
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孔疏云小别當在大别之
東何則子常從小别與吳戰退而至大别明自東而
漸西也據章杜注云漢東江北地自豫章與楚夾
漢謂吳軍漢東楚軍漢西也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别
至于大别言其師猶爲長陳自西及東若此之遠兩
軍合戰則自大别以東等傳文無從小别與吳戰退

而至大别之事也小别當在大别之西孔說正相反
安豐故城在今霍山縣西雩婁在安豐之南大别又
在雩婁之南則英山麻城羅田諸縣山勢連延西南
趨江漢水東北迴行插入其境故曰至于大别蓋此
山實在漢水之東觀子常濟漢而陳則已明明在漢
東矣而其下曰自小别至于大别大别非漢東乎今
之所謂大别實在漢水西岸豈可通乎然則大别在
安豐明矣

汶山之陽至于衡山

夏本紀曰汶山之陽至于衡山○索隱曰衡山在長沙

湘南縣東南廣雅云峒嶐謂之衡山○正義曰括地志云岷山在茂州汶川縣衡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

嶓山之陽

地理志曰嶓山之陽至于衡山○師古曰嶓山在蜀郡灊氏西衡山在長沙湘南之東南

蜀郡灊氏道云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

長沙國湘南云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山

案史記作汶漢書作嶓此三家尚書之異文也古文

尚書作嶓正義本作岷俗字也胡渭曰吳氏云蜀以西近江源者皆爲岷山連峯接岫青城天彭之所環繞皆岷山也岷山之陽其山亦非一拨古今言岷山者凡四處一在今四川松潘衛史記作汶山封禪書云自華山以西名山七有瀆山岡之汶山也蜀志秦宓曰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郭璞江賦云岷山一名沃焦山其阯曰羊膊江水所出在益州記曰大江泉湧始發羊膊下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水經注云岷山在蜀郡氐道縣郎溇山也又謂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道此皆謂在松潘者也

一在今成都府之茂州本冉駹國漢以其地置汶山郡治汶江縣晉改爲廣陽山海經注云岷山在廣陽水經注云汶水出汶江道徼外岷山玉輪坂下此在茂州者也一在城都府之灌縣縣在本漢艾郫江源三縣地史記貨殖傳云卓氏之言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乃求遠徙致之臨邛鄭道元水經江水注云青城山山上有嘉穀山下有蹲鴟蹲鴟卽芋也所謂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卓氏之所以樂遷徙也是青城亦岷山也一在今陝西岷州衛衛本漢隴西郡地西魏置溢樂縣括地志云岷山在岷州溢樂南連綿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是則岷山最大志家各就其所在而言觀漢志云山在徼外則固不可以滇氏一縣限之然大江所出則必直氏道西徼外者也

又案衡山今在湖南衡山縣西三十里尚書正義云爾雅曰江南衡又曰霍山爲南岳郭景純引應劭風俗通云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郡縣志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

為南嶽又言漢武帝來乃始名之卽如此言謂武帝
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爲然何則孫炎以
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案言傳盧植傳及白虎通風俗
通廣雅並云霍山爲南嶽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
名霍也

水經山澤篇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衡山在長沙湘南
縣南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夏本紀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集解徐廣曰淺一作
滅駰案國語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豫章

地理志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師古曰敷淺原一名
博陽山在豫章歷陵南

豫章郡歷陵云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
○師古曰傅讀曰敷易古陽字

案僞孔傳云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博
字疑皆是傅之譌敷傅古今文如淇奠敷錫庶民史
記宋世家作傅錫是也胡渭曰按水經注引孫放廬
山賦曰尊陽郡南有廬山臨彭蠡之澤接平敷之原
是廬山下固有平原也山今跨德化星子二縣之境
星子舊以爲漢鄡陽地然鄡陽故城在今鄡陽縣西
北一百二十里鄡陽湖之東北則都昌爲是星子似
非其地竊疑星子既本歷陵而敷淺原卽孫放所謂
平敷之原乃廬山東南之麓濱於彭蠡澤者歷陵在
柴桑之東鄡陽之西則惟星子可以當之廬山盤基
廣大其陽必有平敷之原也王鳴盛曰敷淺原乃水
也說文巂部云廮水泉本遠从巂出广下又重文原
字云篆文从泉徐鼎臣云今別作源非是遠字云高
平之野人所登从辵會意闕俗旣別造源以代原遂
以原代遠謂原爲高平之山原而非水泉矣江聲曰
水經云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敷淺原地在豫

章歷陵縣西南案漢志則傅易川蓋發源于傅易山
故卽以山名名其川源其流則曰傅易川推本其始
則謂之敷淺原水經言九江地者謂九江川流之上
地也言敷淺原地者亦謂傅易川上之地也喬樅謂
此節乃禹道山之事未及道川則以原爲高平之野
說亦可從

水經山澤篇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敷淺原地在
豫章歷陵縣西

虞夏書十七　夏書一

禹貢第十七

今文尚書三

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夏本紀曰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集解鄭元曰地理志弱水出張掖流沙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流沙逼于南海馬融王肅皆云合黎流沙是地名○索隱曰水經

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鄭元引地說亦以爲然地理志張掖居延縣西北有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廣志流沙在玉門關外有居延城又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南行昆侖墟入海按是城兼有水故一云地名一云水名馬鄭不同抑有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合黎一名窮石山在甘州刪丹縣西南七里淮南子云弱水源出窮石山又云合黎一名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張掖河南自吐谷渾盼流入甘州張掖縣今按合黎水出臨路松山東而北流歷張掖故城下又北流經張掖縣二十三里合弱水又北流經合黎山折而北流經砂磧之西入居延海行千五百里合黎山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也

案尚書釋文云弱本或作溺合黎馬云地名僞孔傳以合黎爲水名正義引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爲名鄭元亦以爲山名喬樅謂合黎當以山名爲是

淮南地形訓曰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北絕猶過也

又云西王母在流沙之濱樂民鑿閒在昆侖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應劭曰弱水出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至于合黎

地理志曰道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師古曰合黎山在酒泉流沙在敦煌西

張掖郡刪丹云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居延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

案續漢志云張掖郡刪丹弱水出前志於刪丹下稱

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然則古文說
謂道弱水自刪丹非謂弱水出刪丹也續志所云當
是今文家說何以明之淮南地形訓云弱水出自窮
石至于合黎高誘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北括地志
云閻門山一名窮石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故說文
山部云岷山也或曰弱水之所出从山凡聲而隋志
刪丹縣有祀山疑卽岷山之譌岷山蓋卽
窮石之別名淮南及說文所載或說皆以弱水所自
出在刪丹縣是本今文尚書說故與桑欽古文說不
同也

又案尚書正義引鄭曰合黎山名地說云合黎山在
酒泉會水縣東北汝地理志及郡國志酒泉郡會水
縣皆不言合黎山惟水經云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
東北與鄭所引地說同酈注云合黎山也十六國春
秋云呂光遣呂篡討段業戰于合離合離亦卽合黎
也作離者蓋三家尚書之異文耳居延澤前志言在
居延縣東北而裴駰引鄭尚書註作西北西字乃南
之誤也又攷前志張掖郡觻得云羌谷水出羌中東
北至居延入海過郡二行二千二百里括地志云羌
谷水一名合黎水亦名張掖河自吐谷渾界北流入

張掖縣史記正義云合黎水源出臨松縣山東而北
流逕張掖故城下又北流至縣北二十三里合弱水
隋志張掖縣有合黎山羌谷水至張掖縣合黎山下
與弱水合故因山爲名曰合黎水是合黎亦弱水也
史記正義又云弱水自谷黎山折而北流經砂磧之
西入居延澤行千五百里按羌谷水者張掖河之上
源也其下流與弱水合則弱水之入居延可知矣過
郡二者張掖酒泉也自合黎山至居延行千五百里
遡其源而計之則有二千二百里矣就禹貢言出刪
丹者爲弱水之正源出觻得者爲弱水之別源自刪

丹西流至酒泉合黎者弱水之正流自合黎東流至
居延流沙者弱水之餘波也水經云流沙地在張掖
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尚書所謂
流沙形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
續漢志張掖居延屬國亦云居延有居延澤古流沙
以居延澤爲古流沙謂弱水餘波止此澤中皆本古
文說今案淮南子言弱水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
至南海高誘注云絕猶過也是弱水通南海矣又山
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南入
海是流沙亦入南海矣山海經又云西海之南流沙

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曰昆侖之即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司馬相如大人賦所云經營炎火而浮弱水令杭絕浮渚涉流沙是也淮南地形訓亦云西王母在流沙之濱樂氏拏閼在昆侖弱水之洲高誘注云西王母石室在金城臨羌西北塞外水中可居曰洲史記大宛傳云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漢書地理志云金城臨羌縣西有西王母石室弱水昆侖山祠後漢書西域傳云大秦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知今文家說尚書

有以餘波入流沙者爲弱水過流沙而西南行至昆令之虛而入南海也鄭引地記入于流沙遍于南海云云蓋卽參用今文家說

至于合離

水經禹貢山水澤地篇曰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合離山卽合黎山也

案水經言合離山在酒泉會水與鄭所引地記合桑欽云西至酒泉合黎不言合黎在何縣則以水經爲桑欽作者殆不然也黎與離古音同段氏懋堂亦以作合離爲今文尚書也黎漢志作黎蓋用假借字

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夏本紀曰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集解鄭元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吳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十里而絕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四十里按南海卽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州鄯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河州有小積石山卽禹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者然黃河

源從西南下出大昆侖東北隅東北流經于闐入鹽澤卽東南潛行入吐谷渾卽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又東北流來處極遠當洪水時合從黃河而行何得入于南海去此甚遠阻隔南山隴山岷山之屬當是洪水洁洁處西戎不深致功古文故有疏略

地理志曰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師古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又南流而入于南海

盈州郡滇池云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祠

案杜佑通典百七十五卷載鄭引地記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

黑水出其南發軫集解爲詳攷太平御覽地部引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山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上爲天苑黑水出其南汶山卽岷山河圖括地象之文與鄭所引地記合皆用今文尚書說也又山海經海內西經曰黑水出昆侖西北隅則其原在極北之處據此經文亦黑水在三危之北而地記言黑水出其南發者此謂黑水流經三危道出于其南發非謂其發源于三危之南也黑水之原自三危以北不可得詳而三危以南亦莫知於何入海楚詞天問曰黑水元阯三危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之山川已同逖茫況

秦火之後載籍淪亡漢興治尚書者不能言黑水三危之所在故前志續志竝無其文淮南地形訓載九州八極水有六品黑水其一也高誘注無其文淮南地形訓載九州地形訓又云三危在樂民西高誘注惟山海經南山經云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海郭璞無注酈道元水經注云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元圃昔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妖女簡狄浴于元止之水卽黑水也據此則雞山當在張掖郡觻得縣界攷淮南地形訓言有妖在不周之北西王母在流沙之濱樂民拏閭在西北弱水自張掖刪丹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過于南海則謂此黑水自張掖雞山至敦煌過三危山而南流注于南海語似可信括地志又云黑水源出伊吾縣北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所言黑水源獨異王鳴盛曰伊州本伊吾廬地貞觀初內附乃置郡縣今爲哈密竝無黑水源所謂南流絕三危者亦無可攷其說殆不足據也至按語以南海爲卽揚州東大海則舛謬甚矣南海者交趾二廣之海也

水經山澤篇三危山在燉煌縣南

道河積石至于龍門

夏本紀曰道河積石至于龍門○索隱曰爾雅云河出昆侖墟其色白

大宛列傳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山海經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山海經河出昆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磧石山爲中國河積石本非河

之發源猶尚書道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慕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昆崙而潛流至于闐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及禹貢各互舉耳

地理志曰道河積石至于龍門〇師古曰積石山在河關西羌中龍門山在夏陽北言治河施功自積石起鑿山穿地以通其流至龍門山出也

金城郡河關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

左馮翊夏陽云禹貢龍門山在北

西域傳云河有二源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

又張騫傳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崙昆崙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昆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

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放哉〇鄧展曰漢以窮河泉於何見昆崙乎尚書曰道河積石是謂河原出於積石積石在金河關不言出昆崙也〇如淳曰放放蕩迂闊不可信也

淮南墜形訓曰河水出昆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〇注云渤海大海河水自昆崙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

案山海經海內經云海內昆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勃海又出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道積石山又西山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水經云昆崙虛在西北去崇高五萬里地之中也河水出其東北陬謚從其東南流入于勃海又南出葱嶺山其一原出于闐國南山北

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舊文有舛錯此從廖注訂正廖注引高誘稱河出昆崙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道而通之出積石山積石爲河始入中國之處故禹道河施功所及始於積石也淮南地形訓云河水出昆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道積石山高誘注云渤海大海河水自昆崙由地中行禹道而通之至積石山按此皆今文尚書說也

爾雅亦今文之學故以爲河出昆崙虛也王鳴盛曰後漢書段熲傳云自張掖追西羌且闕且行四十日

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里此所言是禹貢之積石也自東晉以後而河關故縣爲吐谷渾所據隋大業二年卒吐谷渾于赤水城道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北二十里又于澆河故城置積石軍在廓州西南百五十里而積石之名遂移于塞內故李賢注後漢書誤認龍支之小積石爲禹貢之積石于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于羅亭破之注云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卽與羅亭相近今鄯州又三奉燒當羌叛段熲追擊于積石大破之注云積石

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卽禹貢道河積石是也杜佑亦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卽禹貢積石其說皆非也自古言河出昆侖而雍州昆侖在臨羌非河源山海經言昆侖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其下有弱水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惟崑崙能受之其說荒遠無攷惟于闐之西水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爲河源見史記大宛傳漢書西域傳言河源者以此爲正喬樅謂水經言河水出昆侖東北陬詘從其東南流入勃海又南出慈嶺山又言其一原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與西域所云河有二源正合其一遠原本出

昆侖其一近原乃出于闐南山故張騫傳云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然則于闐之南山漢武以來會有昆侖之稱此與鄯州龍支之山隋大業後遂以爲河源之積石其事蓋相同也又案淮南地形訓云龍門在河濱高誘注云龍門在河東馮翊夏陽阬又本經訓云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高誘注云龍門河之隘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也又修務訓云禹沐浴淫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高誘注云龍門水門魚遊其中得過者便爲龍故曰龍門禹闕而大之故言鑿也

又案水經注云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重源出于積石之山禹貢所謂道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河水又南逕皮氏縣西北屈故城西十里有風山風山西四十里有孟門山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邛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滅禹疏通謂之孟門

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實爲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
禹鑿河中濶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
復倚其中崩浪萬等懸流千丈鼓若山騰迄於下口
方知愼子下龍門箭非駟馬之追也魏土地
記曰梁州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逼孟津河口廣八
十步巖際鐫迹遺功尙存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朅度九江越五河〇師古曰仙經
說有紫碧絳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亦非五湖也
水經河水篇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

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實以西南
流
水經山澤篇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龍門山在河東
皮氏縣西
南至于華陰
夏本紀曰南至華陰〇正義曰華陰縣在華山北
地理志曰南至華陰縣在華山北
案水經注云河水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晉
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又南逕梁山原

東又南逕汾陰縣西又逕郃陽城東又南逕陶城西
又南逕蒲阪縣西又南逕雷首山西又南歷船司空
與渭水會又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胡渭曰以
今輿地言之河自韓城縣龍門山南流與汾水合又
南逕郃陽東其東岸則榮河縣臨晉縣又南逕朝邑
縣東又南至華陰縣東北與渭水合其東岸則蒲州
又南逕雷首山西至潼關衛北折而東是爲河曲此
河水南至華陰之所經雍州文所稱龍門西河者也
東至于砥柱
夏本紀曰東至砥柱〇正義曰砥柱山俗名三門山禹
鑿此山三道河水故曰三門也
東至于底柱
地理志曰東至于底柱〇師古曰又折而東經底柱
張衡東京賦曰底柱艱流〇薛綜注曰底柱山名也河
東縣東南向居中猶柱然也艱止也
案砥底古字通用水經云河水又東過砥柱間鄰注
曰砥柱山名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
以通河三穿既洪水流疏分指狀表曰亦謂之三門
矣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郡元云地說河水東
流貫砥柱爲隔陽流今世所謂砥柱乃關流也砥柱

當在西河余按鄭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
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水疎石桀出
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其山雖闢
尚梗湍流激石雲洞濆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水流
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王鳴盛曰鄭因
西河無山可當底柱而以鄭爲非然鄭以底柱卽三
門元和志同此說必相沿已久而唐王瑜遊三門記
曰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東六十里禹鑿山作三門以
通河流南爲鬼門中爲神門北爲人門鬼門迫窄水
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東可五十步中流有小

山乃砥柱也神門最修廣水安安然則底柱與三門
異地鄭之分析當亦爲此其說確甚鄭以三門爲底
柱五戶諸灘爲閼流則非矣若西河者鄭禮記注以
爲龍門至華陰之地要之華陰以下皆得稱之也

又東至于盟津

夏本紀曰又東至于盟津○索隱曰盟古孟字孟津在
河陰十三州記曰河陽縣在于河上卽孟津是也○正
義曰杜預云盟河內郡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
都道所湊故號孟津孟長大也
張衡東京賦曰盟津達其後○薛綜注曰孟津四瀆之
長故武王爲諸侯約誓於其上尚書曰東至于盟津盟
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
案孟古通作盟故史記漢書述今文尚書皆作盟津
大戴禮引伯夷曰明孟也是明與孟誼通盟字從明
故亦與孟通用水經注曰河南有鈎陳壘世傳武王
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河水至此有盟津之目論衡

曰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孟津亦曰盟津尙
書所謂東至于孟案當作盟字此引尙書盟津以爲證也
謂據論衡語則禹時止稱孟津以河爲四瀆之長也
武王會盟以後始有盟津之目耳

東過雒汭至于大邳

夏本紀曰東過雒汭至于大邳○索隱曰爾雅云山一
成曰邳戎以爲成皐山是○正義曰李巡云山再重曰
英一重曰邳括地志云大邳山今名黎陽東山又曰責
壇山在衛州黎陽南七里張揖云今城皐非也

東過雒汭至于大伾

地理志曰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師古曰洛汭洛入河處蓋今所謂洛口也山再重曰伾大伾山在成皐
溝洫志曰禹堙洪水十三年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灾之該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盟津雒內至于大伾○鄭氏曰山一成爲伾在修武武德界○張晏曰成皐縣山是也○臣瓚以爲今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皐山又不一成也今黎陽山臨河豈是乎○師古曰內讀曰汭解在地理志

案史記作雒漢書溝洫志亦作雒則地理志洛字蓋

後人依梅本尚書改之耳汭溝洫志作內猶雍州渭汭本又作內也伾尚書釋文云本又作岯字或作阫段玉裁曰按東京賦底柱輟流鐫以大岯李善注引東過大岯此正釋文又作之本也夏本紀水經作邳疑卽阫字之異體也伾定山一成坯或作伾說文土部曰坏丕一成者也从土不聲字皆不同而音則一此據水經注所引說文語今本說文譌誤

又案地理志宏農郡上雒云雒水至鞏入河續漢志河南尹鞏下劉昭注引帝王世紀夏太康五弟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召誥曰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雒汭史記周本紀武王曰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皆謂此雒汭也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杜注云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爲汭鄘道元水經注云雒汭卽什口史記張儀說秦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什谷亦名

鄤谷史記音義曰鞏縣有鄤谷水是也

又案江聲曰水經云大邳地在河南成皐縣北張晏注溝洫志說同而鄭氏以爲在修武武德畛臣瓚又以爲黎陽臨河山蓋諸家誤執山一成伾爲說故皆不得其實大邳實是地名非山也其地从阝水經與史記同水經注五卷引鄭元曰大伾地喉也沇出邳際矣是足證大邳爲地名矣沇出邳際者沇水至河內武德入河沇出河南爲滎澤大邳豈近其軼出之處故曰沇出邳際矣王鳴盛曰鄭注禹貢多引地說大陸注引地說以爲地腹此云地喉與彼相似故知

地說文鄭又云然則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眇沛沇之水與樊播澤出入自此地說但云沇出鄭兼出入以增成地說之義也水經注云河水東逕成皐大坯山下禹貢過洛汭至大坯者也臣瓚謂大坯在黎陽以修武武德無山可當不知山僅一成卑淺已甚修武武德臨河岡阜豈無足當之者張揖以河南岸之成皐當之則又差高大其說尤密疑大坯之名南北皆得稱之知坯祇一成則知必非黎陽高大之山矣若大坯在黎陽河已折而北矣何經以東字貫大坯而以北字繫于大坯之下乎當以鄭說爲正

水經山澤篇大邳地在河南城皐縣北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三年詔曰東過洛汭歎禹之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夏本紀曰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集解鄭元曰地理志降水在信都南○索隱曰地理志絳水字從糸出信都國與虖池漳河水並流入海大陸在鉅鹿郡爾雅云晉有大陸郭璞以爲此澤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降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方山東北流冀州入海

地理志曰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師古曰降水在信都上黨郡屯留縣西南東北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

鉅鹿郡鉅鹿云禹貢大陸澤在北

溝洫志曰禹以爲何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迺釀爲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孟康曰釀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漯耳○師古曰播布也

案續漢志安平國信都云有絳水呼沱河又鉅鹿郡

鉅鹿云故大鹿有大陸澤絳水字作絳與前書志屯留及信都下作絳水合尚書釋文云降如字鄭戶江反正義曰鄭以降讀爲下江反段玉裁曰案戶江下江一也水經注濁漳水篇曰鄭元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其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如郝降于齊師之降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

降故改云共音恭耳玉裁謂周秦漢時郝降字讀如洚今音則戶江反升降絳色字讀如恭今音則古巷反鄭意尚書降水本讀如洪降水由洪水出共北山得名共國之字夏商周本亦讀如洪也而周時或惡其與郝降同音乃改讀如恭敬之恭則與升降絳色字同音漢人乃移信都之絳水實尚書之降水既廢其舊讀又或徑改字作絳蓋鄭謂降水即共水其水實即洪水鄭善長駁其非是引禹貢作降水說以漢志之屯留絳水云與濁漳合俱得通稱地理志信都下載禹貢絳水入海屯留下引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郡國志亦

云信都有絳水屯留絳水出此皆釋禹貢也而字作絳則前志述禹貢經文字亦必作絳不爾則禹貢絳水四字前無所承今本地理志溝洫志錄禹貢皆作降淺人用尚書改之耳夏本紀河渠書索隱亦皆作降且分別之云地理志从系作絳而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絳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方山東北流入漳也發鳩山一名鹿谷山絳水出劉昭注引上黨記曰有鹿谷山濁漳所出一名鹿谷山見冀宇記引冀州圖即班志所云鹿谷山也又云漳水會滹沱別瀆又東北入清河又東北逕

音故訓與巡狩者巡所守也征之爲言正也仁也者人也斉君者好君也一例說文水部曰洪洚水也洚水不遵道也僞大禹謨竊孟子乃作降水訓曰下水夫水無不下下水何足儆人孔傳既洚誤爲降而蔡氏集傳於禹貢又降誤爲洚其不通一也降水者水名也豈洚洞無涯之謂洚玉篇唐韻皆下江切與鄭注尚書降水音合故裕本改降爲洚此恐不始於蔡氏也喬樅謂水經注引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與班志所引不同疑班志海字乃漳之誤桑欽治古文尚書者以絳水爲入海此據古文說故班志

特著之其信都下以絳水爲入海此據今文家說也水經注云絳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爲濫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于漳又云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長子縣故城南屈從縣東北流又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是絳水入漳之證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也發鳩山一名鹿谷山續漢志上黨郡屯留云絳水出劉昭注引上黨記曰有鹿谷山濁漳所出一名鹿谷山見冀宇記引冀州圖即班志所云鹿谷山也又云漳水會滹沱別瀆又東北入清河又東北逕洚水徹亏洚水者洪水也洚洪古音同孟子舉其同

章武平舒入海此即信都入海之道也故章河即故漳河乃禹河之故道漢時信都之漳水從其縣南故地志以此爲絳水而目縣北之瀆爲故漳河其後漳又復北道故水經敘漳水仍自信都縣東北過下博縣稱爲故瀆而云絳瀆今無水也鄭君不以信都之絳水爲即禹貢之降水而以河內其縣之其水當之則據地說大河過降水千里至大陸而鉅鹿距信都相去不容此數故也然班志於信都絳水特冠以禹貢必尚書家相承舊說如是故據以爲言爾今按河自大邳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出內黃安陽之間

逕臨漳自此東北歷成安至肥鄉而合漳是爲北過絳水漳絳至此并爲河矣及河南徙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酈元云水流間關所在着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也水經注云漳水自斥漳縣南又東北逕平恩故城西又東北逕南曲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曲周縣故城東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又歷經縣故城西有薄落津又逕沙丘臺東又逕銅馬祠東皆漢鉅鹿縣境大陸澤在焉此即禹河北過絳水至于大陸之故道也胡渭禹貢錐指曰按宋張洎云降水即濁漳也字或作絳酈道元水經注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也河漳合流至千乘入海其一則河之經流自大邳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列人斥章縣界合漳水是爲北瀆降水漳漁志載王橫曰禹之行河本隨西山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即此道也水經所敘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之故道河自斥漳又東北逕平恩曲周以至鉅

鹿其西畔爲大陸漳水雖書從爲南北兩厓所束終不能遽氾濫禹引河由此入海此所以爲聖人之智後世易之宜其數敗也又曰漢時漳水自平恩以下爲禹道之故道有可證者五漢志漳水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又滹水東至文安入大河虖沱東至參合入虖沱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水經所敘漳水自成平以下至章武入海者在西漢猶爲大河證一也又成平縣有虖沱河民曰徒駭河與許商所言正合蓋漳水自東昌會虖沱河又東逕弓高至成平世謂之虖沱然漳故徒駭也土俗猶能識之不言漳虖沱仍

日徒駭證二也水經濁漳注曰南般峙其東北徒駭濶連漳絳則漳絳即徒駭之上流通爲一川證三也唐書地理志清池縣五十里有徒駭河西隄是浮陽參戶之漳水亦古徒駭證四也齊乘曰河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證五也凡河所經之地納山源大川則河徙而濶空漳水循河故道以專達于海是也周定王時河徙有漳水行其故道猶可推尋反覆參驗益信漳水東出爲禹河之故道非臆說也王鳴盛尚書後案以胡氏爲非而力主鄭君屯氏河爲故道之說以愚

攷之漢書溝洫志明言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班固以東漢初人紀西漢時事確有可憑史記河渠書僅載築宣防而止不得以史記無此語爲疑溝洫志又云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水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尤卑下頃所以閣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旣滅難明屯氏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尙書善爲算能度功用遣行視以爲屯氏河可且勿浚鴻嘉四年遣將作大匠許商與丞相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河隄都尉許商以爲古孫禁其行視圖方略禁以爲今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昤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商治尙書者其前之

以屯氏河爲可勿浚必以屯氏河非禹河故道也地理志於魏郡鄴縣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於館陶云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分析明白如此是屯氏確爲大河別出之河豈得以爲禹河之故道且志於金城郡河關云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可知鄴所云故大河者指此河而言故不言所行郡及里數文從省也王氏於班志每稱禹貢皆曰此古義也而於絳水獨不信其說何哉觀桑欽治古文尙書者其釋降水仍從今文尙書作絳字則禹

貢之降水即絳水其說確不可易矣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迎河入于海

夏本紀曰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正義曰播布也河至冀州分布爲九河下至滄州更同合爲一大河名曰逆河而夾右碣石入於渤海也

地理志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師古曰同合也九河又合而爲一名爲逆河言相迎受也海即渤海是也

案紀無又字文從省耳尚書正義引鄭曰播猶散也同合也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向逆受也鄭所云逆受也即迎受也段玉裁曰古文尚書作逆河今文尚書作迎河宋子京改爲逆河史記夏本紀河渠書皆作迎河漢書溝洫志同爲迎河是也其地理志同爲逆河而河渠書又言東閼洛（當作維）洨大邳迎河同爲逆河而河渠書集解作海與夏本紀則知兩逆字本皆作迎其參差不一皆繇後人以所習改竄可推而知也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莽曰迎河亭亦用今文尚書語迎與逆雙聲方言自異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曰迎白虎通引顧命迎子劍此今文尚書之一證也金縢之新逆伏生書當作迎

漯沃瑕槐廣饒鉅定壽光平壽昌樂安

壽光平壽昌樂安樂鄉今爲濰州樂亭昌黎地南岸所漸者漢之驪成北平泰縣屬遼西郡今爲灤州樂亭昌黎地南岸所漸者漢之驪成縣界屬右北平

所溢出南北袤二百餘里則古之逆河當北起寶坻
南界歷靜海滄州鹽山海豐及霑化北界而止天官
書云中國山川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天文志
增其文曰尾沒於勃海碣石此言川流盡於勃海山
脈盡於碣石也經言夾右碣石入於河知迎河在碣
石之西矣又言至於碣石入於海知海又在碣石之
東矣禹之道河從碣石入勃海上應天文下協地理
漢武帝所謂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遍於神明者也臣
瓚以爲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
海其說非是勃海甚廣占漢遼西右北平勃海千乘

東萊北海六郡之地跨古冀兗青三州之界自禹時
以迄於漢河之所入皆勃海也濟潔濰淄之所入亦
皆勃海也河自章武入海碣石正當其衝東漢以後
河及濟潔濰淄諸水其入海處乃遠在碣石之西南
耳漢書武帝紀云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
入勃海蓋初經頓丘縣西北至是改流自戚城西決
而東北過其縣東南歷畔觀至東武陽奪漯川之道
至千乘入于勃海非河先不入勃海至元光徙流而
始入勃海也瓚由不知漢時勃海即古迎河故址後
爲海水所漸故云然耳古之迎河逕驅成至桑縣碣
石乃入海又過郡二右北平及遼西行三百餘里王
莽知迎河當在勃海郡地而不知昔時已爲海水漸
沒故以南皮浮陽當之也
淮南要略篇禹剔河而道九岐○高誘注云剔洩去也
九岐河水播岐爲九以入海也
溝洫志曰李尊解光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
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
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議者常欲
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
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

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算
案李尊師事張山拊治小夏侯尚書而解光所言與
之同則光當亦治小夏侯之學也
又曰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
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
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深川
疏河者
案平當傳言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故當事林尊受
歐陽尚書以學名家則其所謂按經義者即歐陽尚
書之說也

又曰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陂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遏泛濫無月自定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隳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

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徃徃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渠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墳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朱賈讓於尚書雖不知其習何家然觀其所言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與平當言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

意正相同當亦治歐陽氏之學也

又曰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水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其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

朱師古注引桓譚云平陵關並字子陽材智通達也今詳其言亦與平當賈讓議大略相同其爲治歐陽尚書又可知也

又曰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

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於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

案師古引新論云戎字仲功習溉灌事也今據戎此言與李尊言以觀水勢河所欲居之當稍自成川順而圖之必有成功意亦相同則皆習小夏侯尚書之學也

又曰御史臨淮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

案師古引新論云牧字子台善水事今據牧言與許商所云欲復徒駭胡蘇鬲津禹河迹意合知其爲大夏侯尚書之學也

又曰司空掾王橫言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

案師古云橫字平仲琅邪人今詳橫言亦與賈讓所

均州爲滄浪水始衍出大江爲夏口又爲沔口漢江一
名沔江也括地志云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庾仲雍漢
水記曰武當縣西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也地
記云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水
嶓冢道養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師
地理志曰嶓冢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師
古曰漾水出隴西氐道東流過武關山南爲漢禹治漾
水自嶓冢始也滄浪之水出荆山東南流即漁父所歌
者也
隴西郡西縣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

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
武都郡武都云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
夏水入江
南郡華容云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
淮南壁形訓曰漢出嶓冢○注云嶓冢漢陽縣西界漢
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雍州入江
案說文水部云漾水出隴西柏道水經注作獳道東至武郡
爲漢从水羕聲重文瀁云古文从養又云漢漾也東
爲滄浪水从水雚省聲重文濼云古文漢段玉裁曰
按是則壁中故書作瀁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爲漾
也漢志氐道下曰禹貢養水所出字作養師古云本
瀁者非善本也則上文述禹貢亦必云嶓冢道養後人加
無所承今本志作道漾者淺人用尚書改之也郡國
志氐道下亦作養水蓋夏本紀亦本作道養後人加
水旁作瀁耳非史記獨用古文也壁中作瀁孔安國
作漾今文尚書作養此三者之不同也淮南墜形訓
作洋水高注云洋或作養此可證漢人通用養字養
古音同洋也喬樅攷地理志漢中郡沔陽注引應劭
曰沔水出武都東南入江如淳曰此方謂漢水曰沔
水又江夏郡引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
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水經注云應劭十三州記
曰江別入沔爲夏水源夫夏之名始于分江冬竭夏
流故納厥稱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此皆
今文家說也王鳴盛曰說文釋漾水與漢志合至武
都上有東字與志相足志又云沮縣沮水出東狼谷
南至沙羨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續志則云
武都郡沮縣沔水出東狼谷說文亦云沔水出武都
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水經及注亦以沔漢即沮又
前志既以沮爲荆州川而職方荆州川有江漢無沮
是沮即漢氏道今已無攷武都在成縣西北沮縣今

為略陽縣然則出氐道為漾水東至武都為漢又為沔又東至沮縣為沮四名同實雖東狼谷有別源其實一水也水經夏水篇曰夏水出江流於江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所敘夏水源流其云流于江陵東南又東為滄浪者也鄭注乃云武當縣西北即經所謂又東為滄浪者也鄭注之誤也

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水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鄖强以千齡洲改為滄浪洲以當禹貢滄浪之水其說詭甚放地說滄浪近楚都楚辭哀郢上言出國門發郢都下言

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注云夏首夏水口也龍門楚東門也地志楚之先熊繹封丹陽十八世文王徙郢莊子外篇天運釋文郢楚都在江陵北然則夏水出江陵東南故曰近楚都也張平子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為堭廓李善注引左傳周完所謂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則是滄浪旋繞楚都正當在今江陵若在均州武當則與楚都何涉地說之書鄭援引最多必古書可據者地說又云滄浪出荊山今按地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荊山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即夏水王

粲在荊州作登樓賦云挾清漳之通浦山海經云荊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注于雎然則漳水本出荊山夏本分江二水異源但異源而同流故自下通稱漳流至楚都為陽又為夏至入漢處為堵口隨地異名漳之為陽實即滄浪古語有類翻切者滄浪漳也左傳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北漳緊冀州突而南漳未緊荊州故別見於此滄浪之為夏水無疑也喬樅謂王說甚審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庾仲雍漢水記云縣西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皆沿酈注之誤也

水經曰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與羌水合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東南入漢州江津縣東南入于江

案白水地理志屬廣漢郡郡國志同而水經云至廣魏白水縣此為三國魏時改名據此則水經之為魏晉人作非後漢之桑君長所撰茲亦其一明驗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夏本紀曰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集解鄭元曰三澨在江夏竟陵之界○索隱曰水經云三澨地名在

南郡邑縣北鄭元以爲水名今竟陵有三泰水俗云是三澨水

地理志曰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師古曰鱷大別山而南入江也

說文水部云澨增埠水邊土人所止者見書曰過三澨案水經三澨地在南郡邑縣之北酈注引鄭云水名馬王竝同此古文尚書說也然則說文所偁乃今文家說矣水經注又引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合流鱷大別山陂按左傳有句澨漳澨雍澨逢澨服虔或謂之邑或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澨水際及邊

地也今南陽淯陽二縣之間淯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惟鄭元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邑縣北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胡渭曰邑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其北即襄陽縣東境今無地以應之淯水之二澨不可爲三澨按水經沔水從襄陽縣東屈西南淯水從北來注之注云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東北有宛口即淯水所入也其入漢處名三洲口三國時吳將朱然攻樊司馬懿救之追至三洲口大獲而還又王景屯新野習水軍于三洲謀伐吳水經邑北之三澨豈即此三洲耶喬樅謂說文不以三澨爲水名今竟陵有三泰水俗云是亦不云三澨水名則以襄陽東北之三淵當邑縣北之三澨庶爲近之爾雅水中可居者曰洲說文云水中可居曰州周遶其旁从重川澨訓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誼亦與州相同也

又案大別前志云在安豐續志亦云安豐有大別山水經云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又云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酈注云俗名檀山峴蓋大別之異名也又云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曰巴山酈元雖因杜預有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而究無以易地志之說也王鳴盛曰京相璠亦云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觀左傳子常濟漢而陳則已明在漢東矣而其下曰自小別至于大別非漢東乎若以魯山當之則在漢水西岸豈可逼耶杜預所以疑大別非在安豐者以其去漢太遠不知地說言漢水觸大別之陂陂者山脈之靡迤而不盡者耳觸者僅漸及之而已非水直至山下也經兩言東不言南直至大別之下方用南字明係漢水直抵東北始回轉而南大別之在安豐明矣

水經山澤篇三涇地在南郡邑縣北
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夏本紀曰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地理志曰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洵
禹貢彭蠡江分爲三遂爲北自彭蠡江分爲三江水所出
滙迴也又東迴而爲彭蠡澤也
北江而入海
豫章郡彭澤云禹貢彭蠡澤在西
丹陽郡宛陵云彭澤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
會稽郡毘陵云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
案續漢志豫章郡彭澤云彭蠡澤在西又吳郡毘陵

云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水經注引鄭元曰滙回也漢
與江門轉東成其澤矣放漢志言彭澤聚在宛陵西
南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則彭蠡澤所跨爲地甚廣
蓋漢水源遠流長其水與江相敵故經於荆州言朝
宗于海以江漢並稱至滙澤彭蠡之後漢仍得分江
之名而爲北江且記其入海也
水經山澤篇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北北江在毗陵
北界東入于海
汶山道江東別爲沱
夏本紀曰汶山道江東別爲沱

嶓山道江
地理志曰嶓山道江東別爲沱○師古曰別而出也江
東南流沱東行也
蜀郡湔氏道云禹貢岷山在西徼外劉昭注引
郫縣云禹貢江沱在西東入于江
案續漢志蜀郡湔氏道云岷山在西
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注于海中又蜀郡嚴
道下劉昭注引山海經曰崏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
江所出也又引華陽國志曰邛崏山本名邛莋故邛
人莋人界也崏與邛崏當即嶓山之異稱河圖括地

出江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
之類與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安縣湔山
與江別而更流與鄭說又異今按郭璞不言沱水所
出之源則亦以沱爲與江同出嶓山矣沱自都安湔
山始與江別而東流則未別流之前固與江同出俱
行矣都安故城今在成都府灌縣東本漢縣虎郫江
原三縣地蜀漢分置都安縣屬汶山郡唐改曰導江
屬成都水經注云繇洛二水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
郫江者沱江也初學記引任豫益州記曰郫江者大
江之支也亦曰涪江亦曰湔水在蜀與洛水合攷漢

等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遠矣陸游登岷欲窮江源而不可得是江之上源本在岷山以外故山海經言岷山江水出焉又言崲山江水出焉皆據所見而言之知均非江之始源也顧窮荒之外聖人所畧故河自積石濼自番冢江自岷山皆紀其入中國之始非江源不必言也荀子曰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原可以濫觴然則即以岷山爲江原可也說文水部曰江出蜀湔氏徼外嶓山入海沱江別流也出嶓山東別爲沱鄭君注梁州沱云地理志在蜀王本紀故漢志云汶江縣有江沱既爲七國時開今蜀郡郫縣汶江皆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此

出江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安縣湔山與江別而更流與鄭說又異今按郭璞不言沱水所出之源則亦以沱爲與江同出嶓山矣沱自都安湔山始與江別而東流則未別流之前固與江同出俱行矣都故城今在成都府灌縣東本漢縣屬郫江原三縣地蜀漢分置都安縣屬汶山郡唐改曰導江屬成都水經注云縣洛二水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郫江者沱江也初學記引任豫益州記曰郫江者大江之支也亦曰湔水在蜀與洛水合故漢

然則郫縣所云禹貢江沱必尚書今文家相承師說以爲江之東別者矣

淮南墜形訓曰江入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注云開母山名在東海中

說苑雜言篇孔子謂子路曰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

三國志秦宓傳曰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爲其首○注引

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
建福上爲天井左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
絡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胎孋而興作
宓又曰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鯀所
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爲民除害生民以來功莫
先者○注引帝王世紀曰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修
已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坼胸坂
而生禹於石紐又引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汝山廣柔縣
人也生石紐其地名刳兒坪案臆坼卽薏苡之同音假
胸坂言其生之難也借字或曰臆胸臆也臆坼

又東至于醴

夏本紀曰又東至于醴○集解曰馬融王肅皆以醴爲
水名鄭元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索
隱曰按騷人所歌濯余佩於醴浦明醴是水又虞喜字
林以醴是江沅之別流而醴字作澧也

地理志曰又東至于醴○師古曰醴水在荆州

案史記漢書字皆從酉作醴唐石經尚書作澧非是
據裴集解引馬融王肅皆作醴是古文尚書亦與今
文同也尚書正義曰鄭元以醴爲陵云今長沙有醴
陵縣其以陵名縣乎鄭以醴爲陵與馬王解異蓋從

今文家說也段玉裁云按尚書經傳疏皆作醴而楚
詞在唐時亦作醴浦攷說文水部澧字下云水出南
陽雉縣衡山東入汝不云出武陵充縣至下雋入江
此可證南陽澧水字从水武陵醴水字不从水如衷
德洛水作洛上雒雒水不從水也古文尚書或訓爲
陵或訓爲水而其字皆从酉衞包因傳釋爲水名徑
改酉旁爲水旁作澧誤矣王鳴盛曰攷地理志長沙
國有臨湘無醴陵郡國志長沙郡始有醴陵蓋後漢
析臨湘縣南境置也其地當在今岳州府臨湘縣之
北長沙府醴陵縣之南鄭以此證江濱當有醴陵耳

非謂江至其縣也江湘之間如巴陵沅陵等地以陵
著者甚多水經汀水自華容縣下敘至長沙下雋縣
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此
江水又東至于醴陵所經也酈注云江水右會湘水
又東逕忌置山南古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案巴陵
縣亦漢下雋地縣東有城陵磯東北接臨湘界所云
故城疑卽漢臨湘故城城陵疑卽醴陵也

水經江水篇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
縣北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北又有湔水
入焉江水又東別爲沱江水又東逕西陵峽歷禹斷江

出峽東南流又南過江陵縣南又東逕郢城南又東得
豫章口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又東至長沙下雋
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江
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又
沔水篇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逕居巢
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
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
過九江至于東陵

夏本紀曰過九江至于東陵
地理志曰過九江至于東陵

廬江郡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
尋陽縣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
案續漢志亦云廬江郡尋陽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
水經末一卷歷紀禹貢山澤地名所在云東陵地在
廬江金蘭縣西北攷金蘭漢時並未置縣則是地名
非縣名也水經言金蘭縣水經魏時人所作蓋魏時
置爲縣也水經又云江水自下雋縣北又東北至江
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邾縣南又
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按今
江水所過於漢時爲蜀郡犍爲巴郡南郡長沙江夏
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而漢志云過
水經山澤篇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東迤北會于澧東爲中江入于海

夏本紀曰東迤北澧于澧東爲中江入于海
括地志云禹貢三江俱會于彭蠡合爲一江入于海○師古曰
地理志曰東迤北會于澧東爲中江入于海○又
迤溢也東溢分流都其北會彭蠡也中江亦自彭蠡出
會稽郡吳縣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
丹陽郡蕪湖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

案說文云部云迤衺行也从辵也聲夏書曰東迤北
會于澧尚書正義引鄭注云東迤者明南江故舉

名經雖不具然揚州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江之爲
三經有明文皆揚州川也鄭君於此著明南江故舉
經東迤句以明南江上原之所自來也蓋江漢二水
於江夏沙羨下雖已合流而漢與江門轉東成其爲
澤又自彭蠡分爲三左合漢者爲北江會彭蠡者爲
南江漢在北彭蠡在南則岷江在其中矣故曰中江
皆東流而入于海者也胡渭曰漢志瀙氐道下江水
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按今
江水所過於漢時爲蜀郡犍爲巴郡南郡長沙江夏
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而漢志云過

郡七者皆江都在江北據北岸言之故不數南岸之
長沙孫章丹陽會稽也江自松滙至泰州行七千九
百六十里自泰州至海門入海又四百里通計得八
千三百餘里二當作八或作七而先儒釋漢書者無
一語駁正豈近世傳寫之誤而古本不若是與又漢
志江都下有江水祠海陵下有江海會祠皆以北岸
言之江海會者謂江水入海處也毘陵下云北江在
北東入海則以南岸言之江漢合流入揚州之域會
彭蠡水始有三江之目禹貢于荆州言江漢無中江
北江之名於揚州始言三江蓋必會南江而後可命

之曰北曰中南江無所致力不用循行故道水無支
耳
又案漢志以三江為揚州川鄭注以三江自彭蠡分
二說原自符合後人因水經敘江水東至石城縣分
為二其一過毘陵縣北為北江其一為南江南江東
與貴長池水合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逕
水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安吳縣又東旋谿水注之
又東逕宣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
北為長瀆歷湖口又東至會稽餘姚東入于海遂指
漢志丹陽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

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謂即南江之源委而不知漢志
於分江水并無南江之稱也水經雖以分江水為南
江然於歷湖口之下云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
之三江口是仍以出吳松入海者為南江其又東至
會稽餘姚者乃其枝分之水酈注云松江上承太湖
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此亦別為三江雖稱謂相亂不
與職方同即吳地記所云松江東逆笠澤流七十里江
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行七十里得三
江并松江為三也與禹貢三江有別故酈注云南
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逼餘姚縣則與浙江合也近儒
或以中江貫震澤松江即其下流不得復折為南江
果爾則江漢至江夏亦已合流何以於滙澤彭蠡之
後經文又分為北江中江耶鄭云左合漢者為北江
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語自明晰班於毘陵
云北江在江東入海於吳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於蕪
湖云中江在西南東入海尤為明辨漢志之言三江
皆為揚州川者確不可易也
又案彭蠡所以謂之南江者以所受諸水皆出西南
而北入大江也漢志豫章郡雩都云湖漢水東至彭
澤入江行千八百九十里鄱陽云鄱水西入湖漢餘
汗云餘水在北至鄡陽入湖漢艾縣云修水東北至
彭澤入湖漢行六百六十里南城云盱水西北至南

昌入湖漢贛縣云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建成云
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宜春云南水東至新淦入湖
漢鄡陽云彭水東入湖漢南埜云彭水東入湖漢又
長沙國安成云廬水東至廬陵入湖漢攷水經注引
山海經曰漢水出聶都山東北流注于江入彭澤是
知彭蠡所受之水古本有漢水之稱彭水即豫章水
之上源是湖漢水與彭鄡餘修盱蜀南廬合爲九水
與劉歆所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語合豫章水與湖
漢水異原而同流故志竝云入江水經注則湖漢豫

章撿謂之贛水曰贛水出豫章南埜縣西一名豫章
水東北流逕贛縣東石會湖漢水所云贛水撿納十
川注于彭蠡是也地理志以湖漢水爲主水經注以
贛水爲主贛水即豫章水豫章水即彭水發源最遠
控引衆流彭蠡之稱蓋以彭水得名也曰湖漢者以
別于沔漢水沔漢水爲北江湖漢水爲南江江沱水
爲中江與班志合與鄭說合蠡之禹貢亦無不合矣
又案漢志王莽改豫章郡曰九江郡柴桑曰九江亭
九江曰延平郡蓋從劉歆說以湖漢九水爲九江故
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州尋陽記曰今蘄州界古
蘭池城亦謂之潯水城即漢潯陽縣也通典曰尋陽
舊縣在江北蘄春郡界今黃州府黃梅縣東北尋陽

也接秦始皇滅楚以其都壽春置九江郡漢高帝更
爲淮南國尋陽縣屬焉文帝析爲廬江郡尋陽屬廬江如故
廬江武帝又復淮南國爲九江郡尋陽屬廬江如故
班志於尋陽曰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應劭
于九江郡下注曰江自廬江尋陽分而爲九司馬彪
續漢志曰廬江郡尋陽南有九江是九江在尋陽確
有其所淮南子曰禹鑿江而通九路史記河渠書曰
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淮南子太史公皆言九江
爲禹之所疏鑿是尋陽之江疏而爲九猶兗州之河
播而爲九也九江之皆東合爲大江猶九河之皆北

故城是也故班志云九江在南鄂陵在今黃州府武昌縣界桑落洲在今九江府德化縣東北五十里江中水經注云江水東逕軑縣故城南城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爲名漢軑縣卽今蘄水縣五洲江當在此地寰宇記云畎江五阜洲在今黃梅縣南一百十里是尋陽九江遺跡唐宋時猶存其一二未盡湮滅無可攷也大禹當日治水蓋以江漢二大川控引衆流而下至夏口合流源多流盛故於尋陽疏鑿九江以殺其勢而緩其流下文道山云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地理志豫章郡歷陵下云傅易山傅易川在

南古文以爲敷淺原水經云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下雋故城在今武昌府蒲圻縣界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歷陵縣地在今武昌府星子縣界旁徵博引而以經證經道山章九江之在尋陽確不可易矣

水經山澤篇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

道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夏本紀曰道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集解鄭元曰地理志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軑爲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

淮南地形訓曰濟出王屋○注云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

過也

河東郡垣云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軑爲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

淮南地形訓曰濟出王屋○注云王屋山東爲沛重北

案說文水部云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爲沛重文泓云古文沇又云沛沇也東入于海攷山海經北山經云王屋之山濫水出焉郭注曰濫音聱地理志王屋山沇水所出沇濫聲相近殆一水耳段玉裁以

為實古同音假借字耳水經注作聲不從水水經注
濟水篇曰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
東郡臨邑縣濟者齊也齊其度量也余按二濟同名
所出不同鄉原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段玉裁曰按
說文沸出河東垣縣濟出常山房子二字各殊而應
氏不別至二水淆亂則可知漢人書濟瀆字不皆作
沸也釋名曰濟者濟也張守節曰下濟子細反釋名
亦不作沸六經惟詩經周禮作沸字他經不爾尚書
濟字非必衛包改也史記作濟漢志作沸而錯出濟
喬樅謂作沸作濟蓋歐陽夏侯二家尚書之異文沸

假借濟字猶流之假借瀜字也
又案周禮職方氏注滎亳水也出河東垣入于河泆
爲滎貢疏引禹貢泆爲滎與夏本紀作泆文同漢志
泆作軼蓋亦三家尚書之異文水經注濟水篇引晉
地道記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門南泆爲滎澤亦
作泆字段玉裁曰按說文泆水所蕩泆也溢器滿二
字義迥別蕩泆者動盪奔突而出正爲尚書泆爲滎
作注腳師古注漢書云軼與溢同竊語衛包襲
其誤改泆爲溢蓋小學之不明矣隱九年左傳曰彼
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注軼突也與水蕩泆義相

類說文軼車相出也此地理志假軼爲泆之恉也泆
是溢出不必其滿也惟沸水能泆耳滎字皆當作滎
喬樅攷毛詩正義引鄭注云滎泆水泆出所爲澤也
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春
秋傳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
續漢志亦云河東郡垣縣有王屋山沇水所出又云
河內郡溫縣濟水所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足補漢
志所未備東漢以後豈溫縣濟水已絕因誤以房子
濟水當之歟水經沸水篇云沸水東過溫縣北屈從
縣東南流又南當壁縣北南入于河與漢志言武德

不同者水經魏時人所作津渠勢改不與昔同水經
河水篇云河水東過成皐縣北沸水從北來注之鄰
注引鄭元曰大伾地喉也沇出邘際矣大邘在河內
修武武德之界沸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郎經
所謂沸水從北注之者今沸水自溫縣入河不于此
也所入者奉溝水耳郎沸沇之故瀆矣然則沸沇故
瀆郎漢志所謂武德入河者是爲禹迹可知溫縣入
縣爲濟水

水經曰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又東至溫

釋名釋水曰水決出所爲澤曰擘水停處如手掌中也
今兗州人謂澤爲擘也
按據釋名云云知所見尚書本亦作決爲擘與說文
正合皆爲禹貢決字之訓直也
東至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
夏本紀曰東出陶丘北又東至于荷○集解鄭元曰地
理志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正義曰括地志云陶丘
在濟州鄄城西南二十四里又云在曹州城中徐才宗
國都記云在城中高丘郎古之陶丘
地理志曰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師古曰陶丘

丘再重也在濟陰定陶西南荷郎荷澤
沛陰郡定陶云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又云濟陰
國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禹貢荷澤在定陶東屬兗
州
案說文自部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定書曰東至于
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段玉裁
以爲禹貢道水罕言出者此經出字當依說文作至
今攷續漢志濟陰郡定陶云本曹國古陶堯所居劉
昭注引郭璞曰城中有陶丘又引帝王世紀曰舜陶
河濱縣西南有陶丘亭據史記集解引鄭注云陶丘
在定陶西北則漢志南字乃北之誤耳禹時濟水伏
流涌出陶丘之北而東注于荷澤水經注所敘自槃
口至陶丘皆榮瀆之所經非禹迹也志言荷澤在定
陶東唐省定陶入沛陰縣故通與沛陰縣下云荷澤
在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東北今曹州府治荷澤
縣東南三十里與定陶接界處是也
水經山澤篇陶丘在濟陰定陶縣之西南荷水在山陽
湖陸縣南
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
夏本紀曰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正義曰汶

音問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沛
又北東入于海
地理志曰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師古曰濟
與汶合北東北折而東也
泰山郡云汶水出萊蕪入濟○又萊蕪云禹貢汶水出
西南入沛汶水桑欽所言
案水經沛水屈從定陶縣東北流又東至乘氏縣西
分爲二其一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
又東北至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注之
酈注云濟水自壽張縣合汶水又北逕梁山東袁宏

北征賦曰背梁山截汶波卽此處也按水經所敘沛水自荷澤東北流絕鉅野而北合洪水以至安民亭南者皆禹之舊迹也北東史記作東北此據今文尚書也攷山海經云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瑕槐東北水經所敘沛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瑕槐東北水經以爲入非也斯乃河水注沛非沛入河也又東北過甲下邑入于河又東北入海酈注云又東北逕樂安縣故南城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

海諸所言沛水入海皆云東北當從史記於義爲長漢志作北東疑是淺人依梅本尚書改之瑕槐漢縣屬千乘郡在今青州府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瑕丘

槐故城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歷東河平陰（並屬泰安府）長清齊河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並屬濟南府）高苑博興樂安（並屬青州府）諸縣界中皆禹貢沛水入海之所經也

道淮自桐柏

夏本紀曰道淮自桐柏○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按在唐州東五十餘里

地理志曰道淮自桐柏

南陽郡平氏云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

風俗通山澤篇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卽復陽縣在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

案續漢志南陽郡平氏桐柏大復山淮水出劉昭注引荆州記曰桐柏淮源涌發其中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南山南有淮源廟惟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王鳴盛曰風俗通言上源大復言之惟水源略胎簪不數而漢志則竟以下源大復言之惟水經溯其源而系以胎簪寰宇記謂胎簪在桐柏縣西北三十里而漢平氏故城又在桐柏縣東蓋胎簪最在西大復山最在東漢志言桐柏大復山者出桐柏之大復山也此以其出陽口而成流者言之水經言出胎簪則指最西一峰以其始源潛伏而未成流者言之桐柏乃捴名耳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夏本紀曰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地理志曰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魯國下縣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

青州川

濟陰郡乘氏云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

百一十里
泰山郡蓋縣云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
青州澠
說文水部曰沂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水一曰沂水出
泰山蓋青州澠○又云泗受沛水東入淮
淮南地形訓曰時泗沂出臺台術○注云時泗沂皆水
名臺台術皆山名
案水經注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琅邪臨沂
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西
南流又屈南過郯縣西又南過良戎縣西又南過下

邳縣西南入于泗泗水出魯下縣故城東南桃墟西
北西南逕方輿縣菏水從西來注之菏水即濟水之
所苞注以成湖澤者也又東南逕下邳縣葛嶧山東
又東南逕其故城西又東南沂水注之又東南逕淮
陽城北而東南流于淮又水經淮水篇云東北至下
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至廣陵淮浦
縣入于海然則沂先入泗泗乃入淮相去不遠故經
連言會于泗沂此禹貢道淮會泗沂東入海之故道
也漢志淮陵當作淮浦侗書正義引作睢陵亦誤水
經云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海淮浦乃漢縣屬臨淮郡

晉改屬廣陵郡胡渭曰淮陵乃淮陰之誤淮陰去海
尚一百五十里而志云淮陰入海者亦猶江都去海
甚遠而澥氏道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不言海陵
也其說亦通
春秋說題辭曰淮出桐柏淮者均也均其務
風俗通川澤篇曰淮者均均其務也
釋名釋水曰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
案此皆本今文尚書說也歐陽章句與大小夏侯章
句解詁義各不同此其一端也段玉裁曰廣雅海晦
也江貢也河何也淮均也濟也伊因也絡驛也皆

取同韻字爲訓釋或疑淮水乃淮字之誤非也淮从
隹聲讀如回均从勻聲讀如勻淮與勻雙聲今音淮
戶乖切亦與勻雙聲淮訓均正如仲術之訓仲允廣
雅漢達也亦同此例漢古讀如歎達古讀如撻
道渭自鳥鼠同穴
夏本紀曰道渭自鳥鼠同穴○正義曰括地志云鳥鼠
山今名青雀山在渭州渭源縣西七十六里山海經云
鳥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郭璞注云今在隴西首陽縣
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鵌鼠名鼵如人家鼠而短尾
鵌似鵪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

地理志曰道渭自鳥鼠同穴
隴西郡首陽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
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
許文水部曰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入河杜
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雍州寖也
案南谷當卽鳥鼠同穴山之谷名也水經云渭水出
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鳥鼠山鄣注云南谷山在鳥
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
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與別源合水出南
鳥鼠山渭水出谷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引地說

云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穴
枝間旣言其過明非一水又東北流而會於殊源也
又引鄭元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又有
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鄭以鳥鼠同穴爲二山
與地說合要之曰鳥鼠曰同穴曰南谷山名雖各別
實相聯一大山也故太平御覽引河圖括地象曰鳥
鼠同穴山地之幹也上爲掩畢星渭水出其中是以
鳥鼠同穴共爲一山也鄣注所列諸源皆出鳥鼠同
穴而南谷卽其支分者耳凡大山巖谷必多大川之
發源亦必非一處故元和志亦云渭源縣鳥鼠山渭
水所出有三源竝下也杜林治古文尚書者今文家
以渭之上源出南谷中至鳥鼠同穴而會衆流合注
古文家則以渭爲出鳥鼠山雖小有不同其實竝無
異誼也
淮南地形訓曰渭出鳥鼠同穴〇注云鳥鼠同穴在隴
西首陽西南渭水所出東會于澧入于河雍州川也
東會于澧
夏本紀曰東會于澧〇正義曰澧音豐括地志云雍州
鄠縣終南山澧水出焉北入渭也
東會于酆

地理志曰東會于酆
右扶風鄠縣云酆水出東南又有滻水皆北過上林苑
入渭〇漢書音義張揖曰酆水出鄠縣南山酆谷北入
渭
案水經無酆水之目其附見於渭水篇注中者曰渭
水自槐里縣故城南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地說云
渭水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內水會無他高山異繒所
有惟原阜石激而已長安志云豐水出長安縣西南
五十里終南山豐谷其源闊一十五步其下闊六十
步水深三尺自鄠縣界來終縣界出馬坊村入咸陽

合渭水是已

又東北至于涇

夏本紀曰又東北至于涇○正義曰括地志云涇水出原州百泉縣西南笄頭山涇谷東南流入渭

又東至于涇

地理志曰又東至于涇

安定郡涇陽云笄頭山在西南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百里雍州川○師古曰此山在今靈州東南

說文水部曰涇水出安定涇陽笄頭山東南入渭雖州

之川也

案史記作又東至于涇漢書作又東至于涇此今文三家尚書之不同也梅賾本作又東會于涇釋文不言馬鄭王同異此又古文尚書之不同也段玉裁曰鄭云自道弱水已下言過言會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則古文尚書爲體例畫一也喬樅攷毛詩正義引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开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續志無涇陽縣劉昭注於朝那下引郭

璞山海經注曰涇水出縣西开頭山入渭蓋東漢時涇陽併入朝那故與鄭所引志不同也水經無涇水之目僅於渭水篇注中附見一語云東過霊陵縣北左則涇水注之即此經所云又東會于涇也寰宇記云原州平高縣笄頭山一名嵫嵫峒山水經云蓋大隴山之異名涇水下引水經涇水出涇陽縣高山注云山海經曰高山涇水出焉東流注于渭入陽謂之入水彈箏峽下引水經注云涇水逕都盧山山路之內常有如彈箏之聲又云絃歌之山峽口水流風吹滴崖響如彈箏之韻因名耀州雲陽縣涇水下引水經

注云涇水東流歷峽謂之涇峽是水經原有涇水篇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夏本紀曰東過漆沮入于河

地理志曰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右扶風漆縣云漆水在縣西

北地郡直路云沮水東入洛

歸德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

左馮翊襄德云洛水東南入渭

案說文水部云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

曰入洛又云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峁中東南入渭水經云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栩縣北東入于洛攷漆沮二水竝入于洛洛復入渭故闞駰十三州記以洛水爲卽漆沮之水也漢志歸德下洛水入河河宇當爲渭之誤馮翊褒德下言洛水入渭是其證也又漢書匈奴傳云武王居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云此洛卽漆沮水也本出上郡雕陰秦嘗山東南入渭亦卽此經所謂東過漆沮也水經渭水篇云又東過華陰縣北東入于河案華陰縣北卽褒德縣南船

司空故城亦在今華陰縣東北五十里渭水入河之處是日渭口漢爲船司空界也

淮南墜形訓曰洛出獳山〇注云獳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

道雒自熊耳

夏本紀曰道雒自熊耳〇正義曰括地志云洛水出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北流入河熊耳山在虢州盧氏縣南五十里洛所經

地理志曰道洛自熊耳

宏農郡上洛云禹貢雒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過

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

案續志上雒侯國有冢領山雒水出故屬宏農劉昭注引山海經曰雒水出護舉之山案史記云雒水出熊耳山山海經曰雒出王城南至相谷西東北流去虎牢城西四十里注河口謂之雒汭又宏農郡盧氏有熊耳山劉昭注引山海經曰其上多漆其下多櫻浮豪之水出焉西北流注于雒其中多美玉多人魚今攷河圖括地象曰熊耳山地門也其精上爲壁附耳皇太平御覽地部水經注引地說曰熊耳之山地門也雒水出其間興括地象說合又山海經海內東經云雒

水出上雒西山又中山經云讙舉之山雒水出焉水經亦云雒水出京兆上雒縣讙舉山東逕熊耳山北諸說雖小不同揔之皆在上雒無非熊耳之枝榦耳山海經所云西山當卽指冢領惟雒之始源實出冢領山故地說於熊耳之山言雒水出其間也

淮南墜形訓曰雒出熊耳〇注云熊耳在上雒西北

東北會于澗瀍

夏本紀曰東北會于澗瀍〇正義曰括地志云澗水出洛州新安縣東白石山之陰地理志云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于洛

地理志曰東北會于澗瀍
宏農郡新安云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
河南郡穀成云禹貢瀍水出瞀亭北東南入雒
案續漢志云河南穀城縣瀍水出劉昭注引博物志
曰出瞀亭山水經瀍水出河南穀城縣瀍東與千金
渠合又東過雒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雒
注云縣北有瀍亭瀍水出其北梓澤中歷澤東而南
水西有一原其上平敞即古瞀亭之處瀍水又東南
注于穀穀水自千金堨東注謂之千金渠也水經注
又曰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山海經曰白石之山

澗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是山曰廣陽山水曰
赤岸水亦曰石子澗舊穀水亂流南入于雒今穀水
東入千金渠澗水與之俱東入雒矣胡渭曰雒誥周
公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謂王城也我又
卜瀍水東亦惟雒食謂下都也按王城即郟邑漢爲
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下都即成周漢爲
雒陽縣河南郡治其故城在今洛陽縣二十里二城
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古時澗水經
河南故城西入雒瀍水經河南故城東入雒故澗水
東瀍水西爲王城而瀍水東爲下都雒誥之文甚明
也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於王城之北則必入于
瀍水而合流歷王城之東以南注于雒迫東漢建都
於此自河南縣東十五里之千金堨引水繞都城南
北以通漕而瀍始與穀水俱東注矣古時瀍不合澗
澗亦不過雒陽縣南而東至偃師也王鳴盛曰水經
注引地記曰洛水東北過五零倍尾與澗瀍合是二
水東入于金渠故瀆存焉以今輿地言之雒水自雒
縣北又東逕河南府盧氏縣南又東北逕永寧縣南
又東北逕宜陽縣北又東入洛陽縣界逕南河故城
南經所謂會于澗瀍也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王
城合瀍水南入雒而城西之澗水遂爲死穀及漢明
帝復場澗瀍之水使出雒陽故城北爲千金渠又東
過偃師縣南入于雒而禹貢東會澗瀍之舊迹無復
有存焉者矣
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夏本紀曰又東會于伊東北入于河
地理志曰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宏農郡盧氏云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二
行四百五十里
案續志宏農郡盧氏縣有熊耳山伊水出劉昭注引

青地道志曰伊水東北入雒水經洛水東北過盧氏縣南又東北過蠡城邑之南又東北過宜陽縣南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於河酈注引山海經曰洛水成皐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即什谷也王鳴盛曰以今輿地言之雒水自雒陽故城南會伊水又東巡偃師縣南鞏縣故城南又東北至洛口入河所謂東從滿家溝入河洛口乃移于東非古之什谷矣

九州攸同

夏本紀曰於是九州攸同

九州逌同

地理志曰九州逌同

又曰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師古曰九州之外有并州幽州營州故曰十二水中可居者曰州洪水汎大各就高陸人之所居凡十二處五服其數在下也任土作貢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也

案帝王世紀云堯遭洪水分為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為九州今禹貢是也說文川部曰水中可居曰州州之上分之為九耳

漢書王莽傳曰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為九州

四奧既度

夏本紀曰四奧既居

地理志曰四奧既宅○師古曰奧讀曰墺墺謂土之可居者也宅亦居也言四方之土亦可定居也墺音於六反

案說文土部曰墺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从土奧聲埮古文墺埮為古文則墺乃今文尚書作隩非是段玉裁曰玉篇土部墺字云於報於六二切四方之土可居

引夏書四墺既宅此古文尚書作墺之明證也尚書
釋文云墺於六反引玉篇於報反孟陸所據玉篇祇
有於報一反今本於六一切陳彭年重增之也說文
即訓釋禹貢徐鍇繫傳引尚書四墺既宅此據未改
釋文也廣韻去聲三十七號曰四墺四方土此必陸
法言採愐舊文也作正義者所據經文作粵乃曲爲
之說曰室隅爲奧奧是內也衛包遂改奧字爲墺尤
非周語宅爲九墺韋注墺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
也此用爾雅厓內爲墺之訓周語字從自與尚書字
从土不同不必牽合奧墺字易識墺字罕見後人多

以其所知改所不知文選西都賦天地之墺區李注
引說文墺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今本文選皆改作
墺今本後漢書班固傳則作奧而文選吳都賦都殷
殷而四奧來暨奧字正亦墺之誤耳夏本紀地理志
皆作四奧此今文尚書作奧與古文尚書作墺不同
也尚書大傳唐傳曰壇四奧鄭注奧內也安也四方
之內人所安居也此今文尚書有奧無墺之證也又
古文尚書宅字今文尚書多作度夏本紀曰四奧既
居此必經文作四奧既度也地理志四奧既宅宅字
恐亦本是度字史記集解引孔安國曰四方之邑已

九山栞旅
夏本紀曰九山栞旅
地理志曰九山栞旅○師古曰九州之山皆已栞木通
道而旅祭也
案段玉裁云栞唐石經已下作刊非是又延光二年
開母廟石闕銘曰九山甄旅此九山栞旅之駁文也
九川滌原
夏本紀曰九川滌原
地理志曰九川滌原

案說文云灤水泉本也从灥出厂下重文原云篆文
从泉據史記漢書竝作原今本尚書作源非是
周禮地官序官注川流水也禹貢曰九川滌原
案段玉裁云河渠書溝洫志皆作九川既疏此滌原
之詁訓也
九澤既陂
夏本紀曰九澤既陂
地理志曰九澤既陂
溝洫志曰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乎三代
地官序官注澤水所鍾也禹貢曰九澤既陂

案周語云禹高高下下疏流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郎禹貢九山栞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之謂也河渠書作九澤既瀦段玉裁云瀦音轉最近陂者障其外瀦者泄其中其義相成也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

夏本紀曰四海會同六府甚修

地理志曰四海會同六府孔修

說苑辨物篇曰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山川汙澤陵陸卽阜五土之宜

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鱉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案爾雅釋地九夷八蠻七戎五狄謂之四海孫炎注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故爾雅四海繫釋地不繫釋水禹貢九州之外卽是四海四海之人皆會同于帝都則非特東方之烏夷西方之昆侖析支渠搜而已矣段玉裁云玉篇人部修字下引書云六府三事孔修不與今本同史記孔字作甚訓守也

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

夏本紀曰衆土交正致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集解鄭元曰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愼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

底愼財賦

地理志曰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師古曰言衆土各以其所出交易有無而不失正致愼貨財以供貢賦皆隨其土田上中下三品而成其賦於中國中國京師也

案史記庶字作衆底字作致皆訓詁字也

中國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夏本紀曰中國賜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師古曰台養元曰中卽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作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下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

地理志曰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集解鄭也言封諸侯賜之土田因以爲姓所敬養者惟德爲先故無距我之行也台音怡

案據史記集解所引鄭注是鄭讀中邦下屬也段玉

曰鄭釋祇台爲敬悅說文台說也今文尚書不台正同申邦紀志皆作國下男邦同此今文尚書也又紀入賜大龜中國賜土姓錫皆作賜而兩言錫貢皆作錫似鄭注錫所以柔金之語可信也喬樅謂顏注漢書訓台爲養與鄭注誼異又與僞孔傳以台訓我不同疑是襲漢人音義舊說其訓亦本於三家解詁之異誼也

國語周語曰昔共上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蘧防百川墮高堙廓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作其工用滅其在有虞有窮伯鯀播其淫心稱逢其

上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畫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其之從孫四岳佐之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韋昭曰賈侍中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頊氏衰其工氏侵陵諸侯與高辛氏爭而王也或曰共工堯時諸侯爲高辛所滅昭謂爲高辛所滅安得爲堯諸侯又堯時其工與此異也堙塞也高謂山陵廓謂池澤有虞舜也鯀禹父崇鯀國伯爵也堯時在位而言有虞者鯀之誅舜爲之也極誅也舜臣堯極鯀于羽山羽山今在東

海祝其縣其工也從孫昆弟之孫也四岳官名王四岳之祭爲諸侯伯佐助也言其工從孫爲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堯以四岳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呂命爲侯伯使長諸侯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炎帝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岳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

案經於水土既平後言錫土姓今據國語所云四岳佐禹治水有功堯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是亦當日錫土姓之一證也韋注國語蓋亦採尚書今文家說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

百里粟五百里米

夏本紀曰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索隱曰總聚束草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禮郊特牲云蒲越藁秸之美則秸是藁之類也

百里賦內總二百里內銍三百里內粟服

地理志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內總二百里內銍三百里內粟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師古曰自此以下說甸服之內以差言之也總禾藁總入也內讀曰納銍謂所刈卽禾穗也粟藁也言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粟米

粺者納少鬱者納多
案詩齊譜正義引尚書鄭注曰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所刈禾也二百里銍銍謂刈禾斷去藁也三百里秸秸又去頴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內總禹爲之差使百里從之爾堯之五服服五百里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輔之是五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也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甸服比周爲王畿其

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段玉裁曰禮器莞簟之安而槀鞂之設鄭注穗去實曰穅禹貢三百里納粟服按秸從禾吉聲穅從禾革聲地理志作三百里內粟服又說文禾部史記封禪書有稭字異字而同物也革聲在古音弟一部吉聲在弟十二部皆聲粟聲在弟十五部異部而雙聲字皆同紐入刈禾者并穗藁全入之斷去藁者去藁留頴而入穗也又去頴者又去穗之頴而入穀實也粟者糲米也米者精米也粟對已去糠者言之則去糠者爲米未去者爲粟對精米言之則精米爲粟倘書五者節次自然而後

儒多不曉矣尚書釋文云秸本或作稭馬云去其頴音鞂按馬說與鄭同音鞂二字不辭蓋馬本作穅馬云去其頴曰穅音乃字之誤據禮器注則鄭本亦作穅也漢志作粟是假借字說文粟讀若棘按穅从革聲古音革同棘在弟一部秸服連文服事也秸服猶秸事也觀禮器注引禹貢不割去服字可證訓詁之法渾言析言不同析言則頴與藁別如毛傳頴垂頴也說文頴禾末也晉注秸穗去頴也是也渾言之則穗亦呼頴如書序啓叔得禾異畝同頴謂異畝同穗也

國語周語韋昭注曰夏書曰五百里甸服甸服其職業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服三百里諸侯

夏本紀曰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集解馬融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

二百里男國

地理志曰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國三百里諸侯○師古曰此次甸服之外方五百里也侯侯也主斥候而服事也又說侯服內之差次采事也王事則供之不主一也男之言任任王事者三百里同主斥候故合

而言之爲一等
春秋繕曰侯之言候候逆順兼司候王命者
白虎通爵篇曰侯者候也候逆順也
禮記王制千里之外曰采鄭注云九州之內取其美物
以當穀稅
案史記集解引馬注采訓事也與鄭訓異疑馬从古
文尚書說鄭解王制用今文尚書說也
釋名釋長幼曰男任也典任事也
案詩齊譜正義引鄭注曰侯服于周爲甸服其弼當
男服在二千里之內段玉裁呂夏本紀二百里任國此

今文尚書也非以故訓易字也白虎通爵篇引酒誥
侯甸男衛邦伯作侯甸任衛作國伯此可見今文尚
書作任古文尚書作男漢書王莽傳封王氏女皆爲
任并用今文尚書制爵也觀白虎通此章上下文皆
作男知今文尚書獨作任不同春秋傳王制作男周
語鄭伯南也先鄭司農云南謂子男左氏昭十三年
傳子產云鄭伯男也王肅家語載子產語作南注云
南左氏作男古字作男亦多有作此南十字一句連近一不解
言之猶言公侯也是則子男亦作子南古男南任三
字同音互訓而亦通用也地理志二百里男國當是
本作任或用古文尚書改之耳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夏本紀曰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
奮武衛
地理志曰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師古曰此又次侯服外之五百里也綏安也言其安
服王者之政教也揆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
奮其武力以衛王者二百里皆同
案詩齊譜正義引鄭注曰綏服于周爲采服其弼當
衛服在三千里之內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夏本紀曰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集解馬融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
地理志曰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師古曰
此又次綏服外之五百里也要以文教要束之也夷
也言行平易之法也三百里皆同蔡法也遵刑法而已
二百里皆同
案詩齊譜正義引鄭注曰要服于周爲蠻服其弼當
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蔡之言殺減殺其賦據史記集
解引馬注蔡訓爲法與鄭訓異知鄭用今尚書說故

與馬古尚書說不同也段玉裁曰按左氏傳蔡蔡叔說者謂上蔡字即檠字也古音蔡同殺減殺字亦讀入聲

後漢書南夷列傳曰其在唐虞與之要荒故曰要服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夏本紀曰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集解馬融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流流行無城郭常居

史記匈奴列傳曰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武王居鄗

鄗放逐戎夷以時入貢命曰荒服

地理志曰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師古曰又次要服外五百里此五服之最在外者也荒言其荒忽各因本俗蠻謂以文德綏撫而覆之三百里皆同流任其流移不考詰也二百里皆同

漢書揚雄傳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

國語周語戎翟荒服韋昭注曰荒者荒忽無常之言

案齊語正義引鄭注云荒服于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放鄭注王制云禹貢荒服之外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尚書釋文至于五千下引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與史記集解所引馬融說不合今放尚書正義云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各五百里是面各五百里是爲方六千里鄭元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時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

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里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里至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尚書釋文至于五千下引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與史記集解所引馬融說不合今放尚書正義云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元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時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

問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是
賈馬雖治古文尚書而其釋禹貢皆從今尚書說與
歐陽夏侯同何以明之歐陽說中國方五千里內以
王畿千里言之王城四面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爲
五百里故曰五百里何服謂距王城五百里之外名
爲甸服也自甸至荒皆數其一面每服面各五百里
五服其爲二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計之面益五百
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要服之內分布九
州謂之中國是爲中國方五千里賈馬所云方六千
里者併荒服數之歐陽夏侯所云方五千里者就中

國言之也史記夏本紀載禹貢文而以訓詁增成之
曰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天子之國卽王畿
之內方千里者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卽甸服
自百里賦納總至五百里納米距王城千里者是其
說本今文尚書歐陽等義也易疏以禹貢五服帝畿
外其說非是觀史記言令天子之國卽帝畿在內職方九服王畿在
服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
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薛季宣書古文
訓云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美惡人
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畧能記其語曰予辯下土使
民平平使民無敖此汩作至槀飫十一篇者伏生今
文所無而孔子國所得壁中古文有汩作九共在壇

多十六篇中自子國遞傳至衛宏賈逵馬融鄭元所
注古文亦僅二十九篇其十六篇無注則以今文亡
佚無師說之相承故也然據書敘言帝釐下土方尙
書釋文引馬融云釐賜也理也則卽禹貢所云奠山
川及錫土姓之事也說文云汨治水也从水曰聲訓
汨作名篇正言治水敷土之事其設居方及別生分
類諸事皆具於九篇及棄稷篇中釋文引馬融
王肅云其法也則九其所言大率皆建萬國制九州
之事古文家猶及見孔氏壁中增多十六篇故釋皐
陶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以爲禹平水土功成弼而廣

帝以來所有幅幀漢書地理志言黃帝畫野分州得
百里之國萬區帝王世紀言顓頊帝嚳建萬國而制
九州若無萬里之廣九州之內豈足以容萬國惟其
分州疆域之廣狹每代亦有沿革所因所損益五帝
豈必盡同史記帝舜紀稱唯禹之功爲大定九州方
五千里至于荒服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地理志
云水土既平更置九州皆言禹弼五服而廣之之事
今文家不見汨作九其各篇故釋禹貢祇就堯時舊
制中國方五千里言之古文家如賈馬等雖孔氏壁
所得汨作九其各篇以無師傳舊說故釋禹貢亦仍
從今文家說至鄭君始援周官職方氏以證明皐陶
謨故於弼成五服之訓言之特詳也
史記五帝紀曰唯禹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
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
南撫交阯北發（案隱云當作北戶）西戎（胡渭云戎字疑衍）析支渠廋氏
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夷鳥夷（案隱曰長下少夷字案大戴禮云長夷）四
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
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曰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
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異勢也○服虔

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服賓見於王也侯衛二服同
爲賓也
王莽傳曰聖人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
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服虔曰唐虞及周要
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三千里漢地南北萬三千里也
案夏殷三千里者指夏世言之大禹盛時郡成五服
之數幅員有萬里也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
夏本紀曰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
海○集解鄭元曰朔北方

朔南暨
地理志曰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師古曰漸入也被加也朔北方也訖盡也言東入於海西加流沙北方南方皆及聲教盡於四海也一曰漸浸暨及也
迄于四海
賈捐之傳捐之請弃珠崖議曰臣聞堯舜德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

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
案胡渭曰凡禹貢疆理之所及皆東海也故曰東漸於海吳語晉侯令董褐復命於吳王曰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各聞于天子越語范蠡對王孫雄曰昔吾先君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濱漢書惠帝紀帝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師古曰今泉州是其地然則吳越閩所濱之海皆東海也至嶺南揭陽始為南海而禹時不在九州之域故止於東境言之流沙一在張掖漢志居延澤在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是也一在燉煌即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是也經云西被於流沙而居延澤乃在張掖之東北則固王畿之外海○師古曰漸入也被加也朔北方也訖盡也言東入東且迤北居延澤雖非禹貢之流沙亦即此沙漠之地爾疋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此方蘇而復生故北稱朔也朔南與上東西對非有一地之可指也王鳴盛曰尚書正義及史記集解引鄭曰朔北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禹時東西縮而南北贏蓋帝都在北冀之北境直踰大漠其地最廣故分為幽并營南則至於南海其遠可知若東則沇青徐不過跨海西亦不逾流沙

故鄭云南北逾之耳攷史記言顓頊之地已云北至幽陵南至交阯西至流沙東至蟠木其稱禹功則言南撫交阯北戶西析支渠廋氏羌北山戎息慎東長夷烏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蓋南北長於東西也江聲曰說文云暨頗見也言日所照臨之處皆聲教之所及猶中庸言日月所照也東西日所還繞故以地言之南北當兩極之下日或不及故以日見為言天文家有周髀之說以為天似覆盆斗極居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傍行繞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是據南北極之所見言也秋分以後春

分以前日遠在南北極之下不見日皆半歲爲晝半歲爲夜是南北兩極之下日有不及照之時故經云暨乂日所常見處言之其聲教固已遠矣

大戴禮少閒篇子曰舜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姚姓於陳作物配天修德使力民明教遍於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

論衡談天篇曰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朔南暨聲諸夏是和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夏本紀曰於是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於天下○正義曰帝堯也元水也以禹理水功成故錫元圭以表顯之自此已上竝尚書禹貢文

地理志曰禹錫元圭告厥成功○師古曰元天色也黃以禹治水功成故賜元圭以表之也自此以上皆禹貢之文

又王莽傳曰伯禹錫元圭

尚書旋璣鈐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山元珪出刻曰延喜王受德天錫佩

案據尚書說則元圭乃錫自天非堯錫也江藩曰漢武梁祠堂石刻畫像祥瑞圖云元圭水泉疏通四海會同則至是元圭乃治水功成之瑞應天所以寵錫禹者據此則史記言帝錫元圭亦謂天帝不謂堯矣周書鴻範曰天乃錫禹鴻範九疇天人相感理有固然也

潛夫論五德志篇曰修已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夏禹其耳參漏爲堯司空主平水土命山川畫九州制九貢功成賜元圭以告勳于天舜乃禪位命如堯詔禹乃即位作樂大夏世號夏后

後漢書何敞傳敞奏紀由曰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元圭周公束帛所賜也放本傳案據何敞設是以禹錫元圭爲帝堯所賜也

言敞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注引何氏家傳云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敞傳家學正伏生所授晁錯之今文尚書然則三家師說或以元圭爲天賜或以元圭爲帝錫固有不同者矣其以爲帝錫者蓋元圭之出本爲治水功成之瑞應禹得之以獻帝堯帝即以之錫禹也

禹貢

禹敷土

孟子滕文公篇趙注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是言治其土也

案鄭司農周官作敷土與漢書地理志合馬融訓敷爲分疏古今家說也趙岐訓敷爲治此今文家說也古文今文字同而訓義各異

奠高山大川

尚書大傳曰禹奠南方霍山

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引夏傳又如此禹貢奠高山大川伏生大傳以高山爲五嶽之屬爾雅釋山曰河西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此四方四嶽也衡山一名霍山故爾雅又曰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并中嶽爲五嶽也禹貢道山言嶓冢山之陽至於衡山衡山南嶽也而霍山之名不見於經故伏生傳特言禹奠南方霍山明霍山卽衡山一山而二名也大傳於五方皆當有奠山之文吳氏所引夏傳文不具耳

既修大原

尚書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

案此條見水經注六汾水下引

桑土既蠶○厥貢絺紵厥棐織文

尚書大傳夏傳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就川而爲之築宮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大昕之朝三宮之夫人浴種於川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繅三盆手○注云宮當爲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大昕之朝季春朔日之朝也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總之也

案毛詩瞻卬正義引此傳注云彼直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脫仞字也正義引此節以爲尚書夏傳文疑是因經有桑土既蠶及厥貢絺紵厥棐織文之語遂廣言天子諸侯公桑蠶室之制及后夫人親蠶之典耳

東原底平

尚書大傳曰東原底平

案此條見水經注六汾水下引

沿于江海

尚書大傳曰順流而下曰沿

案吳淑事類賦七引尚書大傳如此然則三家今文

尚書有作沿于江海者故鄭君注尚書讀松字爲沿
從大傳文也
原隰底績
尚書大傳曰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言溼也
案此見太平御覽五十七地部引又毛詩隰桑正義
引夏傳曰下隰曰隰
嶓冢道漾
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氏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
案杜佑通典曰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
中金牛衡陽王夫之書經稗疏云以地考之無有確

於此者在上邽者今秦州西南六十里之嶓冢西漢
水所出也地理志隴西郡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
出爲而東南流注於沔故屬隴西有嶓冢山西漢水
水經注曰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凡此皆秦
州之嶓冢在金牛者今寧羌北九十里之嶓冢東漢
水所出也水經曰漾水出隴西氏道縣嶓冢山東至
武都沮縣爲漢水水經之意以東漢水至獻口循通
依班固以西縣嶓冢爲西漢源也觀注引劉澄之郭
璞庾仲雍之說而曰經云漾水出氏道縣東至沮縣
爲漢水東而至廣魏白水診其沿注似與三說符而
未極西漾之源矣則經敘氏道縣是獻口以上之津
逕曉然無疑矣注又云班固司馬彪袁山松言漢有
二源東出氏道西出西縣嶓冢愈可見自來無有言

西漢出氏道者而水經斷不得以其道爲西漢源矣
其連東漢獻口言之者蓋當時經說以西漾爲自
獻口分漢循通谷而西南入江也說見下　郭璞曰嶓
又東南入江也說見下
道南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山在武都氏
西流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引見水經漾水注　地形志曰華
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北此皆南羌之嶓
冢而嶓冢有二說百里中隔故道水似不可相通然
以山海經考之又有不然者大時之山涔水出焉北
流注於渭清水出焉南流注於漢水當是大白山也
涔清即褒斜也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漢水
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沔嘉水出焉北流注於湯水張

衡曰終南大一連岡乎嶓冢山海經南山西百八十
二十里嶓冢之山三里大時之山又西三百
山相連郎平子所本　甯羌嶓冢無北流之水又不連
大一似嶓冢乃故道水之源山在今寶雞鳳縣之閒
其水三分西南爲故道水東南入沔水而今無復嶓
冢之名矣惟故道水之源爲嶓冢故循故道之西南
至秦州爲西漢之源又循西漢之東北盡於沔漢之
交皆嶓冢又循故道之東南至甯羌爲東漢源又循
東漢之南而東至巴嶺皆嶓冢蓋古人命名廣遠後
人或學其鋟繪而忘其聯絡兼包之勢故多閡隔也
南北言之則經中岷嶓之嶓故兼二漢之原隰而孟

堅謂西縣爲禹貢嶓冢可也然或誤仞爲東漢之源則差矣經云嶓冢道漾地理志云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鄭注引地理志養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武都下有云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句當卽在氐道之下今本漢書脫之武都舉郡非縣也地理志武都下有仇池山漢水所出東南至下辨入羌水亦出焉東南流注白水白水出西北入漢水是仇池之武都水亦東流入漢水與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乃從江夏下流言之耳是又據張衡言京賦及潘岳西征賦證二君之經嶓冢皆主隴西而言復振水經山海經注亦汪語到在前非孟堅之舊則氐漾之源必爲嶓冢而在南羌晉陽之地又不可孤說西縣之說矣兩嶓冢皆是則沿支尋本而連終南太一者又必在寶雞鳳縣之間矣東漢之源不明者一由於地理志武都縣下以汪而誤刻於正文不知東漢水出氐道卽經所謂漾東流爲漢者也此一由於不解江夏之義而誤以夏水爲漢水也一由於誤信地理志武都縣不至武都水經可證也此必應劭之誤一由於誤仞水經漾水首簡爲西漢此則有鄜注可審也一由於氐道縣今不知其處所或者疑在秦州嶓冢左右是以瞽惑不知班固司馬彪袁崧郭璞常璩皆言東漢水出氐道則氐道亦必在今略陽之西南嶓冢之界養山卽漾山養水卽漾水養山當卽嶓冢之支北界耳（華陽國志云漢水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卽嶓冢別名也）一由於不解孟堅互見之意而謂孟堅以西漢嶓冢卽禹貢嶓冢爲誤不知孟堅但以爲禹貢嶓冢不以爲禹貢養水所出孟堅言養水所出自屬之氐道有何誤哉養水所出卽是嶓冢孟堅不言嶓冢者自文互見也故水經郭璞皆言東漢所出之嶓冢在氐道此能得孟堅

之意者也喬樅謂王說乾確喬樅前於道嶓冢節謂胡朏明以班志隴西郡西縣之嶓冢爲禹貢嶓冢可也然或誤仞爲東漢之源出至武都爲漢（鄭注引地理志養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武都下有云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句當卽在氐道之下今本漢書脫之武都舉郡非縣也地理志武都下有仇池山漢水所出東南至下辨入羌水亦出焉東南流注白水白水出西北入漢水是仇池之武都水亦東流入漢水與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乃從江夏下流言之耳是又據張衡言京賦及潘岳西征賦證二君之經嶓冢皆主隴西而言復振水經山海經注亦汪語到在前非孟堅之舊則氐漾之源必爲嶓冢而在南羌晉陽之地又不可孤說西縣之說矣兩嶓冢皆是則沿支尋本而連終南太一者又必在寶雞鳳縣之間矣東漢之源不明者一由於地理志武都縣下以汪而誤刻於正文不知東漢水出氐道卽經所謂漾東流爲漢者也此一由於不解江夏之義而誤以夏水爲漢水也一由於誤信地理志武都縣不至武都水經可證也此必應劭之誤一由於誤仞水經漾水首簡爲西漢此則有鄜注可審也一由於氐道縣今不知其處所或者疑在秦州嶓冢左右是以瞽惑不知班固司馬彪袁崧郭璞常璩皆言東漢水出氐道則氐道亦必在今略陽之西南嶓冢之界養山卽漾山養水卽漾水養山當卽嶓冢之支北界耳（華陽國志云漢水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卽嶓冢別名也）一由於不解孟堅互見之意而謂孟堅以西漢嶓冢卽禹貢嶓冢爲誤不知孟堅但以爲禹貢嶓冢不以爲禹貢養水所出孟堅言養水所出自屬之氐道有何誤哉養水所出卽是嶓冢孟堅不言嶓冢者自文互見也故水經郭璞皆言東漢所出之嶓冢在氐道此能得孟堅之意者也喬樅謂王說乾確喬樅前於道嶓冢節謂胡朏明以班志隴西郡西縣之嶓冢爲禹貢嶓冢可也

一助云

虞夏書十八　夏書二

甘誓第十八

今文尚書四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史記夏本紀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集解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雍州南郿縣本夏之扈國也地理志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二字一也古今

字不同耳

後漢書馮衍傳衍顯志賦曰訊夏啟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

史記夏本紀啟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

案說文言部云誓者今之嗟字也讀若逝

典曰咨甘誓則曰嗟此唐虞書與夏書言語言豆之別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史記夏本紀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集解鄭元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

案尚書大傳以齊七政訓書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則鄭君此注以五行爲四時所行之政以三正爲天地人之正道本於伏生大傳是周今文說也尚書釋文引馬融曰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也歷從古文說然三正爲天地人三統則其說亦與今文說同又案三正釋文云徐音征段玉裁云此讀音與古耕清部皆有平無去上正字不論何訓皆讀平聲正月其一也或謂泰人諱政而改正月字爲平聲與淺陋之見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縣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

刑法志夏有甘扈之誓

王莽傳曰威侮五行

案說文邑部云扈夏后同姓所封戰於甘者在鄠有扈谷甘亭尚書釋文引馬融曰有扈氏姒姓之國爲無道者正義亦云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竝依世本之文楚語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是今文古文說同水經渭水篇注曰渭水又東合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

于是亭是也

天用剿絕其命

史記夏本紀天用剿絕其命

白虎通壽命篇命者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息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矣

說文水部灤讀夏書天用剿絕

天用剿絕其命

說文刀部剿絕也从刀巢聲夏書曰天用剿絕其命

案說文兩引夏書一作剿字一作剿字此兼採今己

文之異字也尚書釋文載馬融本作剿與史記合然則知作剿者古文尚書及歐陽家之文作剿者大小夏侯尚書之文也漢書王莽傳莽拜郭欽爲填外將軍封剿胡子又詔曰如貼賊不解散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剿絕二字卽用此尚書甘誓之言玉篇刀部剿絕也一作剿同今史記本剿字誤作力旁非是廣雅勦勞也曹憲音汪辨禮記剿說从刀左傳剿民从力其義甚明

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右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

史記夏本紀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女不共命

今予維共行天之罰

漢書敘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

後漢書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

見

今予維龔行天之罰

漢書敘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

後漢書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

見

白虎通三軍篇王法天誅伐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尚書曰命予維恭行天之罰此所以言開自出伐有罪也

案白虎通引尚書此句與其所作漢書及東都賦皆不同段玉裁云命字乃今之誤其共作恭者後人所改也漢書敘傳龔行天罰文選卷五十作恭亦誤也按說文共部曰共同也龔給也人部曰供設也一曰供給也是則供龔音訓俱同而古經假共爲龔尚書甘誓共行天之罰傳云共奉也奉與給義同此假共爲龔也故吕氏春秋高誘注引正作龔龔訓奉非恭

敬之謂也尚書恭敬字不作共共奉字不作恭漢石經之存於今者無逸一篇中嚴恭作嚴恐共維正之其皆作共可知二字之不相混又按史記一書如似恭漫天貌曰恭嚴恭寅畏皆不作共而甘誓敬誓共行天之罰皆不作恭漢書恭敬字亦惟不備共爲之可見自古分別古文尚書今文尚書所同也後人分別龔字不用而龔給字乃專用供矣

呂氏春秋先已高誘注書曰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維龔行天之罰

案三國吳志三嗣主傳裴松之注引孫盛曰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用龔字亦與高誘同

文選鍾士季檄蜀文命授六師龔行天罰○李善注尚書曰予惟龔行天之罰

案文選東都賦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李善注引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又後漢書班固傳李賢注引尚書同段玉裁云此社授以政尚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史記夏本紀予則奴戮女

史記夏本紀予則帑戮女

周禮司厲注引鄭司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

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

案詩小雅出車箋云御夫則兹益惟悴憂其馬之政段玉裁曰此用甘誓語也甘誓傳云御以正馬爲政者也蓋傳以正馬釋政字是經文原作政與史記合今本作正者非也鄭箋一作憂其馬之不正亦非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史記夏本紀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春秋公羊傳文十年何休注云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周禮小宗伯注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又大司寇職大軍旅戮于社注引鄭司農說以書曰不

用命戮于社

案唐石經尚書不字作弗攷蔡邕獨斷引書亦作不用命與史記及公羊注周禮注所引合皆據三家今文也

蔡邕獨斷曰天子之宗社曰泰社天子所爲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于此社授以政尚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史記夏本紀予則帑戮女

周禮司厲注引鄭司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

書曰予則奴戮女論語曰以奠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
漢書王莽傳莽曰秦嘗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書曰予
則奴戮女唯不用命然後被此辜矣○師古曰奴戮者
戮之以爲奴子也說書以爲奴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
案匡謬正俗云商書湯誓予則孥戮汝孔傳云古之
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魯之使勿
犯也按孥戮省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
非孥子之孥猶周書秦誓稱囚孥正土亦謂或囚或
孥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也班固漢書季布傳贊云
及至困戹奴僇活若蓋引商書之言以爲折衷矣段

玉裁曰按古奴婢妻帑字皆作奴故鄭司農釋尚書
之奴爲奴婢匡謬正俗奴戮一條可證經文本作奴
不作孥古時字少同一奴字而或訓奴婢或訓子息
皆一字可包衆說後人因孔傳訓子則改奴爲帑爲
孥帑字尚屬六書之假借作孥則不可從矣莽所用
者今文尚書說也先鄭注司厲引尚書亦用今文說
漢書季布傳贊亦是用今文說其字則古文今文皆
作奴也史記作帑字乃淺人所改耳

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

三國志毛玠傳載玠曰自古聖帝明王誅及妻子

書云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予則孥戮女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湯誓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帑戮
其子孫與先鄭注周禮義異而鍾繇詰玠罪及妻子
之語同於鄭君疑是今文尚書大小夏侯之異說僞
孔傳之解卽本於鄭注然此不用命者比宜戮其人
爲奴非戮及其子孫也先鄭之說於義爲長

附錄

墨子明鬼下篇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乃命左右六人
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
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

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
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
不共命是以賞于祖而僇于社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
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
案墨子所引似卽此經之文而多于此者古人引書
或以訓詁增成其義也史記引書多有此例墨子所
見尚書在秦火未焚之前當與壁中本古文尚書同
而兩攻字皆作共其義蓋亦訓爲供奉如案誓無敢
不共之謂也左不共于左下亦無女字不共命句與史
記所引合足證古文今文尚書皆無此一句也共攻

古者聲相同竊以作其字於義爲通三國志毛玠傳鍾繇引書亦作其疑是三家之異文亞字作政亦與夏本紀文同惟我有亂者乃禹子啟而羣子竟作禹誓豈其時大禹尚在與呂氏春秋先已篇云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曰不可吾地不滅吾民不窮戰而不勝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鍾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又豈有扈在夏時固屢叛與孫詒穀校本以相字爲柏之譌其下脫去啟字攷定當爲柏啟蓋據高

誘注引尚書甘誓文以證其事故知確爲柏啟也然則墨子書禹誓或亦甘誓之譌耳說苑政事篇載此事亦以爲禹其譌與呂覽同

吳越春秋曰禹崩傳位與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啟於箕山之陽諸侯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子也啟遂即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真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啟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

又案越絕書曰夏啟獻犧於益啟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啟立曉知

商書九

湯誓第二十九

今文尚書五

湯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史記殷本紀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爾衆庶悉來悉聽朕言

案古文尚書作王曰殷本紀則作湯曰下文賤天子

位作湯誥乃稱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是誓師之時尚未稱王也白虎通曰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白虎通用今文家說今文尚書祇作湯曰故白虎通說有文家質家之異史記亦用今文故亦作湯曰云云至作湯誓之下乃云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蓋自伐昆吾後遂伐桀既已興師誓衆是卽先伐之義故其後遂稱王也

大戴禮少閒篇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卽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史記殷本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案匪非古相通用爾雅釋言俾卑也尚書文當本作俾字史記以訓詁代之故作舉亂也天命殛之今文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政二十三字在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夏多罪二十二字之下與馬鄭王本尚書先後倒
易疑是錯簡蓺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
夏侯三家尚書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
五字者脫亦二十二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
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史記所載湯誓據
歐陽尚書本雖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然未校
定之前則其篇中之有錯簡固宜也段玉裁曰古文
尚書少複出夏多罪三字古今文字數不同今不可
攷者多矣又按漢書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得此逸禮逸書春秋左氏吕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

傳衍字或閒編脫簡即蓺文志所謂酒誥脫簡一召誥
脫簡二也閒編師古云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
錯亂也閒古洨反文選作或脫簡或脫篇玉裁謂無
傳字當依文選脫編作閒編當從漢書湯誓正閒編
之一證

今爾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

史記殷本紀今女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嗇事
而割政

案割政者割剝之虐政今本尚書作割正夏夏乃衍
字政正古相通用僞孔傳云正政也言君民農功而

爲割剝之政並不解夏字是梅賾本亦無夏字也段
玉裁曰尚書正義云爲割剝之政於夏邑增此二字
以暢經意耳後人据正義而妄增經文夏字殊謬

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
女其曰有罪其如台

史記殷本紀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攻
不正今夏多罪女其曰有罪其奈何

案奈何者如台之訓也攷高宗肜日篇乃曰其如台
西伯戡黎篇今王其如台殷本紀皆作其奈何皆以
訓詁代之也與此正同段玉裁曰据史記則今文說

台不訓我僞孔傳三處說皆不順不如史記爲長法
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
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謂顏閔其奈之何言不能勝
之也正用尚書句法班固典引曰作者七十有四人
今其如台而獨闕也謂如何而不封禪也又按盤庚
上卜稽曰其如台亦如何也與湯誓西伯戡黎之如
台史記作奈何正合僞孔傳皆訓台爲我覺語意亦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

史記殷本紀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

不順

案尚書正義引馬融云湯退止也史記多以訓詁代經文制作夏邑作國亦皆以訓詁代之制猶攘奪也說文邑部曰邑國也牧誓袌宪于商邑周本紀亦作商國

白虎通京師篇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

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

史記殷本紀有衆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集解馬融曰衆民相率怠惰不和同

尚書大傳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

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昼兮昼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慨然嘆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注云亳湯之都也深聽歌聲思其故也是時伊尹仕桀覺兮謂先知者較謂直道者格至也吾謂桀也桀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比于日言去復來也

新序刺奢篇桀作瑤臺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羣臣相持而歌曰江水沛沛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誰歸薄兮薄亦大矣樂兮樂兮人之生不幾何兮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

說苑敬愼篇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製絕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此亡其身者也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孟子梁惠王篇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曰湯誓商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湯其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案爲喪孟子書作害喪爲害古今文之異孟子所引湯誓蓋據古文尚書也毛詩害澣害否害何害盍之古文是其證也史記云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此歐陽今文說也尚書正義引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比于日言去復來也

不亡之徵以爲恐下民也其義卽本之伏生大傳桀以日自比民固桀之言而相謂曰是日何時喪予

亦與女偕亡此卽孟子所謂民欲與之俱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史記述湯誓文以訓詁代之語意正與孟子脗合知此義相傳已久歐陽家之說爲得其實趙岐注訓害爲大謂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其讓特異揚何胡古相通用何與大義亦通故害字得訓爲大邠卿此注疑本之小夏侯說漢書夏侯勝傳言夏侯建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爲夏侯勝所譏謂爲章句小儒破碎大道邠卿此注旣與孟子下文民欲與之偕亡文氣不貫且亦非尚書

經意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

女

史記殷本紀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集解曰尙書理字作賚鄭元曰賚賜也

案錢大昕云理賚聲相近詩釐爾圭瓚鄭康成引作賚釐理義亦通也段玉裁云按徐仙民古文尙書音賚音來然則賚古音同釐古音平上爲一類亦同理又云篇中湯自稱予一人則古文湯誓皆自稱王曰

志其實也

說苑權謀篇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尙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貢璵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南巢氏焉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奴戮女罔有攸赦

史記殷本紀女無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戮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

曰武王桀敗於有娀之墟桀奔於鳴條○集解曰詩云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毛傳曰武王湯也○索隱曰左傳云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是謂妄言爲食言○正義曰括地志云高涯原出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卽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

中論賞罰篇曰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案匡謬正俗辨此篇孥戮字非孥子之孥說甚詳已見前甘誓篇

三國志後王傳曰戮及妻孥罔有攸赦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四補遺

甘誓

乃召六卿

尚書大傳注曰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爲六卿

案路史後紀引此條爲尚書大傳夏傳注則是注說有虞氏之官制如此也夏因虞制疑此條是說甘誓乃召六卿之文

商書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般庚上第五十一

今文尚書六

案洪适隸釋卷十四載蔡邕石經殘碑于般庚下篇首句盤字作般攷周禮司勳注引尚書正作般庚又周易屯初九磐桓利居貞釋文云本亦作盤仲秋下旬碑作般桓漸六二鴻漸于磐漢書郊祀志作鴻漸于般則知盤本作般也

史記殷本紀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爲帝盤庚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集解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正義曰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丁遷於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遷也○索隱曰尚書盤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此以盤庚崩弟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

案史記索隱說非是小司馬所據尚書本盤庚三篇敘敘往伏生所傳尚書二十九篇中非獨古文有百篇敘今文亦有之也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說並非不見古文者尚書釋文引馬云盤庚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語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謂此三篇中或告臣或告民皆誥體也左傳哀十一年伍員引此中篇文偁般庚之

誥茲不以誥名篇是取其徙而立功也然則三篇是遷都後所錄非遷都時所作可知矣今攷般庚三篇並非一時之事鄭君注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當圮焉至陽甲立般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耿久奢泆成俗故不樂從上篇是般庚爲臣時事中篇下篇般庚爲君時事既非一時之事則史記所云崩後百姓思之乃作般庚謂史臣追敘其前後事作爲三篇自是紀實之語不得議其與書敘違也

漢書孔光傳光以爲禮立嗣以親以尚書般庚殷之及

王爲比

案光父霸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光霸之少子也經學尤明是光於尚書習大夏侯之學也

班固東都賦曰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

三國魏志注引華嶠漢書司徒楊虎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

案司馬彪續漢書同

殷庚遷于殷

漢書翼奉傳曰盤庚遷殷又地理志河南郡偃師有尸鄉殷湯所都

案殷庚遷殷復湯之舊都也詩元鳥箋云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正義曰書序云湯始居亳又云殷庚時治亳殷于湯言亳于殷庚言亳殷則知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自亳之殷地而受命也鄭尚書注亦云亳今河南偃師有湯亭續漢志河南尹偃師云有尸鄉注引帝王世紀曰尸鄉在縣西三十里又引皇覽曰偃師有湯冢說皆與班志合班志云殷作感訓籲爲和訓感爲憂謂率和衆憂之人不詞甚矣

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沛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又云昔堯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此亳字當作薄管子輕重篇云湯以七十里之薄兼

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戚出矢言

說文頁部籲呼也从頁籥聲讀與籥同商書曰率籲衆戚

案僞孔傳以籲字訓和與召誥篇籲訓呼不同王鳴盛曰戚蓋謂貴戚曉諭臣民必由近臣始故呼召之下文云殷庚敷于民由乃在位卽衆戚也僞孔傳改戚作感訓籲爲和訓感爲憂謂率和衆憂之人不詞甚矣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

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謂不常厥邑

于今五邦

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遭時制都不常厥邑

又楊彪傳彪議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殷庚五遷殷民胥怨

案彪議所云殷庚五遷者謂自仲丁以後已五遷都今殷庚又復欲遷亳民以遷徙不常迄無寧處故胥怨望非謂殷庚已身有五遷之事也觀史記言適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即篇中所謂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也後人誤解殷庚五遷之語遂以為五遷皆出殷庚斯

為妄矣

又案五邦見于書敘者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馬融曰五邦謂商即亳囂相耿也鄭康成曰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為五鄭注與馬同王肅亦云然偽孔傳以殷庚遷殷入五邦之數與馬鄭王不同然據經上言先王下言今不承于古必不可以已方欲改遷之殷充入其數明矣喬樅閻之先大夫曰五邦當自湯以後所遷之邦數之竹書紀年云仲丁元年自亳遷于囂河亶甲元年又云祖乙元年自相遷于耿史記殷本紀祖乙遷于邢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也左傳閔元

年杜注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開皇之耿州即為邢故通典亦云祖乙遷邢是邢即耿也紀年又云祖乙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八年城庇其後祖甲開甲史記作沃甲祖丁皆居之又南庚三年遷于奄郡國志魯國即奄國左氏昭四年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曰商奄者或以商嘗遷此乎亳為湯所開國定都不宜以受命興王之地并入五遷之數蓋斷自湯有天下後言之嘗也相也耿也庇也奄也是為五邦路史云庇奄書所不載而世儒輒以湯與殷庚之兩都足之誤矣或更以五遷皆出殷庚尤為妄也

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云河南敖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彝若顚木之有由櫹

說文木部櫹伐木餘也从木猷聲商書曰若顚木之有由櫹重文巘云櫹或从辠聲不云古文櫹从木無頭梌云亦古文櫹

又马部曳木生條也从马由聲商書曰若顚木之有曳梌古文言由梌

案徐鍇曰說文無由字今尚書只作由梌蓋古文省马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爲因由等字从马豪枝條華茸之形徐鼎臣等案孔安國所傳壁中古文尚書直訓由作用也

用梌之語不通段玉裁曰古文言由梌徐鍇本無此五字古文者謂孔安國所傳壁中古文也據此一處是許君親見孔壁尚書之證先引今文而附見古文明今文作曳古文作由作曳爲長也古文作由僞孔傳從之訓爲用也雖本釋詁而用梌之語不通徐鼎臣之言誠然矣春秋昭八年左氏傳曰史趙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杜注云由用也玉裁謂此由字亦當作曳猶將復由與是以卒滅語意以生滅相對析木之津寅位也故曰猶將復由詩序由庚鴻物得由其

文言由同言猶稱也近人不知此恉乃謂作曳者爲眞古文作由者爲僞孔本矣喬樅謂段說是也許云古文言由梌此梌字當作梌木部云梌亦古文櫹可證也梌者梌之隸變耳釋文引馬云顚木而肆生曰梌馬治古文尚書者是梌卽梌字也顚字亦槓之假借說文貝部云顚頂也木部云槓木顚也一曰仆木也然則槓爲正字顚爲假借字矣

天其永我命于玆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般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

白虎通號篇曰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故尚書曰格汝衆

案今本白虎通引尚書作裕汝衆裕字乃格之譌也說文心部愆過也引虞書曰愆厥愆作愆過字是也愆過皆謂遷於殷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數遷於殷庚之事故曰愆厥愆說見盤庚篇曰殷之衰王不常厥道尚知貫敦古今之法也民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繩天下之視夫品庶非有心也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

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

荀悅申鑒時事篇曰盤庚遷殷革奢即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尚知貫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

鄭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然則鄭本蓋

予告女訓女猷黜乃心無敖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

說文言部譸敓也从言舟聲商書曰王譸告之

案尚書正義本作王播告之修僞孔傳云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讀修字上屬爲句據說文所引不聯修字知漢經師舊讀告之絕句然則作譸者當亦爲今文尚書矣王謂陽甲也王鳴盛曰鄭以上篇般庚爲臣時作經雖無明文然中下篇皆首言般庚其下止言曰不稱王此篇言般庚敓于民繼以曰無或敢伏

悳音同聒非訓聒也孔頴達衛包妄認悳聒爲古今

字不知小篆從心作鰓古文從耳作聾皆謂耳不肯聽心不肯從其理一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改從小篆而許叔重仍之鰓聾與聒字絕不相涉也

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

不施予一人

白虎通號篇曰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

案此引卽是篇不惕予一人之文也江聲云古文惕作鬄今文讀之改從小作愁从心从狄聲狄與从近心與也亦相似故愁譮施狄敫也曹憲音施失易反敫亦弋反喬樅謂段說為施或以為逸文非也段玉裁云施與惕同在歌支一類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韓詩作施廣雅釋詁三移施狄敫也曹憲音施失易反敫亦弋反喬樅謂段說亦通如其說則作施者當是三家之異文也

予君觀火

周禮夏官司爟注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

案鄭君讀爟為觀當用學官所立三家今文使人易曉司爟注下文又云今燕俗名漫突者爲爟火謂爇火與鄭意言湯爇可呼觀也然則火爇亦可呼觀火者猶言則此經觀火與司爟之爟皆當訓為爇觀火為視火其說非是

爇火也僞孔傳訓觀火為視火其說非是

予亦灺謀作乃逸

說文火部灺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曰予亦灺謀讀若巧拙之拙

案玉篇火部灺云火光也鬱也王鳴盛曰此疑衍一也字當作火光鬱也鬱則不光矣許云讀若巧拙之拙後人遂改尚書灺字為拙非也經言予威若爇火之猛烈但予灺謀細威不用使汝縱逸不肯徙也段

玉裁曰按火光也廣韻集韻所引皆同類篇引作火不光也攷集韻六術云灺鬱煙貌九迄爨字下云灺鬱煙出也玉篇爨字下亦云煙出也然則類篇灺火不光也近是許所據尚書作灺當是壁中古文假灺為拙如假敔為好假狟狟為桓桓取其同音而捨其字之本義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為拙字耳喬樅謂此不然也如實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灺為拙則詩君引商書當云讀為巧拙不當云讀若矣漢人釋經讀為者易其字讀若者擬其音許君既辨之審何於此復亂其例乎且馬鄭王皆治古文尚書者梅賾

之僞古文傳卽本於王肅而隸古定本仍作拙謀足
證改烝爲拙當在唐衞包時斷非孔安國所改今文
尙書當與古文尙書同作烝謀竝非有異文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嗇乃亦有秋
說文糸部紊亂也从糸文聲商書曰有條而不紊
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
有秋○應劭曰農夫服田厲其嗇力乃有秋收也
案据漢書則三家今文皆作嗇字不從禾旁作穡也
此穡作嗇與漢石經殘碑毋勃篇稼穡字作嗇者合
女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女有積

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
其罔有黍稷
爾雅釋詁孫炎注曰昏夙夜之勞也書曰不昏作勞
案張衡西京賦曰何必昏于作勞卽用般庚篇之語
是知三家今文皆作昏字尙書釋文云昏馬同本或
作敳爾雅昏敳皆訓强故兩存喬樅謂昏者敳字之
消借三國志裴松之注引鄭尙書注云昏讀爲敳敳
勉也尙書正義引鄭注同文選西京賦注引薛綜曰
昏勉也是用鄭誼勉卽强之訓耳
後漢書傅毅傳迪志詩曰農夫不昏

漢熹平石經□□命何及
案梅賾本尙書命字作身今据隸釋載熹平石經尙
書殘碑則三家今文是作悔命何及矣
相時敳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
命
漢熹平石經相□敳□
案梅賾本尙書作儉民今据隸釋載石經尙書殘碑
作敳字是三家今文皆作相時敳民也說文心部云
愚疾利口也从心毋聲商書曰相時愚民許所据尙
書作愚此古文也尙書釋文引馬云儉利小小見事
之人也攷立政篇勿用儉人釋文云本亦作愚馬于
彼亦訓利但以爲佞人耳此篇今文作敳證愚之聲
近假借字段玉裁曰愚與儉義同而音異吳大徐作从
心從毋小徐作从心毋聲訂以女部嫵字下曰从女
毋省聲則此亦當爲毋省聲傳寫誤耳

與敔字異音同爲說文音義所因尚書攷在朗口部遂讀悉亦息廉反殊失古意石經唐時尚存正義曰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釋文敘錄曰伏生所誦是曰今文閻謬處多故不別記此陸氏不載石經駁異之恉也喬樅謂去聖久遠經學難明漢時三家尚書竝立學官所以廣異義而扶微學也與其過而廢之毋甯過而存之況三家今文實尚書所賴以僅存者其寶貴宜何如陸氏乃見不及此而輕棄之惜哉

卷六 十五

攴曷不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杜預左傳注曰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不可撲滅

案隱六年左傳云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莊十四年傳引同近人說尚書者以經假借正同又堯典旁述說文引虞書亦爲旁救述救同从求聲故亦可假借用也迟字集韻六脂曰迟待夷切迟任古賢人書迟任有言說文彳部遲或从尸作迟然則遲般庚或作迟當是三家之異字故說文兼載之

卷六 十六

救舊維新

熹平石經人維舊□□救舊□□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求字作救者假借字也周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鄭注云故書求爲救是亦以救爲求字與此經假借正同又堯典旁述說文引虞書亦爲旁救述救同从求聲故亦可假借用也迟字集韻六脂曰迟待夷切迟任古賢人書迟任有言說文彳部遲或从尸作迟然則遲般庚或作迟當是三家之異字故說文兼載之

攷惡之易也四字衍文女不和吉已下七十餘

人維求舊
風俗通窮通篇書曰人惟求舊
三國志許靖傳注引王朗與靖書云書曰人惟求舊人惟下多一求
案應劭及王朗竝引書作人惟求舊人惟求舊人惟求舊與石經今文尚書異蓋三家之本亦或小有不同
字與石經今文尚書異蓋三家之本亦或小有不同
耳朗當師事太尉楊賜其於尚書當是習歐陽之學
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
爾勞予不絕爾善
許愼五經異義曰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

案異義云卿得世不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
一姓妨賢塞路專政犯君故經義周尹氏齊崔氏也
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
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
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爲公二爲卿大夫訟六
三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引尚書云云又
引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也世謂卿大夫
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
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據許君引尚書盤庚云云是

以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爲卿大夫世祿之證鄭駁
異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
改詩小雅裳裳者華序曰古之仕者世祿鄭引詩刺
幽王絕功臣之世謂此詩也鄭箋亦謂古
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即殷周箸所謂古
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也
詩不顯亦世箋云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
位是鄭以世祿其常也有功亦得世位與許微異僞
孔傳本作予敢動用非罰刪去不字予不絕爾善絕
字作掩均非是此經下文云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

用非德亦字即承上文不敢動用非罰而言也尚書
釋文云掩本又作弇江聲曰絕隸古定本作窴是不
可識之字唐本改作掩未知是否喬樅謂據傳言我
不掩破汝善則隸古定本作窴即弇之譌耳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尚書大傳殷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
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
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
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與滅國繼絕世
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八曰古者天子爲諸侯制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與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案韓詩外傳與尚書大傳說同足證魯齊韓三家詩皆用今文尚書矣五十里諸侯采地以十里轂大傳所云少五里然以百里諸侯例之其采地皆遞減十里則韓詩外傳是也尚書大傳作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五蓋衍字耳

周禮司勳注殷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案周禮司勳曰事功曰勞又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旌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鄭注云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詔則告其神以詞也引書殷庚云云然則司勳所言祭于大烝正與此經所言大享于先王同也

作福作災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女于難若射之有志

案王伯厚引文志攷云漢人引若矢之有志今據儀禮志矢注引殷庚此語爲證疑鄭君所引書是作若矢之有志此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惜隸釋所載漢石經尚書殘碑此句僅存有志二字以上并闕遂不可攷耳

女毋翕侮成人毋流孤有幼

熹平石經女毋翕侮成人（凡六字亦見東觀餘論）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古文尚書作無老侮成人無弱孤有幼正義引鄭注云老弱皆輕忽之

意也王鳴盛曰据鄭注老與弱對則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無侮老其成人者無弱孤其有幼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說此經也今正義本侮在老上非是段玉裁曰唐石經作老侮不誤漢書趙充國傳曰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此老侮之解也左氏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杜注弱侵易之此弱孤之解也今文尚書無作毋老作翕弱作流翕侮猶狎侮也翕蓋卽狎之假借字喬樅謂据石經今文作女毋翕侮成人雖與古文尚書文字有異亦以翕侮在侮上則古文作老侮爲是惜石經殘缺流以下

熹平石經□□□有志

儀禮既夕記志矢一乘鄭康成注云志猶擬也書云若

莫可攷焉終未得其解耳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違逋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案今正義本尚書善字作彰與漢書所引今文小異

用德彰厥善

後漢書濟北次王傳梁太后詔曰書不云乎用德彰厥善○注云言以道德明之使競爲善也

三國志高柔傳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

案據後漢書及三國志引書竝作彰是三家本亦有作彰者

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

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殷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韋昭注曰臧善也國俗之善則維女衆歸功于下逸過也罰猶辠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其辠當在我

案此一節僞孔本國皆作邦無兩則字及是字又逸字作佚茲從國語所引原文以韋注中無古今文同異之語也韋之解誼皆本於今文家尚書說又案爾雅釋言遒過也郭璞注引書曰汝則有逸罰邢疏云

案商書殷庚云惟予一人有佚罰費誓云汝則有常刑無云汝則有逸罰者師讀不同故也或者其在今文乎喬樅謂郭注引書當云是有逸罰其作汝則者後人傳寫之誤耳

凡爾衆其維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熹平石經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口今正義本尚書各具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今正作乃段玉裁曰其孔訓爾事共字作恭度爾口爾字作乃段玉裁曰其孔訓奉與甘誓牧誓同衞包改古應改爲供字則猶不失

字誼而妄改爲恭恭不訓奉也陳鄂於宋開寶中則去釋文共音之語古文之厄至斯而極石經正作共然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又云今文尚書殷庚三篇爲一篇然蔡邕所書中篇建乃家之下下篇殷庚既之上空一字自隸釋所載迄今錢唐黃氏易所藏殘字翁氏方綱所摹勒皆然也則上篇中篇交接處石本亦必空一字雖爲一篇而固區別蓋書序云作殷庚三篇殷本紀亦云迺作殷庚三篇書序不待壁中而始出故殷庚之列爲三亦不待經師本出

又案尚書釋文云度徐如字亦作渡渡疑是殿之誤
此古文尚書之異字也江聲曰說文支部殿閉也閉
乃口者戒勿浮言也僞孔傳云以法度居汝口語實
不詞云閉爾口誼乃允當也
殷庚中弟五十二
殷庚作維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
咸造勿嚻在王庭
爾雅釋詁洼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
案孫叔然以話爲善人之言當本於今尚書說亶尚
書釋文音丁但反云馬本作單音同誠也亶單古今

文之異馬本古文作單而讀與亶同蓋從今文家說
爾雅釋詁亶誠也爾雅皆今文之學也又釋元應眾
經音義卷十五嚻讀下引尚書咸造忽嚻孔安國曰
嚻慢也僞也段玉裁曰忽者字之誤褻本作嚻褻蓋
衛包所改也其所引孔傳亦與今不同據元應引尚
書作嚻則今文當亦與古文同也
殷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勿荒失朕命於戲古我前
后罔不維民之承保后胥高鮮以不浮于天時
烹平石經□□□民之承保后胥高鮮以不浮下闕
案隸繹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保后胥高四字亦見

熹平石經口口試以爾遷安定厥國今女不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僞孔本尚書以爾作
以女厥國作厥郭女不憂上無今字皆與石經今文
異段玉裁云漢人不以諱改經字故知古文尚書多
作邦今文尚書多作國各依其壁藏之本也
後漢書鄧禹傳贊拜章曰昔盤庚遷殷去奢卽儉○汪
云帝王世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
來奢淫不絕乃渡河將徙都亳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
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喻之今尚書盤庚三篇是
也

又陳元傳元上疏曰昔者先帝所行而後王必行者則盤
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
又杜篤傳論都賦曰昔般庚去奢行儉於亳○汪引帝
王世紀與鄧顯傳注文同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維自鞠自苦若
乘舟女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維胥以沈不其或迪自怨
曷瘳

熹平石經口永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下闕
案此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字也東觀餘論載女
永勸憂女字隸釋所無豈黃氏所見字文較多與僞
孔本尚書永字作誕誕大也訓誼竝通段玉
裁曰誕從延聲延永雙聲故誕亦與永同訓長也
今予命女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跻乃身迂乃心

顧野王玉篇足部曰跻居綺卽奇二切恐人跻乃身迂
乃心跻曲迂避也
案玉篇引尚書此文倚字作跻段玉裁云當是顧野
王本與唐初不同也陸德明音義孔沖遠正義的是
倚字說文跻戾足也廣韻五支曰跻腳跛也則跻有
曲訓而倚訓曲殊牽强似顧本爲善喬樅謂倚卽跻
之假借字作跻者今文尚書也作倚者古文尚書也
倚讀從跻故以曲爲訓唐初本作倚者或據馬鄭王
古文本改之而三家今文固當作跻也僞孔傳迂訓

僻而玉篇云迂避也避亦卽僻之假借字疑玉篇所
採或今文家舊說其佚散見於他書者而顧氏摭之
耳

予御續乃命于天予豈女眾予念我先神后
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
乃知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熹平石經□□□□□□之勞爾先予不□□□□
□□□□□□于茲高后丕乃知降罪疾曰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予丕克羞爾丕字作
不段玉裁曰按洪氏不云孔作丕疑本是丕字版本

誤不但鐘唐蕭氏易所藏揚本正作不字則是今文
尚書作不也江聲曰予不克羞爾用懷爾八字作一
句然字別為一句丕乃僞孔訓為大乃大乃之云不
詞讀當為不乃不乃猶言毋乃也古者丕不一字通
用召誥丕能誠和于小民說文引作不能誠和于小
民是其證也金縢丕子之責鄭注亦讀丕為不此經
言我不能進女于樂土以安民夫然是我失于政而
陳久于此也我高后毋乃知之將降辠疾于我僞孔
本知字作崇傳云崇重也重降罪疾於誼亦通

乃祖乃父丕乃告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紹高后
丕乃與降不永

熹平石經□□與降不永

案此見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隸古定本作丕乃
崇降弗祥與石經今文異段玉裁曰永古音讀如羊
祥亦讀如羊又曰丕乃告我高后尚書釋文云我高
后本又作乃祖乃父玉裁按別本是也當讀乃祖乃
父丕乃告尚絕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句絕廸
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詰屈聱牙固當如是喬樅謂又
作本陸氏不言其為誰氏本則非馬鄭王之本可知

三家今文多與壁中本異疑作乃祖乃父者是三家
今文見於他書所引者故陸氏附載之爾
於戲今予告女不易

熹平石經於戲今予下闕

案此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字也尚書釋文云易
以豉反注同正義曰此易讀為難易之易不易言其
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鄭元云我所以
告女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般庚自道已言必不改
易與孔誼異喬樅謂鄭王皆治古文尚書僞孔傳多
同於王然則鄭君讀易如字當是從今文家說般庚

之遷都事在必行故告以斷不改易鄭君之解於義
爲長更知所折衷矣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于乃心
熹平石經□□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隸古定本作女分猷
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與石經文異東觀餘論亦
載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正不得有如此等大異而釋
概畧具於釋文正義中正不得有異同今亦附之音
文正義畧之也史記伍子胥傳有減之二字正與古
文同可見不必定依左氏矣不其今本尚書作不恭
衞包所改也左氏正義謂尚書作恭其所據尚書非
善本也喬樅謂段君非江氏據左刪書其說甚允惟

以其作恭爲衞包所改則未必然也左氏正義謂其
尚書作恭此在衞包未改之前再證以史記引尚書
亦作恭字可見尚書今文正作恭矣此節上文有永
敬大恤語則此顚越不恭卽作敬恭無不可遍泥鄭
君詩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共據左傳昭七年云三命
茲益共共也如是襄十三年云君命以共皆假共
爲恭字則此引書顚越不共安知非假共爲恭字乎
此經下篇恭承民命史記賈誼傳云共承嘉惠字作
共漢書賈誼傳云恭承嘉惠字作恭張晏注曰恭敬
也喬樅謂賈賦用恭承語卽本於此

及篤敬恭承民命承則奉也則恭承訓爲敬奉與上文語氣尤爲一貫史記其承當亦恭之假借字故裴駰集解引張晏注以釋史記亦訓共爲敬也

說苑正諫篇伍子胥諫吳王曰盤庚曰古人有顚越不恭此商之所以興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女遷汝建乃家

熹平石經□建乃家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建乃家空一字接般庚既此歐陽夏侯尚書舊式也段玉裁曰乾隆四十二年錢唐黃易購得石經尚書殘字般庚篇三十字其或

廸自恕一行之勞爾先弗不一行能廸古我先后一行與降不永於戲今一行建乃家空一字 般庚既可僅可辨其餘論語殘字爲政篇十六字堯曰篇二十七字翁氏方綱摹勒于石此眞漢石經殘字也

般庚下弟五十三

般庚既遷

熹平石經般庚既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建乃家下空一字接般庚既般字僅可辨黃易所購得石經殘字則般字較分明此三家今文舊式也雖合般庚爲一篇而分別劃然如是

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女悶台民勛建大命

熹平石經□□衆曰女悶台民勛建大命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隸古定本女悶台民作無戲怠無民字勛作懋段玉裁云古悶無通台怠通勛古音同懋江聲曰台當讀爲紿紿欺也羣臣初以浮言孔衆是欺紿愚民故戒毋紿民也勛勉也鄭康成曰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鄭言使心識教令是亦毋欺紿之意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曰綏爰九域裴松之注云盤庚曰綏爰有衆鄭玄曰綏安也隱於其衆也安隱於其衆也今我其敷優賢揚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熹平石經今我下闕

案隸古定本作今予與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文異

尚書正義卷二鄭注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優之腎賢之陽揚之

三國志管寧傳太僕陰丕等薦寧曰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曰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

案段玉裁云裴氏於此篇嗚鳥弗間引尚書君奭曰
云云鄭元曰云云於命東序之世寶引尚書顧命曰
云云注曰云云於武帝紀亦言文侯之命曰盤庚曰
而此條獨分別之云今文尚書曰然則君奭顧命文
侯之命盤庚皆爲古文尚書可知矣漢魏人於夏侯
等書曰尚書於孔壁則分別之云古文尚書范氏後
漢書體例尚如此裴氏正與相反蓋古文尚書盛行
遂易其稱焉爾但言今文尚書曰不言何篇畧之也
裴氏時歐陽夏侯等書已亡度裴所引卽魏都賦注
故兼引賦語以足之賦注歷試也此今文家說裴演

之曰謂揚其所歷試或以此系諸鄭注誤矣
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劉逵注曰尚
書殷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
案段玉裁云左時未經永嘉之亂夏侯歐陽等書無
恙也

優賢颺歷

漢咸陽令唐扶頌優賢颺歷
案此見隸釋所載揚字作颺或亦
又隸釋載國三老袁良碑又云優
文尚書之語說文云假古文以爲賢字或三家尚書

有从古文作叡字者
又案王鳴盛尚書後案曰堯典二鄭注尚書篇與
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
陽夏侯等書乃今文鄭所傳乃古文今梅賾所獻孔
本本號稱孔壁古文乃反同於夏侯等書其云明矣
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若
依今本則盤庚不見有此文乃知鄭本作憂腎陽者
憂本優字夏侯等書以一優字誤分爲心腸二字腎
陽者當作賢揚皆以字形相似而致誤劉淵林晉初
人所見本如此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亦引此而倂爲
今文裴宋人其時梅所獻本已盛行以僞孔爲古文
故反以鄭爲今文也劉裴二家注皆不著鄭名然所
據係鄭本則注義亦必本之鄭氏今定爲鄭注者
縱謂王說誤也作優賢揚者非鄭古文尚書本乃夏
侯等今尚書文也何以明之堯典正義云鄭所注皆
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句
而經字多異句夏侯等書宅嵎夷此謂夏侯等書昧谷古文曰柳谷此夏侯
此夏侯等書 鄭則別古文曰暘谷曰憂腎陽
鄭注不同也 鄭與鄭注上異字 夏侯
 正義語不甚明 近儒因

而致誤故說尚書今古文異同皆以作嵎夷昧谷也
腹腎暘劓刖劓割頭庶刻也說文支部云劓去陰之
陽臏宮劓割頭庶刻也說者爲夏侯等書作嵎鐵柳谷憂昏
宅嵎夷釋文引馬云嵎海嵎夷崇也暘谷海嵎夷
之地名是馬本古文尚書作嵎夷鄭所注本即馬融
之本則鄭本是作嵎夷也釋文又云尚書考靈耀及
史記作禺鐵放史記夏本紀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
命驗作禺鐵郎鐵字書緯皆用今文史記所載尚
書皆據歐陽本是夏侯等書作禺鐵之明驗矣三國
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別傳奏鄭注尚書違失事

言大傳卑字讀當爲柳古柳卑同字而以爲昧是鄭
注尚書作昧谷故仲翔駁正之近儒據鄭周官縫人
注引尚書日度西曰柳穀謂鄭本作柳谷不知鄭注
周禮在未注尚書以前故所引書多據歐陽夏侯三
家今文亦猶注禮在未箋詩以前故所引詩多據魯
齊韓三家今文也況今文尚書宅皆作度蔡邕所書
熹平石經作度具有明徵鄭引尚書曰度西曰柳谷
及裴松之作三國志司馬貞作史記索隱豈得無所
見聞而誤以馬鄭本爲今文孔沖遠作尚書正義屢
引鄭注又皆絕無考訂而閻識優暘谷有誤字此必

不然矣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孫志祖讀書脞錄說此條皆與尚書後案同其違失故特詳辨之以訂其誤焉

罔非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綏績于朕邦

嘉平石經□□□凶德綏績下闕

案此見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隸古定本綏績作遷

嘉績與今文尚書字異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今爾惠朕害祇動萬民以遷

嘉平石經今爾惠朕口祇動萬民以遷

案石經尚書殘碑載於隸釋亦見東觀餘論隸古定本作爾謂朕害震動萬民以遷與石經今文不同王鳴盛曰案震與振同而祇與振又每通用堯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驚皐陶謨日嚴祇敬六德無逸治民祇懼史記皆作振內則孺子鄭注云祇或作振故此震字石經作祇江聲曰惠順也今爾順我教令以導民使知遷則能安必皆順從何至震動萬民以遷乎段玉裁曰東觀餘論載爾雅釋詁弔至也郎釋此經弔字通從弔聲古文假弔爲遌三家當从孟作遌爲正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於戲邢伯師長百執事之人

案隸古定本作烏呼據石經尚書殘碑殷庚中烏呼知也

書皆作害其作曷皆後人所改匡謬正俗引多方害曰弗夾介古文之證也王莽大誥曷皆作害今文之證也伯思偶補一字而適誤學古之當審慎如是殷庚害字四見皆本作害釋文曷何未反乃害何未反之改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敵其承民命

嘉平石經肆上下缺

史記賈誼傳其承嘉惠

案漢書賈誼傳載誼鵩鳥賦作恭承嘉惠恭承二字賈誼即本於尚書此篇張晏漢書注曰恭敬也裴駰

集解引以釋史記其承疑其即恭之假借作共者歐陽本作恭者是也故史漢各不同耳

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

說文辵部遌至也从辵弔聲

案爾雅釋詁弔至也即釋此經弔字遌从弔聲古文假弔爲遌三家當从辵作遌爲正

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於戲邢伯師長百執事之人

案隸古定本作烏呼據石經尚書殘碑殷庚中烏呼知也

今予告汝不易作於戲字則此篇今文皆作於戲可

何皆乘哉弓其劬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其生
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于朕志若否罔有
弗欽無綜於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熹平石經□□乘哉弓其劬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此下
缺

案此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也隸古定本乘字作
隱劬字作懋劬懋詛竝訓勉今文古文雖字異而詛
同隱者僞孔傳云相隱栝其爲善政攷尚書大傳云
櫟栝之旁多曲木是櫟栝所以矯制曲木之具故何
休公羊序云櫟栝使就繩墨焉漢書刑法志隱之以

勢臣瓚注曰秦政急峻隱栝其民於隘狹之法然則
知凡物之邪曲而不正直者必櫟栝之使就正直也
今文尚書作乘江聲曰乘治也尚皆治其職哉治詛
亦與隱栝相近簡閱也相視也言我其勉閱視女也

商書三十七

高宗肜日第五十七

今文尚書七

高宗肜日粵有雊雉祖已曰維先假王正厥事

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見

德之有報之疾也

白虎通諫諍篇曰諫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諫質者以兩言爲諫故尚書高宗肜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爲諫也

爾雅釋天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祭之意

案周頌絲衣詩箋作融不作肜見釋文　段玉裁曰張平子思元賦展泄泄以肜肜李善注云左傳其樂也融融融融與肜肜古字通放方言融繹等延長也祭而又祭修德而正事內舉傳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所謂六沴作見者是其正是長誼但肜字未審其部居玉篇五經文字皆云從肉玉裁謂皆非也從舟集韻一東引李舟切韻云從肉既無據從舟亦音韻絕遠蓋即說文丹部之肜字形徒冬切疊韻又爲融音同部假借壁中商書固然而爾雅釋之轉寫小差如般字亦譌作殷之類無煩議改肜爲融也

白虎通姓名篇曰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書道殷帝有太甲武丁也於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已也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

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肜日及訓

漢書五行志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雊雉登鼎耳而雊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南方近赤祥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所謂六沴作見者是其

御五福迺降用章于下者也

案尚書大傳載武丁有桑穀其生于朝事故五行傳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皆敗亡之異武丁懼而修德用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也

又杜欽傳曰高宗遭雊雉之戒彷已正事享百年之壽

又杜鄴傳曰鄴對曰臣聞野鷄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

後漢書郎顗傳顗拜章曰昔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

又孔光傳光日蝕對曰上天聰明荷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也若不畏懼有以蠲除而輕忽簡誖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

○師古曰高宗彤日之辭也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

案江聲尚書集注以孔光此說乃孔氏古文家說今攷漢書儒林傳言周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授牟卿及許商霸爲博士以元帝師賜爵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則光所傳尚書乃大夏侯今文說也江氏偶失檢耳

又外戚傳成帝操劉向谷永之言報許皇后曰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雊雉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案隸古定本粵作越越者粵之同音假借字也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繇於也于於古字通用而於又訓爲歎美之詞故爾雅於字兼二訓爰粵于是曰之訓發語詞也那都繇是於之訓歎美詞也今本尚書有越無粵凡越字皆以於訓之於卽于也此經漢書引作粵據今文尚書也攷魏三

體石經遺字蘇望所摹刻見於隸續者大誥作粵茲裁文侯之命作粵小大許君說文引周書曰粵三日丁亥是漢魏所傳古文尚書亦同今文作粵也漢書律麻志引武成篇曰粵若來粵五日甲子粵六日庚戌粵五日乙卯武成篇乃壁中古文孔氏之逸書今文家所無者而其字皆作粵尤足爲古文尚書不作越之證惟周頌對越在天毛傳云越於也假借越字爲之毛詩固古文也豈壁中古文亦假越爲粵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改從粵字邪近儒以今本尚書越字爲衛包所改而未有明證存疑焉可也

後漢書劉陶傳陶上疏曰臣聞危若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

續漢書律厤志章帝元和二年詔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案隸古定本假作格假格古通用字

三國志高堂隆傳曰昔大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皆聞以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

論衡指瑞篇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脤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己祖己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己

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

迺訓于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命

史記殷本紀祖己迺訓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

熹平石經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命正厥德迺曰其如台

天既付命正厥德

漢書孔光傳光日蝕對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

熹平石經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

案此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也付字史記作畀太史公所述乃歐陽今文也附什古遍用訓誼並同僞孔傳作孚訓信與今文字異誼異裴駰乃引孔傳以

釋史記司馬貞又以附字依尚書音孚賁失其義矣

孔光傳大夏侯尚書而石經作付與孔光同知蔡邕所書是用夏侯氏今文也

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胥典祀毋禮於棄道

史記殷本紀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於棄道○索隱曰祭祀有常無爲豐殺之禮於是以棄常道

案隸古定本嗣字作司毋禮於棄道作無豐於尼司先姑君置

即嗣之省文攷晉姜鼎云晉姜曰余惟司先姑君

邦宜和博古圖呂大臨攷古圖薛尚功鐘鼎款識王

俅嘯古堂集古錄皆載此鼎銘皆釋司爲嗣胥繼也

見爾雅釋詁尚書釋文引馬云尼考也謂禰廟也正義引王肅云高宗豐于禰故有雊雉升遠祖成湯廟之異然則史記所謂毋禮於棄道者即指豐于尼而殺于遠之失也史記此句或據歐陽尚書或以訓詁申釋之無可證明姑仍之據本紀言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興帝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是小辛小乙皆棄道之君殷所以衰由之武丁為小乙子祀事特豐於禰故祖已因野鳥入廟訓王以毋禮於棄道當思法成湯修政行德以繩祖武也說苑辨物篇曰昔我高宗成王感於雊雉暴風之變修

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

後漢書鄭興傳興上疏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甯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國之福也又蓋勳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

又劉矩傳朱穆疏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

又宦者曹節傳郎中梁人審忠上書曰昔高宗以雊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

三國志高堂隆傳曰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

商書三十九

西伯戡耆第五十九

今文尚書八

西伯既戡耆祖伊恐奔告于王

尚書大傳殷傳曰西伯戡耆

又曰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四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

又曰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

克耆

西伯既戡阢

西伯既戡飢

史記殷本紀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

周恐奔告紂○徐廣音義曰飢一作阢又作耆

周本紀西伯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徐廣曰耆一作阢○正義曰耆國卽黎國也

案說文戈部云戡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既戡古文尚書耆从邑秬聲秬古文假人元龜無敢知吉○黎邑部云黎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从邑利聲商書西伯戡黎乃正字作黎作耆作阢作飢皆以聲近假借耆出古文尚書耆阢飢出歐陽夏侯等書皆今文也戡字說文云刺也从戈甚聲音戡音竹甚口含二切則戡同音而義亦相近也鄧黎古通用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注引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左傳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之地杜預注亦云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有黎亭也段玉裁曰按說文邑部鄧下引商書西伯戡鄧此戡字蓋本作耆後人改也

古文尚書作鄧後易為黎今文尚書作耆亦作飢亦作阢皆三家之異文也喬樅謂文選謝元暉詩西龕收組練李善注云尚書序曰西伯戡黎孔安國曰戡勝也戡與龕音義同是李所據尚書作戡矣謝詩西龕一字卽用西伯戡黎語然則戡字又通作龕龕蓋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

潛夫論五德志篇曰太姒夢長人感已生文王厥相四乳為西伯興於岐斷虞芮之訟而始受命

史記殷本紀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罔敢知吉○假人元龜無敢知吉○

案隸古定本尚書曰下有天子二字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尚書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史記載今文此篇少天子二字蓋亦在脫字數十之列也又案徐廣曰元一作卜

漢書食貨志元龜蔔長尺二寸○孟康曰出龜甲緣也蔔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

格人元龜

論衡卜筮篇古人鑽龜觟從善兆凶人操蓍觟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

亂敘至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

假爾元龜

潛夫論卜列篇尚書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

案段玉裁云潛夫論引尚書格人作假爾此蓋即如禮記假爾大龜有常之訓疑今文尚書本然然史記作假人假格古通用論衡以賢者訓格人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爾字恐有誤當從謂作假爾者當是小夏侯本曲禮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鄭注以為命龜筮詞自是經師相傳舊說爾古字作尒與人相近漢書言夏侯建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非先王不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

史記殷本紀非先人不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

案僞孔本尚書虐字作戲戲當為虐之誤史記集解引鄭康成曰王暴虐於民是鄭本古文尚書亦作惟王淫虐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知天性不廸率典

史記殷本紀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廸率典

案隸古定本作不虞天性無知字王鳴盛曰甑僞孔傳云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似僞孔本亦有知字與史記同喬樅謂古文今文不必盡同據史記集解引鄭注云逆亂陰陽不度天性是鄭本古文尚書祇作不虞天性段玉裁以僞孔氏竊取史記為注其說然

今我民罔不欲喪

也

殷本紀今我民罔不欲喪
論衡藝增篇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
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天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
之也紂雖至惡臣民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
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
懼之冀其驚悟也

案隸古定本不字作弗古逼用字論衡作不字
與史記合是三家今文同也

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如台
史記殷本紀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

案說文女部曰孳至也从女孜聲周書曰大命不孳
讀若孳同此古文尚書也周當爲商字之譌攷毛詩
鄭箋云孳之言至爾疋釋詁孳孜也郭璞注云孳孳
皆至也然則孳孳訓詛竝同說文引商書作孳隸古
定本尚書作孳後人所改也史記孳作至又多一胡
字據今文尚書故不同耳唐石經旁添胡字於命不
之閒非是據說文所引則古文尚書本無胡字也

王曰烏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烏呼乃罪多參在
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史記殷本紀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
可諫矣

案說文是部曰返還也从辵反反亦聲商書曰祖伊
返攷今本說文祖伊譌爲祖甲惟集韻所引作祖伊
不誤返反古通用祖伊返即此經之祖伊反也說文
據古尚書故作返史記據今文故作反字耳又據古
定本王曰下有烏呼二字又祖伊反曰下亦有烏呼
二字史記述尚書但約舉其詞故文有不具非今文

與古尚書有異也

又案尚書釋文參七南反馬云參字累在上段玉裁
曰此條蓋經開寶中改竄致文理不通絕不可解玉
篇厽部云厽力捶切累瀆爲墻壁也尚書以爲參字
七貪切玉篇所云正謂商書此字此未經孫强輩改
竄處也蓋尚書本作厽而孔讀爲參釋文當云厽七
南反馬力捶反云累也罪多累在上未改本約當如
是所以知者顧野王亦據孔古本陸氏音義依孔作首
條必孔說也馬鄭音義異則兼載之其條例云馬鄭
所有異同今亦附之音後是也馬與孔同讀參則必
何

不載故知馬以累訓厽讀力捶反厽桑古通用積累字多作桑而作累乃俗字汗簡古文四聲韻皆云桑字見石經尚書戡黎篇字作厽甚協謂爾罪多積厽如卯山腥聞在上也經典釋文經天寶開寶妄改迄今千餘年遙溯正之孔傳當有厽讀為參之語如鳥讀為島之比此等疑衛包併刪之喬樅謂汗簡古文四聲韻皆言桑字見石經尚書戡黎篇則今文尚書作桑可知矣厽桑古今文之異壁中本皆古文故用厽字也

商書四十

微子弟六十

今文尚書九

微子若曰太師少師

史記殷本紀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

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之

修德滅阬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徐廣曰阬音耆○索隱曰耆卽黎也

案古文尚書太師作父師下文父師若曰正義引鄭注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是以少師爲比干然則父師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又云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又周本紀云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抴其樂器而奔周是以此篇太師少師爲比干箕子矣此古文尚書說也史記殷本紀云微子

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集解馬融曰我祖湯也下下世也

案隸古定本尚書不有治政作弗或亂敗厥德於下又父師下又父師若曰正義引鄭酬我祖下有底字無婦人是三字與史記殷本紀云微子據今文尚書則讀婦人是用句絕也

漢書敘傳班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

案敘傳云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同異於許商寬中治小夏侯尚書詔治大夏侯尚書是班伯習大小夏侯

兩家今文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辜乃罔恆獲

史記宋世家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集解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鄭元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

案皆有罪辜隸古定本尚書作凡有辜罪攷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凡猶皆也是知史記作皆蓋以訓詁字代之

小民方興相爲敵仇今殷其典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殷遂喪越至於今

史記宋世家小民亦竝興相爲敵仇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集解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駰謂典國典也馬融曰越於也於是至矣於今到矣○索隱曰尚書典作淪沒字變易其義亦殊

案說文云方併船也儀禮鄭注云方猶併也又云竝併也是史記作並與亦以訓詁代經文也典喪隸古定本作淪喪錢大昕曰典讀如殄典喪者殄喪也攷工記輈欲頎典鄭司農讀典爲殄殄君有不腆之酒注云古文腆爲殄是典腆與殄通段玉裁曰叙經音經卷十四尚書曰涉水無津孔安國曰無涯際也按據此則經正文本無涯字傳以涯際二字訓津淺人遂以涯字補入經文非是論語使子路問津鄭注曰津濟渡處說文曰津水渡也古呼可渡處謂之津不聞曰涯也涯古作厓厓山邊也或加水旁訓爲水邊僞孔傳以津訓渡處渡處必在涯際故釋經無津爲無可渡之涯際此以地言之史記津作舟航則以器具言之濟渡之地謂之津則濟渡之舟航亦得

謂之津也說文瀕小津也一曰以船渡也瀕兼二義則津字亦得兼二義史記津字作舟航蓋太史公述津之故訓其作津涯者後人依尚書改史記也

竝爲敵讎

潛夫論述赦篇其民乃竝爲敵讎

案仇讎古通用字

三國志王基傳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慎

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

史記宋世家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集解鄭元曰

殷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

案隸古定本尚書往字作狂僞孔傳云我念殷亡發疾生狂與今文字異義異今據裴駰引鄭君注云云則是鄭本古文亦作出往與史記所述今文同也段玉裁曰尚書釋文及正義暨史記索隱皆不言鄭與孔異蓋今文作往古文作狂鄭從今文讀狂爲往與

告去說合

吾家保于喪今女無故告予顚躋如之何其

史記宋世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不用老長○集解鄭元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

夫稱家躋猶墜也恐顚墜於井義當如之何也鄭元曰其語助也王肅曰無故告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教誨

也

案吾家保于喪隸古定本作吾家耄遜于荒正義引鄭云耄昏亂也則古文作吾家耄遜于荒此古文今文之不同也江聲曰吾家保于喪卿大夫稱家保安也我卿大夫安于喪亡之事悟不知畏亦言不與謀

也喬樅謂徐廣云史記一本作吾於是家保是言我爲出亡之計庶幾國雖喪而家猶可保微子志存宗祀故其言如此耳禾知今文尚書是否如此姑兩存

之今女無故隸古定本作今爾無指又躋字作隮躋隮古文通用然據文足部躋登也從足齊聲商書曰告予顚躋與史記所述今文同也段玉裁曰尚書釋文及正義暨史記索隱皆不言鄭與孔異蓋今文作狂鄭從今文讀狂爲往與

也是馬本亦作躋字可見古文今文皆不作隮以躋爲鬱酒以亂爲治也

太師若曰王子天篤降菑荒殷國乃毋畏畏弗其若長舊有位人

史記宋世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不用老長○集解鄭元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攸史記述此經無方與沈酗于酒六字據文言天厚下災亡殷國乃不畏天威於詞爲順則此六字疑是衍文也篤毒皆古字通用皆訓爲厚也

史記大宛傳其東南有身毒國卽天竺也竺古篤字隸釋載平輿令薛君碑以竺爲篤災菑荒亡皆以音同通假毋卽罔之訓不用老長者太史公以訓詁代經文也說文口部曰咈違也从口弗聲周書曰咈其

耆長卽引此經文周字乃商之誤耳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

民用乂稱欽召敵讎不意罪合于一多痛罔詔

史記宋世家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集解徐廣曰天一云今殷民侵神犧一云陋淫侵神祇駰案馬融曰天曰神地曰祇○索隱曰尚書作攘竊劉氏云陋淫猶輕
穢也

案據徐廣音義言史記本各不同此乃史記約經文言之當作今殷民乃陋淫侵神祇之犧於義始備稠歛緑古定本作讎歛釋文云鄭音如字下同徐云鄭音疇疇馬本作稠云數也歛賦歛也馬鄭皆治古文而本各不同今從馬作稠者馬蓋據賈逵校定之本从今文也段玉裁曰按依鄭音當是鄭亦讀讎爲稠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退商其典喪我罔爲僕

案說文辵部云退敻也从辵艮聲周書曰我興受其退商今殷其淪喪史記引作今殷其淪喪史記引此經之文也周字乃商之誤僞孔本尚書退字作敗非是此經上文今殷其淪喪也段玉裁曰僞孔本尚書退作興喪也段玉裁曰僞孔本尚書我罔爲臣僕釋文云一本無臣字按無者是也毛詩景命有僕傳云僕附也說文曰古文僕字从臣作𡍮恐此是古本作𡍮析爲二字也今剛臣字用法若此不若無法皇侃論語義疏引鄭尚書注亦云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尚未正當生紂時已

豹胎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從而痛之

案象箸事亦見史記宋世家疑皆本於伏生大傳也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孩子王子弗出我乃顛躓

論衡本性篇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故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紂之惡在孩子之時

案段玉裁云此今文尚書刻字作孩其說如此迺但古文尚書此語出父師口非微子之言也仲任系諸微子則疑今文尚書多微子若曰四字如皆錄讀之

多舜曰禹曰下文我不顧行遯是爲微子自言其志喬樅謂論衡稱微子曰者目尚書之篇名非以此爲微子之言也段說未諦又案王氏鳳階江氏叔澐均斥論衡說爲謬誤喬樅放吕氏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郎也尚爲妾既而爲妻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啓與衍也尚爲妾既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皇侃論語義疏引鄭尚書注亦云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尚未正當生紂時已

得正爲妻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案紂與啓同母而其父母不欲立紂爲後必紂在孩提之時父母睹其性已不善故耳此太師少師追敘前事其舊云孩子三句當爲述帝乙舊時之言故下云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遯蓋勸微子出亡亦體先王之意思存宗祀也論衡所云微子睹其不善之性句微子下蓋脫一父字稱微子父與呂覽稱紂之父同謂微子父睹紂不善之性雖以爲王子而性惡不能出乎衆庶恐其異日頭墜我之宗社此固太史當時據嫡庶之法爭之以啓行爲庶以受德爲嫡故云然爾

論衡之語必如此申釋庶爲得之否則仲任自敘言師受尚書經明所讀文書亦日博豈復昏憒至是如本孩子作刻子訓刻爲侵削古文與今文文字既異師說固殊不能比而同之此則無庸深辨也

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遯

史記宋世家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周書一

太誓上第六十一

今文尚書附入

案太誓不在伏生書二十八篇之內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亦云然是當時太誓列于學官博士所課者故師古漢書注竟懷後漢書注小司馬史記索隱李善文選注引太誓文皆冠

以今文尚書也王鳴盛曰太誓出於漢初伏孔兩家復皆有之眞孔氏舊書也馬鄭王皆爲之注司馬遷親從孔安國問故載太誓于周本紀中東晉晚出書別撰太誓三篇唐作疏用之而反斥此篇爲僞太誓其後馬鄭王本亡而此篇亦與俱亡矣秦火未焚之書建武亡武成一篇永嘉亡舜典汨作等二十三篇唐又亡太誓一篇良可惜也孔疏謂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此篇在唐猶存孔穎達親見而云然今攷史記所載猶約畧可尋前段敘觀兵後段敘伐紂祖觀兵事反詳伐紂事反畧則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尚書大傳周傳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鄭注四月周四月也發周武王名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孟津地名六軍之兵東行

案詩思文正義引尚書太誓文如此與伏生大傳同鄭注云尚書大傳注也孟津地名二句見詩思文及棫樸正義引鄭太誓注

史記周本紀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

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索隱曰按文云上祭于畢則畢天星之名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後漢書蘇竟傳竟與劉龔書曰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天助也

案蘇竟本傳言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章懷注云王莽置六經祭酒是竟通今文尚書此所引正說此經之事周本紀集解引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馬用古文家說故與今文家解異

淮南繆稱訓武王伐紂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注云尸文王之木主也

桓寬鹽鐵論復古篇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捡紂遂成王業

三國志辛毗傳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

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

周禮春官大祝疏太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丕天之大律

漢書郊祀志匡衡等議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

又刑法志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爲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

漢書平當傳當上書曰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

後漢書班固傳固典引曰汪汪乎丕天之大律○李賢注云今文尚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鄭元注云丕大也律法也

案漢書儒林傳平當與陳翁生俱治歐陽尚書曰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皃當所引書作建功立事者蓋夏侯本也班固亦習夏侯尚書故引泰誓與匡衡所引文同

又匡衡引書以丕天之大律句連接可以引年下惟平當所引有傳於亡窮句在丕天之大律上然則匡衡議及李賢注蓋皆節引泰誓詞也

又申屠剛傳剛說隗囂曰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推誠奉順上應天心下譬人望爲國立功可

以永年○注云今文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也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說苑臣術篇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蔽無罪者國之賊也

漢書武帝紀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黜惡也

案漢書武帝紀有司奏議在元朔元季時太誓尚未出禮官博士奏議所稱附下罔上云云必古書傳記載有此文因據以為言非本諸尚書泰誓故不稱書云也蒙竊以泰誓篇中有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既曰予聞必述其詞疑此附下罔上四語與正稽古數句皆即古之格言所以勸善而懲惡者也此時文王既喪武王初即位新政之始思與臣庶勠力同心以卒父業上祭于畢之後將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故周公稱古先王格言以告王剛下罔上一節是述格言儆戒之詞正稽古立功一節是述

格言勸勉之詞欲武王上承天助下勵臣庶以受先公功故曰虎通義諫諍篇亦云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引此經下文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也

潛夫論考績篇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黜則爵士俱畢附下罔上者刑與閒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其受事而重遲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哏

案潛夫論述附下罔上云云不倆泰誓詞益足證此數語為古之格言矣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疑有脫文當作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說苑所引文同泰誓篇中附下罔上四語正周公所謂格言所謂言必則古昔稱先王也

太子發拜手稽首

周禮春官大祝疏太誓云太子發拜手稽首

案賈疏云君拜臣下當從空首拜其有敬事亦稽首故太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太子發拜手稽首是其君于臣稽首事也據有以

下二字則所謂格言者必有其文當即此正稽古云云之詞攷尚書中侯我應說文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據此篇上文云太子發上祭于畢下文云太子發升舟則知此云太子發拜手稽首其文當次在祭畢之後升舟之前皆未稱王之時也

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允哉予無知以先祖之有德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功畢立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遂興師

尚書大傳曰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允才予無知

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尋受先公戮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

周本紀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尋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

○集解馬融曰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徐廣曰一云尋小子受先公功

必力賞罰

白虎通諫諍篇君所以不為臣隱何以為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若為卑隱為不可殆也故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案大傳亢才史記作信哉才哉古通王引之曰亢乃允字之誤司馬子長以訓詁代經文故為信也畢立白虎通引尚書太誓文作必力與史記字異而聲同太平御覽引伏生大傳作戮力雖與白虎通文字有異而訓義皆通戮當作勠說文力部云勠并力也从力翏聲

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號曰蒼兒蒼兒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

周本紀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集解鄭元曰號令之軍法重者

案史記齊世家注引劉向別錄云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詩大明毛傳亦云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正義引鄭太誓注云師尚父文王于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太師號曰尚父尊之諸說並同

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兒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索隱曰本或作蒼雅拔馬融曰蒼兒王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兒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兒以懼之此文上下竝今文泰誓淮南子覽冥訓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論衡是應篇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兒倉兒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兒害汝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尚父因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

案淮南及論衡所載即述此經杖鉞把旄以濟孟津之事當渡時疾風晦冥波流逆擊故尚父號蒼兒威衆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也此皆今文尚書說馬融獨

以蒼兕爲王舟楫官名蓋據古文說故與今文家異
後漢書蔡邕傳曰尚父者太公輔周翦商故特爲其號
韋昭國語魯語注書曰後至者斬
三國志魏志注荀攸勸進表曰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
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
三國志注引獻帝紀蔡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爲師輔
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爲尚父
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涖以燎之
羣公咸曰休哉
尚書大傳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

出涖以燎之羣公咸曰休哉
案詩思文正義及後漢書杜篤傳注引此文竝作今
文泰誓又尚書正義引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
白魚入舟之事與太誓同
白虎通鬸篇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
舟也
周本紀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
祭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臣聞天瑞應時而至書曰
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

武王伐紂度孟津白魚躍入王舟長三尺赤文有字告
以伐紂之意也
又王霸傳霸謝曰神靈之佑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
此○注今文尚書曰武王渡盟津白魚躍入王舟
案周頌思文正義引鄭大誓注曰白魚入舟天之瑞
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臣者殷正色天意若曰以殷
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
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涖臨也王出于岸上
燔魚以祭變禮也又引尚書中候合符后曰魚長三
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注云佑助也天告以伐

紂之惡是其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彼授
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
十字魚文消蓋其鱗甲之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
今攷論衡紀妖篇云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
此亦其赤文之字也又中候我應篇文王戒武王曰
我終之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與此經升
舟稱太子白魚入舟之下稱王跪取適相符合故鄭
君以為得魚之瑞郎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據周本
紀先記白魚入舟火流為烏後述諸侯皆曰紂可伐
矣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殺王子比干

囚箕子于是武王徧告諸侯乃東伐紂是觀兵之時
三仁尚在位也鄭注皆用今文尚書說史記集解引
馬融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
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雖與鄭義稍異亦本今文家
說隋志引洪範五行傳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有鱗
甲兵之應也然則馬說即本此傳矣

論衡紀妖篇曰太公釣得巨魚剖魚得書云呂尚封齊
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
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燔魚剸蛇莫之方斯○注云
今文尚書泰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
王跪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鄭元注曰燔魚以祭變禮
也
三國志先王傳許靖等上言曰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
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
三國魏志注引桓階等奏曰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
待師期而大號已建所以祇承天命若此之速也
又魏志注引劉若等上書曰雖有虞儀鳳成周躍魚方
今之事未足以喻
又魏志注引太史丞許芝曰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
舜禹有天下鳳皇翔洛出書湯之王白烏為符文王為

西伯赤烏銜書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始起白蛇為
徵巨跡瑞應皆為聖人興
至子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
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復哉復
哉
尚書大傳武王伐紂觀兵于孟津有火流于王屋化為
赤烏三足
周本紀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
赤其聲魄云○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為鵰鷁鳥也馬
融曰明武王能伐紂鄭元云烏是孝烏言武王能終父
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

業亦各隨文而解也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天瑞應時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廼曰復哉復哉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

又王莽傳曰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爲烏

論衡初禀篇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爲文王受命于天天用雀與魚烏授之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復用魚烏命武王也

又講瑞篇武王之時火流爲烏云其色赤赤非烏之色

故云其色赤

又指瑞篇魚者水精白者殷之色也烏者孝烏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烏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

案論衡所述乃漢經師相傳舊說也皆與鄭注太誓語合詩思文正義引鄭泰誓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雕當爲雅雅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紀后稷之德也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

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穀盛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按太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爲一日五來爲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

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以紀后稷之德者尚書旋機鈐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今烏銜穀故云紀之也史記集解引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鵬鷖鳥也明武王能伐紂魄然安定意也馬以鵬爲鷖鳥魄之義爲安定若言武王能誅紂則天下安定也誼與鄭異蓋據古文尚書說古文作鵬今文作

烏鄭從今文讀鵬字當爲雅雅烏也烏有孝名見於書說則亦經師相傳之舊誼也

又案王鳴盛云天意須暇紂五年者多方篇曰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鄭彼注云夏之言暇也天覩紂能改待暇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踰年即位爲八年至十三年誅紂是帝五年爲須暇也云武王即位此時三年者帝三年也八年即位至此十一年適帝三年未滿五年見未可誅紂鄭具言此是解五至之意明以天意爲五至示武王當待五年一至爲一年也江聲曰鄭云五日燎

後日數者謂燔魚以祭之明日爲一日數至第六日爲五日也鄭以五日是天須暇紂五年之意一日當一年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踰年卽位爲八年數至十三年伐紂是第六年乃爲須暇紂五年故知除燎日數爲五也喬樅謂鄭據大傳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自七年數至十三年乃第六年故解須暇五年爲币五年而解此五日爲燎後日數乃祭之第六日也其說未免牽强如據漢書律歷志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則自九年數至十三年適爲五年卽天須暇五年之意矣律歷志載武成篇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

卯不除辛亥日數之則此五日謂是燎祭之第五日亦無不可也餘說詳後

三國魏志注引劉廙等言曰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三國吳志孫策傳注引吳錄張紘曰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皆因民困於桀紂之政故能乏去無道致成其志又吳志孫權傳注引吳書赤烏元年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以爲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

案裴松之三國志注引太學博士韓

宗治京氏易歐陽尙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據此是子綱於尙書習歐陽氏之學也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監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商

墨子非命下篇云太誓之言子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監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商昔者紂執有命而行

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

案墨子引太誓文如此今本字多譌舛天字作而商字作帝非是此節皆有韻之文作商則與上文韻叶今訂正之云君子者對諸大夫而言也所云去發不可攻去字疑是告之譌下文去發以非之疑有脫字當云周公旦告發以非之蓋卽董子所稱尙書傳云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之意謂周公與諸大夫言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天有顯德云云皆言天命之不可恃也此篇下文言使上附以周公書報告于王是卽以周公此語書以告王此正

君臣相戒之詞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萬章篇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趙岐注曰太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案馬融書序舉書傳所引太誓五事不在太誓中者
孟子滕文公篇引太誓曰我武維揚五句其一也而
萬章篇引太誓兩句不與焉則此兩句實見尚書太
誓篇矣詳此二句當本在受之大商文下茂哉茂哉
文上庶語氣一貫也

茂哉茂哉
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曰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
赤鳥衔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
周公曰茂哉茂哉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案尚書傳申釋周公曰茂哉茂哉之意言天命不可
恃當敬承之則此茂字當是與懋逼懋勉也皋陶謨
懋哉懋哉董子對策引書云茂哉茂哉彊勉之謂也
是其確證已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
周禮大祝職賈公彥疏曰太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
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
漢書劉輔傳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
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
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猶君臣祇
懼動色相戒○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烏之瑞也
案周禮疏所引太誓文又見儀禮士昏禮疏及禮記
檀弓正義節引蓋周公喜得此瑞而即戒以天命之
不可恃劉輔云君臣祇懼動色是正說此經茂哉茂
恐恃之之義也王鳴盛曰據大祝疏備太誓得火烏
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云云則此節正當在此其云

周公書殆即所謂茂哉恐恃者故王動色變正劉輔
所云君臣動色相戒是也
三國志楊阜傳阜上疏曰昔周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
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尚
猶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皆曰受可伐王
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乃還師歸
周本紀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
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又齊太公世家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

與太公作此太誓

又秦楚之際月表亭曰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弒○索隱曰謂湯放桀武王誅紂也

案八百諸侯至不謀同詞四句見馬融書敘傳太誓文又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至未可伐見詩閟宮正義引太誓文攷尚書正義謂太誓上篇是觀兵時事然則史記自武王上祭于畢至還師歸皆觀兵于盟津時事也茲錄爲上篇如左

漢書婁敬傳敬說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

案婁敬說高祖在漢五年是時伏生壁中書且未出無論後得之泰誓蓋泰誓之文往往散見於傳記中故婁敬得據以爲言州也

新序善謀篇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滅殷

論衡恢國篇紂爲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

又袁述傳王簒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一旦會于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刳妊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與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燔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

案據此是微子之封於宋在武王時事與禮記言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正合逮後武庚叛誅遂以微子紹殷爲二王之後作賓王家耳非於誅武庚後始受封也

後漢書劉元傳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爲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

又公孫述傳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

又鄭興傳興說隗囂曰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卽位八百諸侯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

又袁述傳王簒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

又孫策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

案據三國志注引吳錄云云是此書策使張紘所為也

三國吳志陸抗傳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感孟津有反旆之軍

文選班固幽通賦曰發還師以成命○曹大家注云發武王名也○應劭曰成命以成天命也○李善曰周書

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

又任彥昇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曰八百不謀○李善注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

案李詩所引周書皆今文泰誓之詞三家今文尚書已亡而此泰誓篇固存於馬鄭王本尚書中今文古文並無大異也

三國魏志注引黃初四年詔曰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

又三國志楊阜傳阜上疏曰武王還師殷卒以七知天期也

周書二

大誓中弟六十二

今文尚書附入

武王伐紂

史記周本紀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白虎通誅伐篇曰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尚書曰武王伐紂

論衡齊世篇曰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治功有奇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蓋其德劣而兵試試用而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驗也此言妄也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為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皇來儀時亦有苗兵皆動而竝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

維丙午王逮師前師乃鼓鼗譟師乃慆前歌後舞假于上天下地

尚書大傳曰維丙午王逮師前師乃鼓鼗譟師乃慆前歌後舞○鄭注曰慆喜也眾大喜前歌後舞○鄭注曰慆喜也眾大喜前歌後舞也

白虎通禮樂篇曰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書曰前歌後舞假于上下

禮記文王世子篇下管象舞大武注曰師樂為用前歌後舞○正義曰是今文太誓之文也

詩大明正義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假于上天下地

案據鄭注周禮大司馬職引書曰前師乃鼓鼗譟及毛詩大明正義引太誓曰師乃鼓譟云云則是大傳所載乃太誓經文也慆或作掏說文心部曰慆悅也从心舀聲悅與喜誼同又手部曰掏掏也从手舀聲周書曰師乃掏掏者拔兵刃以習擊刺詩曰左旋右掏許所引書與大傳字異義異蓋據古文說也

樂說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

鹽鐵論取下篇曰武王行師士樂為之死民樂為之用論衡感虛篇曰武王渡孟津時士眾喜樂前歌後舞

三國志龐統傳先主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
皃藻
後漢書劉陶傳陶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皃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
皃噪
王逸楚詞章句曰武王三軍人人樂戰竝馳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皃噪讙呼
後漢書南夷列傳曰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陷陳俗喜歌舞高祖觀

之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
案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云武王伐紂巴師歌舞以凌故世稱之曰前歌後舞皆是說此經之事也王鳴盛曰箋說文無此字疑當爲拊拊亦擊耳譟者周禮大司馬云車徒皆譟鄭云噪讙也且引此經以證然則師心喜悅或有鼓或有拊而讙譟耳喬樅謂箋譟九喬樅謂張說非也此十字乃七字之誤耳若如張說改十爲九則下文九年武王上祭於畢九年當作十
叔師楚詞注作皃噪後漢書杜詩傳士卒皃藻又劉陶傳武旅有皃藻之士亦即箋譟也雖字別而聲義同疑爲歐陽夏侯本之異文箋皃噪藻皆假借字攷
字正作拊鳳喈王氏說是也
司馬在前
詩大明正義曰太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案此經及注又見太平御覽及玉海王鳴盛曰王以司馬爲太公者前觀兵之時太公杖鉞以號此伐紂之時亦宜太公在前也江聲曰逸周書克殷解云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然則爲司馬而居前當是太公矣
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
史記周本紀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

案書敘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周以十一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之一月殷之十一月也故史記云十二月戊午也與經文正相符合
又案史記周本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張守節正義云十字當爲九喬樅謂張說非也此十字乃七之誤耳若如張說改十爲九則下文九年武王上祭於畢九年當作十一年始合又下文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十一年又當改作十三年矣攷齊太公世家云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徐廣曰十一年

一作十三年雖史記本有作十三年者以彼證此亦可附會其說然一作十三年究是傳寫之譌不足爲據也何以明之按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卽洪範篇所由作也作洪範在克殷二年後而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則史記載克殷之爲十一年確有明證矣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者今文家之說也謂爲受命九年而崩者古文家之說二說不可强合史記所據皆今文尚書也故與伏生大傳同鄭君治古文尚書而於文王受

命則從今文家說以七年崩爲是今攷漢書律厤志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孟津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壄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

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案逮今本譌作還非是尚書大傳云維丙午王逮師是其確證王鳴盛尚書後案江聲尚書集注不知漢書還字乃傳寫之譌反據以改大傳逮師作還師殊爲失攷茲據尚書大傳訂正作逮師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竈之首故傳曰星在天竈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粤若來二

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據漢志則史記既死霸粤五日甲子也史記於齊世家言正月甲子於周本紀言二月甲子一據殷正言之一據周正言之一據周正言之一據周

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者是也書西伯戡黎正義引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崩鄭君據此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逾年卽位稱太子而不稱王十一年觀兵盟津有白魚入舟之祥乃始稱王故於洛誥篇末云文武受命周公居攝皆七年此今文家之說也律厤志本於三統厤及譜皆劉歆所造此古文家之說也尙書經秦火之餘伏生壁藏之及漢定求其書已亡失十之六七其後教于齊魯之閒年已老耄或於文王受命年數

記憶未能明晰逸周書乃汲冢古文三統厤又推法最密要宜爲可信史記敘虞芮質成事雖有西伯蓋受命之君語而未著受命之年其又稱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亦未始質言之則以書缺有閒故也又伏生書傳言殷紂囚西伯在四年伐畎夷之後史記周本紀言文王囚羑里在虞芮質成之先說復不同此則當從史記爲是司馬子長與鄭君均從今文家文王受命七年之說但史記以年武王卽崩者此古文家說也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崩後六年武王乃伐紂伐紂後五年而崩者此鄭君參用古文今文兩家而折衷之說也究之自文王觀兵在九年伐紂在十一年訪箕子作鴻範在十三年鄭君以武王觀兵在十一年伐紂在十三年

以箕子歸作洪範卽在此年此又其不同也蓋鄭君治古文尙書多參用今文家說故於金縢既克商二年有疾拔年注云武王于文王崩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六年爲文王受命之十三年則觀兵乃十一年事矣又於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注云文王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而崩周公以文武受命皆七年不敢過其數按武王得白魚之瑞受命稱王是觀兵時事觀兵在十一年克殷在十三年有疾在克殷後二年變後二年而崩適符七年之數皆以文王受命止七年武王克殷在十三年此皆注古文

尙書而參用今文家之說也管子小問篇云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是亦以伐殷在十一年然則傳聞異詞春秋時已有兩說故古文今文諸家亦各據師說互有異同由今攷其同異而辨析之則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克殷在文王受命之十一年克殷後七年武王乃崩者此今文家說也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克殷在文王受命之十三年克殷後五年而崩者此古文家說也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崩後六年武王乃伐紂伐紂後五年而崩者此鄭君參用古文今文兩家而折衷之說也究之自文

王受命至武王崩中間凡十有八年則古文今文兩家年數皆同故鄭君得爲此調停之說學士生數千載之後者疑以存疑焉可也

師畢渡盟津

後漢書光武紀孟津注引論衡曰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同於此盟故曰盟津俗名戍津今河陽縣津也

案後漢書王霸傳注引今文尚書曰武王渡盟津白魚躍入王舟是知三家今文或作孟津或作盟津本亦各有異同章懷所引與論衡所據尚書本作盟津者正合

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

尚書大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鄭注惡皆爲亞亞次也觀臺靈臺知天時占候者也宗廟遷主

案周禮肆師注引尚書大傳作亞字賈疏云王升舟以下者謂說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入水在前鼓鐘亞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氛祥亞鼓鐘後將舟亞者以祉王殺戮而軍將同故名祉王爲將將舟亞在觀臺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喬樅謂此節

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詩鴻雁序鄭箋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正義曰今太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居爲重也

案詩譜序正義引大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

忌天將有立父母云云據此則知無忌與天將文連也詩正義多宗鄭惟此條申釋太誓之語當是本之鄭注

周書三

大誓下第六十三

今文尚書附入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

案王鳴盛曰自此以下當是太誓下篇之詞此節似是其篇首之文何法興湯誓格爾衆庶殷庚綏爰有衆牧誓乃誓示其誓言相類凡誓語篇皆有之故定爲經文武王乃死證此後人增加孟子手所著梁惠襄

齊宣鄒穆滕文魯平未必皆前卒于孟子嘗爲後人填補春秋絕筆獲麟哀公見存亦必後人加證皆其例也

今殷王紂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

周本紀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變亂正聲怡說婦人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

案伍被以紂不用王子比干之言爲自絕于天其義即本於尚書泰誓篇經所云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離遏其王父母弟是皆其事也

又鵬鷦志曰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

正故書序殷紂斷弃先祖之樂廼作淫聲用變亂正聲
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
海

案論衡紀妖篇云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
鼓新聲者說之師涓撫琴而寫之遂去之晉晉平公
觴之施夷之臺召師涓援琴鼓之未終師曠間而止
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
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
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
於濮水之上正此經所謂淫聲變亂正聲者也此事

又見禮記樂記鄭注及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江聲
曰本紀上文明言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下卽接
此文知此是太誓文矣且裴駰采集馬鄭注以爲注
馬鄭注則故是太誓之注也則其文爲太誓無疑矣
又漢書谷永傳永引書曰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
天師古注以爲今文泰誓舉一以反三則其餘從同
益可知矣

新序刺奢篇曰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
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窮暴施於百姓
慠虐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令不行
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爲匹夫而不可得也紂自取之
也

春秋繁露王道篇曰紂以糟爲邱以酒爲池孤貧不養
殺聖人而削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斮朝
涉之足察其拇一作脛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其
、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長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
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
天下

後漢書孔融傳曰紂斬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
續漢書律厤志曰紂作淫虐忘其甲子武王誅之

三國志楊阜傳阜上疏曰桀作瑤室象廊紂爲傾宮鹿
臺以喪其社稷
故今予發維其行天罰劻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周本紀故今予發維其行天罰劻哉夫子不可再不可
三〇集解曰鄭元曰夫子丈夫之稱

案江聲曰史記錄尚書帆用詔詰作劻、又故作勉哉
據牧誓篇有四勖字史記錄之皆作勉則此文史記
作勉其在太誓原文必實作勖可知矣再更舉也更
舉則通前觀兵爲三矣故曰不可再不可三言今必
誅紂也

案尚書正義引馬融書敘曰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震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殷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紂禮記引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中者甚多

弗復悉記畧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江聲辨之曰案融之意以太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之尚書大傳乎太誓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大傳既引其文矣其所以不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亡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耳大傳引九共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得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太誓雖不出于伏生不得謂非秦火以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

二十八篇三分殷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太誓三篇適五十七無太誓則不符其數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太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太誓同于古文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惡在其可信耶若其所傳八百不期而會則棄敬說高帝嘗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矣不既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與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

之徵聖人且覬遊遇之而乃與火流穀至爲神怪謂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子不云乎貽我來麰帝命率育卽此與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爲妄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矣融又以書傳所引泰誓甚多而疑此太誓獨無有聲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既又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載于墨子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

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也以此相況太誓亦猶是爾夫復奚疑哉不獨此也大傳引殷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無逸曰厥兆天子爵今殷庚無逸具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俱出伏生不應傳述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師承猶不能無闕逸況太誓經焚書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遺逸耶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僞造必將摭拾典籍以共補綴依據誼理以爲干城以求讎其欺于後世如彼僞孔氏之所爲矣安肯故留此間隙以滋後人

之議哉蓋惟當時實有其事史官據事直書故有火流穀至之文逮其後遺文殘闕傳之者謹守殘編而不敢補緝故無諸傳記所引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故爲此辨江說是也

又案江聲辨中有云李禺集注尚書于此太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爲作傳矣此說誤也先大夫曰案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卷一引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宋書二十禮志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

周書四

牧誓第六十四

今文尚書十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埜乃誓

尚書大傳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

案禮記祭統云舞莫重于武宿夜者皇氏云師說書傳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

止宿夜云云武宿夜其樂名也此據書傳釋武宿夜最確蓋此舞樂即象當時士卒之歡樂歌舞也

史記周本紀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徐廣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

案詩大明會朝清明箋云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彊師帥之武故令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也說爽是鄭以詩言會朝清明即此經之甲子昧爽也說文日部曰昧爽旦明也亦與鄭合尚書傳傳儒效篇云武王行日以兵忌東面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

吕氏春秋簡逸篇云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紂爲禽又貴因覽云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也膠鬲曰揚逝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善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將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果以甲子至殷郊論衡語增篇云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據此諸文皆與經所云甲子合也說文土部云埜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朝至于埜據此周書作埜野埜古文野字也孔穎達正義乃謂皇甫謐云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何其踈於攷據耐三國魏志注桓階等奏曰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本元王之至逝姬周上錄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既固厥德不回後漢書郎顗傳惲諫傳俊曰昔文王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心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心

旅○注云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
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天
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
行以救膠鬲之死也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
舟之類
三國魏志注引文帝令曰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會膠
鬲於四內使召公約微子於其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
之曰昔神農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
自高以爲周之伐殷以恭也
案文帝此語本呂氏春秋誠廉篇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邊矣西土之人
周本紀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之
人
案爾雅釋詁邊遠也郭璞注引書曰邊矣西土之人
邊之訓爲遠史記以訓詁代經文故作遠矣西土之
人今尚書釋文及正義本邊字作逖恐非
盬鐵論繇役篇曰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
下之士莫不願爲之用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周本紀王曰嗟我有國冢君○集解曰馬融曰冢大也
案周禮大宗伯職以賓身之禮親故舊朋友鄭注云
天子亦有友諸侯之誼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鄭引
此經以證友字則經當作友邦爲是史記有國疑是
友國之譌盬轉寫以音同致誤也
周本紀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以千夫長百夫長爲師帥旅帥
是師帥者二千五百人之長也旅帥者五百人之長
也鄭義是已攷周禮夏官敘官云二千五百人爲師
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故鄭據

以爲說王肅好與鄭立異乃以百夫長爲卒長其誼
非是
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列傳注引英雄記袁紹遣使拜
三烏丸版文曰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攝用能悉
乃心克有動力於國家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周本紀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集解曰馬融曰武
王所率將來伐紂也
論衡恢國篇曰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
後漢書西羌傳文王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獯鬻

之雞遂擾戎狄而成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畔
國以事紂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於牧野
案詩角弓如蠻如髦毛傳云髦夷髮也鄭箋云髮西
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據此則髳髮古
今文之異耳晉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云武王伐紂
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意以巴蜀總目各國是大
名纘今尚書正義本作盧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
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
周本紀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

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人言
是用
又殷本紀紂嬖于婦人愛妲已唯妲已之言是從
漢書五行志昔武王伐殷至于牧野誓師曰古人有言
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
○師古曰周書牧誓之辭晨謂晨時鳴也索盡也言婦
人為政猶雌雞而代雄鳴是喪家之道也
案史記述尚書維婦人言是用漢書五行志引牧誓
作惟婦言用少人是兩字疑是歐陽本與大小夏侯
本文有微異耳東晉晚出尚書本有是字無人字陸

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書
誡牝雞牡鳴
又崔琦傳外戚箴曰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又曰暴辛
惑婦拒諫自孤塗蛇其心縱毒不悛諸父是殺孕婦是
剖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
後為人螭
自棄厥肆祀不答昏棄厥家國遺厥王父母弟不迪
周本紀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
母弟不用○集解曰鄭元曰肆祀祭名答問也言首言
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

厥遺任父母弟不迪

熹平石經厥遺任父母弟不迪

案僞孔本尚書作昏棄厥肆祀不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文與史記不同竊以從史記所述今文尚書昏棄厥之下多家國二字於誼爲備若作昏棄厥遺則既云昏棄厥又復云遺詞氣不貫誼亦重複但據隸釋所載漢石經殘碑云厥遺任父母弟不迪王字作任未知今文家說如何然據史記引今文太誓篇有曰離遏其王父母弟則此牧誓篇當亦作王父母弟任字或鐫刻之譌耳惜石經厥遺上文闕無以

訂其同異疑今文牧誓有脫字史記所述蓋子長從孔臨淮問古文尚書或據古文說補之歟

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軌于商國

案多罪逋逃泰誓篇作逃逋多罪是崇作是宗段玉裁曰漢書谷永傳引書逋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注曰此今文泰誓之辭又引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軌于商國文亦有不同者矣

今予發惟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周本紀今予發惟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

熹平石經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下闕

案詩大明正義引鄭牧誓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也放禮記樂記篇孔子與賓牟賈論武之舞云天

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鄭注云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不過四伐五伐又曲禮正義引鄭云伐謂擊刺也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行列也王鳴盛曰據鄭所引但有四伐五伐不言六伐七伐又曲禮及樂記正義引此經亦皆無六伐七伐且鄭注云多者五伐則不得有六伐七伐疑爲衍文也江聲說與王同喬樅謂石經文見於隸釋所載尚書牧誓殘碑其文有六伐七伐與史記同疑鄭注多者五伐五字乃七之

譌僞孔傳云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其語卽本於鄭注鄭於樂記注引牧誓僅有不過四伐五伐者蓋以證夾振四伐之誼不必全引下句疏引此經蓋亦節取之不得據彼以六伐七伐爲衍文也

今予惟龔行天之罰

班固東都賦曰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

說文力部勦勞也从力巢聲周書曰勦殺天子

案王筠云古音勞勦皆讀如漦是以漦建大命命今文作勛顧命賈馬鄭王皆作勛勛讀許玉反非古音

尙桓桓

周本紀尙桓桓○集解曰鄭元云桓桓威武貌後漢書高彪傳曰明其果毅尙其桓桓

案說文犬部云狟犬行也从犬亘聲周書曰尙狟狟狟訓犬行則誼非威武貌狟蓋桓之同音假借字古文泰誓作狟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定爲桓字故馬鄭本皆同今文作桓桓也爾雅釋訓云桓桓威也郎此經桓桓之訓詩周頌云桓武志也然則毛詩古文亦作桓矣

如虎如羆如豺如離

周本紀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音義曰離音訓或與螭同

班固十八侯銘曰休休將軍如虎如羆又典引曰虎離其師

案此經古文作如虎如貔如羆如熊與三家今文不同史記所述歐陽尙書也孟堅所用夏侯尙書也說文豸部云貔豹屬出貉國从豸毘聲詩曰獻其貔皮周書曰如虎如貔貔猛獸許據古文尙書故引周書

與史記文異禮記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鄭注引
尚書曰如虎如貔正義引鄭尚書注云其威當如獸
之將攫搏也貔一曰豹屬虎類也鄭引尚書作貔與
許所引文合漢書敘傳述翟方進傳云義得其勇如
虎如貔班豹夏侯尚書者據十八侯銘作如虎如羆
則敘傳文當亦爲作羆豈大小兩夏侯本不當作貔與歐陽本又各
或亦出大小夏侯文必定爲古文也
如豺如螭
後漢書竇憲傳

又杜篤傳篤論都賦曰虓怒之旅如虎如螭
李善文選西都賦注歐陽尚書說曰螭猛獸也
如豺如虓
說文內部曰虓山神獸也从禽頭从內从屮歐陽喬說
虓猛獸也
案此所引用皆今文尚書也段玉裁云歐陽尚書唐
初已不存李善於各家注記得之與說文引歐陽喬
說正合正牧誓說也徐廣注史記云音訓竝與螭
同當云離音訓竝與虓同虓正字螭虎螭皆假借字螭
之正訓說文云若龍而黃也一曰無角曰螭齊太公

世家及六韜非龍非羆彫彫卽螭之別字也攷工記鄭
注嬴者虎豹貔螭爲獸淺毛者之屬左傳服注螭或
曰如虎而啟虎此皆猛獸之說也喬樅謂據說文離
字訓云則文選注所引歐陽尚書說卽歐陽喬之
說攷漢書儒林傳歐陽和伯之曾孫名高字子陽爲
博士繇是尚書有歐陽氏學歐陽喬當卽歐陽高喬
高字形相似而音義又俱相近二字古得通用歐陽
章句經典釋文序錄云歐陽高始爲之則說文所引
歐陽喬說卽歐陽章句也歐陽尚書今文作螭說文
所偁其正字也文選注引歐陽說作螭其假借字也
螭爲龍之無角者與龍同類虓爲獸之淺毛者與虎
同類也
于商郊弗禦克奔以役西土
周本紀于商郊弗禦克奔以役西土○集解曰鄭元曰
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
案僞孔傳本作御釋文云馬作禦禁也役馬云爲也
正義云王肅讀御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王鳴盛曰
馬王訓皆非鄭解深得之言不暴殺來奔之人則商
人皆爲西土之役矣陳于野而不用權詐見其正步
伐止齊見其堅不殺降見其仁三者皆王師之仁所

以異於霸術也

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周本紀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集解曰鄭元曰所言且也

本紀又曰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欲戰之心心欲武王承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尚書大傳大戰篇曰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

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

漢書律厤志武王書經牧誓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爲木德天下號曰周室

淮南本經訓曰晚世之時帝有桀紂桀爲琁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刳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人破紂牧野殺之於宣室天下莫定百姓和集是以稱後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注云革車兵車也南巢今廬江巢縣夏臺未詳見在朝歌

城外宣室殷宮名

又曰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捻之于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衰厚而號令行也

說苑指武篇曰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眾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而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

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則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眾舉師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矣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

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說苑權謀篇曰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營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見者獨精也

論衡卜筮篇曰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著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夫吉見兆數吉人可遇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武王伐紂遇烏魚之應其卜曰爲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當起出不宜逢瑞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間天予卿士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猶

周書六

鴻範弟六十五

今文尚書十一上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尚書大傳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注云祿父紂之子也武庚字箕子走之朝鮮誅我君而釋已嫌苟免

也朝鮮今樂浪

史記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漢書律厤志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又五行志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興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班固賓戲曰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

厥俗通皇霸篇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三國魏志注引辛毗等奏曰天文因人而變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

王廙言曰於乎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敘

史記宋世家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

烏嘑箕子

漢書五行志王廙言曰烏嘑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敘○服虔曰騭音陟○應劭曰陰覆也騭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

呂氏春秋君守篇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注曰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當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

案史記訓騭爲定當本歐陽尚書說書正義引王肅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次敘

是問承民順民何所由興
而於史記爲合王肅蓋亦據歐陽訓詁竝異
文引馬融云陰覆也陽升也升猶興也興
應劭尚誘解同然則馬蓋從夏侯說歟史記引書作
於平漢書引經作烏嘷此歐陽夏侯二家之本不同
也段玉裁曰高注陰陽升陟也當是陰覆陟升也之
誤隲者陟之假借字故注作陟爾雅釋詁隲升也史
記作定按隲不訓定疑今文尚書本作質故司馬訓
爲定喬樅攷漢書五行志師古注云隲音質隲定也
此必王肅尚書注有隲讀爲質之語故師古據以注

五行志耳

箕子廼言曰我聞在昔鯀陻鴻水汨陳其五行
宋世家箕子對曰在昔鯀陻鴻水汨陳其五行
漢書五行志箕子廼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
五行○應劭曰陻塞也汨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障塞之
失其本性所陳皆亂故曰汨陳其五行也
尚書大傳曰汨亂也
案此見華嚴音義當是洪範傳汨陳五行之訓攷說
文水部云汨治水也古訓有反義故治之反爲亂也
鯀伊鴻水曰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弗畀鴻範九疇彝倫攸斁

宋世家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徐廣曰
斁一作繹○裴駰曰按鄭元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
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
漢書五行志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案說文攴部云斁敗也从攴睪聲商書曰彝倫攸斁
則斁乃正字斁其假借字也徐廣史記音義云斁一
作繹乃正字斁其假借字也徐廣史記作九等
作繹繹字當卽斁之譌段玉裁曰九疇史記作九等
此以訓詁之字代其本字也漢書宣帝紀復其後世
疇其爵邑張晏曰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
復減也此疇訓等之證其實與疇類也說文等

齊簡也

彝倫攸斁

班固典引曰彝倫攸斁而晉章缺

案據典引文知夏侯尚書本亦作彝倫攸斁也

後漢書袁紹傳劉表以書諫譚曰彝倫攸斁

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鴻範九疇彝倫迺敘

宋世家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鴻範九等常倫

所序

五行志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錫禹鴻範九疇彝倫

迺敘此武王問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

案尚書釋文云殛紀力反本又作極段玉裁曰作極

者是也劉向以堯典四罪放流竄殛爲四放之詞虞

書皆作殛字說文歺部曰殛殊也从歺亟聲虞書曰

殛鯀于羽山許所偁虞書古文尚書也鄭注古文尚

書讀殛爲極極誅也殛殊也古文尚書作殛者極之

假借字也極字當本於三家今文故鄭讀從之觀高

誘王逸諸儒皆以殛爲放是今文家書說作極誅解

永嘉以後三家尚書亡而馬鄭王本尚書盛行於世

學者多見作殛字少見作極字故凡經史及諸子百

家皆傳爲從殛耳

又敘傳曰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迺敘〇

李奇曰洛書卽洪範九疇也

論衡正說篇曰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

章是也禹案洪範以治洪水

案山海經云岷山之首曰女几山洛水出焉東注於

江漢書地理志廣漢郡雒縣云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華陽國志云李冰道洛逼山洛水出瀑口經什邡攷漢志廣漢郡屬縣有汁方應劭曰汁音十近儒臨川紀大奎爲四川什邡令嘗作什邡考云自秦漢已有什邡之名不詳其義今縣北有雒縣舊址以雒水得名水源在萬山中衆流交絡邑乘云三江口山內有九聯坪雒流屈曲環繞禹王廟禹母祠基在焉古碑屹立字跡不可辨疑秦漢間物相傳禹母居此帝王世紀禹生廣柔縣石紐鄉刳兒坪今其地無可攷或云在石泉又云在汶川距章洛皆不遠

雒洛古相通用余惟神禹降生天必錫之苞符洛書之出或當在此河圖圓象天洛書方象地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蓍以圖衍卦從書列蓋洛書八方方皆合十一與九合十六與四合十七與三合十二與八合十初出之時疑即名之曰十方猶河圖之言五位也此地既有洛書之祥意十方之名必藉藉久著秦郡縣天下取以名地加備旁爲什邡什亦作防竝音方世遠遐陬紀載無存後世遂失其自以洛爲河南之洛復詳考矣又作洛水攷云女几古山名今不[illegible]其爲漢

志水經注雒縣章山之雒水固無可疑爾雅釋山曰上正章疏云山形上平者名章今泝雒水發源之處九嶺危峻人跡罕到山嶺多上平疑九嶺卽章山也雒水發源九嶺山環繞東北七八十里遶九聯坪東南會章水至高景關出山口名曰雒口河流遂大華陽國志云蜀王杜宇稱帝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峩眉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此當日洛水之爲鉅觀也後世引水灌田自關口以外分而爲官渠諸河于是正河淺涸遂不知有山海經水經之舊矣余惟河圖洛書伏羲大禹之瑞而岷山友几

之洛與河南讙舉之洛竝著山海經禹固汶山郡人史記岷山作汶山然則洛出書之爲岷山以南之洛而非必其爲河南讙舉之洛固事與理之可信者又因洛水及什邡名義證之於洛書方方合十之應圖不能置之於不論也喬樅謂天生神禹靈龜出洛洛書八方合十祥瑞之符實爲禹應禹生於汶川紀氏以出書之洛水當在蜀地什邡其說固非無徵也

趙岐孟子滕文公篇注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當事有序者也

三國志管寧傳曰下阜羣生彝倫攸敘

鴻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者是其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其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其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注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爲君之年也帝舜也步推也于於也上帝謂天也令禹推演天道謂觀得失反覆也用此時始大祀六沴之用咎于下者咎凶也其祀之令消也若是順也其讀曰恭禦止也降下也章明也侵陵也辟明也厥其也休美也禹於是恭明其德孳孳受舜之

美令奉行之王極或皆爲皇極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於以證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漢書五行志易曰天垂象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

案論語河不出圖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河圖八卦是也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李鼎祚集解引鄭元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法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據此諸說則鴻範出於雒書今文家語古文家說

並相同矣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集解曰馬融云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此時始大祀六沴之用咎于下者咎凶也其祀之令消也若是順也其讀曰恭禦止也降下也章明也侵陵也辟明也厥其也休美也禹於是恭明其德孳孳受舜之漢書五行志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爲八政首故以農爲咎也○應劭曰叶合也合成五行爲之條紀也皇大也極中也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疑事明放之於蓍龜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解引鄭元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法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據此則初一曰以下當是洛書之文今據漢書五行志則以自初一曰以下諸路書之文兩說不同馬融從古尚書說故與今文家異五行志

明言攬仲舒別向歆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是志所引經傳皆用今文尚書說也

漢書藝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厤之數而分為一者也

漢書孔光傳光對曰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蕃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謂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日月亂行謂朓側慝甚

則薄蝕是也○孟康曰朓行疾側慝行遲也

案羞用五事句漢書五行志引書凡兩見又孔光傳引經文同藝文志引此經亦作羞而釋以進用則作羞字其來已舊矣鄭君詩小雅小緡箋引此經作敬曰拨作敬者古文尚書用五事與漢書文異段玉裁曰拨作敬者古文尚書也作羞者今文尚書也班氏羞訓進今文家說也古文敬字從古文苟與羞皆從羊詩小雅鄭箋云欲王敬用五事此從古文尚書說也江聲曰羞當為苟說文苟部云苟自急勑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案五事乃切身之事人

當自整勑者古文苟字作羞與羞相似故訛也江說亦通說文支部敬肅也从支苟肅則整勑之意或三家今文亦有作敬者故鄭君詩箋據之以為言耳

又案農用八政尚書釋文引馬云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僞孔傳云農厚也王肅從馬鄭元云農讀為醲則農是醲意故為厚也王肅從馬說張晏注漢書亦與馬訓同顏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羞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喬樅攷說文酉部云醲厚酒也又衣部云襛衣厚貌醲襛皆從農得聲而義竝訓為厚則農本有厚誼可知矣馬王皆治

古文尚書其王田農為義者古文說也鄭君讀農為醲當是從今文家說惜正義引鄭注文不具僞孔傳農厚也云云必是漢儒舊說如此而僞孔氏襲用之

耳

又案協用五紀五行志作叶此三家尚書之間存有古文者師古曰叶讀曰叶和也攷說文劦部云劦同力也从三力劦劦協也叶叶皆劦之重文協同心之和也从劦从十叶古文協从曰十叶亦古文从三五行志叶字正古文協也此但當云叶與協同義不知

漢人作注言讀爲讀曰皆是易其字而妄效之宜其
爲段氏懋堂所譏也
又案說文卜部云卟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
書云卟疑許所偁書作卟據古文尚書也史記漢書
載洪範今文竝作稽蓋同音假借字段玉裁以說
文書云卟疑四字爲大徐妄增此不然也攷說文繫
傳曰尚書明用卟疑今文借稽字小徐所引正據說
文言之若郭忠恕汗簡及夏竦古文四聲云稽古尚
書作乩此則依傍字部改變經文之本未可信從當
以說文爲正

案洪範五行傳王極鄭注云王或皆爲皇攷白虎通
號篇曰皇君也美也大也皇之訓爲君亦爲大故孔
光谷永說皇極竝以大中爲訓此歐陽夏侯三家之
本不同也洪範五行傳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云
王君也漢書五行志引洪範傳皇之不極是謂不建
云皇君也極中建立也字異訓同據中興書目引鄭
康成尚書大傳敘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
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
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跡不能無失

作乂或通借艾字爲之依應氏訓誼則字當作劈依
古書假借則字通作艾魏晉以來俗所用者皆但作
乂而劈之正字遂廢矣

嚮用五福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竊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
承天心則庶徵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洼溺後宮
般樂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
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又曰臣聞災
異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異懼敬改則
禍消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嚮用五福畏用

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師古曰周書鴻範之辭嚮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爲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

案尚書釋文云嚮許亮切一音許兩反段玉裁曰嚮當作鄉經典向背字祇作鄉絕少作嚮嚮字雖見於漢碑然其字上下二體皆諧聲也疑漢之俗字僞孔傳云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義取歸向釋文云許亮切故知其字必本作鄉也釋文又云一音許兩反者按漢書谷永傳引經曰嚮用五福字作饗此許兩反之證五行志引經曰次九曰嚮用五福應劭云天所

以嚮樂人用五福應注當作饗乃安然則志文本同谷永傳作饗也喬樅謂師古釋饗字爲當此必漢書音義舊注語而師古襲用之漢人皆習今文尚書饗當之訓蓋三家尚書章句之異義也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續漢書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沴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讋慴孽害也

魏志高堂隆傳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威自我

周書六

鴻範第六十五

今文尚書十一中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史記宋世家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集解鄭元曰此皆本洛出陰陽所生之次也

漢書五行志經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案史記全載其範篇此五行及下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等字上並無一二以至六九等字上無一字五字上無一字又各家傳說文解字引書云卟疑亦無七字洪適隸釋載熹平石經尚書殘碑洪範篇有爲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三德上無六字可見尚書今文古文皆無此等數目之字僞孔本乃各妄增一二至八九等字是亂經文也宜從刪

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海北水無上源萬物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任重也

又曰火發於密水滅於深

案北堂書鈔卷一水火引尚書大傳文如此先大夫曰鄭君注書多集用今文說疑今文說有火滅於深一語

潛夫論五行篇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準也言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在

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萃止金之爲言禁也言萬物收斂禁止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

又曰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木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分一時三九十日

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
成水非土不停土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
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各時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
爲時五行爲節故木王卽謂之春金王卽謂之秋土尊
不任職若不居部故時有四也

按禮記月令正義引浜鮑五行一曰水云云所以一
曰水者乾鼻於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
二曰火者坤鼻於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
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次木四曰
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次金五曰土者三

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土王四季藏四行
又廣大故次土也是亦言陰陽所生之次與鴻範合
又曰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
陰陽自偶

荀悅孝惠皇帝紀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

劉熙釋名釋天曰五行者五氣也於其方各施行也金
禁也其氣剛嚴能禁制也木冒也華葉自覆冒也水準
也準平物也火化也消化物也亦言毀也物入中皆毀
壞也土吐也能吐生萬物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

史記梁世家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土曰稼穡○集解馬融云金之性從火而更可銷鑠○
王肅曰穜之曰稼斂之曰穡

土爰稼穡

漢書五行志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土爰稼穡○張晏曰革更也可更銷鑠也

又李尋傳尋對宋異曰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
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

按李尋事張山拊受小夏侯尚書也是小夏侯有李

氏之學今據尋說水曰潤下與白虎通說同足爲白
虎通義皆用今尚書說之確證

白虎通五行篇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
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
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之將生者出者將
歸者不嫌滿濁爲萬物主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蔡尚書正義引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
性盛而升上王注與白虎通說亦合易說象傳曰火
動而上澤動而下虞翻注亦引此經以爲之說是古

文今文訓誼並同正義又言上文水火木金有本性
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土本性變曰言爰以見此異
也六府以土穀爲一由其體異故也爲椓攻史記宋
世家載此經土曰稼穡不作爰字按爾雅釋詁云粵
於爰曰也曰爰訓同竝無異義孔冲遠强爲之解其
說近泥然則史記作曰蓋據歐陽尚書王充習歐陽
之學者故與司馬子長所述文同此亦三家之本有
不同也

荀悅孝惠皇帝紀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
從革土爰稼穡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史記宋世家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
稼穡作甘

白虎通五行篇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
者冬主萬物固藏鹹者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
也木味所以酸者何東方萬物之發生也酸者所以達
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
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得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
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
煞也土性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

爲王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
辛稼穡作甘

案高誘注呂覽孟春紀云酸者鑽也萬物應陽鑽地
而出即酸所以達生之誼高誘亦用今文尚書說故
解詁與白虎通合

尚書大傳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
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第一言其名次
案尚書正義云此章所演凡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
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各爲人用引
書傳云云爲證五行即五材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云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之行者在天爲五氣流行在
地爲世所行用也

論衡驗符篇曰稼穡作甘

漢書五行志曰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
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
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案五行志又云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
舒治穀梁春秋劉向治尚書洪範論次其說著五行傳記
作傳論曰附論古云川洪範義而說之傳字或
謂附著也　與仲舒錯至前于歆治左氏傳其春秋

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攬仲舒別向
歆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
說於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者於篇據班氏云
則志所載多述洪範五行傳之文攷藝文志有劉向
五行傳記十一卷許商五行傳記一篇皆尚書今文
家言也惟歆兼治古文尚書然觀班氏云劉向洪範
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又云孝武時夏侯始昌通
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
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歆傳獨異是孟堅於
故有微詞故志中歆五行傳別爲一說於古文今文

兩家言分析甚明先大夫輯向書大傳定本附載漢
書五行志報以它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其旨已別
刊行喬樅今於洪範篇僅載伏生大傳洪範傳文其
餘各家傳記文多故不具錄云

漢書劉向傳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
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
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
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鴻範五行傳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

劉向傳贊曰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
漢書五行志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

後漢書東平王蒼傳蒼上書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
聚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
直此失春令者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
節爲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失其性而爲
災也○劉昭注補鄭元曰不宿不宿舍也角主天兵周
禮四時習兵四以田獵禮志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
羣過此則暴天物爲不宿舍角南有天庫將軍騎官皆
獻也禮志曰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
三爲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此獻禮之大略也角爲天門房有三道出入之象也房
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耦耕事是以房心農
申春秋傳曰辰爲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亢爲朝廷房
心爲明堂謀事出政之象君行此五者爲逆天東宮之
政東宮於地爲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爲器者也無
故生不暢茂多有折傷是本不曲直木金水火土謂之
五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怒神
怒則材失性不爲民用其他變異皆屬沴沴亦神怒者
日月五星既見適於天矣
案司馬彪續漢志云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

蘇言五行大義洪範傳曰東方易云地上之木爲觀言
春時出地之木撫不曲直花葉可觀如人威儀容貌也
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曰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
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
之士誅羣禁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通障塞恩
及草木則樹木華而諸草生恩及鳥獸則鳥獸大爲館
不見蜚龍下如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驅騁不反宮
室好遨樂飲酒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
時作禁增賦以奪民財民病疥搔溫體足腐痛咎及於
木則茂木枯橋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滂罕漉陂塞及

魚鼈則魚不爲羣龍深藏鯨出見
案董子此篇與鴻範五行傳及說大恉相同攷史記
儒林傳言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
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訓山
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漢書儒林傳亦云然董
子生於漢初爲世大儒於尚書之學自必精通漢書
五行志亦云揔仲舒諸于篇是揔氏已取其說今
故採其書論五行者列於伏生大傳後以資參覈而
互證焉
漢書五行志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妄
作服女明亏欲閹大律五聲八音在治省以出納五言
女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周爲大功也北有酒
旗南有天廚翼南有器府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觀東

井四時以秋代夏殺太子之象也春秋傳曰大干乘之王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也軒轅爲后妃屬南宮其大皐女王之位文徵在前妾爲妻之象也君行此四者爲逆天南宮之政南宮於地爲火火性炎然上行人所用爲亨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燬爲害是爲火不炎上其他變異皆屬沴也

案劉昭注補於火不炎上句引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陰之精也人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陽極陽反陰故應人行以炎不祥在所以感之萌應轉旋從逆殊心也其說亦可互證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火者南方陽光爲明也人君向南蓋取象也昔者聖帝明王負扆南面而聽斷天下攬海內之雄俊積之於朝以續聰明推邪佞之偽屏投之於野以通壅塞以順火氣不明之君恣情嗜慾雜揉代相是非眾邪並進人君疑惑讒法律間骨肉殺太子逐功臣以擊代宗則火失其性

南齊志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人君向明而治蓋取其象以知人爲分讓依時順動故禹卑宮室文王刑於寡妻此聖明而火氣從矣人君能惡棄法律不識邪則謂曰行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迺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爲稼

穡不成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爲災也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土者中央爲內事宮室臺榭夫婦親屬也古者自天子至於士宮室寢居大小有差高卑異等骨肉有恩故明王賢君修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敬父兄之禮則中氣和人君肆心縱意大爲宮室高爲臺榭雕文刻鏤以疲人力淫佚無別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中氣亂稼穡不成

則金失其性矣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師古曰涸讀與沍同沍

凝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謂金失其性而爲災也○汪鄭元曰參竟則金不從革之象輕之者不重民命春秋傳曰師出伐爲武爲攻戰之象輕之者不重民命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昴畢間爲天街甘氏經曰天街保塞孔途道衢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入保畢主邊兵君行此四者爲逆天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爲金金性革從形而革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治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裂形是爲不從革其變異皆屬沴也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警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謀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酒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矣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師古曰涸讀與沍同沍

古之王者興師動衆建立旗鼓以誅殘賊禁暴虐安天下殺伐必應義以順金氣如人君樂侵陵好攻戰貪城邑之賂以輕百姓之命人皆不安外內騷動則金不從革

南齊志曰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其於五事兵戎戰伐之道也王者興師動衆建立旗鼓伐旌把鉞以誅殘賊正止暴亂殺伐應義則金氣從革治鑄化革成器也人君樂侵陵好攻戰貪城邑輕百姓之命人民不安內外騷動則金失其性盛冶鑄不化冰滯涸堅故

曰金不從革又曰維木沴金

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把仗旄鉞以誅殘賊禁暴虐安天下故動衆興師必應義理出則祠兵入則容旅以威習之因於蒐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修城郭繕墻垣審扃禁防兵甲警百官誅不法恩及於金石則涼風出恩及於毛蟲則走獸大為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咳嗽筋攣骨痛墾谷及於金則鑄化凝滯凍堅不成四面張罔爽林而獵谷及毛蟲則走獸不為

白虎妄搏麒麟遠去

漢書五行志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謂水失其性而為災也○注鄭元曰虛危為宗廟牽牛主祭祀之牲日在星紀周以為正在元枵殷以為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譏連卜三正以至失時是其類也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為水水性潤下流人所用溉灌既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為水不潤下其他變異皆屬沴也

隋志鴻範傳曰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宗廟者祭祀

之象也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蠶以供祭服敬之至也發號施令十二月咸得其氣則水氣順如人君簡崇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民病疥癘腫水脹痿躄乳痓不遂害及於水弱氣寡實必有大水水爲民害處及介蟲則龜深藏龜蛇蟄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四時列爲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故謂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法

又曰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温潤不知

地形肥饒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稼嘗麥發淄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谷司馬木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

又曰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君官司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門閭大搜索獄訊詰訊當罪鈐閉囚及於水

又曰中央土者君官也司營倘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
稱述往古以厲主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惡絕
源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以信其君據義割恩太
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
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又曰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倘義臣死君而眾人
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
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
子貟是也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甯寇
賊不發邑無訟獄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

故曰金生水
又曰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倘禮君臣有位長幼
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
矩立而磬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
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所有阿孔子是也為魯司寇斷
獄屯屯與眾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
工維時以成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官也
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木者司農也司農為姦朋黨比
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紹滅公卿教民務賓客交遍

不勤田事博戲鬬雞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虐竝
為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相是也行霸任兵侵蔡
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以
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
則命司徒誅其不率正矣故曰金勝木用刻其如而古書通
矣坊本脫去不
字今訂補之
又曰火者司馬也司馬為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
骨肉之親外踈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
擅勢專國威德反以怠忽諸侯其聲臣叛惑也專權
為魯司寇操義行法季孫自消墮郈城兵甲有差
夫火者本朝有邪讒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
故曰水勝火案坊本作執法者土也故土
字既譌誤又并下節土者君之官也為一

是五行相勝少水勝火之文矣顯
保轉寫譌脫今為訂補之如右
又曰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為神主所為皆曰可主
所言皆曰善謟順主指聽從為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
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為宮室多為臺榭彫文刻鏤五
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事
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
谿之臺三年不成
百姓罷弊而叛反其身弒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者侈過度失禮民
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
又曰金者司徒也司徒為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
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
教民務賓客交遍

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俗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為致當故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　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衆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又曰水者司寇司寇為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譖受賂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湯是也湯為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湯以治國之要營湯對曰任仁義奈何營湯對曰仁者愛人者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責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刑人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曰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煖濁而黃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溫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慘陰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木用事則行柔惠誕羣禁至于立春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火用事則正封疆循田疇至于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賜孝悌施恩澤無興土功金用事則修城郭繕墻垣審羣禁飭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狹金石水用事則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挑當罪飭關梁禁外徙無決池隄

春秋繁露五行變救篇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大雷雨石木有變春凋秋榮秋水冰春多雨此德役衆賦斂重百姓貧窮數生道多饑人救之者省繇役薄賦斂出倉穀賑困窮死火有變冬溫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誅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佚無度宮室多營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弟恤黎元金有變旱昴為雨三雹有武多兵多盜寇救之者舉長老無狹金石水用事則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挑當罪飭關梁禁外徙無決池隄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救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東甲械水有變冬溫多霧春

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國國究姦軌誅有罪蔑五日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史記宋世家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集解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睿通也上聰則下進其謀

案古文尚書作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今文尚書作

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朱世家載鴻範篇與古文尚書同疑即孟堅所謂多從孔安國問用古文說者然史記漢書每遭俗人妄改今姑仍之辨詳見後按段玉裁曰如五是來備四字今本改爲曰時五者來備六字揆其所以蓋裴駰集解用孔安國注五者各以時之語則淺人增曰時二字固無足怪此處集解亦用馬融注睿通也孔安國注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則亦支改容作睿亦無足怪且或裴駰前已有改之今本史記未可盡信也

尚書大傳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句見孔子集語卷下及繹史八十六蓋即釋洪範思心曰容容作聖之訓也

思曰睿　睿作聖

漢書五行志經曰蓋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陽厥極惡厥傳曰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人痾時則有草妖劉向以爲皆貌不恭之罰也劉歆以爲皆思心之不通也小象

於聖

案說文睿在谷部云深通川也睿在故部通也小篆作叡古文作睿是睿與睿截然兩字矣集韻十三祭

云叡古文作睿睿以睿睿爲一字殊誤辨詳見後今本漢書作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是疑亦出後人所改也

又案尚書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爲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似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刺也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昭晰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智鄰君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則臣進謀智聰作謀睿作聖○集解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睿通也上聰則下進其謀

案古文尚書作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今文尚書作

庶徵之意休咎皆繇又所致若肅又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所致皆不由君何不然之甚乎喬樅謂鴻範五事雖據人君爲說要當君臣各敬用其事觀鄭君尚書大傳注其誼自明但不必以恭肅等分屬君臣反致費解鄭注尚書云云據古文家說也其據大傳云云用今文家說也義實亦互相備耳觀馬融注尚書解聰作謀云上聰則下進其謀應劭注漢書亦云上聰則下謀故曰聰作謀與馬鄭解合蓋東漢之末古文尚書已顯於世通儒多涉獵之故應劭時亦兼採古文尚書說也

漢書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晉灼曰常以十月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出入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晉灼曰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也

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晉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奉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也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已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故四星皆失填星逆爲之動○晉灼曰填星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已信爲主

庸鄭注言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說各不同毛公及京房等皆以土爲信水爲智與天文志合攷易乾鑿度云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仁義禮信智是也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爲禮入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質也故北方

為信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
中央所以維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為智道與
於仁立於禮理於義定於信成於智五者道德之分
也天人之際也聖人所以通天意理人倫而開至道
也而乾坤艮巽則云通五行先水次木次火次土及
金末仁火禮土信水智金義又云坤元有信坤道有
閉亦兩說兼載者蓋土總四行居時之季辰之數五
得土之生氣五行大義云寅為陽始申為陰始自辰
于太元云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
戌五巳亥四十二辰中惟辰戌指五得土之數　辰

又水之所歸也故土為信為智兼二說也白虎通曰
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為之象
生物無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為之候何
口能啖嘗古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包
曰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土為北斗主變化者
也言口為之候是信之誼也言土主變化是智之誼
也易是類謀曰乾建度坤拒謀注云坤為土土性智
故謀屬焉水亦得兼二誼者五藏配以六府水府有
二膀胱者水之府三焦者亦水之府也六府以有二
府者水屬陰陰數偶也五藏之中腎獨有雙亦其象
也孔子曰智者樂水則智屬水矣素問曰腎者作強

悳敬也从心折聲三字各有所屬本義而經傳多相假借鴻範五行傳作悳而孟堅因之子雍從之作悳訓智此假悳爲哲也漢書內多如此鄭本作哲云君視明則臣照哲照哲二字與說文昭斷同與易之明辨哲也同解非讀爲哲也詩小旻正義引鄭注順小旻經文改爲昭哲悳氏定宇集鄭注改爲照悳又引正義云哲讀爲哲按正義鄭本作哲非鄭語皆非耳宋元本注疏云王肅讀爲哲玩則字知讀爲哲非作正義及漢書五行志皆作哲定本作哲則讀爲哲作正義者不假分別悳哲之不同但以哲與哲則異耳漢書多悳哲不分如五行志云知人則悳則法志云聖人既明明悳之廿悳民惟刑皆即哲字也若隋書五行志視之不明是謂不知此蓋古本尚書大傳作知古者詁訓知因以知代哲如夏紀知人則智宋世家明作智皆智知通用宋世家以智代哲者蓋今文尚書作哲字也或閒說文曰部哲字下又出悳字云哲或从心然則哲悳同字見於說文矣何子必分而二之君奭書也曰部悳同哲此必淺人據漢書屏大者也讀書當識古文之旨歸段說是已

又案段玉裁曰古文尚書五曰思今文尚書作五曰思心思心之不容今本改云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此一證也又曰貌言視聽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此二證也大傳注云凡貌言視聽思心心者心思慮也此釋思心甚明今本無心乃改云思之不容今刻本無此二字事失則逆人之心又云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又云君思心不通又云思心曰睿與思心之處同耳又云六事貌言視聽思心王極也此三證也漢書敘文志曰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此四證也五行志經曰五曰思心今本無心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曰容今本無心此釋思心甚明今本乃改云思之不容也此五證也高誘注戰國策引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此六證也荀悅孝惠皇帝紀五曰思心今本無心思心曰容容作聖今本譌作土爲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曰貌貌作聖此七證也孝昭皇帝紀曰思心露亂之應此八證也司馬紹統五行志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此九證也惟今文尚書作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此古文作思今本應從心然則哲悳同字見於說文矣何子必分而二之君奭書也曰部悳同哲此必淺人據漢書屏大者也讀書當識古文之旨歸段說是已

又案段玉裁曰古文尚書五曰思今文尚書作五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此一證也又曰貌言視聽思心王極也此三證也漢書敘文志曰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此四證也五行志經曰五曰思心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曰容今本無心此釋思心甚明今本乃改云思之不容也此五證也高誘注戰國策引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此六證也荀悅孝惠皇帝紀五曰思心今本無心思心曰容容

正伏本其證一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曰五事五曰思心今本無心又曰思心容容者言無不容容作聖
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
其宜也其證二也劉向說苑君道篇尹文對齊宣王
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
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此了政引今文尚
書也若作睿字則與上文不屬今本妄改作睿非也
其證三也五行志經曰五事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
作聖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
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

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容字今本皆作睿此睿
字少一畫也經傳皆作容而以寬訓之一氣銜接倘
易爲他字則不相貫矣其證四也應劭注漢書五行
古文作睿此正與韋昭云古文台爲嗣古文隔爲擊
孟康云祖古文言阻許叔重云曺枲古文言由枲一
例其下文蒙曆字云通也此識古文異字異義而不
若鄭注大傳直云容當爲睿者以班氏王寬容之說
非可偏背小顏漢書乃改正文作睿謂睿爲一字
以傅合古文尚書說文部深通川也睿甚叡
異睿然二字又改應注睿通也移置古文作睿

之上強令睿屑爲今古字若張晏注亦刪節不完度
張注當云容古文作睿睿通也通達以至於聖凡十
四字刪改之曰容通達以至於聖繞七字不可讀小
顏之誤實因不解古文作睿之古文謂古文尚書直
訓爲古字因謂容與睿同字容爲睿字說更牴牾
自小顏而前班書斷無作睿者其證五也高誘戰國
策云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其證六也司
馬紹統及晉書隋書五行志皆引五行傳曰思心不
容是謂不聖其證七也惟沈約宋書作思心不
睿是從鄭大傳注典 詩小
雅小旻鄭箋云晉曰睿作聖明作晉聽作謀恭作龏

以同音爲訓說文有此一例而字與容相似遂誤爲容洪書之容誤爲容是物必有耦至於容與睿二字形異音異義異小篆容古文作睿此形近之誤也容私閏切容以苦切此音異也毛詩故訓傳曰濟深也馬注尚書鄭注大傳許造說文皆曰容通也此義異也思如睿川而不期於容則雖有深而不通者矣容有入所同然容者道所必然也故思曰容猶容曰容也睿事實言春秋繁露洪範說文皆作容容字義長思主於睿則恐失之深刻睿裁援漢人所徵引尚書見於

史記前後漢書者皆系伏生今文以功令所重博士所習也若鴻範五行傳出於伏生則思曰睿睿作聖爲今文尚書無疑劉向說苑引睿作聖睿寔之說尤爲顯白詹事言睿字義長編有未安古文睿字卑竟勝於今文是以鄭用古文正大傳也但今文尚書並非伏生有誤是伏生所受本如是耳觀說苑升文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勉之知惡而戒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開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睿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覽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

榮王鳴盛尚書後案曰五事配五行諸說五異貌木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宜應之以睿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睿雨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雹雹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蒙雨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心之所通也貌言視聽皆本於心而心之所主在思思者容也容則無所不通者矣容有入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爲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

敬也言曰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也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勉之知惡而戒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開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睿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覽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

榮王鳴盛尚書後案曰五事配五行諸說五異貌木木

言金視火聽水思土伏生董仲舒劉歆皆之說
先異班固之志五行鄭康成之注大傳竝同此說是
也伏生等說本易八卦方位四正卦東震爲春爲木
西兌爲秋爲金北坎爲冬爲水南離爲夏爲火土寄
王西南位實中央五事分配之說卦傳云震動也兌
說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說震言主動爲震兌聽者
耳有陷象爲坎視者光之麗於物爲離又云震爲足
坎爲耳離爲目兌爲口耳目口固合而足亦視之
動也又云坎爲耳痛兌爲口舌疒家云坎爲耳爲疾
故爲耳痛兌得震聲故爲口舌又虞翻逸象云艮爲

忠爲土坎爲虛爲入爲納離爲見爲明爲光見皆足
以證伏生等說此外劉向則別爲一說攷庶徵雨乃
貌不恭劉歆以爲卽春秋大雨而劉向以爲卽大水
既以恒雨爲大水當卽不恭之罰則貌攷屬水亥王
充論衡訂鬼篇云鴻範五行言火同氣故童謠爲妖
言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小童巫含陽故大雩
舞童羣巫又言毒篇云諺曰衆口爍金口者火也五
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金制於
火火曰同類也如劉向王充說推之既以貌言攷屬
水火則當以視聽攷屬木金惟思屬土仍伏生之舊

耳此說在漢俗儒拘爲異論者誤以五事之次卽五
行之次故也近人又衍其說云雨爲冰易象坎爲雨
雨與離應則象當屬水暘爲火易象離爲火暘又與
火應則言當屬火木爲煖煖應晢則視屬木金爲寒
寒爲謀則聽屬金云云不知坎本水也借雨以爲坎
象不可卽以雨爲水離本火也借日以爲離象不可
卽以日爲火況强木以爲煖而火位正南於時夏也
反不得爲煖强金以爲寒而水位正北於時冬也反
不得爲寒有是理乎然則貌言屬水火視聽屬木金
者其說妄也其後俗儒又別造一說云脾之發爲視
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聽而主木腎
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此說因五藏
所屬推得本之內經素問乃醫家之言非鴻範識見
令五時祭各以一藏爲先乃以性配五行之位而先
祭之故正義引鄭駁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金縢木
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
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謹案月令春祭
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
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以其藏之上下次之耳冬
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脾在上春位小前故

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宮也脾也俱在南下脾
也心肝也俱在南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
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
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是鄭論
醫病之法當從今文尚書歐陽說不當從古尚書說
但此既是醫病之法則與鴻範之言理氣象數相爲
配合者不同歐陽家說以之療病則可以之說經則
謬鄭適已顯然矣益相配與相屬不同鴻範以其形
象之相配者言醫家以其氣質之相屬者言各有攸
當不可强合爲一至許愼所從之古尚書說則與諸

家又俱不同而別爲一義乃以貌爲木言爲火思爲
土視爲金聽爲水鄭說既斥其與醫理不合君以治
疾非死必劇則其與鴻範不合又不待言矣五事配
五行總以伏鄭爲定鄭謂王氏之說未論論五行
有相生之序有相克之序西京之六府孔修左氏傳
以水火金木土穀言之此相克之序也鴻範之六沴
作見伏生傳以木火土金水言之此相生之序也五
行有生數之次有成數之次月令言其數八卦其數
七秋其數九冬其數六此成數之次也鴻範一曰水
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生數之次也惟月
令中央土其數五與鴻範土數同鄭注以爲土生數
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木也然則知五行或
以相生爲序或以相克爲序或以生數而言或以成
數而言義各有取不必强合使一也春秋繁露五行
之義篇曰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
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
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
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
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不受水火受木
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是謂援之者皆其父受之者

皆其子也當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今攷鴻範
五行傳言長事一曰貌次二事曰言次三事曰視次
四事曰聽次五事曰思心鄭注云貌曰木言曰金視
曰火聽曰水思心曰土援此亦以相克爲序但與六
府又有順數逆數之不同六府之水火金木土皆已
之所克順而數之若也五事之木金火水土皆已之
所受克逆而數之者也至鴻範五行傳言人君行政
之失則首言木不曲直次以火不炎上次以稼穡不
成次以金不從革終以水不潤下是六沴之作與五
行五事次序又不相同而與董子論五行之義適合

蓋人君行政必順天之道天時自春至木次夏至火次季夏至中央土次秋至金次冬至水故以木爲五行之始土爲五行之中水爲五行之終王者發於其政必順天次之序而行也按齊詩四始之說毛詩正義引氾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詩陳四始言木火金水木始之氣而不及土土所以不爲始者木火金水非土不成土王於四季爲四行之王卽月令季夏中央土之詩亦卽鴻範傳土次木火與金水中之詩春秋繁露所云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

居中央相受而布者與此詩正同鴻範五行傳首言木者傳皆主王事而言此卽易帝出乎震之義易乾鑿度載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五德以木爲首亦同此義也齊詩五際之說鄙頗引詩氾歷樞曰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亦與鴻範五事之次適合貌曰木言曰金此卽卯酉之際也視曰火聽曰水此卽午亥之際也思心曰土此卽戌際也宋均注氾歷樞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按戌爲土位戌亥之有

君之象焉白虎通論五行曰行有五時有四何土尊不論賤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鄭注鴻範五行傳曰思心曰土土王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所以殖萬物之命者也然則思心之失厥咎亢重五際之尼尤以戌爲大故鄭顯於順帝陽嘉中條對七事上於詩三百篇高祖起亥仲一年今在戌仲十年今年卽亥來命入季宜因斯際大變法令改元更始也鴻詩三甚之法氾歷樞云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之氣週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此卽鴻範五行一曰水以水爲始之證亦卽周易

繫傳天一生水之語也據此諸說亦足證五行先後之序各有不同者固各有所取義必欲比而同之則是執一不通之論未可爲訓也

鴻範五行傳曰長事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詩妖時則有木□沍長猶君也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視曰木王治春氣生生失則踰其節故常雨也生氣失故於人則服飾也龜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春者也爲木之有冠

翼者也屬貌痾病也下體生上之痾貌氣失之病也書
木色也肯生於此祥自外來也沴妖也凡貌言視聽思
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爲
之傷傷則衝勝來乘彡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爲禍亂故
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痾眚祥皆其氣
類暴作非常爲時怪者也冬以物象爲之占也
漢書五行志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
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
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木○京房
曰下體生上若牛之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禍也○

李奇曰內曰眚外曰祥○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沴
音拂戾之戾義亦同
說曰凡直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蟲豸之類
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禍禍病也及人謂
之痾痾病貌言寖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
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涖不和意也每
一事云時則曰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
在後也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
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謹事失在狂易
故其咎狂也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
百穀衣食不足則姦動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
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飾易度則爲制妙
奇怪之服故有龜孽於易度異爲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象不爲威儀貌氣毀故有雞禍一曰水
歲雞多死及爲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偪臣害君
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
貌傷者病木氣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
爲春爲木也兌在西方爲秋爲金也離在南方爲夏爲
火也坎在北方爲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
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
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
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奧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通之
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
案五行志又云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既皇痾
說以爲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兌爲羊
木爲金所病故致羊既既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
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此一事耳既
與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班不從劉歆說者以五
行傳是伏生所傳授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
五行傳以傳族子勝下及許商皆以教前將軍蕭望之其

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與今文家尚書說不合故所不取或曰歆好古文尚書考歆傳當是用古文尚書考其同異而其說喬樅謂子政亦嘗據中古文段傳仍與夏侯等同可見古文今文於濊範五行五事休咎之徵竝無異說又班氏一再引劉歆說以爲龐蠭之孽龐思心不容劉歆以爲庶徵皆以蠭爲孽思心龐蠭聖也作思心作容皆歆用今文尚書之驗然則歆傳之獨異者蓋亦未免好奇之過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

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青青青祥惟金沴木說云氣之相傷謂之沴

南齊志貌傳曰失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則不肅矣下不敬則上無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驕恣肆之則不從夫不敬其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貌傳又曰上失節而狂下怠慢而不敬上下失道輕法侵制不顧君上因以薦饑

又曰上下不相信大臣姦宄民爲寇盜故曰厥極惡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

又曰危亂端見則天地之異生木者青故曰青青爲惡

潤下川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

祥凡貌傷者金沴木木沴金衝氣相通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陰氣彊積然後生水雨之災

太平御覽咎徵部鴻範五行傳曰凡有所害謂之災無所害而異於常謂之異故災爲已至異爲方來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能敬則諸福之所從至不能敬則諸福之所從去王春春陽氣微萬物未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爲賊故王者欽欽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曲直也春行秋政則草木凋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秋霜不降雷不藏

說苑修文篇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

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恩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風俗通過譽篇曰鴻範陳五事以貌爲首

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臣聞鴻範五事一曰貌貌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蔡邕對問曰臣聞陽微則日蝕陰盛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儁宗廟水不潤下川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

躬致精慮於其御其救之也

續漢書五行志贊曰皇極維建五事克端罰咎大疹迭

亂侵干火下水騰木勝金酸妖豈或妄氛寔以觀

三國志秦宓傳宓卒權書曰鴻範記災發於言貌

鴻範五行傳曰次二事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

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

則有大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言之不

金○注艾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君臣不

治則僭差矣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陽也

殺氣失故於人爲憂詩之言志也蜮今蝜蝂蟬之類蟲之

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金夫音之以曰吠守者也屬

言曰舌之痾咎言氣失之病也

漢書王莽傳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鴻範

之言艾讀曰乂乂治也

又曰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應劭曰言之不

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災今謂之妖

從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師古曰艾讀

曰乂

案據應劭注以艾字訓安當本之今文家尚書章句

亦漢經師相傳舊說也鄭君訓艾爲治者三家尚書

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別故各守其師說閒有不同耳

段玉裁曰王莽傳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此引五

行傳也古人倂引或以傳證之經或以緯系之經此

類是已賜向書大傳宋世家漢紀論衡皆作賜五行

志及王莽傳作陽假借字耳

漢書五行志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

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介蟲之孽時

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言之不

從從順也是謂不艾艾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

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云如蜩如螗

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憒亂則不能治

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

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匱

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鉗口則怨謗之

氣發於謌謠故有詩妖介蟲孳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

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

兌爲口舌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口舌之痾

歲大多狂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爲病口喉欬者故

有口舌痾金邑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

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寧

案五行志又引劉歆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爲

於天文西方參爲虎星故爲毛蟲云云與伏生大傳義異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惡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詩妖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修金有犬既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修金氣盛而失度陰氣乘之而不附陽氣盛早炎應也

案續志又云介蟲劉歆傳以爲毛蟲則是應劭等亦兼存異義也

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則言不治下不治則僭差過制度者修嗇奈天子僭天大大僭人主諸侯僭上陽無以制從心之言上憂下則常陽

從之惟設其蹟考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災

案劉昭續志注補引春秋說如此今攷其說與鴻範五行傳大恒恒同故附載之亦足以見春秋說亦用今文家尚書之學也

南齊志言衛日言易之適西方曰兌爲口人君過差無度刑罰不一歛從其重或有師旅陽之適若動衆勞民是言不從人君既失衆政令不從孤陽持治下民君之重刑陽氣勝則旱象至故曰厥咎僭厥罰恒陽也

又一百十九五行傳曰大既者西方也以口言之類也言氣毀則大傷疾矣故曰大傷禍也已口言之類或言氣亂則大爲惟以期占之

又一百二十五行傳曰介蟲者小蟲有甲能飛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爲蝗今謂之蝗皆其氣動象

至矣故曰有介蟲之孽也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養者王秋秋氣始殺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金從革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蕃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天風不改雷不發

禮義成於時陽氣夠賊故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

論衡變動篇曰豫曰炎炎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炎炎金曰從革火火曰同類也故火爲言言木焫火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曰同類也故火爲言言爲小人小人爲妖由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五事

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恆暘若僭者奢麗故蝮蛇多文文起於陽故暘若致文暘若則言不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美味病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爲害尤酷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猶亂況一人乎

又訂鬼篇曰世謂童謠發或使人被言打所見也發發火星鴻範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爲妖言出於口文成故世有文書之在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合陽能見爲妖者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若去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謠石言之屬明其言者也漢水琴聲對郊鬼哭出其聲者也

案王充論衡多用今文尚書說茲言論衡感虛篇曰傳書言武王伐紂白魚入王舟中燕王喜時有此事武王以爲天命己當王天下乃取魚以祭天祭畢以魚遍賜羣臣羣臣怪王何以魚賜臣王曰魚者甚美之物今以祭天天以我爲主我以魚賜臣臣以我爲天也臣食王魚所以尊天也此說亦其有義理有適合者許愼五經異義載古尚書說曰脾木也肺火也肝金也腎水也心土也今按其說亦其有義理脾主四肢手足有容貌之動也猶木有枝幹也故脾

屬木肺主音聲語言有辭氣之臣也火之氣發揚於上者肺敷也言其氣敷發也言與火同氣故肺屬火肝主目目者肝之使明能察物猶金之內景鑑物好醜莫遁其形也故肝屬金腎引水氣灌注諸脉也坎之象爲耳耳者腎之候也故腎屬水金木水火以土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王故思心屬土也曰虎通情性篇云肝者木之精也曰爲之候肺者金之精也皇爲之候心者火之精也耳爲之候腎者水之精也雙峻爲之候脾者土之精也曰爲之候既引元命包以證其說又云或曰曰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

曰肝漿於目肺漿於鼻心漿於口脾漿於舌腎漿於
耳則亦兼存異義以備一解論衡所述鴻範之義以
火爲口司類卽所謂心漿於口口者心之候也以言
爲火同氣卽所謂肺王音聲言於五行屬火也許氏
五經異義據周公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
冬祭腎從古尚書說而說文解字則云心人心土藏
在身之中博士說以爲火藏博士說者今文尚書家
言也肉部又云肝木藏也肺金藏也脾土藏也腎水
藏也脾爲土藏則心乃火藏也許意似以今文尚書
說爲定論與五經異義所從不同蓋師說相傳由來

已久雖折衷以求一是而於異義亦存而不廢學者
博觀而會通之不可泥於一家之言是此而非彼也
又案開元占經三十引鴻範五行傳云發惑於五常
爲禮五事爲視禮虧視失則發惑爲旱灾爲妖言爲
火怪占經四十五引五行傳云太白於五常爲義於
五事爲言義虧言失則太白爲變動是五事之言木
屬金爲妖言爲火之變異此卽金制於火火能燥金
之證當分別言從與妖言而二之論衡言毒訂鬼二
篇事指妖言而論其證亦本於鴻範五行傳王鳴盛
尚書後案乃謂王充說以言改屬火此漢俗儒附爲

異論者誤以五事之次卽五行之次故也蓋亦考之
不審耳若劉向之以恒雨卽大水而與水潦本相連
及向之五行傳與侯氏同竝無異誼更不得泥此
一端誣向之改視以爲屬水也至於今文家歐陽夏
侯等說鄭駁異義所信從者王氏乃云歐陽家說以
之療病則可以之說經則謬鄭意顯然不思形象相
配與氣質相屬理無一致義有同歸必以其從同者
強析爲岐異則既誣歐陽竝且誣鄭毋乃自相刺謬
乎

鴻範五行傳曰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
眚舒厥罰恒
恭厥罰常奧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蟲之孽時
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〇
注悊視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棻緩也君
臣不瞭則棻緩矣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氣失故常
奧也長氣失故於人爲疾視之物可見者莫衆於草蠹
蟲蠕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羊音之違視者
也屬視
漢書五行志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恒
奧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蟲之孽時則有羊禍
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視之不明是

謂不慈愛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
以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殘賊則不能知善惡親近
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
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氣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
奧也奧則冬溫春夏不相傷病民人故極疾也誅不行
則縱不殺章錄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
言服言則以詩聽則以弊視則以色看五色物之大分
也在於告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秉之明者也溫奧生
蟲故有蠃蟲之孽謂蝗螣之類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
或多於故而爲災也於易剛而包柔爲離離爲火爲目

羊上角下踈踈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
有羊禍一曰若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
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青赤祥凡視傷者病
火氣火氣傷則水診之其極疾者順之其論曰毒〇師
古曰奧讀曰燠燠暖也螽螟之類無鱗甲毛羽故謂之
贏蟲也

案五行志引劉歆以爲贏蟲之孽屬思心不容與伏
生大傳異又引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既說以
爲於天文南方喙爲鳥星故爲羽蟲既殊從羽故爲
雞雞於易自在異說非是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
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贏蟲之孽時則
有羊禍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診火
案續志又云贏蟲劉歆傳以爲水蟲劉昭注備於厥
咎舒引譏曰君舒恣臣下有僭白黑不別賢不肖並
不能憂民急氣爲之舒緩草不搖其說亦與五行傳
相發明也

續漢志向五行傳曰視不明用近習讒賊而賢者不進不肖不
退百職廢壞庶上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
又引鴻範五行傳曰羊禍君不明逆天政之所致也

南齊志傳曰犯上者不誅則草犯繩而不死或殺不以
時事在殺生失柄故曰草妖也一曰草妖者失衆之象
也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
則夏氣得故哲者王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
揜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
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於時寒爲賊故王者
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
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涂五
穀不藏大寒不解

衆王者能知疑知字是哲之誤下文云哲者王夏可證

鴻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維土沴水。注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君臣不謀則急矣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也藏氣失故於人爲貧鼓聽之應也魚蟲之生於水而遊於水者也豕竟之居閑衛而聽者也耳痾聽氣失之病

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案續志又云魚孽劉歆傳以爲介蟲之孽謂蝗屬也劉昭注引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龜鼈之屬也與五行傳誼異

又案劉昭注補引馬融尚書注曰上聽則下進其謀又引易傳曰誅罰絕理不云下也顯事有知不云謀也是昭意以咎急爲不聽之應聽謀皆就君上言之不必分屬上下高樾謂馬融用古尚書說故解與今文家微有不同要其誼亦五相備也今文尚書以恭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

引五行傳說云云皆其明證尚書正義引鄭君注云
君貌恭則臣禮謹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昭
晢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注尚書亦
用古文說故與馬融解合其注伏生大傳則用今文
說云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君言不從則是
不能治其事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君聽
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
心明其事也皆就君上言之與漢書志所引五行傳
說一一脗合惟於傳言恐徵之應注云君臣不敬則
倨慢如狂矣君臣不治則僭差矣君臣不瞭則舒緩

矣君臣不謀則急矣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蓋
君臣一體補出人臣一層明臣亦當敬用五事於義
尤備若不觀其會通但泥於一隅之見以恭肅等分
屬君臣則顯與下文庶徵曰肅時雨若云云詎不一
貫誠有如沖遠所說庶徵之應休咎皆肅乂明聰所
致若肅乂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不由君
矣以馬鄭大儒豈其所見出沖遠下哉攷南齊書五
行志引貌傳曰失威儀之制急慢驕恣謂之狂則不
謀故事無失謀矣推言其故且厥之於天下非止君
之一身也董子之時今文尚書始萌芽古文尚書雖
出孔壁世無能通之者而其解五事已有此說則知

此爲經師相承古訓矣合此諸說而觀其會通則知
鄭意未嘗不以燕火哲謀聖爲君事特欲見君臣一
體休咎之應亦君臣共致之故著此誼爾
南齊志聽傳曰不聰之象見則妖生於耳以類相動故
曰有鼓妖也一曰聲屬鼓妖
又曰極陰氣動故有魚孽者常寒之罰也
又曰大雨雪猶庶徵之常雨也然有甚焉雨陰大雨雪
者陰之畜積甚也一曰與大水同象
又曰雨雹君臣之象也陽之氣專爲雹陰之氣專爲雹
陽專而陰脅之陰盛而陽薄之雹者陰薄陽之象也雹

者陽脅陰之符也春秋不書雹雹者猶月食也
隋志洪範五行傳曰雪庶徵之常雨也然尤甚焉雨陰
也雪又陰畜積甚盛也皆妾不妾臣不臣之應
又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有鱗甲兵之應也又曰急之
所致
又曰刑罰暴虐貪鄙不厭興師動衆取城修邑而失衆
心則蟲爲災
開元占經一百二十洪範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君
嚴寒氣動故有魚孽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
太平御覽天部洪範五行傳曰人君姑賢嫉讒在下謀
珍土地乃動臣下之相帥爲蔽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
致也以爲不寬容亦皆爲陰勝陽臣強君之異
漢書五行志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
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
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
木水火珍土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
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故言上不寬大
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
失則區霧無識故其咎霧也雨旱寒奧亦以風爲本四
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

人曰凶禽獸曰短少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喪弟曰知
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霧則
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水夜
汗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查冥故與
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蝗螣有裸蟲之孽劉向以爲
於易與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王木之華
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
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爲內事爲女孽也於易坤爲
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思心氣毀故有牛禍一曰
牛多死及爲怪亦是區及人則多病心腹若故有口腹

沴土地乃動臣下之相帥爲叛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爲不寬容亦皆爲陰勝陽臣强君之異

漢書五行志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舒緩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之故曰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心腹之痛時則有口舌之舌時則有目痛之痾時則有手足之病時則有鼻蔕之痾時則有耳痛之痾時則有足腫之痾時則有下泄之痾時則有狂易之痾時則有龜蟲之孽謂木水火沴土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木水火沴土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故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舒霿也雨旱寒與亦以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

人曰凶禽獸曰短少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皆也心區霿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水夜汙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查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蝡螣有裸蟲之孽劉向以爲於易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王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爲內事爲女孽也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思心之愆毀故有牛既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思及人則多病心腹有故有口舌時則有牛既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推金

漢書敘傳曰思心既霿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

木水火疹土

案續志又云華孽劉歆傳爲蟲蝗之孽謂蝗屬也

南齊志思心傳曰心者土之象也思心不容案志文作睿今改正其過在於簡亂失紀風於陽則爲陰於陰則爲大臣之象專恣而氣盛故罰常風心五事主猶土爲五行主也一曰陰陽相薄偏氣陽多爲風其甚也常風陰氣多者陰而不雨其甚也常陰一曰風宵起而晝晦以應常陰同象也

又曰雷電所擊蓋所感也皆思心有尤之所致也

又曰山之於地君之象也山崩君權損京陵易處世將變也陵轉爲澤貴將爲賤也

又曰土氣亂者木金水火亂之

隋志五行傳曰華者猶榮華容色之象也以色亂國故謂華孽

又曰晝而晦冥若夜者陰侵陽臣將侵君之象也

又曰牛事應宮室之象也

開元占經三鴻範五行傳曰清明者天之體也天忽變色是謂易常天裂見人鳴有聲至地憂且驚皆亂國之兆

開元占經六鴻範五行傳曰日正晝而冥晦者陰反爲陽臣反制君也

開元占經四尚書夏侯說曰地動大臣盛將有爲下不靜兵數動也

又引劉向鴻範傳曰地動者臣不臣也臣下大貴也

案尚書夏侯說當即夏侯始昌五行傳之文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史記宋世家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集解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司寇主誅惡寇害鄭元曰賓掌

諸侯朝覲之官師掌軍旅之官

尚書大傳洪範傳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

漢書食貨志曰鴻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可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彝遷有無萬國作乂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

又藝文志曰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

又王莽傳曰民以食爲命以貨爲資是以八政以食爲首

論衡譏日篇曰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爲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采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餓色

漢書郊祀志曰鴻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考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獺有祭是以聖王爲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自爲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爲宗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次禍不至所求不匱及少昊之衰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家爲巫史享祀無度黷齊明而屢荒神嘉生不降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遹命南正重

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乃相侵黷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禹遵之

漢書刑法志曰夫人自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鴻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其所緣來者上矣

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

又曰兵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兵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技巧

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兵家者
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鴻範八政八曰師孔
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
重也
案藝文志又云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
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
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
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其形而無其氣有
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法家者流蓋出於
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

其所長也喬樅謂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成郭
室舍是卽入政中司空之事法家出於理官亦卽入
政中司寇之事也
又案尚書正義引鄭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
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
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
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
掌諸侯朝覲之官司馬掌軍旅之官師掌軍旅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
若司馬者也攷曲禮正義引鄭大傳注云夏六卿者
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司徒入攷曾爲六
卿所掌之事矣尚書堯後案曰此經八政正是禹之所
演宜爲夏制堯典云女后稷播時百穀周語云昔我
先王世后稷貶公彥周禮疏云堯初天官爲稷至試
舜又改名百揆舜又命禹爲之至夏時仍爲后稷矣
胡渭攗陳樂云八政在唐虞食貨合爲一而稷掌之
禹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則食貨皆
其所掌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
出蓋自古食貨皆掌於天官如此鄭言秩宗舜時始
置則夏秩宗必沿虞制也鄭言初堯冬官爲共工舜
攝位舉禹治水改名司空以命之說苑淮南子竝同

據王制殷有司空馬融注書序云咎單作湯司空疑
必因夏制也司徒虞官夏因之司寇虞時本號作士
據此經則夏已改司寇矣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
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以下備載朝覲之禮鄭彼注
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是也但不知
夏時亦有大行人亦屬秋官否也禮記疏引鄭云堯
時祝融爲司馬說苑又云堯時契爲司馬緯書又云
棄爲司馬是唐虞本有司馬夏因而不改杜氏通典
云高元孫之子微爲夏司馬是矣合而言之政有八
官實六也夏制上因唐虞下亦略同

周書六

鴻範第六十六

今尚書十一下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

史記宋世家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集解曰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元曰星五星也

案應劭漢書五行志注釋叶用五紀云合成五行爲之條紀也五行當是五位之誤國語周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注云五位歲月日星辰也江聲以爲厤數卽所以紀歲月日星辰固不外乎五位也言合成五位爲之條紀則厤數亦該其中矣江說是也戴氏震云分至啓閉以紀歲者察之日行發斂朔望朏晦以紀月者察之日月之會交道表裏永短昏昕以紀日者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差列星見伏昏旦中星日月躔逶以紀星辰者察之十有二次及衆星與黃赤道相直贏縮經緯終始相差以紀厤數者察之圭槀隨時測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是

之條紀也五行當是五位之誤國語周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注云五位歲月日星辰也江聲以爲厤數卽所以紀歲月日星辰固不外乎五位也言合成五位爲之條紀則厤數亦該其中矣江說是也戴氏震云分至啓閉以紀歲者察之日行發斂朔望朏晦以紀月者察之日月之會交道表裏永短昏昕以紀日者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差列星見伏昏旦中星日月躔逶以紀星辰者察之十有二次及衆星與黃赤道相直贏縮經緯終始相差以紀厤數者察之圭槀隨時測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是

也

又案洪範五紀四曰星辰尚書正義引鄭注以星爲五星史記集解引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又引鄭元曰星五星也兩存其說王鳴盛云堯典疏言鄭康成此注以星辰爲一則洪範不應異解周禮疏謂鄭於堯典洪範皆星辰合釋則賈公彥所見本鄭與馬同亦以星爲二十八宿不指五緯尚書疏及史記注皆不足據喬樅謂王說非是攷左傳昭七年載士文伯對晉侯語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六物此其確證觀漢書天文志太初中星孛於招搖引傳曰客星守招搖犧夷有亂民死君又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引傳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爲其事大也五行志載春秋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劉向以爲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又引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則洪範傳於星且兼及彗

孚豈於五星而反不及之開元占經引洪範傳及洪範天文星辰變占皆歷舉五星所行合散犯守之類尤足證五紀星辰之說五星而言矣史記天官書云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又云察日辰之會以治行化照明下地故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之爲亦麻數所必考驗者孔穎達乃以爲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王鳴盛又以爲五星止以占變與麻數無關豈通論哉

白虎通四時篇曰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爲一歲也尚書曰期三百有

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物爲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爲時也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其之據日爲歲春秋曰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朔有晦知據月斷爲言年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日言夜月言晦月言朔日言朝何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日書見夜藏有朝夕故言朝也

又曰月星篇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曰月五星右行也天爲陰故右行右行者猶臣對君也含文嘉曰討日月

陰陽也日照晝月照夜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冬節夜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月大小何天道左旋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日爲君月爲臣也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助天行化照明下地故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虧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也所以名之爲星何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日一夜適行一度一日夜爲一日剩復分天爲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徑千里也所以必有青夜何青

故識曰閏者陽之餘
易乾鑿度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而備歲事
董仲舒策曰天使陽出布於上而主歲功使陰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陰以成歲爲名此天道也
春秋繁露曰四時者天之四選春者少陽之選秋者少陰之選夏者太陽之選冬者太陰之選故四時成歲天之道也
劉氏洪範傳曰日者羣陽之宗也

漢書李尋傳尋上書曰月者衆陰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也
尚書考靈耀曰日合天統月合地統
又曰歲星得度五穀孳熟惑順行甘雨時鎮星得度地無災大白出入當五穀孰人民昌
史記天官書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
廣雅有度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之於五事也左有蒼龍大辰之貌右有白虎大梁之文前有朱雀鶉火之體後有元武龜蛇之屬中有大角軒轅之信
劉向說苑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察變之動莫著乎五星
張衡靈憲曰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任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
開元占經五劉向洪範傳曰日者照明之大表光景之大紀羣陽之精衆貴之象也故曰其氣布德而王在地日德者生之類也日出而天下光明日入而天下冥晦
開元占經九劉向洪範傳曰日之爲異莫重於蝕故春秋日食則書之也日食者下陵上臣侵君之象也日蝕衆者其亂衆稀者亂亦稀
又引洪範傳曰人君失序享固不明臣下嘗亂羣陰蔽陽則日月薄蝕沒闇暗昧若蝕從中起背瑜縱橫賊亂交爭兵革並行
又引洪範傳曰日蝕必以朔非朔爲薄蝕陰盛侵陽其君亟不出三年日蝕皆蝕合朔不當蝕晦蝕晦者陽行遲陰行疾君舒臣驕之應也
又引洪範傳曰日蝕眞日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弑從中成之象也

開元占經十洪範天文占曰凡日食改行修德卽災消除不改應在三年三年不改至六年不改至九年九年不改而災成

太平御覽三劉向洪範傳曰日者天之象君父夫兄之類中國之應也明王之感位皇賢履職天下和平察民康寧則日麗其精明揚其景耀

尙書大傳洪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其肅。鄭注曰朓條也條達行疾貌側匿猶縮縮行遲貌肅急也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君政急則日行疾月行徐臣遠遁不進君政緩則

日行徐月行疾臣放恣也

案漢書五行志文與此洪範傳同是漢志據伏生書傳爲說也側匿漢書作仄匿劉歆作稺朒仄匿猶縮朒也孟康注漢書云朓者月行疾在日前故早見仄匿者月行遲在日後當沒而反見是也天文志言月行以晦朔決之卽此之謂也

漢書五行志曰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其卿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

又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者天文占曰凡日食改行修德卽災消厥不改應在三年三年不改至六年六年不改至九年九年不改而災成

太平御覽三劉向洪範傳曰日者天之象君父夫兄之類中國之應也明王之感位皇賢履職天下和平察民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

案班志又引劉歆傳以爲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朒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與向傳誼異

後漢書盧植傳植上封事曰臣聞五行傳曰日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

開元占經十二劉向洪範傳曰月背璫臣欲爲邪也其色青中赤外有芒刺則爲逆其色赤中青外無芒刺爲謀此數見卽國凶且背且抱爲不和有欲爲忠有欲爲逆者也

又引劉向洪範傳曰月蝕熒惑在角亢憂在中宮非賊而益也有內亂一曰有死相若戮者貴人兵死讒臣在傍

又引洪範傳曰月蝕塡星左輿鬼西八九尺百日爲饑民流千里

占經十三劉向洪範傳曰月入畢中將若相有一家事

坐罪者近期百二十日遠期十月一日國有反臣

占經十四劉向洪範傳曰月入南河戎門民疾疫

釋名釋天曰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

珥氣在日兩旁之名也珥耳也言似人耳之在面旁也

暈捲也氣在外捲結之也日月俱然

開元占經二十三洪範五行傳曰歲星者於五常爲仁

恩德孝慈於五事爲貌威儀舉動仁虧貌失逆春令則

歲星爲災雖王福德見惡逆則怒爲殃更重○又引洪

範傳曰田獵不當飲食不享出入不時及有奸謀則歲

星逆行變色○又引洪範五行傳曰歲星以上元甲子

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

起於牽牛前五度順二十八宿右行十二歲而一周天

元注案麻法歲星一見三百六十五日而伏三十五日一千三百三十分日之一千一百六十一見如初一終三百九十八日一千三百三十分日之一千一百六十二奇四十五忽家之說皆十二年而一周天准此微爲疎矣

占經三十洪範五行傳曰熒惑於五常爲禮辨上下之節於五事爲視明察善惡之事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則熒惑爲旱災爲饑爲疾爲亂爲死喪爲賊爲妖言火怪也○又引洪範五行傳曰熒惑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五星俱起於牽牛前五度順行二十八宿右旋一歲一周天元注案麻法太白一終凡五百八十三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三百二十九奇九星行過一周天二百一十八度一千三百一十九奇是二百六十七年而百六十七終也星本行日一度一歲一周天

占經四十六劉向洪範傳曰好戰功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是謂不艾厥極憂時生蜚則太白變色逆行

占經五十三洪範五行傳曰辰星北方水精也於五常

為簡亂擢貪道於五事為聽不察是非智厲聽失逆冬
令則辰星為變怪為水災為國將不和○又引洪範五
行傳曰辰星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朔旦冬至夜半甲
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於斗牛前五度右行迟疾常與
日月相隨見於四仲以正四時歲一周天元注案麻法
方三十日而伏二十二日而晨晨星夕見西
人三十三日一千五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一百七十八
奇六十六復又見西方如初一終凡一百七十八
千五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一百七十八奇六十六星行
度數亦如之是七十七年而二百四十九終也星平行
日一度一年周天舊說皆云辰星效四仲以為謬矣
丞相之象一歲一周出以四仲天下和平不出四仲災
變生人民大饑穀不熟陰陽錯亂國家傾冬溫夏寒害

傷人
開元占經二十洪範傳曰金木舍於牴為白衣之會
占經二十一劉向洪範傳曰火水合於斗不可舉事用
兵必受其殃注案洪範天文星辰變占曰漢景帝元年
十一月火惑與辰星合於斗後三年吳王
濞變七國同舉兵反
漢太尉周亞夫敗之
占經二十二五行傳曰填星與辰星合於危齊分占曰為
壅沮若得水為壞所當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
將有覆軍
又引洪範傳曰金水合炎女有變謀為兵憂
占經二十三五行傳曰辰星起舍而前為盈退舍而後
為縮盈其國有兵縮其國有憂
占經三十一劉向洪範傳曰鉤鈐天子御也熒惑守之
不太僕則奉車不點則死注案洪範傳曰熒惑守房其後六年奉
車都尉霍山
舉家謀反誅
占經三十二五行傳曰熒惑與斗農出則其國絕嗣熒惑守南斗為亂為賊為兵守之久其國殄亡絕嗣
占經三十三五行傳曰熒惑行畢至昴為死喪
占經三十四劉向洪範傳曰熒惑入輿鬼大賊在大人之側注引五行傳曰漢宣帝本始四年熒惑入輿鬼天質後三年霍氏謀反之應也

占經三十五劉向洪範傳曰熒惑守天市必戮臣不忠者
占經四十二五行傳曰填星當在角參而去東井亡地
占經五十三洪範五行傳曰辰星出孟易王之表也漢高
三年辰星出西方五後二年漢滅楚也辰星一時而再見兵起其行右兵右行其行左兵左行有兵罷一曰辰星一時再出色赤而角不出其年中兵起○又曰辰星亂行水流湯湯兵革搶搶惟使之治溝渠通水道如此則止○又曰辰星出天南大濕出北大旱
占經五十五劉向洪範傳曰辰星守南斗不可舉事用

兵必受其殃
占經四十八劉向洪範傳曰彗星者所以去無道而建
有德也
占經八十九劉向洪範傳曰彗星見鶉鳥必有破國亂
君伏死其辜者
占經八十八劉向洪範傳曰孛星者非孛星惡氣之所
生也內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其所以孛孛愛愛者亂
之象也不明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聖人名曰
孛孛者猶有妨蔽有所傷害也
占經九十劉向洪範傳曰孛入於斗邪亂之臣將弒其

君○又引洪範傳曰孛星入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
者一曰受兵
占經八十五劉向洪範傳曰天衝狀如人蒼衣赤首
不動其名曰天衝
占經八十六洪範五行傳曰枉矢者弓弩之象也枉矢
之所觸天下之所伐滅亡之象也
釋名釋天曰彗星光稍似彗也孛星星旁氣孛孛然也
筆星星氣有一枝末銳似筆也流星星轉行如流水也
枉矢齊魯謂光景爲枉矢言其光行若射矢之所至也
亦言其氣枉暴有所災害也

開元占經六十洪範傳曰東方七宿七十三度今七十
四度四分度之三
占經六十一洪範傳曰北方七宿九十九度今九十八
度四分度之一
占經六十二劉向洪範傳曰西方七宿八十三度今八
十度
占經六十三洪範傳曰南方七宿一百二十度今一百
十二度
漢書天文志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
在卯曰單閼二月出在辰曰執徐三月出在巳曰大荒

落四月出在午曰敦牂五月出在未曰協洽六月出在
申曰涒灘七月出在酉曰作詻（開雅作作噩）八月出在戌曰
掩茂九月出在亥曰大淵獻十月出在子曰困敦十一
月出在丑曰赤奮若十二月出
案史記天官書云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
紀星又云察日月之行以接歲星順逆正義引晉灼
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
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
而周天索隱引姚氏案天官占云歲星一曰紀星物
理論云歲行一次謂之歲星則十二歲星一周天

也歲星名爲紀星此洪範五紀所由以歲爲首也
漢書天文志曰凡五星歲與填合則爲內亂與辰合則爲饑爲旱與太白合則爲饑爲旱與太白合則爲
爲變謀而更事與熒惑合則爲戰爲喪爲疾爲憂爲北方兵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爲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晉灼曰歲陰也故曰牝牡年穀大孰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晉灼曰歲陰也太白
與太白合則爲喪不可舉事用兵與填合則爲憂王聾卿與辰合則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與填合則將有覆
軍下師與太白合則爲疾爲內兵與太白合則爲變謀
爲兵憂凡歲熒惑填太白四星與辰門皆爲戰兵不在
外皆爲內亂一曰火與水合爲萃晉灼曰火入水故曰萃也與金合

爲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國亡地與木合則饑
與水合爲雍沮晉灼曰沮音沮澀之沮水性雍而潛土故曰雍沮一曰雍填也不可舉
事用兵木與金合鬥國有內亂同舍爲合相陵爲鬥二
星相近者其殃大二星相遠者殃無傷也從七寸以內
必之韋昭曰必有禍也凡月食五星其國必亡李奇曰謂其分野之國歲
星以饑熒惑以亂填以敗太白以彊國以戰辰以女亂月
食大角王者憂之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
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韋昭曰謂以威重得從太白以兵從辰
以法以法者以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爲立絕行
太白主兵月主刑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
失中雖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下治四夷猶
晉灼曰有兵喪故驚敗王故曰絕也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之儀改立

不服兵革猶不疲刑罰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爲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尸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以爲紀皆非正行也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於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正行非也故災惑必行十六舍去日遠而顯忽太白出西方進在日前氣盛乃逆行及月必食於望亦誅盛也

案天文志所稱夏氏日月傳星傳疑即夏侯氏洪範五行傳也五行志言夏侯始昌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是夏侯有洪範五行傳之證藝文志但載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與許商五行傳記不及夏侯傳者攷志有大小夏侯尚書章句各二十九卷又有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則夏侯五行傳當即具於章句解故中也

漢書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一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淵陋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鬥食彗孛飛流日月薄蝕暈適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風祆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

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君視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又曰中宮天極星紫宮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房爲天府南宮朱鳥權衡太微三光之廷權軒轅黃龍體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北宮元武虛危虛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

又曰角亢氏沇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

漢書律厤志曰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於十二月周爲正月商爲十一月夏爲十月終於玄枵十五度諏訾初玄枵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日雨水於夏爲正月商爲二月周爲三月終於娵訾五度雨水今日驚蟄中奎四度春分於夏爲二月商爲三月周爲四

月終於胃六度大梁初昏七度穀雨今日清明中鼎八度清明今日穀雨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終於畢十一度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於夏爲四月商爲五月周爲六月終於井十五度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於夏爲五月商爲六月周爲七月終於柳八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於夏爲六月商爲七月周爲八月終於張十七度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於夏爲七月商爲八月周爲九月終於軫十一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於夏爲八月商爲九月終於軫十月商爲九月終於氐四度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於夏爲九月商爲十月周爲十一月終於尾九度析木初尾十度立冬

中箕七度小雪於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終於斗十一度角十二元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一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西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百一十二度

漢書律厤志曰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厤法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厤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

又藝文志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

比日表以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
厤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
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
厤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厤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
發斂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
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
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厤日
居以列宿終於四七爰以甲乙終於六旬日月相推日
舒月遲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

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
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月月之術則有冬有夏冬
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
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
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
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晷景正春秋分焉日
周於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撮提運次青龍
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
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
故日以寶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

部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歸有變化萬殊龐
朔無方莫不結系於此而與正焉極建其中道營於外
璇衡追日以察斂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
數刻以考中星分明生焉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
入而交生焉朔會衝鄰於所交厤簿生焉月有晦朔
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
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遲遲而
日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
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
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

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
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
若夫祖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
昊天與厤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
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厤明時應天順民湯武
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頒憂之吏
失之於下厲后之時羲和湎酒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
作淫虐毀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其興也勃
焉回而敗之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
王之壯事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勤之

又曰厤數之生也乃立儀表以校日景景長則日遠天度之端也日發其端周而爲歲然其景不復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復初是則日行之終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爲歲之日數日日行一度亦爲天度察日月俱發度端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復會於端是則月行之終也以日周除月周得一歲周天之數以日一周減之餘十二十九分之七則月行過周及日行之數也爲一歲之月以除一歲日爲一月之數月之餘分積滿其法得一月月成則其歲月大四時推移文置十二月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爲閏月

申之始日節與中爲二十四氣以除一歲日爲一氣之日數也其分積而成日爲沒并歲氣之分如法爲一歲沒沒分於終中中終於冬至之分積如其法得一日四歲而終月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章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蔀以一歲日乘之爲蔀之日數也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復其初是以二十蔀爲紀紀歲青龍元法四千五百六十。劉昭注補引樂叶圖徵曰天元以甲子朔旦冬至日月起於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王者終始或盡一其厤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

弟宋均曰紀卽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王者卽位或遇其統或不盡其數故一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甲寅之終也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復沿前而終言之也

中有厄故聖人有九歲之畜以備之也

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民厥民維時厥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

史記宋世家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集解曰馬融曰言當歛時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以其能歛是五福致眾

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鄭元曰錫女保極者又勗以守中之道

案敷傳古相通用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

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

史記宋世家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集解曰馬融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爲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

合也

無有滔朋人無有比德

嘉平石經凡厥庶民無有滔口人無有下闕

集釋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段玉裁曰按本篇毋偏毋黨字作毋無有字作無最有分別古文尚書則皆作無史記則皆作毋

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庶人斯其維皇之極毋偏毋黨王道蕩蕩

史記宋世家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偏毋黨

此馬本與今文同也惟燮獨二字則馬本向古文今

寡而畏高明。集解曰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案康史記作安攸史記所皆以訓故字代經文也

列女傳楚野辯女稿周書曰毋偏矜寡而畏高明

不叶于極不罹于咎　毋偏矜寡而畏高明

尚書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罹于咎。又曰毋偏矜寡而畏高明

案偽孔傳本離作罹攷隸字不見說文史記載洪範解曰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爲之昌

熹平石經曰曰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下闕

許冲進說文上書曰殊藝異術王教一出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

使循其行

酒大論思賢篇書云人之有能有爲使循其行而國其昌允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務順以勁天地如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

崇王得所引書作循王鳴盛云未詳段玉裁云按循蓋修之誤字之誤也修蓋之誤聲之誤也古書修循互譌者多矣古文尚書邦字今文尚書多作國蓋避高祖諱而改也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宗時人斯其辜

史記宋世家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其

家時人斯其辜

案不能僞孔傳本作弗能

周禮太宰職注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既富方穀女用咎

于其好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曰馬融曰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

史記宋世家于其好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曰鄭元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

案僞孔傳本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今據史記

載今文尚書無德字集解引鄭注云無好于女

衆馬融訓同則今文家古文家並無異義也說文女部云政人姓也从女丑聲商書曰無有作政王鳴盛

曰姓當作性或傳寫誤或古字通凡人之性每多所
攷故曰人性也此部中別出好字則云美也从女子
玉篇女部好字云美也又愛好也妞字云姓也亦作
攷則直以美好愛好併爲一字而以攷爲姓氏字段
玉裁曰古音好讀如朽攷亦古音蓋讀如鈕或如
朽皆在尤幽部是以假攷爲好蓋孔壁古文如是許
君引書如尚狟狟假狟作桓也如布重莫厲假莫作
莫也皆以明六書假借之法而周伯琦六書正譌不
知此恉乃訓攷云愛而不釋也王氏惑其說謂說文
姓當作性竟忘說文上文最括以姓字而美姬姞嬴

姚嬀嫣妘姽攷姒十一字皆爲人姓氏立文之體例
固不可誣平壁中本作攷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易
爲好字許君存其舊於說文猶鄭君注周禮之識故
書作某也段氏說是也

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

史記宋世家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集解鄭元曰黨朋黨。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蕩平石經口口口路毋偏毋頗王道蕩蕩毋黨下關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則知今文尚書無皆
作毋字也

不偏不黨　不黨不偏

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賛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
不偏王道便便

按據此引書作便便則宋世家載洪範文當同作便
便其作平平者乃後轉寫改之耳徐廣史記音義云
便一作辨古文便作采與平相似後人多說改爲
平字如堯典平章平秩五帝紀作便章便程鄒誕生
本作便章尚書大傳作辨程是已

說苑至公篇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

漢書東方朔傳朔上壽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
無偏無黨　無反無側

漢書王莽傳甄邯白太后下部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周禮匡人職注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史記宋世家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集解曰鄭元曰會
其有極謂君也當聚會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
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

曰王極之敷言是夷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史記宋世家曰王極之傳言是爽是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集解曰馬融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是大中而當行之用是教訓於天下於天爲順也凡厥庶民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下也○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

按夷古文尚書作彝燊古通用字毛詩烝民篇民之秉彝三家詩作秉夷盍于書亦作秉夷皆其證也觀馬注釋是彝是訓之訓爲教訓釋于帝其訓之訓爲順行民言皆與史

記合是古文今文兩家解詁竝同也

梁江聲王鳴盛竝云篇中皇極字大傳作王極史記皆作皇極而惟此一處獨作王極則此王極與上皇極不同且據馬注王不連極爲義自當從史記作王極偽孔本概作皇非也喬樅謂洪範皇極皇字皆當作君字解不必訓皇爲大如以皇爲大則皇之不極訓爲大之不極近於不詞矣觀下文經云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可知極訓爲中實兼上下言之爲詁所包者廣不必改王作皇以大爲訓也又滅國故馬融云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王肅云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若皇不訓君則皇之不極

師說之古詁也史記用歐陽尚書本班書用夏侯尚書本皇字皆作王字解是其證攷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曰深察名號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是王之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可知極訓爲中實兼上下言之爲詁所包者廣不必改王作皇以大爲訓也又滅國故馬融云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王肅云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若皇不訓君則皇之不極

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下是從伏生本作王訓王爲君於証實長說文解字云王天下所歸往也三畫連其中三者天地人參通之者王此漢儒相承師說今文古文兩家詁訓皆相同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集解曰史記宋世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

尙書大傳洪範傳曰聖人在上其君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聖人者民之父母

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

漢書刑法志曰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之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之王道之本也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天也

有爲稱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白月亂行星辰逆行。注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厥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通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爲政則是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爲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咎與愆心之咎同耳故子駿傳曰脅眊眊亂也君臣不正則上下亂矣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養氣失故常陰也天爲動

德剛氣失故於人爲弱易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毅也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矢則必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也龍蟲之生於淵行於無形游於天者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天行健馬喬之疾行者也屬王極夏侯勝說伐宜爲代蒼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倫張無度則魂魄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者其咪厚其毒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脅伯有眡者是也

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亂謂薄食闕亾見逆謂蔽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不言災天天至尊無能診之者離逢非診維鮮之功謂此也

案漢志續漢志引亦作眡先大夫曰劉昭注云尚書大傳作瞽鄭注引劉子駿五行傳以眡釋瞽是也文獻通考郊社考引作雩與思心傳同非續漢志注引此注脫子駿二字今從文獻通考所引補之

漢書五行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鳥鵄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若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診天猶春秋曰日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診天至尊無能診之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窴犾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診天猶春秋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診天至尊無能診之王師敗績於貿戎不言敗之者吾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服虔曰毛音老耄○師古曰眡不明也悖惑也又夏侯勝傳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

案本傳言勝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眡

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君也極中也眊不明也說曰此診天也不言診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曰自敗爲文○注曰尚書大傳皇作王眊作瞀

後漢書謝彌傳曰厥極弱上封事曰洪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龍蛇之孽

南齊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其咎在霧亂失聽故厥咎霧思心之咎亦霧天者正萬物之始王者正萬事之始失中則害天氣類相動也天者轉於下而運於上

雲者起於山而弥於天天氣動則其象應故厥罰常陰王者失中臣下盛強而蔽君明則雲陰亦衆多而蔽天光也○又引傳易曰乾爲馬逆天氣故曰有馬禍一曰馬者兵象也將有惡戎之事故馬爲怪

隋志洪範傳曰逆天氣故馬多死○又曰龍獸之難害者也天之類君之象天氣害君道傷則龍亦害門者兵草之象也○又曰龍陽類貴之象也上則在天下則在地不當見庶人邑里家室井中幽深之象也諸侯且有幽執之禍皇不建之咎也○又曰射者兵戎禍亂之象氣逆天則禍亂將起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史記宋世家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解曰鄭元曰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而能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

案詩烝民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正義引鄭君尚書注與集解引同鄭注又曰剛則彊柔則弱此陰於滅亡之道非能也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鄭以此屬人臣言者蓋人君艾用三德已具於九疇中故應劭注五行志云謂治大中之道用三德此節自宜屬臣言之於謚乃備也

熹平石經爲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三德上無六字與史記同此今文尚書之確證也

平康正直疆不友剛克內友柔克

史記宋世家平康正直疆不友剛克內友柔克○索隱曰內當爲變變和也

案古文尚書不友作弗友內友作變友與史記文異

尚書正義引鄭注云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

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差正之是鄭君訓友爲順訓燮爲和也段玉裁曰按古文尚入通用入燮同部此今文尚書所以作內也

沈漸剛克高明柔克

史記宋世家沈漸剛克高明柔克○集解曰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焉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

按據集解引馬注云則馬本尚書作沈潛與史記文異攷左氏文五年傳商嬴引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與史記合又漢書谷永傳曰忘湛漸之義湛漸沈潛蓋今文尚書皆作沈漸剛克也

漢書敘傳曰高明柔克

高明柔剋

後漢書鄭興傳曰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注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剋之政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克勝也勝謂乃剋之訓見釋詁剋字蓋亦三家之異文

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毋有作福作威玉食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集解曰馬融曰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鄭元曰作福專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

案公羊傳成元年疏引鄭尚書注云此尤君抑臣之言也害于女家禍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尚書正義引王肅云不言王關諸侯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辟者天下諸侯之通稱不言王而言辟故馬鄭王並以為關諸侯也

臣亡有作威作福玉食　民用僭慝

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其于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弱顧此道隆及成康

案段玉裁曰武王嘉傳作慝師古曰慝惡也接嘉釋書言民用僭差不壹正訓忒字此謂僭慝爲忒頗注

非也但顏注自本馬季長倘書釋文引馬云忒惡也
此又謂假忒爲慝也
又楚元王傳豹向上封事極諫曰書曰臣之有作威作
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又武五子傳廣陵厲王胥賜策曰書云臣不作福不作
威靡有後羞
又叙傳曰侯服玉食敗俗傷化
又翟方進傳司隸校尉涓勲奏言專權作威乃害于乃
國不可之大者
後漢書荀爽傳爽引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

玉食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
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
又張衡傳衡上疏曰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
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疏不
失
臣無有作威作福玉食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上疏曰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其
害而家凶于而國
又楊震傳震上疏曰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玉食
而凶于而國

嘉平石經口口口家而凶于而國人用敗頗辟下缺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據此凶上有而字
爲是亦三家今文本各有不同之驗也王肅注云
必滅家復害其國是因家而連及國則有而字者是
三國志蔣濟傳濟對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所誡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

曰貞曰悔卜五占之用二衍貢
史記宋世家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
曰涕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貢。
集解曰涕尚書作圛徐廣曰涕一曰被鄭元
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霧克也二衍貢謂貞卦也將
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
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
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
也霧者色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內
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每每之言晦晦猶終也卦象多
變故言衍貢也。案隱曰涕音亦尚書作圛孔安國曰
氣略驛連續今此文作涕是涕泣亦相連之狀霧音蒙
霧與蒙亦通
按隸古定本尚書作曰雨曰霽曰圛曰克曰貞

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與史記文異裴駰史記集解引鄭尚書注曰五謂雨濟圛雰克也而鄭君周禮大卜注引洪範作曰雨曰霽曰圛曰驛曰克皆以圛在雲蜺之上與史記載洪範文次第正合則今本尚書之倒其次非是也攷稱尼釋天曰濟謂之濭是濟霽記通淮南時則訓曰九月失政三日春風不濟高誘注曰濟止也此經濟與雨對故鄭以濟爲如雨止之雲氣在上也說文曰鄜曰圛同行也从口辜聲商書曰曰圛圛者升雲半有半無請君驛段玉裁曰按圛同行也是圛字本義商書曰曰圛即洪範曰圛

圛也圛者升雲半有半無是洪範曰圛之義鄭君大卜注引洪範曰圛正與許氏所引同廣韻引說文南書曰圛圛者升雲半有半無不誤今說文各本商誤倘少一曰字又無者字誤也正義曰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濭爲圛之字唯洪範偁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愽今文作圛買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愽故云古文尚書以愽爲圛今定本云愽古文尚書作愽以爲圛更無愽字義並得通

霽義曰雰亡公亡侯二反儿孚聲敉聲之字亡侯其本音亡公其轉音也雰霾皆孚聲故亦借霾周禮疏

引鄭注作氣不澤鬱其也史記集解引鄭玄作氣不
釋鬱冥也澤字是釋字非也國訓色澤雰訓色不澤
反對之詞史記宋世家作曰霧霧卽霧之俗霧與雰
一字雲亦可音雰詞小雅苕之華芸其黃矣箋芸黃
也徐廣史記記曰霧一作柫錢氏曉徵以爲柫當是
霧之譌與敷淺原之淺爲濺皆是傳寫之譌說文卜
部曰卦易卦之上體也从卜毎聲商書曰曰貞曰卦
按此壁中本也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祇作悔字左
氏傳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亦祇作悔字卜五占用
二衍忒鄭於用字句絕與鄭合忒宋世家作貞古多

卜五占之用則其句絕與鄭合忒宋世家作貞古多
假借貞爲忒雰霧忒貞皆可通之字也段說確甚喬
樅又案尚書釋文引馬云占用二占筮也是馬以占
爲員悔矣尚書正義引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
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行忒當推衍
其爻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據此是
馬融王肅皆讀占之用爲句與鄭不同馬王皆從古
文家說鄭則從今文家說故句讀與史記同也王鳴
盛云說文卜部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貞一曰鼎省
聲京房說卦易卦之上體也从卜毎聲貞从卜則鮀
亦宜從卜後人混作心部之悔而鮀字遂廢不用矣
占視兆問也从卜从口則占卜爲占卜兆故周禮占
人掌占龜又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
又云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是筮卦亦
得云占此經占與衍貢對舉則占爲占兆衍爲衍卦
不得以占爲筮鄭讀是馬讀非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宋世家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集解
鄭元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
漢書郊祀志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

義也
案儀禮士喪禮疏引鄭尚書注云卜筮各三人大卜
掌三兆三易從二人從其多者蓍龜之道幽微難明
愼之深也與郊祀志誼同或疑三易者連山歸藏周
易若洪範則禹所作冀子所陳殆不可援彼以貢之
喬樅謂此不然也鄭于大卜三兆注先云兆者灼龜
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兆原之墨解是用名
之焉上古以來其作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三易
注亦先云連山似山內出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
而藏於其中又引杜子春云玉兆頌項之兆瓦兆帝

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連山虙犧歸藏黃帝鄭以原爲原田謂上古以來其法有三則不以子春說原兆有周之兆爲然矣喬樅謂子春以連山爲宓犧其說亦非是又子春釋三易但言連山歸藏不及周易意以周易爲文王所演謂因代以題問更不別辭耳考之繫辭下篇稱宓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於天文俯則察於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又云宓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則三易連山當爲神農

氏作歸藏爲黃帝作其周易當爲宓犧氏作矣周易正義引鄭釋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然則知周易之名宓犧已造此義特文王復修明之本取周普之稱非指周代之謂故易緯乾鑿度云聖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宓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易緯乾坤鑿度曰先元皇介而後有聖皇策而後有萬形經而後有乾文緯而後有乾坤鑿度而後有考靈經注云考靈經考者成也而後有制靈圖注云制靈圖書是也而後有河圖八文聖皇策乾文

文緯與乾坤二鑿度此三文說易者也又曰虙氏者乾鑿度上下文炎帝皇帝有易靈緯注云法古易爲考靈緯又公孫氏注云軒轅易變天道之理法一依上大庖氏之制也作易八墳文釋八卦之理又周易注云文王姬昌之修明修作之始也聖教多難惟聖與賢知之於太古聖訓至公孫之後大百六數終遇雨大浩失其化教源至高辛代陽九數值火又焚之於後求於嵩岡得河圖內有易法而重修再降大聖易大行又距禹代洪水浩浩襄陵汨沒五行易又喪元而於秦穴得洛書內有太易易之源流大易既行者今

之連山歸藏之名緣而得之古秘所書何賢知之而距於周王昌中聖而又修源範軌不墜門例恒存據此所言則伏羲之後神農軒轅並皆作易具有明徵矣伏羲已作周易至文王特修明之代遠人湮後人因以周易爲文王作此如皇甫謐所云及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其義正同耳鄭君易贊及易論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志載趙商問鄭君曰子春云連山宓犧歸藏黃帝今當從此說以不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鄭答云此數者並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荅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

殷周是連山之爲夏易歸藏之爲殷易與周易之爲
文王易近師所云蓋皆謂修明之是亦相因之義也
連山以艮爲首艮卽寅也人生於寅所謂人統以寅
爲正者是也歸藏以坤爲首坤卽丑也地闢於丑所
謂地統以丑爲正者是也周易以乾爲首乾卽子也
天開於子所謂天統以子爲政者是也三易爲天地
人之道卽三正爲天地人之統賈公彥疏釋周易之
詛云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
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布於四時故名易爲周也
賈疏此說非能臆造必秦漢經師古詛其佚散見於

他說者而賈襲取之然則三易之名與三兆之象皆
上古以來已有之矣顧上古之時道尚質素畫卦重
爻足以垂法後代澆訛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爲教
故作繫辭以明之文王玉門演易復取周易演其卦
爻象數爲之繫辭後遂以周易爲有周之易猶夏用
連山殷用歸藏或亦繫辭於卦爻之下後遂以連山
歸藏爲夏殷之易也又據子春言五兆帝堯之兆則
原兆疑爲帝舜之兆舜舉禹爲司空平水土濬畎澮
九州攸同咸則三壤原田之兆其象蓋取諸此與
白虎通蓍龜篇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案左氏成六年傳或謂欒武子曰商書曰三人占從
二人衆故也鄭注尚書云從其多者詛本於此

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
史記宋世家文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
人謀及卜筮

白虎通蓍龜篇天子至士皆有蓍龜者決疑示不自專
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
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所以先謀
及卿士何先謀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
於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蔣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

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謂武王也乾鑿枯骨
衆多非一獨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
龜之爲言久也蓍之爲言者也久者意也龜曰卜蓍曰
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信其卦也尚書曰卜
三龜禮筮於廟門外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漢書藝文志蓍龜者聖人之所用矣蓍曰女則有大疑
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
乎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
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
其孰能與於此

藝文類聚八十二洪範五行傳曰著之爲言者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草木之壽而知吉凶者聖人以問鬼神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一洪範五行傳曰龜之爲言久也千歲而靈此禽獸而知吉凶者龜之言久著之言者龜之言久龜千歲案曲禮正義引劉向云著龜與洪範五行傳同而靈著百年而神白虎通說著龜與洪範五行傳同皆今文尚書說也

謀及庶民

周禮鄉大夫注鄭司農云國大詢於衆庶洪範所謂謀及庶民○又小司寇注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

謀也書謀及庶人

熹平石經口口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此今文尚書也段玉裁曰此經下文四言庶民此作庶人誤也據石經是今文尚書作民之證尚書正義云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此乃曲爲之說耳周禮鄉大夫注鄭司農引洪範作庶民然則小司寇注庶人亦當作庶民矣喬樅謂三家尚書本容有不同觀史記及白虎通引洪範文均作庶人此當各存其是不必改之使一也

潛夫論潛歎篇曰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已必察彼已之爲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已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

又卜列篇曰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之期令人修身慎行以迎福也且聖人之立卜筮也不達民以爲吉不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大同是倘

白虎通著龜篇曰不見吉凶於蓍復以卜何蓍者陽道多變變乃成龜以荊火灼之何禮雜記曰龜筮卜之老也蓍陽之老也龜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荊者取其究音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荊以火動龜

不以水動蓍何以爲嘔則是也蓍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褻尊者也周官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凡卜人君視體大夫視色士視墨凡人卜事視高揚火以作龜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冬時

後漢書胡廣傳廣上書曰書載稽疑謀及卿士國有大政必諮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

又盧植傳植規竇武曰書稱謀及庶人

論衡狀留篇曰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

論衡卜筮篇曰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瞿
若蓍龜可以得數何必用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
也夫著之爲言者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用
著龜也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
彊而子孫其逢吉

宋世家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

案漢占定本尚書作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據宋世
家此二句上多兩而字是今文尚書之本不同也李

惇曰子孫其逢句絕與上文從同爲韵馬云逢大也
是也喬樅謂據淡書王莽傳云奉天承命心合龜
又云所謂康彊之吉逢吉之符也則今文尚書家不
以逢字句絕也僞孔傳云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反
從今文家之說與馬違異誠所未解矣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
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

宋世家庶徵曰雨曰陽曰奧曰寒曰風五是來備各以
其序庶草繁蕪一極備凶一極亡凶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
雨陽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陽奧火氣也寒
水氣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

處故土氣爲風攷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鄭此注皆本五行傳爲解是從今文家說也王鳴盛曰左傳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此五氣雨陽風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奧則晦是奧也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恒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屬皇極蓋用中則陰陽時爲休不中則陰恒若爲咎也鄭用五行傳爲說五行傳出伏生其實是孔門七十子以來相承古義故鄭據之僞孔傳以曰時爲五者各以其時非也漢讀連下成文以曰時五者來備爲句上文立時人作卜筮亦以時爲是也一極無之無史記作亡周禮司市云亡者使有詩谷風云何有何亡是亡與有無之無同說文亡部云棄亡也从亡㞢聲此有無之正體字今則棄字廢而不用久矣

後漢書李雲傳雲露布上書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章懷太子注云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是來備今本後漢書攷異云閩本汲古閣本作五字通耳

又荀爽傳爽對策陳便宜曰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序也

卷十四下 五六 書

各以其序也

案此二條可據以證史記今本之誤今本宋世家作曰時五者來備此後人所妄改也段玉裁曰時五者來備凡四字此古文尚書也五是來備凡六字此今文尚書也李雲荀爽皆用今文尚書非用史記也今文尚書說五者今文約曰時五者來備六字一句時是也曰是五者今文約之云五是（惠氏定宇說）氏者是之假借韙者氏之轉注也史記本無曰時二字而裴駰集解妄引僞孔傳云五者各以時與正文不相應於是或增改五是二字爲未改也又後漢書律麻志安帝延光中尚書令忠上奏云三階吕平黃龍吕至刑犴吕錯五是吕備按監本不誤錢曉徵後漢書攷異云閩本汲古閣本作五者吕備後人据今本尚書易之也

休徵曰蕭時雨若曰艾時暘若曰恬時奧若曰聖時風若

史記宋世家休徵曰蕭時雨若曰艾時暘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漢書五行志休徵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恐時奧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孟康曰善行之驗也。應劭曰君上而敬則雨順之君政治則暘順之恐明也。師古曰奧讀曰燠燠温也凡言時者皆謂行得其道則寒暑風雨以時應而順之

案僞孔傳云叙美行之驗君行敬則時雨順之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君能謀則時寒順之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與師古漢書集注引孟康應劭說同照晢卽明之誼然則君能照晢三語當亦應劭五行注語而僞孔氏襲取之師古集注

所引應劭注文有不具耳王鳴盛曰大傳五行傳鄭注云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是孔子正解此經曰聖時風若之義聖包貌言視聽土亦包金木水火風屬土故時風爲聖之驗也段玉裁曰宋世家上文作曰陽此作暘不畫一疑本皆作陽也晢五行志作悊宋世家上文作智此作知不畫一亦當是智字也

庶卉蕃蕪

漢書谷永傳五徵時序庶卉蕃滋

案序荀悦漢紀作叙錄古定本尚書亦作叙序與敘

通少古文草字緐此引作蕃錄古定本尚書同古通用字也無說文林部曰槃豐也从林从大卅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卅與庶同意商書庶草繁無段玉裁曰按庶或說規模字者小徐云或說庶爲規模之模字也卅數之積也者廣韵廿六緝卅字下曰先立切說文云庶數名今直以爲四十字玉篇佩觿集韵皆云卅四十也攷說文有廿字卅字而無卅字卅字惟見於此蓋卽廣韵所本與漢石經論語殘碑子曰年卅而見惡焉以卅爲四十字卽與庶同意當云槃與庶同意謂庶以光貌衆盛槃以林

貌衆多皆非專謂光謂林也其意一也爾正釋故包蕪茂豐也釋文曰蕪古本作蕪按許說本爾足爾足古本作蕪是也緑變蕪作無以爲有無字遂改爾雅之蕪茂从艸作蕪鴻範之緐無从广作廡皆非本字晉語曰黍不爲黍不能蕃廡韋昭曰蕃滋也廡豐也則假廡爲無不過尚書也

班固靈臺詩曰庶卉蕃蕪

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出繫囚報德封有功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禮四郊祉

分閭闔風至解懸聖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
完邊城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八風以時至則
陰陽變化道成萬物得以育生王者當順八風行八政
當八卦也此見太平御覽引
易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風雨咸同游內不傷地有
險易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也惟平
均乃不鳴條
春秋考異郵曰八風殺生以節翔翔距冬至四十五日
條風至條者建生也距猶起也自冬至四十五日而立
春此風應其方而來生萬物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

庶迎惠言春分之候陽以施惠之恩德迎衆物而生之
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精芒挫收言立夏之候齊麥之
屬秀出已備故挫止其鋒芒收之使成實也四十五日
景風至景風強風也強以成之夏至之候也強言萬物
強盛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風者寒以閉也立秋之候
也閉收也言陰寒收成萬物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
閶者當寒天收也秋分之候閶闔盛也言時盛收物蓋
藏之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
化也立冬之候也未合化言消息純坤無陽也月令曰
天地不通而閉塞成冬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

精大滿也立冬之候言物無見者風精大滿美物也
白虎通八風篇風者何謂也風之為言萌也養物成功
所以象八卦陽生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變以
為風陰合陽以生風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
正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眾也四十五日清
明風至清明者精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大也陽氣
長養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行陰氣也四十五日閶
闔風至戒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
陰陽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也同陽
氣也故曰條風至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至物

形乾景風至蕃蟲匿廣莫風至則蓄水乾閶闔風至生薺麥
不周風至蟄蟲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是以王者承順
之條風至則出輕刑解檻留明庶風至則修封疆理田
嚋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
功涼風至則報地德化四鄉閶闔風至則申象刑飾固
舍不周風至則築宮室修城郭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
獄刑
秦白虎通紀八風與易通卦陰陽未合春秋考異郵大略相
同惟於閶闔風至云申象刑飾固舍與易說不同象
刑之說見伏生尚書大傳知白虎通此篇是用今文

尙書說也

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陽若曰急恒寒若曰舒恒奧若曰急恒暴若曰舒恒風若

宋世家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陽若曰舒常奧若曰急常寒若曰僭常風若

漢書五行志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陽若舒恒奧若急恒寒若僭恒風若○孟康曰言惡行之驗○應劭曰僭僭差人君散霧鄙吝則風不順之也○服虔曰霧音人備霧○師古曰凡言恒者謂所行者失道則然暑風雨不時而恒久爲災也備散並音構又音冠

案尙書正義引鄭云狂狂急慢也恒常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順之舒舉遲也急急促自用也霧見冒亂也放舒字五行傳作茶茶舒古同何休公羊傳注論衡寒溫篇引此經並作舒與史記漢書合玉藻諸侯茶鄭注茶讀舒遲之舒放工記弓人寬緩以茶鄭注及鄭司農並讀舒是其驗也僞孔傳本舒作豫霧俗作蒙與古文今文皆違異非是霧字史記作霧俗字也當作霧五行傳作霧卽霧之省爾雅釋天邢昺疏引洪範咎徵恒常也人君急則恒寒順之舒則恒燠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何夫豈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不容厥咎零王之不極厥咎藉同耳然則藉當亦霧之省與霧零同詛霧霧零皆聲近字此三家今文之有不同也

漢書王莽傳莽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大師典致時奧雨若煒煒登平考景以昭熒惑司恕南嶽大傅典致時陽日赤煒須平考聲以律太白司艾西嶽師典致時寒元煒煒衆平考量以銓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元煒和平考星以漏○應劭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水也故甲戒厥任欲使雨澤以時也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悊智也厥罰常奧奧暑也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圖也厥罰常寒

後漢書楊震傳書曰僭恒暘若又張衡傳衡上疏曰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暘若者也

後漢書周舉傳舉對曰書曰僭恒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

論衡寒溫篇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恒寒順之舒則恒燠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何夫豈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

之得數也

又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範曰舒恒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從易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

續漢書律歷志曰夫徵休咎五事之應

荀悅前漢高后紀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

案段玉裁云今本漢紀作豫此淺人改之不見其上文明云急舒孝惠紀亦云厥咎舒厥咎急其左驗也

公羊成元年傳注尚書曰舒恒奧若○徐彥疏曰洪範文舒遲也恒常也君順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燠之咎氣來順之是也

案羣經音辨云奧於六切書舒常奧若何休讀令本作燠段玉裁曰按羣經音辨恒作常者避宋諱也

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誥玠曰按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

後漢書桓帝紀建和二年詔曰君道得於下則休祥著平上底事失其序則咎徵見乎象

又魯恭傳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和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墮而傷王者雖順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之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惟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又朱浮傳浮上疏曰鴻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

又楊賜傳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戾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動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

南齊志傳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之出入故雷出萬物出雷入萬物入夫雷者人君之象人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避陰則出淫危難而害萬物也

太平御覽天部洪範五行傳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之出入也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入則萬物入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出則萬物亦出此其常經也○又曰夫雷人君象也人能除害出能興利又魯恭傳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和扶而行發動用事

京房易候曰太平之時十日一雨一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

春秋說題辭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十五日大雨以計斗運也

白虎通曰太平之時時雨時霽不以恒暘而以時暘天地之氣宣也。又曰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又曰王者德至皇天則祥風至

西京雜記鮑敞問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董仲舒曰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以此推移無

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勃薄則薰蒸鬱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隱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攙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上趨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政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條凌殄麥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嘉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電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祲沴之妖也。故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

宋洪範五行傳於休咎之徵推及雲霧雷電雪雹木冰之災變今觀董仲舒所言與洪範傳正合則知此

爲孔門七十子之徒所聞微言大義經師遞以相承其所由來者久矣

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

曰王肯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成艾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艾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寧

史記宋世家王肯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成艾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

既易百穀用不成艾用昏不明畯民用徵家用不常○
集解馬融曰言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
案眚僞孔傳本作省眚又曰乃惟眚災潛夫論引之兩眚字皆作省公羊春秋莊二年肆大省左氏穀梁春秋皆作眚是其字古通之證此眚字馬訓爲省察之省則眚乃假借字也又僞孔傳本毋作無畯作俊皆與史記文異段玉裁曰文選陸韓卿詩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李善注云尚書畯民用康康乃尊是畯與俊同按釋文於太甲上說命下皆曰俊亦作畯是則古文尚書凡俊字多作畯者喬樅謂如段氏說則洪範篇毋論今文古文字皆作畯矣尚書正義引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之後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散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

尚書攷靈耀曰璇璣中而星未中爲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璇璣未中而星中爲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璇璣中而星中爲調調則風雨時庶艸蕃蕪而百穀登萬事康也
先大夫曰玉海天門引此文首有眚明王時乃命申

星者九字是書緯言在璇機以定中星之法也
釋名釋天曰四時四方各一時時期也物之生死各應節期而止也春蠢也動而生也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秋緧也緧迫品物使時成也冬終也物終成也
族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史記宋世家族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集解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東方木宿木克土土爲妃尚婁之所好故爲風也畢西方金宿金克木木爲妃尚婁之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奧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王肅盛曰鄭於上文云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則自此以下皆是言王極之事故此節假星以喻民情之有好惡下文二節假日月之行以喻君政之有得失也段玉裁日本篇惟字宋世家十二見皆作維此匡謬正俗所謂古文尚書作惟今文作維也
漢書五行志洪範曰厥民惟星

又谷永對曰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
論衡明雩篇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
離從也孔子出使于路衝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
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於畢俗名雨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予
路請禱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
昔者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論衡感虛篇曰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
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又說日篇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易緯通卦驗曰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規

其晷之如度者則歲美人民和順晷不如度者則其歲
惡人民爲僞言政令爲之不平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
尺二寸則月食退尺則日食耀貴臣下不忠日食則害
王命道順側故月食則正臣下之行日食則正人主之
道晷不如度數則陰陽不和舉措不得發號出令置官
立吏使民不得其時則晷爲之進退風雨寒暑爲之不
時晷進爲寒晷退爲暖稽爲扶疑者賞無功富民重有
餘縮者罰無罪貧民重不足扶者諛臣進忠臣退是故
邪無數至度數不得日月薄食列星失其次而水旱代
昌謬諛曰進忠臣日亡萬物不成諸神不享終不變之
則殃禍日章是故人主動而得天地之道則萬物之精
盡矣
開元占經五引洪範五行傳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而有寒暑若其失節晷過而長則爲寒退而晷短則爲
燠人君急則晷進疾而寒舒則晷退遲而燠故曰蒸燠
急寒一曰晷長爲潦晷短爲旱奢者爲扶扶者邪臣進
正臣疎君子不足奸人有餘
漢書天文志曰日有中道者黃道一曰
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婁牛去北極遠東
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

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南遠
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
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
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
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
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涼暑
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也故日
進爲晷退爲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寒暑一日晷長爲
而短爲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爲寒暑一日晷長爲
潦短爲旱奢爲扶（鄭氏曰扶當爲蝮聲之間聲如酺酺扶聲近蝮蝮止不行也蘇林曰景形

者大也晉灼曰扶附也小臣佞媚附近君子之例也扶者邪臣進而正臣踈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於中道青赤出陽陰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曰二至二分之星爲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

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東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

案據開元占經引洪範五行傳言晷景長短寒燠之驗及人君舒急疾遲之應與此天文志竝同則知漢書天文志亦多本於洪範五行傳也

鹽鐵論論菑篇曰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

有暑

案段玉裁云詳上下文則有寒有暑四字非荀語蓋今文尚書多此四字也喬樅攷開元占經五引洪範五行傳亦作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有寒暑與荀所引洪範正合段氏謂是今文尚書多此四字非無徵之言也

荀悅漢高后紀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案尚書正義引鄭尚書注曰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攷漢書天

文志言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此經上言日月之行此惟言月之從星者日光盛而星光微日現則星光隱故日之從星不可見然以月行推之亦從可知也禮記月令正義又引鄭注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云四時之間合於黃道也攷漢書天文志言月有九行至夏至南從赤道云云月令正義載鄭尚書考靈曜注引河圖帝覽嬉文畧同則其說由來久矣戴震九道八行說云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於原處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年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奇古厤有

九道八行之說所以攷其差也借青赤白黑以別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春分青道爲正東立春青道爲東南冬至黑道爲正北立冬黑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西立秋白道爲西北夏至赤道爲正南立夏赤道爲西南如交在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厤半交必在春分黃道內五度半春分青道又三十交退在立冬南北緯五度半是爲春分青道凡三十交退在立冬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厤半交必在立春黃道內五度半立春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春青道又三十交退在秋分無南北緯而入陰厤半交必在冬至黃道內五度半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南緯十八度是爲冬至黑道又三十交退在立秋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厤半交必在立冬黃道裏五度半立冬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冬黑道又三十交退在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厤半交必在秋分黃道裏五度半秋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秋分白道又三十交退在春分無南北緯在立夏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厤半交必在立秋黃道裏五度半立秋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秋白道又三十交退在春分無南北緯

而入陰厤半交必在夏至黃道裏五度半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爲夏至赤道又三十交退在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厤半交必在立夏黃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夏赤道又三十交退在冬至月復衝書道以四年遲半循二黃道四年過半循二白道四年過半循二赤道十八年過半八行一周古厤以自南而北交於黃道爲中交常以中交爲王今厤謂之正交古厤自北而南爲正交今厤謂之中交日食朔當交也月食望當交也

九道自宋人疑之至元而遂廢攷諸古厤未有明析其必分之故者由今思之可以知交道出入焉可以攷當交半交距赤道遠近焉可以明交終所差每月交於某宮某度焉可以辨交之中終與朔望不齊每朔望去交遠近及當交而有食焉古法之廢而宜舉者此也戴所言南北緯者在赤道南爲南緯在赤道北爲北緯此赤道乃天體中央去南北極適中交之道與九行之赤道名同而實異觀戴分析如是而九道之說於是明矣王鳴盛曰此經是言皇極之事此節以日月冬夏異行喻王者政令四時異宜也喬樅案傳言王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此月之從星正日月亂行之事是自王眚維歲以下至此皆言王極得失之故也鄭君謂洛書有六篇今據洪範五行傳以五事配五行並皇極爲六而八政三德五紀庶徵休咎五福六極以及稽疑之類無不悉該於六者之中以攷其得失然則雒書六篇殆卽謂是歟

尙書大傳洪範傳曰維五位復建辟厥沴。注曰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立之者當明其吉凶變異則知此爲貌邪言

缺文輒改過以共樂之至司之日月又必齋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除矣不言六位天不違其位也

案鄭注見儀禮通解續引先大夫曰貌邪言下有脫文當以言視聽思心之失與貌邪並列也文獻通考引此注亦畧今無從補矣

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思心是司八月九月維聰是司十月十二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正月維王極是司。注曰司主也此月數夏數也夏數得天之正元或疑焉此用五事之次則四月五月王視六月七月王言非也用五行王相之次則八

月九月壬聽十月十一月壬思心亦非也子駿傳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思心是司八月九月維言是司十月十一月維聽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於四時之氣似近其類也

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公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注曰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禺中至日昳爲日之中下側至黃昏爲日之夕

受之受其凶咎也

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注曰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中也日月朝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朝也日月中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夕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莫夜也星辰之變夜見亦與晝同初昏爲朝夜半爲中將晨爲夕或曰將晨爲朝初昏爲夕也離憂也逢見也是謂憂見之象非沴也言五行非能沴天者也鮮殺也功成也維凶咎之殺已成故天垂變異以示人也

禦貌於喬忿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止貌之失者在於喬忿也驕忿者是不恭之刑也喬忿謂若傲很明德忿戾無期之類也

禦言於訛眾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訛止也止言之失者在於去止眾止眾者是不從之刑也止眾謂若周威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也

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止視之失者在於去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也忽似謂若亂於是非象冀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

禦聽於怵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怵讀爲獻不狡之狡佼讀爲風雨所飄飄之飄止聽之失者在於去怵佼怵佼者是不聽之刑也怵佼謂若夫灌小子蹻蹻淵淵訹訹聽我毗毗之類

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欲有所過者是不容之刑也欲有所過謂若周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修政而欲誅季氏之類也

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宗尊也止王極之失者在於尊用始祖之法廢不言其惡者人性備於五德得失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

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始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也故掌祖廟之藏者謂之天府也

六祭之禮散齋七日致齋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辛於北方。注曰禮忘敬齋三日周禮凡祭祀前期十日宗伯帥執事卜日是爲齋一旬乃祀也今此致齋即祀者欲得容三祀也蓋八日爲致齋期九日朝而初祀亦一旬有一日事乃畢也新器赤黍改過之宜也中庭明堂之庭也或曰朝廷之廷也此祀五精之神其牲器粢盛有常禮記其異者也不

祀天非正月亦以此禮祀此神也

其祀禮曰格祀。注曰篇名也今亡

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注曰篇中大祝贊王人辭也某天子名也方祀祀四方也播讀曰蕃蕃國謂諸侯相助也言諸侯率其常事來卽助行祭之禮也

其祝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祭是合。注曰大祝告神以君悔過之辭也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祀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貞也神靈謂本精靈威仰火精赤熛怒土精含樞紐金精白招矩水精叶光紀及木帝太皞火帝炎帝土帝黃帝金帝少皞水帝顓頊木官勾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元冥皆是也古者生能其事死在祀典配其神而食合猶爲也六祭是神靈所爲也

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於六祭六事之機以懸示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注曰言神靈正直無缺類所謂缺皆是也若民廣爲天下有過者也事六事也會合也批推也言天下有過神靈亦合內推於六祭天子以天下爲任者也六事貌言視聽思心王極也機天文也天下運轉以懸見六事之變異示我我謂天子我與民人無敢不敬畏六事上下

君祀之所懸示變異者言皆悔過也上君祀靈威仰下君祀大皞之屬也

漢書孔光傳光引書傳曰六祭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立至。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

尚書大傳曰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太皞神勾芒司之自冬日至數四十六日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陛八等靑稅八乘旂旃尚靑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樂也孟春之月御靑陽左个禱用牲索祀於艮隅貌必恭厥休時雨朔令曰挺羣萊開閉閭通窮室達障寒待優

游其禁毋伐林木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牲先脾設主於戶索祀於廣正朔令曰棄怒惡解役罪免優患休罰刑閉關梁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言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个薦用鮪索祀於巽隅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磔禳出疫於郊以禳春氣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旂旌尚赤田車載弓號曰肋天養倡之以徵舞之以鼓籥此迎夏之樂也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嘗麥用羭索祀於巽

隅視必明厥休時燠朔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壞毋隳防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牲先肺設主於竈索祀於離正朔令曰振貧窮惠孤寡慮休疾出大祿行大賞其禁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乃令民雩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牲先心設主於中雷索祀於坤隅思必睿（案睿當作容）厥休時風朔令曰起毀宗立無後封廢國立賢輔郵喪疾中央之極自崑侖中至大室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土王之日禱用牲迎中氣於中室乘用黃鐘之宮爲民祈福命世婦治服章令民飾虞其禁治宮室飾臺榭內湎亂犯親戚侮父兄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蓐收司之自夏日至數四十六日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旌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孟秋之月御總章正室牲先肝設主於門索祀於兌正朔令曰謹功築過溝瀆修囷倉決刑獄趣收斂其禁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乃令民畋醵庶虻畢入於室用法備盜賊禁姦邪飭羣牧謹貯聚其禁毋弛戒備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牲先肝設主於門索祀於兌正朔令曰謹功築過溝瀆修囷倉決刑獄趣收斂其禁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乃令民畋醵庶虻畢入於室用法備盜賊禁姦邪飭羣牧謹貯聚其禁毋弛戒備仲秋之月御總章左个嘗穀用犬索祀於坤隅言必從厥休時暘朔令曰審

詭索祀於乾隅朔令曰除道路守門閭陳兵甲戒百官誅不法除道成梁以利農夫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元冥司之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旌尚黑田車載甲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孟冬之月御元堂左个祈年用牲索祀於乾隅聽必聰厥休時寒朔令曰申羣禁修障塞畢積聚繫牛馬收澤賦其禁毋作淫巧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牲先腎設主於井索祀於坎正朔令曰拔外徒止夜樂誅詐僞省醞釀謹閉關其禁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逆

天時乃令民罷土功季冬之月御元堂右个薦用魚索祀於艮隅朔令曰省牲烝修農器收秸薪築囹圄謹蓋藏乃大儺以禳疾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案六藝流別全載此篇篇題下云伏生尚書大傳紀帝舜命禹攝政初祀事稿是伏書逸篇明矣

此大同攷漢書魏相傳相奏表云天地變化必緣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

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霣明王謹於尊天愼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魏相之言與此篇大恉亦同蓋王者順時出政十二月各有應行之令順之則吉反之則凶此所謂王事之本草生之命自

古聖賢未有不錄者也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集解曰康寧平安

案詩既醉箋曰景福謂五福也正義引鄭洪範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攸好以至老也此王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正義又云此詩言君子萬年是爲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壺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明令終是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爲下具此五者故箋於是言之明景福之言爲下總目也王鳴盛曰天下

之福極皆君身所致故人平安人皆好德即爲人君之福然則壽富皆兼天下臣民而言不專指君身王肅注專指人君非也

徐幹中論天壽篇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

說苑建本篇云河間獻王曰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佼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予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

治國之本也

案五福配五事考終命屬貌故以佼好爲文五福之容儼形美與六極之容毀形惡者對文荀子成相篇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是知此爲經師相承舊說也僞孔傳以考終命爲各成其短長之命不橫夭其義非是

漢書李尋傳成帝詔曰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厤定紀數如甲子也案此釋考終命與劉向說苑誼異據漢書李尋鄭寬中均爲小夏侯尚書之學鄭寬中以博士授成帝尚

書此詔是成帝語則其引尚書說當亦本之小夏侯解詁此三家之異義各有不同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宋世家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齠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愚懦不壯敎曰弱書傳凶短折思不容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王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聰聽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常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思睿則無壅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傷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謀而會故致富遠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常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凡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攷鄭此注皆依伏生書傳爲解是用今文家說

也

漢書鄭崇傳諫曰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潛夫論德化篇德政加於民則多祿暢姣好堅彊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癃疕病夭昏札瘥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誠大矣

鴻範

五曰考終命

釋名釋喪制曰老死曰壽終壽久也終盡也生已久遣氣終盡也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稿也稿於義爲成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乾稿乃成也

一曰貌

孟子盡心篇趙注形謂君子體貌尊嚴也尙書洪範一曰貌

周書

大誥第

今文尚書一

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越乃御事

案僞孔傳以王若曰爲周公稱成王命鄭君注以王爲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二並不同今攷禮記明堂位正義引王肅注云稱成王命故稱王則僞傳實襲王肅之語肅治古文尚書用古文家說

者鄭君以王爲周公從今文家說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彼注云天子周公也蓋記既言周公朝諸侯又言天子負斧依明天子卽公攝矣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抱朴子外篇良規亦云周公之攝王位舍道用權以安社稷明周公攝王位固權稱王矣若謂周公述成王命以誥則當如多方篇言周公曰王若曰或如多士篇先言周公告後乃言王若曰而此文不然則王實謂周公無疑也江聲云命大事則權稱王者見周公不欲終於爲王故平時不常稱特以大事之命必自王出故權稱王耳權稱云者明不正稱也

三國蜀志諸葛亮傳陳壽曰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攷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

漢書翟方進傳少子曰義爲東郡太守莽居攝義心惡之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遂舉兵并東平立嚴鄉侯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言莽矯攝尊號莽聞之大懼日抱孺子會羣臣而稱

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於女卿大夫元士御事

案王莽依周書作大誥其文道在大誥下攷尚書今文皆同僞孔文云馬本作大誥緜爾多邦是古文今文列於學官本作猷大誥緜爾多邦非是莽時尚書今文列於學官古文藏於秘府其所依仿者乃大誥之舊文是可援以究大誥之文誼矣尚書正義云鄭王本猷在誥下是其本亦同於馬特作猷作緜各有不同段玉裁曰

繇猷古通爾雅釋故通繇訓道也郭注義皆見詩書今詩書繇字不見而漢書班周幽通賦曰謨先聖之大繇用巧言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也小雅釋文云莫一作謨師古注引詩直作大繇然則經典之猷訓道者古作繇東晉時不誤故云見詩書也李善注幽通賦反謂猷是繇非大誤此篇經文當依馬本故猷作繇應劭注翟傳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以下也非應之誤僞孔傳所本喬樅謂馬本作繇鄭王本作猷當是古今文之異或讀從古文或讀從今文故有不同三家之本容亦不同各隨字解之故誼亦異應劭注

漢書是用尚書家師說非劭之誤解觀劭注漢書云御事主事也攷曲禮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鄭注云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王事者正義云所引書者大誥文也鄭解御字與應劭同此可爲劭注用書說之明證矣乃與爾雅皆訓爲女莽大誥云于女卽越乃之訓詁代字也詩思齊鄭箋引書又曰越乃御事正義亦云大誥文今隸古本作越爾御事蓋鄭君注詩及禮所引尚皆挩今文耳

後漢書丁鴻傳鴻上封事曰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則不得行其勢也

不弔天降喪於我家弗少延

漢書翟義傳莽作大誥曰不弔天降喪於趙傅丁疆〇師古曰不弔言不爲天所弔閔降下也

案僞孔本尚書喪字作斁弗字作不以延洪二字連文讀不少延洪僞孔釋文云斁馬本作喪馬讀弗少延爲句正義云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今據漢書莽作大誥文亦以洪屬下讀則知今文尚書皆與古文句讀同僞孔傳延洪之訓誼殊非是古無此訓也段玉裁曰僞孔傳以弗弔爲不至莽大誥作不弔天降喪蓋如左傳昊天不弔之解非

訓至也馬鄭皆不少延爲句莽大誥亦云洪惟我幼冲孺子惟僞孔傳截洪字上屬而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固見於多方矣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厤服弗遺祗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漢書翟義傳曰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宁未遭其明祗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〇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冲稚也大思幼稚孺子當承繼漢家無竟之厤服行政事宁莽自稱也言不遭明智之人以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蓋爲謙辭也

案師古注漢書與僞孔傳誼有不同當是襲用漢人
服虔等舊注之文舊注多本今文尚書說茲故竝載
之尚書正義引王肅注以洪為大惟為念向下為義
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與漢書合造作
遺者呂刑兩造具備史記作兩遭具備是造之誼為
遭莽以訓詁代經文也段玉裁曰造莽大誥作遭蓋
今文尚書本作遭字下文寧造天役亦作寧遭天役
馬云造遺也見釋文遺字正遭字之誤馬用今文注古
文也格莽作往

熙寧惟小子若涉淵水寧惟往求朕攸濟敷賁傅前人受

命茲不忘大功寧不敢閉天降威用甯王遺我大寶龜紹
天明即命

漢書翟義傳曰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寧惟往求朕所
濟渡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寧豈敢自比於
前人乎天降威明用甯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
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詔寧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
故事○師古曰熙嘆辭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
盡力不憚勤勞傳讀曰附威明猶言明威也紹承也

案熙隸古本尚書作已僞孔傳云已發端歎辭也段
玉裁云已熙皆即今之嘻字莽大誥作熙者此今文

尚書也敷賁尚書釋文云賁扶云反徐音憤按僞傳
以敷賁釋為敷布大道則是讀賁為墳今據莽大誥
寧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疑今文尚書無敷字而以
賁同奔蓋今文家說然敷前人受命莽大誥作以傳
近奉承高皇所受命按今文尚書敷多作傳如傳納
傳土皆是此敷字今文尚書必作傳故莽云傳近亦
今文家說也莽曰寧豈敢自比於前人乎此即經之
茲不忘大功寧不敢閉也又曰天降威明用甯帝室
遺我居攝寶龜此即經之天降威用甯王遺我大寶
龜也其字句解說今文家與古文家絕異閉字疑今
文尚書作比又按于字今文尚書既必無之矣而僞
孔傳云閉塞天所下威用正義云我不敢絕天之所
下威用皆不言於則疑古文尚書亦本無子字淺人
增之也

漢書武帝紀詔曰若涉淵水未知所濟
案此詔即用大誥若涉淵水寧惟往求朕攸濟之文
也據此今文家既讀濟字句絕則下文當讀賁傅前
人受命為句謂奔走以傳近奉承前人所受命也賁
與奔古通用應劭風俗通云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
赴是賁即奔矣

說苑辨物篇曰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陽向陰上隆
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象四時文著象二
十八宿蚰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
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當則信信如也動則諧矣

魏三體石經古文 三體石經大篆古文 魏三體石經大篆存古文 漢隸

案此見於洪氏隸續所存洛陽蘇望氏所刻者既具
三體則今文亦在其中大傳龜三字卽尙書大誥之
文也

三國魏志注明帝詔曰書曰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勗作策命魏公曰朕以眇眇之身

託於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
曰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粤茲蠢
漢書翟義傳曰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衆曰
有大難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

案說文蚰部云蠢蟲動也从蚰𡍮聲戴古文蠢从戈
周書曰我有蠢於西土王鳴盛曰攷周書無此文疑卽
此有大艱於西土王莽改作有大難於西土魏晉人
因之耳若依說文以蠢字代大艱二字言四國蠢動
以誘西人而西人亦以蠢應之文義似通也蠢古文
作蠢者張揖廣雅釋詁云蠢出也玉篇戈部又作蠢

云充允切亦蠢字郭忠恕汗簡亦以蠢爲蠢至隸書
變晉爲春遂作蠢矣

魏三體石經粤三體 茲三體 蠢隸 並存

案此見洪氏隸續所存洛陽蘇望氏所刻者段玉裁
曰古粤越通魏時尙書蓋皆作越而載字據說文則
爲古文不知何以魏時隸不作蠢而作載也說文蠢
字下引周書曰我有載於西此許引古文大誥記憶
之誤也如或簒或酋東方昌矣之比子莽所用
今文尙書曰有大難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
與古文尙書同絕無我有載於西之句載字壁中初

出時安國讀爲蠢既以今字改之矣而許叔重存其
故書所作於說文俾學者有稽焉

殷小腆誕敢紀其敍天降威知我國有哲民不康曰予復
反鄙我周邦

漢書翟義傳曰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天降威
遣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哲災使民不安是天反復右我
漢國也○師古曰誕大也哲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遣龜
者知國有災病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哲讀與疵

同

案尙書正義引鄭云腆謂小國也又作靦王肅云靦

也殷小王謂祿父也大敗紀其王冀經紀其字復之也江聲曰葬擬此經作誥惟此篇特異蓋葬心懷姦詐假託周公實與周大相反翟義劉信爲漢起義兵與管蔡武庚之叛逆亦異若謂敗紀其敗則是與復漢室名正言順不可誅矣故變言犯紀亂宗之序又翟義劉信賛扶漢室不得謂其鄙我漢國故變文言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此葬窮於詞詰故支吾其說正竊此經之字而意實乖異此則不可擬以推求經誼者也喬樅謂今文尚書文字多與古文異者此經今文疑是作誕敬犯其序犯字與紀形略相似故

葬誥云誕敬犯祖亂宗之序敘序古相通用也段玉裁云說文解字車部義聲之轙或从金獻聲作鑲皆元部與歌部關通音轉若葬大誥民獻儀九萬夫此合今文古文兩存之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孟此注釋儀字而已非釋獻也若班書本有獻字則孟注當云民獻儀民之賢者可爲表儀不當先訓儀而云謂賢者班書多用今文每彼後人以古文改之如王葬傳引書舜讓於德不台韋昭注古文台爲嗣是班作台甚明而今本乃改爲嗣幸韋注語存於文選典引注中可攷耳此大誥多依今文必作民儀九萬夫獻字而小顏不辨古文病之瑕是鄭本作疵也葬誥兼以訓詁申說取其明

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云民儀響慕羣英影附
此用今文尚書民儀二字也可知翟義傳獻字乃後
增矣莽大誥前云宗室之僞有四百人民儀九萬夫
後又云宗室之僞民之表儀則前之無獻字已甚明
翼僞孔傳訓佐莽誥作敬今文家說也山井鼎所載
足利古本敉皆作撫按撫卽攷字說文攷撫也从攴
亡聲讀與撫同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國君越尹氏庶士御
事曰予得卜吉予惟以爾庶國于伐殷逋播臣
尙誩大傳曰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謀於朋友朋友

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君子聖
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
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
漢書翟義傳曰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故我出大將吉
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我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
嚴鄉侯浦播臣〇師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旣從卜
又并吉是爲美也逋亡也播散也
案朕卜并作予卜肆予并作故我皆以訓詁字代經
文也爾雅釋詁予朕我也肆故也肆故今也是其訓
同江聲曰考猶父也三監武王之弟於成王爲叔父
故云亦惟三監在王宮邦君之室於我小子爲父行
誼同矣邦今文多作國下文爾庶邦君莽作爾國君

也翼之言敬故云所當敬禮不可征討也喬樅謂據
弈大誥知今文家以考字屬上讀僞孔傳訓考為成
以考翼連文訓為敬成與今文尚書句讀既異訓詁
亦殊

王不違卜肆於沖人永思艱曰嗚虖允蠢鰥寡哀哉
漢書翟義傳曰帝不違卜故予為沖人長思厥難曰嗚
虖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師古曰卜既得吉天命
不違鰥寡無妻無夫之人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
案僞孔本作王害不違卜傳云若謂今四國不可征
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段玉裁曰害僞傳如字蔡集

傳云害曷也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今按此篇言曷
者五而此獨作害古經不當如是須知天寶已前尚
書本無曷字皆假害為之衞包盡改害為曷獨此害
字以孔傳不訓曷僅存弁大誥曷皆作害此句弁作
帝不違卜似今文尚書無害字喬樅謂師古注亦云
卜既得吉天命不違此必小顏用漢書舊注之語故
亦不解害字今文尚書固如是也

皇太子為孝平皇帝子年在襁褓宜且為子知為人子
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服加元服然後復子
明辟○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上書令莽行天子事○
師古曰皇太子即謂孺子

呼為身也

義爾國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盡于卹不可不
成乃甯考圖功

漢書翟義傳曰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曰成王幼弱
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
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
皇太子為孝平皇帝子年在襁褓宜且為子知為人子
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服加元服然後復子
明辟○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上書令莽行天子事○
師古曰皇太子即謂孺子

予遭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卹

漢書翟義傳曰予遭天役遺大投艱于沖人不印自卹
其難故我征伐以為孺子除亂非自憂己身也

案說文比部曰毖慎也从比必聲周書曰無毖于卹與此文同江聲曰義讀爲儀儀度也度爾國君及衆士羣臣當安我曰無徒慎於憂慮不可不黽勉以成乃甯考所謀之功也

熙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於甯王興我小國周甯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漢書翟義傳曰熙惟我孺子之故予惟趙傅丁蘠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以成三阨隊極厥命烏虖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於安帝室與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命今天其相民況

亦惟卜用○師古曰熙重歎而言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天美於與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命天道當思助人況更用卜吉可知矣

案僭僞孔傳本作普釋云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文誼與漢書竝異段玉裁云說文解字讀曰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蘇望所墓刻者錯出尚書遺字如弟三行以下云大傳龜卑茲載翼邑亏我友邦君庶邦亏蘗大可征鯡哀三十三行以下云寡卬自于卹不敢僭克綏此皆大誥之文也僭字三體一曆一僭一僭此皆曰部之普字從曰聲非從竝曰聲

從謂說文普字重文云或从兟作僭徐鼎臣云俗作替非僭與普形近相似魏石經三體屢字當卽僭字古文僭字當卽普字之或體今文家讀僭爲僭古文家則讀僭爲普魏正始時古文尚書盛行故石經具三體誤以僭字列入其實僭乃普字之或體也江聲曰周發迹於百里故曰小邦周天休美甯王興我周國甯王惟卜是用故能安受此天命今天其相助我民我亦惟卜是用則敬承天意必獲吉矣明卜不可違也

烏虖天明威弼我丕不其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違省爾

知甯王若勤哉

漢書翟義傳曰烏虖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因此難更以強大爾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能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

案明威古文尚書作明畏畏威古通用字釋文亦云畏徐音威段玉裁曰古文尚書丕丕基葬作大大矣以大大訓丕丕僞孔傳亦同以矣訓基蓋今文尚書作丕丕其也其讀如姬語詞故葬以矣字代之立政篇丕丕其見隸釋故知此亦當同也葬大誥爾不克

遠省王伯厚說漢人所引異字舉此古人丕不多通用上文丕丕作大大此不云大克遠省而云不克知今文尚書作大大克也王鳴盛曰爾丕克遠省一句僞傳以丕爲大雖是古訓但葬擬此語云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則此二句亦當云爾不能遠省識古事爾豈知文王若彼之勤哉乃爲合也

天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

漢書翟義傳曰天毖勞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孟康曰天慎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宗之業安帝室所謀

之事

案天毖我成功所今本尚書作天閟毖閟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釋文云閟音秘正義云閟慎釋詁文王鳴盛曰攷釋詁但有毖慎無閟慎說文比部毖亦訓慎古無以毖爲勞者惟說文示部云祕神也鄭閟宮詩箋云閟神也是閟與祕通廣雅祕勞也然則閟正可訓勞葬作毖勞故孟康解爲慎勞若此經閟毖則當訓勞慎不可云慎勞也段玉裁曰毖閟祕古字通尚書斷無複用閟毖二字之理既孔傳上文無毖於卹釋云無勞於憂此

處毖字再見則分析之曰毖慎也古人注經有此一例葬大誥天毖勞我成功所蓋今文尚書眡古文尚書多一勞字故孟注慎勞仍是毖訓慎也下文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葬作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蓋今文尚書無毖字勞非釋毖也今文經與古文經動多駁異又每遭學者用其所知改所不知致苦難讀爲肊求之如此廣雅之祕勞也卽無毖于卹之訓也尚書在魏時毖作祕未可知僞孔傳毖訓勞必有所本慎者必勞故毖得兼二訓尚書之毖或作閟或作祕其字皆必聲也以其或作閟遂兩存之曰天閟

越猶民儀一作民獻遂而存之曰民獻儀也循是求
之思過半矣段說是也
肆予大化誘我友國君天棐諶辭其考我民予害其不于
前甯人圖功攸終
漢書翟義傳曰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
徂尊天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
圖功所終○師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言之言有至誠
之辭則爲天所輔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我曷敢不
謀於祖宗安人之功也累音力瑞反害讀曰曷下皆類
此

案莽擬大誥文以考爲累江聲云淮南氾論訓夏后
氏之璜不能無考又說林訓白璧有考不得爲寶是
考有疵累之誼故云天其累我以民也喬樅謂據師
古漢書注訓肆爲陳與僞孔傳訓肆爲故義異又訓
累爲託言天以百姓託我與僞孔傳以考訓成其誼
迥殊此襲取漢儒服膺等舊注用今文尚書三家之
說爲解非師古所能臆造也化誘葬作告告亦曉諭
之意與化道誼同誼古文尚書作忱古忱誼通用詩
天難忱斯說文作諶又其命匪諶說文作忱是其證
已

漢書孔光傳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
順天道存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
班固敘傳幽通賦曰覩天罔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順
案此皆用今文尚書也顏師古漢書注引尚書大誥
曰天棐諶辭李善文選幽通賦注引曹大家曰棐輔
也諶誠也又引尚書曰天威棐諶諶與忱古字通也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于前甯人攸受休
弼

漢書翟義傳曰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
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所撫勞我衆衆若有疾苦

漢書翟義傳曰若祖宗乃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勤
弗救○師古曰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勤助
之弗救其子首正以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
今所征討不得避親當以公義
案民長古文尚書作民養攷夏小正執養宮事傳曰
養長也是長養誼通段玉裁曰按兄者周公謂武王
也考成也厥子謂成王也若武王成甯王大命既甯
堂宇構甯播甯穫矣乃有武庚等伐其子爲民之長
如予實母弟及爾邦君尹氏御事其可相勸弗救乎
此條語本易明僞孔傳不以此誥爲周公之言故其

之亏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師古曰攸有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室而構棻橑以成之攸苗耕其田子當布種而收穫之反土爲苗一曰田一歲曰苗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

案此經厥考翼以下十二字尚書正義云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節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證先儒增之晉人刪之耳翟義傳無此一節則晉人所據也喬樅謂棻橑大誥於此節皆約舉其詞取其易曉

我曷敢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

案古文尚書作攸受休畢傳釋畢爲終云所受美命終畢之棻大誥云所受休輔與古文詁異段玉裁曰按上文弼作輔棐亦作輔而弼與畢音近今文尚書蓋作攸受休弼故與弼我丕丕其同以輔字代之也

王曰若朕昔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不克堂矧克構厥父菑厥子乃不克播矧克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予害敢不越印牧宥王大命

漢書翟義傳曰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菑厥子播而穫

故文有詳畧耳觀師古注云作室農人猶不異其本業即申釋弗棄基之語師古多襲用舊注知今文尚書亦必有此一節也詩大雅文王有聲鄭箋云書曰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詩疏引鄭書注云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按鄭君箋詩所引書多據今文尚書倘今文無此一節鄭君必別白言之明倘古文尚書矣又尚書正義言定本云矧肯構矧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爲衍字段玉裁曰按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猶言豈弗肯構豈弗肯穫矧況也況豈也段說亦通莽擬

解路駁不可通王莽效大誥曰若祖宗迺有效湯武
代厥子民長其勸弗救此語亦甚明謂若劉氏祖宗
在上而忽有義信者效湯武伐其子孫諸侯王三公
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相勸弗救乎師古注泥僞
孔傳尤爲不可通又按此若字與上文若考一例謂
若兄有成業而有同志之友忽伐其子叔父固其長
也其可相戒勿救乎以恒情曉之也友莽何以作效
湯武蓋爻爻二字音與形俱相似今文尚書爻蓋作
爻說今文家必云爻者效也效湯武也故莽用其說
漢時曉人子弟皆習歐陽夏侯尚書莽多用其訓故

語使一時易明曉喬樅謂友字作友朋解義究牽强
古文尚書友字疑是爻字之譌爻从爻友从兩手相
爻是友亦得訓爻今文尚書作爻說文爻爲效
爻又有效誼故今文家釋爻爲效耳
王曰烏虖肆哉爾庶國君越爾御事爽國繇哲亦惟十人
迪知上帝命粤天棐諶爾時罔敢易定知今天降疾于周
國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漢書翟義傳曰烏虖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
御事其勉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
帝命粤天輔誠爾不得易定況天降定于漢國惟大艱

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
○師古曰肆陳也勸令陳力道由也言當由於明智之
事以助國也迪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粤辭也天
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
易乃大爲艱難以干國紀是自相謀誅伐其室也艱古
艱字

案此經爽字莽作勉助江聲曰釋言文爽有差也忒
也喪也明也四誼皆不可施子此經氓詩云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則爽有貳誼故賈逵注國語云爽貳也
貳者副貳有輔佐之誼則爽之言貳貳猶輔也江說

是也輔佐即勉助之誼又定字僞孔傳作法王鳴盛
曰疑法本定字說文鳳部云㝬古文法字形與定相
似故誤也當爲定字又此經天降戾于周國僞孔傳
以戾訓罪亦非是詩小雅雨無正及大雅桑柔毛傳
皆以戾訓定此古誼也粤僞孔本作越江聲曰說文
于部云粵于也粵審之詞也閻若璩古文尚書考定
輔國必由賢哲亦惟十人賢哲道之以知上帝命閻
亏天意輔誠爾當知天命有定無敢易定命況今天
降定命子周國乎惟大艱人謂二監也三監近也二監
子王室大近矣乃相伐于其同室逆天違命不容不

討今爾不欲征之爾亦不知天之定命不敢易乎按
此經讀當以誕鄰一字上屬為句正義引王肅云惟
大為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于其室家是讀誕
鄰屬下則不詞矣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喬夫予害敢不終朕晦天亦惟休
于前寧人予害其極卜害敢不卜從

漢書翟義傳曰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喬夫予
害敢不終予晦天亦惟休於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
卜從○師古曰喬夫治田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亦
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晦之事天義祖宗之事我何

其極卜敢不往從言必從也

案喬偽孔氏本作穭敢無逸稼穡漢石經作喬則今
文喬字不从禾也說文喬部云喬愛濇也从來从高
來者高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喬夫穭喬古通用字害
敢不卜從偽孔氏本作敢弗于從傳云敢不於從言
必從也今據漢書則今文尚書是作害敢不卜從江
聲云言天休美于前王安人之功吉可知矣予曷為
究極之于卜哉以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
艱大是庶心皆惶怖不安故今既卜矣敢不惟
卜是從乎上文言爾庶國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
艱大是庶心皆惶怖不安也江說甚允師古乃襲取
偽傳敢不於從之句以釋棐大誥謂敢不往從言必
從也其誼非是

率寧人有旨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
僭卜陳惟若茲

漢書翟義傳曰率寧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故予大
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
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并吉言不可不從也
命不僭差言必信之矣卜兆陳列惟如此

案旨偽孔氏本作指傳訓為指意今據正義引王肅
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

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

旨字訓美誼見說文王肅云有美意也猶云有美意
偽孔傳云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鄭襲
用王注之義則偽孔本經傳不當作指字段玉裁曰
尚書正義三云旨意皆作旨知經傳為衛包所改正
義則其所未改者也師古注漢書旨亦訓美蓋今文
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

白虎通誅伐篇曰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彊幹
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
弟也○又曰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尚書

日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

案管叔爲周公兄自古相傳竝無異說惟僞孔傳及白虎通此篇以爲管叔是周公弟恐是淺人據孔傳以改白虎通也又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以管叔鮮次周公旦次曰虎通本誤脫舛錯甚多難以徵信考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是此十人爲同母後漢書襄楷傳文王一妻誕致十子與

史記正合史記所列十人序次當據世本確然可信則管叔爲周公兄究宜以史記爲定斷也金縢篇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亦以管叔是周公兄故史文特別異之若均係周公之弟則云羣弟三監乃流言于國亦無不可觀此愈益顯然矣

白虎通諫諍篇曰兄弟相爲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父爲主也

後漢書班固傳固說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後已○注引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周書十

金縢弟七十

今文尚書十三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

史記魯世家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

案不豫僞孔本尚書作弗豫段玉裁曰史記魯世家作不豫論衡死僞篇亦作不豫司馬彪禮儀志亦云不豫是今文尚書作不也釋文云書序武王有疾馬

本作有疾不豫說文引周書有疾不念是古文尚書亦作不也蓋弗不二字淆亂者多矣豫釋文云本又作悇悇蓋卽念字也說文十篇心部曰念忘也嘫也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念念喜也此引書而釋之曰喜也與引曰圖而釋之曰圖者升雲半有半無引聖讖說而釋之曰聖疾惡也正一例皆與其字之本義有別蓋壁中故書如是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乃易爲豫必云僞孔乃作豫字不可與道古矣

又案伏生尚書大傳以金縢次大誥後古文尚書則大誥次於金縢之後編次不同葉夢得云伏生以金縢作於周公攷後故次大誥之下今依大傳編次從今文二十九篇先後之序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魯世家曰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徐廣音義曰古書穆字多作繆○集解鄭元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

案古書穆繆通用穆睦亦通眾經音義卷十引作睦孔安國曰睦敬也雒誥旁作穆穆孔傳亦以敬敬訓之王鳴盛曰逸周書文酌解云三穆一絕靈破城二筮奇昌爲三龜從兆凶似穆卜爲古人問卜之名鄭

以穆卜爲就文王廟卜者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于次爲穆蓋周家有大事輒詣文王廟卜其後遂名此卜曰穆卜傳訓爲敬雖本釋訓其義非也

公乃自以爲質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史記周本紀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

魯世家曰公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

案質字僞孔傳本尚書作功江聲曰質讀當如周鄭交質之質謂公以已爲質質于三王以代武王也其誼是也史記正義云以贄幣告三王

祭法注書曰三壇同壝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時為壇壝于豐壇壝之處猶存
禹又周官大司馬職注曰壝讀為同壝之壝段玉裁
曰按讀為今本作讀如非也于唐石經作於
戴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魯世家曰戴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
案古文尚書作植璧正義引鄭注云植古置字與今
文尚書不同攷漢書王莽傳大元梘皆作戴璧用今
文尚書也易林作載璧載戴古相通用段玉裁曰按
戴戠聲植直聲二聲同在之哈德職部是以所傳各

異不知說今文者作何訓耳植為古置字者古假借
植字為置字二字皆直聲故耳論語微子篇植其杖
而芸隸釋載石經論語殘碑作置其杖而芸又有假
置為植者如商頌置我鞉鼓鄭箋云置讀曰植明堂
位注引作植我鞉鼓周禮大宗伯注引書曰周公植
璧秉圭此用古文尚書也植置也置璧於神前秉古
以為柄字如國子實執齊秉是也柄圭者為之格如
柄立諸神前也非手執之謂鄭讀植為置者璧聲平
故不立圭體直故柄而立之喬樅謂古者以玉禮祖
皆有幣以薦之璧加於幣之上故曰戴璧亦作載璧

讀如束牲載書之載今文家說宮曰如此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
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
魯世家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
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解鄭元曰策
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稱某不
名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徐廣曰阻一作淹
案江聲曰以父前子名之誼則告太王王季文王當
名武王稱元孫發今此諱發而云某必由後來成王
開金縢之書得此冊文讀之不敢稱名而云某後錄

書者從成王之讀因遂作某其實周公冊書本作發
字故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下云以旦代某之身
同此可知矣負子古文尚書作丕子正義引鄭云丕
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子不救是將有不
愛子孫之禍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史記索隱
云尚書負為丕今此為負者謂三王負於上天之責
故我當代之鄭元曰丕讀為負段玉裁曰古文尚書
作丕子鄭注丕讀為不正義所引不誤索隱引鄭曰
丕讀曰負此轉寫誤字也丕不負三字古音皆在之
咍部王鳴盛曰尚書以丕為不不為丕者甚多鄭讀

丕為不正其讀耳非改其字也史記丕作負蓋丕有
跗音又有浮音負與跗浮皆語有輕重耳是假借字
也按公羊傳曰屬負茲禮記音義曰天子曰不豫諸
侯曰負茲然則子可通作茲不亦可通作負索隱乃
云謂三王負於上天之責是不識負字故也
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
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
案白虎通此文見禮記曲禮下正義又御覽七百三
十九引此略同段玉裁曰今文尚書負子之責說當
如此惟以諸侯之稱通加天子耳何休注公羊徐廣

注史記作諸侯疾曰負茲徐廣徐彥說復乖異又曰
後漢書隗囂移檄告州牧部監等曰申命百姓各安
其所庶無負子之責蓋謂民安其所乃無背棄子民
之咎負者背也金縢今文是有負子之責於天謂武
王有背棄子民之咎而將死隗囂用今文家說司馬
貞李賢注皆未叶若裴駰引孔傳丕子之注為史記
負子之注如風馬牛不相涉凡其引孔注多有類此
者喬樅謂段說近是公羊傳屬負茲句休注云屬託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
負薪徐彥疏曰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此讀茲字若滋徐彥解天子有疾至士稱負薪云皆
漢禮之名續漢書禮儀志大喪云天子不豫徐以邵公注
所稱皆漢禮其語必有所本殆採王愆期孔衍等公
羊注解豫詁為樂與說文悆詁為喜詛合疑其說本
於歐陽夏侯之章句解詁邵公所據諸侯稱負茲與
白虎通文同而徐彥所解訓義則異要皆用今文尚
書說也子茲聲相近負茲當即負子之假借禮記樂
記易直子諒之心韓詩外傳作慈良是其驗已尚書
釋文云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據釋文則
馬融讀丕如字與鄭君異偽孔傳訓丕為大當本於

馬融用古文尚書鄭君讀丕為不與白虎通詛同乃
從今文家說也
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
能事鬼神
魯世家曰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
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案偽孔傳本尚書作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與宋世
家文異江聲曰仁若衍字也薛季宣書古文訓考字
作丂古文巧俗讀丂為考或旦改作考字非也能
字屬丂讀丂能故多材藝也周公自稱元孫不

若者謂三王欲取元孫毋甯予旦案說文丂部云丂氣欲舒出而上礙于一也丂古文以為考字又以為巧字則以丂為巧乃古文假借也隸古定書凡考字無不作丂而于皐陶謨巧言令色則仍作巧是不以丂為巧而以為考也于此文則考能二字不可淆屬因而增仁若字與丂為句解云仁能順父是其有意亂經故誤讀巧為考唐人據其讀遂改作考字則亦誤矣薛尚功鐘鼎款識載召仲考父盨銘其文有曰召仲丂父自作則古者考字亦有省作丂者此經據史記實作巧能且多材多藝所以為巧能意實一貫

也江說誠是

漢書王莽傳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戴璧秉珪願以身代藏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師古曰作依周公為周武王請命作金縢也

後漢書和熹鄧后紀曰周公身請武王之命論衡死偽篇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墠植璧秉珪乃告於大王王季文王史乃策視辭曰尹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為之實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情則得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周公聖人之實則三王為鬼神明矣○又曰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誠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其至誠則其請之說精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

案論衡引書多據今文而此所引與宋世家所錄今文伹讀丂同者良民王褒以為後人所改亦植璧當作戴璧恐亦後人據偽孔傳本改之耳喬樅攷尚書正義引鄭志弟子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寥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為鄭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歇爾視其歔欷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豈忠孝之志也鄭注金

縢多用今文家說故與論衡請命之意相合周公之請命三王求以身代非不知命不可請死不可代也出於忠孝之誠自不能已爾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子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

魯世家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子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集解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鄭元曰降下也寶命謂天祿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

案古文尚書作寶命攷史記晉家世家徐廣音義云
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是寶葆古通用字也段玉裁曰
按震澤王氏史記集本神字譌王字因下文而誤也
惠氏定宇集尚書鄭注亦作神近說尚書者轉云神
誤矣神秘之義近於寶故云寶猶神也爲宗廟之主
五字釋經有依歸曰僞孔傳本無墜上有嗚乎
二字依歸上無所字按據史記集解引鄭注則鄭本
亦作有所依歸與史記同僞孔氏削去所字非也
今我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以其璧與圭歸俟爾命爾
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乃卜三龜一習吉

魯世家曰今我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以其璧與圭
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
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卽三王而卜卜
人皆曰吉○集解馬融曰元龜大龜也待汝命武王當
愈我當死也
案文選任彥昇蕭公行狀云龜謀襲吉注引此經乃
卜三龜一習吉而云龜襲與習通段玉裁曰按尚書正
義亦以襲訓習僞大誓襲於休祥與此用字不一例
者僞大誓據拾昭七年左氏傳周語單襄公語爲之
古人習亦訓重周易習坎是也喬樅又案僞孔傳本
以其作其以俟上無以字與史記文異
白虎通蓍龜篇尚書卜三龜
開篇見書乃逢是吉
宋世家曰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篇乃見書遇吉
論衡卜筮篇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
吉則逢吉惡則逢凶天道自然非爲人也
案逢字隸古定書作并段玉裁曰按作逢者蓋今文
尚書祕府世家開篇乃見書遇吉遇蓋逢之訓詁字
并蓋逢聲之轉
論衡死僞篇曰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

王所以與否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
有知爲鬼不能知三王許已與否須卜三龜乃知其實
案所以卽許已也古所許以已通用觀論衡下文云
不能知三王之許已與否須卜三龜乃知其實是其
驗也
周禮卜師注書金縢曰開籥見書
案周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
曰義兆四曰弓兆注云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
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
曰開籥見書謂是與方功義弓之名未聞然則此經

見書卽卜師四兆之書開籥者卜師開之也尙書正
義引鄭注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
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放說文竹部籥云書僮
竹笘也門部闕云闕下牡也說文解闕字與鄭君訓
異疑許所據是古文尙書鄭所據是今文尙書闕籥
古書通用禮記月令孟冬云修鍵閉愼管籥亦作籥
字注云管籥搏鍵器周禮地官司門掌管鍵以啟閉
國門鄭司農云管謂籥鍵謂牡與鄭君書注同開古
文作啟或因諱避改之或今文本如此未可知也

魯世家曰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
周禮占人注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
禮記玉藻君定體注周公曰體王其無害
案史記無體字蓋太史公以訓詁兼敘事申說此經
故約舉其文耳觀周禮及禮記兩經引此經皆有體
字則知今文尙書本有此體字也無隸古定書作罔
罔無古亦通用王嗚盛曰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
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注云體兆象也色
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墜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
以次詳其解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賈
疏云體兆象者謂金木水火土五種之兆言體言象
者謂兆之縱橫其形體象似金木水火土也凡卜依
四時灼龜四足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向足者爲
水兆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下者爲金兆橫者爲土
兆是兆象也色兆氣者就兆中視其色氣似有雨及
雨止之等是兆色也墨兆廣也據兆之正廣處爲兆
廣坼兆釁者就正墨傍有奇釁罅者爲兆釁也體有
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釁有微明吉善大明則吉
惡小及微皆凶也引周公云云者證君占體之事也
此疏甚明周禮大卜三兆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

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注云頌謂繇也百二十每體十
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
曰霽曰蒙曰驛曰克疏云體者謂金木水火土五兆
之體若然龜兆有五而爲百二十者則兆別分爲二
十四分云其頌千有二百者每體十繇故千二百也
此疏尤詳析凡卜得一兆兆別二十四分以察其吉
凶又攷其頌一兆凡二百四十頌又玉兆原三龜並
卜其體皆百二十頌皆千二百則每占一兆兆別有
七十二分頌有七百二十攷之已詳事已可定不必
再問色墨坼矣洪範言五色不言體墨坼舉中以括

上下也詩衞風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井君而占體
此失禮事不可例論也
論衡知實篇曰武王不諒周公請命壇坫既設筴祝已
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
知周公當知天已許之無爲頓復卜三龜知聖人不以
獨見立法則更請命秘藏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
兆決心定乃以從事聖人不能先知也
予旦新受命三王維永終是圖茲猷能念予一人
魯世家曰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
人○集解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元曰茲此也

案僞孔傳本作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道
攸俟能念予一人江聲曰史記云維長終是圖茲道
僞孔傳云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似與史記誼合
僞孔傳時或采取漢儒之誼其說間有是者漢書稱
史記所載尚書多古文說然則魯世家云云實是孔
氏古文原本謂所受三王之命維長終是謀此周道
則必能念我天子保安之以是知王之無害也此文
茲攸俟當從史記作茲道爲正段玉裁曰茲攸俟卽
上文俟爾命之俟上文馬注云待汝命武王當愈我
當死也此云茲攸俟者謂於此用待王之愈已之死
也聖人舉事出於至誠非虛言也神既許之則俟之
而已矣能念予一人者謂我尚能念我天子不忘也
魯世家茲道能念予一人按古訓猷爲道蓋今文尚
書作茲猷故司馬作茲道也如大誥猷爾多邦翟義
傳作大誥道諸侯是已喬樅謂江段二說誼均得通
惜書缺有間別無明文可相參證姑附識之然古文
尚書與今文間有不同陸氏釋文于此經茲攸俟不
言馬鄭王本同異是古文尚書作茲攸俟可知也
公歸乃納策于金縢之匱中王翌日乃瘳
魯世家曰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誡守者勿敢言明日
武王有瘳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
其表又周禮占人凡卜既事則繫吊以比其命歲終
則計其占之中否注云既卜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
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
弁開金縢之書是命龜書然則既卜而藏其書亦禮
之常耳此時重秘其書故以金緘其表不欲人之見
之也翌日正義本作翼日按爾雅釋詁翼敬也釋言
翌明也史記云明日則字當作翌爲正段玉裁曰翌
唐石經及各本作翼衞包所改也爾雅釋言郭注漢

書五行志顏注文選陸士衡弔魏文帝文李注引尚書皆作翌日然則唐初尚書未誤也凡古書翌字斷無作翼者其作翼者皆天寶以後淺人妄改也說文羽部有翊無翌翌卽翊字漢郡有左馮翊三輔決錄注云馮盛也翊明也此翊明卽爾雅之翌明也說文日部昱日明也从日立聲翊從羽亦立聲然則翌日字乃昱之假借尙書翌字六見金縢大誥各一見召誥顧命各二見天寶盡改爲翼翼訓輔訓敬翌訓明翌室爲明堂之室明堂卽路寢金氏輔之之說固不易矣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魯世家曰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成王〇索隱曰强葆卽襁褓古字少假借用之

案管蔡世家云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衞世家亦云管叔蔡叔疑周公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初崩周公固已攝政自是常禮不應致疑及免喪成王幼將代攝其位三叔疑公欲依殷禮兄死弟及故流言起也喬樅謂鄭解既喪謂除喪服除然據白虎

引鄭注尙書云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江聲曰鄭言周公免武王之喪意欲攝政而致流言則是以爲武王崩後三年事恐未然也禮記檀弓云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爲太宰然則周公攝政當在武王崩時不應待免喪後作洛解云武王既歸乃崩鎬殽於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十二月崩鎬殽於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鄅及熊盈以畔下又云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然則周公攝政三叔流言皆在未葬武王之前爲武之間習聞商王舊法兄弟相及周承殷後若依殷法則武王崩成王幼以次當及管叔由是不無覬覦今乃監殷于外不能握朝權周公乃其弟也反在朝攝政自不能無疑于周公疑公蓄異志忌已而使出監殷也王鳴盛曰鄭以流言是武王崩後三年事鄭必爲此解者禮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當武王初崩周公固已攝政自是常禮不應致疑及免喪成王幼將代攝其位三叔疑公欲依殷禮兄死弟及故流言起也喬樅謂鄭解既喪謂除喪服除然據白虎

通說則今文尚書不以既喪爲既免喪服矣王說申鄭之恉雖善然非今文家誼也

白虎通崩薨篇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亡何七字舊爲作喪非是今訂正爲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魯世家曰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

子代就封于魯

尚書大傳曰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在襁褓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注云繼者以武庚爲商後也不及霍叔者蓋赦之也盛猶長也

淮南泰族訓曰周公股肱周室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

又繆稱訓曰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

案詩正義引鄭注云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告於我先王言媿無詞也鄭注以公實避而言不得不避之故史記則以公實不避而言所以不避之意鄭君讀辟爲避與史記同皆據今文尚書而其說又各不同者蓋或從歐陽說或從大小夏侯說故不能無同異耳

漢書杜欽傳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三國志張嶷傳嶷與諸葛瞻書曰以周公之才猶有流言之變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魯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衞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

尚書大傳曰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

幼矣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詩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遂踐奄殷之云者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注云詩舉事者言周弱且不和欲伐之而復政也

案詩七月正義引鄭注云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與史記及尚書大傳說異

說苑指武篇曰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

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欲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將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詠管蔡

案韓詩外傳亦載此事魯同明日下有興師而三字宜據以補此

漢書王莽傳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三國魏志注荀攸勸進表曰昔周公承文武之定受已成之業內誅二叔不過二年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
魯世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
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
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
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
縢書○正義曰括地志云周公墓在雍州咸陽北十三
里畢原上○索隱曰尚書武王崩後有此雷風之異今
言周公卒後更有暴風之變始開金縢之書此不然也

蓋由史遷不見古文尚書故謬誤爾
案大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則實親見古文
者小司馬誤訓僞孔傳為眞古文反以太史公為誤
豈非傎與
又案斯拔魯世家作盡拔段玉裁云今文家訓斯為
盡也方言作澌亦作賜唐書作儩詩王赫斯怒鄭箋
斯盡也釋文云鄭音賜者此依據方言及古咄嗟歌
馬融本古尚書作懟不作噫也噫當是今文尚書字
史記云信有者乃訓釋信字之詞非以有為噫之代
字其述書經文或時有增減者取其辭意之達而已
如上文罔不祇畏下述經文亦少嗚乎二字之類是
說尚書如此知古有此訓上文罪人斯得鄭注亦云

也

周禮占人注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祭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乃問諸史及百執士

徐鼒書鄭邕傳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士無以或加

案據邕傳知三家尚書經文執事亦或作執士士字本訓為事訓誼通而聲音同故多假借用之

劉熙釋名噫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憶之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無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

僖世家曰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集解鄭元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莫知之者

尚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老於周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也葬周公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缺文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褅周公也

案段玉裁云此今文尚書也其說既殊其字亦異如邦作國沖作幼皆與魯世家同喬樅謂大傳乃伏生釋經之詞故間有以訓詁字代經文執事亦或作執士士字書亦每以訓詁代經文訓同則字自亦皆同矣先大夫曰詩地理考五引尚書大傳曰周公封於魯未嘗居魯也路史後紀十高辛紀下注亦引公侯於魯身未嘗居魯案荀子儒效篇云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楊倞注云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此周公老於周之事又通鑑前篇引尚書大傳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云云至所以明有功尊有德其下有故忠孝之道咸在於成王周公之間二句鄭注金縢云泣者傷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即本大傳為說也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天子禮亦宜之

魯世家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集解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

案尚書釋文云新逆馬本作親迎攷毛詩東山序正義引鄭注云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則鄭本實作新逆矣馬鄭皆治古文而本有不同者二君皆先習今文其後始習古文如鄭君箋毛詩古文多據齊魯韓三家今文改讀注尚書古文亦多據歐陽夏侯三家今文改讀此其襲括宏通折衷一是故不墨守一家而欲集諸儒之大成也僞孔傳作新逆是從鄭君之本逆迎古相通用段玉裁云凡古文尚

書多作逆凡今文尚書多作迎如逆河迎河其一證也

白虎通喪服篇曰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為周公踐祚理政興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中論智行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若攝管蔡啟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成王非不仁厚於骨肉也徒以不聰叡之故助畔亂之人幾喪周公之功而墜文武之業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魯世家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徐廣曰築拾也○集解曰駰案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禾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元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也

案尚書釋文云築本亦作筑馬云築拾也正義曰鄭王皆云築拾也攷釋云筑拾也馬鄭王皆訓築為拾則字宜作筑此古文也史記築字從歐陽今文也說文木部云築擣也从木筑聲義與拾異論衡感類篇問者曰天反風偃禾復起何為不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曰天不能是今文家以築為築其根而植之也

論衡順鼓篇曰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為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得周公之功讀書以泣遏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
天動威雷雨著災
又儒林傳谷永上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
天心○師古曰事見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不同
又王莽傳曰周公受郊祀
又劉向傳向奏曰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
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
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五年詔曰前代聖君博思咨諏雖
降災咎輒有開置反風之應

又和帝紀曰成王出郊而反風
又皇后紀劉毅上書曰若善政不述細異輒書是爲禹
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咸熙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
雊雉迅風之變而無中興康甯之功也
後漢書周舉傳永和元年詔問曰昔周公攝天子事及
薨成王欲以臣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
即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
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章懷注云尚書洪範五行
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雷雨禾偃木拔及成
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即命魯郊而天

立復風雨禾盡盡起
案周舉傳言舉字宣光陳留太守防之子博學洽聞
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
儒林傳言周防師事徐州刺史薛漢受古文尚書經
明舉爲孝廉拜郎中據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
言大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舉傳父業當
亦習古文尚書而對風雷動變改葬周公之問於今
文家竝無異詞則今文之說固不可廢矣
又張奐傳奐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順至爲
休徵逆來爲殃咎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章懷

注引尚書大傳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云云
案張奐傳言奐字然明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
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
奐減爲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
其章句詔下東觀是奐所稱金縢葬周公事本於歐
陽尚書也
案鄭公尚書注云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
管羣弟蔡叔霍叔既喪爲喪服除武王崩周公爲冢
宰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
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作亂公告二

流傳此言於民間也孺子成王也避謂避居東都言
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反有欲
位之謗無告於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
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
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
書成王意也于後于二年後也怡悅也周公傷其屬
黨無罪將死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
鴞之詩以貽王今幽風鴟鴞也詩云鴟子斥成王成
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
故未敢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弁爵弁天

子諸侯十五而冠佩爲成人成王此時年十五于禮
已冠而必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
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問者問審然
否也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新迎改先
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
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旋經日築拾也禾
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亡失也文王
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
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瘳後
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

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
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
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
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風雷之變時
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則居攝之元
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
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故
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作洛誥時
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也以上見尚
書正義尚書釋文詩邶鄘衞譜豳風譜正義衞風及
豳豳風七月鴟鴞東山大雅文王公劉正義禮記文

王世子明堂位正義正義儀禮士冠禮疏穀梁傳文十二
年疏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下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二
十四卷陳師凱書傳旁通四卷李樗黃櫄毛詩集解
十八卷史記魯世家集解金履祥通鑑前編七卷羅
璧志遺三卷鄭注如此殆別有所依據惜古書多亡無從
援證惟李鼎祚周易集解於蒙初六用說桎梏引干
寶云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將正四國之罪宜
釋周公之黨與鄭注說合但未知干寶易注即引用
鄭說抑或他有所據也王鳴盛尚書後案據墨子耕
柱篇云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謂關叔
即管叔商蓋即商奄也吳君高越絕錄亦云周公傅
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譖之成王周公乃辭

位出巡狩於邊皆與鄭說合江聲尚書集注亦以畢
子所載即此經避居東國事喬樅攷史記魯世家又
言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
神曰王少未有識好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
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
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又蒙恬別傳恬曰
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恐之天乃
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
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
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曰欲爲

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
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執
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可馬貞
索隱於魯世家引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
事失其本末故云然然蒙恬上言時去焚書纔四五
年恬之云云必有所據不得以時人失其本末爲疑
也焦氏易林元妄之睽曰武壁秉珪請命於河周人
克敬冲人瘳愈與史記所載事同案記周語東爲東
征與伏生大傳正合是據今文尚書說北周公弭楚
之事論衡以爲古文家說攷說文儀字下引古文尚書所

賴以傳者其說終不可廢故鄭君於伏生大傳亦爲之注如使當日無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則孔壁古文無從考校安國何能以起其家逸書乎觀馬融書敘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以古文尚書雖於今文之外得多十六篇無今文師說可尊故都尉朝庸生等但習傳其句讀而未爲之訓解文誼卽鄭君所注尚書亦皆就今文所有之篇數而未及孔氏逸篇豈非以其誼未有所聞於師終不能以己意爲之說與

又案毛詩鴟鴞序云鴟鴞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鴟鴞鴟鴞既取

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傳云興也鴟鴞鴟鴞也無能毀我室者功堅之故也甯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云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之所言丁甯之也室猶巢也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祖父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鴟鴞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宜哀閔之正義曰此詩毛以爲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又導武庚叛周公東征滅之以救周室之亂是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傳云甯忘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爲誅管蔡而作罪人斯得謂得管蔡周公居東爲出征我之弗辟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鄭以爲管蔡流言周公避之出居東都周公屬黨與知將攝

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是爲亂政故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于時成王未知公志故公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此周公之意實誚屬臣之身但不敢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爲辭耳正義申毛鄭解鴟鴞詩說各不同如此今按毛傳之說鴟鴞與史記載今文尚書說合又毛詩東山序曰周公東征也傳釋我東曰歸我心西悲云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正義申傳說以爲管蔡有罪不得不誅誅殺兄弟慙見父母之廟故心念西而益悲

鴟破斧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傳釋四國是皇云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正義申傳說以爲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是爲大罪不得不誅故周公於是東征之伐柯九罭序皆云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傳釋我覯之子袞衣繡裳云所以見周公也袞衣卷龍也釋公歸無所於女信宿云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釋無以我公歸兮云無與公歸之道也正義申傳說以爲周公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但成王惑於流言不說周公所爲周公且止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

大夫作此詩以刺王欲使成王早迎周公以重禮見之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歸則無其住所故於女東方信宿而處耳終不久留於此告東方之人云公不久留刺王不早迎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云王當早迎周公無使我念周公而心悲也狼跋序云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海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傳釋狼跋其胡載疐其尾云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釋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云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絢貌正義申傳說謂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而攝政者欲待公孫成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履赤舄几几然盛服以行禮然後授之政也據毛傳說豳詩皆以周公居東爲東征與史記魯世家敘周公攝政東征事正合毛公傳詩古文篇帙無闕其說自是古義確然可信以當日情事而論武王既崩成王尚幼天下未集周公所以行權攝政者原欲以成周道而致太平如以流言危疑而即避處東國弗與國政聽三監挾殷作亂曾不興師討罪豈公救亂勤王之志哉惟公於四國既定後仍留東土者蓋以成王爲流言所惑意猶未悟

故留以待君之察已說者遂以爲避居東國其又云奔楚者周書作雒解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熊盈之國疑即楚地其後周公滅之以改封熊繹者據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季連生子附沮附沮生子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蓋即滅熊盈後封之荀子言周公南征當即指討熊盈之事說者遂以公爲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而感泣迎公當即在此時說者遂以成王爲因風雷

之變感悟而迎公其實東居商奄及楚皆周公攝政
戡亂事也見書感泣迎公則周公東征黜殷踐奄後
也風雷動感彰德則周公卒後變禮改葬事也成王
有疾周公揃蚤沉河以祝于神此禱書之藏於記府
者武王有疾周公設壇戴璧以身爲質此祝策之藏
於金縢者發記府見書而流涕迎公於楚此先一時
事也成王觀於記府見公禱書之事今文尚書無其
說而古文尚書有之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尚
書故載之於魯世家班孟堅言遷書載堯典禹貢洪
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金縢篇之古文說則此

類是已今文家以大誥包於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而
鴟鴞之詩風雷之變皆大誥以後事故伏生大傳大
誥實則金縢之前今文尚書次第固如是也史記魯
世家敘周公與師東伐作大誥亦在作鴟鴞詩前秋
未穫暴風雷雨禾偃木拔亦在周公卒後皆與大傳
合

又案毛詩序云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釋文
曰遺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錢大昕曰唐石經尚書
貽字有磨改痕蓋先作詒後改貽當以先刻爲正段
玉裁曰詒各本作貽今考據鄭本作詒詩凡風正義
引鄭金縢注曰怡悅也初疑鄭本作怡與僞孔本作
貽異而攷其字惟怡悅也從心作怡下文作鴟鴞之
詩以貽王仍同經文從貝作貽竊謂經文本從言作
詒轉寫從貝作貽俗字說文言部詒相欺詒也一曰
遺也毛詩谷風靜女傳金縢僞孔傳皆同說文後一
說鄭云不敢正說鄭注金縢詒說也此同說文前一說鄭云不敢正
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詒王蓋不敢正言故佗言以胡
誘鄭注鴟鴞詩說諸臣父祖勤勞積日累功以固定
此官位土地止王毀室皆所謂佗言也正言之則云
諸臣本無罪而已鄭注說字以今音讀之當舒芮切

蓋鄭注經無怡悅王心之語正義誤讀說爲悅因謂
鄭讀貽爲怡而怡悅王心一再言之絕非鄭說鴟鴞
之詩苦心苦口非可怡悅人心也經文作詒乃兼含
訓遺訓說二義若作貽則不可賅鄭訓矣爾雅釋言
詒遺也說文所本今本爾雅作貽非也喬樅謂段說
甚審然則魯世家貽字當亦本作詒其後轉寫乃從
俗作貽耳

春秋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注曰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
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
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

論衡感類篇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爲狀耳嘗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

風耆家則謂天爲周公天爲風雷偃禾又曰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風雷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不能乎應曰然天能拔木不能復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又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德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於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兩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

又曰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雨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縢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洪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爲雷雨以責成王成王未覺雷雨之息何其早也

又問曰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爲獨可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

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稚圭之所為到白雉之所為來三王乎周公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

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請之乎人命非世常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為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為請而代之應曰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

公請乃能得之難曰九齡之夢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為齡曰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

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為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太平周公不代武王而天下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

又曰成王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漠猶感動而畏懼況雷雨揚軒轞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茍且白天氣成王畏懼茍且感物類也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禮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成王心疑未決天以

大雷雨責之茍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案論衡此篇皆據今文尚書說以為問難故附錄之其引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所字作死段氏懋堂以為轉寫論衡者之誤也

越絕書二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藏察周

公之册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禾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賀此周公之盛德也

案此與史記魯世家及蒙恬傳所云情事正合

周書十五

康誥第七十五

今文尚書十四

史記衛世家曰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

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謂之康誥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索隱曰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猶居西周鎬京管蔡欲搆難先攻成周於是周公東居洛邑伐管蔡

惟三月哉生霸

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从月雩聲周書曰哉生霸鳳古文霸

案說文偁周書哉生霸又別出古文鳳則作霸者今文尚書也正義本尚書霸皆作魄非六書正譌云霸俗作必駕反以爲霸王字而月霸乃用魄字非本義王霸字本作伯月魄字作霸其義始正喬樅攷說文云雩雨濡草也从雨从草讀若膊然則此經當從說文作霸也劉歆以生魄爲望偽孔傳以爲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其說皆非也

白虎通日月篇曰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日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八日成光二八十六轉而歸功朏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

楊子法言五百篇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

周公初基作新邑於東國維四方民大和會

尚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案僞孔傳本尚書作新大邑於東國洛伏生大傳引書作新邑則今文尚書邑上無大字而月霸乃引武成篇作霸則古文尚書亦改伏生大周伯琦注尚書

云此時未作新邑基謂謀也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
周公謂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
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業卽功作効其力焉
是時周公居攝四年隆平已至是鄭注此經亦依伏
生大傳爲說也洛皆當作雒
漢書王莽傳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使朝用書臨賦營
築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畢集平平或作平亦
大也作二旬大功畢集○又曰天下
和會
又翼奉傳曰昔成王徙洛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咸勤乃洪大
誥治
尙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
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
王
國語周語侯衛賓服韋昭注曰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
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謂之賓服常
以服貢賓見于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
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公康誥
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又曰自商以前雖內爲五服

武王克商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爲
九服
案據韋昭解侯衛引康誥云云則知大傳所云四年
建侯衛卽此經侯甸男邦采衛侯衛者總侯圻至衛
圻包五服而言之五服之人卽事於周者公皆勉勞
之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不見要服以遠于役事恒
闕焉
漢書公孫宏傳曰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
而化五年而定
又王莽傳周公居攝蓋權時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尙書大傳曰天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
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
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乃在時皆知
之○注孟迎也十八學爲成人博問厥士事也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詰敎
爾雅釋詁鴻代也洪鴻古通尙書洪水鴻範字本作
鴻後人輒改爲洪此經僞孔傳釋洪爲大非是周公
於成王代攝其位卽代行其政故於伐管蔡伐代爲發詰
則大誥是也於封建代爲發詰則康誥是也左傳僖

三十一年衛侯武子曰不可以開成王周公之命祀
康叔之封衛實周公代成王命之故云不可以開成
王周公之命祀也鄭注此篇依大傳多說以太子十
八曰孟侯謂呼成王則知以鴻爲代亦依伏生之訓
也伏生書傳是未經秦火之前所受師說蓋七十子
以來遞有師承者故鄭君據而用之逍岐孟子注亦
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則亦以孟侯爲成
王可知也

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
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衛蔡叔尹之以監殷

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
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
洛邑

又王莽傳尙書康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正周公居
攝稱王之文也○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爲諸侯之
長也

案漢志以孟侯爲康叔號謚與伏生不同蓋小夏侯
之說也夏侯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
五經諸儒問與伏書相出入者尊卑其說事句具文
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不知大道建亦非

專爲學疎密難以應敵建卒自顯門名經是建章句
有異大夏侯及歐陽氏不同者固之從祖班伯從鄭
覽中受小夏侯尙書固修其世業當亦習小夏侯之
學也

風俗通過譽篇曰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之風
既微而紂之化猶存其俗士大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
行

後漢書蘇竟傳曰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
也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

三國志王朗傳朗上疏曰昔周文王十五而有武王遂
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亂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是以
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
祥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畏
畏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西土惟時怙

尙書大傳周傳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

案荀子正論篇書曰克明明德謂王道貴宣明不當
以元而難知使人疑段玉裁曰按此引逸書語也荀卿
多一明字凡經傳言明明者皆謂明其明德楊倞注引書多方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恪愼荀卿誤矣尙

書大傳當是本作明此必淺人所改大傳孫卿言明
明皆今文尚書也禮記大學篇康誥曰克明德春秋
成二年左傳申公巫臣語楚莊王曰周書曰明德慎
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
之謂也此櫽栝引古之體自惟乃丕顯考文王至
肇造我區夏皆栝於二語中僖三十三年引康誥父
不慈數語昭二十年引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皆
此劉也禮記左傳引此經明字不重皆同古文尚書
者也又春秋成八年左傳韓厥言於晉侯曰周書曰
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明德蒙上文釋之宣十五

年左傳晉侯賞中行桓子亦賞士伯羊舌職曰周書
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
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
也明德書上文也造周下文用肇造我區夏也
尚書大傳周傳曰子夏曰昔者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
中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且曰吾意者三王慤者以不平慮之乎
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
罰○注云錯處也遂行也
王伯厚藝文志考漢人引祗祗畏畏
徐幹中論法象篇文王祗畏皆作

斷虞芮之質二年代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
代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注畎夷混夷也詩云混夷
駾矣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
案通鑑前編紂十有八祀西伯伐邘注引徐廣曰邘
城在野王縣西北大傳作于先大夫曰據此則大傳
邘字作于也史記集解引徐廣說下云音于是史記
本作邘不作邗諸家引作邘非
論衡初稟篇康叔舊本譌作王今訂正之語曰上帝帝
休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
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

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于天天乃大命之也

案論衡此說與尚書大傳誼合

趙岐孟子盡心篇注康誥曰昌聞于上帝

案仲任邠卿引此經均以昌字下屬爲句與僞孔傳

句讀異王鳴盛曰昌聞于上帝爲句古讀也昌有上

進意故云昌聞讀如汜勝之農書云土長昌楸之昌

君奭篇亦有此五字也

壹戎殷誕受厥命粤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

子封在茲東土

禮記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注云戎兵也衣讀如殷

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

案春秋宣六年左傳晉中行桓子曰周書曰殪戎殷杜預注云殪盡也康誥言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解與鄭異杜預時古文之學盛行古文尚書壹戎殷作殪戎殷元凱殪盡之訓當即本於賈馬古文家說鄭君用康保民之文也於戲隸古定本作嗚乎今據潛夫論引經文下作於戲則知此篇今文皆作於戲也江聲曰衣讀當爲殷禮記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君讀衣爲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故爲衣耳也逸周書世俘

解曰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是文考嘗聞商先王之
德言而奉行之茲承祇遹乃文考之下而言紹聞衣
德言則是紹述文考所聞于殷者矣此下文言敷求
殷先哲王又言不遑惟商耆成人則此必讀衣爲殷
乃與下文意相貫也
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荀子富國篇曰足國裕民而善藏其餘故知節用裕民
則必有仁誼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康誥
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楊倞注宏覆如
天又順于德是乃所以寬裕女身也

案荀卿引此證足國裕民之說也宏覆乎天僞孔傳
本尚書作宏于天今據荀子則宏下有覆字又于字
作乎荀子所引書在秦火未焚以前宜爲可信也段
玉裁曰宋版本荀子書乃身之下有不廢在王庭五
字元刻近刻皆無之今尚書庭作命與荀所引亦異
王曰於戲小子封惷矜乃身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寤寐惷矜○章懷注
尚書曰惷矜乃身孔注曰惷痛矜病也矜音古頑反
案今本尚書矜作瘝正義引鄭注曰惷瘝乃身刑罰
及已爲痛病王鳴盛曰鄭以惷爲蠢蠢言愚又以
瘝爲病者鄭本必作鰥也釋詁鰥寡字同
从魚不从疒後人以其訓病改从疒召誥智藏瘝在
皆非也段玉裁曰據後漢書注蓋唐初本尚作矜古
書鰥字多作矜可證瘝之爲俗字矣或疑鄭注引書
之作瘝王裁以爲鄭注瘝字恐是俗改當本作鰥也
喬樅謂後漢書和帝詔用康誥語字作矜則今文尚
書作矜無疑其作鰥者蓋古文尚書也章懷注引尚
書作矜乃順後漢書之文耳
敬哉天威棐諶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毋康好
逸豫乃其乂民

風俗通十反篇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
文選班固幽通賦實棐諶而相訓○李善注尚書曰天
威棐忱諶與忱古字通也
案郭璞爾雅注引尚書亦作天威棐忱是知作忱者
古文尚書也作諶者今文尚書也威字古文今文並
同僞孔傳以天德可畏釋天威二字後人遂改經天
威作天畏非是
史記三王世家封廣陵王策曰毋侗好逸又曰保國乂
民可不敬與○褚少孫曰毋侗好逸無長子侯今地賜
弋獵活扈

漢書武五子傳毋桐好逸。應劭曰無好逸遊之事。
張晏曰桐音同桐輕脫之貌也
案段玉裁云此疑即康誥無康好逸豫之異文盡今
文尚書也喬㦸謂倘古通用字如倥侗亦作空桐
是其驗已據褚少孫釋毋侗好爲無長好則侗有長
之訓誼矣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說苑貴德篇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韋昭國語注曰怨不在大或大而不爲從亦不在小或
禍難起小怨

案晉語知伯國諫襄子引周書與說苑所載文同韋
注云云當亦用今文家尚書說怨不在大小者謂怨
之起恒不可以意度此小民所以難保也僞孔傳乃
云不在大大起於小不在小至於大則二句止一
意專以小怨爲言其誼未足
惠不惠茂不茂熙女惟小子乃服惟宏
春秋昭八年左傳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褒叔所以服
宏大也
案隸古定本尚書茂字作懋與左傳所引文異然懋
茂古多通用據董子引最古本尚書茂字作懋
哉知今文尚書懋皆爲茂字則此經懋不懋今文尚
書作茂不茂同於左傳所引文可知也段玉裁曰孔
傳本已汝惟小子以大誥倒之知今文尚書已作熙
左傳引周書云云此與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
造周也文法正同皆囓桔之法造周即經文肇造我
區夏也服宏大即經文乃服惟宏也下文王應保殷
民小子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兩層鋪敘孔傳讀宏王
爲句非是喬㦸謂段說良允此篇周公以戒成王及
康叔故云王應保殷民女小子亦惟助王應保殷民
也時殷亂方定尚多反側故戒以民怨無恒宜順而
勉之服以寬大也
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禮記大學篇康誥曰作新民
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
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
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
潛夫論述赦篇尚書康誥王曰於戲敬明乃罰人有小
罪匪省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
惡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
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

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可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

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明者愼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銷深之慮也

案此所述皆今文尚書說也古文尚書作烏呼今文尚書作於戲證以漢石經殘碑字可定矣僞孔本匪省作非書匪終乃惟省哉作非終乃惟書災罪作辜亦作乃釋文云書本亦作省攷堯典怙終賊刑書災

肆赦鄭注云怙其姦衰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是康誥此節正本堯典之文鄭君堯典注誼正與潛夫論相同皆用今文家說也匪非書省古均通用災古作烖與哉亦通葢罪訓同乃作書省古均通用災古作烖與哉亦通葢罪訓同乃作亦蓋今文尚書之異文也今本潛夫論式爾謀作戒爾惡人謀作恐人茲訂正之爾雅釋言式用也江聲云式爾者故用如此適爾者適然如此其誼是已周公以此勑康叔者左傳云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承上文謂有順是殺終赦書之法也又據荀子則此經和若之誼爲和順有疾之誼爲急疾言民其勤勉於和順甚疾速矣段玉裁曰案元刻及今本荀子皆速乎急疾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力作勑而作若據楊倞注云則民勉勑而和順甚急速以明赦上之急也則宋本作力作而是也與古文

誅故貴誤

王曰於戲封有叙時句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荀子富國篇曰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案僞孔傳本力作勑而作若與荀子文異攷荀子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餼而荀卿三爲祭酒詩申公毛公之學春秋穀梁左氏之學皆其所傳也伏生尚書本齊學溯其師承與今文家言胎經當以時字屬上有疾爲句知當然者據僖二十三年左傳晉卜偃引周書曰乃大明服荀子富國篇引書曰乃大明服皆不聯引時字明時當屬有疾讀之此承上文謂有順是殺終赦書之法也又據荀子則此經和若之誼爲和順有疾之誼爲急疾言民其勤勉於和順甚疾速矣段玉裁曰案元刻及今本荀子皆速乎急疾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力作勑而作若據楊倞注云則民勉勑而和順甚急速以明赦上之急也則宋本作力作而是也與古文

尙書異古音刀勅同部而若雙聲段氏精於考校者
今從之

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詔曰儉以恤民政致康乂
又梁商傳商上疏曰賞不僭濫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
以同致康乂也

大學篇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鄭注曰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

孟子滕文公篇墨者夷之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
子此言何謂也孟子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
非赤子之罪也○趙注曰以赤子無知故救之

案鄭氏趙氏兩注皆用今文尙書說也王鳴盛云康
誥若保赤子須用孟子誼乃始允合蓋此王用刑而
言言民犯法如赤子無知觸陷於死地吾保救之民
自安治雖用刑而不專於刑也江聲亦云詳孟子之
意記愚民無知與赤子同其或入於刑辟猶赤子之
入井非其罪也保赤子者必能扶持防護之使不至
於入井保民者當明其政刑以教道之使不陷於罪
辟此孟子說書之意正此經之指也

非女封刑人殺人毋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劓則人
或劓則人

自有犯條不得以臣從君坐之刑釋刑也臣從君坐
此必鄭氏說周易語今不得詳矣不當證以左氏也
踰城郭而畧盜者其罪臏鄭注周禮孝經皆用之刑
康誥呂刑皆有刵不得云古無刵刑喬樅謂鄭君以
刵爲臣從君坐之刑自是易注語然安知鄭非據今
文尙書說以注易乎刵字今文尙書惟見於此篇呂
刑之刵劓刵三家今文爲臏宮劓割腓蔡刻與古
文尙書不同又此經毋字僞孔本作無案毋者禁止
之辭與無義別洪範篇毋偏毋頗毋黨毋偏毋有作
好毋有作惡今文皆作毋皆禁止之辭毋或即毋有
以洪範篇例之則今文此經必作毋字僞孔本乃作

無非也

王曰外事女陳時臯司師茲殷罰有倫

尙書大傳周傳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德

毋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

荀子致仕篇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楊倞注曰當先教後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荀子正名篇曰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倞注云後之王者有索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

又宥坐篇曰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次女封乃女

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言殷刑之允當也

案王鳴盛云據荀子則知命康叔師殷罰不但因其國俗亦以殷刑最允故也

以卽子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案僞孔傳本作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女封乃女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與荀子所引書文異江聲曰蓋僞孔氏妄增以亂經也此經讀當以女陳時臯爲句與上文女陳時臯同事罰蔽殷獘爲句義刑義殺勿庸以卽爲句獘常也法也義之言宜也女陳是法以從事於罰斷以殷之常法雖宜刑宜殺勿庸以卽刑殺女惟曰未有順導民之事言當先教後罰

也段玉裁曰王肅私定家語始誄篇引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愼事注曰庸用也卽就

上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於朝卽此經所云是也旬謂十日時謂三月此舉旬時以該二旬三旬耳王制曰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王制所言亦多殷制也

王曰女陳時臯句事罰蔽殷獘句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句女惟曰未有順事

荀子致仕篇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楊倞注曰當先教後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又宥坐篇曰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

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謂
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據
注文則引經愼字亦當同荀卿作順轉寫之譌也順
遜義同學記不陵節而施之謂遜說苑作曰順今文
尚書五品不訓古文尚書作不遜訓其本字遜其假
借字也荀卿王肅作卽尚書作次古音次同忝在第
十二部如次室之女一作漆室之女小篆㮚字古文
作㮚周禮巾車故書軾字讀爲忝皆其證王肅依傍
荀卿荀卿之所據必非壁中本故字異而長短亦不
同疑與今文尚書合也喬樅謂家語引經文與荀子

同而王肅之注則與僞孔傳誼合昔人疑孔傳出肅
手僞作非無因也

熙女惟小子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句朕德惟乃知

案僞孔傳本熙字作已段氏玉裁謂以大誥例之已
今文皆當作熙也江聲曰此經讀當以未其有若女
封之心朕心爲句若如僞孔傳以朕心屬下爲誼則
朕心朕德語似重複定六年左傳云大物之予惟周
公康叔爲相睦也據此可見康叔與周公一心故曰
未有如女封之心我心者我之德惟女知之此周公
推心致誠欲康叔深念已訓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
譈

荀子君子篇曰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刑罰綦省而威
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
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
也○楊倞注曰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也

案玉鳴盛云此以自作服罪解蓋殺人取貨惡之大
者有誅無赦必服其罪苟義得之僞傳非也

孟子萬章篇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
譈是不待教而誅者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趙注

曰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於皆於也殺
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譈殺也凡民無不得殺
之者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
以此法不須辭問也

案說文支部云敳昌也从支殸聲周書曰敳不畏死
心部云慤愙也从心殼聲周書曰凡民罔不慤此皆
古文尚書也然則孟子書所引康誥蓋與今文同邠
卿註以譈爲殺誼亦與古尚書說異當是用今文家
之訓僞孔本無凡民二字又不字作弗與古文今文
皆不合矣王鳴盛曰孟子引康誥此三句而申之曰

是不苟教而誅者也對上文勿庸以卽惟曰未有順事先教後刑此殺人取貨陷然服罪故不教而誅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鞏子哀大不有於弟惟弗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棄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也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元年詔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

又敬榮傳榮上書曰如犯元惡大憝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

潛夫論榮辱篇堯聖父也而丹朱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鯀極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佑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

又述赦篇養孤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姦慝惡除民害也

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風俗通皇霸篇尙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鄭志曰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鄰比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尙覺不知書禮孰錯未達旨趣荅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敎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務在尙覺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也

案左傳僖三十三年臼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謂各用文王之法刑之不是罪矣又罪父刑弟復刑兄是不相及也又昭二十年蔿何忌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正義曰

此引其意而言之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刑此不孝不慈之人無赦也刑不慈者不可刑其父又刑其子刑不孝者不可刑其子又刑其父是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王鳴盛曰父不慈四句雖似檃括此經子弗祇服厥父事入句之文而罪不相及則此經無之蓋述文也反側初平用法宜寬猛相濟刑茲無赦決嚴矣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疑此下卽當繼以曰季所引云云然不可攷矣段玉裁曰按左氏與於章帝時章帝此詔實用左氏也此檃括引古之體猶文王所以造周康叔所以服宏大文法一例而漢詔鄭志皆

以不相及之云系之康誥則在漢時曉然信經義如此竊謂古政正通用政人者正人也正人得罪者正其得罪之人而罪之不自我罪其本人而相及則民變大泯亂是以行文王之法刑此本人無赦而已所謂凡民自得罪也此古義也兩得罪字正相應不相及者即左氏刑不濫之說正其人之得罪金縢所云罪人斯得也

後漢書楊彪傳孔融曰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案翌國崔季珪傳注引孔融曰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與後漢書楊彪傳載孔融語文同

又謝弼傳弼上封事曰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率大憂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憸熙女乃其速由玆義率殺

案尚書正義云憂猶楷也言爲模楷之常故憂爲常也段玉裁曰此得古訓故之意禹貢納桔即楷字也地理志作憂辠陶謨憂擊鳴球明堂位作楷擊皆其比例喬樅謂正義此訓當是晉宋間諸家舊解所引漢儒尚書舊詁而正義採用之蓋三家今文之章句解詁也熙案古定本作已以大誥例之今文當亦作

命乃非德用父女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存故明王急得其人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荀子君道篇曰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治之謂也

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案荀子所引無乃裕民以下十字段玉裁曰此蓋檃栝引之或所據不與壁中本同也懌作擇古擇澤釋懌通用古無懌字多用上三字爲之一人以擇擇即懌也上文所謂急得

其人也

說苑君道篇虞芮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耒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愼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案虞芮之君見文王入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亦化而讓田是所謂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也王鳴盛曰尚書正義云文王所敬忌卽敬德忌刑鄭云祇祇威威是也敬忌爲祇祇威威則擇人是今攷褚先生曰無俾德者勿使上背德也則俾非棐庸棐訓擇得其人一人已足致治也王說亦足以備一解

盬鐵論取下篇曰文王作刑國無怨獄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遹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女德之說於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於天

王曰於戲肆女小子封惟命不于常女念哉無我殄享明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大學篇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史記三王世家燕王旦策文曰毋作怨毋作德○徐廣

矣○鄭注命天命也天命不于常言不專佑一家也
史記三王世家齊王閎策曰烏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又曰保國父民可不敬與○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善則得之惡則失之
案此策文亦用今文尚書康誥語也索隱云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效武帝時書惟有歐陽生則所據康誥乃歐陽尚書也春秋成公十六年傳范文子曰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襄二十三年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訓誼竝同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誥女乃以殷民世享

案江聲云此讀當以勿替敬爲句典聽朕誥爲句酒誥末曰典聽朕毖正與此典聽朕誥文同皆是言終重丁寧之語以彼文況此自當讀然也

周書十六

酒誥第七十六

今文尚書十五

成王若曰

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 尚書正義引鄭注 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 尚書釋文引馬注 案尚書釋文云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

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曰未聞也正義曰馬鄭王本作成王若曰注相表裏而不知初鄭元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是爲田成子下文又云田常卒子襄子代立相齊常謚爲成子不應複贅如是疑亦生侮成子死用爲謚也

明大命於妹邦

史記衛世家曰周公申誥康叔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

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謂之酒誥以命之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妹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攷鄭詩譜云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又云更於此二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此二國江聲曰春秋傳吳公子札請觀周樂工爲之歌邶鄘衛而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然則康叔兼有邶鄘沫邦固其

封內之地也喬樅謂鄘稱沫鄉卽妹邦也沫妹聲同疑皆牧字之假借尚書釋文引馬融云妹邦卽牧養之地牧養二字未詳何解當是牧野之譌沫牧雙聲說文土部云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於坶野从土母聲皇甫謐亦云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鄘在朝歌之南又有沫鄉正牧野之地也鄭注尚書妹邦引詩沫鄉爲證或三家文作沫國與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論衡譴告篇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

又語增篇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愼酒也朝夕戒愼則民化之

文王誥教小子有政有事毋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韓非子說林篇康誥曰毋彝酒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無彝酒攷今文尚書凡禁止之

辭皆作毋字據韓非子引書正作毋字與今文合此所引出酒誥而韓非子系之康誥段氏玉裁以爲周時通以酒誥梓材爲康誥也

周禮萍氏譏酒注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政有事無彝酒

案周禮賈疏云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彝常也不得常飲段玉裁曰古政正通用賈疏當用鄭本鄭注也喬樅謂僞孔傳本作有政有專釋云正官治事謂下羣吏釋文不言馬鄭王本文異則古文尚書作正可知鄭君周禮注所引書蓋據三家今文故作政字

賈疏以有政爲大臣有事爲小臣當亦異禮舊注所
引用今文家尚書之說故與孔傳誼異也
尚書大傳酒誥傳曰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
室有事族人皆侍終大宗已侍於寶奠然後燕私燕私
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
族人於房序之以昭穆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
是媟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
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於宗室也故曰飲
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意也是故祀禮
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注事謂祭祀大宗謂卿大

夫以下宗室大宗子之家也禮志云別子爲祖繼別爲
大宗繼禰爲小宗賓寮友助祭者出猶去也忠厚也復
反也
案尚書正義云衆國祀得飲酒大傳因此言宗室將
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出與不出之事亦
一隅之驗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句欽厥父母厥父慶自洗腆致用酒
白虎通商賈篇商之爲言商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
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固有其物以待民來
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卽如是尚書曰肇牽車
牛遠服賈用何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
養之也
案據白虎通引書是讀肇牽車牛遠服賈用爲句詩
大雅曰賈用不售亦以賈用二字連文是其證也據
古定本尚書作孝養厥父母僞孔傳以用屬下讀釋
云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與白虎通所引不同
段玉裁曰方字疑當作下此謂如書言牽車牛遠服
賈用似非止曰賈矣然書下文言欽厥父母欲留供
養之則非遠遊不返仍是止曰賈也班蓋用字上屬

爲句孝養二字作欽字今文尚書然也喬樅又案爾
雅釋言云肇敏也郭璞注引書肇牽車牛爲證其誼
與孔傳異當亦本爾雅漢注所用今文家尚書說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
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
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
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尚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燕社
不敢遊飲六十以上遊飲也
案小戴禮鄉飲酒記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

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又射義云酒者所以養老也此經云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羞耆即養老之謂古者天子諸侯皆有養老之禮百官與執事焉惟老成有德者始得用酒以養爾庶士助君養老乃亦得醉酒而飽德故云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也江聲曰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逸旅酬也詩賓之初筵曰舉酬逸逸毛傳云逸逸往來次

敘也禮記中庸說宗廟之禮云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是祭亦有旅酬之禮故云爾乃自介用逸戒慎酒而示以飲酒之則庶幾人易從而亦不至於酗酒矣喬樅謂禮大小戴皆傳自夏侯與今文尚書同一師承故其說與今文家書說合

王曰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於酒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於帝乙咸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剏曰其敢崇飲

易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於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

越在外服侯甸任衛作國伯

白虎通爵篇曰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周制也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伯者百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

案隸古定本作侯甸男衛邦伯白虎通引尚書男作

任邦作國又多作字此今文尚書也所言公侯伯子
男之誼及三等殷周之制卽今文尚書說也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
於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說文水部曰湎沈於酒也从水面聲周書曰罔敢湎於
酒
案詩蕩篇曰天不湎爾以酒鄭箋云天不同女顏色
以酒正義引鄭酒誥註云飲酒齊色曰湎謂飲酒而
醉面皆變爲一色又釋文引韓詩說曰飲酒閉門不
出客曰湎皆沉於酒之謂也韓詩說及鄭箋蓋皆用

今文家尚書說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於民祇保越怨
不易
高誘呂氏春秋分職篇注曰飲酒合樂曰酣
說文酉部曰酣酒樂也从酉甘聲
案酒樂當謂飲酒而作樂也卽高誘所云飲酒合樂
之謂此用今文尚書說
誕惟厥縱淫佚於非彝用燕喪威儀
史記殷本紀紂大取樂戲於沙邱以酒爲池懸肉爲林
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
論衡語增篇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
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又言紂懸肉以
爲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是謂醉樂淫戲無節度也
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恐極欲以戒之也而不
言糟邱酒池肉林長夜之飲忘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
實也傳書家欲惡紂故言增其實也
案詩蕩篇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
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與
酒誥所云在今後嗣王酣身誕惟厥縱淫佚於非彝
用燕喪威儀正同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卽

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
後漢書荀悅傳申鑒曰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
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
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
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
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慄焉
案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
云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正義曰春秋是動作之事
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尚書記言誥之事故以尚書
當右史所書又引鄭尚書注太史內史掌記言行者

師尙書率割夏邑謂殺也在商邑謂殷也

案據白虎通引尙書是讀此經以不克畏死辜爲句在商邑爲句此今文家說也鄭不破讀不克畏死句斷辜在商邑謂聚罪人在都邑西周之具今文家異越厥邑滅無辟悊德罔登聞於天誕罔畏死怨厥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罔愛於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韋昭國語周注曰登上也芳香不上聞於神

案周語云國之將亡其政腥臊馨香不登韋注曰腥臊臭惡也登上也云云卽此經之誼說文香部云馨

長夜之飲湎戲無度則書家所言未必皆增其實也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於酒不惟自息乃逸

說文血部曰盡傷痛也从血聿酋聲周書曰民罔不盡傷心

案郭忠恕汗簡云盡古文尙書作盡出義雲章然則說文引周書作盡據今文也玉篇皿部云盡痛甚也訓誼與說文同而改入皿部則非疑爲後人所亂非顧野王之舊也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

白虎通京師篇天子所居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尙書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

案據白虎通引尙書是讀此經以不克畏死辜爲句在商邑爲句此今文家說也鄭不破讀不克畏死句斷辜在商邑謂聚罪人在都邑西周之具今文家異越厥邑滅無辟悊德罔登聞於天誕罔畏死怨厥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罔愛於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韋昭國語周注曰登上也芳香不上聞於神

案周語云國之將亡其政腥臊馨香不登韋注曰腥臊臭惡也登上也云云卽此經之誼說文香部云馨

長夜之飲湎戲無度則書家所言未必皆增其實也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於酒不惟自息乃逸

說文血部曰盡傷痛也从血聿酋聲周書曰民罔不盡傷心

案郭忠恕汗簡云盡古文尙書作盡出義雲章然則說文引周書作盡據今文也玉篇皿部云盡痛甚也訓誼與說文同而改入皿部則非疑爲後人所亂非顧野王之舊也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

白虎通京師篇天子所居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尙書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

案據白虎通引尙書是讀此經以不克畏死辜爲句在商邑爲句此今文家說也鄭不破讀不克畏死句斷辜在商邑謂聚罪人在都邑西周之具今文家異越厥邑滅無辟悊德罔登聞於天誕罔畏死怨厥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罔愛於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韋昭國語周注曰登上也芳香不上聞於神

案周語云國之將亡其政腥臊馨香不登韋注曰腥臊臭惡也登上也云云卽此經之誼說文香部云馨

長夜之飲湎戲無度則書家所言未必皆增其實也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於酒不惟自息乃逸

說文血部曰盡傷痛也从血聿酋聲周書曰民罔不盡傷心

案郭忠恕汗簡云盡古文尙書作盡出義雲章然則說文引周書作盡據今文也玉篇皿部云盡痛甚也訓誼與說文同而改入皿部則非疑爲後人所亂非顧野王之舊也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

白虎通京師篇天子所居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

知吉與凶皆本於此誥之文也

尹惟曰女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

說文力部曰劼慤也从力吉聲周書曰劼毖殷獻臣

案說文云从力吉聲或曰非力力也下力字蓋刀之譌又云讀若詰詰不得有匣音亦轉爲之誤疑匣字當爲厚禹貢厚土厚作納厚其明證也大徐本尙書同而小徐本無女字歟

引周書無之豈今文尙書劼毖上無女字也○盧辯注云太大戴禮盛德篇曰內史太史左右手也

香之遠聞者當亦今文尙書說自酒書正義云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爲嗜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毋於水監當於民監我其可不大監撫於時

申論貴驗篇周書有言人無鑒於水鑒於人也

案錄古定本作無中論引周書作於細繹所據蓋今文尙書也玉篇皿部云盡痛甚也古者之矣又國訓誼與說文同而改入皿部則非疑爲後人所亂非顧野王之舊也

知治不卽此經之誼則民監之言自古者之矣又國

語吳語申胥諫吳王曰王盍亦監於人毋監於水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監於水者見面之容監於人者

是亦以太史內史爲卽左史右史也荀悅申鑒乃云左史記言右史書事爲春秋言爲尙書與禮記相反疑是聘爲舛錯耳

矧惟爾事服休服宋翔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

毛詩圻父傳圻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圻父書曰若壽圻父謂司馬職掌封畿之事此司馬職掌封畿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詩作祈尙書作圻也又云定本作若疇與鄭箋義不合誤也詩經釋文云嚚此古隸字本亦作壽按孔注尙書直留反馬鄭音受王肅盧曰嚚猶狂此字當是嚚之誤陸德明不識故以爲古隸字馬鄭音受者蓋以嚚是語詞作若嚚於義無取故讀爲壽訓爲順壽也釋文云本亦作壽或卽馬鄭之本喬樅謂馬鄭皆注古文尙書然其間時有讀從今文者此詰訓若嚚爲順壽必本於歐陽夏侯章句詩箋引書若壽圻父必是據三家今文也

兵甲嘗作畿字今作祈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詩作祈尙書作圻也又云定本作若疇與鄭箋義不合誤也詩經釋文云嚚此古隸字本亦作壽按孔注尙書直留反馬鄭音受王肅盧曰嚚猶狂此字當是嚚之誤陸德明不識故以爲古隸字馬鄭音受者蓋以嚚是語詞作若嚚於義無取故讀爲壽訓爲順壽也釋文云本亦作壽或卽馬鄭之本喬樅謂馬鄭皆注古文尙書然其間時有讀從今文者此詰訓若嚚爲順壽必本於歐陽夏侯章句詩箋引書若壽圻父必是據三家今文也

又案尙書釋文違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段玉裁曰白氏六帖薄韋農父字作韋見宋刻白氏六帖卷二十一羣經音辨曰韋違行也音回薄韋農父按此當是據未改釋文也經文本作韋孔云廻廻萬民以廻釋之廻回之俗字也馬以違行爲訓違行邪行也左氏傳昭卅年違卽大雅厥德不回之回其字同也釋文曰徐音回徐以孔讀韋爲回故音回也馬孔同讀回而馬訓圍邪孔訓回繞衛包淺陋謂韋是皮韋而爲違至開寶乃又改釋文讀者疑馬氏以行訓違矣集韻十五灰曰回古或作違韋亦本未改釋文

也喬樅謂違字後人所改則今文尙書亦當作韋爲

矧女剛制於酒厥或告曰羣飲女勿失盡執拘獻以歸於周予其殺

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前書音義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云漢人引此句作羣飲女勿失

案今未檢出何書段玉裁曰君奭遏佚前人光漢書王莽傳引書亦作失亦其一證也

說文手部曰拘止也从手句聲周書曰盡執拘獻

案徐鍇說文繫傳本引周書文如此此今文尚書也
徐鉉本無獻字江聲曰鉉本說文凡所不解者輒以
意增損錯則雖有未達仍守舊文不敢改易惟是獻
者進於上也即歸於周也不應重累其文獻當爲瀕
壞字也說文水部瀕罪也从水獻聲與法同意竊
部解瀍字云平之如水从水是瀕與瀍之從水皆有
取於平之義也王鳴盛曰拘通作苟秋官萍氏掌幾
酒鄭注云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彼注苛察正此
經所拘羣飲也拘僞孔誤作拘者說文敘俗書之謬
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

此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案苛字从艸从可今乃
从止从句爲苟字經典所無故許愼以爲不合然則
拘之誤爲拘有由來矣段玉裁曰拘獻恐是齊語義
字沙字儀字皆以獻爲之獻音在歌戈部拘獻合二
字疊韵成文蓋齊語如是蓋伏生今文尚書如是今
文與古文異有古四字今七字者見呂刑有古六字
今四字者見洪範喬樅謂江王兩說均允段說亦足
以備一解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
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惟弗蠲乃事時同於

殺王曰封女典聽朕毖勿辭乃司民湎於酒
案惟工俗本或誤作百工非是江聲以惟爲衍字謂
惟殷之爲紂所道之諸臣工乃沉湎於酒是其久染
惡俗故非不可化道者勿庸殺之姑且教之僞孔傳
說雖有惟字囿不可信未足據也又斯字僞孔傳訓
此江聲曰詩墓門斧以斯之毛傳斯析也釋文引鄭
注尚書云斯析也以證毛誼所引鄭注未言何篇尊
繹二十九篇之中鴻範金縢皆有兩斯字皆不可訓
爲析維此經斯字必作析解乃合有斯明享者有讀
當爲又古文或以有爲又如大誥矧曰其有佸知天

命召誥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皆是也享獻也謂又
分析其明用我教者獻之上言有罪皆以歸於周則
賢者亦當獻之於上下言不用教者我勇殛之則用
教者自當錄用古者諸侯有獻士於天子之制參之
上下文以享爲獻其誼確矣此節今文尚書如是今
文與古文異有古四字今七字者見呂刑有古六字
引佚句可以旁證姑存江說於此更勿辯乃司僞傳
云辯使也段玉裁曰按序王傳案佰作辨平作辨一
馬本俾作辨雒誥平來示予平一作辨平俾辨一聲
之轉皆訓使喬樅謂傳以辯訓使此必襲賈馬舊訓
蓋此經古文作辯今文作俾古文家訓辯爲使用今

文誼釋古文也

王曰封惟曰若圭璧

尚書大傳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

案楊子法言問神篇云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王鳴盛曰酒誥今見在何得言俄空李軌吳秘汪皆不明確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俄空即簡脫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簡即此應麟說亦非也劉向校書見有脫簡即應

補入必不任其脫佚但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所云脫簡者乃古文有而今文無大傳則伏生今文之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所輯圭璧之句想是伏生於他處別得逸文此古文所無者故今酒誥亦無此句其俄空自指全亡非脫一簡之謂不可以圭璧句當之然則酒誥既已全亡今酒誥甚完善又何從而出反覆攷之韓非子說林篇引酒誥之文以為康誥蓋尚書或有別本將酒誥混入康誥楊子雲偶據其本遂以為俄空耳

周書十七

梓材第七十七

今文尚書十六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女君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爲二王之後僞孔傳以王爲天子王字句絕以惟邦君爲句與鄭不同江聲曰採鄭說則鄭本

尚書必作以厥臣達王暨邦君暨與也以臣民達大家則聯上下之情以臣達王與邦君則聯邦交之誼此經惟字蓋誤也王鳴盛亦云詳玩鄭注則經惟字當作暨康叔乃當州之牧故得統領二王之後與列邦之君也喬樅謂如鄭說則鄭本惟字似是作暨但以王爲二王之後誠有如正義所譏即亂名實者今文古文字異者以百數實逕校定今古文擇善而從之馬鄭王均治古文而本亦有不同僞孔氏多據王肅本作惟字於義亦通謂惟邦君能以民事政治景諱而改爲開監則以偏傍臣而誤爲賢厥其古今字亂古或作毖故誤爲率爲古讀若化亦聲相近此達之於王也此節今文無可徵證鄭注亦必有所本

今故兩存之以俟博雅者詳定焉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論衡効力篇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仕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故夫墾草殖穀者農夫之力也勇猛功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有尊有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勤力之力不如仁

義之力榮也

案尚書梓材曰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釋文引馬注云戕殘也周禮大司馬疏引梓材曰戕敗人宥鄭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啓監厥亂爲民是馬鄭本尚書與論衡所述梓材文異鄭君周禮注引書云云據古文也故與今文不同江聲王鳴盛均以爲戕聲近彊有聲同有而形亦相似啓則以孝景諱而改爲開監則以偏傍臣而誤爲賢厥其古今字亂古或作毖故誤爲率爲古讀若化亦聲相近此

皆致誤之由也其敗字江聲以爲衍文戕人宥者言
罪人有殺之有宥之也喬樅謂今文之說具有訓詁
其異於古文者不妨各存其是未可執一而偏廢也
段玉裁云漢舊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皆曰往悉
乃心和裕開賢此用今文尚書開賢字見永樂大典
內漢官舊儀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鰥寡至於嫋婦
尚書大傳梓材傳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
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
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

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
案隸古定本尚書鰥寡作敬寡段玉裁曰按尚書大
傳此文釋至於矜寡而推廣言之也蓋古文尚書作
敬今文尚書作矜亦作鰥呂刑古文哀敬折獄尚書
大傳作哀矜漢書于定國傳作哀鰥正其比例
說文女部曰嫋婦人妊身也从女勿聲周書曰至於嫋
婦
案隸古定本尚書嫋婦作屬婦與說文所引文異段
玉裁曰說文蓋存壁中故書原文自孔安國等讀嫋
爲屬如讀玻爲好讀堋作朋讀狂爲桓之比所謂以
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也嫋之本義爲婦人妊身許
君蓋必有所受之屬婦與敬寡儷句則爲存恤聯屬
之詁若今文尚書與鰥寡儷句則小爾雅所說是也
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
言其微也小爾雅蓋用今文家說今文尚書作屬故
孔讀嫋爲屬勿聲曷古音同在尤侯一類故孔得
知其假借崔子玉清河王誄云惠於嫋孀崔蓋見古
文故書者孀卽寡也喬樅謂玉篇女部嫋婦妊身也
又人部僇字解與嫋同廣雅釋詁嫋僇也訓詁均與
說文合嫋非罕見之字魏晉人猶習用之作嫋作僇

皆三家之異文非出壁中古文也嫋婦當卽指嫋孀
言之謂寡婦之有遺腹子者遺腹未產則爲嫋孀遺
腹既產則爲孤寡故皆在存恤之列也王鳴盛以崔
子玉誄文嫋孀二字嫋是妊身孀是無夫皆婦人可
憐憫者故竝言之其誼非是妊身爲婦人常事非在
可憫之列豈得與無夫之婦竝言惟其爲寡婦之有
遺腹者故可憫而允宜存恤耳崔子玉惠於嫋孀之
語卽本尚書梓材嫋婦字用今文尚書非用壁中古
文故書也小爾雅非孔鮒所作乃魏晉間人僞託者
其時馬鄭古文尚書已盛行所引當是古文尚書亦

非三家經文也尚書釋文以屬爲妾之事妻正義以
屬婦爲屬於人之婦即妾婦也訓誼皆與小爾雅同
蓋本於謝李范姜諸家注解或採自費甹義疏也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
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奮惟其陳修爲厥
疆畎
說文畺部畺界也从畺三其界畫也重文疆云或从彊
土又𠂤部𠂤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
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𠂤倍之謂之遂倍遂
曰澮倍澮曰洫倍洫曰𡍮重文畎云古文𠂤从田从川

畎云篆文𠂤从田犬聲
案說文所解疆畎之義即此經所謂陳列修治也作
畺者據古文尚書作疆者據今文尚書也𠂤古畎字
云古文从田从川者壁中本也从田犬聲者今文尚
書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塓茨
說文土部曰既仰涂也从土旣聲
釋名釋宮室曰塗杜也杜塞孔穴也塓猶焆焆細澤貌
也
案玉篇土部塓仰塗也漢書楊雄傳云嫫人亡則匡

石輟斤而不敢斲服虔注曰嫫古之善塗塓者也施
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汙顏思古曰塓即今之
仰泥也說文作涂塓釋名作塗塓皆據三家今文尚
書也古文尚書作敷正義曰二文皆言敷即古塗字
是古文作敷塓茨敷丹艘也賈昌朝羣經音辨敷音
徒書惟其敷塓茨又同路切集韻十一模曰敷同都
切塗也周書敷丹艘又十一莫曰敷徒故反塗也段
玉裁云丁賈皆據經典釋文然則古文尚書音義有
敷音徒塗也又同路反之文明矣自衛包改敷爲塗
而正義猶存敷字陳鄂刪改古文尚書音義又取敷
音徒塗也又同路反之文而盡去之近人昧於正義
所云三文皆言敷乃據說文艘下引殷丹艘改爲二
文皆言殷非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艘
中論治學篇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艘
說文丹部曰艘善丹也从丹艘聲周書曰惟其敗丹艘
讀與霍同
案許君所引不作敷而作敗者段氏玉裁以爲此古
文尚書別本也敗之訓閉也故鄭君引尚書杜乃擭
作敗丹艘而言敗亦涂之假借也或疑說文本作敷

轉爲者更爲敬喬樅謂據釋名云塗壯也杜塞孔穴也以杜字釋塗誼而敬之訓爲閉與杜同意鄭引杜乃擾又作敖則當以作敖於義爲長隸古定本尙書兩敎字疑皆是敖之譌陸孔作釋文正義俱未能攷正耳

史記衛世家曰周公申告康叔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梓材以命之○正義曰若梓人爲材君子觀爲法則也梓匠人也

案說苑建本篇載伯禽康叔觀喬梓事與大傳畧同皆今文家說也王鳴盛曰杼有子道此篇命名獨取

杼材者正以杼之樸作丹艧比父子繼業故也周之王業成於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康叔皆以繼文王者也故自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以下至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乃周公誥康叔而并戒成王之詞其時四方諸侯咸在故周公因誥康叔并普戒侯甸男邦采衛且以勉王如此其文與康誥敘首相爲起結實三篇之大收束也

尙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也以杜字釋塗誼而敬之訓爲閉與杜同意鄭引杜乃擾又作敖則當以作敖於義爲長隸古定本尙書兩敎字疑皆是敖之譌陸孔作釋文正義俱未能攷正耳

史記衛世家曰周公申告康叔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梓材以命之○正義曰若梓人爲材君子觀爲法則也梓匠人也

案說苑建本篇載伯禽康叔觀喬梓事與大傳畧同皆今文家說也王鳴盛曰杼有子道此篇命名獨取

杼材者以今字易之也汗簡古文四聲韻皆云古尙書作梓大傳改梓爲杼則非矣又按正義云此古杼字今文作梓蓋正義本作杼故云杼此古梓字今字作梓也然則陸本作梓孔本作杼固不同矣史記云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尙書大傳說伯禽康叔見商子觀橋梓而知父子之道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此謂示君子可法則也今文尙書家說皆如此

論衡譴告篇曰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

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而驕商子可順爲
慢必須加之捶杖教觀於物者冀二人之見異以奇自
覺悟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愛下謹告之
宜也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
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忘也
尙書大傳曰伯禽封於曾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吾
文王之爲子也武王之爲弟也今王之爲叔父也吾於
豈卑賤也豈乏士也所執贄而見者十人委贄而
其未執贄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
吾豈得三人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

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尸祿之士猶可
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爲賤去富而爲貧固留驟黑而
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愼諸女乃以魯國
而驕豈可哉○注云贄者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尊敬
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大
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也
案材一篇周公誥康叔而并戒成王皆欲父子相
承繼業大傳既載伯禽與康叔見商子兩觀喬梓而
知父子之道因并載周公誡伯禽語盧氏文弨以大
傳此節入洛誥中蓋以爲王命周公後之傳也先大

夫尙書大傳定本以此節宜類大梓材今據論衡謹
告篇謂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拜起驕悖故商子令
觀橋梓之樹二子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然則周
公之戒伯禽誥誥以無驕爲訓有以也夫
荀子堯問篇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女將
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愼此三
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乎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
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其
好自用也是所以褻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
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
喻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卽物少至少至
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
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
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
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
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
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爲
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
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是非之所在戒之哉

女以曾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
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
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以是以天下之紀不息
文章不廢也

案荀子所載與尚書大傳同而語尤詳故採之以備
互證云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附中國民

王伯厚藝文志攷曰漢人引皇天既附中國民
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注云禮志曰小學
案僞孔傳本作付尚書釋文云付如字馬本作附付
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當爲太子禮志曰周公居

附二字古多通用今文尚書天既付命史記引作天
既附命是其證也

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
受命熙若茲監惟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趙岐注孟子盡心篇云梓材曰欲至於萬年又曰子子
孫孫永保民

案隸古定本作已若茲監此經已字以大語例之今
文尚書當亦作熙字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十九補遺
梓材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
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
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
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
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臣則臣爲父則父
爲子則子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
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注云禮志曰小學
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當爲太子禮志曰周公居

攝踐祚而治六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使成
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所以善成王也

先大夫曰案禮記王制正義引尚書周傳云王子公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是周
傳有此文也大戴禮保傅注引白虎通曰八歲入小
學十五入太學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
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履
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
之期也又曰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謂諸晚成者
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盧辯此注分

引書傳而疏通之最爲明晰其書傳後一條十五大
小學云云禮記王制正義亦引以爲書傳略說則與
周傳兩篇分見審矣喬樅謹案漢書賈誼言成王幼
在繈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
保保其身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故太子迺生而
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周公抗
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使成王知父子君
臣長幼之義所以善成王也故伏生於周傳載世子
入學之期詳言古帝王立小學大學之制其傳當附
見於梓材或周官篇蓋梓材篇誥康叔而并戒成王

多言父子繼業之事正所謂欲使成王知父子君臣
之義也鄭志載趙商問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
保茲惟三公語皆所以前後左右輔相成王者也盧
氏文弨以此節列於大傳揜誥後非是孔廣林云案
百篇無揜誥揜卽奄也揜誥疑卽書序之成王政喬
樅謂以揜誥爲成王政其說近是據何書序釋文引
馬融本政字作征是成王政一篇案書序乃言伐淮
夷踐奄事與此立學之制無涉則此節不得入之成
王政傳中矣今故附於梓材篇後

周書十八

召誥第七十八

今文尚書十七

維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維太保先周公相宅

尚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雒邑使反命曰乙未王朝步自周至於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注太保召公先周公視雒邑也

說文壬部曰望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故其字从月从臣从壬朝廷也

劉熙釋名釋天曰望月滿之名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

日在東月在西遥相望也

越若來三月維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雒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史記周本紀武王曰日夜焦勞來我西土我惟顯服及德方明自雒內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成王在豐使召公復卜申視卒營葬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雒誥

魯世家曰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集解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卽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元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卽行出廟入廟不以寔爲文恭也○索隱曰豐文王所作邑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王廟是也

案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周禮大司徒疏引鄭召誥注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鄭以營雒爲居攝五年是本伏生爲說史記魯世家作七年與伏生大傳不同蓋所傳聞異詞也

劉歆三統厤以召誥雒誥爲一年內事雒誥是七年致政時事故亦以召誥爲七年也

漢書律歷志三統厤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維二月既望粵六

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朏
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反政故雒誥篇曰戊辰王在
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孟康曰朏月出也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
案段玉裁云古文月采篇十字乃漢魏人注語王伯
厚引尚書正義月采當作月令是也師古時誤爲正
文而師古肊爲月采之說殆未可信馬融注論語引
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此周書七十一篇中月令也
今缺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三日粵朏此亦周書月
令文隨唐時尚存矣王伯厚鄭玄志攷說漢世諸儒

所引異字維丙午鼂未檢出何書此蓋惟丙午朏之
異文今文尚書也惟作維朏作鼂朏從月出鼂與出
雙聲方言鼂作也廣雅鼂出也疑漢書本作丙午鼂
孟康注有古文鼂爲朏之語而或刪改之
說文月部曰朏月未盛之明从月出周書曰丙午朏
案李善文選注引說文云朏月未成光也與徐本說
文異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雒汭越五日甲寅位
成
周禮天官序注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於雒卜

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
於雒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案鄭君此注引誥據今文尚書也何以明之周官曰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鄭司農釋正位爲正君臣之位
鄭君据召誥營雒及攻位位成事以破其說所引必
博士肄習之本使人易曉也段玉裁云周禮注兩引
尚書雒字固古文尚書故皆作雒之大驗也或曰安
知非後人改洛爲雒耶答之曰後人以其所知改所
不知改雒爲洛者多改洛爲雒者希有凡經傳中雒
字皆魏以前之舊也段說甚確喬樅謂據史記引尚

百里鄂謂郭也九里之城必無七百里之郭當云七
十里也江聲說亦然
說苑貴德篇曰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
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
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
在其北大河在其前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
德不在險
新序善謀篇曰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雒
邑以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
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

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
後漢書野王二老傳曰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
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
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
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成周之隆迺即中洛
若翌日乙卯周公朝至於雒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
巳用牲于郊牛二
漢書郊祀志匡衡等奏曰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
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
饗焉周文武郊於豐部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

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王商師丹翟方進等議曰兆
於南郊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
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
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
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案此今文尚書之說也據此知用牲是告徙新邑定
郊位遵周書作雒解曰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
配以后稷即其事也攷鄭康成亦有南北郊天地分
祭之說匡衡師丹王商翟方進等皆天地並舉作雒
解但言祀上帝蓋舉祀天以該祭地也
續漢書禮儀志注引白虎通云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
尚書曰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
丁也皆可接事昊天之日
越翌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
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
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
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
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
一又曰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

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不謂之土何
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也爲社立祀始謂
之稷何語不自變有內外或曰主稷不以稷爲社故不
變其名事自可知也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
人望見而敬之又所以表功也尚書曰太社惟松東社
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王者自親祭社稷
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
故自祭也其壇大如何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
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焉東方
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

封東方諸侯青土茅以白茅謹敬潔清也
案作雒解曰乃見太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
西白土北騂土中央覆以黃土正說此經立社之事
也經言告社不言告稷者省文也舉社以該稷也僞
孔傳以爲社稷其牢繆矣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
皆者謂祭社與稷皆用太牢何得以爲其牢乎孝經
說曰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勾龍后稷配食者僞孔傳
以勾龍卽社亦非也王者立社稷以祈福報功勾龍
后稷皆人鬼配食於社稷之神者勾龍爲后土有平
水土之功故以配社而配之棄爲后稷有育民人之

功故以配稷而祀之也
祭邑獨斷曰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土
地廣博不可偏覆故封社稷露之者必受霜露以達天
之稷何語不自變有內外或曰主稷不以稷爲社故不
變其名事自可知也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
人望見而敬之又所以表功也尚書曰太社惟松東社
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王者自親祭社稷
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
故自祭也其壇大如何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
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焉東方
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
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
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
行戮二主明皆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
於齊車又當言用命賞於天不受命戮於地非其謂也
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建造宮室無不立
社是奉言所立不可弃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且易勾
龍爲其社傳有明文今欲易神之相令祀附食宜明其
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
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爲
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

昭告之文皆於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冕其名耦文於天以廢言之不可謂安矣士者人所依以國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守祀居則事之以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爲不當言於社言用命賞於天乎帝王南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神以爲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後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伴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若五卿之於冢宰此坐之上

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禮記爲禮之傳按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

三國志孫權傳注引虞溥江表傳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事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卽作雒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土中故也今處吳土而郊於酆鎬非土中未爲天子立郊於酆見何經典復書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酆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

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乃御事

後漢書宋意傳曰昔周公懷聖人之法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旣以賜幣乃復入錫周公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乃御事

又何敞傳敞奏記由曰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元圭周公束帛

詩大雅思齊箋書曰越乃御事

案僞孔傳本尙書越下有自字據鄭詩箋引無之是今文尙書經但作越乃御事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

召公見眾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教天下故以諸侯出取幣使戒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鄭君此注是用今文家說攷何休公羊傳注云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會得郊天故錫以白何休亦用今文家說故以白璋與寶玉大弓爲成王特賜周公與鄭君同也

於戲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於戲害其奈何弗敬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嗚呼今據論衡率性篇引下文於戲若生子則知今文尙書此篇嗚呼字皆作於戲也段玉裁曰奈何字本借用孚奈字俗製奈字而廑石經用之不可從也集韵十四太曰奈果也一曰那也絕無奈字姚氏姬傳以奈何二字連見於左傳一則河魚腹疾奈何一則蘧啓疆曰不然奈何皆楚人語也周初雒誥乃有此二字恐是如何若何之誤玉裁謂如若奈一聲之轉語稍有輕重耳不必疑周初無此二字也喬樅案那卽奈何之合音疾言之則爲那緩言之則爲奈何據漢隸字原北海相景君碑故民吳仲山碑童子逢盛碑已皆作奈則奈字出今文

尙書可知矣害其隸古定本作曷其以大誥例之皆當作害爲正又攷逸周書祭公解公曰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尅之咸茂厥功卽本此召誥之文

天既遐終大國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提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於戲天亦哀於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案王鳴盛曰僞孔傳以遐訓遠攷說文無遐字毛詩泉水傳訓瑕爲遠則古字借也遐亦釋詁文鰥尙

書正義本作瘝引鄭王注皆以瘝爲病段玉裁曰瘝字最俗蓋本作鰥爾雅鰥病也郭注引書曰智藏鰥在邢疏曰智藏鰥在者周書召誥文似邢氏所據注尙未作瘝也今本爾雅注作瘝釋文鰥字下云古頑反注瘝同攷說文玉篇廣韻唐之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錄瘝字恐釋文只是注同二字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耆老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漢書孔光傳元后詔曰俊乂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

以闕焉書曰無遺耆老○師古曰周書雒誥之辭也言不遺老成之人也

案僞孔傳本耆老作壽耆雖字異而義同今據漢書元后詔則今文尙書實作耆老也

於戲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於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命句畏於民嚴

說文言部誠和也从言咸聲周書曰丕能誠于小民

案說文一本丕字作不丕不古字通用

說文石部嚴礛也从石品周書曰畏於民嚴讀與巖同

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於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漢書婁敬傳曰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

說苑至公篇南宮邊子對曾穆公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

案呂氏春秋長利篇南宮括對魯繆公曰成王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然則說苑所稱南宮括歟

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然則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愼損於善

宮邊子之言殆卽呂覽所載之南宮括

白虎通京師篇曰尙書王者必卽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愼損於善

惡尙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
論衡難歲篇曰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雒則土之中也
案鄭康成云禹弼成五服天下方萬里夏殷地減湯制天下方五千里周初定天下猶因殷地以九州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制禮復禹之舊作召誥時猶未制禮則論衡之說與鄭君合也
漢書翼奉傳奉對曰昔成王徙雒盤庚遷殷
班固東都賦曰卽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

王先服殷御事比遂於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後漢書崔駰傳駰獻書戒竇憲曰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愼哉
案僞孔傳本比介於我有周御事曰本山井鼎云足利古本介作遂段玉裁曰按孔傳凡介皆訓大不應此獨訓近疑本作遂而譌介字之誤也遂古文邇見

義雲章汗簡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於臧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王其惟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論衡率性篇人性有善惡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惡則保護禁防令漸於善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臧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意於惡終以惡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青赤也青赤一成眞色無異

者大戴禮保傅篇盧辯注云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案此今文尙書說也經言初生而書說以爲十五子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尙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謂諸子子入學之期又曰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經戒成晚成者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經戒成王言自貽哲命謂其當以賢智自救厲以祈天永命故說書家以十五之子爲言也隸古定本尙書云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與

論衡所引今文異段玉裁曰初服厥命下少十四字
論衡蓋節引之喬樅謂論衡引召誥作今王初服厥
命此蓋檃括今王嗣受厥命至王乃初服二十字古
人引經多有此檃括之詞烏呼作於戲與蔡邕石經
合王鳴盛曰說文無貽字召誥貽當作詒爲正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乃亦有哀用乂民若有功其
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
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
小民受天永命
潛夫論正列篇曰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

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厥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
命
案經言上下勤恤即務求治國安民之道民安乃命
永王符之言亦述今文尚書說也
三國吳志張溫傳溫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
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
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用幣用
共王能祈天永命
案尚書釋文云讎亦子或作酬僞孔傳訓讎爲匹江聲

周書十九

雒誥第七十九

今文尚書十八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韓詩外傳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抱成王朝諸侯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事之

漢書王莽傳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昔成湯既歿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歿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屏猶擁也

又王莽傳元始五年十二月羣臣奏太后曰周公居攝則居天子之位成王加元服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君也

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辟君也

後漢書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遣使復子明辟之義○李賢注曰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拜手稽首

案白虎通此條殘闕段玉裁曰名當作各當云殷所以先稽首後拜手周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其文質也蓋殷之禮拜先稽首後拜手其喪拜則拜手

而後稽顙周之禮拜先拜手後稽首其喪拜則稽顙
而後拜手故云各順其文質也
三國魏志注引魏王不令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
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
淮南氾論訓曰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
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
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
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
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

懾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而委
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
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
案韓詩外傳七載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云云與
此大同蓋皆本伏生尚書說也
淮南要略曰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
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
業持天子之政以殷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
臣下之爲上也擯笏而朝以宵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
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
明辟
案文選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注引弗作不段玉
裁曰下文不敢不敬天之休予不敢宿皆作不似此
亦作不敢爲長
史記劉敬傳敬說曰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趨營
成周雒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
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
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

予惟乙卯朝至於雒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
水西惟雒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
尚書大傳雒誥傳曰古者處師入家而爲鄰三鄰而爲
朋三朋而爲里三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
州十有二師焉○注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
之數也
案此蓋大傳釋雒師二字而引古制以明之也玉海
地理戶口引大傳曰家不盈三口者不朋曲命士以
上不朋注曰或云黃帝法也
漢書地理志曰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於土中諸侯蕃
屏四方故立京師○又曰河南郡河南故郟鄏地周武

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之以爲都是爲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會合諸侯於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

案詩王風正義引鄭雒誥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雒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雒陽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其說與地理志合皆今文尚書說也漢書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長相覆爲千里韋昭曰通在二封之地其千里也臣瓚曰西周方八百里八六十四爲

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按西周卽鎬京也東周卽雒邑也詩秦譜云橫有西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又鄭志答趙商云東周之畿方六百里是鄭以西都爲八百里東都爲六百里與瓚說同尚書正義又引顧彪約鄭說云先卜河朔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王鳴盛江聲均以爲如鄭所說則經云我乃卜者謂周公視召公之卜兆非周公更卜故以爲觀召公所卜之處惟河朔黎水與瀍水東兩處是周公所卜耳書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營則召誥

又案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予乃卜洛水之東北郟鄏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云有天固也

伻來以圖及獻卜

漢書劉向傳書曰伻來以圖○孟康曰伻使也使人以

圖示成王明曰說不了指圖乃了也○師古曰周書雒誥之辭

案伻字說文所無惟手部云抨撝也爾雅釋詁俾拼抨使也釋文抨字又作伻疑尚書伻來當作抨字段玉裁曰羣經音辨卷二曰平使也補耕音耕二切書平來以圖按此賈氏據未改尚書釋文採入者也今本尚書釋文作伻恐非陸氏之舊且不載補耕一切與爾雅拼抨音義不符集韻十三耕拼抨伻迸平耕六字同云古作平莘攷典平秩馬作莘云使也是丁度所本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白虎通京師篇曰聖人承天而制作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後漢書黃琬傳曰昔周公營洛邑以甯姬

公既定宅辨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王應麟藝文志攷曰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曰辨來來示予卜休恒吉

案隸古定本作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少一修字多一辨異平多通用尚書之平即爾雅之拼抨也伻字後出為俗段說是也堯典平秩鄭注周禮引皆作辨秩尚書作辯此其明驗已又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伻來者使二人也據此是卜營雒邑為一事卜營成周為一事故周公召公各使一人以兩卜皆吉示王也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謝承書陳宣曰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為萬世基

周公曰王肇修稱殷禮祀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白虎通禮樂篇曰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王者始起用何正民以為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必復更制者示不襲也

案隸古定本作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少一修字多一於字此今文古文之本不同也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須行周禮須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

且用殷禮也與白虎通詔同皆用今文尚書說也伏
生大傳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此篇
末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漢書律厤志引其文以爲
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致政在是年歲終則卽
政在明年歲首矣此時成王猶未卽政故仍用殷禮
也

風俗通山澤篇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
伯或子或男大小爲差書曰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
秩之無有文也

案何休公羊傳注鄭康成禮記王制注皆言春秋變

周之文從殷之質是殷尚質周尚文也此經言咸秩
無文咸秩謂徧次其尊卑無文謂禮儀從簡質則其
仍用殷禮明矣

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不
視功載乃汝其悉自學功

尚書大傳曰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
曰當其效功也於卜雒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
祀易稷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
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
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
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

案此經上言記功宗視功載且召誥言周公用書命
庶殷侯甸男邦伯庶殷丕作則使天下諸侯莫不盡
其志而效其功正此時之情事也伏生所引書傳乃
未焚書以前舊傳蓋皆七十子之徒緒言大義遞所
師承者也曰記僞孔傳本作曰記釋文云曰音越一
音人實反按人實反乃日字之音此古讀也今從之
江聲曰今王卽命曰者謂今王卽命於周之日記功
宗者謂記諸有功而尊異之僞孔改爲卽命曰則教
王誰命乎其誼非是學功僞孔本作教功亦非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愼其往毋若火始庸庸厥攸灼紋弗
其絕

後漢書爰延傳延上封事桓帝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
以咨政德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
李賢注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愼其
往

案李注引尚書較今本其往上多一愼字足利本古
本同疑今本尚書傳寫脫之爰延稱其朋其朋而申
釋之曰言愼所與也疑今文尚書作愼其往故延以
愼所與爲言也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成帝曰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三王然後防之亦無及矣○師古曰庸庸微小貌也言大始微小不早撲滅之則至熾盛矣

案梅福所引振今文尚書也隸古定本作無若火始

燄燄庸者燄之假借字說文炎部云燄火行微燄燄然也庸庸猶燄燄亦猶熒熒太公六韜云熒熒不救炎炎奈河正此意也尚書釋文云敘絕句馬讀敘字屬下今案馬讀是也僞孔傳讀敘字句絕誤矣

三國魏志何曼奏曰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

又蔣濟傳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愼於其朋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俘鄉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女永有辭公曰已女惟沖子惟終女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孟子告子篇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爲其不成享也○趙岐注曰尚書雒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

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以絜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爲神所享也

案趙岐所[illegible]今文尚書說也書正義引鄭注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雖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訓詁與趙岐同谷永說上引此經則王祭祀爲言蓋斷章取義言各有當也古人謂獻于上者曰享謂獻于神者亦曰享皆取其絜誠以獻之意也江聲據孟子稱書曰不享無惟字疑今本尚書惟是衍文喬樅謂此恐不然攷漢書郊

祀志谷引永經亦作惟曰不享與今本尚書同則惟非衍文也

鹽鐵論散不足篇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禦於前

乃惟孺子放朕不暇聽朕教女于棐民彝汝乃是弗蘷

說文支部曰攽分也从支分聲周書曰乃惟孺子攽

案攽僞孔傳本作頒謂女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今據說文所引則是讀乃惟孺子攽爲句也正義引鄭注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鄭之訓

詣與說文同尚書釋文引馬融云須猶也其義未詳
疑猶下脫去分字當云須猶分也江聲讀乃惟孺子
攸為句朕不暇聽為句言政事繁多孺子分其任我
有所不暇聽江說是也
玉篇苜部釐下曰周書曰汝乃是弗釐
案釐字不見於說文尚書釋文曰釐徐莫剛反又武
剛反馬云勉也正義曰釐鄭王皆以為勉錢大昕曰
釋故云孟勉也爾雅所以訓釋六經必六經有是字
而後爾雅有是釋等六經中孟之訓勉他未有見孟
之古音近芒雒誥釐字本是孟字故馬鄭王皆訓勉

段玉裁曰孟古音如芒則實然加孟諸孟津孟卯皆
可證謂徐邈釐讀莫剛反與孟同音則不然釐字從
侵從釐省聲與夢字瞢省聲同古音在蒸登部不皆
陽唐部是以釐莫朋反見於五經文字艸部集韻十
七登皆本釋文釋文古本定當作徐莫朋反又武剛
反如今本則莫剛武剛音無分別矣段說甚審釐字
雖說文所無然釋文不言馬鄭王本字異江聲竟據
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雒誥也故其書曰揚文
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
子曰吾於雒誥見周公之德光明於上下勤施四方旁
錢說而改作孟非也
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女往
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案偽孔傳釋農為農人謂明農為明教農人以義段
玉裁曰據廣雅農字訓勉疑是尚書茲予其明農哉
之訓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之
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居師愔宗將禮稱秩元
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
衛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尚書大傳周傳曰庸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
衣服中制儀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搏幷者為文

爨竈者有容栜杙者有數太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
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
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
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
情愀然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
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屏而歌憤於其
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
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雒誥也故其書曰揚文
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
子曰吾於雒誥見周公之德光明於上下勤施四方旁

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注辟法也揜弁或爲振非當言揜帚杙者繫牲者也模繩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楶文章之範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幾爲九十三國此周所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玉音金聲言宏殺之調也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倣讀曰播播然變動貌子成王也執鼎俎刀匕卑賤者尚然而況尊貴者乎聖言太祖

案韋昭魯語注云周公初時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

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從更祖文王而宗武王韋昭所述亦本今文家尚書說故與大傳合據大傳言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引此經揚文武之德烈爲證是揚文武之德烈者即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周公此時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故成王稱公德以贊美之言公保乎沖子安受其成乎沖子惟夙夜毖愼其祭祀而已先大夫尚書大傳定本云鄭注攷讀曰播播當爲幡字之誤又王伯申經義述聞云嗟子猶嗟咨汪稺子爲成王非其義也

又案隸古定本尚書作文武烈無之德二字對作答和恒下無萬邦二字與今文尚書不同攷逸周書祭公解穆公命祭公之解亦有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即本此雒誥文則今文尚書作揚文武之德烈於文誼爲長又大傳引此經以旁作穆穆爲句漢獻帝禪魏王詔引作御衡不迷爲句與大傳合知是漢時經師舊讀如此僞孔傳乃以旁作穆穆御衡爲句不迷文武勤教爲句失其誼矣

後漢書張衡傳衡應間曰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

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與少府歐陽地餘等議曰立廟京師之居昭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

案尚書有歐陽之學世世相傳地餘者歐陽生曾孫高之孫也見漢書儒林傳地餘此議眞歐陽尚書經說矣

又王莽傳曰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功成事就則加賞祭祀而已先大夫尚書大傳定本云鄭注攷讀曰播播當爲幡字之誤又王伯申經義述聞云嗟子猶嗟咨汪稺子爲成王非其義也

又案隸古定本尚書作文武烈無之德二字對作答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蓋諸侯千八百矣

案周公治定制禮追祖文王而宗武王而王莽傳仍言宗文王者蓋公雖已制禮於時未用俟成王即政而後始行之觀此經下文王曰四方迭亂未定於宗禮謂四方雖進於治而尚未定宗祀之禮也篇末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乃是改殷禮而行周禮周尚赤故用騂牛此與召誥用牲於郊牛二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牛不言騂者文異然則祖文王而宗武王在成王即政後舉行此禮益

明矣

又王莽傳曰惟公功德光於天下

鹽鐵論崇禮篇曰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

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東觀書詔曰經言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尚書大傳略說曰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之事

案孟子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今據大傳說則是三王之道即天地人三統四事即春秋冬夏之事所謂七政者是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勗作策命魏公曰今君稱丕顯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宏烈

楊雄劇秦美新曰旁作穆穆

案子雲引用雒誥語與尚書大傳合是用今文尚書也

魏志文帝紀裴注延康元年詔曰今王繼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

案尚書釋文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段玉裁曰此迓字本作御僞孔傳訓迎則讀爲訝故陸云五嫁反馬鄭王皆訓八枋馭羣臣之馭讀如字故陸云魚據反也衛包依孔訓改字作迓而釋文故作御至開寶中又改釋文大書作迓以合衛包本而小字仍之殊不思今音迓可五嫁而不可魚據今本釋文大書與小字橫決不貫正如洪範曰霽可云徐亡鉤反今本作曰蒙則不得云徐亡鉤反也集韻九御曰迓牛據切迎也書迓衡鄭康成讀此條最誤鄭注尚書作御不作迓且鄭不訓迎且鄭不為反語此依開寶

新定尚書音義而踳誤至此喬樅謂段說是也觀孟
紀裴注引延康詔作御衡不迷則知今文古文竝是
作御字也
鹽鐵論未通篇曰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
四表
大戴禮公符篇迎日東郊辭曰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
方旁作穆穆
案據大戴禮則知此三句古有是語而成王以之贊
美周公謂公德如日月之照臨也又書傳略說載迎
日之辭文與大戴禮同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於
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說文支部曰敉撫也从支米聲讀若彌周書曰亦未克
敉公功○又曰侏或敉字从人
案周官小祝疏引鄭注云敉安也玉篇支部云敉安
也撫也兼許鄭二誼
漢書杜欽傳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
不忘王室也
後漢書曹褒傳褒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
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
禫祥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
中候摘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郎
攝七年鸑鳳見翼莢生青龍銜甲元龜背書
案中候所紀是言周公功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之
事也與此成王賛美周公之德語意正同
尚書大傳略說曰帝命周公踐祚朱草暢生
又曰周公輔幼主不矜功則翼莢生○注曰矜夸也
又曰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德下究地之厚則朱草
生
案開元占經引大傳略說作德光地厚則朱草生伏

生大傳所載與中候合皆言功德明光於上下之事
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四輔既備成王廢有過
舉○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凝後丞也周書雒誥
稱成王曰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案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
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尚書大傳釋皐陶謨欽四鄰云
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
疑可志而不志責丞可正而不正責輔可揚而不揚

責弼然則四鄰卽四輔也大戴禮保傅篇云明堂之位篤仁而好學多聞四輔道愼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此則言成王之四輔也

後漢書桓郁傳曰和帝卽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上疏皇太后曰昔成王幼少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明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我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普刑四方其世享

漢書元后傳王鳳乞骸骨上報鳳曰書不云乎公無困我○師古曰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違去而令我困

又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無困我

劉昭祭祀志注東觀書曰章帝賜東平憲王蒼書曰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

案此所引皆用今文尚書也章帝從桓郁受尚書見後漢書桓郁傳是章帝所習乃歐陽尚書也放逸周書祭公解王曰公無困我哉我下有哉字今古文尚書作公無困哉段玉裁曰哉疑是我字之譌若無我字語意不完古我哉二字相似易譌如說文洩字誤爲泄是其證也

三國魏志注荀攸勸進表曰周公八子竝爲侯伯白牡騂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

宏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共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所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樞○注云赤帝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謂之文祖周曰明堂

案鄭注堯典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詩維天之命及雒正義引鄭雒誥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得稱文祖也光烈考烈威

也是鄭用今文尚書說矣五德之運唐爲火德故堯
典稱文祖今雒誥亦稱文祖者周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明堂卽文祖名不相襲要其制則相因也下
云乃單文祖德謂明堂爲文祖此言乃文祖與烈考
武王竝稱則是稱文王也文王於成王爲祖以文王
有文德合於火精故卽以文祖稱之又此時功成治
定已致太平周公制祀禮祖文王而宗武王皆以配
上帝故於明堂享之也烈威也亦光也雖詩曰既佑
烈考亦謂武王與此經同莊氏寶琛曰朕當作訓說
文人部云佚古文以爲訓字伻書當是本作佚後改

作朕字耳作雒本武王之意見逸周書故曰宏訓共
也僞孔傳以共釋爲奉則其字本不作恭衞包乃改
之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愼毖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
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
德

詩周頌維天之命箋云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案詩正義引鄭雒誥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
乃謚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大嶂之屬爲用其法

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正義又
申說書之意曰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所成我明子成
王所用六典之法者乃謚是配文祖明堂之人文王
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文王之德制作之事也今案
鄭君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用今文尚書說
則此所云亦依今文家謚可知矣古之帝王皆有明
堂凡大典禮皆舉行於其中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
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是其事已王鳴盛曰周公制
禮六典爲用明堂法度者周禮大宰掌建六典曰治
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盛德篇云明堂天法

也禮度德法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順天法也冢
宰以成道司徒以成德宗伯以成仁司馬以成聖司
寇以成義司空以成禮六官六政以御天地人事據
大傳居攝六年制禮而小雅斯干疏引鄭志答趙商
張逸二條皆謂周公於雒邑建明堂是制禮用明堂
法度也

俾來毖殷乃命甯
詩何彼穠矣正義引鄭康成云周公謂文王爲甯王成
王亦謂武王爲甯王此一名二人兼之
案鄭君以甯爲甯王此亦用今文家尚書說也王鳴

盛曰鄭以甯王爲兼文王武王謂武王始受命故亦推本之僞孔傳及顧彪訓甯爲安非也江聲曰此甯王謂武王也蓋營雒邑遷殷民皆武王之意故言使我來治雒邑愼教殷民者乃受命於武王也喬樅謂江說於誼爲長攷史記周本紀稱武王謂周公曰自雒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是營雒實武王之意周公乃受命於武王而爲之此今文尚書說也逸周書度邑解云王曰嗚乎旦自雒汭延於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我

南望過於三塗北望過於恒嶽不顧瞻過於河究瞻於伊雒無遠天室其曰茲曰度邑與周本紀所載同知古文家當亦以營雒爲武王意而周公承其意繼成之也

尋以矩矱二旦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尋不敢宿則禋於文王武王

鄭康成曰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與六宗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雒邑

案鄭注見尚書正義周禮大宗伯疏玉海郊祀門此亦用今文家說也王嗚盛曰據孝經祭法祭五帝在明堂又據明堂位及斯干詩疏引鄭志雒邑有明堂則此祭告五帝自是在明堂也鄭不言用何禮今推之當用大饗禮知者月令季秋大饗帝彼注云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卜彼注云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彼疏云季秋歲功總畢遍祭五帝配以文武祭報其功若卜牲日總卜而已不每帝卜今六典成告祭亦是報功當用此禮也僞孔傳以此禋爲以太平告文武與下文禋於文武爲一事非也據鄭注則上文明禋爲遍祭五帝於明堂此禋於文王

武王爲祭於文武之廟異地異祭也王說誠然喬樅攷詩頌維天之命敘云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正義云制禮作樂在六年之初故知此詁太平五年之末也所以必告文王者聖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太平制作一代大法文王之不作禮樂者非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太平故不爲耳今於五年之末以太平告之明已欲以六年成就之武王亦不卒而崩當時亦應竝告文武但以周公之作周禮稱爲文王之意故作

詩者三於文王辭不及武王也據箋及疏所言則告
太平乃五年事此告六典成是七年事何得以此年
明禮爲太平潔告文武乎當從鄭注以明禮爲告成
六典禮於文武爲告成雒邑於義始備鄭君歷敘周
公攝政事自元年至七年皆依伏生大傳爲說其義
確不可易也

論衡儒增篇曰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
草

惠篤敘無有遺自疾萬年猷於乃德殷乃引考王仟殷乃
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說文甘部猷飽也从甘从肘

案尚書釋文引馬融云猷饁也馬以猷訓飫此古文
說也許君以猷訓飽當爲今文家說猷字隸變加厂
作厭又或作饜唐石經宋岳本皆作猷與說文合今
從之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
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咸格王入太室裸王
命周公後作册逸告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惟七年

尚書大傳雒誥傳曰祭者察也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
又曰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至也人事至
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爲言在也在其道也○
注曰禮志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
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入
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
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之謂至禮
志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饗思終身不忘是之謂在
其道

又曰夏后氏迎於廟庭殷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戶

尚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
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
王

漢書律曆志曰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已反政故雒
誥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
受命惟七年

又曰成王元年正月已巳朔此命伯禽俾侯於魯之歲
也

案尚書釋文云王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
烝正義云鄭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歲是成
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陸孔皆稱鄭

讀而各不同今攷正義引周頌烈文序及鄭箋以證成王卽位有告祭之禮則上文當云鄭以烝上屬與釋文同祭字當在歲上疑傳寫舛錯耳馬讀與鄭異者馬用古文說鄭則從今文家說也江聲曰據伏生大傳周公居攝七年致政烈文詩序有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之文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此經於烝下卽言祭歲自是歲首朝享之祭於時成王卽政以正月朔旦行朝享之禮徧祭祖廟告嗣位焉既乃以二特牛祭文王武王告立周公後先言祭而後言歲者殊異祭文使別於特牛之

祭且使歲文就下以見告封公後亦是歲朝事烈文詩正義引鄭雒誥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佚讀所册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為後謂封伯禽也聲謂騂者赤色周尚赤故用騂牛酌命諸侯必特假於廟示不敢專也喬樅謂江說是也攷詩烈文正義又云鄭注封周公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位同日事也但二禮必不得同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當先以朔享之禮徧祭羣廟告已嗣位事訖更以禮合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知必非一祭者卽政用朝享之禮又不得不祭文武故

用朝享之禮當各就其廟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詩正義據劉炫劉焯等說疏為本推明鄭說其義特精偽孔書傳說以烝祭與告文武合為一事書疏曲附偽傳反駁鄭注謂告文武不得在歲首朔日其失甚矣

又案經言戊辰烝律厤志載三統厤以為是歲十二月戊辰晦王鳴盛曰此劉歆據召誥三月丙午朏以推而云然今據伏生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則召誥是攝政七年事徙誥是攝政五年事歆以二篇月日為一年內誤矣則其所推安得不誤

偽傳據此而以戊辰為十二月晦誤矣乃遂以戊辰為王到之日但經言王在則王到已非一日經特未見其文耳傳何據而知王以戊辰到耶傳既以戊辰為十二月晦遂謂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攷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首時謂孟月也十二月於周為季冬於夏正為孟各是首時也若明月為夏之仲冬則非首時豈可行烝祭之禮乎

偽傳說非是

公羊文公十三年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也周公王然則周

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
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注云拜謂始
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尚書曰用命賞於祖是也文子
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生以爲國供養周公
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王加曰者成王始授其茅
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
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周公聖人德至重
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嫌之魯恐天下
囘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王所
以一天下之心於王室

案公羊春秋齊學也史記及漢書儒林傳皆言伏生
以尚書教於齊魯之間山東諸大師無不涉尚書以
教則公羊家所言宜其與今文尚書說同矣
三國志孫權傳魏文帝策命權曰叔旦有夾輔之勳太
公有鷹揚之功並啟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
異賢哲也
鄭康成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
崩及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
案鄭君此注亦用今文家說也文王得赤雀者中候
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鄧止於昌戶

再拜稽首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謂受赤雀銜
書之命也武王得白魚是觀兵時事見大誓篇又淮
南齊俗篇亦言周公居攝七年皆本伏生大傳與鄭
合也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
魯以義割恩龍不加後故配天郊祀至三十餘世
又黃瓊傳瓊建議曰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
太平是以大啟土宇開地七百

雒誥

茲予其明農哉

尚書大傳略說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穫俎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注曰所謂里

庶尹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祈樂當爲新穀餘子猶衆子也古者適子恒代父而仕也小節小義正謂始傅文典傅文師受業大節大義謂博習盡識也立春學止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

先大夫曰案門塾之學漢書食貨志白虎通公羊傳宣十年注禮記學記注皆有此說蓋本書傳尚書雒誥正義引書傳此文而釋之曰是教農人以義也以爲予其明農哉之證然則略說亦是申解雒誥此句經文耳喬樅謂班固漢書及白虎通多主夏侯尚書說尚書僞孔傳釋雒誥明農爲明教農人以義此非

梅賾所能憑空臆解必漢儒舊說申釋明農之誼散見於各家所引者如謝李范姜注解之類故得據以爲說孔穎達正義引書大傳此文以爲予其明農之證其誼亦本於先儒舊說耳段玉裁据廣雅農字訓勉疑是尚書茲予其明農之訓亦足以備一解三家尚書解詁閒有不同各守師說無嫌於異撰正不必是此而非彼也

周書二十

多士第八十

今文尚書十九

維三月周公初於新邑維用告商王士

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鄘衛三監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三監畔周公誅之遷邶鄘之民於雒邑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

案正義引鄭注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前召誥雒誥二篇言營成周遷殷民事已具今殷民初遷成周故此安撫之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於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於帝

歐陽尚書說曰秋曰旻天

案尚書釋文引馬融云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孔本作忘江聲曰案正義本乃開元時所改也據書古文訓可知偽孔本亦作忘而其傳乃云信無固治是讀此三月是建寅之月而舉秋時天號者以方言降喪有取於肅殺之誼故稱旻天也江聲曰案詩大小雅凡三言旻天疾威是傳旻天者恒有取於威罰之誼於商無正則云降喪饑饉召旻則云天篤降喪二詩傳旻天亦皆言降喪故馬云然明傳訓天號各有指趣也喬樅謂江說是也此經下文言我周佑助天命奉天之明威致王者之罰以敕正殷命以終於上帝之事是傳旻天者有取於威罰之誼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翼殷命維天不畀純我下民秉爲維天明畏

案僞孔傳本作敢弋殷命云弋取也釋文曰弋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正義曰鄭元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女殷之王命民玉裁曰弋翼古音同在第一部訓取者讀翼爲弋也孔本作弋者因馬王之說而改經字也喬樅謂今文尚書無可攷然馬鄭皆參用今文者而皆無異訓則今文從同可知矣

又案凡罔怙亂正義本作固亂薛季宣書古文訓固作忘江聲曰案正義本乃開元時所改也據書古文訓可知僞孔本亦作忘而其傳乃云信無固治是讀

忘爲固矣正義本遂改作固字非也郭忠恕汗簡心部有忘字釋爲固云見尚書蓋忠恕惑於僞孔傳故誤仅忘爲古固字耳忘从古下心怙從心旁古實一字也依說文當作怙左氏僖十五年及宣十二年皆有毋怙亂之語怙亂猶怙惡不悛也喬樅謂今文尚書無可放然僞孔本實不足據王氏鳳階亦據春秋傳毋怙亂之文謂此經固當作怙今從之

案引佚謂引進逸佚之賢言天欲人君任賢也觀下文云命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是言湯能則天任賢爲天所命之事伏生大傳言諸侯貢士於天子有一適再適三適不貢士者有一不適再不適三不適之文是不適謂不進賢也佚則引佚之則也則猶法也

據王充論衡言堯尚有憂舜安能無事堯舜之有憂即孟子所謂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聖人之憂民如此也充又言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兩引此經上帝引佚皆言人君當則天用賢則有夏不適佚則謂夏桀弗克則天用賢致治故天降之罰革易夏命是解此經不適佚則當據伏生大傳爲說於誰始合也

說苑敬愼篇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修禹之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尊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天子絀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小絀以爵再絀小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

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湎於樂沉酗於酒此忘其身
者也
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維天不建保乂有殷
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於
天矧曰其有能念於先王勤家誕淫厥佚罔顧於天顯民
祇維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維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
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於罰
史記魯世家多士稱曰自湯至於帝乙無不率祀明德
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
之從也其民皆可誅○集解馬融曰紂大淫樂其佚無

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
案詩文王篇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毛傳云帝乙
以上也鄭箋云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能
配天而行故不亡也與此經義同又經言四方小大
邦喪史記亦言其民皆可誅攻逸周書世俘解云武
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是皆從紂爲淫佚
者故武王征之也又案徐廣史記音義曰之從也一
作敬之也今據裴駰集解引馬注云云則作敬之也
義亦可通敬卽經祇字之訓詁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維我周王不靈承帝事有命曰劓殷

告敕於帝維我事不貳適維爾王家我適予其曰維爾洪
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予殷大戾肆不正
曰虎通京師篇曰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
眷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
於雒陽成文武之制作汋樂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
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惟命是德慶
案此經云自乃邑下文云敢求爾於天邑商是殷後
稱邑之明證王鳴盛曰孟子引書臣附於大邑周康
誥作新大邑於東國雒時未制禮用先代禮故仍舊
稱也此篇首新邑洛下文朕作大邑於茲雒對商士

誼未足當云朕不敢有後命乃與篇末之文相應也
段玉裁曰漢石經作惟天命元文無遠字此今文尚
書然也王氏鳳喈以爲无字誤元脫遠字其說非也
漢石經無不作无唐石經初刻後下有誤字後摩去
字形尚隱然可見蓋依孔傳增誤字耳
後漢書楊終傳終上疏曰安土重居謂之寀厥昔殷人
近遷洛邑且猶怨望
維爾知維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
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於天
邑商予維率夷憐爾非予罪時維天命

論衡雷虛篇曰人君於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
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
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維率夷憐爾
案僞孔本作率肆矜爾與充所用今文尚書異釋文
正義皆不言馬鄭王本異同則僞孔從古文尚書也
率肆訓爲率循故事率夷訓爲率循常典夷與彝同
夷常也常典即故事也字異誼同憐矜古相通用故
論語哀矜勿喜論衡引亦作哀憐也段玉裁曰夷肆
古音同第十五部憐矜古音同第十部矜从令聲讀
如鄰自誤作从今聲而古音亡矣

嘉平石經口口罪時維天命
班固典引曰虎螭其師莫滅天邑〇蔡邕注曰天邑天
子邑也〇李善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
潛夫論述赦篇曰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
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爲讐敵罔不弦賊消義姦宄奪攘
乃革命受祚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
王曰告爾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
致天罰迓爾遐逿比事臣我宗多遜

嘉平石經王曰告爾多下闕
案隸釋所載漢石經尚書殘碑王曰下有告爾二字
今僞孔傳本無之說文邑部云鄀周公所誅鄀國在
魯此據古文尚書故作鄀字括地志云兗州曲阜奄
里即奄國之地今按非也許云在魯者謂在魯國界
內非謂在曲阜也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
奄鄭注云奄在淮夷之北多方注云奄在淮夷旁然
則其地當在魯之東南境矣詩破斧云周公東征四
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蓋霍叔罪輕不數
又不數淮夷故以管蔡商奄爲四國正義云不數淮
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夷四國謂諸夏之國故不數
也江聲曰俗本尚書移爾遐逖移當作迓說文辵部

云遂遷徙也開元時改作移非其誼矣遐遜當作瑕
邊爾雅瑕邊俱訓遠也遜依誼當作愆愆順也見說
文心部或省文作孫開元本改作遜則字別矣此說
言徙女於雒邑遠女故士之惡習比近臣事我宗周
庶幾適於愆順也喬樅謂今文尚書無可攷江說甚
確今從之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維不爾殺予維時命有申今朕作
大邑于茲雒予維四方罔攸賓亦維爾多士攸服奔走臣
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幹止爾克敬天維畀矜
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於爾躬

熹平石經上缺茲雒予維四方邑攸賓亦惟爾下缺
案隸釋所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段玉裁曰按漢
人不以避諱改經字一字石經雖亡而多士篇雒字
兩見可以知伏生經文作雒非以火行忌水之故擅
改經文也賈丕一詔本屬無稽學者勿為所惑也幹
唐石經以下作幹今更正幹从木倝聲若从干則兩
聲無形矣帝尚書釋文云徐本作翰

今爾維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於茲雒爾小子
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誨言爾攸居

熹平石經上缺有年於茲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下缺

多士

尚書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遂郊之門軷禁以譏異服譏異言○注云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城也今大國九里則與天子同春秋傳曰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以此推說小國大都之城方百步中都之城六十步小都之城三十二步三分之一非也然則大國七里

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焉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

又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其椳礎之也密石砥之也稜菱也責大也牆謂之廣大牆正直之牆疏猶衰也杼亦牆也言衰殺其上下不得正直石材柱下礩也石承當柱下而已不外出爲飾也

案禮記王制及明堂位正義引大傳此文並作多士傳蓋伏生因篇首言周公初於新邑雒用告商王士故因載王國及庶邦郊遂城宮之制與天子以至士庶人堂室之度今亦附錄之多士篇後先大夫曰禮記器鄭注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磬之天子加密石焉正義引禮緯含文嘉云大夫達稜謂斲爲四稜以達兩端士首本者士斲之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尚書大傳所言云云本之國語又與禮緯合也然鄭君注大傳以菱訓稜與孔異義案大傳庶人到加到古倒字加當爲茄爾雅荷芙葉其莖茄其本密文選西京賦曰帶倒茄於藻井披芙蓉魏都賦倒植吐被芙蓉紅葩之狎獵景福殿賦曰茄密倒植吐被芙蓉都賦曰綺井列疏以懸帶華蓮垂葩而倒披李善注引薛綜西京賦舊注曰以其莖倒植於藻井其華下向

倒披又引風俗通曰今殿作天井者東井之象也淮南子本經訓木巧之飾菱杼紾抱高誘注菱杼采實紾戾也抱轉也皆壯采相銜貌也案抱當爲靶廣雅靶轉戾也淮南子又曰橑檐榱題雕琢刻鏤喬枝菱阿大谷芰荷五采爭流漫陸離高誘注阿曲屋夫容澤華也芰菱角芰菡也荷夫蕖也據此達菱倒茄爲一類皆宮室之飾殿作天井以象東井菱茄水中之物所以示厭火天子宮殿施於藻井大夫以下惟施於角而已庶人無雩祭之飾也書傳注義亦自可通

周書二十

毋佚第八十一

今文尚書二十

周公曰於戲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嗇厥子乃不知稼嗇之艱難乃佚乃憲既延不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史記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

其家爲人子可不愼乎

案無逸伏生大傳作毋逸論衡引同史記作毋佚蔡邕石經作毋劧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留意亡逸之篇毋無亡古竝通儀禮士昏禮注云古毋作無則知作無者古文尚書也論語夷逸石經作夷佚漢書逸字多作佚是逸佚亦通用字逸佚劧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有不同也書正義引鄭云嗚乎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

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諒也喬樅按此篇言嗚乎者凡七今文尚書皆當作於戲以石經殘碑篇末云於戲嗣王其監於茲知之餘當仿此臣謬正俗所謂古文尚書皆作烏呼今文尚書皆作於戲也段玉裁曰按魯世家云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毋逸蒙上文淫佚而言則逸字之本作佚可知也

論衡儒增篇尚書曰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人之劬嘗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弗弛文武不行一張一弛文武以爲常

案禮記雜記孔子與子貢論喪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注云蜡之祭主先嗇大伏臘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

百日之勞喻人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誼大張弛以弓弩喻人張謂勤勞弛謂逸豫也與論衡說合

熹平石經上缺嗇之艱難乃劧乃憲既延不則侮厥下缺

案僞孔本憲作昏延作誕不作否與今文尚書異王鳴盛曰昏石經作憲憲欣也毛詩板篇毋然憲憲傳云憲憲猶欣欣是也誕石經作延者文也否作不古字通也段玉裁曰按廣雅釋詁三曰娙媱劧遊放也釋言曰劧豫也此正今文尚書舊說曹憲音娙娙與僛同也

喬樅謂慷卽惕字說文心部曰愒放也楊雄方言曰
娃惕游也以劾訓豫於誼亦通詩小雅曰逸豫無期
孟子曰一遊一豫玉篇曰敎怠也佚也訓誼竝同
後漢書明帝紀中元元年詔曰不知稼穡之艱難
周公曰於戲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畏天命自度
治民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史記魯世家曰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
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集解馬
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
案尚書釋文云嚴如字又魚檢反馬作儼今據史記

引作嚴徐鉉中論引同則知作嚴者今文尚書也作
儼者古文尚書也曲禮儼若思鄭注云儼矜莊貌釋
文云儼本亦作嚴是嚴儼古通敬漢石經作寅古文
尚書同寅者賓之消借字說文夕部曰賓敬惕也易
曰夕惕若厲是其義已尚書正義引鄭云恭在貌敬
在心是鄭亦以敬釋寅字之誼也震漢石經作祇攷
从同在古音第一部祇震異部而音轉最近
殷庚篇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石經亦作祇案誓
祇復之魯世家作振復之是震祇振三者通也肆史
記作故此以訓詁字代經文享作饗與石經文同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詔曰夙夜慄慄不敢荒寧
徐鉉中論天壽篇書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
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
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集解鄭元曰兩手搤之
曰拱
按劉向說苑以大戊武丁時俱有桑穀武丁專見伏
生大傳太戊事見史記殷紀又尚書咸乂序正義引
帝王世紀亦以爲太戊事皆與史記合
嚴恭寅畏天命自亮叶民祇懼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蔡邕書石經司馬
彪據歐陽尚書本蔡邕所書據夏侯尚書本三家今
文經皆出於伏生然其先師承口相傳授後乃著之
簡策師讀聞有不同故文字亦不無小異也段玉裁
曰慶與亮音不相涉亮與量音同自量猶自慶也治
叶同在古音第一部祇震異部而音轉最近
鄭康成商頌詩譜曰湯受命伐桀後世有中宗者嚴恭
寅畏天命自慶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詔曰夙夜慄慄不敢荒寧
徐鉉中論天壽篇書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

自庚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案徐幹生於漢末時古文尚書業已盛行學者誦習
務廣涉獵不爲顓家之學故引書多參用今文古文
魏晉以後學者又强所不知妄改僞文是在識古能
分別觀之而已昔在此引作昔在其實此以訓詁字代經文史記往往如此漢人引經有
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
年不言言乃讒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
肆高宗之饗國五十有五年

魯世家曰其在高宗久勞於外爲與小人作其卽位乃
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讒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於小
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集解馬融曰武丁爲
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於外與小人從事
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元曰爲父小乙將師役於外
也梁闇謂廬也讒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
其言久矣

殷本紀曰帝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
言政事決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
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使百官營求之野
得說於傅險中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時殷道既衰武丁
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祖已立其廟

爲高宗
案古文尚書作時舊勞于外史記無時字中論引書
作實舊勞於外則是讀其在中宗句絕以時字屬下
攷爾雅釋詁時實竝訓爲是故徐幹以時字訓是作
實此以訓詁字代經文史記往往如此漢人引經有
此一例也詩商頌譜正義引鄭注云高宗謂武丁也
舊猶久也爰于鼻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
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勞也鄭
君以今文說釋古文之誼故與史記合白虎通耆龜
篇云龜之爲言久也說文云龜舊也是舊與久誼通

爾雅爰粵于也詩定之方中云作于楚宮作于楚室
劉淵林引于字皆作爲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註于
猶爲也聘禮記賄在聘于賄注于讀曰爲是其明證
也鼻與亦爾雅釋詁文也古文尚書乃有作乃或三
年不言下多其惟不言四字讒作雍容作嘉至於小
大無怨無下多時或二字與史記所引今文不同史
記據歐陽本然也蔡邕石經有時或二字見隸釋尚
書殘碑石經蓋據夏侯尚書本
乃或諒闇
商頌詩譜曰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卽

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

中論天壽篇其在高宗實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國至於大小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案中論載此篇文閻作陰讙作雍密作嘉疑皆後人所改何以明之中論引祖甲節能保惠庶民惠下無辜字不倦鰥寡倦上無敢字皆與史記文同與僞孔本文異知其所載是今文尚書也中論宋以前其書未顯至宋曾鞏編校書籍而上之中有闕篇已非全

書時僞孔傳盛行故傳寫者疑其字異依僞孔本改之耳詩譜引尚書亦與中論相同攷正義引鄭尚書注釋諒闇爲梁閻謂倚廬也用伏生今文說則詩譜所引必是今文尚書且三年不言之下無其惟不言四字與史記合與中論亦合尤可爲引用今文之證

疑讙作雍密作嘉亦皆係後人所改有或古書通用今文或多作有如下文罔或克壽論衡引作罔有克壽亦其證也

漢書王吉傳吉戒昌邑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亮陰則古文尚書也所引傳與大傳異則古文家說也論語作諒陰集解引孔安國註與禎正合今僞孔傳乃襲用古文家說禮記作諒闇鄭注以爲凶廬從

大傳義也喬樅謹案禮記喪服四制篇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而高之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鶻之鶻謂廬也詩商頌譜正義引鄭毋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是鄭注尙書及禮記皆用今文家說所云諒闇轉作梁闇者諒闇當轉讀作梁闇也鄭注尙書雖

祖孔學而參用伏誼故解諒闇不襲安國舊說知鄭學之宏通非諸儒所及矣史記載尙書諒作亮諒亮古通皆梁之同音假借字也

淮南泰族訓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昢吟者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後動化天下者也

乃或諒陰

白虎通爵篇尙書曰高宗諒陰三年論語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卽位踐祚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

漢書五行志曰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又曰武丁諒於思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烏之妖致百年之壽○師古曰諒讀曰諒一說諒陰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

案白虎通論衡引書並作諒陰漢書五行志引書又作涼陰此用三家今文之異字也段玉裁曰諒涼梁亮古四字同音不分平仄也陰闇古二字同音在侵韵不分侵覃也大傳釋梁闇爲居廬鄭注闇讀鶉鶻之鶻謂廬也其注禮記尙書皆用大傳說上字讀爲

梁讀爲者易其字也下字讀如鵠讀如者釋其音也
大雅涼彼武王韓詩作諒曰虎通釋禪於梁甫之義
云梁信也然則同聲通用之法可見矣
其惟不言言乃讙
禮記坊記子曰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
高宗武丁也名篇在尚書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
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
檀弓篇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鄭注
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臣民望其言久矣
案緑古定本尚書作言乃雍正義引鄭注云其不言

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據書疏所引則鄭所
傳古文尚書本亦作言乃雍矣其注禮記言乃讙於
坊記則云讙當作歡於檀弓則直釋讙爲喜說與尚
書注誼異者蓋三家今文尚書皆作讙字禮記傳自
夏侯始昌戴氏亦皆今學與尚書同一師承多與今
文尚書合故鄭君注禮記亦用今文家尚書說就讙
字解之與史記所稱尚書同義和史記集解所引
鄭注讙喜悅也云云卽采鄭注檀弓之語非尚書無
逸篇注也鄭君於尚書兼通古文今文其注伏生大
傳皆用今文尚書訓誼蓋漢儒傳經最重師法爲之

注解者必各從其家段玉裁曰坊記以三年其惟不
言言乃讙係之高宗云據此似非剪截毋佚篇文鄭
注云高宗名篇在尚書然則亦非毋佚語高宗篇當
是殷時佚尚書喬樅謂尚書百篇有高宗之訓序以
爲與高宗肜日皆祖己訓于王所作然則坊記毋高
宗云當卽高宗之訓也僞孔傳本以其惟不言四字
羼入毋佚篇中與伏生大傳史記魯世家白虎通毛
詩譜論衡中論諸書所引尚書俱不合此不可信也
東觀漢紀序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聖之至要也
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愼罰湯文所

務也容靜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至也肅宗兼該四
德以繼祖考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辯章
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
案容靜天下容於小大此檗枯毋佚篇文也靜靖古
相通用段玉裁曰此與史記容靖殷國之文正合是
可證今文尚書作容古文尚書作嘉司馬子長劉珍
等皆用今文尚書原文非以容訓嘉也其辯章字亦
今文尚書之一證容之訓安此劉止旅乃容毛
傳云容安也說文宓字訓安以宓爲容假借之法也

熹平石經上缺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據此是三家經文
亦作無時或怨與古文同矣然則史記魯世家敖子
長約舉其詞故文從省未可知也史記載高宗之饗
國五十五年裴駰云尚書作五十九年至蔡邕所書
石經又作百年攷漢書五行志有云高宗致百年之
壽劉向杜欽兩傳亦復有此言論衡異虛及氣壽無
形諸篇亦然皆與蔡邕石經合蓋歐陽大小夏侯三
家今文亦各有不同蓋所傳聞異詞也史記是據歐
陽本漢書則據夏侯本蔡邕所書石經疑亦用夏侯

之本
漢書劉向傳向奏曰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
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
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
又杜欽傳欽對曰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
之壽殷道復興
論衡氣壽篇曰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
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
又無形篇曰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
又異虛篇曰高宗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

案此皆用今文尚書也皆以高宗為享國百年與石
經同惟史記作五十五年既與今文不同又與古文
不合疑下五字當作九與古文尚書同子長嘗從孔
臨淮問古文尚書故此條從古文尚書作五十有九
年為享國之數而以百年為壽數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
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饗國三十有三年
魯世家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為小人於外知小人
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
集解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

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
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王肅曰祖甲
湯孫太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
中論天壽篇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
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
國三十有三年
案偽孔傳本保惠下有于字不侮鰥寡不下有敢字
今據中論引書與史記文同皆無于字敢字惟隸古
定本有之疑是偽孔氏所增也
漢書韋元成傳載王舜劉歆議曰於殷太甲為太宗大

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世佚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

案書正義引鄭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其說與馬融合史記集解又引王肅說以祖甲爲湯孫太甲僞從之王鳴盛曰三宗世次歷然不紊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矣禮祖有功宗有德考之史太甲稱太宗而未稱祖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

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有二帝俱稱祖甲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按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矣段玉裁曰漢石經高宗之饗國自時厥後隸釋所載殘碑緊接不隔一字洪氏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次爲次也云計其字者謂以每行若干字計之洪於殘石得奉較每行字數也是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大異考殷本紀太甲稱太宗及中宗及高宗此無可疑者今文此係實勝古文古文祖甲在高宗之後則必以帝甲當之帝甲非賢主雖馬鄭之注亦不得不失之誣矣漢書宣帝紀贊曰侔德殷宗周宣師古曰殷之高宗玉裁按師古誤也殷宗兼太中高言之漢人今文尚書說然也江聲亦云當从今文祖甲在中宗上實爲太甲舊爲小人者舊之言从謂三年於桐也如此解說則四達

而死閻鄉爲集註音疏用馬融說實未允協喬樅謂今文古文兩家各有不同之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蓋亦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辭耳去聖久遠不妨各存其是不必据今文以駁古文之失亦不必据古文以正今文之非也殷本紀有帝甲淫亂殷道復衰語此蓋本之國語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亦推本殷衰之由上溯祖甲如周穆王征犬戎而荒服不王國語亦以周德之衰自穆王始然尚書載穆王命司徒作君牙申誥誡作冏命修刑辟作甫刑不害其爲令王祖甲能以國讓自是賢王周公稱之尚

書錄之蓋亦不以一眚掩大德也古文家馬鄭之說必有所受之至於今文則石經殘碑載於隸釋者章章可攷高宗饗國百年之下直接自時厥後則祖甲之文自在中宗之前確然無疑也若以太甲不稱祖爲疑則如祖乙祖辛祖丁祖庚豈必皆祖有德之稱乎王說未免近泥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

嘉平石經自時厥後下闕

漢書鄭崇傳崇諫哀帝曰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天折蚤沒此皆犯陰陽之害也

後漢書荀爽傳爽對策陳便宜引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

惟湛樂是從

論衡語增篇曰紂爲長夜之飲糟邱酒池沈湎於酒不舍晝夜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或克壽長夜之飲糟邱酒池不舍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困毒而死雖

未死宜羸臞矣

中論天壽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案古文尚書重言生則逸句又自時厥後四字複舉上文今據中論所引知今文不重言生則逸句也自時厥後四字據鄭崇王充荀爽所引皆作時一字此今文尚書然也古或有二字音義並同如不或亂政史記作不有亂政乃或亮陰史記作乃有亮闇皆古文作或今文作有之證後漢書及中論作罔或皆疑是

後人所改論衡虻字作湛此三家之異文字異而誼
仍同不聞中論作不知疑涉上句而誤此經上文云
昔之人無聞知此云不知稼穡艱難不聞小人之勞
苦正與上文相應也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書云或四三年言朱欲之生
害也○師古曰周書亡逸篇失讀曰佚佚與逸同
中論夭壽篇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一
案中論引或三四年以上文或七八年或五六年倒
之則作三四年者是也漢書疑轉寫誤倒之

周公曰於戲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
即康功田功徽柔懿共懷保小人惠於矜寡自朝至於日
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熹平石經上缺功田功徽柔懿共懷保小人惠於矜寡下
缺
尚書大傳略說曰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
常餼
又曰文王施政而物皆德
惠於鰥寡
漢書谷永傳永對災異事曰經曰懷保小人惠於鰥寡
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
班固典引曰懷保鰥寡之惠浹

案隸釋載漢石經毋勃殘碑文與漢書谷永同此皆
今文尚書也矜鰥古相通用僞孔傳本小人作小民
惠于作惠鮮與今文不同段玉裁曰惠鮮恐是惠于
之誤于字與羊略相似又因下文鰥字魚傍誤增之
也僞孔傳以爲加惠鮮乏鰥寡之人非是
韋昭國語注曰書曰文王至于日昃不遑暇食
後漢書明帝紀中元二年詔曰惠於鰥寡
又黃瓊傳曰詩咏成湯之不忘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

厥兆天子爵
尚書大傳毋佚傳曰厥兆天子爵
白虎通爵篇曰書毋逸篇曰厥兆天子爵
案尚書大傳厥兆天子爵系之無佚白虎通亦引書
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段玉裁曰攷之於經漢人以
亡爲無蓋古文尚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尚書駁
異如此如心膚腎腸爲優賢揚劊申勸爲厥亂勤思
曰睿爲思心曰容王啓監厥亂爲民爲王開賢厥率
化民也近盧召弓據白虎通釋爲尚書亡逸篇謂尚
書大傳有此文蓋後人誤據竄入玉裁按盧說近是

如尙書曰大社爲松東社爲相南社爲梓西社爲栗
北社爲槐亦見白虎通北史劉芳傳藝文類聚太平
御覽皆引云尙書逸篇而初學記及郊特牲正義並
作尙書無逸篇正是此類但尙書大傳言書曰者皆
確然可信兆天子爵者卽兆基王迹之謂也謂白虎
通無逸字爲後人竄入則可謂大傳爲據白虎通竄
入則非顧廣圻曰經云厥亦惟我周亦與兆相似故
誤作亦實當爲兆天子爵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
畏言其起天子之爵者惟我周先世太王王季能抑
畏故也

董仲舒傳曰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
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奔走逃亡
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
王順天理物師賢聖是以閎夭大顚散宜生等亦聚於
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
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
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

文王選西京賦曰盤于游畋○李善注尙書曰不敢盤于
游畋

案晏子諫下篇曰昔文王不敢盤遊於田故國易而

民安于遊二字互易今據乎于西京賦盤於游畋卽用令文尙書毋逸語又漢書谷永傳及嘉平石經於下文均作毋逸于遊田則作盤遊者非是又攷國語楚語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

漢書婁敬傳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善累德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鞭去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

案詩文王篇正義引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鄭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爲諸侯受天子命也今攷呂氏春秋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地動已動之後四十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韓詩外傳說亦與此同韓詩外傳是今文家說然則知鄭君此注亦用今文尙書說也

白虎通壽命篇曰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慶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習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忌棄三正天用

戒

後漢書郅惲傳惲上書諫帝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爲憂暴虎馮河未至之戒小臣所竊憂也

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惟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皐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

剿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閟無滔天滔天則司
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
下必災變桀紂天絕人命沙鹿崩於受邑是也
案受邑是言邑之譌
周公曰於戲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劾于遊田維正
之共毋兄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君若時人丕
則有愆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於酒德哉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
遊田維正之共
熹平石經以上缺酒毋劾于遊田維曰其毋兄曰今
日以下缺

案隸釋所載尚書殘碑文雖有闕然與谷永所引經
文正相符合此伏生今尚書原文也古文本作嗣王
則其無滔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共無
皇曰今日耽樂以技谷永所引蔡邕所書今文不同
攷古文苑漢劉炎遺令書汝無逸于上無湎於酒此
襲今文尚書語意也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說漢世諸
儒所引尚書異字以萬民惟正之共此引古文尚書
也兄者況之滔借字詩常棣況也永歎釋文云況或
作兄隸辨毉華嶽碑兄乃盛德洪適云以兄爲況是其
證也惠棟曰秦誓云我皇多有之公羊傳載云而況
乎我多有之亦以皇爲況兄古況字管子書皆以兄
爲況毛詩兄字三見毛傳並云兄滋也段玉裁曰下
文則皇自敬德石經殘碑作則兄曰敬德鄭注皇暇
也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
王蓋據今文以改古文也此皇字鄭亦當訓暇王亦
當作況訓滋益韋昭國語注云況益也韋用今文書
家之訓然則毋兄曰者毋益曰云也尚書大傳曰
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鄭
注皇猶況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
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
又翼奉傳奉上疏曰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
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
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
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
鑒於殷駿命不易錄此言之孰國政者豈可以不怵惕
而戒萬分之一乎
論衡譴告篇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勅成王曰毋

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毋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
後漢書梁冀傳袁著上書曰昔舜禹相戒毋若丹朱周
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
案諸所引無字作毋受字作紂者今文尚書然也段
玉裁曰凡古文尚書受字今文皆作紂古文不言紂
今文不言受師古冀奉傳注云周書亡逸之篇曰周
公曰烏虖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於酒德哉與今本
尚書不合喬樅謂師古毋襲取漢魏人音義舊文以
爲已注此注引書有周公曰烏虖蓋舊注約舉此節
首尾之詞其受字作紂者所引據今文尚書也於戲

作烏虖者三家之本容有不同如漢書翟義傳王莽
仿大誥文皆作烏虖亦其明證也
周公曰於戲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無
或佻張爲幻
爾雅釋訓佻張詿也郭注書曰無或佻張爲幻
案說文言部譸字云詶也从言譸聲讀若酬周書
無或譸張爲幻又寧部寧字云安也相詐惑也从反寧
周書曰無或譸張爲幻許兩引書皆據古文尚書也
爾雅及郭注引書作佻張此今文尚書也郭蓋襲用
樊李舊注之語放尚書釋文云譸馬本作輖放後漢
書皇后紀董皇后詈何后曰汝今輖張怙汝兄楊雄
國三老袁良曰姦宄張李善云輖與侏古字通善即
據馬本尚書讀侏爲輖字詩陳風曰誰侜予美鄭箋
云誰侜張詿欺我所美之人乎是鄭以今文尚書侜
張釋詩之誼然則知作侜作輖皆三家之異文馬本
亦讀從今文輖字也僞孔本無上有民字或下有胥
字攷許氏說文郭璞爾雅注引書竝無民胥二字是
古文今文同段玉裁曰此句無胥字爲是上文三胥
字皆君臣相與之詞此胥字不倫下文人乃或譸張
爲幻亦無胥字蓋因僞孔傳有相字而增之也

此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於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
否則厥口詛咒
熹平石經口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於下缺
案隸釋載尚書殘碑如此僞孔本作此厥不聽人乃
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與今文尚書異王鳴盛曰
古聖字作耶俗儒不識仞爲聽字遂誤作聽汗簡耳
部有耶字郭忠恕釋云聽亦作聖宋史文苑傳言忠
恕嘗定古今尚書蓋忠恕見僞孔書作聽蔡石經作
聖故以兩字兼釋之其實耶字从耳呈省聲即聖之
省文釋爲聽者誤也段玉裁曰聽聖字古音同部而

古文尚書作聽當是襲衛賈馬鄭之本按秦泰山碑
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見廣川書跋躬聽謂事無小
大皆決於上至於衡石量書也兩否則字恐皆丕則
之誤上文丕則有愆康誥篇丕則敏德此處文理蒙
上直下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古然否字祇作
然不
周公曰於戲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
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則兄曰敬德厥愆
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熹平石經則兄曰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下缺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云孔本作皇自黃
伯思東觀餘論引石經作則兄自敬德云兄今作皇
黃與洪所見皆宋初所出石楊非有二本自當作曰
為是古文曰字作㠯與自字省文作㠯相似說文㠯
部云㠯此亦自字也敬尚書正義云鄭注以皇為暇
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是鄭
從古文作皇王從今文作況詩毛傳兄訓滋也今文
尚書訓詁與毛傳合當從石經作況曰於義為長言
小人若有怨詈則滋益曰敬修其德與下文厥愆曰
朕之愆兩曰字文氣相屬也
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
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
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
此厥不耶人乃或佾張為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則信之則
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
是叢于厥身
案聽今文尚書作耶見隸釋此處當亦與上文同
周公曰於戲嗣王監于茲
熹平石經公曰於戲嗣王監於茲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是今文監上無其

字也段玉裁曰此篇言烏呼者七今文尚書皆當作
於戲以石經殘碑篇末於戲嗣王監于茲知之臣謬
正俗所謂古文尚書皆作烏呼今文尚書皆作於戲
也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二十三補遺

周書

毋佚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趙岐孟子章指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爲慢遊之樂不循
洋溢之行是以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也

周書二十二

君奭第八十二

今文尚書二十一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諶我亦不敢知曰其道出于不詳

熹平石經曰道出于不詳釋文云終馬本作崇云

案此文見隸釋所載漢石經尚書殘碑此今文尚書

也僞孔本作其終出于不祥釋文作崇受也受字訓誼不合崇充也汪疏本所采釋文作崇受字訓誼不合當从单行本作充字崇充也爾疋釋詁文馬本作崇石經作道此古文今文之不同也祥者善也誼見釋詁祥詳古通呂刑告爾祥刑後漢書劉愷傳引作詳刑愷從丁鴻受尚書鴻從桓榮受尚書則愷於尚書習歐陽也又鄭君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此皆祥詳古通之驗棐諶僞孔本作棐忱攷漢書王莽傳引此經下文天應棐諶知此若天棐忱今文尚書皆作諶字也

中論智行篇曰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爲之作君奭然後悅

於戲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庸于上帝命弔茲二國殷喪厥命我亦不克共上下遏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旬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弗克經歷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

乃亡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悅也

案此篇書敘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左右相成王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馬融注云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此古文說也今攷漢書言成王幼少周公居攝云云引此經爲證則今文家之說蓋以此篇爲作於居攝之時也何以明之漢書引經引說之後又引禮記明堂位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

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綫亂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攝政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祚也此言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綫亂未除則今文家以君奭之作在周公攝政之時而非在周公復辟之後顯然明矣今文家之言似爲近得其實彼時管蔡流言於國正值危疑之秋故雖以召公賢人猶不能知周公之意此召公不說之有由來也周公惟以繼志述事爲心欲成王業而致太平不敢稍避嫌疑恐隊天命故作此篇以自表白於君奭曰於君奭曰時我

曩時之語言君已謂輔成周道是我之責我亦不敢弗任其責而不永念天威又云予小子旦非克有正亦惟前人光施於我冲子言予小子非敢曰能有改正亦惟道揚前人光施於我冲子而已周公以成王爲冲子自是幼少之時若在復辟之後則成王年逾二十早有成人之道豈得稱爲冲子哉尙書篇次或亦不無錯出故成王政將蒲姑二篇事本在前而編於後未可以君奭編次在維誥多士後而遂以爲作於致政之後也

又案僞孔傳本嗣事作後嗣命不易上增天字應棄二字作難字亡字作其皆與漢書所引今文尙書異江聲曰僞孔以惟人在處下讀漢書引此下文我嗣事子孫云云不聯引惟人在則漢人於在字讀絕也越當爲曰聲之誤也公謂已意爲計曰我民無有慆尤違倍者惟人在故也此言已不可去之意王鳴盛曰古佚字皆作失漢書地理志云漢中滛失與巴蜀同俗杜欽傳云失欲生害主父偃傳云齊王內有滛失之行游俠傳云遂行滛失皆以失爲佚然則王棄傳作過失與孔作過佚同也嗣前人共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敢有正迪惟前人光施

於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迪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

尙書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迪

案僞孔本作我道此節今文雖無可證然上文言迪惟前人光此云我迪惟寧王德延自當從馬本作迪爲是也段玉裁曰共字訓奉今本尙書作恭乃衛包所改非是

後漢書丁鴻傳鴻上封事曰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則不得行其勢也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假于皇

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父主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父有殷

史記殷本紀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平定海內伊尹作咸有一德湯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成湯適長孫也伊尹作伊訓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不明不遵湯法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反善伊尹迺迎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

褒帝太甲稱太宗

案史記所載皆本之今文尚書序也春秋緊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宮於洛之陽名相官曰尹說文人部云伊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從人從尹詩商頌長發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商王湯也此經鄭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孜尚書大傳言古者天子三公注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然則阿衡保衡皆三公之號所謂職名者非正官名也鄭注尚書是用今文家說

殷本紀又曰帝太戊立伊陟為[illegible]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賛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畢至之故稱中宗河亶甲時殷復衰子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

燕召公世家曰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於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於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父有殷於是召公乃說〇集解曰徐廣曰一無此率惟茲九字駰案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

案此亦皆本今文尚書序也鄭君注尚書於上文假於皇天釋云皇天北極大帝也於此文假於上帝釋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案爾疋云北極謂之北辰鄭君月令注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太微之帝正義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

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
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郊天各祭
所感生神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
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夏秋冬
仿此然則此云太微中其所統者是卽太微所統之
五帝也何休公羊宣三年傳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
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何於上帝亦指感生帝言
之與鄭君合皆用今文家尙書說也
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又曰咸有
聖德假於皇天

說苑尊賢篇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爲三公天下
之治太平
論衡感類篇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
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
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於皇天天所宜彰也
後漢書傳毅傳迪志詩曰一迹阿衡克光其則武丁興
商伊宗皇士
後漢書張衡傳曰咎單巫咸實守王家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勗作策命魏公曰伊尹格於皇天
周公光於四海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賓百姓王人
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綏厥猷奔走維茲維德稱用乂
厥辟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
案此蓋今文尙書之文也故與古文尙書異段玉裁
曰李善文選注引尙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
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今孔本經文迪
作故事下有于字無作罔傳文無迪道也孚信也六
字似今本與李善所據不同事使二字象體相似爲
楹謂李善時馬鄭本尙書具存善所引尙書疑是馬
鄭之本其迪道也六字疑卽馬鄭之注淺人少見馬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女永念
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昔在上帝厥亂勸
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禮記緇衣篇君奭曰昔在段玉裁云今本在昔宋本昔
在疏云注昔之時在上天則
宜从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
讀爲厥亂勸甯王之德段玉裁云傳是樓所藏宋本禮
記岳珂所謂監本也作厥亂勸甯王德
無之字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天蓋申

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

案禮記正義云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尚書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

又曰文王以閎夭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爲四友

又曰周王胥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羑里之宮

後漢書史弼傳陶邱洪曰昔文王牖里閎散懷金

案詩緜正義引鄭君箋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鄭

所引詩傳當是魯齊韓三家詩傳說國語稱文王咨於二虢慶于閎夭謀於南宮白虎通辟雍篇引傳曰文王師呂望周公師虢叔墨子尚賢篇云文王舉閎天泰顚于宣網之中授之政又非攻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顚來賓說苑君道篇云文王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顚閎夭爲臣皆此經所言之事鄭君注又云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已自比焉良玉裁曰泰疑亦本是大字衛包改泰尚書釋文云南宮馬本作南君喬樅謂君字當是轉爲之譌

維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維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

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适

尚書大傳曰閎夭南宮适散宜生三子學於太公望望

又曰亡能往來迪茲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亦維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維時昭文王迪見勖聞于上帝維時受有殷命哉

漢書朱雲傳曰容身保位亡能往來○師古曰君奭篇崔瑗侍中箴曰昔在周文創德西鄰勖聞上帝賴茲四臣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茂小也今攷逸周書祭公解曰追學于文武之茂孔晁注云言已進學文武之微德卽此經迪茲彝教文王茂德之謂也又尚書釋文云盲馬本作勖勉也今據崔瑗引君奭作勖聞與馬本同是知古文尚書盲字乃勖字之省借艮玉裁曰古音勖與盲皆音懋而懋通作勖是以顧命盲資馬鄭王作勖賴盤庚懋建今文尚書作勖建也盲勖字異而皆下屬爲句又攷古文苑漢樊毅修西嶽廟記天惟醇佑萬國以康疑古文尚書純佑秉德今文尚書作醇佑也江聲曰此經讀當以乃維時昭爲句文王爲誼推之此文亦當于昭字絕句不得以昭文王爲誼蓋文王之德豈待五臣而昭乎經之言止謂五臣自昭明德而已僞孔傳言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非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勉有祿後裔武王咸錙厥敵惟茲四人昭甸武王維賜丕單稱德

史記周本紀武王克紂其明日除道修社散宜生太顚閎天皆執劒以衛武王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閎天封比干之墓

案是時文王五臣中虢叔未見惟有四人存故鄭君云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墨子尚賢篇亦云武王有閎天泰顚南宮适散宜生是五臣之中獨少虢叔知已前死矣

楊雄方言曰秦晉宋衛之間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劉

案說文金部曰錙稅也徐鍇曰說文無劉字偏傍有之此字又史傳所不見疑此卽劉字也从金从卯刀聲屈曲傳爲誤作田爾艮玉裁曰按楚金說是也說文目部曰睜低目視也从目爭聲周書曰武王惟睜不聯

案此昌字之訓疑據今文尚書說也僞孔本作冒是據王肅本肅所注亦卽馬鄭古文本釋文於冒字不言馬鄭竝異僞孔傳訓冒爲布冒天下正義亦不言馬鄭竝異則昌字出今文尚書可知矣說文書稱孔氏閎亦多挾今文異字也王鳴盛曰曲禮論臣視天子上於面則敬則天子視貴臣亦不宜過高定十五年左傳云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譏之武王恭以禮臣乃大盡舉行其德謙尊而光也

後漢書班彪傳彪上言曰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顚閎夭南宮适散宜生左右前後

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

案據班彪言則太顚等四人成王卽位之初尚存無恙也

又翟酺傳酺上疏曰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行耳聞正言一日在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

在今子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小子向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若造德不降則嗚呼曷其有能假

三國志魏志管甯傳明帝下詔曰夫以姬公之聖而若德不降則嗚鳥弗聞○裴松之注尚書君奭曰若造德不降我則嗚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元曰若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有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位則嗚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子天者乎言必無也嗚鳥謂鳳也

案據裴引尚書經文及鄭注知古文尚書作嗚鳥不聞此傳載明帝詔作弗聞蓋用今文尚書也上文假於皇天鄭注云假謂至于天也漢書王莽傳引經正作假字此文當亦同作假而裴引經及鄭注乃皆作格字者疑是後人依梅賾本改之也尚書釋文云嗚

鳥本或作鳴鳳者非攷釋文引馬融注云嗚鳥謂鳳皇也是古文亦作嗚鳥與今文同說文鳥部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頷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曰於東方君子之國翔翔四海之外過昆侖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甯从鳥凡聲鳳飛羣鳥從者以萬數故古鳳字象形作㷊攷國語周語云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後漢書賈逵傳云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鸑鷟者鸑鳳之別名也文武之時屢有鳳瑞今沖人嗣立惟賴老成有德之人匡輔以成周道若不降

志相從則恐不能致太平而鳴鳥之聲不復聞矣卷阿之詩曰鳳皇鳴矣於彼高岡又曰鳳皇于飛翽翽其羽譌譌王多吉士鳳皇于飛亦集爰止譌譌王多吉人毛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鄭箋云因時鳳至故以喻焉周公作君奭以鳳至期召公其後果致此祥故召公作詩述之以言其符瑞之應何書中侯摘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事也鸞鳳見然則鳳鳥之至卷阿之作蓋攝政七年事也新序雜事篇曰商湯用伊尹而又武丹太公閎天成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亟降遂安千載皆

由任賢之功也

後漢書鄧禹傳禹上書曰臣聞剖丹刻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爲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策命魏公曰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

魏志注引獻帝詔曰文武之興旦奭作輔

吳志孫策傳注引吳錄張紘曰夫致王於周成之盛自爰暨旦之美

公曰於戲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維休亦大維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敬乃心乃悉命女作女民極曰明勖偶王在豈弼茲天命惟文王德丕承勿疆之恤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不說似臨急故令謀于寬裕蓋召公疑周公當國爲苟貪寵利故公言此以自明我不以後嗣子孫而迷於祿位也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此經言前人悉命女又言女明勖偶王在豈誠以召公與已同受武王顧命當協力共輔沖人也江聲曰惟文王德丕承作一

句讀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言武王承文王之德也今承武王大命則當繼武王之丕承文王僞孔傳以丕承屬下讀非是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維若茲誥予維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維時二人弗敢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案尚書釋文云否方久反江聲曰此否字當讀爲易否卦之否否阨也言汝其能敬哉與我監于殷之喪亡大阨否字別有不誼音方久反與此經音義並異

釋文又云戡音堪釋詁勘勝也說文力部勝任也言
天休之至維恐德薄不足以任之也
於戲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
不忘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八年策命魏公曰綏爰九域
莫不率俾○裴注云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鄭注
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
使也
案盧文弨據正義云周公言而歎曰補公曰二字於
烏呼上顧廣圻云非也玩言而歎曰之云則知與烏

呼君不同不當有公曰也
公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維用閔于天越民
案僞孔傳釋不惠爲不順江聲曰惠讀爲智慧之慧
不慧謙辭也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蘇林注云
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後漢書孔融傳云
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是皆以惠字爲智慧漢書不
惠二字卽本尚書周公嘗自謂巧能多材多藝而此
云不慧故以爲謙辭言我不慧故頗于言如此多誥
也
公曰於戲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

任敬用治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
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劀切之王鳴盛曰詩雨無
正云巧言如流箋云巧善也以事類諷切劀微之言
如水流忽然而過故不逆疏云書傳注云劀切說文
云劀摩也謂摩切其旁不斥言是也

周書二十五

多方第八十五

今文尚書二十二

維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尚書大傳曰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三監及祿父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遂踐奄

又曰周公攝政三年踐奄

案此篇序云成王歸自奄而經云王來自奄知此時滅奄而來歸也江聲曰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即謂此時多士云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即此下文所云誥爾四國多方我維大降爾命是也成王政及將蒲姑之序皆言踐奄鄭注成王政序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又注康誥云是時周公居攝四年然則成王政將蒲姑多方等篇皆當在康誥前

孟子滕文公篇趙注曰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降爾命爾罔不知洪維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案尚書正義引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王鳴盛曰肅注云其意以多方作在歸政後則僞傳謂再叛再征與王肅合僞傳疑即肅撰或皇甫謐依仿肅注爲之故其合如此然再叛一無足據其稍似足據者惟此周公曰王若曰之文蓋大誥王若曰鄭謂王即周公王肅謂周公稱成王命今此以周公冠王之

上與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之多士同似有可疑愚謂大誥周公身在軍中故假王自重此凱旋作誥當稱王命而其辭實出周公故書法如此實不足疑也降命疑謂下令即指作誥也未見有誅殺義僞孔必以君爲民命降爾命爲誅汝君王肅又以爲苟作此解此經下文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又以爲苟有此罪則必誅之戒其將來亦以降命爲誅其君足徵僞傳之出於肅也

維帝降割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戡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勤于帝之故乃爾故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

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史記夏本紀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咸歸湯湯遂率
湯夏臺而囚之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
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湯乃踐天子位代夏
朝天下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勤于帝之廸釋文云廸馬本作
攸云攸所也陸作釋文時馬鄭王本尚書具存而陸
祇云馬本作攸則鄭王本作廸字可知宋馬鄭皆兼
通古文今文之學其注古文尚書亦多有參用今文
者肅好與鄭立異而此經勤于帝之廸王與鄭同是

知作廸者古文尚書也作攸者今文尚書也開字薛
季宣書古文訓作闕江聲曰闕古闢字書古文訓乃
僞本也然則僞孔本作闕矣正義本作開乃衛包奉
勅改也又案譽序東郊不開馬融本及唐石經初刻
皆作闢匡謬正俗及書古文訓皆作門中箸艸正義
本亦改作開小顏以爲傳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
爲開據彼以證此則二文皆當作闕其作開者非也
喬樅謂作闕者是古文尚書馬融本及唐石經初刻
桀誊敘作闢此轉寫者改用時字耳其作開者乃今
文尚書也僞傳訓闕爲開此以今文釋古文加或有

亦維有夏氏之民叨墊日欽劓割夏邑天維時求民主乃
不檢矣

天降顯休命于成湯刑夾有夏維天不畀純乃維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維夏之恭多士大不克保享于民乃胥維虐于民至於百為大不克開

說文至部曰墊忿戾也从至至而復孫孫遁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懫無氏字又以墊作懫

案今僞孔本作有夏之民叨懫無氏字又以墊作懫與說文所引異釋文云懫敕二反說文之二反段玉裁曰尚書墊作懫天寶間改也釋文墊作懫開寶間改也按懫字惟見於大學鄭注尚書本作墊與說文所引同衛包妄謂墊為古字懫為今字改墊作懫開

寶中又改釋文大字作懫而小字則仍其舊是以云說文之二反而不知說文無懫字也不云說文作墊則知大字本作墊矣集韵去聲六至兩云墊或作懫此正合未改釋文新定釋文為此語之二反者即許君所云讀若摯唐以前有說文音隱四卷有此反說也今本丑利反用唐韵也

史記龜策列傳曰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狠桀湯夏臺殺關龍逢

漢書古今人表曰桀龍逢欲與為善則誅干辛與為惡則行是為下愚〇師古曰干辛桀之勇人也

呂氏春秋當染篇曰及辛桀於羊辛岐踵戎桀之邪臣

又慎大篇曰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顫恐而患之于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

案韓非子說疑篇云桀有侯侈亡國之臣也又墨子所染篇云夏桀染于干莘推哆又古今人表于莘推侈俱在第八格與史記漢書呂覽所言略同即此經所云惟夏之恭多士乃胥惟虐子民事蓋史記漢書及高誘呂覽注皆本於今文尚書說也

乃維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

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於戲

班固與引曰墊命民主五德初起〇蔡邕注曰民主天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以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于木終於水則復始也

案段玉裁曰按傳云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振此則經文罔不之上原有成王畏相四字與酒誥篇同但釋文云

輔相息亮反不釋經而釋傳何也而正義云自湯至
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又
疑今文有成王二字無畏相二字候脫者攷定之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
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維有夏圖厥政
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維商後王逸厥逸圖厥
政不蠲烝天維降時喪

案馬融本尚書多士篇大淫屑有辭作屑字則此篇
當亦同僞孔本於多士篇作大淫佚有辭而於多方
篇乃作屑有辭則屑之或體字

雒聖罔念作狂維狂克念作聖

中論法象篇曰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
則我未有之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致
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維聖
罔念作狂維狂克念作聖

案王鳴盛曰洪範貌之不恭厥咎狂說文引孔子說
洪範義謂聖兼包五事貌居五事之首能主其狂則
進於聖故徐鉉以威儀言之此古義也劉向新序言
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微子言紂沉酗于酒敗
乱天德酒誥言紂喪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亡也

應云作靈臺緩優暇紂是文王之不伐紂亦須暇之
此今文尚書說也詩周頌武篇云耆定爾功箋云武
王年老乃定爾此功不汲汲誅紂須暇五年是以武
王爲須暇紂五年者亦今文尚書說詩思文正義云
鄭注大誓引禮說曰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伐
之喬樅謂禮說與今文尚書夏侯說同一師承故其
詁同也江聲曰鄭云夏之言暇者蓋以暇爲假字據
鄭君箋皇矣詩云天須假此二國是用此經須夏之
詁謂須待之寬假其年至五年也鄭注此經又云五
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也伏生大傳云文王

受命七年而崩則受命八年是武王卽位之年至十三年一月乃伐紂是卽帝五年矣大誓說十一年武王觀兵孟津之事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皆曰受可伐矣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伐然則武王須厎紂故至十三年乃伐之其實天意須厎紂五年武王奉順之禦

天維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維爾多方罔堪顧之繹我周王鑒茲于旅克堪用德維典神天天維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維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於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

天之命

案匡謬正俗曰多方篇爾曷弗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本尚書曷字作爲段玉裁曰此衛包改也此篇爲字凡四見皆當用舊作曷王莽依大誥多作害是今文尚書亦皆作曷也又不夾介匡謬正俗作弗不弗尚書亂之多矣篇標放詩譜序正義引鄭多方注云顧猶視念也其意言天下興亡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中國惟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大恉與詩皇矣篇同皇矣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乃眷西顧此維與宅篇云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鄭君箋詩多用今尚書說是古文今文並無異證也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以四國爲四方之國僞孔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此古義也白虎通諫諍篇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兄弟相爲隱夫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爲王也觀大誥及多方皆不數管蔡之惡白虎通說誠是此亦足證今文尚書說以四國爲管蔡商奄矣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害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

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惟于正

說文支部曰畋平田也从支田周書曰畋尒田

案詩齊風無田甫田正義引多方宅爾宅田爲證則尚書畋字一本有作田者此篇是爲都古文本消借字乎猶治也治田謂之畋猶治田謂之菑則說文引周書作畋蓋據今文尚書矣段玉裁曰說文爾作尒引文侯之命賚尒考工記鬲尒同皇矣詩曰皇矣上帝臨下同尚書正義云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卽此畋亦田之義亦字當爲尒之誤豈經文本作尒而衛包

改爾與
我維時其教告之我維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三有不用
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極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維
爾自速辜
漢書文三王傳述尉霊大鴻臚由校書梁王傳相中尉
曰書曰王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
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王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
罰與汝命也
案段玉裁曰此引書少至于字乃字蓋今文尚書本

然罰極之各本作罰極之釋文極紀力反本又作極
接作極者是也足利古本亦作極詩瞽頌閔宮致天
之屆于牧之野箋云屆極也此用爾雅釋言文裴松
之注魏志武帝紀引詩及箋可證下文罰極紂于商
郊牧野此正承上文極也之云用多方罰極二字經
典釋文船極紀力反下同雖誤讀極爲亟而字不誤
今本注疏乃遭淺人妄改極爲亟矣今據鄭箋以正
多方
論衡譴告篇曰管蔡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
王曰於戲敢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
五祀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維
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維克勤乃事
尚書大傳曰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
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
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政與今文
尚書異攷公羊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什一而藉古者
爲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
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大傳說與公羊傳同愚謂公羊
家亦用今文尚書此亦其一證也伯賦段氏玉裁以

爲古音同在弟五魚鐸部江聲曰今女奔走臣我監
五祀僞孔傳以爲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還本土案
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則作多方實在作多士之前此
云臣我監者稱其往日之善以誘道之經文無許還
本土之言僞孔氏妄造異說非也正義引王肅注云
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正與僞孔合足徵僞孔傳
之出於肅矣武王克殷而立武庚命三叔監之越五
年而武王崩三監之畔在周公居攝之初即立監時
有入年矣惟其始五年之間殷民未萌畔志乃爲臣
服經言五祀者是本其未叛時言也

上不碁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開于乃邑謀介爾
乃自時維邑爾尚永力畋爾田天維畀矜爾我有周稚其
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說文言部曰碁謀也从言其聲周書曰上不碁于凶德
案僞孔傳本作爾尚不謀於凶德與說文所引周書
文異攷玉篇廣韵集韵引說文皆同小徐本及汲古
閣所刻大徐本作爾尚不碁於凶德段玉裁曰此誤
也宋麻沙本及李燾分韵本皆不誤尚上古通用僞
孔尚書本作尚思恐是皆以訓詁同音字改其本字
如夏改暇之比也江聲曰上謂在上之人若君若官

長皆是凶德指謂從前之叛也蓋殷多士縱能順從
然會從武庚而叛則爲其長上者自不能無猜忌茲
言上不忌於凶德自是謂信其順從不忌嫉其從前
之叛也

又案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此誥多方在
攝政三年而云自時維邑者蓋成周之營本爲安集
所遷之殷民多方作於克殷踐奄以後此時將遷殷
民於雒故先誥之召誥云厥既命厥殷丕作是
殷民早已先集雒邑知遷殷在封衛之前而非在營
雒之後也逸周書作雒解云二年作師旅臨衝攻殷
殷大震潰降格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死乃
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
俘厥殷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宅於殷是皆作雒以前
三年四年事作雒解追敘其事此其確然可据者也
孔晁逸周書注云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成周者
卽雒邑是已

王曰於戲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維不克享凡民
維曰不享爾乃維仗維頗大遠王命則維爾多方探天之
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維多誥我維祇告
爾命又曰時維爾初不克敬於和則無我怨

熹平石經我則致天之下缺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上下皆闕僅存此五字
耳段玉裁曰逖當是本作邊衛包所改離邊卽離勞
謂分析也

三國志高柔傳柔諫曰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
顧小人之怨

周書二十七

立政第八十七

今文尚書二十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於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辟人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

臺卒石經常伯常任辟下闕

案說文支部云攲迮也从支𠂤聲周書曰常攲常任辟人綴衣虎賁周公曰於戲休茲知恤鮮哉此所稱周書古文尚書也王氏鳴盛以爲攲字訓迮爲迫近之義正與經左右合段玉裁云漢人多作常伯不作攲此蓋許據壁中故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作伯段說是也馬鄭皆古文本字同作伯信攲字乃壁中故書矣文選劉越石答盧諶詩注引楊雄侍中箴云光光常伯又藉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又胡廣侍中箴以常伯常任道舉備引籍孺閎孺鄧通石顯宏恭董賢侍皆加官亡員多至數十人得入禁中應劭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此皆用今文家尚書說故與僞孔傳以常伯常任爲三公六卿者詁異也古文苑載楊雄雍州牧箴云牧臣司雍敢告贊衣與班固崔瑗皆以綴衣爲贊衣古者綴贊通用字公羊傳君若贊旒然後漢書張衡傳作君若綴旒是其證也顧命篇云綴路在阼階西周禮鄭司農注引作贊路是知作綴者古文尚書作贊者今文尚書也尚書正義引王肅云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

官王鳴盛曰爾雅辟法也蔡邕石經作辟豈以爾雅辟訓法故與抑字相似而誤與

古文苑胡廣侍中箴曰亦惟先正克愼左右常伯常任

實爲政首

又崔瑗北軍中候箴云赫赫將帥典總虎臣鷹揚旅武闕然舊震贊衣近侍常伯之人

文選班固西都賦曰虎賁贊衣閽尹陛戟百重各有專司○李善注云尚書周公曰綴衣虎賁公羊傳曰贊猶綴也

風俗通十反篇曰周公將殁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

是周公讀羣臣之辭休美也此五官美哉王嗚盛曰
肅意以咸戒於王即羣臣之言言未終周公遽承其
言而進戒故言休茲云也僞傳以拜手稽首爲周
公自拜自言非責羣臣咸戒亦周公言與王肅異今
既經文自休茲至下又我受民雖具係周公言而其
下總以予旦受人嶽言則是周公授意羣臣僞本出
進陳戒又若使其言本出羣臣已受之而轉述於王
者蓋一人言之不如衆人言之爲可聽故爲此以求
深感動之王肅說是傳非也傳多出王肅偽或立異
欲以掩其迹耳鮮當作尠說文是部云尠是少也从

是少貫侍中說俗通作鮮非也

古之人迪維有夏乃有室大競繄俊尊上帝迪知忱恂於
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
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亂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
三宅無義民

熹平石經亂謀面用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僞孔本無亂字江
聲曰丕讀曰不古者丕與不通下文云用僉人不訓
德此云亂謀面用丕訓德丕之誼爲大既言亂謀則
不得言向用大順之德自當如下文所云不訓德乃
始允當也訓順廣雅文周頌烈文四方其訓之箋云
天下諸侯順其所爲是訓之誼爲順也義讀爲儀此
言若惑亂其謀向用不順之德居其人於位如此則
三宅之官無以儀型於民矣

桀德維乃弗作往任是維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不丕上
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維丕
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
式見德

白虎通京師篇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春秋
傳曰京者天子之居也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

邑謂殷也

熹平石經上闕于厥邑其在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上下文均闕僅存
此五字

於戲其在受德敬維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
逸德之人同於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
甸萬姓

案說文心部云忩遽也从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忩
讀若曼据此則古文尚書本作忩字其作敬者從今
文也段玉裁曰說文引作忩此壁中故書也忩或爲

敬猶儆亦作汝古音文聲昏聲敬聲同在第十三部
尚書正義曰釋詁云敬強也敬卽昏也故訓爲強按
此當云昏卽敬也乃合疏正義所據經文本同敬庚
作昏與陸德明本作敬不同爾疋昏敬俱訓強而正
義迂回如是者爾雅昏字乃敬字之假借故同訓強
此正義發明爾雅如盤庚鄭注亦讀昏爲敬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

嘉平石經上闕有會心以敬事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此今文尚書也說
文火部曰焯明也从火卓聲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
與蔡邕書石經文異許所稱周書據古文也正義本
作灼見焯灼古今文之異蓋同部假借字耳王鳴盛
曰觀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云卓讀如卓文君
之卓猶的也是卓有灼音故云从火卓聲汗簡云古
文尚書作焯是也俊隸釋云蔡邕石經作會上文曰
三有俊石經闕故于此言之據說文引作俊則石經
非也喬樅謂據下文云文王惟克厥宅心石經作維
厥度心則此三有宅心當亦作三有度心度讀如圖
度之度猶制也左傳所謂心能制義曰度是也會

讀如計會之會會猶最也胡廣所謂課第長吏其有
治能者爲最是也

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
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
孟子盡心篇趙注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賚
衣趣馬小尹

案趙注引書亦作賚衣是邠卿用今文尚書之明證
纘正義本作虞書古文訓本作纘攷史記錄堲誓文
曰徵纘彭濮人是今文尚書堲誓篇然也則此文當

亦同堲誓作纘矣正義又引鄭注云三亳者湯薄都
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
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江聲曰案郭注帝告釐沃敘
云亳今河南偃師縣又案續漢書郡國志成皋爲縣
名屬河南尹緱氏有轘轅關緱氏亦屬河南尹則成
皋轘轅皆近亳也穀城有函谷關穀城亦屬河南尹
則函谷亦近亳降蓋函聲之轉降谷卽函谷也漢書
地理志云成皋故虎牢或曰制隰元年左傳云制嚴
邑也則成皋險矣戰國策張儀曰塞轘轅緱氏之口
則轘轅亦險要也水經穀水注云葦澗水出新安縣

東南流經毋邱與盛墓東又南經函谷關函西關高
險陝路出歷郭然則函谷亦險矣
文王維厥度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
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愼維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
庶愼文王罔敢知於茲
熹平石經缺維厥度心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此今文尚書也僞
孔傳本維下有克字度作宅段玉裁曰凡今文尚書
宅作度堯典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今文皆爲
度是其證也漢書敘傳曰西土宅心劉德曰書曰惟

厥宅心今按尚書無此句必今文尚書維厥度心之
誤文也
亦越武王率維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
受茲不平其於戲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
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熹平石經受茲不平其於戲下闕
案此見隸釋漢石經尚書殘碑緣古定本茲作此其
作基於戲作嗚乎茲此詛同其者基之省文基从土
其聲古人文字每多消借用之於戲則古文皆作嗚
乎也段玉裁曰按大誥亦有丕丕基而漢書翟方進
傳王莽作大大矣以矣訓基者蓋今文尚書大誥亦
作丕丕其與立政同其者語詞詛詞如姬故莽以語詞
訓之今文尚書說也周須夙夜其命其始也蓋古文
尚書本作其與今文同後訓爲始乃加土耳段說亦
通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物有愆之自一話一言我
則末維成德之彝以乂我受民
論衡明雩篇曰德豐政得災猶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
變應來者政治也政治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无妄
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心故无妄之氣歷世時

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言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
之言曰時則物有愆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
彝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
不玉故敎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故變易然則
非常之變无妄之氣間而至也冰氣間凝旱氣間湯周
宜以賢遭遇久旱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聖人知之
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鄧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
之者得宜也
案仲任引書時則物有愆之物謂災物也隸古定本
作勿僞傳訓爲毋與論衡文誼並異王鳴盛曰劉逢

吳都賦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陀五陰陀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蔵各以數至王充據此以說此經爲災物間至不宜改政此必晚周學者相傳古訓當从之僞傳出魏晉人擅改古訓非也不賑不至當作不賑不去謂去非常之災異也論衡作物今文尚書也訓爲災物今文尚書說也作勿者古文尚書也

於戲予旦以前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於庶獄慎維正是乂之

熹平石經上闕旦以前人之微言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東觀餘論同隸古定本以前作已受微作徵與今文尚書不同王鳴盛曰蔡邕作徵者論語撰考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師古注曰精微要妙之言然則作微亦通也喬樅謂微言與君奭篇茂德同誼與茂亦徵也茂德者精徵之德徵言者精徵之言也

後漢書陳龍傳龍上疏曰周公作戒勿誤庶獄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度之克猶克猶繹之亥乃俾乂

玉海藝文志攷漢儒所引尚書異字有則克度之克猶繹之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與藝文志攷所載文異段玉裁曰伯厚所採未檢得所出宅作度由作猶今文尚書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德是罔顯哉庶世繼自今立政勿以憸人其維吉士用勵相我邦家

熹平石經上闕訓德是罔顯哉庶世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東觀餘論亦引是罔顯哉庶世緣古定本作不訓于德又哉字作在與

今文尚書不同尚書釋文云憸本又作譣攷說文心部云憸諉也憸利于上佞人也从心僉聲又譣字云疾利口也从心从炁憸炁俱音息廉切二字誼同音同又言部云諉問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諉人許君於諉下引周書勿以諉人爲證則知上文罔有立政用憸人亦同作諉字許所據蓋壁古文尚書也何以驗之尚書釋文引馬融云憸人憸利人也馬以憸人訓爲憸利人與說文憸字誼同是知諉問之諉非此經本誼乃壁中古文假諉爲憸字故馬融讀從今文也然則作憸作譣皆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

異文矣又僞孔本作其勿以憸人據說文所引則勿上無其字也

說文力部曰勤勉力也从力萬聲周書曰用勤相我邦家讀若萬

案小徐本說文作讀若萬勤字下亦引書勤相我邦家與說文同僞孔本邦作國蓋從說文所引用勤相我國家

三國志孫權傳魏文帝策命權曰欽哉敕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

案勖字亦訓勉疑此策命即用尚書立政語勖此作勤當是三家尚書之異文

今文子文孫獨子王矣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於戲繼自今後王立政其維克用常人

尚書大傳雒誥篇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

案伏生大傳此二語疑即引用立政篇耿光作鮮光與蔡邕書石經合覲作勤烈作訓疑是今文尚書本如是也

嚞平石上陵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與說文所引則勿上無其字也

說文力部曰勤勉力也从力萬聲周書曰用勤相我邦家讀若萬

案小徐本說文作讀其勿以憸人據說文所引則勿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一卷常寶志之林說耿光也從光聖省聲也詩出車旂旐央央毛傳云央央鮮明也大明檀車煌煌鄭箋云兵車鮮明漢書辛慶忌傳云慶忌性好輿馬虓爲鮮明是鮮本有明誼又匏葉箋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白亦與明義近竊謂古文尚書以耿光二字聯文耿亦當訓明王逸楚詞注云耿明也光也是耿有明義與今文尚書字異誼同江聲曰方當爲旁旁溥也段玉裁曰齊語以方行於天下韋昭注云方當作橫橫讀古曠切充也

三國志高柔傳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

弼異治成湯伐阿衡之佐文武憑且望之力此皆明王
聖王任臣於上賢相下盡股肱於下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
有愼以列用中罰
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溫縣故國己姓蘇忿生所封
案左傳成公十一年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
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國於蘇其地
卽溫邑也隱公十一年左傳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
溫等十二邑杜預注云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
溫今河內溫縣是忿生於武王時爲司寇此時來久

容或尙在朝列後漢書云律謝皐蘇注以蘇爲忿生
然則蘇公蓋長於刑法者歟

周書三十一

顧命第九十一

今文尚書二十四

維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

漢書律麻志曰三統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維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

案此今文尚書也三統云者劉歆說也尚書正義引

鄭云二十八年詩烈文正義引鄭顧命注云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端王鳴盛曰詩疏引鄭注劉裂不全當續其下至此三十年文義乃備也知者鄭於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至此積三十年居攝終於七年加二十八年故三十年也鄭具言此者鄭注金縢據大傳大戴禮記武王崩成王年十歲三年喪畢年十三將踐祚稱已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年十五卽居攝元年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明年成王卽政年二十二卽政二十八年崩年四十九也伏生大傳云居攝五年營雒邑作召誥七年致政作雒誥歆乃并爲一年事據其年月日以推鄭既分爲兩年又以召誥二月三月讀爲一月二月則所推自與歆不合然歆既有此說想當時相傳成王年數自有兩說二十八年一三十年故鄭具言此明三十年連制禮樂之年數也制禮樂朝諸侯於明堂是爲太平故有從致太平之年數起一說也史記三代但爲世表無年表其言云孔子序尚書各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疑則傳疑蓋其愼也余謀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譜牒終始五德之傳

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鄭所據蓋亦牒記之類今不可攷矣江聲曰僞孔本作王不懌釋文云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聲謂釋當讀爲斁斁之繹不繹猶不讀爲不讀而疾意十六年傳注云天子有疾曰不豫則言不繹而疾意自見矣喬樅謂今文尚書不豫上多有疾一字古文尚書無之馬據今文以解古文故以不釋爲疾不解也

甲子王乃洮沫水相被冕服凭玉几

漢書律麻志顧命曰甲子王乃洮沫水作顧命

說文水部云沫洒面也从水未聲重文須云古文沫从
頁
又几部云凭依几也从任几周書曰任玉几讀若馮
案隸古定本尚書洮作頮凭作馮釋文云馬曰洮洗
髮也頮頮面也馬訓頮面與說文合許云古文作須
則作沫者是尚書之今文矣凭讀若馮馮與凭同聲
故讀如之戾玉裁曰吳志注虞翻別傳翻奏鄭元解
尚書違失事四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
成事此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案此爲濯之上蓋有
脫文當云洮讀爲濯易其字故下文云此字虛更作

濯鄭蓋以洮字不可解爲季長雖以洮髮訓之非由
故訓故更爲濯字解爲浣衣雖於事或乖而於字義
必求是翻乃云天子頮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闕
之義夫洮頮自是二事浣衣自釋濯耳非統頮在內
也洮讀爲濯者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爲濯爾雅郭本
祧眾家本皆作濯是其例也兆聲翟聲同在第二部
頮說文小篆作沫古文作頮从水廿貝會意兩手奉
水洒面也今說文作須乃是誤字尚書音義文選報
任少卿書注所引不誤凭是正字凡作馮者皆同音
假借字今本作憑俗也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太保
芮伯畢公等被冕服馮玉几
案據仲師注所引顧命是今文尚書凭有作馮者此
三家之異文也
中論法象篇曰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
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夫以崩亡之候猶不忘敬況於
遊宴乎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相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
元冕江聲云禮視朝則皮弁服此時顧命以傳重大
事比視朝加一等故服元冕然則服元冕者亦加敬

事之意徐幹中論正說此經之誼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
御事
嘉平石經乃缺召太保下缺
師伯　師氏龍臣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芮伯師伯毛公師氏龍臣○師
古曰師伯尚書作彤伯龍臣尚書作武臣
案此今文尚書也段玉裁曰唐人諱虎爲武武臣即
虎臣也班氏以師氏龍臣爲人名孔傳則以師氏虎
臣爲官其說亦異師古用孔傳以注龍誤矣

論衡氣壽篇曰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大保出入百有餘歲宋傳稱邵公百八十
王曰於戲疾大漸維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
予審訓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祚則日儷其精重光以見吉祥
漢書儁疑傳覽奉觴上壽詞云癸亥宗祀日宣重光○
李奇注云太平之世日襲重光謂日有重日也
案重光專就日言是尚書經師之說兒寬治歐陽尚
書故其說與五行傳同又考經說云德及于天光極
日月光依孝經說是由王者之德所致故以歸美文

武尚書釋文引馬云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
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馬
亦用今文家說重光得兼日月星言者月星與日晝
夜代明故當兼言之也伏生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
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
華旦復旦兮八伯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
華宏於一人晉崔豹古今注音樂篇云漢明帝爲太
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重光二曰
重輪三星重輝四海重潤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
如月眾輝如星露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

是喻帝德光明皆兼日月星也漢書律麻志云淳于
陵渠復覆太初厤朔朏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
星如連珠孟康注云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
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連珠也
皆與馬融說同書君奭篇曰天休滋至然則乃武盛
時盖有此瑞矣文選鍾士季檄蜀文曰奕世重光李
善注云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又陸士衡
皇太子宴元圃詩曰體揮重光李善注云尚書曰昔
先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李善兩引尚書一作昔先君
一作昔我君今正義本但作昔君豈李所據本與正

義本別歟

班固典引曰宣二祖之重光
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通殷就大命
熹平石經上缺通殷就大命在下缺
案此漢石經尚書殘碑字見隸釋及東觀餘論錄古
定本作達殷集大命與今文尚書異段玉裁曰古文
達字今文皆作通加禹貢達于河達于淮泗
史記皆作通是也集就古通用如毛詩是用不集蓼
詩作是用不就是也皆漢聲字古音達讀如撻
在夏后之詞敬御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說文言部曰詷其也从言同聲周書曰在夏后之詷又足部曰逾越進也从足俞聲周書曰無敢昏逾

案僞孔本作在後之侗僞書釋文云侗馬本作詷云其也段玉裁曰說文引周書侗作詷與馬本合後作后者古字通用徐鼎臣李仁甫本皆作在夏后之詷無夏字金本作在后之詷此用徐鼎臣誤本也黃侃文志攷引在夏后之詷此用小徐本亦無夏字喬樅謂公紹韵會引在后之詷用小徐本亦無夏字故作在夏后之詷江聲云說文引周書疑是據今文故作在夏后之詷江聲云禮記祭統設同几鄭注云同之言詷訓同爲詷亦取

其誼也在夏后之詷者謂在中夏爲諸侯之共王也

僞孔本作後非是

淮南王術訓曰文王周觀得失遍覽是非堯舜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晷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

案據淮南子云云則此篇所謂嗣守文武大訓者卽文武所著於明堂之訓也下文大訓在東序亦卽此

文武之大訓可知矣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於艱難柰這能爾安勸大小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勖懺於非幾

隸釋費鳳碑云不悟奄忽○又云終則不悟案弗不古者通用據費鳳碑作不悟卽本顧命篇語疑今文尙書是作不興不悟興起也不興不悟已必死也又僞孔本尙書冒貢於非幾釋文云馬鄭王作勖貢如字馬鄭王作懺馬云懺陋也此經馬鄭王本三者皆同是知今文古文並無殊異僞孔本非是江

聲曰說文力部云勖勉也从力冒聲是勖以勉爲詁以冒爲聲勉詎不可以施於此文而古字或假借謂依聲託事也禮記緇衣引君牙作君雅鄭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雅从牙得聲而遂借爲牙此經勖字亦以从冒得聲而遂借爲冒易蹇解云冒天下之道虞翻注云冒觸也爾無以釗勖懺于非幾者謂女毋以釗觸陋于不善也王鳴盛曰說文懺从豦省聲讀若坎坎義爲陋故懺訓陋也凡人爲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陋故兼言勖懺也段玉裁曰釋文云馬鄭王作懺音勅用反此謂鄭王本字作懺而讀爲黷

也說文心部曰憲悉也從心從目從害害亦聲
顯傳曰甚矣汲黯之憨也集韵去聲三用曰憨亦省
作贛丑用切此本倘書音義也聲類韵集丑巷切與
丑用雙聲釋文又云馬云陋也此謂馬本字亦作贛
而其說又與鄭王不同贛從貝贛省聲贛苦感切說
文引詩贛舞我即小雅之坎坎鼓我舞糸字誤師
古注漢書曰贛古音下紺反是與陋音同馬讀爲坎
訓爲陋本說卦傳公羊莊二十四傳贛諫讀如坎即
白虎通之陋諫贛陋也此與顧命馬注相發明喬樅
謂魏志王肅傳言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此經

劼贛肅讀獨與鄭同者蓋鄭本用古文故肅從之馬
訓贛爲陋與公羊傳及白虎通合蓋從今文倘書說
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勗作策命魏公曰宏濟于艱難
茲卽受命遣出貲衣於庭
熹平石經上缺非幾茲卽下缺
案隸釋載漢石經倘書殘碑字如此隸古定本作茲
既受命還與今文字異貲衣隸古定本作緇衣今據
立政篇緇衣今文倘書作貲衣則此經當亦同作貲
字也

越翌日乙丑成王崩
漢書律厤志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
白虎通崩薨篇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
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崩壞也黎庶隕涕海
內悲涼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
案僞孔本倘書但作王崩釋文云馬本作成王崩云
安民立政曰成又劉恕通鑑外紀引王肅注曰成王
二十八年崩則王本亦有成字與馬本同是古文今
文皆作成王崩也依周官司几筵及天府注鄭君采

鄭司農注兩引顧命文一有成字一無成字仲師所
引皆今文倘書不當舛異其無成字者段氏懋堂以
爲或後人依僞孔本刪之王鳳喈孫詒穀皆云天府
注有成字或其所見者善本歟
釋名釋喪制曰人死氣絕曰死死漸也就消漸也士曰
不祿不復食祿也大夫曰卒言卒竟也諸侯曰薨薨壞
之聲也天子曰崩崩壞之形也崩倗聲也
太保命中桓南宮髦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
迎子釗於南門之外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中桓南宮髦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仲桓南宮毛仲中毛髦古皆通用字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大歛之後稱王者明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歛之後也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逆子釗逆迎古者通用周禮巾車注云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同作逆字禹貢逆河馬班皆作迎河金縢篇曰小子其新逆鄭注云逆迎也从辵并聲關東曰逆東自新迎說文辵部曰逆迎也从辵并聲關東曰逆關西曰迎是也

延入翌室恤慶宗

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曰正位慶宗○章懷注云尚書曰延入翌室恤慶宗尊也

案翌室正義本尚書作翼室此與上文翌日今本作翼日皆衛包所改也段玉裁曰僞傳訓翌爲明疏引釋言翌明也則其字必本作翌室即明堂也明堂卽路寢也衛包妄改爲翼非是後漢書章懷注引尚書云此本蔡邕典引注也蓋蔡氏引尚書延入翌室邮慶宗而申之曰慶居也宗尊也今本文選注脫去引尚書語章懷自讀蔡注耳凡古文尚書宅字今文尚書皆作度

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衣黻衣

周禮天府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册度

熹平石經殘存衣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字如此段玉裁曰此今文尚書也詩公劉既登乃依鄭箋云依或扆字皃釋文然則古字多通用但未知今文家作何說喬樅謂依或扆字則此黼衣乃黼依之省借黼依卽黼扆也

如周禮司几筵凶事仍几注云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爾雅曰仍因也畫繢之事後漢書章懷注引尚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間南鄉西序東鄉東序西鄉皆仍几

牖間南鄉敷重蒲席繢純華玉仍几西序東鄉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鄉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鄉敷重筍席元紛純漆仍几

周禮司几筵凶事仍几注云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爾雅曰仍因也畫繢之事後漢書章懷注引尚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間南鄉西序東鄉東

案據鄭仲師說則讀乃爲仍是讀從顧命之仍几此所引今文尚書也說文首部云莫火不明也从首从火首亦聲周書曰布重莫席織蒻席也讀與蔑同仙書釋文引鄭云蔑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兒神之事故也攷乃俗字鄭本實作蔑蔑猶微也蔑微之訓與說文莫火不明義近許據壁中古文故字作莫鄭從伏生今文故字作蔑許君讀莫與蔑同是從今文以正古文之假借也布敷古相通用說文引古文作布今文則皆作敷偽孔本亦作敷此改從今文尚書也釋文引馬云蔑纖蒻正義引王肅注云纖

蒻莘席蓋蒲席也皆訓蔑爲纖纖亦微也說文云蒻蒲子可席織蒻席織當亦織字之譌說文艸部云蒻蒲子蒻子蒲謂蒲以爲平席也段玉裁云蒲子猶子蒲謂蒲之裡麤者或改爲蒲本非也世謂蒲平劉熙釋名云蒲平以蒲爲之其體平也此所謂蒲與左傳言蕳澤之蒲同蒲可以爲簡牒亦竹之類故鄭以析竹次青言之下文底席正義引鄭云底致也蔑織致席也謂底席視蔑席而又加緻致者玉篇蔑字下引書云敷重蔑席孔安國曰蔑蒻莘也本作底按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注曰鄭司農云書傾命曰越七日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

案賈疏引鄭顧命注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大貝若書傳曰散宜生之河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也允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今放說文𠂤部云案藏也杲古文保周書曰陳寘赤刀許君所併古文尚書也書正義引鄭注云陳寘者方有大事以華國與周禮注鄭司

農所引顧命文均不作案字則是伻師及康成皆從今文也說文玉部云璽無閒之珣玗琪周書所謂夷玉鄭說與許君合壐子非攻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沈約宋書符瑞志云周公旦攝政七年與成王觀於河沈璧禮畢榮光出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周公援筆寫之然則此云河圖兼有周家及前代之錄圖故鄭廣指帝王聖者所受也文選與引李善載蔡邕注引尚書曰緮項河圖雒書在東序江聲據之以所引爲今文尚書猶以蔡引尚書緮項雒書等字即古文尚書大玉夷玉天球等之殽文何其明於彼而獨暗於此耶伏生故與古文不同喬樅謂江說非也蔡所引尚書當是

壁藏之尙書經秦亂後雖亡失其什七八然二十九篇書固完好以教於齊魯之間其後孔壁中古文既出子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兒寬從孔安國受業三家尙書之學皆出於寬閒有文字小異訓詁稍別者要亦經師相承各守舊說甯失之固而不肯輕變家法蔡邕當熹平時嫉俗儒穿鑿疑誤後學故與楊賜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邕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成取正焉段氏乃執李善所引蔡邕注語謂邕據今文尙書刻石經其不可信者多未免失之苛矣

大路在賓階面賓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

周禮典路注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賓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次路玉路金路玉路後謂案賈疏引鄭顧命云大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也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

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尙書正義引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路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又引鄭元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路是象路也（象今注疏本誤作金非是）不陳金路（金今注疏本誤作象非是）木路草路者王於朝祀而已據此是馬融王肅以賓路爲金路以次路爲木路與鄭說異馬用古文說則鄭注爲今文說可知矣鄭司農與路注既引書顧命云云卽言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屬車卽所謂貳車者續漢書輿服志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屬車四十六乘周制大駕貳車十二乘先路當同據鄭司農說是今文尙書家說以賓路次路皆爲大路先路之副貳非金路木路之謂也

二人爵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冕執戚立於西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案尙書綦弁正義曰王肅云綦赤黑色釋文曰綦音其馬本作騏云青黑色攷詩曹風正義引顧命云四人騏弁鄭注云青黑曰騏是鄭本尙書亦同馬作騏弁此從今文也王肅本作綦是從古文尙書肅好與鄭立異馬鄭說有不同者王必從馬而違鄭此經馬

鄭皆從今文作騏故王肅獨從古文作綦也詩正義
又云鄭於曹風箋謂騏當作璂以玉爲之於書顧命
不破騏字爲玉綦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下
毋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騏弁之上
云二人爵弁服爵弁則皆士也云騏弁明亦是士弁
師之文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
皮弁則士皮弁無綦飾故知顧命之騏弁正是弁作
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矣喬樅謂馬鄭皆以騏弁爲
青黑色王肅獨云綦赤黑色按赤黑乃爵弁之色若
騏弁亦作赤黑色則與爵弁何別王說非是爵弁偽

孔本作雀弁據詩正義引顧命作爵弁是依鄭君本
今從之

說文戈部曰殘賊也立於東壐兵也从戈癸
聲

又金部曰銳侍臣所執兵从金兌聲周書曰一人冕執
銳讀若兌

案今本說文銳字作鋭王鳴盛曰楊雄傳長楊賦有
云兌鋭摩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臣鉉按字書無
兌字今俗以爲兌州字兌州本作沇此兌鋭合作鋭
鋭漢書相承誤爲兌字如淳乃云兌括也師古依孟
康爲箭括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鋭小矛同可
傷夷人乎攷宋本漢書附此段於雄傳末臣鉉者宋
祁謂是張佖江南人歸宋者說文銳字與鋭字相次
則佖說是也段玉裁曰佖云說文銳字與鋭字相次
又按今文尚書一人冕執銳孔安國曰銳矛屬也疑
舊是作銳後傳寫作銳耳說文銳芒也亦與矛不類
以玉裁攷之玉篇無銳字有鋭字與鈹鋋鈐鉸以類
相從注云徒會切矛也又弋稅切案又弋稅切四字必孫強所增而徒會切五字乃顧氏野王原文是野王所據尚書作一人冕執銳也
廣韵十七準無銳字十四泰銳杜外切矛也又弋稅

切集韵十四太銳徒外切矛屬毛氏禮部韵略黃氏
韵會九泰銳徒外切矛屬皆與玉篇合然則作銳而
讀如兌自六朝已然野王法言皆無銳字陸氏釋文
銳以稅反不言說文作鋭讀若兌亦疑德明時說文
未必有銳字廣雅釋器說矛有鋋鋋鋋施卽鉈而無銳似
魏時說文亦無銳字又在玉篇之前矣說文銳字當
依尚書作鋭音徒外切毛居正六經正誤曰銳矛屬
許氏說文音兌廣韵徒外切今音以稅反是銳利之
銳非兵器也當從說文廣韵音毛氏語甚分明必見
說文善本作鋭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兌聲周書曰一

人冕執銳讀若兌也而讀若兌之下或當有一曰芒也四字後人以徒會以稅分別其音又銳譌爲銳遂移徙分置耳段說是也今從之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玠圭上宗奉銅瑁由阼階隮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何以知王從死後加也以尙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王者旣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

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尙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別傳奏鄭尙書違失事云顧命執瑁古曰宇似同從誤作同旣不覺定復訓爲桮謂酒桮甚違不知蓋闕之釋冕藏銅反喪服正合然則作同訓爲酒器者蓋歐陽尙書所傳伏生之本也益金作銅者大夏侯尙書

之本也白虎通多用大夏侯說其以銅字訓爲天子
爵到至者當是小夏侯之說此三家尚書之文誼異別
者也
白虎通紼冕篇尚書曰王麻冕
說文玉部曰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玠圭
案此今文尚書作介乃玠字之消借許
引周書曰稱奉玠圭段氏玉裁以爲卽引大保承玠
圭句又誤涉下文賓稱奉圭而合之也喬樅謂據說
文知今文尚書介字當从玉作玠近刻說文玠下引
書但作介字非是

又案白虎通引尚書乃受銅瑁又言吉冕受銅又言
釋冕藏銅則所據三家今文實有同字益金作銅者
攷漢書律麻志言六律本黃帝使泠綸取竹之
解谷制十二筒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
本迨後其法皆用銅云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
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
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取於士君子之
行是以用銅也故周禮以典同名官當亦取律呂之
義此王所受同許鄭均改爲爵名自是圭瓚之器用
銅爲之者故三家今文字或作銅也攷工記言大璋
中璋邊璋之制皆黃金勺青金外杜子春云勺謂酒
尊勺也鄭康成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三璋之勺皆
以黃金爲之則圭瓚亦以黃金爲勺可知也飲器以
祚爲質飾以金玉此圭瓚爲傳重之器觀白虎通言
既事藏之則非祭祀常用之瓚當必用銅爲之取其
永遠世守之意觀商周彝器皆以銅爲之金飾其外
大可概見矣易震卦不喪匕鬯彖曰不喪匕鬯出可
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在易帝出乎震震長子
也主器者莫若長子故於震以不喪匕鬯言之此銅
瑁所以爲傳重之器也馬融訓此經同字以大同天

下言之卽漢書所云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
之義古文與今文說亦相通惟虞翻云今經益金就
作銅字詁訓言爲天子副璽者義獨別異此小夏侯
尚書之說也夏侯建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
者牽引呂次章句具文飾說夏侯勝嘗非之案禮記
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
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蔡邕曰璽者印也印者信
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左傳所
云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
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

邱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蔡邕亦習小夏侯
尚書者今文家以同字作銅遂以銅訓爲天子之副
璽諸據秦制天子玉璽其副璽當用金故爲此說然
以璽爲傳重之器秦漢以前無此說未可據以解此
經之銅瑁不如許鄭之訓於義爲長

白虎通紼冕篇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
而祭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之冠也十一月之時
冕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冕而後仰故謂之冕謂之
詡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詡
謂之收者十三月之時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

謂之收冕仰不同故前後乘也詡張故萌大時物亦牙
萌大也收而達故前蔥大者在後時物亦前蔥也綌所
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
皮皮乃大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尚書
曰王麻冕冕所以前後蔽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
旒者示不視邪纊塞耳示不聽讒也故水清無魚人察
無徒明不極知下

案尚書大傳載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周公曰
古之人有冒皮而勾領者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
覆頭是冒皮乃大古未有禮文之服也大傳又言黃

帝始制冠冕玄衣黃裳則以麻爲冕蓋始自黃帝史記
言帝堯純衣黃收案隱云收冕名其色黃故曰黃收
象古質素也據此知唐虞冠冕同名爲收夏后氏郎
沿唐虞之制也

蔡邕獨斷曰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
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
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
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詩曰常服黼冔周書曰
王與大夫盡弁古者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
今也純儉冕冠聖旨從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十

有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三公九諸侯皆七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凭玉几導揚末命
命女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對揚文武之
光訓

漢書敘傳曰末命導揚

案凭字說已見前臨君周邦文選書躬詩李善注引
作君臨周邦竊以爲作君臨者是也今本尚書或傳
寫者誤倒之對揚古文作答揚段玉裁曰凡古文尚
書答字今文皆作對如維詰弗答天命尚書大傳作
奉對是也此下文王再拜興答曰白虎通爵篇亦引

作興對
王再拜興對曰耿耿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
威乃受銅瑁
後漢肅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耿耿小子屬當聖業
白虎通爵篇曰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
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
爲繼體君也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
受瑁據鄭注明以同瑁爲二物虞翻乃謂同是同之
誤字其亦不思而已矣段玉裁曰鄭君訓同爲栝則

上宗奉同王受同三宿三祭三祼大保受同及以下
同字皆如貫珠倘如仲翔改作上宗奉冂瑁乃受冂
瑁則三宿三祭三祼者果何物乎且以下同字可省
更爲冂乎大保受冂降以異冂秉璋以酢果何解乎
天子之瑁乃有異者爲貳乎其性謬甚矣
王三宿三祭三祼
說文一部曰祼灌鬯酒也从一祼聲周書曰王三宿三
祭三祼
案尚書釋文云馯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姤徐又音
託又豬夜反說文作託丁故反莫爵也馬本作詫與

又口部曰嚌嘗也从口齊聲周書曰大保受同祭嚌
案鴈孔本尚書作秉璋以酢釋文云酢才各反王鳴
盛曰酢當作醋說文酉部云醋主人進客也或作酬
醋客酌主人也在各切酢酸也倉故切酸酢也素官
切今俗醋酢相亂當據說文正之王說是也釋文又
云宅如字馬同徐始故反說文宀部云宅所託也
重文𡧓云古文宅庢云亦古文宅𡧓與託形近音同
古文作𡧓今文作託𡧓即宅字故轉寫者以託誤作
詫也徐音宅始故反則讀宅同度古者宅度二字本
相通用段玉裁曰宅古音如鐸亦音徒故切集韵十

一暮曰度或作庢宅二十陌曰宅或作度是也喬樅
謂此宅字亦即上文三𡧓之𡧓古文作𡧓今文作託
蓋太保受同祭酒嚌酒之後亦必却行復本位以同
授宗人而後始拜也宅字得訓爲却行者蓋與度字
義近玉篇足部云跮踱乍前乍却也史記司馬相如
傳跮踱鞠容以委麗兮注張揖云跮踱疾行互前郤
也類篇云踱或从庢作跮跮即古文宅字古字多省
借庢疑即跮之省文今文尚書作𡧓蓋以音同假借
爲𡧓字𡧓亦即古文宅也
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東方諸侯入應

門左畢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皆補袚衣黃朱紱
白虎通紱冕篇曰紱者蔽也行以蔽前紱蔽者小有事
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紱諸侯赤紱詩云朱紱
斯皇室家君王謂天子也又云赤紱金爲會同有繹又
云赤紱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補袚衣黃朱紱亦謂諸
侯也別於天子謂之黃朱亦赤矣大夫慤衡別於
君矣天子大夫赤紱慤衡士韎韐朱赤者咸盛色也是
以聖人垂法之紱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
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用爲紱
服百王不易也

案今本白虎通字多譌舛不可讀茲據段氏玉裁所
訂正者如此段氏云毛傳於采芑曰朱芾黃朱芾諸
於斯干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與今文尚書合
古文尚書作祓黃朱與今文異按漢書韋孟諷諫
詩衮衣朱袚此正用今文尚書補衣謂畫補於衣也
袚同市亦作韍蔽膝也假借作紱芾弗袚朱袚與詩
斯干易困卦訓同李善注文選不誤師古注漢書云
書爲亞文故謂之袚誤矣漢書正文本作袚注本云
朱袚爲朱紱畫爲弗文也亞古弗字故因謂之袚又
作紱其音同今本舛誤

白虎通姓名篇曰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爲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首謂頭也

賓稱奉玠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皇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說文玉部曰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稱奉玠圭

案此今文尚書也古文無玠字段氏玉裁以爲許所引周書爲上文太保奉介圭之句誤涉下文賓稱奉圭而合之也王鳴盛云古文尚書無介字此僞孔氏

所刪去也始以釋器圭尺二寸爲玠攻工記玉人天子之鎮圭尺二寸疑非諸侯所有故刪去介字但揆高詩錫爾介圭是諸侯亦得有介圭然彼猶是賜與申伯若韓奕詩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鄭彼注云韓侯以時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彼疏云經再言入覲故分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入覲於王爲行享禮然則此經言享禮之圭無妨有介字也江聲曰介圭卽命圭此經僞奉介圭兼幣是朝兼享禮故庭實俱設與常禮不同介珪固是命圭不妨幣中別有享圭也喬樅謂江說以介圭卽命圭其說是也韓奕詩明云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言以其介圭則實爲韓侯之命圭而非享禮中之圭幣矣玠圭雖指尺二寸者言之然諸侯之命圭亦不妨通稱天子曰鎮圭公侯伯又有桓信躬之別其稱名固自不同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維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維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

說苑政理篇曰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詠夫詠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詠賞不可以繆詠則美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

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惡不懼而能以行化乎天下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案此今文尚書也段玉裁曰子政所引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周本紀云畢立賞罰以定其功白虎通諫諍篇云尚書大傳曰畢力賞罰以定厥功白虎通所得大誓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此則漢民間所得大誓之文與此文相似而不可混爲一王伯厚偁爲漢儒所引異字誤也

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說文支部曰敷敊也从支尃聲周書曰用敷遺後人〇

又曰敉敷也从攴也聲讀與施同

案經傳敷皆作敷漢碑多從寸作敷段玉裁云五經文字曰敷說文也敷經典相承隸省也此非隸省乃隸變耳變寸爲尃筆勢相同非从方也今俗从方則誤矣又與寸古通用是以下體从又之字隸或从尃

寡命與康誥篇兄大雅寡妻烝徵訓

王若曰殷邦侯甸男衛維予一人釗報誥

案尚書釋文云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此古文今文分篇之各不同也僞孔本以王出在應門之內分爲康王之誥正義曰伏

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告諸侯而使報告異篇失其義也及馬鄭王本皆孔氏古文之舊今本乃僞孔傳妄改孔頴達曲附之無識甚矣江聲曰馬鄭二公皆非輕改儒章者蓋必孔氏古文實是二篇而馬鄭從之也今案敘云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詰諸侯明非踰年卽位而詰諸侯也且必推本成王崩言之明是成王崩未久時事然則尸天子謂王天子之位卽在應門之內之位也言遂詰卽在應門之內之位也言遂詰卽在應門而詰也是則康王之誥卽位不逾年也

又案詩周譜正義引鄭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頒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鄭之此注皆依伏生大傳爲說亦用今文家言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咨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則亦有罷熊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义王家用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

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史記周本紀曰太子釗立是爲康王康王卽位徧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漢書谷永傳永災異對曰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遣不逮君死不忘國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案僞孔傳本尙書無作罔今據漢書谷永傳引經及後漢書荀彧傳彧傳操語皆作無不則知今文尙書

本然也

後漢書張酺傳肅宗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

案酺本傳言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又從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數則酺於尚書習歐陽氏之學也注云案觀記云充與光武同門學攷光武紀言壘尚書於中大夫許子威資用乏絕與同舍生薛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然則知光武及許子威置薛生皆習歐陽尚書矣

又荀彧傳彧勸操曰雖鄉舉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注尚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白虎通爵篇尚書曰王釋冕喪服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臚年無君故逾年乃卽位改元名元年年以紀事君名其事實而未發號令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

案段玉裁云白虎通引無反字蓋今文尚書也喬樅謂此不然也白虎通引尚書無反字當是傳爲者脫佚據下文云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有遺說尚有散見於他書所引者故文可得據以爲言也

反字無服字則知上文誤脫去反字下文又誤脫去服字也

又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羣公謂諸侯及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鄭說亦與白虎通合經言王反喪服而未及羣公故鄭言此以補經所未備也

春秋繁露玉英篇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

案南史沈文阿傳文帝卽位文阿議曰王人無君不敗則亂當隆周之日公且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衰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卽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王處社稷之艱難文阿此議與白虎通說康王在喪倩事相同康王麻冕受策召公當卽援成王故事蓋三家今文尚書雖亡而佚文遺說尚有散見於他書所引者故文可得據以爲言也

周書二十七

胙誓第九十七

今文尚書二十五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史記魯世家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胙作胙誓○集解馬融曰胙一作獮一作獼駟案尚書作柴○索隱曰尚書作柴誓今尚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即胙誓字異義同

亦變也言於胙地誓衆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即僖卿季氏之費邑地名

案困學紀聞云費誓說文作柴史記魯世家胙大傳作鮮喬樅攷鄭君周禮注引書柴誓曰敜乃擭敜乃阱時秋也是鄭以胙誓在於秋時周禮大司馬職言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爾疋亦云秋獵爲獮知鄭據今文尚書說以此篇爲因秋獮治兵而誓衆也大傳作鮮誓鮮即獮之同音假字作胙作獮皆三家之異文據說文解字引周書作柴誓然則古文尚書當是作柴字也段玉裁曰胙鮮獮三字雙聲鮮音一讀如斯獮

鮮誓

獮誓

尚書大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秋取嘗何以也習獮也習獮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不可空習故於蒐狩閑之也閑之者習之也習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已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也取命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也所以貫揖讓之取

而賤勇力之取也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於澤
揖讓之取也〇注云取禽以嘗祭也澤射宮也
先大夫曰此條諸書所引不言何篇盧氏本入之略
說無所據觀傳文專釋鮮字爲秋取嘗疑是鮮誓之
傳也
又案禮記曾子問注言伯禽封於魯時有戎夷作難
雖有三年之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作費誓正義
曰周公致政之後成王卽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伯
禽卒哭者爲母喪也鄭於曾子問又引作費誓者此
亦天寶時衛包改柴爲費非鄭所引之舊文尚書隸

古定本作柴誓正義本亦改爲費是其證也
論衡儒增篇曰成王之時四國纂畔淮夷徐戎竝爲患
害
周禮雍氏注曰伯禽以出師征徐戎〇釋文曰劉昌宗
本作郠音徐
案郠字當是徐之或體此蓋亦三家尚書之異文也
段玉裁曰說文邑部郠邾下邑也魯東有郠城史記
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
魯東今薛縣索隱曰說文郠邾之下邑在魯東又郡
國志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又紀年云梁惠王
三十一年下邳遷於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郠竝音
舒玉裁謂經言徐戎謂戎之在郠者在魯東切近擊
欘相聞故曰東郊不關也
善敩乃甲胄敩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予魔乃
鋒刃無敢不善
史記魯世家曰陳爾甲胄無敢不善
說文支部曰敩撰也从支柬聲周書曰敩乃甲胄〇又
曰敩棨連也从支喬聲周書曰敩乃干讀若矯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敩謂穿徹之敩猶棨也弔至
猶善也鄭解敩字訓與許同而敩字之訓則與許異

蓋三家說有不同也段玉裁云說文网部曰罪从网
米聲或从辠作罪然則敩字古音不讀如了彫切當
讀如彌綸之彌鄭注謂穿徹之音義略相協喬橇謂
今正義本魔作礪此俗體也古書但作魔字左傳云
磨厲以須是也釋元應衆經音義引尚書砆砥砻丹
字作砆砆魔古今字之異又說文金部云鍵兵備也
依說文則字當作鍵其鋒字乃鍵之消文耳
今維淫舍牿牛馬敗乃穫敩乃阱無敢伏奸神保佑
魯世家曰無敢傷牿〇正義曰牿牛馬牢也令臣無傷
其牢恐牛馬逸

案說文牛部云牿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
淫舍牿牛馬分韻說文引無淫舍二字江聲曰案淫
舍之言大放也既大放牿牛馬則無牿者矣何又云
毋敢傷牿乎上下文不相應有淫舍字非也王鳴盛
曰古尚車戰所貴牛馬之力比後世行軍爲尤重軍
行牛以輓輜重馬以駕兵車軍止宿則放牧以休之
又慮走失故牿之分韻說文引無淫舍字誤脫去也
喬樅攷書正義引鄭注以牿爲桎梏之梏施梏于牛
馬之胹使不得走失攷易蒙初六用說桎梏鄭彼注
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大畜六四童牛之梏鄭注

云梏爲木互體震震爲牛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
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鄭志冷剛問易注桎梏手足
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如鄭所說牛牿
前足則馬亦可知也蓋說文所引從古文說故以牿
爲牛馬牢鄭從今文說故以牿牛馬腳也牿字
蓋惟古文尚書有此字今文當皆作梏故鄭從今文
讀牿爲桎梏之梏耳

尚書大傳曰薎捕獸機檻也

周禮雍氏秋令塞阱杜薎注云阱穿爲塹所以禦禽獸
其或超踰則陷爲世謂之陷阱薎桂罦也堅地阱淺則

設桂罦於其中書槃誓曰殷乃薎時秋也伯禽
以出師征徐戎

案尚書釋文云杜本又作敗攷說文支部云敗閉也
从攴度聲讀若杜敔塞也从攴念聲周書曰敔乃阱
敗敔二字相連敔下引周書則敗從可知矣古文尚
書作杜者此以音同假借用之漢書王陵傳云陵杜
門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字本作敗音
同是知敗爲今文正字杜爲古文假借字今則杜字
行而敗字廢矣桂罦賈疏以爲監桂於中向上罦罦
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桂罦

國語魯語曰鳥獸成設穽鄂韋昭注云鄂桂格所以
誤獸是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振復之我商賚女乃越逐
不復女則有常刑

晉世家曰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復之○集
解曰鄭元曰風走逸臣妾厮役之屬也○徐廣曰敬一
作振

案古文尚書作祗復之段玉裁曰按作振者今文尚
書也般庚篇震動萬民以遷石經作祗動咎繇曰
嚴祗敬六德鄭本紀作振敬無逸治民祗懼魯世

家作饋禮內則記祇見孺子鄭注云祇或作振又曲
禮臨諸侯畛於鬼神注云畛或作祇祇振語之轉喬
樅謂今文作振史記以訓詁代之故云敬復也
無敢寇攘踰墻垣竊馬牛誘臣妾女則有常刑
魯世家曰無敢寇攘踰墻垣○集解曰鄭元曰寇刼取
也因其失亡曰攘
案論語子路篇其父攘羊周氏注云有因而盜曰攘
鄭君謂因其失亡曰攘即有因之謂此亦用今文尚
書說也失佚古通釋詁儻仍因也邢詩疏引費誓曰
無敢寇攘鄭注云因其亡失曰攘儻攘音義同

甲戌我維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女則有大刑魯人
三郊三隧峙乃楨榦甲戌我維築無敢不共女則有無餘
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隧峙乃芻茭無敢不多女則有大刑
魯世家曰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茭糗糧楨榦無敢不
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胥遂
平徐戎定魯○集解曰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
言四者東郊甾守故言三也○馬融曰楨榦皆築具楨
在前榦在兩旁大刑死刑
案此篇蓋太史公檃栝錄之說文食部云餱乾食也
从食侯聲周書曰峙乃餱糧據許所引是古文尚書
作餱糧也米部又云糗熬米麥也从米臭聲熬米麥
亦乾食之類據史記所錄是今文作糗糧也尚書正
義引鄭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
類在軍使給斯役反則入於罪隸舂蔇不殺之據檀
弓言齊莊公襲莒紀梁死焉哀公使人弔之其妻對
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是周
之軍法有沒入其妻孥者矣
白虎通誅伐篇曰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
輕重從辭也尚書曰甲戌我維征徐戎

周書二十八

甫刑第九十八

今文尚書二十六

維甫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厥作詳刑以詰四方

史記周本紀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集解曰鄭元曰書說周穆王以甫侯爲相

又匈奴傳曰周道衰穆王眊荒服不至穆王於是遂作甫刑之辟

漢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

又匈奴傳曰穆王作呂刑之辟

案僞孔傳本甫刑改說文呂篇云呂春骨象形春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甫書所引皆作呂甫刑然則作呂刑者古文尚書也馬鄭本當是作呂故僞孔承用之書正義引鄭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可證也漢書匈奴傳又云穆王作呂刑之辟此或兼采古文尚書故與刑法志所引不同或後人據今本尚書改之未可知也甫侯亦稱呂侯者甫其國也呂其氏也國語周語曰堯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心膂也是呂者四嶽所賜之氏也毛詩崧高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申有甫有齊有許也箋云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王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是甫者四嶽所封之國也

論衡非韓篇曰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

之世始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呂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

論衡氣壽篇曰傳稱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案僞孔本作耄荒釋文云耄本作蒙放說文老部云年九十曰耄从老冒省聲耄耄字皆不見說文則字作蒙爲正又說文目部云眊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耄字謂當作周書耄字如此卽此呂刑之耄荒也喬樅謂段說是也據漢書武帝紀耄荒又漢書武帝

紀元狩元年詔云老眊孤寡又平帝紀元始二年詔云耄悼之人又彭宣傳云年齒老眊皆以眊爲耄字然則作薹者古文尚書也作眊者今文尚書也僞孔本作耄乃俗字耳

周禮大宰職注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賈疏曰呂侯訓夏贖刑以詳審詰禁四方

又大司寇職注書曰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疏曰謂周穆王年老耄亂荒忽猶能用賢量度詳審之刑以詰謹四方

案鄭注周禮兩引此經皆云度作詳刑僞孔本無詳字

宇鄭注所引蓋亦據今文尚書也毚蒼古書遍用三家今文當亦有作薹荒者故鄭樂記注書曰王耄荒凡兩見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維始作亂

史記五帝紀曰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

案史記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於是黃帝乃徵師

案段玉裁云大傳及孟康今文尚書也許氏說文古文尚書也然則今文古文本皆作敂敂奪古通用廣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皞之代也與史記合是鄭君亦從今文尚書說釋文引馬注云蚩尤少皞之末九黎君名與史記不同當以鄭說爲長

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後漢書殤帝紀曰貪苛慘毒延及平民

潛夫論述赦篇曰承大亂之極祝前王之惡其民乃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

案王符所稱卽述甫刑之語以鴟義爲消義者尚書疏引鄭注云鴟義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奪人物疑消義乃梟義之譌以聲同致誤也奪說文作敓

支部云敓強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从支兌聲此所稱古文也方言云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爲虔虔之訓賊當亦今文尚書說

敓攘矯虔

尚書大傳周傳曰降畔寇賊刼畧敓攘矯虔者其刑死

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詔撟虔吏因乘勢以侵燕庶○孟康注曰虔固也撟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尚書曰敓攘撟虔○韋昭曰凡稱詐曰撟強取曰虔

案段玉裁云大傳及孟康今文尚書也許氏說文古文尚書也然則今文古文本皆作敓敓奪古通用廣

韻十三末敓字下曰古周書曰敓攘矯虔按凡物失去謂之奪强取謂之敓經傳中假奪爲敓而奪字本義惟見於說文今俗謂有遺失曰奪去此古語也鄭君注禮曰編爛脫釋文音奪此假脫爲奪也凡今人曰脫去者皆當云奪去陸贄論裴延齡姦蠹書曰或遺寇賊敓數此可證唐初尚書不作奪也

又案漢書武帝詔撟虔二字卽本尚書故孟康引甫刑此文爲證是今文尚書撟字从手作撟也段玉裁曰周禮司刑鄭注作撟虔賈疏引呂刑寇賊姦軌奪攘撟虔唐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十三曰撟擅也假詐

也亦舉手也尚書撟誣上帝孔安國曰託天以行罪國語其刑撟誣貫逵曰非先王之法曰撟字从手今皆作矯卷二十五又曰說文撟擅也擅稱上命曰撟字體从手今皆作矯玉裁謂俗作撟詔字皆从矢作矯而不知說文明云撟舉手也一曰擅也擅訓則專指僞稱上命者言之故孟康韋昭元應皆與說文合元應所引僞仲虺之誥字作撟而今本作矯呂刑同可知也況漢詔鄭注孟康賈公彥引呂刑字皆从手確有明證乎今本大傳及說文作矯恐皆淺人所改也僞孔傳亦曰撟稱上帝而鄭注僞書乃云撟虔謂撓擾左傳虔劉我邊陲謂叔奪人物以相撓擾也喬樅謂今文尚書歐陽與大小夏侯三家說亦各有不同賈逵注國語云非先王之法曰撟賈先治大夏侯尚書則國語之訓乃本大夏侯解故也其訓爲假詐擅稱上命者當是歐陽家說武帝時書惟有歐陽也鄭訓撟虔爲撓擾引左傳虔劉邊陲爲證左傳諸古文之學此鄭據古尚書爲說僞孔傳多本於王肅肅好與鄭爲難故違鄭而改用今文家說也

苗民匪用命制以刑維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禮記緇衣篇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注云甫刑尚書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

案禮記正義引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氏衰又復九黎之君惡與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

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以此言之三苗是九黎之後九黎於少昊之末而爲亂三苗於高辛之末又爲亂故此注云高辛以呂刑於此苗民之下云皇帝清問下民又云乃命三后三后謂伯夷之等故以皇帝爲帝堯又以苗民爲高辛氏之末也喬樅謂禮記引甫刑鄭注不言尚書同異是與今文尚書同可知也鄭所釋亦據今文家說國語楚語云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韋昭注云三苗九黎之後其

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爲也堯興而誅之說皆與鄭君同是皆用今文尚書說但鄭注禮記語略而注尚書語尤詳耳非有異也隸古定本作苗民弗用靈放墨子尚同篇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諸尚書也剠亦黥之或體庶剠古作劓玉篇刀部云劓刑也此本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

王鳴盛曰弗不否三字同古音靈讀爲連故轉爲練緇衣作命者命古音亦近練也制與折古字亦通古

則墨須煮故云庶剠也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紛紛罔中於信
以覆詛盟
毛詩小雅正月篇云書曰越茲麗刑并制
漢書敘傳曰風流民化泯泯紛紛
論衡寒溫篇曰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
泯泯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
案此皆用今文尚書也古文作泯泯棼棼殷玉裁曰
泯徐仙民音民按韓詩載芟民民其麃常武民民翼翼
翼云民民眾貌徐音有自來矣棼棼者亂貌也春秋

傳治絲而棼之逸周書祭公解曰汝無泯泯芬芬
與此棼同也
虐威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天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
聞維腥
論衡變動篇甫刑曰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
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帝作上字江聲曰此下有
案隸古定本僇作戮字通旁作方說文旁从上
方聲則方乃旁之消借天帝監民句上帝當兩讀帝字重文摩滅爾上帝即
天帝也

德堯繼命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羲伯復治之故重黎氏
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爲
官王大司馬
案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
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
謂也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
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
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
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
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

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
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
韋昭注云少昊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
也少昊氏叛顓頊高辛氏作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
神相通之道也其後高辛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
也高辛氏衰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爲堯興
而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興天地之官義
氏和氏是也今放尚書疏約鄭尚書注云皇帝哀矜
庶僇之不辜至問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
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
事顓頊興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過絕苗民下云有辭
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其說皆與國語韋昭注及
王符潛夫論合是古文今文尚書家並無異說偽孔
傳乃以此皇帝爲君帝云君帝堯也重卽羲黎卽
和顯與鄭韋違異其說殊謬觀楊雄法言王符潛夫
論所云則重黎之非卽羲和昭然益明又徐整中論
厤數篇亦以爲顓頊命重黎堯復育重黎之後爲羲
和足見漢儒舊說皆如此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

有辭於苗德威維威德明維明
放定今文甫刑
皇帝清問下民矜寡有辭於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
常矜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
三國志魏志鍾繇傳繇上內刑疏曰書云皇帝清問下
民鰥寡有辭於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
於下民之有辭者也
案墨子尚賢篇云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
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矜寡不蓋德威維威德
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

平水土王名山川稷降播嘉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
維假於民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愼其行精其思慮
索天下之隱事遭利以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
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墨子所引呂刑文羣后之
肆三句在今辭有詳略之不德威維威之上堪今本尙
書不同江聲曰尙書正義言鄭以皇帝哀矜至罔有
降格說顓頊之事皇帝淸問以下乃說堯事然則鄭
君之本降假下卽接皇帝淸問云與墨子所引適
合自是古文如此僞孔氏卽去曰字而以羣后至無
蓋十四字移置皇帝淸問之上又改肆爲遹又于有

辭之上增鰥寡二字又改有苗爲于苗任意亂經輒
有墨子得據以正之棐匪之棐讀爲匪漢書地理志緣
之文匪皆作棐則棐匪字通據墨子則古文棐無惰
作不也咸僞孔本作畏禮記表記引作威與罔攸合
乃名僞孔本作乃命說文口部云名自命也是名之
誼本爲命也史記天官書甫刑曰皇帝淸問下民
七名命者名也晉灼漢書注云命者名也是名命古
文通用也哲漢書引書作悊說文口部哲字重文作
悊釋言云哲智也哲民者謂教導民使知禮義所以
增益其智慧也僞孔本改悊作折非是段玉裁以爲

墨子引湯誓不同江氏叔澐不應據之移易經文又正
義據桓鄭注之語亦不應拘泥喬樅謂古文尙書爲
僞孔氏所亂本不足憑馬鄭之古文本又已無存墨
子書雖殘缺然此節文甚明晰以之攷定今本尙書
固非無徵不信者江說未可厚非今文古文兩家尙
書篇數多寡雖殊而經文則大略相同閒有不同者
乃文字之小異耳此節今文尙書既無他書所引可
證則據墨子之文猶愈於僞孔氏之本也惟有辭上
有鰥寡二字江謂僞孔所增此又不然據三國志鍾
繇傳繇上肉刑疏引此經曰皇帝淸問下民鰥寡有

辭于苗與今本尙書文同鍾繇時僞孔傳尙未出而
所引有鰥寡二字自是尙書原文如此經重言鰥寡
者鰥寡顓連無告之人刑所宜宥今亦困于三苗之
虐而有辭以訴則刑之酷莫此爲甚矣
禮記表記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
孟子盡心篇趙注曰尙書甫刑曰皇帝淸問下民
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禹平水土主
名山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殷于民
尙書大傳曰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
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省刑也今也反是無禮而

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猶有
禮而經有刑也
又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
也中國之教內外有別男女不同櫛梁不同巾櫛其刑
重而勝由有禮也語曰夏后氏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
不輕犯
案大傳引此經典下有禮字此當是歐陽尚書本也
漢書刑法志引書雖無禮字折民以刑作慈民惟刑當
爲夏侯尚書本此三家今文之本有不同也故皇陶
謨以天命有典與天秩有禮竝舉此有禮字於誼尤

備伏生於甫刑傳歷歷言禮曰吳越之俗其刑重而
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又
曰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非以經文本有禮
字故言之如是其詳歟
潛夫論志姓氏篇曰炎帝苗裔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
民惟刑以封申呂
風俗通義皇霸篇經曰禹平水土
後漢書楊賜傳賜言曰三后成功惟殷於民皇陶不與
焉蓋吝之也
案殷墨子引作假見王伯厚攷文志攷假殷古文今

文之異字也賜世傳家業治歐陽尚書習桓君章句
宿有重名是賜所稱乃歐陽氏今文說也
三國魏志注引獻帝詔曰蓋周虞之盛三后樹功
伯夷降典慈民惟刑
漢書刑法志書曰伯夷降典慈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
猶隄之防溢水也○師古曰慈習也言伯夷下禮法以
道民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
案班志引書雖無禮字然詳其說經之辭曰言制禮
以止刑疑所引經文本作降典禮故師古注亦以伯
夷下禮法民習知禮爲解又僞孔氏本尚書當亦有

禮字故傳云伯夷下典禮教民其後轉寫脫去禮字
而他書所引遂皆依今本尚書刪之耳又案尚書釋
文云折馬鄭王本皆音慈馬融云智也據此是馬鄭
王本折皆讀爲慈與漢書所引慈民合蓋作折者孔
壁古文尚書也伏生歐陽今文本亦與之同作慈者
厚侯今文尚書也馬鄭王古文本讀折從慈而其訓
又與今文家殊觀班志以制止訓慈字是以慈爲折
之假借此如論語片言折獄魯讀折爲制正合則字
雖小異而訓仍與伏生大傳誼同也馬融訓慈爲智
取道民使智之誼此古文說之異於今文家者僞孔

傳云斷以法是讀折如字非改悊爲折也墨子書引作哲哲悊字同可見尙書別本舊有作折者此夏侯尙書之所本也三國志蜀志步隲傳云明德愼罰哲人惟刑謂傳所美亦作哲字此蓋用夏侯今文尙書歟

淮南子人間訓曰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愼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與夏后氏句相連屬中間尙有脫文及說殷人之教

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

爰制百姓子刑之衷以教祗德

後漢書梁統傳統對狀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案僞孔傳本爰作士釋爲皐陶王鳴盛曰據後漢書楊賜傳言賜拜尙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世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於民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焉則此經無皐陶下文命諸侯監伯夷播刑亦專舉伯夷不及皐陶僞孔以此篇言刑事而皐陶不見疑其不備遂妄改以就其說非也段玉裁曰作爰作衷者今文尙書也作士作中者古文尙書也未必僞孔擅改孔傳未必不本馬鄭王皐陶不在三后之數賜之所以恥也中衷古通

尙書大傳曰夏后氏王教以忠○又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注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愧誠也

案士喪禮疏引夏后氏王教以忠稱書傳略說文選注又引周人之教云先大夫曰周人之教以文當與夏后氏句相連屬中間尙有脫文及說殷人之教

耳觀白虎通三教篇自明白虎通正本書大傳也

白虎通義三教篇曰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教所以三者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爲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教也教者何謂也

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故尙書曰以教祗德

鹽鐵論刑德篇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愼法設而姦禁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維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衷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維訖于富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維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禮記表記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注云忌之言戒也外敬而心戒愼則無有可擇之言在于身也

案此今文尚書也隸古定本無而字又躬字作身爲異喬樅攷上文爰制百姓于刑之中後漢書引今文尚書中字作衷則此文故乃明于刑之中今文當亦同作衷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維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維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衷維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禮記緇衣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爾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案隸古定本尚書無不字據鄭君注禮記緇衣篇以不爲衍字則知三家今文尚書亦作播刑之迪無不字也觀於五刑之中以後漢書所引爰制百姓于刑之衷例之則此處今文亦皆作衷字

古文苑崔寔諫議大夫箴曰虐及於天慢德不蠲

案崔寔此箴卽用今文尚書上帝不蠲之語也家語執轡篇云德不厚民吁嗟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不蠲家語出王肅僞撰肅治古文尚書著者然則今文古文蓋皆同也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天以前民所行腥臊不潔下禍誅之故周禮蜡氏除不蠲鄭注云蠲潔也此鄭用三家詩說毛詩古文作吉蠲據此知不蠲爲不潔今古文亦當同

讀如吉圭惟饎之圭圭潔也此鄭用三家詩說毛詩古文作吉蠲據此知不蠲爲不潔今古文亦當同矣

王曰於戲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天不假我一日非終維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後漢書楊賜傳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爲意有所想雖未形顯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

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此之謂也○李賢注云我君也
天意欲整齊乎人必假於君也今尚書文作俾俾使也
義亦通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
子童孫
案僞孔傳本尚書作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釋文云天
齊于民絕句馬云齊中也俾我絕句俾馬本作矜
哀也馬意以天降中於民相協厥居是天心仁愛哀
矜下民我者我民也李賢後漢書注以我字訓君益
據僞孔傳以爲之說非獨義與馬異而且非楊賜之

恉也江聲曰假當讀爲天假之年之假終謂考終命
也據楊賜引書之意則此非終謂不邀天永而短折
不終維終謂邀天眷而考終也天申乎人而假我一
日之命其有修短實在乎人之能敬德與否爾下文
即承之以爾尚敬逆天命則可知此經誼然矣段玉
裁曰後漢書楊賜引書云云此今文尚書也賜通尚
書桓君章句即歐陽尚書也吳才老書禆傳放義引
假我一日玉海藝文志放引天齊乎人假我一日今本
假字誤俾僞孔本尚書假作俾而釋文云馬本作矜矜哀
也楊賜假我一日爲句僞孔俾我句絕僞孔與古文
今文皆異不同如此又曰勤釋文作日云人實反
一音曰當作越正義作曰云言曰我當勤之王氏鳳階
以爲孔傳曰當勤之下文所謂徒會戒而不勤也孔
傳本原作曰字今定從曰唐石經作曰非也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維敬五刑以成三德
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
不怠○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
又外戚傳上採劉向谷永之言報許皇后曰書曰雖休
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後漢書陳寵傳寵上疏曰唐堯著典肅災肆赦周公作

戒勿惧庶伏旧惡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言之
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
案江聲據宣帝紀於此經增祇事不怠四字以惟敬
五刑爲衍文段玉裁曰按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作祇
事不怠四字祇敬同義德怠聲同部也蓋今文尚書
之駁異者僞古文祇勤于德夙夜不怠即就祇事不
怠演之又據外戚傳引書與今本同則知祇事不怠
囌括之詞耳喬樅謂段說是也據後漢書陳寵傳亦
引用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之文是今文尚書本有此
句豈得以爲衍文耶

三國魏志注引獻帝傳曰震畏天命雖休勿休
三國志陳羣傳羣對曰臣又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
笞本興仁惻而死者加衆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
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者劇刑
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
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
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亡穿
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固之所
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進
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

以笞死之法以不殺之刑是重人之體而輕人軀命也
後漢書蔡茂傳茂上書曰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維永
禮記緇衣篇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孝經天子篇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荀子君子篇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爲善者勸爲不
善者沮刑罰蔡省威行如流政令致明化易如神
漢書賈誼傳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說苑君道篇曰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案左傳襄十三年云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
惟永是知古文尚書亦與今文同杜預注云一人天
子也甯安也永長也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矣
萬民賴之
大戴禮保傅篇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盧辯注云
孟子曰君正莫不正君正則國定矣
漢書刑法志曰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淮南王術訓曰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
後漢書安帝紀延光元年策曰允執其中一人有慶萬
民賴之
案此所引書兆民作萬民疑三家尚書之文或有不

同也
三國志王朗傳朗上疏曰易稱敎法書著祥刑在今爾安
慶兆民賴之愼法獄之謂也
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詳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史記周本紀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在今爾安
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集解
云王肅曰訓以安百姓之道當何所擇乎非當選擇賢
人乎
案周禮大宰大司寇注皆引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正

義皆云詳審文選王仲宣從軍詩司典告詳刑李善注引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段玉裁曰合數條觀之知古文今文鄭本孔本皆作詳古文尚書之詳祥多通用蓋僞孔本亦作詳李善之注可證也古詳祥多通用蓋僞孔本亦作詳而讀爲祥後遂改作祥非也史記作祥亦淺人所改也

漢書敘傳曰威賞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師古注曰不詳謂不盡用刑之理周書呂刑曰告爾詳刑

詳刑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慎罰明察畏辭

又十三年制曰詳刑理寃存恤孤寡

又劉愷傳曰非先王詳刑之意也○章懷注云尚書曰有邦有土告汝詳刑鄭元注云詳審察之也

案墨子尚賢篇云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汝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故尚書釋文云吁馬作于云於也則于字即吁之省借吁於詛同訟蓋詳之爲字段氏懋堂以爲訟刑公刑也古訟公通用言人當作言人謂何擇非言人乎此蒙上苗民

罔擇吉人言之墨子說何度非及似近是史記何居非其宜此恐今文尚書之駁異非以宜訓及也王鳴盛曰釋文度待洛反馬云造謀也正義引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史記度作居者疑度古近宅故云居然未詳其義也而爾古字通用儀禮聘禮而不善乎鄭注云而猶女也史記三句皆多有其字蓋順經文而足成其詛耳

潛夫論本政篇曰是故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先審擇其人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書曰爾

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求其罪惟鈞其審核之

周本紀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信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鈞其過○集解云馬融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索隱曰按呂刑云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今此似闕少或從省文

案徐廣史記音義曰造一作遭遭古通用段玉裁

云按作遭者今文尚書也以大誥造天役王莽作遭
證之史記當本作遭淺人用古文尚書改爲造而徐
中散不悟耳喬樅攷漢書王尊傳美陽女子告假子
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婁尊曰律無婁母之法聖人所
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注曰歐陽尚書有
此造獄事也據此是歐陽尚書作造字大史公時書
惟有歐陽立學官然則史記當從歐陽本同作造其
作遭者蓋大小夏侯之本也信孚訓誼皆爲誠請罪
狀情實也尚書釋文云惟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賊
也王鳴盛曰漢律諸爲人請求于吏以枉法論事已

行者皆屬司寇說文貝部云賊以財貨枉法相謝也
从貝求聲蓋漢盜律有受賕之條即經所云惟貨也
又有聽請之條即經所云惟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
云云是兼說惟貨惟求之義也僞孔本作來以爲釐
相往來段玉裁曰按官者長其高明也反者不畏而
矯往過正也此二者起之最甚者也因者女謁行也
貨者苞苴行也來者雖非女謁苞苴而請託於其間
也來求字與訓同段說亦通唐太宗明德慎刑比刑
網寬密咎妥在對曰律失入者減二等出者減五今
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責官吏爲自安計

德威所引律必漢以來相傳古律文故入入罪比罪
入減二等故出入罪比罪入減五等是雖減而相去
不相遠幾與犯法者等矣
尚書大傳曰聽訟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
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
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
聽民之術怒必思慈思意小罪勿兼○注云察猶審也
怒責也責囚之罪必思意兼謂思其辭思其義思義罪
小可求以出之罪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核之古之聽民者求

尚書大傳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
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
又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耆老幼不肖撫
告有過必赦小過勿增大罪勿蠱老弱不受刑有過不
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蠹不赦小
過謂之賊卒過以小謂之忮故與殺不辜寧失有罪與
其增目有罪寧失過以有赦
案大傳所言即經所云疑則有赦也江聲曰正義引
鄭注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王制曰凡
執禁以齊衆不赦過眚以五過之疵違法亂紀政安

得赦之上文言其罪惟鈞固是不赦也故引王制之文以證之

韋昭國語注曰書曰五刑之疑有赦

簡孚有衆維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

周本紀曰簡信有衆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

案正義本尚書訊作貎疑作聽共作具與史記文異

江聲曰貎字衛包所改也隸古本作貎說文糸部云貎旄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貎有稽說文編字皆以誼類相從其貎字次細下細字次纖下而纖訓細細訓微則貎訓旄絲亦微細之誼也僞孔本經文作

貎其傳乃云惟察其貎有所攷合唐開元時遂改貎爲貎郭忠恕汗簡採集古文字釋貎爲貎云出古文尚書亦惑於僞孔而誤也貎與貎誼不同安得以貎爲貎乎王鳴盛說同段玉裁曰尚書作貎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審爲貎之假借乃更爲貎字如周官經故書作某何人讀作某甘鄭注時已改從讀作之字而非故書之字矣說文所載尚書奇文異畫正同此說文多存壁中之舊文而尚書則多從安國已下諸儒所讀孔傳雖僞亦多舊說釋文正義不言馬鄭說惟貎有異解也周本紀作惟訊此今文尚書也或謂

其罰百鍰
尙書大傳曰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强而天下治一鍰六
兩
其罰百選
漢書嚴望之傳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
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刪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刪
是也字本作鐉鐉卽鍰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
十三一曰重六兩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鐉罪疑赦其罰百鍰僞孔傳云
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釋文云鍰戶關反六兩也鄭及

爾雅同說文云亦鋝也亦舊譌作六今從段玉裁所訂正鋝十三銖
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貫達說俗儒以鋝
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王鳴盛曰此經鄭
注已亡以鄭攷工記注及舜典疏引鄭駁異義攷之
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既不從古文家而於俗儒六兩
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重九鋝爲證攷工記桃氏爲
劍上制重九鋝中制七鋝下制五鋝彼注以九鋝爲
三劜十二兩七鋝爲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鋝
爲二劜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爲一劜則鄭意以
一鋝爲六兩又半兩攷工記又有冶氏戈戟重三鋝

彼注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
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
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又弓人膠三鋝彼注云鋝鍰
也彼疏云尙書甘誓罰百鍰等言鍰此與冶氏言鋝鋝
與鍰爲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
以鍰卽是鋝其數當爲六兩大半兩必與馬合也證
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鍰說文編字以類相從鋝與鍰

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之鋝見周禮故于鋝下
引周禮爲證鍰見周書故于鍰下引周書爲證雖分
兩經其義是一故云鍰鋝也鄭既從之以解攷工記
馬注尙書又與之同則其說不可易也十一銖二十
五銖之十三此本尙書古文家說鍰字之義非鋝字
之訓今乃入之鋝字聊存古義其下卽繼以二十兩
爲三鋝然後次以鍰字則許意以鍰卽是鋝俱爲六
兩太半兩明矣今文家說雖脫去大半兩但言六兩
猶爲近之校古文家言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
十三百鍰僅爲銅三劜可贖黥酌之罪推之大辟亦

只用銅三十勻可贖死罪有是理乎馬鄭皆傳古文
許慎說文自序亦云書稱孔氏然其義訓自當擇善
而從故職金疏云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兩古文作
鋝說云一鋝十一銖二十五銖之十三也百鋝爲三
勻其下即繼以鄭云以鄭古之率多作鋝雖所引未
全想許案必不從古文說鄭必無駁鄭意亦字從古
文說不從古文也今文作率見周本紀徐廣曰率即
鋝也索隱云舊本率作選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之
品師古曰字本作錘錘即鋝也史記平準書有白選
蘇林音選擇之選但憶及劉氏音息戀反倘書大傳

死罪罰千鍰漢書食貨志作撰音同或作率或作選
鍰撰皆錘之異文音近而假借也鄭固不從古文說
而於今文說亦必但爲近是釋文乃引徐邈云鍰六
兩也鄭及爾雅同爾雅絕無六兩爲鍰之訓釋文此
說譌謬殊甚喬樅謂陸德明謂鄭氏同者此鄭注尚
書大傳之語據鄭大傳注云死罪罰千鍰出三百七
十五勻是鍰六兩也漢人最重經師家法故鄭注大
傳亦各從其家而爲之說也閻有不從其誼者亦必
先就本文解訖然後逕下己意或據他說以正之爾
雅者小爾疋也扈人亦爲爾雅小爾疋曰二十四

倍蓰史記之倍灑三字同在支部古音相近謂倍
之而又不止於倍也蓰是正字趙注直以下文云十
百千萬故少於十而曰五倍凡說也史記願二辟

蓋本皆作倍濾與古文異後人於臏改從古文作差
而劓則仍其舊耳
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集解馬融
尚書大傳曰洪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
周本紀曰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集解馬融
曰倍者倍二百為四百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
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
案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引鄭駁異義各繇改臏為跀
呂刑有跀鄭所注尚書乃古文本據云呂刑有跀則
古文尚書臏字作跀矣臏跀之別當以膝existing跀為異

說文骨部云髕都前也則髕之刑謂剔去膝前之骨
也史記孫子列傳云龐涓召孫臏以法刑斷其兩足
太史公自序亦云孫子臏脚是也足部云跀斷足也
重文跀云跀或从几莊子德充符曾有兀者叔山
無趾踵見於仲尼仲尼曰無趾兀者也漢書刑法志
文帝十三年詔除肉刑定律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
斬右止已論命復有笞罪者棄市是跀為斷足者謂
斷去足趾也鄭言各繇改臏為跀又言周改跀為刖
各但舉陶既改臏為刖夏刑用之不識今文尚書何
以作臏字蓋非聲竇聲相關通如玭瑣同字之比伏
生教於晉曾之間誤作臏字失其實也禹從謂段說
止故漢律當斬左止已論命復有笞罪者棄市則斬

亦知臏罪之異制然以臏與劓為制同字異說猶未
詳蓋臏與劓有斬左止及并斬右止之別周禮司刑
職曰刖者使守門是改刖為劓在周公制禮時已然
而穆王度時作刑篇中但言刖辟不言劓辟者蓋包
於刖刑之內猶大辟有殺斬之別而總包於死刑之
內也但其贖鍰之等差當亦輕重有別呂刑第舉其
大畧耳

宮辟疑赦其罰五百率閱實其罪○徐廣音

倘書大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

周本紀曰宮辟疑赦其罰五百率閱實其罪○徐廣音

義曰一作六百

案偽孔傳本作其罰六百鍰鄭注周禮司刑職曰宮
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經則劓黥正
義引鄭注云墨謂掩彼陰江聲曰陰謂人身隱蔽之
處男子之勢女子之心皆是說文攴部云敫去陰之
刑也似謂割男子之勢此云椓破陰似謂毀女子之
陰二說兼之乃足也喬樅攷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
文帝十三年除肉刑彼疏云所赦者唯墨劓與刖三
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此當正義亦云漢除肉刑宮
刑猶在今據漢書晁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注曰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
勿用不行維察維法其審核之

又曰季貢可以大赦罪人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

周本紀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

尚書大傳曰夏刑三千條

漢書刑法志曰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也甫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

案伏生大傳言夏刑三千條漢書刑法志謂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戰而御駟突違救時之宜矣宜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皆復古刑為三千章如此則法可畏而禁易避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說書者據甫刑有報虐以威之文以此三千之章為刑亂邦用重典觀左傳臧晉叔向之言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謂夏因有苗亂德作夏刑商因桀德昏暴作殷刑周因殷頑不靖作周刑皆因時有亂政者故用重典以治之叔世指有苗及夏殷之末而言也周自文武郅治以來成康之際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其後昭王南征不復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諸侯有不睦者故甫侯言於王訓夏作刑此刑法志所稱鄭昌之言謂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

鹽鐵論刑德篇曰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上殺而罪不過又陳龍傳曰龍鉤校律令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八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錯法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

徐令與禮相應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白虎通五刑篇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縣賞罰者示有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秩餘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臏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張布羅眾非五刑不見劓墨何其下刑也臏者脫其臏也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制去其勢也大辟者謂死也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也

案段玉裁云班用今文尚書作臏與史記漢書同徐本作剕俗本亦改爲刖者朱文游吳槎客所藏小字本不誤今從之

周禮司刑注曰周改臏作刖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

案正義云夏刖以下據呂刑而言也段玉裁云按鄭君此注獨從今文尚書作臏鄭意謂夏刑實用臏至周乃改刑今文得其實古文尚書作臏非伏生之誤也

公羊春秋襄二十九年疏元命包云墨劓辟之屬各千張布羅眾非五刑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刻爲五刑罪次三千

案此與今文尚書合足證漢時諸儒書皆用今文也又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月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

案王制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大司寇凡獄訟以邦成比之注云邦成謂若今決事比也據此則上下之比即小大之比矣江聲云漢書路溫舒上書有云因人不勝痛則僞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詞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

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引死比是又差亂其決獄之詞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

論衡謝短篇曰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

上刑挾輕下服下刑挾重上服

後漢書劉愷傳愷議曰尚書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曰輕從重罹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

案章懷注云今尚書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耳李賢所云今尚書謂僞

孔本也劉愷所引尚書是據歐陽等三家今文故不同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

漢書刑法志曰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案荀子正論篇云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楊倞注曰治世家給人足飲酒則得鞫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

之淫亂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德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簡周氏之秘其經曰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

維齊非齊有倫有要

荀子王制篇曰勢位齊而欲惡同物則必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是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尚書大傳甫刑傳書曰茲殷罰有倫今反是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江云聽讞獄

罰懲非死侯極於病非侯折獄惟良折獄

玉海藝文志敘漢世諸儒所引尚書異字曰罰懲非死侯極於病

案僞孔本尚書侯字作人段玉裁曰侯與人古同部同音如國語侯之見侯果喪其田侯田為韻大戴禮公冠視雍辭曰侯王近於民遠於民遠於侯侯為韻左氏春秋侯夫公羊作矦矦矦漢人所引今文尚書也

今未檢得出何書

罔非在中察辭於差非從維從

尚書大傳曰子夏曰昔者三王懃然欲錯刑遂罰亡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虐之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罰罔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罰

案尉繚子將理篇云善審囚之情不待筆楚而罔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然則此經所謂察辭於差者亦欲以得其情耳

又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

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汪云聽讞獄也

中論賞罰篇曰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重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徼倖則喜賞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法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

案江聲云因證之辭或有參差不能齊一者則其中有誠有偽于此審察乃可以得其情據大傳言聽獄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而從字有從辭從情

兩誼而斷獄必以情當以非從貼亂惟從貼情言也
大傳文見孔叢子引尚有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一語
哀矜哲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核之
尚書大傳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
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
哀鰥哲獄
漢書于定國傳贊曰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
案矜鰥古通用字緘古定本矜作鰥哲作折然則太
傳哲字當卽折之假借也審克以上文爲之今文尚
書皆作核字段玉裁曰矜鰥古以同音字假借爲

鰥亦借鰥爲矜班書字作鰥而訓哀矜非也文
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李注引尚書哀矜折獄明啟
刑書孔叢子雖僞書而作哀矜疑僞孔本固作矜傳
釋矜爲敬而衛包固依傳改經耳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尚書大傳曰子張曰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
則教誠而愛深也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籠子曰未可
謂能爲書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云二人俱
罪甫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喻犯墨罪也五刑有此教
教然耳犯墨猶以上一罪刑之
案尚書正義釋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
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
時以下刑爲重改下爲上故并亦上之然則大傳及
注所云一人犯數罪正說此經之義也
王日於戲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維
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
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尚書大傳曰孔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子曰非
公甫之不能聽獄也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
恥民近禮矣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慎罰明察單辭
案尚書正義曰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
由也與片言卽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得其單
辭卽可以斷獄者惟于路爾凡人少能也蓋若聽單
辭斷不偏信片言可以折獄由其明清于單辭故也
單辭且能明清況合兩辭兼聽安有不中者哉
獄貨非寶維府孝功
尚書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寶之者不能行其法者也
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
以矯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案段玉裁曰辜功之功孔訓爲事則其字蓋當作公
詩天保靈臺傳采蘩七月箋皆云公事也七月上入
執宮公定本誤作宮功此功字蓋亦公之遭改者
潛夫論班祿篇曰作典以爲民極上下共之無有私曲
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惟寶者也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二年詔曰巧法析律飾文增辭
貨行於言辠成乎手朕甚病焉
報以庶說永畀維罰非天不極庶民
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說文言部曰說罪也从言尤聲周書曰報以庶說

案隸古定本尚書說字作尤玉海藝文志攷說漢世
諸儒所引尚書異字報以庶說段玉裁云今未檢得
出何書喬樅謂伯厚所采當即據說文所引周書也
尤當從說文作說爲正古文消借尤字爲之說文作
說據今文尚書也報以庶說者謂貪賕枉法將爲天
所罰即下文所云天罰不極是也
王曰於戲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
人維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
詳刑
後漢書仲長統傳曰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

周書三十九

文侯之命第九十九

今文尚書二十七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

史記晉世家曰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愼明德○集解曰賈逵曰義和能以義和諸侯也

曰王子虎周大夫也○馬融曰義和能以義和諸侯也

案晉世家晉文公重耳獻楚俘於王王命晉侯爲伯

載此篇文索隱曰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

仇之事今此乃襄王命文侯釋文云馬本無平字書文

討論之劉伯莊以爲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詞尤非也

今攷書敘平王錫晉文侯秬鬯疑似篇云

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侯則馬融解此篇其說與史

記同矣劉向新序善謀篇亦云周襄王錫晉文公呂

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是漢儒相傳有

此說蓋皆今文家言也

又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義讀爲儀儀仇皆訓匹也

故名仇字儀是鄭注古文尚書以此篇爲命文侯仇

也攷晉世家載穆侯生太子仇是爲文侯文侯十年

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

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周本紀載諸侯即申侯而

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遷於雒邑皆不

載錫文侯命事泰本紀載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

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

之地是平王時納王者乃秦襄公晉鄭雖同諸侯勤

王而錫命文侯之事史傳未有明文惟國語鄭語有

晉文侯子是乎定天子之文又呂氏春秋疑似篇云

平王東徙晉文勞王勞而賜地高誘注曰平王幽王

之太子宜臼東徙雒邑今河南縣也晉文侯仇穆侯

之子案賜地之事不見史記晉世家疑即因襄王賜

文公河內陽樊之地而誤以爲平王鄭語所云晉文

侯定天子即史記所言諸侯即申侯共立平王事是

時晉鄭俱在故左傳亦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左傳

無晉文公獻伋於周襄王錫命之事曰用平禮也杜

預注以爲平王享晉文仇之禮或即用鄭康成尚書

注爲說耳然則馬融注古文尚書而用今文家說與

史記同者蓋非無據也又此經下文云適天丕愆殄

資澤於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正義引王肅云遭天之

大徵謂幽王爲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
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是王肅亦以此
篇爲平王錫文侯命王好異鄭立異此篇則同於鄭
而不從馬融之誼抑獨何歟

紹登于上帝集厥命于文
武○集解曰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

班固典引曰昭登之績○蔡邕注云尚書曰昭登于上
案此今文尚書也段玉裁曰凡古文作升凡今文作
登如升鼎耳而雒史記漢書皆作登鼎耳是也鄭注

喪服篇云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今之禮皆以
登爲升此句當作以升爲登謂用升字代登字　俗誤已行久矣然則二
字古通用也洪景伯隸續載皇祚奕已洛陽蘇望氏
所刻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玉裁按中有大誥呂刑
文侯之命遺字謂皆左氏者誤也其十九行二十行
二十一行二十二行多文侯之命也邵昭連文以邵
爲昭之古文也汗簡下部曰邵昭字見石經然則作

紹聞在下

班固典引曰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道第在下之訓
匪漢不宏
案段玉裁云今文尚書作登鋪古文尚書作升敷鋪
聞即敷聞也書以文武爲上今王爲下班以堯爲上
漢爲下此今文尚書說也與宏爲韻厥道下屬李善
絕句誤也喬樅謂段說是也晉世家作布聞在下布
即鋪之詁訓字敷亦布也馬融說以上謂天下謂人
誼與今文家異

亦維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
祖懷在位
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
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案師古谷永傳注云周書君牙之辭也段玉裁曰僞
古文君牙永所不見正引文侯之命耳僞君牙亦惟
先王之臣克左右俗本王作正小顏記憶之誤使學
者疑之不可不正喬樅攷三國志注引文侯之命曰
亦惟先正鄭元曰先正先臣謂卿大夫也是先正指
臣言鄭義與谷永同

於戲閔予小子嗣遭天丕愆疹資澤於下民侵戎我國家
純卽我御事罔克耆壽俊在厥躬
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
耆壽咎在厥躬□文穎曰此尙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
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耆老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
在其用事者也
案此今文尙書也隸古定本克作或咎在厥躬作俊
在厥服與今文尙書異段玉裁曰按文穎注言耆老
賢者疑漢書耆壽下咎在上本有俊字喬樅謂段說
是也隸古定本去咎字漢書谷永傳引脫去俊字

僞孔傳云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解與文穎
合是古文今文竝同宜據文穎注補俊字爲允又案
書正義引王肅注解造天丕愆云遭天之大愆段氏
玉裁以爲此必今文尙書作遭故用以注古文也於
大誥曰知之
予則罔克曰維祖維父其伊恤朕躬於戲有績予一人永
前文人女多修敭我于艱若女予嘉
說文支部曰敭止也从支昜聲周書曰敭我於艱
案僞孔本尙書敭字作扬攷說文手部云扬伎也非
此書之誼莊子釋文引說文扬抵也抵誼與止近疑
今本說文伎字乃抵之誤耳段玉裁曰敭古今字
衆經音義引說文捍止也又引說文捍止也蓋謂捍
扞皆卽敭之別體
三國魏志引獻帝詔曰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
一彤矢百旅弓矢千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

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晉世家曰天子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
千矩鬯一卣珪瓚虎賁三千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
之於是晉文公稱伯○集解曰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
赤旅弓黑也秬黑黍香酒也卣器名稽首至地
案隸古定本作旅弓一旅矢百馬四匹據史記言賜
大輅駕四馬則馬四匹者卽大輅之服也左傳僖
二十八年云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
與晉世家此文合則作旅弓一旅矢百者非也禮記
繼予一人卽續予一人之詁訓

曲禮正義引合文嘉曰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戉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勤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絑戶以明其別勇猛動捷執誼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戉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誼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歸祭祀此賜大略是一曰車馬也虎賁三

千人是六曰虎賁也彤弓矢旅弓矢是八曰弓矢也秬鬯一卣珪瓚是九曰秬鬯也蓋九賜之中有其四焉詩小雅彤弓序云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文四年甯俞言敵王所懷而獻其功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文公此時獻楚俘於王是敵懷獻功之事毛詩左傳所云與此篇誼正合也

尚書大傳略說曰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以虎賁三百人三命秬鬯諸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樂以祀其宗廟

說文貝部曰賚賜也从貝來聲周書曰賚尒矩鬯

案尒爾古今字說文手部引攻工記掌爾亦作掌尒又鬯部曰鬯或从禾作秬是秬乃鬯之或體古文尚書當是作鬯字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曰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修爾顯德

周書四十

秦誓第一百

今文尚書二十八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余誓告女羣言之首

史記秦本紀曰繆公盛德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正義曰鄗音郊左傳作郊

白虎通號篇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後其君為公何諸侯有會聚之事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爵子男而卑為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心俱欲尊其君父故令得稱其君為公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

案此今文尚書說秦誓篇首之義以是篇例之則紫誓之稱公可推而知也

中論修本篇曰人之過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故書則曰未就予悊維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後漢書傅毅傳迪志詩曰日月逾邁若弗員來維古之謀人說文心部曰悊壽也从心其聲周書曰未就予悊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未就予忌王陽盛日說文所引今周書無此文詳考之秦誓未就予忌當即是也定四年左傳甚聞王室釋文甚音忌注云忌壽也據疏引賈逵亦云然與說文合來與未形相似悊與忌聲相亂而誤也江聲曰悊悊壽也識古事以為謀者則謂來就悊壽敗我事也惟就今日之近利以為謀者且將以為親我而聽之悔前日違蹇叔而從杞

子也段玉裁曰按來字當是未字之誤悊悊之上當脫予字而下悊字之下當有脫文如圜升雲半有半無皇疾惡也莫席繅藉也皆引書而釋之與其字之本義不必合攷悊字在左氏傳有訓毒者如悊之脫扃西京王室悊漢能戒之是也有訓教者如悊之脫扃天啓其心人悊之謀是也教之訓則悊與謮同毒之訓則悊與忌略同說文蓋當作周書曰未就予悊悊教也而誤脫數悊悊同部同音壁中作悊說古文者讀為記識忌蓋識之省借未必如孔訓也喬樅謂江說以廣異義說於誼亦通而段說尤近理今故存江說以廣異義

而於經文則定從段說云
雖則員然尚猶詡茲黃髮則無所愆黃髮番番則鮐所過以申思不用
我尚有之
秦本紀曰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鮐所過以申思不用
襄二十三年穀梁傳曰七年詔曰振乏絕存孤三曰魏志管寧傳注引明帝詔曰以秦繆之賢猶思黃
之指爲譬湯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
於黃髮
慶〇張守節正義曰番番當作皤皤白頭貌
三國志秦宓傳宓薦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
秦史記囌秦誓之文云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是
定策故書美黃髮
以番番屬之黃髮爲老人狀貌故番字當爲皤之省
佐佐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借說文曰部云皤老人貌也从白番聲是其證也僞
漢書李尋傳曰秦穆公任佐佐之勇

孔傳訓爲勇武番番之良士非是
新序雜事五晉曰黃髮之人則無所愆
案隸古定本尚書無作罔字異誼同漢書韋賢傳師
古注云秦誓曰雖則員然尚猶詡茲黃髮則罔所愆
與李尋許愼所引文異誼異李尋治小夏侯尚書見
漢書儒林傳許引周書同作佐佐與李尋合是皆據
李尋傳注引作則罔所愆作罔者唐初本從簡文
今文尚書也馬融古文本作訖訖則其訓誼亦用古
也段玉裁曰困學紀聞載周益公云唐賦多用員來
文家說故與字許不同
讀秦誓正義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益公猶未悟
今本云字系衛包所改作正義時經文作員唐人自
有一介臣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能有容
公羊文十三年傳曰何賢乎秦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
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
字說之曰員與云同

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何休注曰諓諓淺薄之貌孚尹旁達也俾使也易忒猶輕惰也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休休美大貌能有容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秦繆公自傷誓不能用百里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遂霸西戎

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刻王道

諓諓善靖言

劉向九歎曰讒人諓諓孰可憑兮○王逸注曰諓諓讒言貌尚書曰諓諓靖言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戩戩善諞言釋文云戩才箭反馬云戩戩辭語戩削省要也諞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指少大辯佞之人攻說文言部云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戩戩善諞言論語曰友諞佞今本作便佞是諞與便通之證莊子人間世篇巧言偏辭釋文引崔誤本作諞音辯是諞與偏通之證毛詩東門有踐家室韓詩作靖孰文頻聚引韓詩作靜是諓與靖通之證

戔賊也从二戈周書曰戔戔巧言此所引據今文尚書也戔即諓字之省借說文於書雖從孔氏古文間亦兼取伏生今文以各存其是故兩引之如此國語

漢書息夫躬傳曰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

案段玉裁云詿誤二字無理當作詿誤一字之誤也
息夫用今文尚書說文引周書曰戛戛句絕下當云
戛戛巧言也加引商書曰圖下文云圖者升雲半有
半無戛訓賊也周書之戛戛則訓巧言文法正等古
經之字不盡同本義蓋假借在其中矣
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
案此與公羊傳合皆用今文尚書秦誓語也僞孔本
怠作辭王鳴盛曰說文辭字籀文作辝从台因傳寫
遂誤為辭據何休公羊注云易怠猶輕惰也僞傳乃
云使君子恒心易辭非也

又案隸古定本尚書我皇多有之公羊傳引作而況
乎我多有之皇況古今文之異段玉裁曰石經今文
尚書無皇曰今日耽樂作無兄曰則皇自敬德作則
兄曰兄卽今況字與此我皇多有之作況乎我多有
之合然則作皇者古文作況者今文也徐彥疏引戴
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
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
都著於竹帛然則此傳成於伏生書已出之後戴宏

之言可信非公羊高成之也尚書大傳皇於聽獄乎
此假皇為匡況字也皇與況互相假借也而況乎我
多有之猶言而何暇我多有之也僞孔傳皇訓大非
又何休注易怠猶輕惰玉裁按易怠疊字也易讀如
素問解㑊之㑊淮南曰議談善靖俾君子怠欲令朝廷以寁
潛夫論引淮南曰議談善靖俾君子怠則非是
為小而不可憂害乃至此
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禮記大學篇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焉○鄭注秦誓尚書篇名也秦穆公

伐鄭為晉所敗於殽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也斷斷誠
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
案禮記釋文云一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此所引
與尚書小異無它音他技其綺反下及注同休休尚
書傳樂善也鄭注尚書云寬容貌何休注公羊云美
大之貌王鳴盛曰說文無个字公羊傳引作介後漢
書杜詩傳云一介之才李賢注引書亦作介則作个
非也它卽佗字說文它部云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
它或假借佗字作他俗字也說文人部無他字今本
大學作無他然釋文云無它音他則是陸德明所見

大學尚作它技尚書作伎釋文云本亦作伎攷說文手部技巧也八部伎與也則此字當作技公羊傳引亦作技偽孔乃以此作伎而下有技仍从手非也段玉裁曰倘詩釋文介馬本作介此不可通當是馬本作砎周易豫六二介于石釋文介古文作砎古文謂費氏古文易也砎卽說文之砄字石堅也爾雅砄固也馬云一砎耿介一心端慤者一心端慤正謂堅磬集韻十六怪砎硬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是尚書一砎之誼喬樅謂段說是也介卽砎之省借易古文介作砎則書古文壁中本當亦作砎孔安

國以今文讀之定從介字馬知介卽砎字故以耿介一心端慤爲訓何休公羊注以一介猶言一槩讀介如字此古文今文之訓誼不同也他技鄭大學注云異端之技與何休公羊注合是古文今文訓誼竝同王肅以技爲技能僞孔傳以技爲技藝說皆非是能有容大學引作如有容隸古定本尚書同蓋古如字作而易用晦而明庶翻注詩垂帶而厲鄭元箋左傳見仲而何杜預注皆解作如又而讀爲能易利建侯而不寧及說苑能字皆爲而能讀曰如詩柔遠能邇鄭箋云能猶仰也廣雅仰若也則仰卽如故如轉爲能也

說文斤部曰斷截也从斤从𢆶𢆶古文斷从皀皀古文叀字周書曰殷乃引叀亟乃以此作伎而下有技仍从手非也段案說文韶下引周書此據古文也古文作韶然則今文作斷從可知矣斷从古文叀據何休公羊注以斷斷爲專一也倚公羊傳引作焉王鳴盛曰焉與叀同見周禮行人注夷聲近倚故倚轉作焉也喬樅又案倚大學引作兮倚兮古亦通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

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禮記大學篇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鄭注云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已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爲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媢妒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

案段玉裁云盤與般同大也庾元威說彥盤同音集韻二十六桓彥蒲官切大也常也是大學作般古日是寔通用同部同音也寔大學作媏古文從省假借達大學作通凡古文尚書作通如禹貢厥篚玄纁璣組顧命篇皆可證大學同於今文尚書也喬樅謂寔與是字通義同釋詁寔即訓是公羊桓六年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皆其證已媏張參五經文字云經典多作盲則此字之變久矣說文糸部云通達也是可兩從雖字異而誼則同也

論衡刺孟篇尚書曰黎民尚亦有利哉安吉之利也行

仁義得安吉之利

案段玉裁云此今文尚書也子孫上屬黎民下屬斷句依此為長正義非也

邦之阬隍曰予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說文自部云隍危也从自从皇省徐巡以為隍凶也賈侍中說隍法度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阬隍

若虹蜺之蜺

又云阬石山戴土也从自从亢亢亦聲

案稱徐巡者古文尚書說也稱賈侍中及班固者今文大小夏侯說也今本尚書阬作杭王鳴盛曰石山

戴土亦有危義易困上六困於葛藟劓杭說文木部無杭字危部無隉字阬字即此皆魏晉

以下所據俗字也攷說文出部劓字云劓不安也从出臬聲昌列曰槷劓本劓字倉頡篇為不安槷字見周禮鄭注云是古文臬字又儀禮注以為劓古文閒字今與刊遷文訓為不安亦是假借易之槷劓與書之阬隍音義並同特倒其文故字亦異此古訓也後人不識而改為劓阬杭隍皆非也

又案段玉裁云後漢書杜林傳曰沛南徐巡始師事衛宏後更受林學林於西州得泰誓古文尚書一卷

以傳衛宏徐巡於是古文遂行隍凶也此巡之說泰誓也巡之說尚書凡兩見於許書賈侍中說隍法度也蓋亦說泰誓也侍中受古文尚書同異集為三卷隍與臬雙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集為白虎通及聲音近達旦為於六書屬假借故訓為法度如其說則杭字連隍為文當是法度建立元然之意班固史稱其學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而固曾為白虎通及離騷章句皆訓詁詳明今白虎通雖殘缺而尚存離騷章句已亡然如不變曰醓不磏曰粹田三十畝曰畽見於劉逵張載所引者猶可攷證隍訓不安許及

僞孔傳皆本之也尚書杭从木說文無此字惟手部有抗字訓動也與詩正月毛傳合方言亦云僞謂之抗謂船動也然則尚書杭字从木當爲从手之誤若左氏傳梠杭許書作檔枇者與危訓無涉也許君引周書又从自作阮許書經轉寫歲久此或譌阢字从自而上字依寫古籍如是者多矣其原亦作元作抗未可知也

白虎通號篇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

尚書序

今文尚書第二十九上

案尚書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正義云作敘者不敢厠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先大夫曰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繼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是伏生壁中書有序也尚書引序各冠篇首出枚賾本古書序皆總爲一篇置卷末今所存逸周書篇目自

書猶可見漢志周書七十一篇今按逸周書篇目自度訓至器服止七十篇其一篇卽卷末之序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而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新論合二十九卷及逸篇十六卷除序數之藝文志併序數之著錄從其實也古文如是今文度亦宜然伏生之二十九篇併序數之也伏生本經有序無大誓大誓之合於伏生其始於歐陽氏乎漢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書百兩篇以欺世如所來書序出古文是霸見孔壁之本矣甯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書可校而故更作之而遽獻之於朝哉且霸見孔壁之本則見其中不分盤庚亦不異卷其三十一篇今按逸周書篇目自序二十九篇外增以後出之大誓三篇明矣歐陽既增大誓立於學官故兩夏侯亦從而增入其書特併大誓爲一篇而除序不數故仍爲二十九篇以合伏生篇數之舊異歐陽小異尚書正義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蓋永嘉之亂三家尚書已亡孔顥達嘗見漢石經拓本所云似據石經卽如是要是夏侯之本後增大誓者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亦句仍止三十一卷詩書之序至馬鄭始爲之注毛詩篇首正義云毛傳不訓序是漢初治經者未有爲序作

訓者也論衡佚文篇曰東海張霸涸王氏淳欣案百篇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漢書儒林傳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治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所采書序卽出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漢後獻遂秘於中外不得見霸但見今文有百篇之序而不見古文孔書故竊之作百兩篇以欺世如所來書序出古文是霸見孔壁之本矣甯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書可校而故更作之而遽獻之於朝哉且霸見孔壁之本則見其中合伏生書矣況歐陽經獨三十二卷今文家顧命

逸書二十四篇擴捨較易乃不並取以爲百兩篇而
轉取左氏傳何哉故知霸所取書序出今文也今文
有序此其碻證矣正義嘗引石經其云二十九卷而
序在外者必見石經尚書有百篇之序故爲是言耳
論衡正說篇曰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
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
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
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緑之成帝帝出
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
王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

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案古文尚書既秘於中外不得見則張霸所案百篇
之序其爲今文尚書序無疑也

昔在帝堯欽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
典

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
篇家也篇家者誰也孔子也
案史記五帝本紀云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
載堯以來是司馬遷明孔子刪書之意以上古荒遠
畧而不言故獨從堯典始也書正義引鄭康成云書
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與史記說
合鄭注又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舜之美事在於堯
時並見孔疏言鄭以愼徵五典以下皆敘堯老舜攝

之事篇名堯典而紀舜事故特解之喬樅謂論衡以
欽明文思以下爲孔子所言者蓋指堯典序書序實
孔子所作也據論衡則今文序聰明作欽明爲異耳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艱作舜典

趙岐孟子注曰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

案孔壁所得古文尚書於伏生外增多十六篇內本有舜典一篇至西晉時始亡東晉梅賾所上僞古文本乃割堯典愼徽以下爲舜典不知史記所載愼徽至四罪固在堯本紀中也漢書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後漢書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於上帝至格於藝祖亦曰堯典皆確然可據者也舜典

序言歷試諸艱當別有試舜之事書疏僅引鄭注入詹伐木一語意鄭親見孔氏逸書之舜典據以爲說必不僅此一事惜孔疏采鄭注太略今無可攷闕若璩曰余嘗妄意孟子書舜往於田祇載見瞽叟與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峭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耳段玉裁曰按今本孟子注疏舜典誤爲堯典萬章篇中所言舜事趙疑皆在舜典及他逸篇中舜典之敘即虞舜側微云云也亡失其文謂敘存而文則放佚也趙注孟子所引皆今文尚書古文三十四篇未曾得見則二十四篇之不得見更可知也趙氏注孟子早叛斯論惟百詩不知堯字乃舜之誤故云爾

玉篇人部微字下書云虞舜側微微賤也

案段玉裁云集韵八微曰微賤也或引虞書舜側微玉裁按此謂玉篇也今集韵板本譌从彳

尚書大傳曰舜生姚墟耕于歷山陶于河濱販于頓邱就時負夏漁于雷澤之中○注云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雷夏沈州澤今屬濟陰

又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於天下而天下稱仁

尚書大傳畧說曰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人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又曰成王問周公曰冕之冠何如焉周公曰古之人有冒而勾領者然鳳皇麒麟皇龜龍麟聚其域也○注曰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以冒覆頭繞頸至黃帝則有冕也

尚書中候攷河命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昊象授政改朔

案宋書禮志曹魏時羣臣議改朔事高堂隆引書粵

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高堂隆所引當爲古文尚書舜典之語故曰若作粵若舜典在逸書十六篇此時尚存故隆得據而引之尚書中候所引則本今文古文之不同也今文古文之不同也今文舜典建用皇極者是也此今文古文之不同也今文舜典亡此乃其佚句見稱於書說者耳考靈耀引放勳欽明文思晏晏是稱堯典之文與此考河命同一例也尚書中候考河命此條見太平御覽皇王部案宋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修文殿御覽二百六十卷北堂書鈔又云太平御覽一千卷前林學士李昉扈蒙等纂以前代修文御覽諸書參訂條次修纂或言國初古書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故也其實不然特因前代諸家類書之舊耳

又曰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八眉者眉如八字者也其跳者跡也扁者枯也言皆不善也○注曰其發聲也跡步足不能相過也扁言湯躄羊小象扁枯

孟子萬章篇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注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饗舜之所設迭爲賓主禮謂婿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按孟子所言堯舜事當亦舜典逸篇之文也漢書律厤志云虞帝帝系曰顓頊生窮蟬五世而至瞽叟瞽叟生帝舜處虞之潤汭堯嬗以天下火生土故爲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讓天下於禹使子商均爲諸侯即位五十載

案呂氏春秋古樂篇言帝堯立命質爲樂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爲十五弦之瑟名之曰大章以祭上帝是瞽叟在堯朝會爲陶唐氏之樂官也

孟子萬章篇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立爲天子封之有庫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趙注曰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民雖不納貢賦與之有庫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而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待朝貢諸侯常祀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

案孟子疏云案隋書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有三卷徐邈爲之注焉證其文也喬樅考經典

釋文有尙書古文今文序錄僅載徐邈爲尙書音而
尙書逸篇爲邈所注者不錄焉則此逸篇是否孔壁
中尙書之殘缺者無以考驗之抑或張霸所作百兩
篇之佚見者未可知也
又萬章篇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
爲父不得而子也○趙注曰書尙書逸篇祇敬也載事
也夔夔齋栗敬愼戰懼貌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
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案孟子引書祇載見瞽瞍至瞽瞍亦允三句當卽舜
典之文故邠卿注以書爲尙書逸篇蓋舜典本在孔

氏壁中書所多十六篇之內其書尙存秘府也僞作
古文尙書者乃入之大禹謨篇中緣彼旣分堯典愼
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則此三句無所附綴故僞作大
禹謨一篇而以此三語羼入其作僞孔傳釋祇載爲
敬事卽襲用趙氏孟子注語然趙讀孟子以瞽瞍亦
允四字爲句梅賾僞作則不但文異也其句讀亦異
孫志祖讀書脞錄載嚴照云據趙注足證古文大禹
謨篇之僞趙注瞽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
憶者如此孔氏所得古文則汨作九共等皆有其篇
未嘗亡也王肅曰汨作九共故逸王鳴盛謂逸與亡
順其理非是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尙書大傳虞夏傳九共篇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
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畧能記其詔曰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傚
案尙書釋文引馬云釐賜也理也共法也攷釋詁云
涸治也郭璞注云書序作汨是汨之訓爲治也此汨
作等十一篇伏生所壁藏而亡佚者故僅於虞傳中
載其數語蓋百篇伏生向所恒誦習茲故述其所記

有別亡是全亡逸是不立學官逸在秘府汨作九共
篇馬鄭所傳古文皆有之直至永嘉之亂始亡王肅
尚及見之故云逸不云亡也江聲曰棄佚篇亡孔氏
逸書亦未有其名篇之說漢儒亦不得聞僞孔傳乃
云棄勞也佚賜也何所據而云然耶喬樅謂舜理四方請
序云declare賜也理也僞孔竊其義以釐謂舜理四方請
侯以賜諸當棄佚故云然段玉裁云孔傳言舜理四
方諸侯則釋文云讀至方字絕句是也孔釋尚書多
以四方釋方字廣雅云方大也則方字當下屬釋爲
大設君方據僞孔傳棄勞也正義云左傳言爲卹者

以師枯倘用汨役勞之則群石經作役爲其楊橋
字也今注疏釋文版本作棄從禾非是鄭云汨作逸
九其九篇逸棄佚亡鄭以有目無書者謂之亡有書
而不立學官者謂之逸分別固甚明矣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棄稷
揚子法言孝至篇曰或問思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
思謨合皐陶之謂嘉

案僞孔本以棄稷爲益稷正義云馬鄭王以此篇名
爲棄稷又合此篇於皐陶謨謂舜理四方請其別有棄稷之篇王
肅盛曰漢明帝詔有司采尚書皐陶篇制冕旒今其
制正在益稷內可見不可分篇孔穎達於書疏以馬
鄭王合爲一篇別有棄稷爲妄說及作詩齊譜疏又
引皐陶謨弼成五服一人之作自相矛盾據孫星衍法

言云言合稷契之謂思若如晚書本稷契無一遺言

子雲何以遽立此論知揚所見眞棄稷篇申多稷契
之言也此篇至晉而亡今之割皐陶謨下半篇以爲
益稷者乃晚晉人所分也段玉裁曰尚書釋文云矢
本又作天謨字又作謀玉裁按大禹之下當是脫一
謨字鄭云大禹謨逸棄稷篇皐陶謨篇曰若稽古
皐陶至往欽哉與今文尚書同作僞者割分皐陶謨
帝曰來禹爲益稷因竝益稷之文易棄爲益謬矣

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
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九川既疏九澤既
既瀹諸夏艾安○徐廣曰橋一作檇
漢書溝洫志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梮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

案史記漢書引禹別九州云云並冠以夏書是自禹

抑洪水以下皆稱禹貢篇之序也浚古文尚書作濬
史漢均作浚此今文也尚書釋文云貢字或作贛按
前後每篇之敘必言作某篇此敘任土作貢正義引
鄭注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則是任其土之所
生以作貢物非謂作禹貢之書也然則此篇之序蓋
有闕文矣段玉裁云任土作貢之下疑當有作禹貢
三字是也

尚書大傳夏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東海魚須魚目
南海魚革珠璣大貝西海魚幹魚脅北海魚劍魚
石出瑱擊閭河氐江鱣大龜五湖元扈鉅野淩鉅定嬴

之陵或作陸谷今河南穀城西關山也大都明都經魚
今江南以爲鮑魚魚刀魚兵如刀者也言德能及之異
物來至也

又曰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備

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夏本紀曰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集解地理志曰扶風鄠縣是扈國馬融曰甘有扈氏南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雍州南鄠縣本夏之扈國也地理志云鄠縣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索隱曰夏啓所伐鄠南有甘亭

案尚書正義引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此據周禮士師之職以五教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爲說也段玉裁云史記正義引

訓纂者姚察漢書訓纂也

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

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雒汭作五子之歌

夏本紀曰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雒汭作五子之歌○索隱曰皇甫謐云號五觀也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須止也說文立部云須待也从彡頁彡者消借字也正義引鄭云避罪於洛汭

國語楚語士亹曰啓有五觀○韋昭注曰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雒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雒汭傳曰夏有觀扈

案史記魏世家正義云觀夏啓子太康第五弟之所

封也夏衰滅之矣元和郡縣志觀城下同

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曰夏后啓子太康伊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雒汭是謂五觀

屈原離騷云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夏康啓子太康也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雒汭此逸篇也

案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啓乃（惠氏定宇曰乃當作予）湛濕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濕於酒渝食於

野萬舞翼翼章皇於大惠云當天作天 天用弗式惠棟以爲此逸書敘五觀之事即書序之五子咸貳乃洛汭作五觀之歌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五子之歌墨子引其遺文周書錄其逸事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漢儒習聞其事故依以爲說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十七年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即五觀也喬樅謂王逸言夏康不遵禹啓之樂更作淫聲放縱

情欲與墨子非樂篇合言太康失國之事與逸周書嘗麥解合據此知今文尚書家師說相承如是梅賾僞五子之歌其誣不待辨而明矣

又案楚詞離騷啓九辨與九歌兮王逸注曰啓禹子也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續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有次敘而可歌也又天問啓棘賓商九辨九歌王逸注曰棘陳賓列也九辨九歌啓所作樂也言啓能修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惠棟云尚書大傳言廟中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鄭注曰四章皆歌禹之功獨無九歌則九歌乃啓樂矣江聲云言禹樂者蓋字誤也當與天問注同以爲啓樂案山海經大荒西經曰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郭璞注曰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帝而竊以下用之也宋洪興祖引以補注離騷謂屈原引用此事寻以爲如山海經說則人世之得有此樂自開而始開卽啓也則以九歌爲啓樂可也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夏本紀曰帝仲康時羲和湎淫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集解鄭元曰胤臣名

案此篇書序不言何時據史記所載則在仲康時也鄭注以胤爲臣名顧命胤之舞衣鄭注亦以胤爲人名攷漢書古今人表胤列中上次於夏中康時止稱胤而不稱胤侯是胤爲臣名信矣偽孔氏以爲國名云胤侯命掌六師此妄說也段玉裁曰鄭云胤征逸尚書正義曰鄭注禹貢書序引胤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然則此篇逸書鄭君固得見其文也郭璞注

爾雅亦引逸書曰剝我周王作剝亦尚書之異文
續漢書律厤志曰夏后之時羲和湛湎廢時亂日允乃
征之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殷本紀曰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
帝誥○集解皇甫謐曰梁國穀熟爲南亳即湯都也孔
安國云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居
○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
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
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
盤庚亦都之按亳偃師城也商邱宋州也湯即位都南
亳後徙西亳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
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索隱曰譙一作偕上

云從先王居故作帝偕孔安國以爲作誥告先王言已
來居亳也
案八遷尚書正義據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邱及今湯
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云相土居商邱亦止云八
居亳事見經傳有此四遷其餘未聞路史後紀十注
遷可見者薛砥石商商邱鄴亳也先大夫左海經辨
云案史記冥封契於商鄭君書注云契本封商國在
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路史後紀十注
契所封乃華陽鄭縣有樂都城故蕃邑也水經注引
世本謂契居蕃是矣水經注闕駰云蕃在鄗西然則
昭明復居商此三遷也左傳相土居商邱世本同相
土昭明子商邱縣扁河南歸德府杜謂云今梁國睢
陽宋都是竹書紀年亦云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
遷於商邱此四遷也紀年又云帝芒三十三年商侯
遷於殷徐文靖竹書統箋以此商侯爲子亥殷之號
自此始世本亦云子亥遷殷可證史記冥生振即子
亥也此五遷也紀年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邱世
本亦云孔甲時復歸商邱統箋以此殷侯當是湯祖

父王王及王奕此六遷也紀年帝癸十五年商侯履
復遷於亳此七遷也續漢志魏郡鄴劉昭注引帝王
世紀云縣西南有上司馬殷太甲常居焉路史國名
三云鄴上甲微居即祠也今湯陰有司馬泊司馬郭
或云太甲墓以鄴西祠有離宮商之墓地而繆以上
甲爲太甲稱此八遷之事也

六國表序曰湯興於亳○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
地理志曰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與
班志合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偃師下劉昭注引皇

覽曰有湯亭湯祠據此諸說則偃師實爲湯之所都
矣尚書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洛邑是指偃
師在洛之西也從先王居者江聲云亳近商地商故
僖所封也僖後子孫數遷皆違於僖之故居湯始居
亳乃爲近之故曰從先王居先王謂僖也稱先王者
詩長發云元王桓撥毛傳云元王契也蓋子孫有天
下須其先祖稱之爲王猶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昔
我先王不窋皆稱其先公爲先王
也告史記作誥古今字也鄭注禮記緇衣云告古文
誥然則告爲古文誥乃今文也長發云帝立子生商

契云帝嚳也簡狄生僖乃嚳帝之所感生故云嚳
帝謂北方水帝叶光紀也從先王居當告先王篇名
帝告則并告所自出之帝謂感生帝叶光紀非謂帝
譽也或以帝告爲帝嚳然帝譽都亳經傳無明文也
尚書大傳殷傳帝告爲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案此帝告篇之佚文也王鳴盛曰此伏生於尚書二
十八篇外又有殘章剩句未盡遺忘者故於殷傳載
之攷伏生嘗爲秦博士尚書百篇之文固所肄業者
即所壁藏亦全書也迨其後求之則已亡逸僅得其
完者二十八篇故此帝告篇與九共篇之佚句皆載

於虞夏傳及殷傳中亦存什一於千伯之意也喬樅
謂史記無釐沃篇目據泪作九共槀飫序帝嚳下土
馬云釐理也則此釐字亦當謂治理亳之土地飫說
文云从食芙聲沃說文云从水芙聲皆昭注魯語沃
土云沃肥美也飫字說文訓飽飽滿之誼與肥美近
釐沃名篇猶之泪作槀飫蓋謂治理亳土使之肥美
云爾

公羊傳隱元年徐彥疏尚書大傳曰士乘飾車兩馬旅
人畢馬木車
攷工記輿人疏尚書殷傳曰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文選李善注尚書殷傳曰未命爲士者不得乘朱軒○
注云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
又引殷傳曰未命爲士者不得有飛軨○注云如今窗
車也
太平御覽布帛部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衣繡
先大夫曰案外紀卷二成湯令未命之爲士者車不
得乘軒及有飛軨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
得以順有德通志器服畧湯令未命之士不得朱軒
及飛軨不得飾車駢馬衣文繡既命然後得以旌有
德據三書所言皆本伏生大傳二書皆云湯令則知

此文在殷傳無疑矣此足以補傳之闕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殷本紀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
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
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
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案孔壁古文尚書增多之篇無湯征史記所載湯征
之文乃殘章零句或亦如九共帝告之佚文載於伏
生大傳中故太史公據之而錄入殷紀與孟子書所
言葛伯放而不祀及仇餉事當亦在此篇中也
孟子梁惠王篇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又引書曰徯我

后后來其蘇○趙岐注曰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
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徯待也
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而已
孟子滕文公篇書曰葛伯仇餉○趙注曰尚書逸篇文
仇怨也言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
又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趙注曰書逸篇也
案民玉裁云此湯征篇之文決可知者作僞者誤系
之仲虺之誥矣趙氏不云亡書而云逸書者趙不見
中古文於亡與逸不能如鄭之區分也

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
房作女鳩女房
殷本紀曰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
門遇女鳩女房
案尚書釋文云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此五亡篇
舊解是夏書鄭之徒以爲商書正義曰鄭序以爲
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帝告釐沃
湯征女鳩女方於鄭元爲商書據此是古文尚書敘
房字作方也僞孔本湯字作亳遇上多有乃字是衍
文

尚書大傳曰伊尹母方孕行汲化爲枯桑其夫尋至水
濱見桑穴中有兒乃收養之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趙岐注云伊尹爲湯
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
案伏生大傳云古者諸侯有貢士於天子之制湯爲
夏之諸侯故貢伊尹於夏郊卿注孟子蓋用今文尚
書家說
孟子萬章篇趙注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
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
覩也千駟雖多不一盼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殷本紀曰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
誓桀敗於有娀之虛奔於鳴條
案淮南主術訓云湯困桀鳴條擒之焦門高誘注云
焦或作巢又修務訓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
其過放之歷山尚書正義引鄭注云鳴條南夷地名
放史記言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而孟子言舜卒
於鳴條則鳴條近蒼梧是南夷之地也
尚書大傳曰湯之君民寬而獄省桀殺刑彌厚而民
彌暴故爾梁遂以是亡○注云故爾窮其近也梁讀

爲掠

又曰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朝者六國漢南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

又曰景亳之命實惟爲都

尚書大傳曰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其屬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

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章注曰湯誓商書伐桀之辭也今湯

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天子自稱曰予一人余一人有皇無皇萬夫在余一人乃我教導之過墨子尚賢篇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案尚書正義云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今文尚書之篇次未知與鄭本古文尚書同否也此篇敘據史記所載有湯把鉞以伐昆吾語與古文尚書敘文異或亦今文三家敘與孔壁古文本不同如詩三家魯齊韓敘與毛傳古文本不同之例未可知也

淮南修務訓曰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

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

又本經訓曰桀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擾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室

又主術訓曰桀之力制觝伸鉤索鐵歙金推移大戴水殺魚鼈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因之鳴條捡之焦門田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

白虎通三軍篇曰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正何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

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又改正朔者文代其質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敢昭告於皇天上帝此篇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法也

案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牲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天后君也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疏引鄭元論

語注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王鳴盛曰鄭注周禮以昊天大帝祀於圜丘五方帝祭於郊其牲色亦各異因推周禮以說商事商人所用牲色亦與周同此係湯將受命爲舜命禹之事故總告五方之帝其牲色不王當方亦位皇天大帝而用元元卽蒼也此節據孔安國以爲伐桀告天而鄭亦以爲湯將受命爲舜命禹事是鄭與孔合也鄭以爲總告五方帝故用元而孔以爲牲色無郊丘之別未變夏禮而用元是鄭與孔異者也韋昭注周語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然則

此節爲湯誓之逸文安國論語注確不可易也僞作古文者乃妄掇湯誓逸文以入湯誥不知鄭康成所傳孔壁眞古文本有湯誥今雖亡猶略見於史記殷本紀詳其語意始爲論功定罪誥戒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其告天伐桀之事也喬樅按詩閟宮正義引論語說以爲舜受終於文祖總祭五方之帝是舜之命禹之受終總祭五方帝因有虞氏之禮也至湯受天命又因於夏禮其時尙未改易服色故仍用元牡耳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及朕躬有罪敷語蓋亦古昔相傳告天之詞故禹湯承用之漢書于定國傳永光元年上報定國曰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不著何經篇目後漢書陳蕃傳言昔禹巡狩蒼梧見市鬼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可證古有此語爲王者罪已之詞也又攷墨子兼愛篇引湯誓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上天后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

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案呂覽云云與墨子言今天大旱正合然則朕躬有罪數語爲古來天子罪已之詞愈益明矣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萬方有罪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咎在下非助我者也蓋亦相承用之攷桓郁傳郁嘗教授和帝尙書以長樂少尉入侍講則和帝詔語當亦本於歐陽尙書說也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叠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殷本紀曰夏師敗績湯遂伐三叠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案僞孔傳本湯下有遂從之三字史記所載無之則僞孔本非也堯典正義稱鄭注書敘中逸書二十四之目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與史記所紀次序不同證今文古文之異今此依史記殷本紀之次錄之堯典正義又稱鄭注典寶引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殷案孔氏古文有伊訓篇鄭君及見之故得引其文今則亡矣孚卽俘古文之省借載

篇曰書疏謂當是二臣名蓋亦言其不可遷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猶旱五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止也疑至臣亳史記無此引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漢書郊祀志湯伐桀欲罷夏社不可作夏社遍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應劭曰遍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柱以棄代爲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師古曰罷古遷字夏社

尙書篇名今則序在而書亡逸

案郊祀志與殷本紀合應劭注亦與鄭康成合是知皆本今文尙書說也此先後之次依史記先湯誓次典寶次夏社僞孔傳以夏社列湯誓前既與鄭本乖

異文與史記不合於今文古文皆無所徵非其舊之
篇次也
尚書大傳曰湯代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
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
至方數千里
說苑君道篇曰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爍石
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
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
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
響之效氣者也

論衡感虛篇曰傳書言湯遭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自
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
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
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麗其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
上帝上帝甚悅時雨乃至
論衡感類篇曰湯遭旱自責以五過聖人純完行無缺
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而書曰傷自責天應以雨湯本
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然而前旱後雨者自然之
氣也
後漢書鍾離意傳意上疏曰昔成湯大旱以六事自責
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
讒夫昌耶
又楊賜傳曰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
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
三國志郤正傳正釋讒曰陽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
甘澤滋

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
殷本紀湯歸至於泰卷陶中虺作誥○徐廣曰一無此
陶字○索隱曰鄒誕生卷作詷又作洞則卷當爲坰與
尚書同其下有陶字者是衍解尚書者以大坰今定陶
是也舊本或旁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
案江聲云尚書大坰即史記泰卷大讀當爲泰坰聲
轉爲卷也閻若璩云仲虺之誥左傳作仲虺之志史
記作中鼃司馬貞注音鼉蓋虺有二音也
春秋左傳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亂者取
之亡者侮之下言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乃承上文而釋之

襄三十年鄭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
下言推亡固存圖之利
也亦承上文而釋之
宣十二年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此槩括八
下文盡弱也三
字武子釋書也
墨子非命上於仲虺之告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
於上帝伐之惡龍逢桀厥師中篇下篇皆作式是同
非命中於先王之書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
於下帝式是惡用閼師閼當為厥字之譌
明字下就脫桀字
非命下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
增用桀厥師增當為憎字之譌非命中云
帝式是惡惡亦憎也訓詁同

語
荀子堯問篇吳起謂魏文侯述楚莊王之言曰其在中
歸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
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
案段玉裁云此皆作僞仲虺之誥者所本也鄭云仲
虺之誥亡蓋孔壁古文亦無此篇故言亡耳王鳴盛
曰以墨子引之之確如此釋之之確如此曰喪師曰
閼師曰奭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僞作古文易之曰式
商受命奄甸萬姓言我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
非仲虺之誥竟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興其相反又
有如此者周語單襄公曰晉侯奭一吾是以云韋昭
注曰奭當為喪字之訛也觀此益見奭明也之訓非
是

仲虺作誥
潛夫論志姓氏篇曰夏之興有任奚為夏車正以封於
薛其嗣仲虺居薛為湯左相

湯既勝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殷本紀既勝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徐廣曰之一作政）女毋我怨以令諸侯

案鄭云湯誥逸王肅盛曰史記所載湯誥乃孔壁逸

篇眞古文今湯誥後人假託也段玉裁曰此或從孔安國問而得或從他采錄皆未可知加九共帝告佚句甄綵於伏生也

尙書大傳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有也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

伊尹作咸有一德

殷本紀伊尹作咸有一德

案史記錄書序以咸有一德次湯誥後堯典正義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咸有一德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是鄭本之篇次與史記同今文古文次第皆如此自是成湯時所作僞孔氏以爲伊尹訓太甲語次於太甲之後謬矣

禮記緇衣篇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注曰吉當爲告告古文誥（絕）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

序以爲咸有一德（絕）句今亡

案段玉裁云以爲咸有一德者記曰尹誥書序則謂之咸有一德也以四字適相合知之也是篇本逸而云今亡者蓋逸篇十六故有此篇至康成之時亡之也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然則馬鄭亦未嘗全見十六篇也作僞者以緇衣前二語系之本篇以後三語系之太甲異哉

又案鄭注禮記引尹吉云尹吉亦尹告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

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
爲敗邑或爲亡據鄭注尹吉卽尹誥卽咸有一德之文王鳴
德則先見於西邑夏三句亦卽咸有一德
盛曰鄭氏所傳眞古文尙書增多十六篇中有咸有
一德蓋據古文爲說也且其次第與晩出僞傳不同
而於史記殷本紀湯誥之下卽云伊尹作咸有一德
正合惟鄭注書序於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
頗不可曉要之王肅注言君臣皆有一德是紀載湯
君臣同德之事如明良喜起相似者斷斷與太甲無
涉矣作僞者見書序茫無可據遂鑿空撰出伊尹復

政一節將咸有一德本屬尹在湯朝贊襄於湯者移
入太甲朝陳戒於太甲小司馬信僞書反據之以駁
史遷紀於成湯朝爲顚倒失序良可笑也喬樅謂逸
書十六篇絕無師說鄭君釋尹告能訂正其譌誤者
蓋本今文家相承之師說也伏生所傳尙書以教於
齊魯之間者雖僅存完帙二十八篇然百篇之書序
首尾完好尙畧具其梗概又百篇經文伏生素所誦
習篇雖脫佚而其大恉伏生尙能言之故佚文遺說
時掇拾而纂之大傳惜大傳一書殘闕過甚故無可
徵證耳

咎單作明居

殷本紀咎單作明居○集解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
居明居民之法也

案禮記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
時又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
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
此司空明民居之法也王制鄭君注以爲殷制則所
云云卽此經之事矣鄭注尙書敘云明居亡

成湯旣殁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
殷本紀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元年
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集解鄭元曰肆命陳政
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

案據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
太丁之子太甲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
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卽位二年崩立外丙之
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
太丁之子太甲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
二年仲壬四年史記所載殷事與孟子合僞孔傳乃
云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孔疏曲附僞傳說反謂劉歆

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述史遷之言爲疎不亦傎乎

漢書律厤志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殺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

案孟子萬章篇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尚書正義又引鄭注典寶序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咎鄭注尚書序云伊訓逸祖后亡是伊訓肆命皆在孔壁古文逸書十六篇之內非獨劉歆及見之即鄭君亦及見之也段玉裁云按孟子劉歆所引作僞者之所本也

史記三代世表序曰孔子序尚書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愼也

案尚書序惟伊訓紀太甲元年泰誓紀維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是其餘多闕也

後漢書崔寔傳寔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二牧之咨牧諸侯也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然則方明即明堂六天堯典所謂六宗也太甲除喪即位以月

朔行吉禘之禮宗祀成湯於明堂以配上帝太丁外丙仲壬亦從而與享焉祀畢乃見諸侯遂率之以祀方明也堯典舜卽眞而咨詢岳牧此太甲卽位而誕容有牧其事正同方明之木六色以象其神六玉以禮之據此則方明者卽今文家所說堯典六宗所謂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者也覲禮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乃後云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則是既朝覲而祀方明也案堯典舜受終於文祖而禪於上帝又禪於六宗茲太甲卽位而祀

成湯以配上帝又祀方明方明卽六宗則此祀禮同於堯典劉歆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則合上帝方明爲一祭據堯典知其非矣喬樅謂馬融書敘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是都尉朝庸生等所傳古文逸篇但習其句讀而不解其文義故雖以歆之好古文而師承既闕則亦無從能通其誼應爲之說輒滋舛繆耳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殷本紀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集解鄭元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

案孟子萬章篇云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史記所紀太甲事與孟子合

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卽書序所云思庸者是也

漢書王莽傳曰昔成湯既沒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禮記表記篇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辟四方

緇衣篇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厥度則釋○又曰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大學篇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孟子公孫丑篇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

案逭活字異而音同鄭注書序曰太甲三篇亡禮記

孟子所引皆太甲三篇遺文佚句之散見者也

孟子萬章篇趙注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太甲居仁遷義自怨其惡行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

說苑敬愼篇曰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天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案論衡感虛篇太戊時桑穀生朝乙日大拱太戊恩

政桑穀消亡謂災變天所以譴告也所遣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與說苑語意正同

論衡感類篇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於皇天

案王充所述乃今文尚書說其言與史記同是史記所據皆據伏生傳及歐陽說也

後漢書董卓傳盧植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故有廢立之事

三國魏志注引盧植曰案尚書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殷本紀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案尚書正義引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史記正義又引帝王世紀云伊尹卒天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攷論衡感類篇言百兩篇伊尹死大霧三日然則皇甫士安所載乃出漢東萊張霸所造百兩篇非今文尚書說也

後漢書張衡傳衡應聞曰咎單巫咸實守王家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
乂四篇作伊陟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
殷本紀帝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
暮而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
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伊陟贊言於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作大戊大戊贊
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集解鄭元曰兩手
搤之曰拱○馬融曰艾治也原臣名命原以禹湯之道
我所修也
漢書五行志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傳

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
藝文志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大戊以興雊
雉登鼎武丁爲宗
案史記載沃丁崩弟大庚立大庚崩子小甲立小甲
崩弟雍已立雍已崩弟大戊立是大戊爲大庚之子
沃丁之孫漢書古今人表云大庚沃丁弟小甲大庚
子雍已小甲弟大戊雍已弟與殷本紀合史記三代
世表又以小甲爲大庚弟則是沃丁至大戊五傳皆
太甲之子攷沃丁在位二十九年大庚在位二十五
年小甲在位十七年雍已在位十二年至大戊立時

中間相距八十三年則大戊不得爲沃丁之弟太甲
之子明矣世表蓋傳寫有錯誤當以殷本紀及漢書
古今人表爲據尚書釋文引馬融云大戊大甲子甲
當作庚王鳴盛謂世表及馬注皆據世本以殷本紀
爲偽誤然世本之文無徵何所攷證而懸揣以爲當
然其說非是
又案江聲云殷本紀作咸乂之下有作大戊三字大
戊篇名也因下大戊贊於伊陟疊大戊字而脫但如
此則百篇之數多一數殷本紀云大戊贊伊陟於廟
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依史記則書序作伊陟原命

原者再也因其讓而再命之也伊陟原命四字爲一
篇適得百篇之數也段玉裁曰按馬融原臣名命原
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原命爲二十四逸篇之一馬
實親見而云然原命者命原非命伊陟也史記云作
咸乂作大戊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
命是史記脫作伊陟三字贊作大戊三字字數適相
當實轉爲之譌不得緣誤立說凡書序有佚其序僅
存其目者如作伊陟絕句原命別爲一句其所以作
原命者未著也作夏社絕句疑至臣扈不上屬所以
作疑至臣扈亦未著也喬樅謂段說是也鄭注書敘

云伊陟亡原命逸一亡一逸分析甚明原命在逸十六篇之內馬鄭皆親見孔氏逸書與伊陟篇實判爲二馬所云原臣名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此必尚書家師說然其篇既存則梗概亦可祖知之且亦安知非今文書序中三家所傳自伏生者具有此說如尤其帝誥等篇大傳尚錄其大指乎叔溪之說吾無取焉

郊祀志曰帝大戊有桑穀生於庭一暮大拱僅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孟康曰巫咸殷賢臣贊說也謂伊陟說其意也○師古曰穀今之

楮樹也其字從木合兩手曰拱伊陟大戊臣伊尹之子因此作咸乂四篇事見商書序其書亦亡逸也

說苑君道篇曰殷大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大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案韓詩外傳亦記此事作湯時問於伊尹尹對云云則桑穀之生殷朝蓋三見矣

又案論衡感類及帝王世紀亦以桑穀共生爲大戊事放漢書五行志又引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忘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生殺之柄失而下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爲虛之應也案伏生尚書殷傳亦言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是大戊武丁皆有其事故劉向著說苑亦兩載其事劉所錄當卽本之書傳也呂氏春秋又言湯時穀生於廷比旦而大拱然則殷時此祥三見信有之矣

仲丁遷於隞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殷本紀中宗崩子仲丁立帝仲丁遷於隞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索隱曰隞一作囂耶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卽河亶甲所築都之故名殷城也

案敱卽敖也詩小雅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水經注云沛水東逕敖山其山上有城卽殷帝仲丁之所遷是也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僞孔傳乃云圮於相徙於耿顯違書敘非也段玉裁曰按說文邑部曰邢鄭地有邢亭也从邑井聲祖乙所遷當正是此地此字今史作耿地名通作耿本史記也

殷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殷庚三篇

殷本紀帝殷庚之時殷已都河北殷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殷民咨胥怨不欲徙殷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陟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殷庚崩百姓思殷庚乃作殷庚三篇○集解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

案左海經辨曰五遷蔑相耿見書敘竹書紀年仲丁自亳遷於囂又云河亶甲元年自囂遷於相祖乙元年自相遷於耿又云祖乙遷於庇南庚三年遷於邢其後祖辛開甲（史記作沃甲）祖丁皆居之又南庚十四年自於奄左氏昭四年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曰商奄之又殷庚十九年自湯至殷庚十九世凡七遷亳囂相耿庇奄殷也湯自商邱遷亳在夏帝癸十五年爲成湯元年及卽位因居之歷大戊凡八世百七十五年開國定都久歷年所不宜以受命興王之地并入五遷之數書所謂五邦蓋斷自湯有天下後言之囂也相也耿也庇也奄也是爲五遷路

史云庇奄書所不載而世儒輒以湯與殷庚之兩都足之誤矣或更以五遷皆出殷庚尤妄至書傳疏并數殷庚居亳時殷庚居奄方與臣民謀徙且經上言先王下言今不承於古安得以已之欲遷充其數乎又案尚書正義曰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東晉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同也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段玉裁曰按此晉書所謂皆在箸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證證也唐初尚存今則亡矣

與古文同謂與汲冢古文同也今本注疏記衍作不
同今本紀年作自奄遷於蒙北曰殷正義云此將治
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爲宅壁內之
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
字知東晉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玉裁按此數語
爲淺人妄改不可讀依宋槧本云治皆作亂字見汗
簡集韵古文四聲韵羣經音辨此知作正義時原有
將古篆寫成之古文尚書即流傳至郭忠恕定其釋
文晁公武得本鐫諸石薛季宣作書訓者然其源流
未可信陸氏所訶爲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者耳東廣

微當晉初未經永嘉之亂或孔壁原文尚存秘府所
說殆不虛鄭注尚書或依今文讀始宅爲治亳如徵
庸三十易爲二十未可知也廣微所見壁中本作始
而他本作治正與咎繇謨篇始滑治曆相類又可以
見壁中古文始治相似斷非作亂或云古文尚書始
作亂則與亂相似然始作亂者亦汗簡云爾無以知
壁中本必然也又周禮大祝注曰誥謂康誥般庚之
誥之屬也玉裁按左氏傳云般庚之誥大史公曰般
庚三篇漢石經三篇交接處皆空一字蓋今文尚書
於合一之中未嘗不分別也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三篇
殷本紀帝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
政事決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
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遍使百官營求之野
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
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
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集解徐廣曰尸子云傅巖
在北海之洲○正義曰地理志云傅險卽傅說版築之
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卽
虞國虢國之界又有傅說祠○索隱曰舊本作險亦作
巖也

楚語韋昭注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
之傅巖作說命
潛夫論夢列篇曰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
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傅說
案說文叟部云叟營求也从叟从人在穴上商書曰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叟求得之傅巖巖穴也許君所
引商書者書序文也營求作叟求此據古文尚書也
史記錄尚書作營求是據今文尚書韋昭國語注所
引書序今文尚書之序也叟从叟从人在穴上謂舉

目使人搜索至於穴中也會意字也營求者規畫而求之也夐訓營求故今文以詁訓字代之此與古文高宗夢㝬說今文作得說皆一例也眾經音義卷一曰衛宏詔定古文官書㝬得二字同體說文㝬取也尚書高宗夢㝬說是也元應引書序作㝬說此據古文也諸書所引皆作得說據今文也說文見部云㝬取也彳部云得行有所㝬也以㝬訓得字異而訓義通以營訓夐亦字異而訓義通也陸氏釋文所見馬鄭王本尚書皆作得字營字故無同異之文蓋由魏晉以來轉寫者改從今文耳王鳴盛曰荀子非相篇

云傅說之狀身如植髮楊倞注曰植立也如魚之立然則說之形狀本自有異故可以形求也江聲曰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州圜土之上爲三公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是傳說在北海之洲也喬樅謂史記言說爲胥靡胥灼漢書注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說以胥靡而庸築故墨子亦云圜土之上與史記正合

禮記文王世子篇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注云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

又兌命曰敎學半

又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

緇衣篇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注云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

又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夠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注云純或爲頻

案禮記所引皆說命三篇之佚文也鄭注一則言傳說之所作一則言作書以命高宗是三篇皆爲傅說語與僞古文尚書異也禮記六引皆作兌說從兌聲兌蓋卽說之消借字

尚書大傳殷傳曰說命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

案鄭注尚書敘云說命三篇亡伏生殷傳所引亦說命之佚文如九共帝告之錄於虞夏傳及殷傳中也國語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學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

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

案鄭注書序云說命三篇亡王符所採當是據伏生大傳所載佚文也魯詰武丁於是作書曰云云賈唐二君皆以書爲說命賈治大夏侯尚書其言必有所本說命三篇雖亡然伏生爲秦博士在未焚書之前尚書百篇固所肄業者治漢興伏生求其壁藏書已亡十七八而百篇之序則固與所存遺書二十八篇同以教授齊魯之間故亡篇之佚文賸句往往綴緝

閒也思道思君人之道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患患其不言令命也禀受也作書以書解卿士也賈唐二君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此時未得傅說礪使磨礪已也天旱自比苗稼也三日以上爲霖啓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瞀攻已急也瘳愈也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地必傷也

潛夫論五德志篇曰武丁即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爲師乃使以夢象求之四方側陋得傅說方與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爲太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憚忘也則勑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

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

案鄭注書序云說命三篇亡王符所採當是據伏生大傳所載佚文也魯詰武丁於是作書曰云云賈唐二君皆以書爲說命賈治大夏侯尚書其言必有所本說命三篇雖亡然伏生爲秦博士在未焚書之前尚書百篇固所肄業者治漢興伏生求其壁藏書已亡十七八而百篇之序則固與所存遺書二十八篇同以教授齊魯之間故亡篇之佚文賸句往往綴緝

於大傳中賈君之言蓋本於今文家師說相傳如是也而韋昭謂此時未得傅說以賈唐二君言爲非不知般庚三篇亦係後所追述且非一時之事則說命三篇亦何不可追敘未得說以前事乎章說泥矣

孟子滕文公篇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注曰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憒亂乃得瘳愈喻行仁當椓熟德惠乃洽也

後漢書崔駰傳駰達旨曰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

申鑒雜言篇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藥瞑眩

以寥疾厲矣哉

案申鑒言殷高宗能葺其德蓋疑亦聳字之譌

三國志管甯傳太僕陰邱一等薦甯曰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

三國魏志管甯傳注引甯上書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啓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登鼎耳而呴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呴

又曰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速也

殷本紀曰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祖已乃訓王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復興帝武丁崩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

有雊雉登鼎耳而呴

漢書五行志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雊雉登鼎耳而呴

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傳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

按尚書正義引鄭注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矣天意若曰當用三公之謀以爲政鄭君此注用洪範五行傳以爲視不明所致亦今文家說也登古文尚書作升

郊祀志曰帝武丁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甯

藝文志曰雊雉登鼎武丁爲宗

禮記坊記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讒○注云名

篇在尚書

案鄭注尚書序云高宗之訓亡江聲曰坊記所引高宗云當是此高宗之訓也喬樅攷尚書大傳說高宗之訓以桑穀共生事系之武丁故五行傳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皆敗亡之異武丁懼而修德用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蓋今文尚書說如是也

尚書大傳曰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名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已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於朝亡乎武丁懼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

重譯來朝者六國○注云雨手搖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此木也而云草未聞劉向以爲草妖六國皆九州之外國也

論衡異虛篇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行仁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久冬心善

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夫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王出乎高宗問祖己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己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時有雊雉升鼎而雊祖己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雉於周公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朝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

又狀留篇曰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遠大暴故爲變怪大戴禮少閒篇曰成湯年崩殷德小衰二十二世乃有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德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昵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說苑君道篇曰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

絕之王是以高而尊之也

又敬愼篇曰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遠方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福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賊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論衡順鼓篇曰殷大戊桑穀俱生武丁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

殷始咎周周人乘着祖伊恐奔告於紂作西伯戡耆

殷本紀曰西伯伐飂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徐廣曰飂一作阮又作耆

周本紀曰西伯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紂

案宋世家飂作阮徐廣曰阮音耆故尚書大傳作耆然則史記一本作耆與大傳合當從之詩文王正義引鄭注云咎惡也紂云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狗於羑里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黎即耆也紂古文尚書作受釋文引馬融曰受讀曰紂正義引鄭注云紂

又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耕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爲閒田

又曰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羑里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者

又曰散宜生閎天南宮适三子者相與學訟於太公望太公見三子知爲賢人的酒切脯除師學之禮約爲朋友曰嗟乎西伯賢君也遂與三子見西伯於羑里獻寶

以免文王

又曰太公之美里見文王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
駭身朱鬣雜目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之於陵氏取
怪獸尾倍其身名曰蜚虞之有參氏取妺女之江淮之
浦取大貝如車渠陳於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
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
紂大悅曰非子罪也崇侯遂還西伯伐崇六年伐崇
罪稱王○注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而
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翰毛之長大者渠車罔也
又曰文王以閎天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爲四友賈附

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羑里之害
大戴禮少閒篇曰武丁年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
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虐於酒
湎沈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爲民虐
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
諸侯之聽於周昌別媟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
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用行三明親親尚賢
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
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曰臣聞文王受命而伐五國必
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
則成卜則吉戰則勝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
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
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殷既錯天命徵子作誥父師少師
宋世家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
乃問太師少師太師以爲死不如去遂亡
案尚書釋文引馬融云錯廢也據西伯戡黎祖伊云
天既訖我殷命是天廢殷之命又云惟王淫虐用自
絕是由紂之自絕於天故敘以廢天命爲言也段玉
裁曰錯馬云廢也則讀舍故反錯與措古通用說文
手部云措置也置與廢義同如廢六關卽置六關是
也既錯天命謂盡廢天命盡廢天命者天命盡去也

尚書序

今文尚書第二十九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作大誓三篇

周本紀曰武王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度盟津諸侯咸會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於衆庶

案詩正義引鄭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序言一月史記云十有二月周以建子爲正殷以建丑爲正周之一月卽殷之十有二月也盟今本尚書所改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此及下孟字亦當作盟

作孟此衛包所改也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此孟字亦衛包之孟津段玉裁云此蓋尚書作盟與左傳合故引左氏爲證不爾則當發明盟與孟古音同用之恉此義疏之體例也又大誓各本作泰攷僞孔傳云大會以誓衆王肅注曰以大道誓衆則其字本作大可知正義曰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大宰此合中之大故稱泰與正義同也杜詩鄭虢諸師那勝士卒見藻魏志文帝紀注臣妄逆近莫不見藻亦用斯語也師乃愐前歌後舞○注曰愐喜也衆大而訓爲大之極太與泰同用此俗說然則知古文今文皆止作大誓史記作泰亦出後人所改矣

漢書律厤志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又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於孟津

案志以伐殷觀兵爲十一年事一月戊午師度孟津爲十三年事與史記異說已見前大誓篇

白虎通誅伐篇曰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尚書曰武王伐紂

尚書大傳周傳大誓書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之上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

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於先祖之遺太子發升於舟中流白魚入於舟中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有火流於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注曰四月者周四月也

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

尚書大傳又曰惟丙午王遣師前師乃鼓鼗音譟後漢書劉陶傳武旅有晃藻之士錢氏曉徵曰晃藻卽鼗藻義同也杜詩鄭虢諸師那勝士卒見藻魏志文帝紀注臣妄逆近莫不見藻亦用斯語也師乃愐前歌後舞○注曰愐喜也衆大

案段玉裁云此不言書曰而亦大誓文也大誓既後得於民間則伏生所無而大傳有其文者蓋如鄭君之言生終後張歐陽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也大誓不俟武帝末始出此其一證

又案詩大雅大明正義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喬樅謂此鼓譟作鼓譟孳孳作孜孜是據馬鄭本古文大誓故字與尚書大傳及史記所載今文異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

○師古注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報也言周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

案段玉裁云此即尚書大傳之周公曰茂哉茂哉也復茂同在古音第三部伏生董子向一今文尚書而字異攷武帝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良賢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是年武帝即位財七年耳而董子已引大誓然則劉向歆謂出武帝末者誤也

漢書終軍傳白魚奇木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案傳言對奏上由是改元爲元狩段玉裁云按是年武帝即位之十八年軍已引大誓則不得云武帝末乃出也

周頌思文箋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於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正義曰此皆尚書文大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汪云孟津地名

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汪云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

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汪云五日歲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鳥當爲鴉鴉鳥孝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羊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蓋羊麥也詩云貽我來牟

案書正義引馬融書序曰大誓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段玉裁曰尚書大傳鄭所引禮說周本紀董仲舒書傳皆作烏此後得本也馬鄭所注皆作鵰此孔壁中本也馬曰鵰鷙鳥也明武王能伐紂此不改字也鄭曰鵰當爲雅烏也此以後得之大誓正孔壁之太誓也不云當爲烏者雕與雅形略相似故云當爲雅而訓烏也眞逵奏尚書疏云（尚書正義卷二）流爲烏此蓋分析烏雕異字之語逵所撰歐陽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三卷庶初已不在而奏上之疏尚

存孔沖遠得引之

趙岐注孟子離婁篇曰書曰大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

案禮記檀弓上正義曰大誓言武王伐紂前白魚入於王舟又詩大雅文王序正義引大誓說武王升冊疑舟之誤稱大子得魚卽云王俯取又大明正義引大誓司馬在前王麾曰司馬太公也又魯頌閟宮正義引大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是有政有居

案詩小雅正月正義亦引尚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是古文與今文同孜說文三篇支部孜字下曰孜孜汲汲也从支子聲周書孜孜無怠此據古文大誓也故與史記所載今文作孳孳者異又十一篇水部浚字下云浚水厓也从水夋聲周書曰王出浚又十二篇手部搋字下曰搋搋也从手啻聲周書曰搋搋

者抽刃以習擊刺也詩曰左旋右抽左旋右抽許引周書師乃
搯即尚書大傳大誓之師乃慴也鄭注大傳曰慴喜
也大傳字从心說文引書字从手是今文古文之異
字異而訓亦不同也段玉裁曰此引周書而釋之明
周書搯不訓揖如鼂者升雲半有半無望者疾惡也
同一文法古音抽搯同在第三部明此搯爲抽之叚
借又引詩以證之也詩清人之搯亦訓抽今本徑作
抽字則以訓故字改其本字也大傳本不與孔壁本
同許所偁者孔壁本也如鼂烏之異
又案段玉裁云馬鄭王所注所引許叔重及孔穎達

賈公彥所引皆古文尚書之大誓也唐人以僞孔之
大誓爲古文則不得不呼馬鄭王所注眞古文大誓
爲今文大誓如以爲孔之二十五篇爲眞古文則不
得不呼馬鄭二十四逸篇爲張霸僞書矣
漢書敘傳班伯對上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師古曰
今文尚書泰誓之辭
又谷永傳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
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
案此所引書共二十五字上十字師古曰此今文泰
誓之辭下十五字師古云亦泰誓之辭也段玉裁曰
此正分別謂此十五字非牧誓之辭小顏時大誓見
存或譏其指牧誓爲大誓非也
又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谷永
對曰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
使○師古曰周書泰誓也
又平當傳當上書曰書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泰誓之辭
白虎通諫諍篇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說苑卷二大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
與閭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
附上罔下者刑與閭國政而無益於者斥在上位而不
能進賢者退
案元朔元年是武帝即位之十二年其時已稱大誓
則非出於武帝末年此又其一證也段玉裁曰史記
漢書白虎通說苑孟子注所引皆後得之大誓也劉
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獻之與博
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尚書正義卷一劉歆七略
語與別錄同惟讀作讀文選圖十三注移書讓太常博士曰
大誓後得博士習而讀之馬融書序亦曰大誓後得

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大誓按後得之大誓與伏生二十八篇統爲歐陽夏侯尚書若顏師古司馬貞所見者則馬鄭本之古文大誓而謂之今文大誓者謂偽古文大誓爲古文則不得不謂眞者爲今文也此後得之大誓三篇唐已後既亡諸所引者皆散見於舊籍者也大誓伏壁無之武帝以與博士讀說傳以教人合二十八篇總之二十九篇藝文志云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是也於伏壁二十八篇之外增爲二十九篇此以知得諸民間之大誓統爲一篇如殷庾不分爲三顧命不分爲二也大小夏侯

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皆是也古文尚書出孔壁中亦有大誓而分爲三篇合諸伏生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逸書十六篇析爲二十四共計五十八篇是以劉向別錄桓譚新論皆云五十八篇班氏作藝文志以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故云古文經五十七篇或疑孔壁無大誓三篇果爾則五十八篇五十七篇何以符合馬鄭王何以爲之注馬疑之而仍注之者夫固以壁中所有合於博士所習也馬云大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王肅亦云大誓近得非其本經馬王此論本屬疑所不當疑而僞孔氏竊取其說乃別造大誓三篇以實彼之僞凡傳記諸子所引大誓語盡組綴其中以衒此之眞梅賾上之孔穎達疏之於是馬鄭王所注眞古文大誓遂廢以至於亡孔壁書五十八篇僅存三十一伏書二十九篇仍存二十九良由作正義者用孔廢鄭之故也三篇伏孔正同若孔作鷴伏作烏鄭注讀鷴爲烏用今釋古此見其字亦有異處耳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穆叔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預注今尚書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昭元年傳子羽曰大誓曰天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注逸書

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韋昭注今周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

鄭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應劭風俗通義過譽篇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萇叔曰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杜注今大誓無此語

成二年傳君子曰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

也

管子法禁篇大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韋注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合也襲亦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

禮記坊記篇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鄭注大誓尚書

篇名也今大誓無此意則其篇散亡

孟子滕文公篇大誓曰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則取於殘殺伐用張於湯有光○趙岐注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

案段玉裁云趙氏但守今文尚書而不見古文尚書故章指有殷氏厥角周師歌舞之語今僞古文泰誓以若崩厥角四字連文而訓厥爲其崩角之詞殊不可解漢書諸侯王表敘云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文選陸倕石闕銘云厥角稽額皆可證古讀也

孫卿議兵篇泰誓曰獨夫紂

墨子兼愛下大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
西土
墨子非命上於大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
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扇天亦縱之棄而
弗葆
非命中篇先王之書大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
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
不亦棄縱而不葆
天志中大誓之道之曰紂越闕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
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僇僨務天下天亦縱棄紂

而不葆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大誓去發以非之
案閎若璩曰有一書被引數處雖小有同異辭則甚
古者墨子引大誓紂夷居一段是也今晚出古文於
弃厥先神祇不祀之下增犧牲粢盛既於凶德以合
箕子之言刪去天亦縱弃紂而不葆一句以便下接
孟子書豈墨子別一大誓乎
尚同篇大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此言見謠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謠辟者也
非命下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
行兌道爲紂不道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故不可行謂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於牧野作牧誓
周本紀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
千人以東伐紂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
乃誓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
案梅本尚書敘作虎賁三百人百當爲千孟子云武
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呂氏春秋簡
選賁因二篇亦皆云武王簡車三百虎賁三千以要
甲子之事而紂爲禽皆與史記合後漢書順帝紀注
引漢官儀曰書稱虎賁三百人言其猛怒如虎之奔
赴也其誤千字爲百與尚書序同江聲曰司馬法云

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稱虎賁之士然則
虎賁士也一乘十人則三百乘當三千人宋宜據史
記諸書訂正書敘之誤字段玉裁曰韓非子戰國策
皆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惟風俗
通皇霸篇云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搤
紂於牧之野與今本異周禮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
虎賁言其勇也蓋周以此勇士滅殷後因之設虎賁
氏此時周禮未備不必泥於周禮虎士八百之數以
爲之說也喬樅謂段說是也應劭風俗通正失篇引尚
書與序正合當以正失篇言虎賁三百人爲是皇覇
篇言八百人蓋偶失檢耳
漢書律厤志云武王書經牧誓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
爲木德天下號曰周室
淮南泰族訓曰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
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風俗通正失篇曰謹案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捨紂於牧之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
與紂戰於坶野
白虎通誅伐篇戰者何謂尚書大傳曰戰者憚驚皇之也
說文土部曰坶朝歌南七十里地也从土母聲周書曰

武王與紂戰於坶野
案段玉裁云作紂者從今文尚書說文引說命牧誓
序卽謂之商書周書也
論衡恢國篇曰傳書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兕以
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身赤以爲天神
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武成之篇言
武王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小兕以丹是舉脂燭
殆且然矣

武王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周本紀武王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案古文尚書敘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與史記文異此古文今文之敘有不同也獸狩古字通用惠棟曰狩本古獸字何休公羊桓四年傳注云狩犹獸也攷隸釋張遷碑云張釋之律忠弼之莫帝游上林問禽狩即史記張釋之傳帝問禽獸事是碑亦以狩爲獸也段玉裁云淮南覽冥訓云狡蟲死高誘注曰蟲狩也漢石門頌云惡蟲孳狩即惡蟲弊獸也喬樅攷吕覽愼大覽備武王克殷進殷之遺老

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遺老對曰欲復殷庚之政武王於是復殷庚之政是記政事即記殷庚之善政而復之也書正義引鄭注云武成者箸武道至此而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鄭君已不及見其逸文蔡閼僅存八十二字見於漢書律厤志而已今之武成乃晉人僞作耳

漢書律厤志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紂○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故言死魄月質也○師古曰霸古魄字○又武成篇曰粤若來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旦冬至○孟康曰閏四月己丑朔死霸四月既旁生霸云爲證師古注曰亦今文尚書也不知武成篇今文尚書所無而孔氏逸書有之則律厤志所引乃古文尚書故以此所引爲今文尚書此大謬也

又案逸周書世俘解云時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於周廟武王乃爽於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入戡入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懸首赤旂乃於先戡入奏於周廟若翼日辛亥祀於位用俘於天位粵五日乙卯武王乃於庶祀戡於國周廟皆與武成篇合是其證也

國語周語曰昔武王克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

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韋昭注曰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爲析木其間爲漢津謂戊子日日宿箕七度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爲十二月夏爲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於前一度星是辰星天龍

次名一曰元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龍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乃爽於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入戡入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懸首赤旂乃於先戡入奏於周廟若翼日辛亥祀於位用俘於天位粵五日乙卯武王乃於庶祀戡於國周廟皆與武成篇合是其證也

國語周語曰昔武王克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韋昭注曰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爲析木其間爲漢津謂戊子日日宿箕七度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爲十二月夏爲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於前一度星是辰星天龍

尚書大傳曰武王與紂戰於牧之野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大公而問焉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有罪者殺無罪者

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
進曰臣聞之也今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
親何加武王瞑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
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而
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
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
者散之況於役藉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
復徵乎○注云胥餘里落之壁

案通鑑前篇武王十三年引大傳此文全又記蔡淵
海六十一引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憎人者

惡其胥餘注云出尚書大傳大戰篇是此篇皆大戰
篇之文也今攷篇中有封墓表閭發粟散財等事通
鑑前篇人之武王十三年中疑當在武成篇伏生書
經武成篇已亡僅存牧誓篇故附識其文於牧誓傳
別目爲大戰篇也

又曰太公曰罵女毋歎唾女毋乾毋歎毋乾是謂艱難
史記張良傳良對漢王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
子之拘封比干之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
窮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休馬華山之陽示
不復輸積○服虔曰鉅橋倉名也○臣瓚曰鹿臺臺名在朝歌城中○蘇林曰
無所爲息牛桃林之墟示天下不復輸積○服虔曰鉅
橋倉名也○臣瓚曰鹿臺臺名在朝歌城中○蘇林曰
偃武備而治禮樂也○晉灼曰桃林在宏農閿鄉南谷中○師古曰商
容殷賢人也里門曰閭表謂顯異之式亦表也一說至
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許愼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
也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
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三百里卽謂此也其山谷今
在閿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

案諸所言疑皆武成逸備事也

淮南王術訓曰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

又齊俗訓曰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

說苑貴德篇曰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廱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弭公

入王曰爲之奈何弭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弭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後漢書卓茂傳光武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兄干之墓表商容之閭

論衡藝增篇曰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如祖伊之言尚無不欲喪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擾塵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

論衡語增篇曰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非其實也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之流杵也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

三國志鍾會傳會檄蜀文曰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又會上言曰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

三國志後王傳後主詔曰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

武王勝殷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周本紀武王克殷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乃使其弟
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釋箕子之囚已克殷
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
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宋世家武王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
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對以洪範九等於是武
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甫釋箕子之囚已克殷
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

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
案據大傳則箕子承武王之問而陳鴻範在封朝鮮
後是因箕子來朝而武王訪之也江聲云言以箕子
歸者敘鴻範所由作也言立武庚者推原箕子所由
歸也箕子之歸不但爲受周之封實感武王爲其君
立後故也段玉裁曰三統厤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
紂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
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
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
按史記謂九年觀兵十一年滅紂作大誓牧誓武成

分器又二年爲十三年問箕子以天道劉歆三統厤
則滅紂作洪範皆是受命十三年此其不
同也攷左傳三引洪範說文五引洪範皆曰商書漢
書儒林傳云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且以洪
範先於微子按商書周書各四十篇今若移之則皆
非四十矣疑洪範系商書者今文尚書系周書者古
文尚書也左氏所據同於今文
後漢書東夷列傳曰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
禮義田蠶又置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
婦人貞信飲食以邊豆○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

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
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囘頑薄之俗就寬畧之法行
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
之所暢則道義存焉

武王既勝殷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
周本紀武王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
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祀於是封功臣
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太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
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邱曰齊封弟周公
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叔度於
蔡餘皆以次受封○集解鄭元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
器著王之命及受物也
案古文尚書敘封字作邦班下無賜字分下無殷之
二字邦古封字也漢書嚴助傳云封內甸服封外侯

服是卽周語所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
康誥敘云邦康叔張正義曰古字邦封同是已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西旅越嶲而來王
尚書正義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
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獻見於周
案尚書釋文獒引馬云作豪酋豪也是馬鄭讀同鄭
注書敘云旅獒逸而馬鄭均知其訓者蓋此篇出孔
壁中當時尚存於秘藏故馬鄭得見其文知爲獻見
酋豪於周也獒豪音同古文段借字江聲曰後漢書
西羌傳云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彊則分其種爲酋豪
是西戎無君名其長爲酋豪之明證王鳴盛曰漢書

趙充國傳注孟康曰豪帥長也傳中先零豪名封煎
罕开豪名靡當見又有大豪中豪小豪之別乃知羌
戎稱豪亦漢猶然也僞傳以爲犬犬高四尺爲獒人
家常畜左傳公嗾夫獒豈遣物哉郭璞注爾疋引此
孔傳其時僞書已盛行矣喬樅謂今文尚書本有百
篇之序疑作獒者古文尚書用假借字其今文尚書
序用豪本字故馬鄭注均讀獒爲豪讀從今文也
淮南要略曰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閒地
方不過百里天下二老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彊梁以
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之

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遑遑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須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尚書正義曰鄭注云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

毛詩正義曰鄭注云以武王即位來朝

案周禮賈疏引鄭尚書序注與詩疏引同江聲曰旅者遠人之稱旅褽及旅巢命皆以旅名篇皆以遠為義也王鳴盛曰魯語桀奔南巢韋昭注云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也文十二年左傳楚人圍巢杜預注云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巢伯殷之諸侯鄭說殷制無子男惟公侯伯三等荒服則無公侯概稱伯也

武王有疾不豫周公作金縢

魯世家武王克殷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告於大王王季文王藏其策金縢匱中明日武王有瘳

案尚書釋文云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是馬所據古文尚書序亦與史記文同

又按三家傳伏生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以金縢次大誥後尚書大傳次序亦然葉夢得云伏生以金縢作於周公殁後故也喬樅謂今文尚書敘百篇先後之次第據史記周本紀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以

微子開代殷後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是書敘編次金縢仍在大誥之前也

武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開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周本紀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
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初
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
子之命
魯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
興師東伐作大誥
案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克殷
卽謂誅武庚及三監之事也古文尚書以大誥次金
縢後據尚書大傳則大誥在金縢前此今文古文篇

次之不同也
又案版本無命字唐石經初刻有後磨改段玉裁曰
正義云黜殷君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云故
特言黜殷命也然則正義本有命字明矣此云將黜
殷命下文云既黜殷命正相銜接釋文誥本亦作冀
按汗簡集韵皆有冀字據汗簡四聲韵其字下从六
非从廾也

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先祖
三國蜀志後主傳注引鄧艾報後主書曰昔微子歸周
實爲上賓
尚書大傳曰微子將往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蘄
蘄兮禾黍之曬曬也曰此故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
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爲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
作雅聲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
仇
先大夫曰文選思舊賦注引歌作禾黍曬曬於詞不
協非也蓋緣篇首云云而誤當從學海堂所引作

油油與優協韵禮記正義引禾黍之油油爲箕子歌亦誤禮記正義是據史記但史記以爲箕子而書大傳以爲微子且稱父母之國尤爲有理不知司馬子長何所据而與書傳抵梧耶

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以饑周公於東土作饑禾

周本紀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作嘉禾○徐廣音義曰歸一作饑

魯世家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饑周公於東土作饑禾案毋疑是歸之壞字

韋昭國語注曰書曰異畝同穎

案古文尚書序作歸禾歸饑二字古相通用如古論語作饋魯論作歸是其證也歸饑古今文尚書大傳略說曰成王削桐葉爲珪以封唐叔

周公既受命禾魯天子之命作嘉禾

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次作嘉禾○徐廣音義曰魯尚書序云旅天子之命

魯世家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徐廣音義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

案春秋正義云石經古文魯作𧘇說文云𧘇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蓋古旅字魯字皆作𧘇故旅字亦作魯也魯秦和鐘曰以受毛魯多釐董逌云魯古文旅是已案隱乃云魯字誤史意云周公錫天子命之異史記據今文尚書本用饑字而周本紀饑作歸

於文不必作魯此由不知嘗即旅字見篇名嘉禾遂改魯爲嘉耳旅與臚通臚猶傳也旅天子命者謂傳天子之命也又漢書敘傳云大夫臚岱集注引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喬樅謂據孫氏瑞應圖言周公受嘉禾有獻之文王之廟語放史記六國表云臚於郊祀志載郊祀歌云殷勤此路臚所求又云遍臚驩騰天歌又云冉泊臚析奚麗則此旅天子命謂奉天子命獻於文王廟於義亦通

尙書大傳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抑天下其和爲一乎拔而貢之文王之廟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

又曰交趾之南有越常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常以三象重譯而獻曰雅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辭不受謂越裳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賄正朔不加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詩曰吾受命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烖我中國有聖人乎有則蓋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王以歸之於神

致以爲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汪賁亦贊也

先大夫曰案詩疏引大傳作德澤不加政令不施惟白虎通通與引政令作正朔當是傳本各異劉勰文心雕龍云尙書大傳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作列風淫雨列淫義當而不奇別淮理違而新異乃謂大傳作別淮致太平御覽先引尙書說曰淮雨汪汪淮暴雨之名也下又引尙書大傳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汪汪云烈風東西南北來也淫雨暴雨也尙書雨汪各不同則尙書說非伏生大傳而大傳作淫不作淮明矣藝文類聚天部引作烈風迅雨亦非而烈字諸書不異鄭君亦無注則大傳作烈不作別又明矣恐彥和適見誤本大傳執以爲說未可據也尙書舜典正義毛詩豳譜正義並引作烈風淫雨則唐人因彥和之語遂改從帝王世紀並易淫爲淮耳毛詩周頌譜正義引越裳作越常古通疑大傳舊本如此

案漢書賈捐之傳云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注曰這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又王莽傳云這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又曰功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其語蓋皆本於今文尙書說及

伏生大傳也

說苑辨物篇曰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者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贄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者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案此亦採伏生書傳之文

孫氏瑞應圖曰周時嘉禾三本同穗貢桑而生其穗盈箱生於唐叔之國以獻周公曰此嘉禾也太和氣之所

生焉此文王之德乃獻之文王之廟

案此當亦本之尚書大傳今本失傳仁佚文闕不具耳

論衡恢國篇曰成王之時越裳獻雉倭人貢鬯風俗通十反篇曰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

中論智行篇曰周公之爲諸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祚負斧扆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尊則施不光居不高則化不博

後漢書南夷列傳曰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六年制

今無可攷矣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衛世家周公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管叔放蔡叔
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
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
案尚書釋文梓本亦作杼郭忠恕汗簡云杼古文
尚書梓是古文作杼材今文作梓材也書正義引馬
融注以康爲國名在畿內又引鄭元注以康爲號謚
馬鄭說各不同江聲云逸周書康之爲謚有三誼故
鄭以爲謚據史記言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則
是康叔當武王時實未有國治三監既誅以其地封

康叔則康叔始封卽爲衛國也鄭說誠是馬說非也
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
爲三國詩風邶庸衛是也邶曰封紂子武庚庸管叔
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
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
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於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
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
於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
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
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師古

曰康叔亦武王弟也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
案說者以班志引書序云云謂康叔號曰孟侯與伏
生大傳言天子大子年十八謂之孟侯誼異疑非用
今文家說且所引書序亦與古文尚書敘不同喬樅
謂地理志所引乃大誥之敘非康誥敘也據大誥序
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班蓋引之以證三監耳其
云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此是班約大誥序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及康誥序既伐管叔蔡叔以
殷餘民封康叔之語非書序原文也其以康叔號曰
孟侯者蓋本小夏侯說固之從祖伯從鄭寬中受小
夏侯之學也
夏侯尚書知其家世是習小夏侯之學也
揚子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
俄空焉今亡矣
案諸家說多據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
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謂俄空卽脫簡也段玉裁云此
謂書序有百而酒誥則無序非謂尚書闕酒誥也凡
後人所謂數篇同一序皆有有目無序者刪其閒如
咎繇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咎繇謨棄
稷按其實則棄稷不統於此序所以作棄稷者不傳
也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按其

實則疑至臣亹不統於此序所以作疑至臣亹者不
傳也大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按其實則原命不
統於此序所以作原命者不傳也高宗祭成湯有飛
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按其實則高宗之訓不統於此序所以作高宗之訓
者不傳也尚書大傳以桑穀共生事系高宗之訓五
行志引劉向說亦以桑穀系高宗不系大戊故師古曰其說與尚書同或者伏生差謬也今本漢書注譌作與尚書大傳不同酒誥梓材亦正此類以殷餘民邦康叔故作康誥一篇其酒誥梓材不統於此序故失其傳俄空云者偶不存之謂非竟亡也然至於久而闕則竟亡矣故曰今亡夫子

雲獨舉酒誥者舉一以例其餘也段說亦通足以備一解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雒誥
周本紀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
復卜申視卒營業洛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
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
案公羊傳宣十六年疏引鄭注云居攝七年天下太
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攷馬注洛誥維七年亦云
攝政七年天下太和與鄭說同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周公作無佚
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
佚
周公作毋逸
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湍佚乃作多士毋
逸以誡成王
案本紀言作多士而兼舉無逸世家言作毋逸而兼
舉多士則知此二篇周公同時所作故連及之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燕召公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

周本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

漢書賈誼傳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孫寶傳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不相說者於經典兩不相損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以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與孫寶所言畧同然則鄭君此注亦據今文尚書說也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猜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違則四國流言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不其衷不合天心者哉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賈逵左傳注云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卽淮夷也

案賈注見左傳昭元年正義引以證周有徐奄句也

尚書釋文云政如字馬本作征云征正也馬本乃古文尚書而字作征者疑是讀從今文也敘言伐淮夷踐奄皆征伐之事則字當作征爲正政正古今文之異周禮均人掌均地政鄭注云政讀爲征禮記王制五十不從力征亦皆作政是古字通用之證釋文云馬本作征不言鄭本文異知鄭用古文本作政字與

隸古定本同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
周本紀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集解馬融曰薄
姑齊地
案隸古定本作遷其君於蒲姑釋文云蒲如字徐又
扶各反馬本作薄馬作薄姑與史記合是亦讀從今
文尚書也薄蒲聲相近故古相通用江聲曰左傳云
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則奄與蒲姑相接壤遷奄君於

蒲姑則如無遷據伏生大傳云奄君蒲姑謂祿父曰
周本紀云遷其君薄姑然則薄姑奄君之名此敘當
言將遷其君薄姑於乃衍字也成王遷奄君其地遂
爲齊所有故左傳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
姑氏卽奄君也
漢書地理志曰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
之以封師尚父
案尚書大傳周傳金縢篇奄君薄姑謂祿父曰鄭君
注云元或疑焉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今攷闕駰十
三州志說亦與漢書地理志畧同是蒲姑卽奄君故
皆以氏稱之斷非地名也江說甚確
尚書大傳周傳曰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遂踐奄踐
之云者蕆之也蕆之謂殺其身執其家籍其宮
又曰大夫有汙豬之宮殺君之地雖有美菜有義之士
弗食
案踐奄周本紀作殘奄殘與踐亦通鄭注周禮引王
朝記殘滅其爲惡誼皆訓爲滅也又漢書藝文志攷
證云大傳序有嘉禾揜誥今闕疑揜卽奄之異文揜
誥卽此將薄姑篇也曲阜孔廣林云成王既踐奄作
成王政揜誥其卽成王政與孔說亦通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本紀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成王既紲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

周本紀成王既紲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

魯世家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

案鄭注尚書序云周官亡僞孔氏僞造周官篇列立政後堯典正義云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六江聲曰案此事與上三以周官在立政前第八十六江聲曰案此事與上三

敘相承次則事相聯接皆在周公攝政三年也立政經云孺子王矣則是周公致政之後自當先周官而後立政宜從鄭本王鳴盛曰周禮疏引鄭志趙商問有云成王周官是攝政三年時事此語必本於康成立政是成王即政時事自應在周官後也高梘謂據史記周本紀亦多方周官相接魯世家亦以立政次周官後鄭本與史記正合知古文今文竝同是其次第確不可易矣

周禮小宰職注曰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

鄭志趙商問曰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惟三公

按據鄭周禮注及鄭志趙商問云是周官篇雖亡而其遺文佚句或散見於伏生大傳周傳中故鄭君據以爲解而趙商亦得據以爲問也周官篇有立太師佚文十一字而作僞者即襲取之以取信於人也又古文尚書序但云周公作立政而未著其義段玉裁云凡言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周公作立政皆讀尚書而義自見者也

賈子新書曰天子不喻於先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此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惠於庶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折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戒於齋不信於事此太傅之責也古者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敏音聲不中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無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荅諸侯遇大臣不知文雅之辭言語之道簡聞少誦不博不習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列側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義與奪不以節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樂而躭飲食不時醉飽不節寢起早晏無常玩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此古天子

自輔弼之禮也自爲天子而賢智維之故能慮無失計舉無過事終身得中

成王既伐東夷息愼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愼之命

周本紀成王既伐東夷息愼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愼之命○集解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

案古文尚書敘肅愼來貢釋文云肅愼馬本作息愼云北夷也攷史記五帝紀北發息愼集解引鄭元云息愼或謂之肅愼東北夷是鄭本亦作息愼皆與史記合肅音近息古字通逸周書王會解北有稷愼亦即息愼也賜僞孔本作俾釋文云馬本作辨江聲曰俾當作畀畀賜也書或爲辨辨古班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愼所貢分賜榮伯也肄古字作肆與畀字無異而其傳或解爲予或解爲使唐天寶中詔以時字改其文凡其傳之解爲使者皆改作俾故此畀字正義本亦改作俾史記錄此文作王賜榮伯據賜義則字當爲畀明矣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曰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尚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君子所不臣也

後漢書東夷列傳曰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遂賓於四門獻其樂舞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及武王滅紂肅愼來獻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康王之時肅愼復至

三國志東夷列傳曰書稱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賓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愼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
亳姑
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
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讬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
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尚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於鄷心
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
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
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也故周公死成王不葬
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

有德
又曰周公致政封魯老於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
天下臣於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
故公封於魯身未嘗居魯也
先大夫曰案荀子儒效篇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
輟事周楊倞注云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
沈約云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是也
禮記坊記篇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
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
哉
緇衣篇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

公葬於畢
案僞孔傳云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
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段玉裁曰案
上文作蒲或作薄不作亳也喬樅謂段說是也鄭注
書序云亳姑篇亡是孔氏逸書亦無此篇作僞者將
何所見而鑿空妄爲之說其不足信明矣

聖

又云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汪云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庶衆言同乃行之

案以上皆君陳篇之佚文也禮記傳自夏侯始昌與大小夏侯尚書同一師承則是今文家之學也鄭君注緇衣篇所引君陳云本於禮家師說則亦今文尚書家之言也

春秋繁露竹林篇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

皆若是

案王鳴盛曰坊記善則稱君引君陳云善則稱親引大誓云云取證大誓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僞古文以此爲成王語非是惟良顯哉鄭於坊記注本以爲臣曰申美君德之詞而僞古文乃作成王嘆美此臣語尤非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周本紀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中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集解鄭元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

案尚書釋文云康王既尸天子馬本此句上更有成

王崩三字攷隸古定本無之然則馬本蓋據今文尚書序補之馬鄭王皆古文本而釋文不言鄭王本有異則其本與隸古定本同可知也段玉裁曰按康誥當云康王之誥大史公於般庚曰三篇於顧命康王之誥別爲二篇皆依孔子序尚書語若依伏生書則皆不分矣

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周本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案緑古定本尚書策字作冊古今文之異也又畢下無公字段玉裁云按史記畢下有公字因學紀聞亦云尚書脫一公字然則宜據史記訂補之鄭注云畢命亡按亡疑當作逸

漢書律厤志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孟康曰逸書篇名

案尚書正義引策下有書字惠棟曰逸書二十四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篇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為說

段玉裁曰惠說蓋是也鄭云不同與此序相應七字一句謂序無冊命霍侯之事而篇中有之不相同也其下又有非也二字亦是鄭語謂秘書所謂畢命篇者蓋非畢命也古文疑信參半絶無師說此諸大儒所以不敢為之注也但鄭親見此篇篇冊畢命則二十四篇有畢命無冊命可知矣王鳴盛亦云不同謂冊命事不同下別言與此敘相應引少一不字爾逸

穆王命君雅為周大司徒作君雅

禮記鄭注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

案段玉裁云此注當云名篇在尚書今亡與君陳一例

禮記緇衣篇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資當為至齊魯之間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言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言民恒多怨為其君難

案尚書釋文云君牙或作君雅是尚書別本亦有作

雅字者牙蓋卽雅之省借字故禮記從今文作雅也

穆王命伯冢爲周大僕正作冢命

周本紀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冢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冢命

漢書古今人表伯冢列上中第四等○師古曰穆王太僕也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一尚書大傳冏命爲冢命

案說文尒部云冢从尒豚周書曰伯冢許所引據古文也史記漢書所載據今文也是古文今文皆作冢字僞孔本作冏命釋文云冏字亦作臭王鳴盛曰豚古文冏字俗人不識冢因其从豚遂省改作冏釋文云字亦作臭此必冢字而俗刻誤也

又案段玉裁云說文尒部冢驚走也一曰往來皃从尒豚豚下當有聲字又引周書曰伯冢古文豚冏字按此七字不可解當作古文言伯冏五字如鳥栖古文言由栖之比蓋作冏者古文尚書作冢者今文尚書是以周本紀古今人表皆作冢今本漢書作冢者譌字也尚書釋文冏九永反亦作臭臭亦冢之譌字也冢俱往切亦俱永切冏今音在庚清部古音在陽唐部又集韵三十八梗豚人名冏有伯豚通作

冏此蓋說文古文豚之云故也又唐人文字亦用伯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曾蔡世家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
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曾卿士曾國治於是言於
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
案堯典正義云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
鄭以為在紫誓前第九十六又云鄭依賈氏所本別
錄為次自當從之但此篇是成王時而列之穆王時
書之間明係篇第錯亂鄭姑仍其舊而不改耳
左氏春秋定四年傳祝鮀曰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
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

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巳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書云王曰封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案良玉裁云左氏傳及禮記緇衣篇引尚書有也字
者皆用其時語助加之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肹誓
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
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遂平徐戎定魯
○徐廣音義曰肹一作鮮一作獮○裴駰曰尚書作粊
○粲隱曰尚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即肹誓古今字異義
亦變也鮮獨也言於肹地誓衆因行獮田之禮以祀鮮
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即魯卿季氏之費邑地名
案鄭注周禮旄氏及禮記曾子問皆引作粊誓皆三
家之異文也說文米部云粊惡米也从米比聲引周
書有粊誓然則古文亦作粊誓矣今書注疏本作費

非是索隱以為肹即季氏之費邑然則費乃唐人所
改也
又案堯典正義云孔以粊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
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今文篇第無可攷今
從鄭編次列呂刑之前焉尚書粊誓序釋文云東郊
不開讀皆作開馬本作闢顏氏匡謬正俗云粊誓
序東郊不開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開古闢字詁訓開
故孔傳釋云東郊不開不得經讀閟為開段玉裁曰
說文門部云闢開也从門辟聲虞書曰闢門从門从
𠬜今本釋文闢改作開非是陸不云舊本而云舊讀

謂其音也非謂其字也匡謬正俗云不得徑讀閒爲
開閑字作閒亦譌陸顏二君皆正俗讀之非然則書
序本作閒暇石經初刻從馬作閒倘爲不誤後依衛
包改爲開字此衛包以前誤讀閒如開而字形不誤
衛包以後竟作開字形與音俱非矣古文閒與閑古
字所爭些子是以薛或讀開耳困學紀聞閒作閑誤
也

甫命穆王訓夏贖刑作甫刑
周本紀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
詩大雅崧高箋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
案段玉裁曰書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八字一句謂
呂侯命穆王也鄭注緇衣篇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
與此一例

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晉世家晉文公重耳獻楚俘於王王命晉侯爲伯賜大
路形弓矢百矰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作
晉文侯命
案僞孔本尚書作平王錫晉文侯釋文云馬本無平
字錫馬本作賜據馬本無平字則知古文尚書不以
此爲平王錫文侯仇其說蓋與史記同也
新序善謀篇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
鄭晉侯以師逆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晉侯朝
王王享醴命之侑其後三年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

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
案劉向新序說與史記合是漢人舊義皆以文侯爲
文公重耳後漢書丁鴻傳言召見說文侯之命篇李
賢引平王文侯仇事爲證恐非其恉也段玉裁曰按
史記自序曰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是據今
文尚書劉向新序亦稱晉文公之命皆用今文尚書
說也如金縢篇多用周公以天子得郊祭之
說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秦本紀繆公敗於殽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之三日乃誓於軍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

風俗通山澤篇殽在宏農黽沁其語曰東殽西殽黽沁所高

案續漢書郡國志宏農郡黽沁縣云有二殽所謂東殽也孔子曰何謂也殽西殽也蓋二殽之地於黽沁爲最高故曰黽沁所高也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孔子問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戶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則可發憤慷慨矣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闚其門未入其中顏回曰何謂也孔子曰某常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塡塡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美

案鄭康成書贊云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攷楊子法言云虞夏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此三科之條也堯典正義謂馬融鄭康成王肅與劉向別錄題皆曰虞夏書是虞夏同科也正義言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爲商書故商書有四十篇僞孔氏并於允征之下以爲夏書則商書惟三十五篇非是五家之教說者不一愚意以五家之教謂唐虞夏商周也論衡正說篇云唐虞夏商周者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

矣是以唐虞夏商周爲五家也儀禮疏引書傳云夏后氏王教以忠文選連命論注引書傳云周人之教以文然則伏生大傳當必有說五家之教語惜賈公彥疏李善注所引大傳文不具耳竊意唐虞之教蓋以讓虞舜之教蓋以仁殷人之教蓋以寬班固謝文志言道家者流合於堯之克攘今觀堯典一篇敘遜位及命官事舉朝無不克讓者是本於堯之教也大傳言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天下稱仁湯之君民聽寬而獄省是舜之教以仁湯之教以寬也故曰伏生與歐陽大小夏侯四家爲今文之學其一鳧孔氏古文之學也一曰五家五行之家謂洪範五行傳也後漢書桓榮子桓郁傳言顯宗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注引華嶠書曰帝制五行章句是其證也

又案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又云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今攷二十九篇者堯典一皐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般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牧誓十鴻範十一大誥十二金縢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雒誥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鮮誓二十五甫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秦誓二十八其一卷則百篇書敘是爲二十九卷歐陽經三十二卷者益以大誓三篇故也又攷漢武

帝建武元年置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見於漢書儒林傳贊尚書正義引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文選注引七畧同且曰今大誓篇是也歐陽爲博士在武帝末當時既以大誓付博士讀說立於學官則卽錄大誓三篇合入今文尚書矣此歐陽經之所以獨多三卷也大小夏侯之立博士在甘露以後儒林言夏侯勝又從歐陽氏問從子建又師事歐陽高歐陽既增大誓立於學官故兩夏侯亦從而增入特并大誓三篇爲一卷而不數百篇之序故仍爲二十九卷與正義云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非伏生之舊乃夏侯之本也石經以夏侯尚書爲主故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若伏生元本則無大誓而併敘爲二十九篇此今文篇數之可攷者耳

又案鄭康成書贊云序者孔子所作攷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漢書藝文志亦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又儒林傳云孔子干於七十餘君自衛反魯究觀古今篇籍於是敘書斷堯典劉歆移書博士說亦同也尙書正義云作序者不敢厠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馬鄭等本皆以序總爲一卷附於經後是孔氏之舊亦卽伏生之舊也僞孔氏分置敘於各篇之首始失其舊矣

又案段玉裁云書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漢志古文經四十六卷此蓋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又逸書十六卷併書序而得此數也伏生教於齊魯之間未知卽用書序與否而大史公臚取十有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非俟孔安國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間絕無則亦猶逸篇十六卷絕無師說耳馬班安能采錄馬鄭安能作注以及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篇哉惟內外皆有之是以史記字時有同異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飢訝受牧坶行狩歸狩巡守異母異畝餽禾歸禾曾天子命旅天子命毋逸無逸息愼肅愼伯

費伯冏胤誓猾誓柴誓甫刑呂刑之類皆今文尙書古文尙書之異也

又案百篇之敘近儒戴震古今文尚書辨言序爲伏書所無王鳴盛尚書後案言敘亦從孔壁中得以今文二十九篇其一爲大誓先大夫著左海經辨辨今文尚書有敘伏生二十九篇併敘而不併大誓討論經典立十有七證以明之夫三家尚書有序則伏生所傳不得謂無敘伏生所傳有敘而大誓乃後出則伏生二十九篇不得不以百篇之敘當其一也喬樅謂漢儒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此蓋言二十八篇之次皆總於敘象二十八宿之次皆繫於斗故以二

十八宿喻二十八篇以斗喻百篇之敘也尚書今文古文皆有敘今文之敘總爲一篇古文之敘分爲二篇何以驗之案鄭君書論據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放尚書始堯典終秦誓凡百篇而書緯言百二篇者併敘數之也周易六十四卦經傳皆分上下尚書百篇經當分爲上下百篇之敘亦分上下故曰百二篇泉張霸分析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尚書余爲作

首尾凡百兩篇成帝時求其能通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如尚書非有百兩之數張霸豈能鑿空僞作以售其欺而平當劉敞又豈遽爲所欺而勸存其書乎書緯之言確然可信故鄭作六藝論據而用之書疏乃以爲時有張霸僞造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其說誤矣

又案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鄭注書敘逸十六篇之目舜典一泪作二十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五子之歌六允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城十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是也後九共九篇分為九則出八篇故為二十四篇其同於今文者又以般庚太誓皆分為三顧命分王若曰以下為康王之誥故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篇五十七篇四十六卷者古文同於今文二十八篇為二十八卷序為一卷大誓為一卷逸

十六篇為十六卷此併百篇之序而言之也五十七篇者今文經二十八篇序一篇太誓一篇古文分為三十四篇又逸書十六篇分為二十四篇迨後武成一篇亡於建武之際藝文志據其現存者而言故云五十七篇此亦併百篇之序而數之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五十八篇四十五卷者除序言之五十八篇者併武成一篇數之也馬鄭雖傳古文然其所注者惟三十四篇其二十六篇絕無師說故馬鄭二君皆無訓解然則孔壁古文非有伏生今文二十九篇以考校之則亦無

所賴以勵存者伏生之功與同不朽矣

尚書中多古文古義今伏生馬鄭之註已不傳所傳孔安國傳又出於東晉間人僞托故其說多與史遷異後之學者弗能好學深思稽古以觀其通則三代之繙不可復讀歲丁巳余主講啟文書院病後學者無師法又或拘於其方不能深明訓詁之恠僞舉一字爲尚書中數見而難通者條而辨之以作一隅之舉諸生倘能由是以通之則全經之文可誦而聖人之意亦可得而詳言之矣七月戊寅文登畢以田識

迪道也

案義見釋詁尚書皐陶謨云允迪厥德史記作信其道德是迪爲道也又云迪朕德史記作道吾德是迪卽道也但諸儒習知迪道之訓凡遇經文中迪字皆欲以道釋之於是曲解經文支離拮屈致不可通今條辨其非著於後

又行也

案迪從由由行也迪訓爲道道亦行也故迪又有行之義也詩云踧踧周道周道如砥又云寘彼周行示我周行是道卽行也書傳或倂道德亦或云德行是道卽行也書傳或倂道德亦或云

文訓爲道法尤爲臆斷且旣云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幾微之德則下文降于國人句成脅詞矣由其狃于習俗常用之訓曲解經文其不可通則割裂破碎之謬已甚矣

又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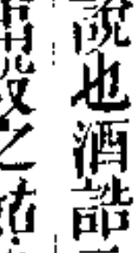
案迪卽由字說文㬎木生條也引尚書若顚木之有㬎枿是長之義孔傳以由爲用非又禹貢厥艸惟繇厥木惟條說文繇艸盛木也艸木之長大之義繇與由古字同亦通作攸書多方不克終日勸子帝之迪馬融本作攸是也說文篤長

也盤庚王播告之修修亦長也詩淇水悠悠亦長也故中庸亦云悠久

尙書盤庚云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言無能久長也下文亦云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汝死又下文丕乃崇降弗祥石經作崇降不永也孔傳云汝無能道言無辭是言天降罰于汝汝不能以言辭自解免于天其說支離不可通

又進也

案迪惟爲長故又爲進也爾雅云迪進是已　石經尙書盤庚云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



惟胥以沈不其或迪自怨爲瘝不迪猶不進也言譬如乘舟汝不肯濟而敗壞其舟爾沈不屬于我則相與以沈溺耳既不其或進雖自怨又何愈乎孔傳以臭厥載謂舟在水中臭其所載物非也皐陶謨予乘四載舟車皆可以云載也孔傳又以不其或迪爲不其或僭釋云不考之先王亦非也又微子云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言不進用之也孔傳以爲不接之以道此曲說也酒誥云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言由有祿也故鄭注云言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人是其義孔傳云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惟殷所進用之諸臣工其湎于酒勿殺之而姑教

弗卽工言五服四海之諸侯各作起而有功惟凿頑不就其功也工與功同弗卽工猶云不成功也孔傳以爲三苗頑凶不得就官非

又由也

案由字古或借迪爲之從彳與彳從音訓同論語行不由徑說文引又作遹又迪訓道經亦訓猷亦訓爲道其義皆通君奭云武王惟此四人尙由有祿者猶云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肅將天威尙由有祿也道此曲說也酒誥云又惟殷由有祿也故鄭注云言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

武王蹈有天祿其說迂曲不可從若頌又云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其迪字皆由也孔傳釋之云蹈知天威斯語即令作傳者自釋之不可通矣傳又云言能明文王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于天其說皆雜亂不次至以覆冒下民釋冒字又非冒聞之義又立政云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亦由也

又用也

案上言尚由有祿由語詞也由惟爲語詞故又得爲用也如言由是亦或云率是或云用是義轉相

訓又史記依古文尚書語迪爲用是迪有用義也　多士篇云戛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言今爾又云戛之多士用簡在王庭有事在百官也孔傳云戛之衆士蹈道者大在王庭如所說是以戛迪爲一讀簡在王庭爲一讀謬甚又多方云我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孔傳云我周惟其大大賜汝非但受憐又乃蹈道大在王庭案所云大大賜汝者不詞又云非但受憐亦率亦遍也僞孔傳云言戛王之君若臣相率遵衆力率割戛邑有衆率怠弗協率亦遍也僞孔傳云言戛王之君若臣相率遵衆力案經文明云戛王傳必易之曰戛王之君若臣臆增經文謂之何耶由其不達率字之義故紆回其詞以牽合之謬也

憲臆增餘經語以成其相率之曲解耳又立政云
亦學武王率惟敉功不
文王之功不敢廢其誼德言適惟敉安
丕乃降崇弗祥丕卽不
云不乃大降之不善乎信如所說則爾雅夷土洒
下不滑亦當訓之曰夷上洒下者不亦滑乎左倪
不類右倪不若亦當曰左倪者豈不類乎右倪者
豈若乎其不達古人訓義可知王君引之曰家不齊字子賤賤
卽齊也不詞
耳厥誼其然立政云亦學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
命毋之言格格治也釐理也丕亦詞耳言治理上

帝之光命卽虞書所云陟天之命維時維幾義正
同孔傳以爲成湯得升君位此又以亦學成湯陟
五字絕句正與多士篇受迪一讀簡在王庭一讀
其割裂經文同一病也又洪範云平康正直彊弗
友剛克燮友柔克言人之性不大偏倚于剛柔者
名曰平康則治之以正直之德卽人性或過柔是
爲剛友則宜以剛克之彊剛卽弗者詞耳人性或
過剛是爲柔友則宜以柔克之燮和也和亦柔也
又其雖不過柔而厥性深伏亦當以剛克之雖不
過剛而厥性高明亦宜以柔克之此經所說正與
舜典教胄子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皐陶謨亦行有
九德寬而栗柔而立云云者義意是向所謂又用

天顯小民經德子也迪畏者遹畏也注者又云在
昔殷先哲王之道此又以迪字絕句割裂經文尤
不可從也酒誥又云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
臧迪者詞耳猶云我民小子也孔傳以爲文王化
我民教道其子孫此由以迪爲道故又以小子爲
子孫牽合聰聰祖考之言耳案上文文王誥教小
子有正有事傳云正官治事謂羣吏是也然以爲
文王誥教民之子孫有官治有吏事則不可通近
日蕪郡江聲作尚書注深明孔傳之非于是易之
曰正長也事謂服勞之事也言文王誥教民之子

長上有服勞之事者勿常飲酒勿論其言辽
賛且下文又云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
朕教注氏于彼又僅以爲衆工衆官不申上文有
長之義孝經始言少正卿事又言有正有事又言
庶士有正其義皆互明今以意解之令其各相規
馳可乎其他如大誥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迪
知者遍知也無逸云茲四人迪哲茲四人遍哲也
舊解以迪爲道或爲開導非
又疾也
案迪與攸音義同易其欲液液馬云液液速也說
文云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
殛我迪屢猶云亟疾也言今民不治未定其心亟
疾而未和同明惟天其罰殛我也知迪爲亟疾
者案爾雅屢瞿亟也又云亟屢數迹疾也其義
多方又云爾乃迪屢不靜言爾乃亟疾爲不靜也
傳釋康誥云教道者屢數而未和同釋多方云爾
所蹈行數爲不安皆其不達古訓也
又案尚書中古義不可悉舉今更述其一二如食
哉惟時食事也爲也爾雅載謨食皆僞也爲
言舜咨十二

治也故書云惟荒度土功商書惟先格王正厥
事言恐王不知修德惟先格治于下以正其事也
大學致知在格物云物猶事也言知性能知
性知天始可謂之致知也然道不虛懸傳于事
必于事物能格治之而後知可以至者解謂格
至非也然或知至物之言不詞又轉一解云窮
事物之理人必無此訓義矣又惟王陰騭下民
騭格猶云正治也爾雅陰假騭格謂登陞假格古人
即格如是史記作陰定下民猶存古誼馬氏
騭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其說多爲迂迴而
言舜咨十二

不得　適主也又亦克詰爾戎兵陟禹之迹旁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此與詩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惕爰方啓行正同舊解以陟爲升釋云禹五服方萬里殷九州方三千里周公時復爲萬里故曰天禹之績其故由于一字不察故爾多爲詞說于詰無當不可從也其他如陟方乃死陟天之命陟丕顯上帝之耿命義皆同又荒度土功荒謂闢治之也毛詩太王荒之傳云荒治也是已舊解以荒爲奄非言曰從從順也馬云發言當使可從非爽惟天其罰殛我言明惟天其罰殛我

也孔傳以爽爲忒然則爽邦維哲何以說之典祀勿豐于昵豐字誤當作豐古者禮字或祇作豐耳言祀惟常典不可祭以亟數卽祭不欲數之意也舊解以爲勿豐于親昵謬甚史記云勿禮于棄道厥誼然矣又堯典光被四表舊解以光爲光耀非也戴徵君謂是橫之誤字言橫誤爲桄桄又誤爲光亦非也案光者橫之假借字也橫卽廣也古讀音如光以音同故假光字爲之漢書橫橋師古曰橫音光後漢書橫門章懷太子曰橫音光此皆古音之尚存者如羲字古音卽後轉爲

而不羲地名則仍音卽猶存古音耳又漢書多云光被明光非誤字也又案迪字當訓爲道者孔傳既知之矣然所訓說復多舛誤如康誥爽惟民迪吉康言道之以吉則安也鄭氏以迪字屬下讀是已孔傳云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以民迪二字連文訓爲民道吉康爲善安謬也大誥弗造哲迪民康言弗遭明哲之人道民于安也孔傳云不能爲智道以安人亦謬也又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言天道順子也猶云天之歷數在爾躬也保面謂保向之周禮撢人注云面向也是已言夏先王保向以稽天道也此云保面稽天若與虞書曰若稽古逸周書奉若稽古語意皆相類下文天迪格猶言天道至也保面稽天若言殷先王亦保向以合天道也孔傳以天迪從子保絕句釋云天道從而子安之此由不達從字之義故謬爲之說也或又申之曰天開道之使有天下又從其子而保安之其說愈謬至以面稽天若爲句釋爲面考天心亦不可通下文又以天迪格保絕句釋之曰天道所以至于保安湯者亦如禹尤爲支離紆迴達之甚也

舉九水先生爲山左宿學服官江右積於解經著述甚富余風聞其名以未得一見爲憾比甲辰夏余捧檄永江則先生已久捐館舍矣遍覓遺編竟無所得迨權篆鈐陽過許小山廣文知向同官南安郡數相過從出先生所著尚書中說迪一篇乃主講啓文書院時課士作也就一言之訓詁條分縷析辨說精確證以史記說文申明伏生馬鄭之義訂正僞傳相沿謬解誠能發前人未發之覆非好學深思稽古以觀其通者未易語此因鋟板無存恐易於湮沒遂重爲鋟之以廣其傳雖篇什過少然吉光片羽甚足寶貴也道光丁未仲春福州陳喬樅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267
作者=
页数=800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